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六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六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六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88.1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91）

前漢書目錄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帝紀

前漢書卷一上
帝紀第一上
高祖 邦
前漢書卷一下
帝紀第一下
高祖
前漢書卷二
帝紀第二
惠帝 盈
前漢書卷三
帝紀第三
高后 雉
前漢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帝 恒
前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景帝 啓
前漢書卷六
帝紀第六
武帝 徹
前漢書卷七
帝紀第七
昭帝 弗陵
前漢書卷八
帝紀第八
宣帝 詢
前漢書卷九
帝紀第九
元帝 奭
前漢書卷十
帝紀第十
成帝 驁
前漢書卷十一
帝紀第十一
哀帝 欣
前漢書卷十二
帝紀第十二
平帝 衎

表

前漢書卷十三
表第一
異姓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四
表第二
諸侯王
前漢書卷十五上
表第三上

王子侯
前漢書卷十五下
表第三下
王子侯
前漢書卷十六
表第四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
前漢書卷十七
表第五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
前漢書卷十八
表第六
外戚恩澤侯
前漢書卷十九上
表第七上
百官公卿
前漢書卷十九下
表第七下
百官公卿
前漢書卷二十
表第八
古今人物
志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
志第一上
律歷
前漢書卷二十一下
志第一下
律歷
前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二
禮樂
前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三
刑法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志第四上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志第四下
食貨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志第五上
郊祀
前漢書卷二十五下
志第五下
郊祀
前漢書卷二十六
志第六
天文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七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志第七中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志第七中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志第七下之上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
志第七下之下
五行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八上
地理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
志第八下
地理
前漢書卷二十九
志第九
溝洫
前漢書卷三十
志第十
藝文
列傳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陳勝 項羽
前漢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張耳子敖 陳餘
前漢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前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綰 吳芮
前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前漢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楚元王交 劉向子歆
前漢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季布 欒布 田叔
前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前漢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蕭何　曹參
前漢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前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前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前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前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賈誼
前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爰盎　鼂錯
前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賈山　鄒陽　枚乘 子皋
路溫舒
前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前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前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李廣孫陵 蘇建子武
前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前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列傳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湯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前漢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杜周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前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張騫 李廣利
前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司馬遷
前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四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前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
前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子惲　蔡義
陳萬年子咸　鄭弘
前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前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霍光　金日磾子安上
前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　辛慶忌
前漢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　疏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王吉子駿孫崇　貢禹　龔勝
龔舍傳云兩龔是也　鮑宣唐林　薛方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韋賢子玄成
前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魏相　丙吉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眭弘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前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前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子育　咸　由
前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 子野王 逡 立 參
前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前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前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王商 史丹 傅喜
前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薛宣 朱博
前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 子宣 義
前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谷永 杜鄴
前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何武 王嘉 師丹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列傳第五十七上
揚雄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列傳第五十七下
揚雄
前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儒林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前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前漢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前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蠃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前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前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第六十四下
匈奴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朝鮮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西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西域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列傳第六十七上
外戚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外戚
前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元后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王莽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王莽

前漢書卷一百上

傳第七十上

敘傳

前漢書卷一百下

傳第七十下

敘傳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

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帝紀一十二十三卷

表八十卷

志十十八卷

列傳七十七十九卷　共一百二十卷

前漢書目錄

前漢書卷一上

漢　蘭臺令史　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諱以相代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劉敞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爲劉因以爲姓 母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發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寐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晦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爲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 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顧字豈當借準爲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爲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黶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爲據刪去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試用補吏 爲泗上亭長 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 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貰以爲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鄮陽音射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 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如淳曰讎亦售也○宋祁曰一本無售字 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縣繇讀曰傜古通用字○劉敞曰常作嘗 縱觀秦皇帝 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令人觀觀音工喚反 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人呂公 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 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 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爲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 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蕭何爲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爲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儀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賮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矣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擬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師古曰令謂號令也大夫客之賮者總稱耳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豉反 乃紿爲謁曰賀錢萬 應劭曰紿欺也師古曰爲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紿音徒在反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臥反次如字下亦同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師古曰詘曲也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

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宋子京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劉敞曰予謂顏皋呂后言以朔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識者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為高祖公羊公子嘗輿桓公言吾為子白隱夫皆此類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嘷呼之嘷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嘷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嘷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絶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嘷音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居原曰餔其糒也是以食人亦謂之餔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餔也呂氏春秋曰人下壹飡以餔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餔也餔音必胡反○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此男故大貴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貴志大取其約省真象有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筍皮巾古之遺制也說失之曰古以字遺筍音託時時冠之，師古曰此冠休息之時服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劉敞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誠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笞笞擊也音丑之反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寐而寤也音功效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師古曰猒塞也音一涉反○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恨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

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爾說境界他皆類此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秋七月陳涉起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名屬沛國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上城○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劉攽曰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釁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也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則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旗幟皆赤師古曰幟幖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旛識音義幟音幟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宋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却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特嫗所言赤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谿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攻胡陵鄭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預屬山陽郡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
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
曰得者司馬之名○劉攽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
音人相抗答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
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
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
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
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
說是也其他卽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
以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
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卽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
僞反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沛怨
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
王蘇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宋祁曰史記徐廣注
云歇音烏轄反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
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陵人秦嘉然卽嘉非東陽人嘉初起
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目也東陽
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
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司馬𡰥將兵北
定楚地如淳曰𡰥章邯司馬師古曰𡰥古夷字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至碭東陽
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
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
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

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
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
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
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
曰別將謂小將別往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
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
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
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
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
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
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
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卽訓乖訓敗
無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
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
曰左氏云振廩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
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
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
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
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
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
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繫於項繣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繣音獲繫音頡大破
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
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
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眙怡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
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
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
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劉攽曰余謂顯說後九月亦爲未盡秦如置
曆有閏何故皆以爲九月乎蓋司馬氏爲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歲以閏月溥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
此敘之非秦法也懷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
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
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
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大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
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以爲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
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
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
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
關爲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
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師古曰慓
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慓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襄城襄
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才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所過
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
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爲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
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
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
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

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
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
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幷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
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
縣名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爲剛侯
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則未有稱諡者師古
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妄剛武侯爲剛侯武應氏以爲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奪其軍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爲秦兵所擊以
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
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敗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
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圉臣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爲里監門服虔曰音
歷異基蘇林曰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
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
音據洗音先典反○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
字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
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以爲廣野君
以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
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
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反大破之楊熊
走之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示也司馬法
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
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

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 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轘音環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師古曰犨縣名也。齮音蟻。犨音昌由反 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唯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阻險而自固以距敵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邌。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以刀劃頸爲剄 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廄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爲宦者令舍人。韓信爲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恢音口回反 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劉攽曰按文少足下二字 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爲要約許其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守爲侯即令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宋子京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創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鰓初從起爲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韋氏改襄爲穰者。蓋亦穿鑿也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蘇林曰番音婁。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鋗音呼玄反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蹢躅之蹢。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劉攽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蹢。如音持益反。于吳芮傳則音郎益反。于樊噲傳則音宜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酈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勺反。謂略奪也。○宋祁曰掠舊作力勺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改勺爲向 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處闕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 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他皆類此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匱。蘇林曰蕢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 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五星聚

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占見天文志○劉攽曰按
五星之行水當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之次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
十月聚東井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
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
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秦王子嬰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
天子黻也繫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韍音弗封皇帝璽符節，
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
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
為信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
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
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樊噲
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
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
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
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
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
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
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
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
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
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師古
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
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

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
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
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次河之岸尚
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毋內諸侯軍，稍徵關
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
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
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致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于此誤衍此戲水名下
文註戲旌麾也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
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
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劉攽曰管
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
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
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
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
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
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
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
空死而無成名○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良字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
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
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籍吏民，
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
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

諸郎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
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
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謝曰臣與將
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
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
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
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
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
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
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
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
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
讓羽師古曰譙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
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
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
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是也凡此之類音義皆同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
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
謂視責也脫身去閒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而去閒行以至軍也脫音他
活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
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
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
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
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
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
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
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
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
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阸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
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
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
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
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臯陶之後懷
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
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荊州江陵縣番君吳芮
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故齊王建孫田安為
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
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
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縣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
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
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
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

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
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竇田灌韓傳羽使
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
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
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
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
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
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
謳音一侯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
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
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
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
害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
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
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
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留蕭何收巴蜀租
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
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又大
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
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
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

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
以為縣今屬鄆州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
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
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
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
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
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
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
孟說是也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
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后反吸音翕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
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
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
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
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
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綝二字並音丑林反陳
餘亦怨羽獨不王己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
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
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
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
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
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

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繕治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圃田謂耕作也圃音甫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傜○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爲賊亂之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師古曰應說是也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弑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己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己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爲義帝發喪此爲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師古曰爲並音于僞反劉敞曰以告之之字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非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卽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旣多塡於睢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

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〇宋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況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以距漢軍為音于偽反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〇劉敞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卽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在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畤〇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閭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服虔曰橈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

音居莧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騑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濄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儒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既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何乃迂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縈結物之綰師古曰音烏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稾之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宋祁曰越本無破字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嬈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鄭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鄭在鄭地汜釋者

又云在婁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饟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男子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具勿反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爲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將會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瘉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朱祁曰欣自剄汜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共爲邊界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知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從之。

前漢書卷一上

前漢書卷一上考證

高帝紀第一上○監本刊此六字於第一行下。非也。今從古本提行。顏注。紀。理也。云云。即解此目。後凡某紀某傳。俱倣此。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劉攽曰。予謂沛豐郡縣名。○臣召南按攽說非也。史家記事。必用當時地名。秦無沛郡。沛縣屬泗水郡。若全記郡縣。必云泗水沛矣。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周緤周苛周昌任敖。皆同縣人。而盧綰則同鄉同里。故於蕭曹等傳。但曰沛人。綰傳則曰豐人。又曰與高祖同里也。師古說是。

則見交龍於上○臣召南按史記作見蛟龍於其上。又為泗上亭長。史記作為泗水亭長。據後書郡國志云。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為文見固集。是亭名泗水。不名泗上也。

引入坐上坐注坐才臥反次如字○監本脫如字二字。從宋本添。又監本於顏注本文十刪四五。全非古人之舊。今並從宋本添補。

因餔之○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監本脫宋祁一段。今從宋本。凡三劉刊誤宋祁朱子文諸說。別以一圈。脫者俱補。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按監本作射城上。非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臣召南按監本作父子兄弟。非也。此及史記並作父兄子弟。故師古注曰。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黨也。今改正。

沛公攻胡陵方與○臣召南按史記本紀。此事在上年之末。此從月表在二年十月。凡漢書月日與史記本紀不同者。皆據月表也。

走至戚注東海之縣也○胡三省通鑑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

臣召南按此說。足以正顏注之失。

至碭城與杠里注孟康曰二縣名也○胡三省曰。碭

城史記作成陽索隱曰在濟陰臣召南按陽城係
成陽轉寫之誤不獨史記可證本書曹參傳擊王
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卽此事也
與魏將皇欣武蒲軍合○臣召南按功臣表棘平侯
衞無擇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當卽此皇欣
武蒲史記作武蒲蒲蒲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攻開封未拔注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臣召南
按注非也漢時開封縣屬河南郡其滎陽郡至晉
始置
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曰嶢關卽藍田關在藍田
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臣召南按魏書高允
傳允語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
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
北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
理浩初謂不然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
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
也高允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蔽司馬溫公通鑑所
以於十月之下從史記直言沛公至霸上不言五
星聚井劉攽謂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迺
以夏十月入秦亦卽崔浩前三月之說也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句上監本衍二月二字從宋
本刪去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臣召南按月表濟北
王都博陽遼東王都無終膠東王都卽墨代王都
代常山王都襄國此紀於諸國俱言所都而此數
國獨闕
諸侯罷戲下注○顧炎武曰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
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
軍戲下耳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
不成文
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
南面背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谷
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
卽是子午谷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臣召南按
此段語史記但曰韓信與韓王信傳一字不易其
上亦無拜大將軍明文似此策本出於韓王信也
漢書韓王信傳直用史記而高紀以為淮陰語自
相矛盾矣
繕治河上塞注○臣召南按河上塞卽河上郡之北
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
為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復稍度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匈奴傳可證也河上郡後為馮翊前
卽塞王國此時初得其地卽復繕治障塞耳晉灼
注以遠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
大戰彭城靈壁東○大戰監本訛大敗從宋本改正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臣召南按史記置郡
卽在二年歲首蓋不待章邯自殺其地已入漢也
此紀敘於六月蓋因廢邱既降而總言之
劃鴻溝以西為漢注○監本注後有索隱引張華及
北征記一段按此宋本所無而監本自增者也凡
索隱說已見史記不當附麗於此今從宋本刪之

前漢書卷一上考證

前漢書卷一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敞曰予謂楚守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壍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宜理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眾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洨音衡交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敞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劉敞曰予按說文蠻夷之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冒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

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不明
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
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
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
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
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
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
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
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
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
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
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
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
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劍反尊王后曰
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
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
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以佐諸侯誅暴秦
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
曰番音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
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
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劉敞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
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
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
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

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
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
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
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以文法教訓辨
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辯告非是民以
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
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
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敞曰予謂有罪者會赦
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古
曰就加之也級等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
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
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
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傜賦也復音扶目反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
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劉敞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
人及字後人妄加之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
於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
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
辯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甚亡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
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
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拜也今吾
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輕爵之法也且法以有
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
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
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

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覝其音同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通侯諸將應劭曰舊稱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通侯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臣瓚相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陛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安也餽亦饋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謂其徒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會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荊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荊尸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勝

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二於秦縣隔千里地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
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
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
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
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音灼
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
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號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
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
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難固不如秦二萬乃十
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求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
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
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爲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劉攽曰按文多西字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
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
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
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
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文穎曰東陽今
下邳也鄣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
師古曰鄣音章○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爲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郯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郯音談○劉攽曰郯亦非秦郡壬子以雲

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
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
齊王○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爲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
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
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
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見諸將往
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
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參而土地少而恐
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
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
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
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
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爲恭也如令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埽也音似歲反迎
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
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
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歡己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
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
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
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
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

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
國故不言帝也○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
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
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
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攷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
興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興
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興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
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
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
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
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
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
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
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
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
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
曰耏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耏謂
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宜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彡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謬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
通之語且今說文彡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
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耏謂
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民
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
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闕東門至於西南兩面無
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
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匈是何
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
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
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
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轅還
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欲
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
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曰小棺也
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
以槥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櫝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
曰初為槥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祠
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
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
城左右諸城能堅守者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以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
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
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
音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
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獪音工外反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逮囚耳○劉敞曰予謂逮者其人存宜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佗皆類此○劉敞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荊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知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無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竊為煩碎不足采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宋祁曰己當作以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鄭氏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為音于僞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作北刊誤據史記改為而然據漳水不在北也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深汙斷也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習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賞募也音構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
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
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
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
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
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
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
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
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
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
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
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
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欲省賦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
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
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
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人
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
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
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
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
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

國酇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酇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
封沛郡酇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酇縣云侯國沛酇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酇者本是春秋時
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爲襄州陰城縣有酇城城西見有蕭何廟故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
筑陽縣實酇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
罷同更封延爲酇侯是知何封酇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酇字別有酇音是以沛之酇縣史記漢書皆
作酇字與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寔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
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酇曰贊治然則沛酇亦有贊音酇酇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
以爲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耳斯類甚多不可具載御
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
身勸爲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劉敞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圓貌矣有
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師古曰癃疲病也音隆三月梁王
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爲梁
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
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
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
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
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
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陸
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
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
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佗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爲之長帥而治理
之也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
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
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秋七月

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埶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卽執金吾也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儈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甀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甀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甀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宋祁曰家或作樂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並音來各反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就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也上留止

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鼻反請立爲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僖諡及福禧字閒多爲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子爲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卽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三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

其昇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
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
立以爲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
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
零陵耳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說誤矣且始徼
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穎亦傳寫妄加之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
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
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
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或爲列
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
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
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
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
而臣瓚王楙成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敞曰予謂公主之號本出秦舊男爲
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
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爲主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嫌公而生耳
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
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
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
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於是上
嫚罵之曰○宋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
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
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老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
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請以爲己身之
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
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爲臣
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
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
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
陽○宋祁曰書本作樊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
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言反
嚮內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文穎曰蹻猶翹也如
淳曰蹻音如今作樂蹻行之蹻晉灼曰許偵云蹻舉足小高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審食其
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
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
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之於正道也平
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諡
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
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太山若厲國乃滅絕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倫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饒又音饒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蔿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范宣子卽士會之孫士匄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卽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卽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魯文公世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韓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大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頗解謬矣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前漢書卷一下

前漢書卷一下考證

高帝紀下灌嬰追斬羽東城○胡三省曰東城故城括地志在定遠東南五十里

高起王陵對曰注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臣浩按監本魏相邴吉奏下衍事字蓋涉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删之邴吉依本書當作丙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臣召南按史記作是日車駕入都關中是也櫟陽長安俱是關中是日但決計入關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也

治長樂宮○程大昌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西有濁河之限注○胡三省曰孟律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灼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

赦韓信封爲淮陰侯○臣召南按此文追敘也據功臣表曹參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陰侯之封直至四月則知此文爲追敘矣

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云云○劉攽曰云云○臣召南按攽所疑是也但灌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陽侯周聚布反定吳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爲吳及漢定天下復合爲一郡乎攽并疑鄣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即秦之鄣郡也

蕭何治未央宮○胡三省曰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

夏五月太上皇后○通鑑考異曰荀悅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時本尚未訛謬故也

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注如淳曰秦始皇略取彊梁地○臣召南按彊梁地當作陸梁地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也宋本亦誤存說於此

居南方長治之注謂爲之長帥而治理之也○帥字訛師理字訛李今改正

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臣召南按胡三省謂洮水當在江南甚是但身以零陵郡之洮陽當之零陵去淮南太遠與下文所云追斬布鄱陽者不合也

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左傳疏曰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曰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臣召南按孔疏所見甚卓但加此文於左傳實不始於賈逵且并不始於哀平之世據昭帝元鳳三年符節令眭弘上書言漢家承堯之後則彼時左傳已有此文至劉向頌高祖曰出自唐帝王莽稱漢爲堯後有傳國之運班彪王命論曰帝堯之苗裔皆在其後者也

前漢書卷一下考證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佗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敞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書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數郎三歲書賜一級今滿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夫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書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廄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騶騎耳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屬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皆備其等也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土穿土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劉敞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閑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大亂之後減暴舞邑或食遠縣業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官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謂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雖音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計反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

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敞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爵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平蓋齊內史本謂呂后欲尊公主以衛王張氏故勸王割齊郡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太后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廄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謂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不知闕於穿鑿○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安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敞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譴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騎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當所養馬并其人使行亢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殘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前漢書卷二

前漢書卷二考證

惠帝紀第二○臣召南按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別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視作斤土者○臣照按監本宋本俱作斤上今以服虔如淳注意詳之定爲斤土服注斤上讀上也二上字亦並正

春正月城長安○胡三省曰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臣召南按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

郃陽侯仲薨○臣召南按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譌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郃陽矣

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注即今泉州是其地○臣召南按師古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即溫州永嘉地非泉州地也

前漢書卷二考證

前漢書卷三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書曰惠帝即位尊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不疑為恆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勑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酈商）潁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飧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飧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膳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飧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聞賜是為餐錢飧小食也師古曰餐飧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飧所謂香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數作筭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書安為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藏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蠻夷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恆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鉄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恆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

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美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瑯邪王○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謬也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瑯邪王澤發其國兵幷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師古曰紿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麂音几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嬃張晏曰嬃音須師古曰呂后妹宋祁曰呂嬃樊噲妻封臨光侯○嬃怒曰汝為將

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以擯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宋祁曰馳邵本作以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劉攽曰高祖以箸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擬成者卽信之一名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目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偟不進之意也徘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曰字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鬭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某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勞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

前漢書卷三考證

高后紀不可屬天下在屬委也〇監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

秩長陵令二千石在應劭〇監本訛作邵，今改正。

攻阿陽在狄道屬隴西〇狄訛地，今改正。

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〇臣召南按張釋卿，恩澤侯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

八月庚申〇通鑑考異曰，八月當作九月。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〇劉攽曰，疑成者即信之一名。〇臣召南按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沒未得封，故疑紀成即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權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確有証據，攽說非也。

前漢書卷三考證

前漢書卷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 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 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荊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籒籒書也謂讀卜詞○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恩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卽帝位也二十字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 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 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 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之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 御史大夫臣蒼 文穎曰張蒼 宗正臣郢 文穎曰劉郢 朱虛侯臣章

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喝再拜言大
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
不詳也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
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嘉為代王後廢為郃陽
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
侯時呂須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安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
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謚為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瑯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
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丞相平等皆曰
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忘也○
劉敞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
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
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
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
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
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類此○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謀為大逆欲
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
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
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
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
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餔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
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
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
無呂字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
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
典客揭奪呂祿印○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
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
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
為趙王徙瑯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
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
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天下人民未有愜志應劭曰愜音篋愜滿也師古曰
愜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
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
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
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
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
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欲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宋祁曰越本專作傳）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文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但爲後者卽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爲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濡也音女教反）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師古曰使其備爲修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卽爲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爲先徵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鄔乎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

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
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
特以恩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
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
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竹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
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
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師古曰匄音蓋匄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
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
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音傜朕既不能遠
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憪寬視不安貌孟康曰憪猶介然也非蘇非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憪音下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憪字下當有然字是以設備未息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敕其罷衛
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
當減留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
也他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置廄置拔廣雅云置驛也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
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
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
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
籍千畝虢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
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

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
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禁彊梁者亦
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闢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
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
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
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
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
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
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
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
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是使眾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
共行祝詛後相欺謾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敞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
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賓也故吏得以為大逆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
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
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

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衞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師古曰：詿亦誤也。音卦。）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民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謹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揭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晉灼曰廑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敞曰謂疑當作爲字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豫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

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之初元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
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
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
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
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爲酒醪
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
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
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
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
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
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
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悼也音丁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
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
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俱也亦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
婢爲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餘屬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爲將
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
厲爲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蝗蝗音胡光反螽音鍾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
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

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會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敞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嘉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攽同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謂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

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薦即吉耳又此內有往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宋祁曰飾書作飭舊飭此本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之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為代王○臣召南按監本作立子恒為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為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

顯王后注時呂顯為林光侯○臣召南按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卽君位之漸也○胡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耳。

書受書者或以賺粟注漳霸也○臣照按宋本無霸也二字，以霸訓漳，理不可通。霸字當為衍字之訛。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臣召南按四將軍昌侯盧卿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遬也，深澤侯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卽為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臣召南按上郡將軍昌侯盧卿也，北地將軍甯侯魏遬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臣召南按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侯赤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卽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為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內史連欒布為句，亦非實事。

前漢書卷四考證

前漢書卷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劉敞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醲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讀曰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褊陿也毄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毄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劉敞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日字）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櫝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筯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

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閒王閼爲臨江王師古曰閼音一曷反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闢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爲逆師古曰蓺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而俱死節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誄音力水反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書是表誤○劉攽曰史記文景尊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諸典客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

（世事甚氏失改所事耳下職改諸官名在武帝所世擬弃喪誄也讀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子○劉攽曰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大行令奏諡云云大行令奏諡誄策表景帝中六年更大行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為大行令也）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應劭曰衣服曰襚車馬曰賵師古曰襚音遂賵音芳鳳反）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傳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王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臣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書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廢讀說為誤）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臣瓚曰此年記事十月在此年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艷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著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轓以簟為之或用革如淳曰轓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盥與是有轓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蔽音方遂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後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

志師古曰箠音止蘂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贊說是也綷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綷音子內反絛音佗牢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始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他皆類此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貨賄也閒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劉攽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爲青翟襄平侯相夫爲嘉又百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誤者不如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前漢書卷五

前漢書卷五考證

景帝紀五月令田半租○臣召南按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

長史二千石車朱兩轓○史訛吏從宋本改

前漢書卷五考證

前漢書卷六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叡德曰武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瓚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蘇林曰蚡音鼢鼠之鼢師古曰蚡亦鼢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為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以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衛綰也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為名也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衡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探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閔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鬻鬻音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總之致歡耳非止祈農○劉攽曰為音于僞反謂為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歲事曲加以禮耳有所加益曲加禮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曰帑讀與孥同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嬰太尉蚡免師古曰竇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饑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新鑄作也置五經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
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旣有正寢以
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
建韋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
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
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
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
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
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
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
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
也髕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屝草屨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剕其音同耳髕音頻忍反屝音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周
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海外肅眘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
成王既伐東夷肅眘來賀即謂此北發渠搜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
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
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

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卽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氐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
氐音丁奚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虖讀曰
呼嗚呼歎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師古
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師古
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何行而可以章先帝
之洪業休德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師古
曰三王夏殷周朕之不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
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睹古覩字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
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
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
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
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
匈奴輜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
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
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氾及凡十
六郡界也氾音敷劍反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

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也溝洫志曰歎河決亦起龍淵宮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東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頗疑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師古曰以黨灌夫也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翻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

六年冬，初筭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筭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戒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為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同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從也由也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

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臻至也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不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瓚說是也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勸求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耒耜以日中為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陽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實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驪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濊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濊君之名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慈愛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塞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己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

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讓方正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以獎厲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千里兮度沙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荅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哀公以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以節用，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應劭曰貤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貤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貤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貤也○宋祁曰貤音難易之易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師古曰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蹄一角角端有肉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師古曰憯痛也怛悼也憯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誂字耳誂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類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誂誘而說者或改為鉥導之鉥蓋穿鑿也誂音先誘反鉥音述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失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銳反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三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師古曰皐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鏖音烏曹反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

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巡擾也應說是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以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馭歷屢有嘉獻上以題遐勞賚焉慰弟受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劉敞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如淳曰食貨志以書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爲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讁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讁音顛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錫爲白金見食貨志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爲是緡音武巾反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躡也猶言躡其踵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鄧展曰音填塞之填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此紀爲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爲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壖地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晉灼曰乘騎諸從者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誥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勅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農傷而末衆師古曰末謂工商也又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故改幣以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約姦邪稽諸

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廢期有月。應劭曰禁半兩錢及盜鑄
之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纔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之意夫仁行而從善義
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
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孟康曰虔
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賂用為固尚書曰寇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為撟強取為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
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衆也何紛然其
擾也。師古曰擾煩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
大也行音下更反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
曰貸音土戴反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
行在所。如淳曰蔡邕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
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也朕嘉
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李奇
曰徵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獲任用也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
奏。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
相御史以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
相青翟下獄死。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三月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
具反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
遠。義不辭難。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為仁也不憚艱難是為義也今京師雖未
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
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

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師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吏民有振救饑
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
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
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孟康曰有不輸稅令
民得告言以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音于
具反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勃嗣立。
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
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
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
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
陽。詔曰。祭地冀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分為并州爾雅曰
兩河間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師古
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其封嘉
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
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
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
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餘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宋祁
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春二月。中山王勝薨。
夏。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

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靽音窒曲之窒師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應劭曰隴坂也師古曰隴阺卽今之隴山阺音丁禮反登空同應劭曰山名也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嗟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也見音胡電反朝日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安也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迺顯文鼎獲薦於廟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脽上或云雕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觀祭也師古曰逸詩也○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望見泰一脩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脩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郊天文禮之謂也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齋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也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夏四月

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鬬師古曰鼃黿也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音下媧反蝦音遐蟇音麻黽音莫幸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鄭氏曰湞音檉孟康曰湞音貞蘇林曰湞音檉柱之檉師古曰蘇音是也音丈庚反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攽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于戈於船上以禦敵也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宋祁曰注文吳越書本作吳楚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應劭曰越人也亦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番禺尉佗所都師古曰卽今之廣州○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丈救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鄧展曰枹音鈇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

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
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厓郡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
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瞫音審定西南夷以為
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孟康曰巂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
尉所治本筰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筰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
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
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曰說讀曰悅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瓚
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匈河將軍趙破
奴出令居臣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皆二千
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以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
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
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
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
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
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
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
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迺歸甘泉東越
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
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高也在潁川陽城縣獲駮麃見夏后啟母
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
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

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書之非
當時文○劉敞曰此石本名啟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啟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高應劭曰翌明也○宋祁曰新本作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
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
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一人為乘曹讀車觀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
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登禮罔不荅師古曰罔無也言登禮於神無
不荅應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
以名云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
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衆之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與讀曰預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
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
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
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牒書祕語
在郊祀志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
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微細也兢兢
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師古曰菲亦薄也音敷尾反又音扉故用事
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升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劉敞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
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福
應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宋祁曰姚本云屑先
結反與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敷也又潔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
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
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師古曰父
讀曰甫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租逋

賦貸已除（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限也）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楡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宋祁曰絫縣舊作參非）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閎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悉銷以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而陋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偏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暆音弋支反霅音丈甲反）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耳非今所通道）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迺縣北界也）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望祀虞舜于九嶷（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嶷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館本改）登灊天柱山（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灊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灊音岑師古曰灊音與潛同應說是）自尋陽浮江親

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薄樅陽而出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謂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曰輯與集同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以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合致於太山然後脩封總祭饗也上天見象增脩封禪師古曰見謂顯示也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覂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如淳曰跅音拓弛廢也士行有卑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遠之國謂絕域之外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臣瓚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瓚說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為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杅音羽俱反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讁人之有罪讁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石慶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伏貙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劉攽曰膢五日衍五字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

汾陰、安邑殊死㠯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中，所以爲將軍號。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山，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卽得所築城。師古曰：稒音固。）西北至盧朐，（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劬。）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爲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障音之向反。）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蹄，言其蹄堅利。）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㠯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遭旱災，脩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秦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禁百姓巫祝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蠱也。師古曰：瓚說是。）渠黎六國使使來獻。（臣瓚曰：渠黎，西域胡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㠯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彴音酌。）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反。）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音如橈反。師古曰：又音乃亂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說讀曰悅。）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孟康曰：髆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爲肩髆字。）秋九月，令死

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書言雲陽而傳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徙豪桀也鉤弋趙倢伃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褭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褭音奴丁反○劉攽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褭蹏者蓋用首山金為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鄉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鬭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十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氂音力之反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師古曰謂逃匿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號州閺鄉湖城二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城至浚稽山。師古曰音竣雞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宋祁曰妻子書本無子字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志應說是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劉攽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以下光景並見亦同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薦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姹也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晉灼曰盩厔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盩音張流反厔音竹乙反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前漢書卷六

前漢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建元元年○劉攽云云○臣照按攽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

或治申商注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衡○監本訛執衛宋本無衛字

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中尉無程不識是時中尉為張歐又按李廣傳廣為未央衛尉不識為長樂衛尉即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為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訛作中尉

起龍淵宮注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章訛帝今改正

置五屬國以處之○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為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錯稱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攻故安圍枹罕○胡三省曰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地理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監本訛十二州今改正臣召南按晉志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及朔方交阯所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

秋閉城門大搜注搜索踰侈者也○顧炎武曰此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踰侈者也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注師古曰即祁連山也○臣召南按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即白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于內地上文不應云出酒泉矣祁連固即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

還幸北地祠常山○臣召南按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邊耳常山即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臣浩按此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入一作人必有一訛顧炎武曰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

後元元年○王褘曰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為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于年上此為異也非史官追書之

前漢書卷六考證

前漢書卷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師古曰倢接幸也伃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伃音余字或並從女本以有奇異得幸，師古曰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及生帝，亦奇異，文穎曰十四月乃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後元二年，劉攽曰檢前後文多元字二月，上疾病，師古曰疾甚曰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他皆類此大將軍光秉政，領尙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宜紀及丙吉傳可考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倢伃爲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倢伃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爲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淳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胡篤反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件○宋祁曰景祐本柯作牁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爲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犇古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鉅言反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兗反又音辭兗反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持節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赴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釣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桀孫安之女）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匱空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沖）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贊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傅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劉攽曰予謂贊說是）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田廣明）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栘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迺還（蘇林曰栘音移廄名也應劭曰栘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栘爾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廄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并大鴻臚）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劉敞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卽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賣酒升四錢。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鉤之鉤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毋波其名也今牂柯鉤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其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師古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

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
故死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
音丁奚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頟漢
書本或作維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頹當子說封龍維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說弟子增
紹封龍雒侯而荀悅漢紀龍雒皆為額字崔浩曰雒音洛今河間龍雒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
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讀音女交反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
皆免刑擊之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夏六月赦天下秋七
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
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
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
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
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
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失之覺其詐後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
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
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
事而干求也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
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
名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
公孫遺等交通私書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
年別自一人非下諫大夫也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
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
發覺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以告大司農敞師古曰楊
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延年以聞丞相徵
事任宮手捕斬桀文穎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

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
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
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皆已伏誅吏民得以
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
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師古
曰所為邪辟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今迺與長公主左將軍桀
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
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
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
在吏者除其罪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劉敞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
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
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
減漕三百萬石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及苑
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
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
賦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
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師古曰僵偃也謂樹枯死偃臥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罷中牟苑賦貧
民師古曰在滎陽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
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
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勑自上所賜與勿收
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

實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遣東爲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爲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加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田千秋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斬謂反虜又獲生口也皆敵曰獲其封明友爲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爲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率領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爲庶人。文穎曰轑音料德江德也轑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大月赦耳史兆言之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農，師古曰穀多而錢少是爲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曰減音減少之減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遂爲縣故與三輔同賦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曰非要職減外繇，師古曰繇讀曰傜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給足是爲家給也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六月壬申，葬平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見金縢之書乃不疑周公事見豳詩及周書大誥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爲減省之減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讀曰傜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前漢書卷七考證

昭帝紀發軍屯西河○監本譌屯河西，從宋本改。

上耕於鉤盾弄田注○臣召南按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鉤盾令丞，後書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則應劭說是。

夏勝男子發兵年○劉攽考異曰，紀作發兵年，傳不敘，傳作歲，方進又云，一姓發名兵年。

以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臣召南按驃騎將軍，此與霍光傳同，而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

罷儋耳真番郡○臣召南按儋耳郡并入珠崖，至元帝時，珠崖亦罷，又按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則不惟罷真番一郡也。

發三輔太常徒注○胡三省曰，此刑徒，後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錢算賦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于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備穀之乏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臣召南按匈奴傳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十郡，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注○王禕曰，五校謂中壘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臣召南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仍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證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也。

前漢書卷七考證

前漢書卷八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宣帝紀第八

孝宣皇帝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諡法聖善周聞曰宣武帝曾孫
戾太子孫也韋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諡曰戾臣瓚曰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而事不見明
後武帝覺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惡謚也董仲舒書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
罪師古曰瓚說是也太子納史良娣應劭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
有孺子凡三等娣音次第之第生史皇孫師古曰以外家姓號之故曰史皇孫皇孫納
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
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
緥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緥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緥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
繃也緥孟說是也襁音居兩反緥音保繃音補耕反猶坐收繫郡邸獄如淳曰謂諸郡
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給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繫收繫者眾故曾孫寄
在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師古曰監者廷尉之官屬治巫蠱於郡邸
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
更乳養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
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
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趙徵卿淮陽人胡組渭城人皆女徒也
二人更遞乳養曾孫而丙吉傳云郭徵卿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更音工衡反私給衣食視
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劉攽曰按武帝後
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蓋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字妄二字後又誤為二耳武
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樹名之帝往來二
宮之間也柞字或作莋其音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獄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凡繫者輕重皆
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師古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續
漢書志云掌宮中布張諸褻物丁字漢官云令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劉攽曰謁字衍劉敞同吉
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
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
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
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師古
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
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
夫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
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嗇夫
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之嗇夫也曬音所懈反又音所智反曾孫因依倚廣漢兄
弟及祖母家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受詩於東海澓中翁服虔
曰澓音福師古曰東海人姓澓字中翁也澓音房福反中讀曰仲高材好學然亦喜
游俠師古曰喜音許吏反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遊往來諸陵縣去則上來
則下故言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師古曰遊行皆至其處常困於蓮勺鹵中
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音輦勺音灼師古曰如說是也
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東其鄉人謂此中為鹵鹽池也尤樂杜鄠之間師古曰二縣之
間也杜屬京兆鄠屬扶風鄠音扈率常在下杜孟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率者總計之言
也下杜即今之杜城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籍尚親故歲時朝
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舍止也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
息請音才姓反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師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師古曰讎讀曰售亦以是自怪元
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
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
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
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
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
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
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奏
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
以軨獵車奉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近世謂之軨獵車也孟康
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軨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皆是
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藉高大也孟說失之軨音鈴就齋宗正府庚申
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
子也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
丞相敞薨師古曰楊敞也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
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
差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衞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文穎曰昭帝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
德化師古曰以德化被於下故云風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大將軍光稽首歸
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
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李斐曰居光祿位以車騎
官號尊之無車騎官屬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
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
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師古曰蔡
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龍雒侯增
師古曰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蒲侯昌師古曰蘇
昌諫大夫宜春侯譚師古曰王譚當塗侯平師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
以捕反者胡倩功封當塗侯其子聖以定策功益封凡二千二百戶今此紀言當塗侯平與表乖錯未知
孰是或者有二名乎杜侯屠耆堂蘇林曰姓復陸其祖父復陸支本匈奴胡也歸義為屬國

王從驃騎有功乃更封也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師古曰夏侯勝邑戶各有
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師古曰田廣明後將軍充國
為營平侯師古曰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師古曰田延年少
府樂成為爰氏侯師古曰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師古
曰王遷賜右扶風德師古曰周德典屬國武師古曰蘇武廷尉光
師古曰李光宗正德師古曰楚元王之曾孫劉辟彊子大鴻臚賢師古曰韋賢
詹事畸蘇林曰畸音踦隻之踦師古曰宋畸也音居宜反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
吉京輔都尉廣漢師古曰趙廣漢也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
都尉治郿京輔都尉治華陰灌北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
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
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韋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
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
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
有差如淳曰中都官宦吏奄人為吏者也晉灼曰凡臧在京師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都官謂
在京師諸官也宦吏諸奄官也自左更至五大夫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也五大夫第
九爵也更音工衡反○劉敞曰案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王即位九侯率已為關內侯矣賜天
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師古曰湖縣名也死於湖因即
葬焉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
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師古曰刺音來曷反立廣陵王胥少
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
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
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大
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師古曰坐增僦直而自入夏五月
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

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
蠻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也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
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冠害也故曰款五原塞師古曰應說是也此既說夷狄來賓之事非呼韓邪
保塞意也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
蘇林曰隄名在東郡界李斐曰決河上宮名也張晏曰瓠子隄名師古曰蘇張二說皆是符瑞應
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
曰稱副也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
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爲
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
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
者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也國使者漢朝之使也言昆彌願發國精
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興調
關東輕車銳卒師古曰調亦選也銳利也言其勇利也調音徒釣反選郡國吏
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強也音口浪反御史大
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應劭曰祁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值此山因以
爲號也師古曰祁音上夷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應劭曰蒲類匈
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晉灼曰奴傳有蒲類澤師古曰晉說是也雲中太守田順爲
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
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
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
有司皆自殺晉灼曰田千秋子也廣明坐逗留順坐增虜獲校尉常惠將烏
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大旱郡國傷旱甚
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晉灼
曰不給官役也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役使也盡本始四年而止六月己丑丞相義

薨師古曰蔡義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
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
之善者也宰爲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
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
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
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閱其出入也傳音張戀反三月乙
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
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
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
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輔朕之不逮毋
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
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
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
者毀也音火規反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師古曰二縣皆屬北海郡
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宋祁曰吉一作去字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年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
有星孛于西方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師古曰權以給之不常與夏
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師古曰尚書堯典云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詔引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
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
復屬使得自新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冬十一月楚王延壽謀反
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師古曰尊之故不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
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
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
師古曰蒸眾也庶人也康安也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
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毋有
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羣
鳥從之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
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為皇太子故後人妄於此書加之舊本無也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此即明驗而或者妄為聽說乖於實矣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
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
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師古曰霍山光之兄孫領尚書事而令
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
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
功德也師古曰傅讀曰敷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
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劉敞曰
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
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
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鴻鴈之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
師古曰政治異於常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
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
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
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令內郡國
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

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張晏
曰自公孫弘後丞相常封列侯第二十等爵故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第十九等爵也右庶長第十一等
爵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以立皇太子國之大慶故特賜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爵耳非常制也天
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
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黃金各
二十斤冬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
有能箴朕過失師古曰箴戒也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
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
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讀與勑同飭整也非所以綏天
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
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
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
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
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之勇
反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傜役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
導民不明師古曰不逮者意慮不及也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
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師古曰羞謂忝辱也故並舉賢良方正
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師古曰多歷年載迄至于今
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師古曰論語載有若之言與讀曰予其
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
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并蜀師古曰以其縣
道隸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酇侯蕭何曾孫
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
絰凶災師古曰衰音千回反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傜事謂役

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師古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應劭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令史其主者史使魏郡豪李竟文穎曰有權勢豪右大家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張赦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耳非告白其罪也赦既為織室令史身在京師不須李竟發之據霍禹傳其事明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病之孫則於禹為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傳寫者脫于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晉灼曰漢語字子都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讀曰弒共讀曰恭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眾庶重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重音直用反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刑者不可息李斐曰息滅也若黥劓者雖欲改過其創瘢不可復滅也師古曰息謂生長也言劓刖臏割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為息耳李說非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師古曰稱副也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師古曰章明也休美也烈業也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師古曰省視也永長也惟思也罔無也極中也帝言內自視察不敢惰怠長思政道恐無其中也解讀曰懈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蹈是乃眾官之長信皆和輯故神人交暢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師古曰賜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為等級而高賜也五大夫爵第九爵也一曰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劉攽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吏遂衍出郎字與民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真比同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廣明後追改也復高皇帝功臣絳侯

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以下亦同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孟康曰鬱不通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師古曰究盡也中二千石各一人○劉敞曰此詔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下云中二千石各一人疑文似少闕節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師古曰周書康誥之辭也言文王作法罰其有亂常違教者則刑之無放釋也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稱上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法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閔閔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更始耳李說非也○劉敞曰言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頻赦也何則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奉則或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劉敞曰此詔正謂吏未能修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更始申微之也顏李以意疑宣帝不當謂吏皆未修身奉法乃諭其辭當爲釋解失之遠矣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師古曰王奉光女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繇讀與由同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稱音尺孕反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師古曰令謂令詔書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常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言受人之德必有報也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如淳曰賀張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以彭祖爲子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爲子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謂胡組趙徵卿之輩也復扶目反嘗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倚保養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鷃爵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師古曰鷃音晏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師古曰擿音佗狄反射音食亦反○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畢年二字具爲令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

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師古曰適讀曰嫡承嗣者也或子或孫不拘後裔故總言後也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師古曰比頻也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元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神爵仍集師古曰仍頻也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含也銅池承霤也晉灼曰以銅作池也師古曰函德殿名也銅池承霤是也以銅為之函讀與含同九真獻奇獸蘇林曰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師古曰非白象也晉說是矣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服虔曰威鳳為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皇來儀同意師古曰晉說是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珍物瑞應也師古曰蘇說是也獲珍物而心感動也飭躬齋精祈為百姓師古曰飭與勅同為音于僞反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服虔曰萬歲宮在東郡平陽縣今有津晉灼曰黃圖汾陰有萬歲宮是時幸河東師古曰晉說是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

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鈦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加鎖而責保散役之耳弛音式爾反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隧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臣贊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以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使佽飛為之非取飛鳥為名費說失之佽音次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儀若林木之盛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徵入與兩將軍並進師古曰兩將軍即趙充國許延壽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師古曰朝來年之正月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名也如淳曰酋音酒醨熟師古曰文說失矣酋者自其魁帥之稱而此酋不當其義也蓋首惡者唱首為惡也大豪者魁帥也楊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斬此二人之首級耳既已言大豪不當重言酋且趙充國傳又云酋非楊玉首此其明驗也酋音才由反○宋祁曰予按醨非字當為酋音酒熟鄭注月令酒熟曰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

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鄭音是也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歲之正月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游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蓋本爲苑後因立廟乎樂音來各反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師古曰魏相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師古曰爲音于僞反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于旁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也蜚古飛字也言鸞鳳飛翔覽觀都邑也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師古曰鬯香酒所以祭神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師古曰饗讀曰饗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如淳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異乃得滿秩霸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晉灼曰此直謂二千石增秩爲中二千石耳不謂滿不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霸秩已二千石矣今增爲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名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弃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宋祁曰一本作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宋祁曰一本無此五字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弃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師古曰韓增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劉攽曰多樂字○陽夏公曰古語多此類非衍字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爲過惡也乾音干餱音侯勿行苛政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師古曰遬古速字累音力追反封爲列侯十二月平通侯楊惲師古曰惲音於物反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師古曰丙吉也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者匈奴數爲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

于更相攻擊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耗損也言十損其八九也耗音呼到反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因大乖亂單于閼氏服虔曰閼氏音焉支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師古曰飭與勅同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齊宮十有餘刻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時也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張晏曰門外闕內衡馬之裏樹也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師古曰婁古屢字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爲有德美當敬於事無怠惰也公卿大夫其勗焉師古曰勗勉也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反師古曰谷服音是也蠡音洛奚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見食貨志省轉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文穎曰許延壽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爲定陶王師古曰囂音敖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師古曰槁音口老反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師古曰禎正也祥福也禎音貞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應劭曰宮在鄠秦文王所起服虔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鸀鳿其上有此鳥因以爲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灼是也屬音之欲反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偏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偏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師古曰此商頌長發之詩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師古曰言荒外之人非禮所設者政刑亦不及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
侯𤖄來朝應劭曰𤖄音若詘李奇曰𤖄音山師古曰稽音古奚反𤖄音又音先安反贊
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
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先行就邸
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如淳曰阪
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阪也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拜見也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孟康曰左右當
戶匈奴官名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
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
珍寶師古曰觀示也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
晉灼曰功臣表董忠車騎都尉昌晉灼曰韓昌騎都尉虎文穎曰不知姓晉灼
曰百官表唯記三輔郡以上若此皆不見姓無從知之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
于居幕南保光祿城孟康曰前光祿徐自為所築城詔北邊振穀食
郅支單于遠遁師古曰郅音質匈奴遂定詔曰迺者鳳皇集
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鄉讀曰嚮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
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三月
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黃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
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
應劭曰楚王女解憂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
央宮宣室閣火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
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於此五載矣○劉敞曰案宣帝率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改元甘露其

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閒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宣帝自道用五年前黃龍改
元爾若是年黃龍見史官焉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
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師古
曰措置也音千故反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師古
曰申謂約束之也順民所疾苦師古曰如所疾苦則順其意也將欲配三王
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
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
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
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簿音步戶反其下亦同務為欺謾以避
其課師古曰謾誑言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師古
曰言無所委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
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
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繕
之如淳曰是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有請之以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師古曰應
張二說是也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蘇林曰皆星名夏四月詔
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
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韋昭曰吏
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
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師古
曰於此已書尊太皇太后而元紀之首又重書之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一時則元紀為是而此
紀誤重之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

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反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斃之固存者譬如鄰國以道治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亂爭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單于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通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前漢書卷八

前漢書卷八考證

宣帝紀內謁者令郭穰注○劉攽曰謁字衍○臣召南按丙吉傳亦作內謁者未必兩文並訛且據百官表謁者署與內者署並屬少府謁字或非衍也

皇太后歸長樂宮○胡三省曰漢太后常居長樂宮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居長樂宮也

自左更至五大夫○劉攽曰綠王即位九侯率已為關內侯矣臣召南按兩句俱有訛字宣帝以庶人封侯即帝位並未為王也九侯二字尤不可解據前文自田廣明以下新封五侯而已以文義推之應作綠帝即位九御率已為關內侯即指上文之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等也

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云云○臣召南按封廣陽王表作五月封廣陵王表作十月

下有司皆自殺注田千秋子也○臣召南按廣明與順皆姓田而順則千秋子也句上應有順字各本俱誤脫耳

鳳皇集魯郡○臣召南按魯是時尚為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

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臣召南按此罷兩將軍之屯兵非罷將軍官也是時車騎將軍為張安世右將軍為霍禹帝此舉以收霍氏權柄耳

復高皇帝功臣云云○通鑑考異曰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訛蓋紀訛耳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鑑考異曰荀悅漢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

平通侯楊惲坐前為光祿勳云云○臣召南按惲之死在四年此時但與戴長樂相告免官耳通鑑考異已辨此條之誤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臣照按兩火字並應是災字左傳曰火人火之也災係人火之必記事實故知並是災字之訛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亦然

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珠崖前後文俱作厓

前漢書卷八考證

前漢書卷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帝紀第九

孝元皇帝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師古曰奭音式亦反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師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若初即位年二歲則立為太子時年九歲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為帝是則即位時太子未必二歲也參校前後衆文此紀進退為錯○劉敞曰此言二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驗年改元為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晉灼曰刑刑家名名家也太史公曰法家嚴而少恩名家儉而善失真師古曰晉說非也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繩謂彈治之耳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師古曰惲音於物反嘗侍燕從容言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師古曰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眄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文穎曰邛成王皇后母養元帝者也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也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宋祁曰古本無黃字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貸音土戴反種音之耎反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文穎曰戴侯許廣漢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宋祁曰唐本作粟粟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師古曰蒸眾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應劭曰自臨面約敕乃遣之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師古曰失職失其常業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師古曰相者諸侯王相也守郡守也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也言君能任賢股肱之臣皆得良善則眾事安寧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師古曰湖深水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師古曰二駟八匹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師古曰以五十戶為率共賜之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師古曰保安也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言己德淺薄

（不足以充實者當居也。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故引以為言也。）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師古曰：繕，補也。）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弟竟為清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孟康曰：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如淳曰：漢儀注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嚴籞池田（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晉灼曰：嚴籞，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者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說是。）假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師古曰：豲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豲音完。壓音烏狎反。）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古曰：師，眾也。）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序，次也。）閒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傷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師古曰：悉意，盡意也。靡，無也。）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師古曰：茂，美也。道讀曰導。）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師古曰：此諸侯謂諸侯王也。）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師古曰：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蔬，菜也。）乃罷珠厓。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師古曰：燭，照也。）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師古曰：仍，頻也。）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永終性命，（師古曰：永，長也。）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鄭氏曰：煬音供養之養。）封故海昏侯賀子代宗為侯。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閒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師古曰：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宋祁曰：一本無永字。）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眾，或進

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師古曰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年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令奉周祀師古曰承休國在潁川位次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師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懬應劭曰懬音曠師古曰懬古曠字曠空也不得其人則職事空廢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宋祁曰刊誤改天作夭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也言見人有喪禍之事則當盡力以救之匍音步扶反匐音步得反其令大官毋日殺師古曰不得日日宰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郊祀蒐狩之事非遊田者也秣音末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貸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田官一本作官田非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科第郎從官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師古曰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宋祁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師古曰言今所治人與五帝三王之衆庶異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師古曰壬人佞人也而吉士雍蔽師古曰吉善也大雅卷阿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雍讀曰壅重以周秦之敝民漸薄俗師古曰為澆俗所漸染也重音直用反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師古曰此皆謂遇赦新免罪者也故云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宋祁曰越本無為父後者四字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隕霜傷麥稼秋罷如淳曰舊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晉灼曰或無稼字或稼字在秋下稼或作桑或作稼五行志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饑言傷麥稼秋罷是也師古曰晉說得之秋者謂秋時所收穀稼也今俗猶謂麥豆之屬為雜稼云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劉攽曰如言爛脫是

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師古曰象刑解

在武紀殷周法行而姦軌服師古曰軌與宄同亂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宋祁曰法行唐本作行法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宋祁曰本無洪字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師古曰言何以謝百姓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師古曰荒廢也不敢廢事而自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師古曰婁古屢字其後亦同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施與禁切未合民心師古曰施惠福謂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師古曰氛惡氣也邪者言非正氣也太陽日也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師古曰湛讀與沈同湛掩者見掩而湛沒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師古曰見顯示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曰閒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並進師古曰別領五校之兵而與右將軍並進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薨師古曰王接冬十一月詔曰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師古曰中讀曰仲雨音于具反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悉盡也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無以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外師古曰竟讀曰境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師古曰靡無也眩視亂也音胡縣反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者發號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師古曰愛憎各異也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孔甚也言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愍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云慎厥身脩思永言慎脩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故此詔云慎身脩永也今流俗書本永上有職字者後人不曉妄加之耳直言盡意無有所諱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園及戾園服虔曰戾太子母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縣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初置陵未有名也故曰初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師古曰重難也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

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師古曰：大雅民勞之詩也。止，語助也。迄，至也。康，安也。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遵之施惠京師，以及四遠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應劭曰：先后爲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遠，又非典制，故罷之。師古曰：奉邑，奉音扶用反。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晉灼曰：從官猶從役從軍也。臣瓚曰：告，休假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官，卽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爲吏爲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士卒遣歸。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射音食亦反。布車騎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音五何反。枳音只。枳道解在高紀。○宋祁曰：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冬，河閒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宋祁曰：興越本作輿，予據表傳作興是。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師古曰：道讀曰導。博要斬，房棄市。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宋祁曰：唐本無都字。大郡都尉○宋祁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都字，刊誤添。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師古曰：韋玄成。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爵及姓名。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撟發也。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郅音質。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師古曰：縣，古懸字也。蠻夷邸，若今鴻臚客館。○宋祁曰：唐本無門字。

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閒者陰陽不調，○宋祁曰：不，唐本作未。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孟康曰：安陵，惠帝陵，旁涇水岸也。師古曰：雍讀曰壅。

五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解讀曰懈。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當任其憂責。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

田帛文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
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師古曰勞農謂慰勉之勞音來到反今不負之
吏覆案小罪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宋祁曰唐本無之字○徵召證案興不
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
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曰申重也一曰約束之耳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
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爾雅曰原者再也再作廟也晉灼
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師古曰文說是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
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應劭曰虖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
境古之用字竟境實同但此詔云邊垂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
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
宋祁曰虖當作呼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
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復修朝
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
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
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檣王氏女名檣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
漢皇后也師古曰秭音姊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師古曰第
九爵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
曰即繁延壽也繁音蒲何反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
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壬辰帝崩于
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毀太上皇孝惠孝
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寢園秋七月丙戌葬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
六里也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
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曰應說是語臣曰元帝多材
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
底者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
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度終復位次受
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分刌節度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
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反窮極幼
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
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迭音大
結反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孝宣
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
風烈

前漢書卷九

前漢書卷九考證

元帝紀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胡三省曰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及苑

中常侍許嘉○胡三省曰按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以宦者爲中常侍

北假田官○臣召南按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注○臣召南按所云舉光祿四行者即起于此後漢書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注引漢官儀曰淳厚質樸遜讓節儉也蓋漢時朝廷從官俱屬光祿勳自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及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其員多至千人故令光祿勳第其賢否

以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按馮奉世傳作奮武將軍

贊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臣召南按貢禹薛廣德止爲御史大夫而贊與韋匡並列漢世以御史大夫爲丞相之副故與丞相並稱兩府其後改丞相曰司徒改御史大夫曰司空遂並爲三公矣蕭望之嘗爲御史大夫後爲前將軍曰吾備位將相亦是此義

前漢書卷九考證

前漢書卷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成帝紀第十

孝成皇帝，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師古曰驁音五到反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或曰甲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綵畫之堂室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也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

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樂燕樂也師古曰幸酒晉說是也樂燕樂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佚遊樂燕樂矣燕樂燕飲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樂音來各反今流俗本無下樂字後人不曉輒去之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乙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二月，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服虔曰天子女曰公主號比公也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蝕星之虧也咎孰大焉！師古曰孰有大於此者孰誰也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載武丁之臣祖己之辭也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師古曰孜孜不怠之意孜音茲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師古曰恕者仁也仁己之心以度於物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如淳曰吏中丞武帝初置皆宗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為之無員也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晉灼曰內朝臣之屬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殿中者也晉說是矣坐音才臥反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曰韋與圍同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

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勑同。）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佗皆類此。○宋祁曰：姚本注云：漢每上雍祀甘泉，有千乘萬騎置頓之勞。今移祀于南郊郊，故有共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

三月，北宮井水溢出。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師古曰：許嘉女。）罷六廄、技巧官。（服虔曰：倡技巧者也。師古曰：巧藝之技耳，非倡樂之技也。）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師古曰：樊及亢父，東平之二縣也。亢音抗。父音甫。）秋，罷太子博望苑，（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受賓客也。）以賜宗室朝請者。（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減乘輿廄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服虔曰：虒音斯。應劭曰：虒上，地名，在渭水邊。陳，姓也。持弓，名也。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者，正門之傍小門也。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北面西頭第一門。師古曰：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臂掖也。）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九月，詔曰：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師古曰：訛，偽言。）吏民驚恐奔走乘城，（師古曰：乘，登也。）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業。）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下。

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眾也。昆蟲，言眾蟲也。又許慎說文云：二虫為蜫，讀與昆同，謂虫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為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師古曰：言天地見變，所以責之。）災異婁發，以告不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治音丈吏反。）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我有違道，汝當正之，得對面則順從，唯唯退後則有誹謗之言也。故此詔引之。）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越巂山崩。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夏四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應劭曰：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為己害，拜訖未出，使人刺殺。）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師古曰：謂不副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師古曰：悉，盡也。逮，及也。）百寮各

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師古曰惇厚也遠離也遠音于萬反陳朕
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并大鴻臚
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語在五行志夏六月
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為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師古曰犍音其言反又其連反雍
江水水逆流師古曰雍讀曰壅其下皆同音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謁者陳農使使
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讀如本字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
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
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
行舉瀕河之郡師古曰行而舉其狀也瀕水厓也瀕河言傍河也行音下更反瀕音頻
又音賓傍音布浪反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
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
給槥櫝葬埋師古曰槥櫝謂小棺槥音衞櫝音讀已葬者與錢人二千
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如淳曰散著人間給食之官償其直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冗音如勇反食讀曰飤謹遇以文
理無令失職師古曰勿使失其常理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囂薨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火
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應劭曰尚書堯典曰乃命
羲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

黎民於蕃時雍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太和也韋昭曰蕃
多也師古曰此虞書堯典之辭也今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而說並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陰陽
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師古曰謂為輕
小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李奇曰時政月令也傳以不知周行天
下如淳曰在位者皆不知陰陽時政轉相因故令後人遂不知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轉相因循以
所不知之事施教命周徧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
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宋祁曰古本無夏字除
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秋關東大
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應劭曰天
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關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曰苛細也阮音其遠反苛音河
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八月甲申定陶王
康薨九月奉使者不稱師古曰不副上意詔曰古之立太學
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
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師古曰溫厚也謂厚積之
故事也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
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故此詔引為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
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師古曰卓然高遠之貌也是歲御史大夫
張忠卒師古曰史不記其月故書之於歲末其下王駿亦同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
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
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
辜師古曰逐捕之事頻有發興皆依軍法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
王鳳薨
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師古曰洪範尚書篇
名箕子為周武王所說洪大也範法也八政一曰食蓋王政之所先故以為首斯誠家給刑

錯之本也。（師古曰：言倉廩充盈，則家家自足，人不犯禁，無所用刑也。）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邵，精異之意也。晉灼曰：劭，勸勉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字從力，音時召反。）薄其租稅，寵其強力，（師古曰：謂優勤力田之人。）令與孝弟同科。（師古曰：謂每同薦舉及加賜也。）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師古曰：矯讀曰撟。撟，正也。）方東作時，（應劭曰：東作，耕也。師古曰：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虞書堯典曰：平秩東作。）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秦時商鞅所開也。勞來，勸勉之意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勤其力，乃有秋收也。師古曰：此商書盤庚之辭。）其易之哉！二月，赦天下。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師古曰：于定國子。）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眾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師古曰：序，次也。）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師古曰：蒙，被也。）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師古曰：天子自臨敕而遣。）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音許宜反。）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為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白衣組幘，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冬，黃龍見真定。（師古曰：本趙國東垣縣也。高祖十一年更名真定。）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師古曰：蜚，古飛字也。歷階，謂以次而登也。○宋祁曰：歷階，唐本作歷陛。）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也。令其陳言而省納之，乃試以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師古曰：逸，遺也。）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眾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師古曰：婁，古屢字。）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他皆類此。）意適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並於昌陵賜之。）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師古曰：賈讀曰價。）大旱。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師古曰：逆取曰篡。）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冗音人勇反。）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師古曰：孰，誰也。）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師古曰：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師古曰：之，往也。）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秋，勃

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
廣師古曰寖古浸字寖漸也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
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
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而來者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
吾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藏冰之室戊午
戾后園闕火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五
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師古曰趙飛燕也卽上所謂婕妤趙氏大赦天
下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
過聽將作大匠萬年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
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
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葬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
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內瓚說是也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
到反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
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師古曰怛悲也夫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
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立城陽孝王子俚為王
如淳曰俚音里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
未夜星隕如雨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乃者龍見于
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師古曰郵與尤同謂過也朕
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
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師古
曰比頻也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
賜直如淳曰賜之爵復租賦以為直師古曰此說非也收食貧人謂收取而養食之助縣官振贍謂
出物以助縣官之費也已賜直謂官賜其所費直也今方更加爵及免賦耳食讀曰飤其百萬
以上加賜爵右更師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衡反欲為吏補三百
石其吏也遷二等師古曰先已為吏則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
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也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
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
五畤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
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
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急也卒徒蒙辜
死者連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師古曰罷讀曰疲匱
空也竭盡也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
師古曰閎王閎也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師古
曰長淳于長也朕以長言下閎章如淳曰以衛尉長數白罷故因下閎請奏罷作之章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
大費師古曰司農中丞主錢穀顧庸故云典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
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是歲御史大夫
王駿卒師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
懼焉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惟民之失職師古曰失其常業也臨遣太
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民所疾
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冬十
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
畤陳倉陳寶祠師古曰陳寶祠在陳倉語在郊祀志十一月尉
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師古曰尉氏陳留之縣殺陳留太
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

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師古曰趣讀曰促）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師古曰訢與欣同令卽蘇令）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師古曰婁古屢字）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師古曰悉盡也）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上義而下利（師古曰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一曰止也）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師古曰則法也）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師古曰寖漸也）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為衆庶所瞻仰）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師古曰約束也）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師古曰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劉敞曰予謂省者減省也改者頓改也）司隸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譴見于天大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各舉一人○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內郡國共舉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宋祁曰喜字唐本南本並作嘉予據表傳作嘉是）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馬大將軍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師古曰趙飛燕之妹）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宋祁曰子守為王景德本史館本唐本並作子字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廏成校是則以遮闌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劉敞曰予謂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校亦競也競逐獵也）宿萯陽宮（師古曰萯音倍）賜從官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師古曰岷音武巾反）雍江三日江水竭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

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師古曰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嗣為帝之後恐其怨恨。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師古曰天地人是為三統二王之後并己為三。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臣瓚曰無若孔吉最正也。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為大司馬。文穎曰王根也。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輿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飲藥死。師古曰前所廢皇后許氏也。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輢音於綺反。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故此贊引之。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克當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前漢書卷十

前漢書卷十考證

成帝紀罷六廐技巧官○臣召南按百官表大廐技巧二官有令有丞屬水衡都尉師古但解技巧未釋六廐於百官表注引漢舊儀以太僕之大廐解之恐未爲當此所罷者止言水衡所屬之大廐非太僕所屬也下文又云減乘輿廐馬則太僕所屬者矣

蓋聞天生衆民○宋本無蓋聞二字別本俱有

五阮關注應劭曰五阮在代郡○臣召南按地理志代郡無五阮關有五原關疑五阮即五原音之轉耳

前漢書卷十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哀帝紀第十一

孝哀皇帝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恭仁短折曰哀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師古曰年長而好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官皆從王入朝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其義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師古曰中忘之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襪係解也襪音武伐反成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勸帝以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加元服為之冠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宋祁曰非正嫡本作非如正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眾宜人天所保佑求得福祿故子孫眾多也十萬曰億故此謝書引以為言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師古曰獎勸使也語在外戚傳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師古曰有屬謂親未盡尚有屬者吏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師古曰傅晏女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師古曰傅父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成侯

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師古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俗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師古曰放棄也論語孔子曰放鄭聲其罷樂府曲陽侯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師古曰王根也建議立哀帝為太子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益封五百戶師古曰王舜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師古曰汜音汎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益封萬戶又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言為常法不可改易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師古曰失職失其常分也重音直用反其議限列師古曰令條列而為限禁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

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如淳曰市井子孫不得爲吏見食貨志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詆誣也音丁禮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前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宋祁曰前博士一本無前字秋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動地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其名籍也行音下更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師古曰賜錢三千以充棺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什分損四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師古曰訢欽皆趙昭儀之兄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師古曰塋冢域也賦給與也塋音營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師古曰言有孝弟惇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皆令舉之○劉敞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三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將軍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錢帛各有差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弟宜鄉侯馮參有罪皆自殺師古曰馮奉世之女也媛音爰

二年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此下亦同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師古曰天子之至親當極尊號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詩王風大車之篇也穀生也穴冢壙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成寢新爲寢室也事見禮記檀弓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師古曰禮記稱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周觀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典文大備吾從周禮也郁郁文章貌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師古曰爲冢壙也復音扶目反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夏姓也賀良名也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曆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應劭曰哀帝自言不才天降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師古曰基始也元大也始爲大事之命謂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謬語以明莽當篡立而不知韋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韋二說是也○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不曉四字爲號輒

創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令賀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見李尋傳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師古曰過誤也冀爲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瓚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不改制易號令皆復故也師古曰如釋非也瓚說是矣非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耳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爲他字失本文也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孔鄉侯晏有罪師古曰博朱博玄趙玄晏傅晏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語在博傳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三月己酉丞相當薨師古曰平當有星孛于河鼓夏六月立魯頃王子郚鄉侯閔爲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師古曰又音吾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文穎曰恭侯王崇王太后弟皆有罪雲自殺謁放弃市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李奇曰皆陰爲陽之象擊鼓號呼相驚恐師古曰呼音火故反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爲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鄭業爲陽信侯三月侍中駙馬都尉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告東平王封列侯語在賢傳夏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民兵法有大慮者師古曰慮謂謀策思慮○宋祁曰民疑當作兵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師古曰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師古曰贍足也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師古曰望其厲精爲治婁古屢字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師古曰悉盡也寮官也敦任仁人黜遠殘賊師古曰敦厚也遠音于萬反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師古曰王嘉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免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鋪音普胡反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語在匈奴傳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師古曰司直司隸漢舊有之但改正其職掌而司寇書無今特創置故云造也○宋祁曰南本職字上有官字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卽位卽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贊曰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

令聞師古曰博廣也敏疾也令善也聞名也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應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晉灼曰甘延壽傳試卞為期門師古曰蘇晉二說是即位痿痹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頹隤之隤弩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痿亦痺病也音人佳反痺音必寐反頹隤者弩名事見晉令頹音頹隤音類末年寖劇師古曰寖漸也饗國不永哀哉師古曰永長也

前漢書卷十一

前漢書卷十一考證

哀帝紀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胡三省曰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臚以迎定陶王守者權守也

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臣召南按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

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注如韋二說是也○胡三省曰韋說不詭于正如說則近于巫顏以二說為是辯安從乎

又注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云云○臣召南按宋說是也太初是武帝年號此時何至重紀蓋惑于術士之說創立四字年號以示更新其後雖不施行然後世四字年號遂起于此

二年○監本作元壽二年臣照按帝紀從無此例凡年號于元年特書二年以後即蒙前文未有再書者元壽二字明係衍文今刪去

前漢書卷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十二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平帝紀第十二

孝平皇帝(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布綱治紀曰平師古曰衎音口旱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爲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衆心(師古曰董賢)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宋祁曰唐本無即日二字)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師古曰爲使而持節也使音所吏反)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皆在城中而非未央宮中也)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師古曰恭董賢之父)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劉攽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謁高廟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師古曰總聚束也音揔)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師古曰洒滌也音先禮反)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師古曰更經也難保者言己有罪過不可保也更音工衡反)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師古曰論語云仲弓問政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材故此詔引之)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師古曰有臧謂以臧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師古曰鄉讀曰嚮)不以小疵妨大材(師古曰疵病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師古曰置立也置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上音時掌反)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詔使三公以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語在莽傳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劉攽曰予謂吏俸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十百也顏百官表注吏俸差是其注云漢制三公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後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此自建武時所加者非西漢舊事也)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師古曰惲音於粉反)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右將軍孫建爪牙大臣大鴻臚咸前正議不阿(師古曰咸左咸)後奉節使迎中山王(師古曰謂奉持節而爲使)及宗正劉不惡執金吾任岑中郎將孔永尚書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詡(師古曰岑音士林反恂音荀詡音況羽反)皆以前與建策東迎即位(師古曰帝本在中山出關而迎故曰東迎)(與讀曰豫)奉事周密勤勞賜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賜帝徵即位前所過縣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爲子者)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如淳曰宗室爲吏及舉廉佐史皆補四百石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

臣史者劍補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
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遣諫大夫行三輔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舉籍吏民張晏曰舉錄賦斂之籍而償之以元壽二年倉卒
時橫賦斂者償其直師古曰卒讀曰猝橫音胡孟反義陵民冢不妨
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自宮牆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壙
中象正殿寢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偫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
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器亦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儲積也偫具
也偫音丈紀反○宋祁曰唐本無吏字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
閭師秩六百石應劭曰禮閭師掌四郊之民時其徵賦也班教化禁淫
祀放鄭聲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
床上文穎曰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床上師古曰柙匱也音狎寢令以急變
聞師古曰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蝕
之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
各一人六月使少傅左將軍豐師古曰甄豐○宋祁曰傅一作府賜
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
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
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
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罷明
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
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
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
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
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鄉一人取其尤最者置少
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也果丞掌諸果實也大司農部
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
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入以贍貧民秋九月

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
曰陘音形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犀狀如
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宋祁曰南本注一角字上有[illegible]二字
詔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箕用器也故云通
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師古曰更改也使太師光奉太牢告
祠高廟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
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廣
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
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
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之子章皆為列侯復爵師古
曰共讀曰恭復音扶福反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
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郡國大旱蝗青
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
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張晏曰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
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莽復兼大司馬馬宮為司徒王崇為司空是為三公以口賦
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㪷
受錢師古曰量蝗多少而賞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
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師古
曰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
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師古曰中
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
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師古曰種音之勇反又起五里
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如淳曰民居之里秋舉勇
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戊申晦日有蝕
之赦天下徒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

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晉灼曰百官表執金
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應劭曰將帥乃有鉦鼓今茂官輕兵少又但往諭曉之耳所以假鉦鼓者欲重其
威也鉦者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師古曰鉦音征鐃音女交反募汝南南陽勇敢吏
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
家在所收事。如淳曰賊雖自出得還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詣本屬縣邑從賊所役○劉攽曰二百者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耳
事也重徙雲陽。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田宅冬中二
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李奇曰吏治獄平當也
三年春詔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師古曰婚禮有納采
問名之禮謂采擇其可娶者語在莽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
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
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師古曰新定此制也併音步鼎反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
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如淳曰郊祀志曰已有官社未有官稷遂立官
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
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師古曰淳瓚二說皆未盡也初立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今更創置
建於別所不相從也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
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師古曰聚小於鄉聚音才喻反序庠
置孝經師一人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
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漢公世子宇與
帝外家衛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衛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曰蓋夫婦
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師古
曰復音方目反誠欲以防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全貞信及眊悼之
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為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眊音莫報

反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
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師古曰構結也其
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
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張晏曰名捕謂下詔
時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定著令二月丁
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
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賜九卿已下至
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師古
曰五大夫第九爵賜天下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夏皇
后見于高廟加安漢公號曰宰衡。應劭曰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采
伊周之號以加莽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臨皆
為列侯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
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
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宋祁曰注文三
十六兩字舊作旬七十二風風字舊作候疑此本有誤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
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冬置西海郡。○宋祁曰新本去冬字
徙天下犯禁者處之梁王立有罪自殺分京師置前
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
次。師古曰更改也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
下多事吏不能紀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師古曰祫音洽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師古曰徵召也禮畢皆益戶賜
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師古曰虞

書堯典云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咎繇謨曰惇敘九族庶明厲翼言堯能明
俊德之士而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又令百姓平和章明舜又厚敘此親使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
勵翼戴上命也故此詔引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師古曰朕者太皇太
后自稱也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
元之後師古曰吳頃謂高帝之兄仲也初為代王後廢為合陽侯而子濞封為吳王故追謚仲為
吳頃王頃讀曰傾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
能相糾師古曰糾謂禁察也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
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上
能厚於親屬則下皆化之起為仁行也以論語傳聖人之言故謂之傳他皆類此其為宗室
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
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
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晉灼曰宗伯宗正也師古曰郵行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郵音尤常以歲正
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
雍師古曰為使者而與其事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師古
曰文王築靈臺周公成雒邑言與之符合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
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
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
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
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傳音張戀反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閏月
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為王冬十二月丙午帝崩
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五年壽十四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
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弒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
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

宜以禮斂加元服師古曰斂力贍反奏可葬康陵臣瓚曰在長安北六
十里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師古曰言帝平生多所顧念哀憐每疾
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
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師古曰媵妾謂從皇后俱來者媵之言送也媵
音食證反又音孕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
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師古曰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
亡思不服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其德化心無不歸服故此贊引之休徵
嘉應頌聲並作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
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前漢書卷十二

平帝紀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胡三省曰平帝入奉大宗故立成都以奉孝王後臣召南按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奉定陶恭王祀即此事所本也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通鑑考異曰紀在元年莽傳在五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胡三省曰按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也

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臣召南按志中山國無安民縣何也

置西海郡○臣召南按莽所置西海郡在金城郡臨羌縣塞外西北地理志可證西海曰僊海亦曰鮮水海即今青海也

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胡三省曰前煇光蓋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蓋領長安以北諸縣也

前漢書卷十二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師古曰古禪字音上扇反）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於天知己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弑它皆類此也）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師古曰言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為章著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也獻公靈公之子也）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獻公之子昭謂昭襄王即惠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嚴謂莊襄王即昭襄王之孫孝文王之子也後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為嚴故漢書姓及諡本作莊者皆易為嚴也它皆類此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師古曰艱古艱字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服虔曰言因橫議而敗也應劭曰孟軻云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師古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次下橫發其音亦同也）是削去五等（應劭曰周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墮城銷刃（應劭曰壞其堅城恐復阻以害己也聚天下之兵鑄以為銅人十二不欲令民復逆命也古者以銅為兵師古曰墮音火規反）箝語燒書（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箝緘也箝與鉗同晉灼曰許慎云箝籥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箝籥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禁耦語者也箝音某占反籥音躍）內鋤雄俊外攘胡粵（師古曰攘卻也粵古越字）用壹威權為萬世安（師古曰令威權壹歸於己）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師古曰虞度也意所不度謂之不虞）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戍謂陳勝吳廣也伯讀曰霸五霸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也謫音陟厄反）閭閻偪於戎狄（應劭曰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閻音簷門閭外旋下壓謂之步簷也閭閻民陳勝之屬言其逼秦甚於戎狄也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戍故總言閭閻應說非也閭左解在陳勝傳偪音逼）嚮應𤺋於謗議（服虔曰𤺋音慘）（應劭曰秦法誹謗者族今陳勝奮臂大呼天下莫不嚮應嚮應之害更𤺋烈於所誹謗也師古曰嚮音響響應者如響之應聲𤺋痛也服音是也）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時也秦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是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師古曰任用也事也）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師古曰革變也烈謂餘烈也）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師古曰鐫琢石也音子全反）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應劭曰譜音補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王高祖於蜀漢漢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張晏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illegible]年誅籍乃以年紀焉）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漢元年	一月應劭曰諸王始受封之月也十八
楚	西楚霸王項籍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
分為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分為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師古曰共讀曰恭
分為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常趙山	王張耳始故趙將
分為代	王趙歇始故趙王
臨齊淄	王田都始故齊將
分為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分為膠東	王田市始故齊王
分雍關中	王章邯始故秦將
分塞關中	王司馬欣始故秦長史
分翟關中	王董翳始故秦都尉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師古曰荼音大胡反
分為遼東	王韓廣始故燕王
魏	王魏豹始故魏王
分為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韓	王韓成始故韓王
分為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王將

	王同時稱一月趙歇起已二十七月徙爲代王皆以月數旁行題都上云	二月	三月
王		都　二　彭城	三
		都　二　郴	三
		都　二　江陵	三
		都　二　六	三
		都　二　襄國	三
	廿七	都　廿八　代	廿九
		都　二　臨淄	三
		都　二　博陽	三
	二十	都　廿一　即墨	廿二
		都　二　廢丘	三
		都　二　櫟陽	三
		都　二　高奴	三
		都　二　薊	三
	三十	都　卅一　無終	卅二
	十九	都　廿　平陽	廿一
		都　二　朝歌	三
	廿二	都　廿三　陽翟	廿四
		都　二　雒陽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田榮擊都　四　降楚	王田榮始　五　故齊相	二	三
四	五	田榮擊殺　六　安屬齊	
廿三	田榮擊殺　廿四　市屬齊		
四	五	六	邯守廢丘　七　漢圍之
四	五	六	欣降　七　漢
四	五	六	翳降　七　漢
四	五	六	七
卅三	卅四	卅五	臧荼擊殺　卅六　廣屬燕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四	五	六	七
廿五	廿六	項籍　廿七　誅成	王鄭昌始項王立之
四	五	六	七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八	九	十	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八	耳降 九 漢	代王歇還王趙	卅七
卅四	歇復 卅五 趙王	歇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一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漢拔我 十 隴西	十一
屬漢爲渭南河上郡			
屬漢爲上郡			
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八	陽降 九 漢	屬漢爲河南郡	

十二月	二年一月
十二	二年一月
十二	二年一月
十二	二年 十三 一月
十二	二年一月
卅八	卅九
三	四
項籍擊榮走平原民殺之	項籍復立故 二 齊王田假爲王
漢拔我 十二 北地	二年一月
十二	二年一月
卅	卅一
十二	二年 十三 一月
三	四

二月	項羽三萬人破 三月 漢兵五十六萬
二	三
二	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十	四十一
五	六
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假奔楚楚殺假	王廣始故田榮子橫立之
二	三
二	三
豹降 卅二 為王	從漢 卅三 伐楚
印降 十四 漢	屬漢為河內郡
五	從漢 六 伐楚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五		六	七	八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英殺邯屬漢為 五 中地隴西北地	郡			
四	五		六	七	八
豹歸 卅四 畔漢	卅五		三十六	三十七	漢將韓信 卅八 擊虜豹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月三	月二	月一年三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月九
三	二	月一年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三	二	月一年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廿七	廿六	五廿	四廿	三廿	二廿	一廿
			漢降布	十一	十	九
					歇哭 滅漢	七十四
				郡原太爲漢屬	三十	二十
三十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三	二	月一年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郡黨上東河爲漢屬
六	五	四	三	二	月一年二	十二

月一十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耳龍殺擊 十一 信韓將漢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陽縣 四 漢圍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三	二	王爲嗣耐子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之立漢始耳張王趙復							
郡爲漢屬廣 十二 殺擊信韓將漢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四十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二	月一年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十二月	四年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更為淮南王	王英布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齊國	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月	九月	即皇 五年 帝位	六年	七年	八年
八	九	漢誅籍王 正月 韓信始	十一月信廢為侯		
八	九	芮徙 十 長沙			
二年一月	二月	十二月漢虜尉			
二	三	二年	三	四	五
十	十一	十二月乙丑耳薨	子敖嗣為王	二	敖廢三為侯
		以太原為國	王韓信始九月信反降匈奴		
七	八	徙韓信王楚			
八	反漢九誅茶	後九月王盧綰始故太尉	二	三	四
	置梁國	王彭 越始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四年	信徙 五 太原		
	初置長沙國	二月乙未王吳芮始六月芮薨	成王臣嗣	二	三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六	七	布反八誅					
五	六	綰反降匈奴					
五	越反六誅						
四	五	六	七	八	哀王回嗣	二	三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元年
		初置魯國	四月王張偃始高后外孫
		初置淮陽國	四月辛卯王彊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復置常山國	四月辛卯王不疑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初置呂國	四月辛卯王呂台始高后兄子
四	五	六	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不疑薨諡曰哀無子十月癸丑王義始故襄城侯	二	義立為帝五月丙辰王朝始故軹侯
台薨諡曰肅子嘉嗣為王	二	三
共王　若嗣	二	三

五年	六年	七年
五	六	七
強薨諡曰 五 懷無子	王武始故壺關侯	二
二	三	四
		趙王呂祿始高后兄子
四	嘉坐驕廢十一月王呂產始	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大始故平昌侯
		初置　燕國
	初置　梁國	二月王呂產始
四	五	六

八年	孝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偃廢 八 侯矯							
武以非 三 子誅							
朝以非 五 子誅							
八月漢大臣共誅祿							
七月癸丑王呂通八月漢大臣共誅通							
漢大臣 二 共誅產							
七	八	靖王產嗣	二	三	四	五	六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後元元年	二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薨 王 無子國除

前漢書卷十三

前漢書卷十三考證

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臣召南按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大國史記從文繆斷句而獻公下連孝公云獻孝之後則昭王莊襄王皆已包括此表章字下無於字則從獻字斷句蓋秦自獻公以上不過爲西方大國至孝公以還遂駸駸乎有幷吞天下之勢矣

趙常山○臣召南按表大書趙字而夾書常山於旁以是時分趙爲二故趙地則爲常山國也齊臨淄亦然分齊爲三齊國則都臨淄也

韓王韓成始故韓王○按史記作故韓將

田榮擊都都降楚○臣召南按史記表作田榮擊都都降楚此文脫一都字耳又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前漢書卷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十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諸侯王表第二

昔周監於二代（師古曰監視也二代夏殷也）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師古曰公侯伯子男）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衛以大師為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頹替也）至虖阸嶇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嶇者嶇嶇不安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師古曰阸音於懈反嶇音區）分為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鈇鉞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音皮義反鈇音膚謻音移又音宜移反）然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言諸侯雖彊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亦盡也赧謚也一曰名也音女版反）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為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反師古曰音千絮反）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師古曰蠶食解在異姓諸侯王表壹切解在平紀也）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應劭曰白梃大杖也孟子書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是也師古曰梃音徒鼎反）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者也秦以謚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為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項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師古曰九國之數在下也）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行音胡則反漸音子廉反亦讀如本字）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文穎曰即今吳也高帝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也）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又音賓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亙竟也音古贈反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反又音彼義反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比音頻寐反）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

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撟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敝，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乖剌之意。睽音工攜反。）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謂東西階。顓與專同。）作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頫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稽音口禮反，與稽同。）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師古曰：韍音弗，璽之組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號謚	楚元王交	
屬	高帝弟。（師古曰：楚元王，帝弟，而表居代王前者，以封日先後為次也。）	
始封	六年正月丙午立，二十二年薨。	
子	孝文二年，夷王郢客嗣，四年薨。	孝景四年，文王禮以元王子平陸侯紹封，三年薨。
孫	六年，王戊嗣，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七年，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
曾孫		元朔元年，襄王注嗣，十二年薨。
玄孫		元鼎元年，節王純嗣，十六年薨。
六世		天漢元年，王延壽嗣，三十二年，地節元年，謀反，誅。
七世（張晏曰：禮服盡於玄孫，故以世數名也。）		

代王喜	齊悼惠王肥		
高帝兄	高帝子		
正月壬子立，七年，爲匈奴所攻，棄國自歸，廢爲郃陽侯，孝惠二年薨。	正月壬子立，十三年薨。		
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濞以故代王吳子沛侯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誅。	孝惠七年，哀王襄嗣，十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紹封，十一年薨。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景王章以城陽悼惠王子朱虛侯立，二年薨。
	孝文二年，文王則嗣，十四年薨，亡後。	孝景四年，懿王壽嗣，二十三年薨。	四年，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復還，凡三十三年薨。
		元光四年，厲王次昌嗣，五年薨，亡後。	孝景後六年，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
			元狩六年，敬王義嗣，九年薨。
			元封三年，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天漢四年，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甘露三年，戴王恢嗣，八世，八年薨。	二月乙卯，王興居以悼惠王子濟北東牟侯立，二年謀反誅。
永光元年，孝王景嗣，九世，二十四年薨。	
鴻嘉二年，哀王雲嗣，一年薨，亡後。元始元年，十世，王俚以雲弟紹封，二十五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十六年四月丙寅，懿王志以悼惠王子安都侯立，爲濟

菑川

北王十一年，孝景四年徙菑川，三十五年薨。

元光六年，靖王建嗣，二十年薨。

元封二年，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思王終古嗣，二十八年薨。

初元三年，考王尙嗣，六年薨。

永光四年，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

元延四年，懷王八世友嗣，六年薨。

建平四年，王永嗣，十二年，王莽九世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四月丙寅，王辟光以悼王子扐侯立，十

濟南

一年反，誅。師古曰：扐音力。

四月丙寅，王賢以悼惠王子武

菑川

城侯立，十一年反，誅。

四月丙寅，王卬以悼惠王子平

膠西

昌侯立，十一年反，誅。

四月丙寅，王雄渠以悼

膠東

惠王子白石侯立，十一年反，誅。

荊王賈

高帝從父弟。

六年正月丙午立，十二年爲英布所攻，亡，後。

淮南厲王長	
高帝子	
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死雍。	
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厲王子阜陵侯紹封，四十二年，元狩元年，謀反自殺。	四月丙寅，王賜以厲王子陽周侯立爲廬江王。衡山 十二年，徙衡山，三十三年，謀反自殺。

	趙隱王如意	代王	趙共王恢（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高帝子	高帝子	高帝子
	九年四月立，十二年，爲呂太后所殺，亡後。	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七年，高后八年，入爲皇帝。	十一年三月丙午，爲梁王，十六年，高后七年，徙趙，其年自殺，亡後。
四月丙寅，王勃以厲王子安陽侯立爲衡山王。濟北 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謚曰貞王。			
孝景六年，成王胡嗣，五十四年薨。			
天漢四年，王寬嗣，十一年，後二年，謀反自殺。			

趙幽王友		燕靈王建	燕敬王澤	
高帝子		高帝子	高帝從祖昆弟	
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爲淮陽王二年徙趙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殺		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呂太后殺其子	高后七年以營陵侯立爲瑯邪王二年孝文元年徙燕二年薨	
孝文元年王遂以幽王子紹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誅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文王辟彊河閒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三年康王嘉嗣二十六年薨	
	十五年哀王福嗣一年薨亡後		孝景六年王定國嗣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	

右高祖十一人與隱父凡十二人師古曰與王讀從其隱父代王喜在此表中故十二人也

梁懷王揖	梁孝王武	
文帝子	文帝子	
二年二月乙卯立十年薨亡後	二月乙卯立爲代王三年徙爲淮陽王十年徙梁三十五年薨	陽朔元年王立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罪廢徙漢中自殺元始五年二月丁八世酉王音以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五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孝景後元年恭王買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太始元年貞王毋傷嗣十一年薨	
	始元二年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	
	初元四年夷王遂嗣六年薨	
	永光五年荒王嘉嗣十五年薨	

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桓邑侯濟川立七年建元三年坐殺中傅廢遷房陵	五月丙戌王彭離以孝王子立濟東二十九年坐殺人廢遷上庸	五月丙戌哀王定以孝山陽王子立九年薨亡後

	代孝王參	河間獻王德	
	文帝子	景帝子	
五月丙戌哀王不識以濟陰孝王子立二年薨亡後	二月乙卯立爲太原王王三年更爲代王七年薨	二年三月甲寅立二十六年薨	
	孝文後三年恭王登嗣二十九年薨	元光六年共王不周嗣四年薨	
	元光三年剛王義嗣十九年元清河鼎三年徙清河三十八年薨	元朔四年剛王基嗣十二年薨	
	太始三年頃王陽嗣二十五年薨	元鼎四年頃王緩嗣十七年薨	
	地節元年王年嗣四年坐與同產妹姦廢遷房陵與邑百家	天漢四年孝王慶嗣四十七年薨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如意以孝王玄孫之子廣宗紹封七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五鳳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殺人廢遷房陵	建始元年正月丁亥惠王良以孝王子紹封二十七年薨
			建平二年王尙嗣十四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文三人，齊、城陽、兩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趙、河間、淮南、衡山十二人隨父，凡十五人。

臨江哀王閼 師古曰閼音一曷反	魯共王餘	
景帝子。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三年薨。亡後。	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	
	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	
	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	
	甘露三年，頃王封嗣，二十八年薨。	建平三年六月辛卯，王閔以頃王子郚鄉侯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
	陽朔二年，文王晙嗣，十九年薨，亡後。〇晉灼曰：晙音俊。師古曰：晙音子峻反。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諡法好更故舊曰易	趙敬肅王彭祖		
景帝子。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六年薨。	二月甲寅立為廣川王，四年徙趙，六十三年薨。		
元朔二年，王建嗣，六年，元狩二年，謀反，自殺。	征和元年，頃王昌嗣，十九年薨。		征和二年，頃王偃以敬平干肅王小子立，十一年薨。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廣世子紹封，五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本始元年，懷王尊嗣，五年薨。	地節四年二月甲子，哀王高以頃王子紹封，四月薨。	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
		元康元年，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元延二年，王隱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長沙定王發		膠西于王端	中山靖王勝
景帝子。		景帝子。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二十八年薨。		三年六月乙巳立，四十一年，元封三年薨，亡後。	六月乙巳立，四十二年薨。
元朔二年，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			元鼎五年，哀王昌嗣，二年薨。
天漢元年，頃王附朐嗣，十七年薨。〇晉灼曰：附音符。師古曰：附讀如本字，朐音劬。本傳作鮒鮈，其音同耳。			元封元年，穅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師古曰：穅音與康同。穅，惡諡也。好樂怠政曰穅。它皆類此。
始元四年，剌王建德嗣，三十四年薨。			征和四年，頃王輔嗣，二年薨。
黃龍元年，煬王旦嗣，二年薨，亡後。	初元四年，孝王宗以剌王子紹封，三年薨。		始元元年，憲王福嗣，十七年薨。
	永光二年，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		地節元年，懷王脩嗣，十五年薨，亡後。
	居攝二年，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鴻嘉二年八月，夷王雲客以懷廣德王從父弟子紹封，一年薨，亡後。

	膠東王	臨江閔王榮	廣川惠王越
	景帝子。	景帝子。	景帝子。
	四年四月乙巳立，四年為皇太子。	七年十一月己酉，以故皇太子立，三年，坐侵廟壖地為宮，自殺。	中二年四月乙巳立，十二年薨。
			建元五年，繆王齊嗣，四十五年薨。
			征和二年，王去嗣，二十二年，本始四年，坐亨姬不道，廢徙上庸，與邑百戶。師古曰：忿怒其姬，亨責而殺。
建平三年正月壬寅，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廣平。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景帝子		景帝子
		四月乙巳立，二十八年薨。		中三年二月丁酉立，十二年薨，亡後。
		元狩三年，哀王賢嗣，十四年薨。	元狩二年七月壬子，恭王慶以六安康王少子立，三十八年薨。	
地節四年五月庚午，戴王文以繆王子紹封，二年薨。		元封五年，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	始元四年，夷王祿嗣，十四年薨。	
元康二年，王汝陽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殺人廢，徙房陵。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靜王楡以廣德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四年薨。	始元五年，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	本始元年，繆王定嗣，二十三年薨。	
	居攝元年，王赤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河平元年，恭王授嗣，十四年薨。	甘露四年，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	
		永始三年，王殷嗣，二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陽朔二年，王育嗣，三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常山憲王舜				齊懷王閎
景帝子				武帝子
中五年三月丁巳立，三十二年薨。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立，八年，元封元年薨，亡後。
元鼎三年，王勃嗣，坐憲王喪服姦，廢，徙房陵。	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真定王子紹封，二十五年薨。	元鼎二年，思王商以憲泗水王少子立，十五年薨。		
	征和四年，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太初二年，哀王安世嗣，一年薨，亡後。	三年，戴王賀以思王子紹封，二十年薨。	
	本始三年，孝王申嗣，二十二年薨。		元鳳元年三月丙子，勤王綜嗣，三十九年薨。	
	建昭元年，安王雍嗣，十六年薨。		永光三年，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	
	陽朔三年，共王普嗣，十五年薨。		元延三年，王靖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綏和二年，王楊嗣，十六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景十四人。楚、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人隨父。凡十九人。

師古曰：此表列諸王次第，與本傳不同者，本傳因母氏之次，而盡言所生。表則敘其昆弟長幼，又臨江閔王封時年月在後，故不同也。它皆類此。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武帝子	武帝子		
四月乙巳立，三十七年，元鳳元年坐謀反自殺。	四月乙巳立，六十三年，五鳳四年坐祝詛上自殺。		
本始元年五月，頃王建以刺王子紹封廣陽，二十九年薨。	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孝王霸以厲王子紹封，十三年薨。		本始元年十月，哀王弘高密以厲王子立，八年薨。
初元五年，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建昭五年，共王意嗣，十三年薨。	元延二年，靖王守以孝王子紹封，十七年薨。	元康元年，頃王章嗣，三十四年薨。
陽朔二年，思王璜嗣，二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哀王護嗣，十五年薨，亡後。	居攝二年，王宏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建始二年，懷王寬嗣，十一年薨。
建平四年，王嘉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鴻嘉元年，王慎嗣，二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昌邑哀王髆		淮陽憲王欽	東平思王宇
武帝子	右孝武四人。六安、真定、泗水、平干四人隨父。凡八人。	宣帝子	宣帝子
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十一年薨。		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	甘露二年十月乙亥立，三十二年薨。
始元元年，王賀嗣，十二年，徵為昭帝後，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亂廢，歸故國，予邑三千戶。		河平二年，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	鴻嘉元年，煬王雲嗣，十一年，建平三年坐祝詛上自殺。
		元壽二年，王縯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師古曰：縯音羊善反。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開明嗣，立五年薨，亡後。

元始元年二月丙戌王成都以思王孫桃鄉頃侯宣子立奉中山孝王　中山　後八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居攝元年嚴鄉侯子匡為東平王

楚孝王囂 師古曰囂音敖

宣帝子

十月乙亥立為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

陽朔元年懷王芳嗣一年薨亡後

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十一年薨

元壽元年王紆嗣十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中山哀王竟

宣帝子

初元二年二月丁巳立為清河王五年徙中山王十三年薨亡後

綏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孫立為定陶王孝恭王後　信都　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右孝宣四人燕王繼絕高密隨父凡六人

定陶共王康	元帝子	永光三年三月立爲濟陽王八年徙山陽八年河平四年四月徙定陶凡十九年薨	陽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綏和元年爲皇太子	
中山孝王興	元帝子	建昭二年六月乙亥立爲信都王十五年陽朔二年徙中山凡三十年薨	綏和二年王箕子嗣六年元壽二年立爲皇帝	

右孝元二人，廣陵繼絕凡三人，孝成時河間、廣德、定陶三國，孝哀時廣平一國，孝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

劉攽曰：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宣帝所封有至王莽時者，年幾不足云。

前漢書卷十四

前漢書卷十四考證

諸侯王表　表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注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臣召南按：五霸之說不一，通三代言，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異姓諸侯王表，適戍疆于五伯，注是也。此文專言周衰，故注異解，其不數楚莊而數吳夫差者，楚僭王，未有扶弱之事，吳夫差黃池之會，嘗共貢職于周也。

奄有龜蒙。注龜蒙二水名。○臣浩按：二水名應作二山名。

凡十五郡。○臣召南按：師古無注，此以秦地計之，於三十六郡中得十五郡也。內史一，河東二，河南河內，即三川郡三，東郡四，潁川五，南陽六，南郡七，蜀郡八，巴郡九，漢中十，隴西十一，北地十二，上郡十三，雲中十四，以史記言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推之，則上黨郡十五也。若計高帝所自立之郡，則不止於十五矣。

趙分爲六。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閒也。○臣召南按：平原應作平干。漢世無平原王，平干即武帝征和二年封趙敬肅王小子偃者，各本俱譌。又按史記注：徐廣曰：河閒、廣川、中山、常山、清河也。此說較師古爲長。齊分爲七，淮南分三，文帝十五年事也。趙分爲六，至景帝中四年而全。梁分爲五，則中五年事也。師古不數常山、清河而數武帝時所封之平干，真定，非是。

城陽王三世孝景後六年。○宋本監本同。按當作後元年，景帝後三年即畢，安得有後六年乎。

菑川王五世孝王橫。○橫，小宋板作烘。

魯共王四世閔。○臣召南按：閔係頃王子紹封，此格宜低一層，與文王睃同行，古本亦誤。

泗水王三世勤王綜。○劉攽曰：昭紀元鳳元年立戴王遺腹子煖，此表作綜，二者不同。

齊懷王閎。○臣召南按：齊王名閎，不名聞，紀傳可證，監本及別本俱譌耳。

前漢書卷十五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子侯表第三上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畺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師古曰：畺亦疆字也。替古僭字也。軌，法也。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文王有明德，故天祚之，子孫嫡者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不絕也。信矣哉！師古曰：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書薨，不具年月，皆闕文也。

號謚名	羹頡侯信 服虔曰：音戛擊之戛。師古曰：音居黠反。	合陽侯喜
屬	帝兄子	帝兄為代王，匈奴攻代，棄國，廢為侯。
始封位次	七年中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師古曰：不記月日，故云七年中也。	八年九月丙午封，七年，孝惠二年薨，以子為王，謚曰頃王。
子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濞沛以帝兄子封，十二年，為吳王。
孫		
曾孫		
玄孫		

號謚名	德哀侯廣			上邳侯郢客
屬			右高祖。	楚元王子
始封位次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一百二十，以兄子封，七年八月薨。			二年五月丙申封，七，一百天，年為楚王。
子	高后三年，頃侯通嗣，二十四年薨。	六世		
孫	孝景六年，康侯齕嗣，二十四年薨。師古曰：齕音紇，下亦同。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勳以廣玄孫之孫長安公乘紹封，七世，十戶，九年，王莽篡位，絕。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也。		
曾孫	元鼎四年，侯何嗣，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廣玄孫長安大夫猛詔復家。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復家，蠲賦役也。復音方目反。			
	泰山。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子。	五月丙申封，八年，爲城陽王。〇張晏曰：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 一百元 令差第列侯位次高下，故王子侯三人有纂，二年之後皆不纂。	
東牟侯興居	齊悼惠王子。	六年四月丁酉封，四年，爲濟北王。	
右高后。			
管共侯罷軍（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齊悼惠王子。	四年五月甲寅封，二年薨。	六年，侯戎奴嗣，二十年，孝景二年，反，誅。
氏丘共侯寧國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一年薨。	十五年，侯偃嗣，十年，孝景三年，反，誅。
營平侯信都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年薨。	十四年，侯廣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楊丘共侯安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	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削爲司寇。
楊虛侯將閭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齊王。	
朸侯辟光（師古曰：朸音其力反。下亦同。）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濟南王。	
安都侯志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濟北王。	
平昌侯卬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西王。	
武成侯賢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菑川王。	

白石侯雄渠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東王。
阜陵侯安	淮南厲王子	八年五月丙午封，八年，爲淮南王。
安陽侯勃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衡山王。
陽周侯賜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廬江王。
東城哀侯良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七年薨。亡後。

右孝文。

平陸侯禮	楚元王子	元年四月乙巳封，三年，爲楚王。

休侯富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侯富更封紅侯，六年薨。諡曰懿。	七年，懷侯登嗣，一年薨。	中元年，敬侯嘉嗣，二十四年薨。	元朔四年，哀侯章嗣，一年薨，亡後。
沈猶夷侯歲師古曰：沈音審。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二十年薨。	建元五年，侯受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爲宗正聽謁不具宗室，耐爲司寇。師古曰：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宛朐侯埶師古曰埶音藝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三年，反，誅。					
棘樂敬侯調	楚元王子	三年，八月壬子封，十六年薨。	建元三年，恭侯應嗣，十五年薨。	元朔元年，侯慶嗣，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乘氏侯買	梁孝王子	中五年五月丁卯封，一年，爲梁王。					
桓邑侯明	梁孝王子	五月丁卯封，一年，爲濟川王。					
右孝景。							
茲侯明	河閒獻王子	元光五年正月壬子封，四年，元朔三年，坐殺人自殺。					
安城思侯蒼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元鼎元年，節侯自當嗣。	侯壽光嗣，五鳳二年，坐與姊亂，下獄病死。			豫章。

宜春侯成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句容哀侯黨師古曰句讀爲章句之句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二年薨，亡後。					會稽。
容陵侯福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杏山侯成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浮丘節侯不害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元狩五年，侯霸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沛。
廣戚節侯將	魯恭王子	元朔元年十月丁酉封，薨。	侯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號謚名	丹陽哀侯敢	盱台侯蒙之	胡孰頃侯胥行	秣陵終侯纏
屬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始封	十二月甲辰封，六年，元狩元年，薨，亡後。	十二月甲辰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	正月丁卯封，元鼎四年，薨，亡後。
子			元鼎五年，侯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師古曰：「脫亡名數，謂不占戶籍也。以此人爲庸保，而又別殺人也。」	
孫				
曾孫				
玄孫				
地	無湖。		丹陽。	

號謚名	淮陵侯定國	張梁哀侯仁	龍丘侯代	劇原侯錯		懷昌夷侯高遂
屬	江都易王子	梁共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始封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二年五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二年，薨。
子		元鼎三年，侯順嗣，二十三年，征和三年，爲匈奴所殺。		元鼎二年，孝侯廣昌嗣。	六世 侯勝容嗣。	四年，胡侯延年嗣。
孫				戴侯昬嗣。		節侯勝時嗣。
曾孫				質侯吉嗣。		侯可置嗣。
玄孫				節侯蹻嗣。		
地	淮陵		瑯邪。			

平望夷侯賞		臨衆敬侯始昌		葛魁節侯寬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三十一年薨。		五月乙巳封，八年薨。
元狩三年，原侯楚人嗣，二十六年薨。	六世　侯旦嗣。	太始元年，康侯革生嗣，十八年薨。	六世　釐侯賞嗣。	元狩四年，侯戚嗣，五年，元鼎三年，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師古曰：「猲謂以威力脅人也。賕，枉法以財相謝。猲音呼葛反。賕音求。」
太始三年，敬侯光嗣，十四年薨。		元鳳三年，頃侯廣平嗣，薨。	七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	
神爵四年，頃侯起嗣。		原侯廣嗣。		
孝侯均嗣。		節侯遷嗣。		
		臨原。		

益都敬侯胡	平的戴侯強　師古曰：「的音丁歷反。」		劇魁夷侯黑		壽梁侯守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薨。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原侯廣嗣。	元封元年，思侯中時嗣，二十年薨。	六世　侯宣嗣。	元狩元年，思侯招嗣，三年薨。	六世　侯向嗣。	
侯嘉嗣，元鳳三年，坐非廣子，免。	太始三年，節侯福嗣，十三年薨。		四年，康侯德嗣。		
	神爵四年，頃侯禀嗣。		孝侯利親嗣。		
	釐侯利親嗣。		釐侯嬰嗣。		
					壽樂。

平度康侯行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四十七年薨。	元鳳元年，節侯廣忌嗣，三年薨。	四年，質侯帥軍嗣。	頃侯欽嗣。	孝侯宗嗣。	
			侯嘉嗣。六世				
宜成康侯偃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一年薨。	元鼎元年，侯福嗣，十二年，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				平原。
臨朐夷侯奴 師古曰：朐音劬。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四十一年薨。	戴侯乘嗣。	節侯賀嗣。	孝侯信嗣。	安侯禕嗣。師古曰：禕音猗。	東海。
			侯岑嗣。六世				
雷侯稀	城陽共王子。	五月甲戌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東莞侯吉	城陽共王子。	五月甲戌封，五年，瘖病不任朝，免。					
辟土節侯壯 師古曰：辟音闢。	城陽共王子。	五月甲戌封，三年薨。	五年，侯明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尉文節侯丙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五年薨。	元狩元年，侯犢嗣，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南郡。
封斯戴侯胡傷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二十五年薨。	太初三年，原侯如意嗣，五十二年薨。	甘露四年，孝侯宮嗣。	侯仁嗣。		
榆丘侯受福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襄嚵侯建 晉灼曰：音內言嚵兔。師古曰：音士咸反。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廣平。

邯會衍侯仁		朝節侯義	東城侯遺	陰城思侯蒼	廣望節侯忠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薨。		六月甲午封，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十一年，元鼎元年，爲孺子所殺。師古曰：孺，妾之號也。	六月甲午封，十七年，太初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六月甲午封，三十年，薨。
哀侯慧嗣。	六世　節侯重嗣。	元鼎二年，戴侯祿嗣。			天漢四年，頃侯中嗣，十三年，薨。
後元年，勤侯賀嗣，十五年，薨。	七世　懷侯蒼嗣，薨，亡後。	侯固城嗣，五鳳四年，坐酎金少四兩，免。			始元三年，思侯何齊嗣。
甘露元年，原侯張嗣。					恭侯遂嗣。
釐侯康嗣。					侯閣嗣。

將梁侯朝平	薪館侯未央	陸城侯貞	薪處侯嘉	蒲領侯嘉	西熊侯明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年十月癸酉封，有罪，絕。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涿。	涿。	涿。	涿。	東海。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棗彊侯晏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畢梁侯嬰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九年，元封四年，坐首匿罪人，爲鬼薪。					魏
旁光侯殷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年，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曰：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占音之贍反。					魏
距陽憲侯匄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元鼎五年，侯渫嗣，坐酎金免。師古曰：渫音䙝。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蔞節侯退 師古曰：蔞音力朱反。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薨。	元封元年，釐侯嬰嗣，二十二年，薨。	後元年，原侯益壽嗣，三十一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充世嗣，三年，薨。	四年，侯遺嗣，二十年，建始四年，薨，亡後。
阿武戴侯豫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二十四年，薨。	太初三年，敬侯宣嗣，二十年，薨。	始元三年，節侯信嗣，二十二年，薨。	神爵元年，釐侯嬰齊嗣。	頃侯黄嗣。
			六世　侯長久嗣，王莽篡位，絕。			
參戶節侯免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四十六年，薨。	元鳳元年，敬侯嚴嗣。	頃侯元嗣。	孝侯利親嗣。	侯度嗣。
州鄉節侯禁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鼎二年，思侯齊嗣。	元封六年，憲侯惠嗣。	釐侯商嗣。	恭侯伯嗣。
			六世　侯禹嗣，王莽篡位，絕。			

平城侯禮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六年，元狩三年，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爲城旦。師古曰：恐猲取人雞，侯令買雞以償，坐此免侯，又犯欺謾，故爲城旦也。謾音漫。					
廣侯順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勃海。
蓋胥侯讓 師古曰：蓋音公臘反。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魏。
陰安康侯不害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鼎三年，哀侯秦客嗣，三年，薨，亡後。				魏。
榮關侯騫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坐謀殺人，會赦，免。					茌平。師古曰：茌音仕疑反。

周望康侯何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八年，薨。	元狩五年，侯當時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陪繆侯則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鼎二年，侯邑嗣，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前侯信 師古曰：字或作菆，音側流反。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安陽侯樂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三十八年，薨。	後元年，種侯延年嗣，十七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記嗣，十五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咸嗣。	哀侯得嗣，薨，亡後。	平原。
五據侯臞丘 師古曰：臞音劬，又音懼。	濟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泰山。

富侯龍	平侯遂	羽康侯成	胡毋侯楚	離石侯綰
濟北式王子	濟北式王子	濟北式王子	濟北式王子	代共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元康元年，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	十月癸酉封，四年，元狩元年，坐知人盜官毋馬，為臧，會赦，復作。師古曰：「有人盜馬，為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復音扶目反。」	十月癸酉封，六年薨。	二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涉侯，坐上書謾，耐為鬼薪。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漫。」
		地節三年，恭侯係嗣。		
		侯棄嗣，王莽篡，位絕。		
			泰山	

邵侯順	利昌康侯嘉		藺侯罷軍	臨河侯賢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二十六年，天漢元年，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師古曰：「詐云捕得匈奴騎，故私殺人以嘗之。」	正月壬戌封，五十一年薨。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武原侯，坐盜賊免。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高俞侯，坐酎金免。
	元鳳五年，戴侯樂嗣，十二年薨。	侯換嗣，六世，王莽篡位，絕。		
	元康二年，頃侯萬世嗣。			
	節侯光祿嗣。			
	刺侯殷嗣。			
			西河。	

濕成侯忠 師古曰濕音它合反	土軍侯郢客 師古曰土軍西河之縣也說者以為洛陽土軍里非也	皐琅侯遷	千章侯遇	博陽頃侯就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齊孝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端氏侯薨亡後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鉅乘侯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薨亡後	正月壬戌封後更為夏丘侯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薨
				侯終古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臨淮	平原	濟南

寧陽節侯恬	瑕丘節侯政		公丘夷侯順	郁根侯驕 師古曰根音狠	西昌侯敬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五十二年薨	三月乙卯封五十三年薨		三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鳳六年安侯慶忌嗣十八年薨	元平元年思侯國嗣四年薨	六世 侯禹嗣	太始元年康侯賢嗣		
五鳳元年康侯信嗣	本始四年孝侯湯嗣十年薨		地節四年煬侯延壽嗣九年薨		
孝侯屋嗣	神爵二年煬侯孝義嗣		五鳳元年思侯章嗣		
侯方嗣	釐侯遂成嗣		侯元嗣王莽篡位絕		

陸地侯義	邯平侯順	武始侯昌	爲氏節侯賀	易安侯平	路陵侯童
中山靖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甲辰封，三十四年，爲趙王。	四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四月甲辰封，二十年薨。	四年三月乙丑封，四年，元狩二年，坐殺人，自殺。
			元封三年，思侯安意嗣，二十七年薨。	元封五年，康侯種嗣。	
			始元六年，康侯千秋嗣，十六年薨。	侯德嗣，始元元年，坐殺人免。	
			元康元年，孝侯漢強嗣。		
			侯鄗嗣，王莽篡位，絕。		
辛處。	廣平。	魏。		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	南陽。

攸輿侯則	荼陵節侯訢（師古曰：荼音塗。訢與欣同。）	建成侯拾	安衆康侯丹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二十二年，太初元年，坐篡死罪因，棄市。	三月乙丑封，十年薨。	三月乙丑封，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師古曰：以皮薦璧也。時以十月爲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	三月乙丑封，三十年薨。
	元鼎二年，哀侯湯嗣，十一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元封六年，節侯山柎嗣，三十八年薨。師古曰：柎音方于反。
			地節三年，繆侯毋妨嗣。
			釐侯褒嗣。
			侯歎嗣。師古曰：歎音其禁反，又其錦反。
南陽。	桂陽。		

			侯崇嗣，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				
			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	建武十三年，侯松嗣。		師古曰作表時今見見為侯也。	
葉平侯喜（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利鄉侯嬰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有罪，免。					
有利侯釘（師古曰：音丁，又音鼎。）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三年，元狩元年，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					東海。
東平侯慶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坐與姊姦，下獄瘐死。					東海。

運平侯記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山州侯齒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海常侯福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琅邪。
騶丘敬侯寬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六年薨。	元狩四年，原侯報德嗣。	侯毋害嗣，本始二年，坐使人殺兄，棄市。			
南城節侯貞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四十二年薨。	始元四年，戴侯猛嗣，二十二年薨。	神爵元年，元侯尊嗣，二年薨。	四年，釐侯克國嗣。	頃侯遂嗣。	
			六世 侯友嗣，王莽篡位，絕。				

廣陵虒侯裘 晉灼曰虒音斯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七年薨。	元狩五年，侯成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杜原侯皐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臨樂敦侯光 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敫古穆字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二十年薨。	元封六年，憲侯建嗣。	列侯固嗣。	五鳳三年，節侯萬年嗣。	侯廣都嗣，王莽篡位絕。	
東野戴侯章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薨。	侯中時嗣，太初四年，薨，亡後。				
高平侯喜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廣川侯頗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重侯擔 師古曰擔音丁甘反	河閒獻王子	四月甲午封，四年，元鼎二年，坐不使人爲秋請，免。師古曰請音材姓反					平原。
被陽敬侯燕 師古曰被音疲彼反千乘之縣也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三年薨。	元鼎五年，釐侯偃嗣，二十八年薨。	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孝侯定嗣。	節侯閔嗣。	
				六世 侯慶嗣，王莽篡位絕。			
定敷侯越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二年薨。	元鼎四年，思侯德嗣，五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憲侯福嗣。	恭侯湯嗣。	定侯乘嗣，王莽篡位絕。	
稻夷侯定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薨。	簡侯陽都嗣。	本始六年，戴侯咸嗣，四十二年薨。	甘露元年，頃侯閎嗣。	侯永嗣，王莽篡位絕。	

山原侯國	繁安夷侯忠		柳陽康侯已		雲夷侯信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二十七年薨。五百五十戶。	四月乙卯封，十八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四月乙卯封，十四年薨。
天漢三年，康侯棄嗣，十四年薨。	元封四年，安侯守嗣。	六世 侯起嗣。	敬侯罷師嗣。	六世 侯守嗣，王莽篡位，絕。	元鼎六年，侯茂發嗣。
始元三年，安侯守嗣，二十二年薨。	節侯壽漢嗣。		于侯自爲嗣。		太始二年，康侯遂嗣。
侯發嗣	元鳳五年，頃侯嘉嗣。		安侯楷嗣。		釐侯終古嗣。
甘露二年，孝侯外人嗣，十八年，建始五年薨。	孝侯光嗣。		繆侯輔嗣。		侯得之嗣，王莽篡位，絕。
勃海。					

牟平共侯渫 師古曰渫音先列反		柴原侯代	柏暢戴侯終古	歊安侯延年 師古曰歊音許昭反	乘丘節侯將夜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四月乙卯封，五年薨。		四月乙卯封，二十四年薨。	五年十一月辛酉封，薨。	十一月辛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	六世 釐侯咸嗣。	征和二年，節侯勝之嗣，二十七年薨。	侯朱嗣，始元三年薨，亡後。		元鼎四年，戴侯德嗣。
太始二年，敬侯更生嗣，二十九年薨。	七世 侯隆嗣，王莽篡位，絕。	元康二年，敬侯賢嗣。			侯外人嗣，元康四年，坐爲子時與後母亂，免。
地節四年，康侯建嗣，一年薨。		三年，康侯齊嗣。			
元康元年，孝侯齕嗣。		恭侯莫如嗣，薨，亡後。			
			中山		

高丘哀侯破胡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八年，元鼎元年薨。亡後。					
柳宿夷侯蓋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四年薨。	元狩三年，侯蘇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戎丘侯讓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樊輿節侯修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三十六年薨。	後元年，煬侯過倫嗣。	思侯異衆嗣。	頃侯士生嗣。	侯自子嗣，王莽篡位，絕。	
曲成侯萬歲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安郭于侯傳富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薨。五百二十戶。	釐侯偃嗣。	侯崇嗣，元康元年，坐首匿死罪免。			涿。

安險侯應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安道侯恢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夫夷敬侯義	長沙定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節侯禹嗣，五十八年薨。	五鳳三年，頃侯奉宗嗣。	釐侯慶嗣。	懷侯福嗣。	
			六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				
舂陵節侯買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元狩二年，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薨。	元康元年，孝侯仁嗣。	侯敞嗣。	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	
都梁敬侯定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八年薨。	元鼎元年，頃侯傒嗣。師古曰：傒音胡禮反。	節侯弘嗣。	原侯順懷嗣。	煬侯容嗣。	

	洮陽靖侯狩燕	衆陵節侯賢	終弋侯廣置	麥侯昌	鉅合侯發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衡山賜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六月壬子封，七年，元狩六年薨，亡後。	六月壬子封，五十年薨。	六年四月丁丑封，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鼎元年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六世 侯佗人嗣，王莽篡位絕。		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			
		黃龍元年，頃侯慶嗣。			
		侯胥嗣，王莽篡位絕。			
			汝南	琅邪。	平原

昌侯差	蕢侯方 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蕢，又音扶未反，音祕。	虖葭康侯澤 師古曰：虖音乎，葭音工遐反。	原洛侯敢	挾術侯昆景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四月戊寅封，六十二年薨。	四月戊寅封，二十六年，征和三年坐殺人棄市。	四月戊寅封，十六年，天漢元年薨，亡後。
		神爵元年，夷侯餘嗣。		
		頃侯閎嗣。		
		侯冢嗣，王莽篡位絕。		
琅邪。			琅邪。	琅邪。

挾釐侯霸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薨。	始元五年，夷侯成嗣，二十一年薨。	神爵元年，節侯賢嗣。	頃侯恩嗣。	孝侯衆嗣，薨，亡後。	
扐節侯讓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薨。	侯興嗣，為人所殺。				平原。
文成侯光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校靖侯雲 師古曰：校音效。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					
庸侯餘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有罪，死。					琅邪。
翟侯壽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鱣侯應 師古曰：鱣音竹連反。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襄賁 師古曰：賁音奔，又音肥。
彭侯彊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瓡節侯息 師古曰：瓡即瓠字也，又音孤。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釐侯守嗣，七年薨。				
虛水康侯禹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八年薨。	地節元年，恩侯爵嗣，七年薨。	五鳳四年，侯敞嗣，王莽篡位，絕。			
東淮侯類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北海。
拘侯賢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千乘。

清侯不疑師古曰清音育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陸元侯何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薨。	原侯賢嗣。	侯延壽嗣，五鳳三年，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師古曰：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藏匿之，坐免也。			壽光。
廣饒康侯國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五十年薨。	地節二年，共侯坊嗣，十四年薨。師古曰：坊音房。	甘露元年，侯麟嗣，王莽篡位，絕。			
缾敬侯成師古曰缾音步丁反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五十四年薨。	地節二年，頃侯龍嗣，五十年薨。	元康三年，原侯融嗣。	侯閔嗣，王莽篡位，絕。		
俞閭煬侯毋害師古曰俞音喻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四十四年薨。	地節三年，原侯光嗣，十年薨。	五鳳元年，侯蹸嗣，十二年，初元三年，薨，亡後。師古曰：蹸音鄰。			
甘井侯光	廣川繆王子	七月乙酉封，二十五年，征和二年，坐殺人，棄市。					鉅鹿。
襄隄侯聖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廣川繆王子	七月乙酉封，五十年，地節四年，坐奉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爲廣德王。				鉅鹿。
皋虞煬侯建師古曰煬音弋向反後皆類此	膠東康王子	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太初四年，穅侯定嗣，十四年薨。	本始二年，節侯哀嗣。	釐侯勳嗣。	頃侯顯嗣。	

			六世 侯樂嗣，王莽篡位，絕。				
魏其煬侯昌	膠東康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七年薨。	本始四年，原侯傅光嗣，三十三年薨。	甘露三年，孝侯禹嗣。	質侯嶠嗣。師古曰：嶠音矯。	侯嘉嗣，王莽篡位，絕。	
祝茲侯延年	膠東康王子	五月丙午封，五年，坐棄印綬出國，免。					琅邪。
高樂康侯 師古曰：史失其名也。	齊孝王子	不得封年，薨，亡後。					濟南。
參𨜒侯則 晉灼曰：𨜒音控。師古曰：𨜒音子弄反，又音子公反。	廣川惠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東海。

沂陵侯喜 師古曰：沂音牛衣反。	廣川惠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東海。
沈陽侯自為	河閒獻王子	不得封年。					勃海。
漳北侯寬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元鳳三年，為奴所殺。					魏。
南䜌侯佗 師古曰：䜌音力專反。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二年，坐酎金，免。					鉅鹿。
南陵侯慶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二年，坐為沛郡太守橫恣罔上，下獄病死。					臨淮。
鄗侯舟 師古曰：鄗音呼各反。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四年，坐祝禮上，要斬。師古曰：禮，古詛字也，音側據反。					常山

安檀侯福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爲常山太守祝詛上，訊未竟，病死。師古曰：訊，謂考問之。					魏。
爰戚侯當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與兄廖謀反，自殺。					濟南。
栗節侯樂	趙敬肅王子。	征和元年封，二十七年薨。	地節四年，煬侯忠嗣。	質侯終根嗣。	侯況嗣。		
洨夷侯周舍 師古曰：洨音交，又音爻。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薨。	孝侯惠嗣。	節侯迺始嗣。	哀侯勳嗣。	侯承嗣。	
猇節侯起 晉灼曰：猇音內言鴞。師古曰：音于虯反。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十三年薨。	始元六年，夷侯光國嗣，二十年薨。	神爵元年，恭侯廣明嗣。	釐侯固嗣。	侯鉅鹿嗣。	

揤裴戴侯道 鄭氏曰：揤裴音即非。在肥鄉縣南五里，即非城也。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十二年薨。	元鳳元年，哀侯尊嗣。	頃侯章嗣。	釐侯景嗣。	侯發嗣。	東海。
澎侯屈釐 師古曰：澎音彭。東海縣也。屈音丘勿反，又音求勿反。	中山靖王子。	二年三月丁巳封，三年，坐爲丞相祝詛，要斬。					

右孝武

前漢書卷十五上

前漢書卷十五上考證

王子侯表上德哀侯廣以兄子封七年八月薨○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句容哀侯黨自注會稽○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陸城侯貞中山靖王子○臣召南按此侯卽昭烈帝之祖蜀志曰先主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按貞封于元朔三年不封于元狩六年也蜀志誤耳

薪處侯嘉○按薪處應作新處縣屬中山宋本亦誤又睦地侯下自注作辛處亦誤也

畢梁侯○監本作卑梁今從宋本改正

陰安哀侯秦容○宋本作秦客舊監本作秦容

荼陵節侯訢注師古曰荼音塗○臣召南按地理志長沙國荼陵師古注荼音弋奢反此侯以長沙王子封長沙屬邑當卽此縣師古乃別音塗豈因班自注云桂陽而疑別有一荼陵乎

舂陵節侯買長沙定王子○臣召南按此侯卽光武帝之祖光武其元孫也舂陵本屬零陵元帝時徙南陽

衆陵節侯賢○臣召南按衆陵當作泉陵泉陵屬零陵郡以王莽傳證之師古以前本早訛矣

挾術侯昆景○臣浩按此侯弟卽挾釐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

瓡節侯息注師古曰瓡卽瓠字也○顧炎武曰地理志北海郡下瓡侯國師古曰瓡卽執字二音不同

澎侯屈釐注師古曰澎音彭東海縣也○臣召南按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此注疑誤

前漢書卷十五上考證

前漢書卷十五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子侯表第三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襃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師古曰：王之孫亦得封侯，謂承鄉侯閔以下是也。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師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爲正也。旋踵亦絕，悲夫！

號謚姓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松茲戴侯霸	六安共王子。	元始五年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劉攽曰：元始當爲始元。	神爵二年，共侯始嗣。	頃侯緹嗣。師古曰：緹音千挘反。	侯均嗣，王莽篡位絕者凡百八十一人。師古曰：此下言免絕者，皆是也。		
溫水安國侯	膠東哀王子。	六月辛丑封，十年，本始二年，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					
蘭旗頃侯臨朝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	神爵二年，節侯去疾嗣，七年薨。	甘露元年，釐侯嘉嗣。	侯位嗣，絕。		
容丘戴侯方山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頃侯未央嗣。	侯昭嗣，絕。			
良成頃侯文德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共侯舜嗣。	釐侯原嗣。	戴侯元嗣。	侯閔嗣，絕。	
蒲領煬侯祿	清河綱王子。	六年五月乙卯封。	哀侯推嗣，亡後。				
			元延三年，節侯不識以推弟紹封。	侯京嗣，免。			
南曲煬侯遷	清河綱王子。	五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甘露三年，節侯江嗣。	侯尊嗣，免。			
高城節侯梁	長沙頃王子。	六月乙未封。	釐侯最嗣。	頃侯讀士嗣。	侯馮嗣，免。		
成獻侯喜	中山康王子。	元鳳五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五年薨。	神爵元年，頃侯得疵嗣。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煬侯倗嗣。師古曰：倗音普等反。	哀侯貴嗣，建平元年薨，亡後。		涿郡。

新市康侯吉	廣川繆王子。	十一月庚子封，二十五年薨。	甘露三年，頃侯義嗣。	侯欽嗣。				堂陽
江陽侯仁	城陽慧王子。	六年十一月乙丑封，十年，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師古曰：有聚落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						東海。
陽武侯	孝武皇帝曾孫。	元平元年七月庚申封，即日即皇帝位。						
右孝昭十二								
朝陽荒侯聖	廣陵厲王子。	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	思侯廣德嗣。	侯安國嗣，免。				濟南
平曲節侯曾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十九年，五鳳四年，坐父祝詛上免。後復封。	釐侯臨嗣。	侯慶嗣，免。				東海。

南利侯昌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五年，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						汝南。
安定戾侯賢	燕剌王子。	七月壬子封。	頃侯延年嗣。	侯昱嗣，免。				鉅鹿。
東襄愛侯寬	廣川繆王子。	三年四月壬申封。	侯使親嗣，建昭元年，薨，亡後。					信都。
宣處節侯章	中山康王子。	三年六月甲辰封，四年薨。	地節三年，原侯衆嗣，薨，亡後。					
脩市原侯寅	清河綱王子。	四年四月己丑封，三年薨。	地節三年，頃侯千秋嗣。	釐侯元嗣。	侯雲嗣，免。			勃海。
東昌趮侯成晉灼曰：趮音躁疾。師古曰：即躁字也。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己丑封。	頃侯親嗣。	節侯霸嗣。	侯祖嗣，免。			

新鄉侯豹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己丑封，四年薨。	地節四年，釐侯步可嗣。	煬侯尊嗣。	侯佟嗣，始元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師古曰：佟音徒冬反。		
脩故侯福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己丑封，五年，元康元年，坐首匿羣盜，棄市。					清河。
東陽節侯弘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己丑封，十年薨。	神爵二年，釐侯終嗣。	頃侯遒始嗣。	哀侯封親嗣。	侯伯遣嗣，免。	
新昌節侯慶	燕剌王子	五月癸丑封。	頃侯釋嗣。	哀侯未央嗣，薨，亡後。			涿。
				元延元年，釐侯嫋以未央弟紹封。師古曰：嫋音乃了反。	侯普嗣，免。		
邯䨣節侯偃 師古曰：邯音寒，䨣音灌。	趙頃王子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封，九年薨。	神爵三年，釐侯勝嗣。	頃侯度嗣。	侯定嗣，免。		魏。

樂陽繆侯說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	孝侯宗嗣。	頃侯縈嗣。	侯鎮嗣，免。		常山。
桑中戴侯廣漢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	節侯繼嗣。	頃侯敬嗣，亡後。			
				元延二年，侯舜以敬弟紹封，十九年免。			
張侯嵩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八年，神爵二年，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師古曰：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也。					常山。
景成原侯雍 劉攽曰：獻王薨至此六十年，不應有未封之子，疑誤。	河間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六年薨。	元康四年，頃侯歐嗣。	釐侯禹嗣。	節侯福嗣，免。		勃海。

平隄嚴侯招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樂鄉憲侯佟	高郭節侯瞌 師古曰瞌音一蓋反	
河閒獻王子。	河閒獻王子。	河閒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一年薨。	四月癸卯封，九年薨。	四月癸卯封，薨。	
三年，繆侯樂嗣。	神爵三年，節侯劉嗣。	孝侯久長嗣。	
節侯曾世嗣。	頃侯鄧嗣。	頃侯菲嗣。師古曰菲音斐。	
釐侯育嗣。	釐侯勝嗣。	共侯釋嗣。	
侯迺始嗣，免。	侯地緒嗣，免。	哀侯霸嗣，薨，亡後。	元延元年，侯異衆以霸弟紹封。鄚。師古曰：河閒之縣也，音莫。
鉅鹿。	鉅鹿。		

	樂望孝侯光	成康侯饒	柳泉節侯彊	復陽嚴侯延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鍾武節侯度
	膠東戴王子。	膠東戴王子。	膠東戴王子。	長沙頃王子。	長沙頃王子。
	四年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十七年薨。	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	正月癸卯封。
侯贊嗣，免。大逆	釐侯林嗣。	侯赦嗣，免。	黃龍元年，孝侯慶嗣。	煬侯漢嗣。	孝侯宣嗣。
	侯起嗣，免。		煬侯萬年嗣。	侯遺嗣，免。	哀侯霸嗣，亡後。
			侯永昌嗣，免。		
	北海。	北海。	南陽。	南陽。	

	高城節侯梁	富陽侯賜	海昏侯賀	曲梁安侯敬	遽鄉侯宣
	長沙頃王子	六安夷王子	昌邑哀王子	平干頃王子	真定列王子
	正月癸卯封。	二年五月丙戌封，二十八年，建昭二年，坐上書歸印綬，免。八百戶。	二年四月壬子以昌邑王封，四年，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師古曰：辟讀曰僻。	七月壬子封。	四年三月甲寅封，二年薨，亡後。
元延元年，節侯則以霸叔父紹封。	質侯景嗣。		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	節侯時光嗣。	
	頃侯霸士嗣。		原侯保世嗣。	侯敞辟嗣，免。	
	侯湯嗣，免。		侯會邑嗣，免。建武後封。		
			豫章	魏郡。	常山。

新利侯偃	樂信頊侯彊	昌成節侯元	廣鄉孝侯明	成鄉質侯慶	
膠東戴王子	廣川繆王子	廣川繆王子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神爵元年四月癸巳封，十一年，甘露四年，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戶郡侯，建始三年，又上書謾，免。四百戶。	三年四月戊戌封	四月戊戌封，四年薨。	七月壬申封	七月壬申封，九百戶。	
	孝侯何嗣。	五鳳三年，頃侯當嗣。	節侯安嗣。	節侯霸嗣，鴻嘉三年，薨，亡後。	元延二年，侯果以霸弟紹封，十九年薨。
	節侯賀嗣。	釐侯應嗣。	釐侯周齊嗣。		
	侯捗嗣，免。	質侯江嗣，建平三年薨，亡後。	侯充國嗣，免。		
	鉅鹿。	信都。	鉅鹿。	廣平。	

平利節侯世	平鄉孝侯壬	平纂節侯梁	成陵節侯充	西梁節侯闢兵	歷鄉康侯必勝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廣川戴王子。	廣川繆王子。
四年三月癸丑封。	三月癸丑封。	三月癸丑封，薨，亡後。	三月癸丑封，四百一十戶。	三月乙亥封，七年薨。	七月壬子封，五年薨。
質侯嘉嗣。	節侯成嗣。		侯德嗣，鴻嘉三年，坐弟與後母亂，共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瘐死。	甘露三年，孝侯慶嗣。	甘露元年，頃侯長壽嗣。
釐侯禹嗣。	侯陽嗣，免。			哀侯宮嗣。	繆侯宮嗣。
侯旦嗣，免。				侯敞嗣，免。	侯東之嗣，免。
魏郡。	魏郡。	平原。	廣平。	鉅鹿。	鉅鹿。

陽城愍侯田	祚陽侯仁	武陶節侯朝	陽興侯昌	利鄉孝侯安	都鄉孝侯景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廣川繆王子。	河閒孝王子。	中山頃王子。	趙頃王子。
七月壬子封。	五鳳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為關內侯，九百一十戶。	七月壬午封。	十二月癸巳封，二十六年，建始二年，坐朔私留宅縣，使庶子殺人，棄市。千三百五十戶。	甘露元年三月壬辰封。	二年七月辛未封。
節侯寶嗣。		孝侯弘嗣。		戴侯遂嗣。	侯溱嗣，免。師古曰：溱音臻。
釐侯說嗣。		節侯勳嗣。		侯國嗣，免。	
侯報嗣，免。		侯京嗣，免。			
	廣平。	鉅鹿。	涿郡。	常山。	東海。

昌慮康侯弘 師古曰慮音力於反	魯孝王子	四年閏月丁亥封	釐侯孝世嗣	侯蓋嗣，免。			泰山
平邑侯敞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二年，初元元年，坐殺一家二人，棄市。					東海
山鄉節侯綰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侯丘嗣，免。				東海
建陵靖侯遂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一年薨。	黃龍元年，節侯魯嗣，免。	侯遵文嗣。			東海
合陽節侯平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千一百六十戶。	孝侯安上嗣，建始元年薨，亡後。				東海
東安孝侯彊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侯拔嗣，免。				東海

承鄉節侯當 師古曰承音證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二千七百戶。	侯德天嗣，鴻嘉二年，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				東海
建陽節侯咸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孝侯霸嗣	侯並嗣，免。			東海
高鄉節侯休	城陽惠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頃侯輿嗣	侯革始嗣，免。			琅邪
茲鄉孝侯弘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頃侯昌嗣	節侯慶嗣	侯守嗣，免。		琅邪
籍陽侯顯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十六年，建昭四年，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六百戶。					東海
都平愛侯丘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恭侯訢嗣	侯堪嗣，免。			東海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地
棗原侯山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芻嗣。	侯安得嗣，薨，亡後。				琅邪。
箕愿侯文 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膷嗣。師古曰：膷音鄉。	侯襃嗣，免。				琅邪。
高廣節侯勳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哀侯寶嗣。	釐侯福嗣。	侯吳嗣，免。			琅邪。
卽來節侯佼 師古曰：佼音校。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侯欽嗣，免。					琅邪。
右孝宣								
膠鄉敬侯漢	高密哀王子。	初元元年三月丁巳封，七百四十戶。	節侯成嗣，陽朔四年薨，亡後。					琅邪。
桃煬侯貝	廣川繆王子。	三月封。	共侯敞嗣。	侯狗嗣，免。				鉅鹿。

號諡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地
安平釐侯習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嘉嗣，免。				鉅鹿。
陽山節侯宗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貫奴嗣，免。				桂陽。
廣釐侯談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九百一十戶。	侯端嗣，永光二年，坐強姦人妻，會赦，免。				琅邪。
昆山節侯光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儀嗣，免。				琅邪。
折泉節侯根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翻嗣，免。				琅邪。
博石頃侯淵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捷嗣，免。				琅邪。

要安節侯勝	房山侯勇	式節侯憲		臨鄉頃侯雲	西鄉頃侯容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城陽頃王子	廣陽頃王子
三月封	三月封，五十六年，免。	三月封，三百戶。		五年六月封。	六月封。
哀侯守嗣，薨，亡後。		哀侯霸嗣，鴻嘉元年，薨，亡後。	元延元年，侯萌以霸弟紹封，十九年，免。	侯交嗣，免。	侯景嗣，免。
瑯邪。	瑯邪。	泰山。		涿。	涿。

陽鄉思侯發	益昌頃侯嬰	羊石頃侯回	石鄉煬侯理	新城節侯根	上鄉侯歙師古曰：歙音翕。
廣陽頃王子	廣陽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六月封。	永光三年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	三月封，二十九年，免。
侯度嗣，免。	共侯政嗣。	共侯成嗣。	侯建國嗣，免。	侯霸嗣，免。	
	侯福嗣，免。	侯順嗣，免。			
涿。	涿。	北海。	北海。	北海。	北海。

于鄉節侯定	泗水勤王子	三月封。	侯聖嗣，免。					東海。
就鄉節侯璋	泗水勤王子	三月封，七年薨，亡後。						東海。
石山節侯玄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釐侯嘉嗣，免。					
都陽節侯音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侯閔嗣，免。					
參封侯嗣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侯殷嗣，免。					
伊鄉頃侯遷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薨，亡後。						

平襄侯豐	廣陽厲王子。劉攽曰：廣陽無厲王，當是廣陵王。	五年三月封，四十七年，免。						
貰鄉平侯（師古曰：貰音式制反）	梁敬王子	建昭元年正月封，四年，病狂自殺。						
樂侯義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年，坐使人殺人，髡為城旦。						
中鄉侯延年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十六年，薨。						
鄭頃侯罷軍	梁敬王子	正月封。	節侯駿嗣。	侯賀嗣，免。				
黃節侯順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中嗣，元狩二年，薨，亡後。					濟陰。

平樂節侯遷	菑鄉釐侯就	東鄉節侯方	陵鄉侯訢	溧陽侯欽師古曰：溧音栗。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七年，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師古曰：以貸穀與人而多取其息也。	正月封。
侯賞嗣，免。	侯遂喜嗣，免。	侯護嗣，免。		侯舉嗣，免。
	濟南。	沛。	沛。	沛。

釐鄉侯固師古曰：釐音力之反。	高柴節侯發	臨都節侯未央	高質侯舜	北鄉侯譚	蘭陵節侯宜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梁敬王子。	菑川孝王子。	廣陵孝王子。
正月封，十一年，鴻嘉四年，坐上書歸印綬，免，戶四百七十二。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四年六月封，四十三年，免。	五年十二月封。
	釐侯賞嗣。	侯恩嗣，免。	釐侯始嗣。		共侯譚嗣。
	侯隱嗣，免。		侯便翁嗣，免。		侯便疆嗣，免。
沛。	沛。				

廣平節侯德	博鄉節侯交	栢鄉戴侯買	安鄉孝侯喜	廣釐侯便	平節侯服	右孝元
廣陵孝王子	六安繆王子	趙哀王子	趙哀王子	菑川孝王子	菑川孝王子	
十二月封。	竟寧元年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四月丁卯封	
侯德嗣，免。	侯就嗣，免。	頃侯霸嗣。	釐侯胡嗣。	節侯護嗣。	侯嘉嗣，免。	
		侯譚嗣，免。	侯合衆嗣，免。	侯宇嗣，免。		
				齊。	齊。	

昌鄉侯憲	頃陽侯共	樂陽侯獲	平城釐侯邑	密鄉頃侯林	樂都煬侯訢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膠東頃王子
建始二年正月封，三十年，元壽二年，坐使家丞封上印綬，免。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正月封。	正月封。	正月封。
			節侯珍嗣。	孝侯欽嗣。	繆侯臨嗣。
			侯理嗣，免。	侯敞嗣，免。	侯延年嗣，免。

皋梁侯都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膠東侯恁 師古曰：恁音女林反。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武鄉侯慶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勁嗣，免。				
成鄉釐侯安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德嗣，免。				
麗茲共侯賜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放嗣，免。				
寶梁懷侯彊	河間孝王子	正月封，四年薨，亡後。					

廣戚煬侯勳	楚孝王子	河平三年二月乙亥封。	侯顯嗣。	子嬰，居攝元年為孺子，王莽篡位，為定安公，莽敗，死。			
陰平釐侯回	楚孝王子	陽朔二年二月丙午封。	侯詩嗣，免。				
			承鄉　元始元年二月丙午，侯閔以孝王孫封，八年免。				
平樂侯訢	淮陽憲王子	閏六月壬午封，病狂易，免。師古曰：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元壽二年更封共樂侯。	外黃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圉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高陽　二月丙辰，侯並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平陵　二月丙辰，侯寵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郚鄉侯閔師古曰郚音魚又音吾	建鄉侯康	安丘侯常	栗鄉侯護		
魯頃王子	魯頃王子	高密頃王子	東平思王子		
四年四月甲寅封十七年建平三年爲魯王	四月甲寅封	鴻嘉元年正月癸巳封二十八年免	四月辛巳封		
侯延以頃王孫封八孚鄉年免	侯自當嗣免		侯玄成嗣免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不害以金鄉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旦以思平通王孫封八年免

			桑丘侯頃		
			東平思王子		
			四月辛巳封		
二月丙辰侯漢以思西安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開以思湖鄉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少柏以重鄉思王孫封八年薨	二月丙辰侯寄生以陽興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嘉以思陵陽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脩以思高樂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閔以思平邑，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沉以思平纂，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輔以思合昌，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開以思伊鄉，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不害以就鄉，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武以思膠鄉，王孫封，八年免。

			桃鄉頃侯宣	新陽頃侯永	陵石侯慶
			東平思王子。	魯頃王子。	膠東共王子。
			二年正月戊子封。	五月戊子封	四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五年免。
二月丙辰，侯恢以思宜鄉，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豐以思昌城，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禹以思樂安，王孫封，八年免。	侯立嗣，免。	侯級嗣，免。	

祁鄉節侯賢	梁夷王子。	元始二年五月乙亥封。	侯富嗣，免。				
富陽侯萌	東平思王子。	三年三月庚申封，二十三年，免。					
曲鄉頃侯鳳	梁荒王子。	六年辛卯封，十七年，薨。	侯雲嗣，免。				濟南。
桃山侯欽	城陽孝王子。	四年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昌陽侯霸	泗水戾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臨安侯閔	膠東共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徐鄉侯炔師古曰：炔音桂。字或作快。	膠東共王子。	元延元年二月癸卯封，二十一年，王莽建國元年，舉兵欲誅莽，死。					齊。
臺鄉侯畛師古曰：畛音軫。	菑川孝王子。	二年正月癸卯封，十八年，免。					
西陽頃侯並	東平思王子。	四月甲寅封。	侯偃嗣，免。				東萊。
堂鄉哀侯恢	膠東共王子。	綏和元年五月戊午封，三年，薨，亡後。					
安國侯吉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梁鄉侯交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襄鄉頃侯福	容鄉釐侯彊	緄鄉侯固 師古曰緄音於粉反	廣昌侯賀	都安節侯普	樂平侯永
趙共王子	趙共王子	趙共王子	河間孝王子	河間孝王子	河間孝王子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六月丙寅封。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侯章嗣，免。	侯弘嗣，免。			侯胥嗣，免。	

方鄉侯常得	庸鄉侯宰	右孝成	南昌侯宇	嚴鄉侯信	武平侯璜
廣陽惠王子 劉攽曰廣陽亦無惠王疑是思王	六安頃王子		河間孝王子	東平煬王子	東平煬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三年七月庚午封，十五年，免。		建平二年五月丁酉封，十三年，免。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六年，王莽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爲天子，兵敗死。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居攝二年，舉兵死。

陵鄉侯曾	楚思王子。	四年三月丁卯封。王莽六年。舉兵欲誅莽。死。					
武安侯慢 師古曰。慢音受。	楚思王子。	三月丁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使奴殺人。免。元始元年。復封。八年。免。					
湘鄉侯昌	長沙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一年。免。					
方樂侯嘉	廣陵繆王子。	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封。十一年。免。					
宜禾節侯得	河閒孝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	侯恢嗣。免。				
富春侯玄	河閒孝王子。	四月丁酉封。十年。免。					

右孝哀

陶鄉侯恢	東平煬王子。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釐鄉侯褒	東平煬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昌鄉侯且	東平煬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新鄉侯鯉	東平煬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郚鄉侯光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新城侯武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宜陵侯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堂鄉侯護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陵侯由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陽侯衆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復昌侯休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安陸侯平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梧安侯譽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朝鄉侯充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扶鄉侯普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方城侯宣	廣陽繆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當陽侯益	廣陽思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廣城侯疌師古曰：疌音竹二反。	廣陽思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春城侯允	東平煬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昭陽侯賞	長沙剌王子	五年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承陽侯景 師古曰：承音烝。字或作烝	長沙剌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信昌侯廣	真定共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呂鄉侯尚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李鄉侯殷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宛鄉侯隆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壽泉侯承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杏山侯遵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右孝平

前漢書卷十五下

前漢書卷十五下考證

王子侯表下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臣召南按元帝三子。一成帝。一定陶王。其子爲哀帝。一中山王。其子爲平帝。二王更無餘子封侯者也。

松茲頃侯鍵嗣○鍵字。宋本作鏈。

蘭旗頃侯臨朝○臣召南按地理志。東海郡有蘭祺縣。疑此旗字。應作祺。

蒲領煬侯祿清河綱王子○臣召南按綱王應作剛王。以元鼎三年。自代徙清河。宋本別本。俱作綱王。非也。諸侯王表可證。謚法未有稱綱者。下南曲修市東昌新鄉東陽五侯。並剛王子。其誤並同。

江陽侯仁城陽慧王子○臣召南按慧王應作惠王。以元封三年。嗣城陽王。宋本別本俱誤。以慧惠音相近而訛耳。

高城節侯梁長沙頃王子○顧炎武曰。高城侯。一卷中再見。一元始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史家並存。未定當删其一。而誤留之者也。

遽鄉侯宜真定列王子○臣召南按列王應作烈王。以征和四年。嗣真定王。各本俱訛。

利鄉侯國嗣○國。汲古閣本作囯。

都陽侯閔嗣○閔。宋本作閔。

前漢書卷十五下考證

前漢書卷十六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師古曰：天功，天下之功業也。虞書舜典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也。）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師古曰：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丹書解在高紀。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貲財亦稍富厚，各如戶口之多也。）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師古曰：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至於耗盡也。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服虔曰：法罔差益密也。）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也。音先戰反。）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師古曰：雍，和也。堯典云「黎萌於變時雍」，故杜業引之也。）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師古曰：羣后，謂諸侯也。恭己，無為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共讀曰恭。）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師古曰：三聖，謂堯舜禹三人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師古曰：重譯，謂越裳氏也。）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張晏曰：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虞舜之後於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師古曰：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師古曰：謂召伯止於甘棠之下而聽訟，人思其德，不伐其樹，召南甘棠之詩是也。）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師古曰：弟代兄位謂之及。墮，毀也。音火規反。）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續嗣也。繇讀與由同。）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可哀愍之也。）以往況今，甚可悲傷。（師古曰：況，譬也。）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

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遴難行也。柬，古簡字也。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必布聞彰於天下也。師古曰：遴讀與吝同。非所以視化勸後也。師古曰：視讀與示同。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孟康曰：言人三為眾，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一人繼之，於名為眾矣。服虔曰：尤功，封重者一人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師古曰：籍，謂名錄也。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號謚姓名	平陽懿侯曹參
侯狀戶數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假左丞相定魏、齊，以右丞相侯，萬六百戶。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也。涓，潔也，主居中潔掃也。涓音工玄反。
始封	六年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位次	孟康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後故也。
子	孝惠六年，靖侯窋嗣，二十九年薨。
孫	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嗣，七年薨。
曾孫	孝景四年，夷侯時嗣，二十三年薨。
玄孫	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

		信武肅侯靳歙　師古曰：歙音翕。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籍別，定江漢，侯，五千三百戶。以將軍攻豨、布。	
		十二月甲申封，九年薨。	
		十一	
元鼎三年，侯宗嗣，二十四年，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六世　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為城旦。戶二萬三千。	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始子纂　十世　兵佐軍紹封。	高后六年，侯亭嗣，二十一年，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	元康四年，歙玄孫之子長安上　六世　造安漢詔復家。
元康四年，參玄孫之孫杜陵公乘喜詔復家。七世　孟康曰：諸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	侯曠嗣。十一世。今見。	孫	
八世		曾孫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本始以參玄孫之玄孫　九世　杜陵公士詔封千戶，元始元年益滿二千戶。		玄孫	

汝陰文侯夏侯嬰		清河定侯王吸	
以令史從降沛，爲太僕，常奉車，竟定天下，及全皇太子、魯元公主，侯，六千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戶。	
十一月甲申封，三十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二年薨。	
八		十四	
孝文九年，夷侯竈嗣，七年薨。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長安大夫信詔復家。 六世	孝文元年，哀侯彊嗣，七年薨。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吸代後爵，關內侯，不言世。
十六年，共侯賜嗣，四十一年薨。		八年，孝侯伉嗣，二十年薨。師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工郎反。	
元光三年，侯頗嗣，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		孝景五年，哀侯不害嗣，十九年，元光二年薨，亡後。	
玄孫		元康四年，吸玄孫長安大夫充國詔復家。	

陽陵景侯傅寬		廣嚴侯召歐　師古曰，召讀曰邵。歐音爲后反，它皆類此。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爲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爲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燕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十　位次曰忠武侯。師古曰，漢列侯位次，讀有諡號姓名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載矣。		二十八	
孝惠六年，頃侯精嗣，二十二年薨。	六世	孝文二年，戴侯勝嗣，九年薨。	
孝文十五年，共侯明嗣，十二年薨。	元康四年，寬玄孫之孫長陵士伍景詔復家。 七世	十一年，共侯嘉嗣，十三年，孝文後七年，薨，亡後。	
孝景四年，侯偃嗣，三十一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歐玄孫安陵大夫不識，詔復家。	

廣平敬侯薛歐	博陽嚴侯陳濞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爲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將鍾離眛侯四千五百戶	以舍人從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殺追士卒侯 師古曰楚軍追漢兵者濞殺其士卒也	
十二月甲申封十四年薨	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	
十五	十九	
高后元年靖侯山嗣二十六年薨	孝文後三年侯始嗣九年坐謀殺人會赦免孝景中 塞 五年始復封二年後元年有罪免	
孝文後三年侯澤嗣孝景中三年有罪免中五 平棘 年澤復封二十三年薨諡曰節侯	孫	
元朔四年侯穰嗣二年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元康四年濞曾孫茂陵公乘壽詔復家	
元康四年歐玄孫長安大夫去病詔復家		

堂邑安侯陳嬰		
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定自爲王壯息侯六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二年 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舉既定諸地而都之時又有壯息者稱僭王嬰復討平也		
十二月甲申封六年薨		
八十六		
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薨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霸陵公 六世 士尊詔復家
孝文三年侯午嗣尚館陶公主四十八年薨		
元光六年侯季須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	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長公主子侯萬五 隆慮 千戶二十九年坐母喪未除服姦自殺	

曲逆獻侯陳平		留文成侯張良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起修武，為都尉，以護軍中尉出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入武關，設策降秦王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為計謀，侯，萬戶。師古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義。○劉攽曰：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如顏說，何緣以韓申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四年薨。		正月丙午封，十六年薨。
四十七		六十二　師古曰：高祖自云得天下由張良，稱其才也。敘位次乃以曹參比蕭何，校其勤也。至如戶數多少，或以材德，或以功勞，亦無定也。故稱蕭何功業一，戶唯今張良食萬戶，而位過六十，它皆類此。
孝文三年，共侯買嗣，二年薨。	元康四年，平玄孫之子長安簪褭嘉詔復家。六世	高后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為城旦。師古曰：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五年，簡侯悝嗣，二十三年薨。	元始二年，詔賜平代後者爵關內侯，不言世。	孫
孝景五年，侯何嗣，二十二年，元光五年，坐略人妻，棄市。戶萬六千。		曾孫
		玄孫

		射陽侯劉纏　師古曰：即項伯也。射字或作貰者，後人改也。	酇文終侯蕭何　師古曰：酇音贊。
都下韓子，謂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韓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隨韓王成，非韓王信也。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有隙於鴻門，纏解難，以破羽降漢，侯。	以客初從入漢，為丞相，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定諸侯，為法令，宗廟，侯，八千戶。
		正月丙午封，九年，孝惠三年薨。嗣子睢有罪，不得代。	正月丙午封，九年薨。
	元康四年，良玄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六世		孝惠三年，哀侯祿嗣，六年薨，亡後。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為侯，孝文元年罷。

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筑陽。更為酇。二年薨。師古曰：筑音逐。			
煬侯遺嗣，一年薨，亡後。	五年，侯則以何孫遺弟紹封二　武陽。十年，有罪，免。二萬六千戶。	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二千戶，七年卒。	
		中二年，侯勝嗣，二十一年，坐不齋，耐為隸臣。師古曰：謂當侍祠而不齋也。	元狩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　酇　紹封，二千四百戶，三年薨。
			六年，侯壽成嗣，十年，坐為太常犧牲瘦，免。

			絳武侯周勃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為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籍，守嶢關，定泗水、東海。侯，八千一百戶。
			正月丙午封，三十二年薨。
			四
	甘露二年，六世　思侯輔嗣。	永始元年，七月癸卯，釐侯喜以何玄孫之子南䜌長　六世　紹封，一年薨。師古曰：䜌音力全反，鉅鹿之縣也。	孝文十二年，侯勝之嗣，六年，有罪，免。
	侯獲嗣，永始元年，坐使　七世　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	永始四年，質侯　七世　尊嗣，五年薨。	
		綏和元年，質侯章嗣，元始元年，　八世　益封滿二千戶，十三年薨。	
地節四年，安侯建世以何玄孫紹封，十四年薨。		王莽居攝元年，侯禹嗣，建國元　九世　年更為蕭鄉侯，莽敗，絕。	

		舞陽武侯樊噲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爲侯以郎入漢定三秦爲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		
		正月丙午封，十三年薨。		
		五		
修。師古曰：修讀曰條。後二年，侯亞夫以勃子紹封，十八年，有罪免。	平曲　孝景後元元年，共侯堅以勃子紹封，十九年薨。	孝惠七年，侯伉嗣，九年，高后八年，坐呂氏誅。師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岡。	孝文元年，荒侯市人以噲子紹封，二十九年薨。	元始二年，侯章以噲六世玄孫之子紹封，千戶。
	元朔五年，侯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孝景七年，侯它廣嗣，中六年，坐非子免。	
	元康四年，勃曾孫槐里公乘廣漢詔復家。		元康四年，噲曾孫長陵不更勝客詔復家。	
	元始二年，侯共以勃玄孫紹封，千戶。		玄孫	

曲周景侯酈商			潁陰懿侯灌嬰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及蜀，定三秦，擊項籍，侯，四千八百戶。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爲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正月丙午封，二十六年薨。	
六			九	
孝文元年，侯寄嗣，三十二年，有罪免，戶萬八千。	孝景中三年，靖侯堅繆紹封。	元康四年，商玄孫之子長安公六世士共詔復家。	孝文五年，平侯何嗣，二十八年薨。	
	元光四年，康侯遂成嗣。	元始二年，詔賜商代後者猛友爵關內侯。	孝景中三年，侯彊嗣，十三年，有罪免，戶八千四百戶。	元光二年，侯賢以嬰孫紹封，九年，元朔臨汝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懷侯世宗嗣。			元康四年，嬰曾孫長安官首匿詔復家。師古曰：官首，爵名；匿，其人名也。
	元鼎二年，侯終根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腰斬。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嬰代後者譚爵關內侯。

汾陰悼侯周昌

初起以職志擊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侯，比清陽侯。○如淳曰：職志，官名，主旗幟也。師古曰：志音式吏反。

正月丙午封，十年薨。

十六

孝惠四年，哀侯開方嗣，十六年薨。

孝文前五年，侯意嗣，十三年，坐行賕，免，爲城旦。

孝景中二年，侯左車以昌孫紹安陽封，八年，建元元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昌曾孫沃侯國士伍明詔復家。師古曰：明舊有官爵，免爲士伍，而屬沃侯之國也。

梁鄒孝侯武虎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擊定諸侯，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正月丙午封，十一年薨。

二十

孝惠五年，侯最嗣，五十八年薨。

元光三年，頃侯嬰齊嗣，二十年薨。

元鼎四年，侯山柎嗣，一年，坐酎金，免。師古曰：柎音膚，其字從木。

玄孫

元康四年，虎玄孫之子夫夷侯六世國公乘充竟詔復家。

成敬侯董渫　師古曰：渫音先列反，字或作緤。

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戶。

正月丙午封，七年薨。

二十五

孝惠元年，康侯赤嗣，四十四年，有罪，免，戶五千六百。孝景中五年，赤復封，八年薨。　節氏

建元四年，共侯罷軍嗣，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朝嗣，十二年，元狩三年，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耐爲鬼薪。

元康四年，渫玄孫平陵公乘誳詔復家。

蓼夷侯孔藂	費侯陳賀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為季氏邑，非也。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為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侯。師古曰：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擊項籍者，即楚漢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籍，為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陵，侯。	
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三十	三十一	
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為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師古曰：游衣冠之道。	孝文元年，共侯常嗣，二十四年薨。	巢 孝景中六年，侯最以賀子紹封，二年薨，亡後。
孫	孝景二年，侯偃嗣，八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賀曾孫茂陵上造儀詔復家。
元康四年，藂玄孫長安公士宣詔復家。		

陽夏侯陳豨	隆慮克侯周竈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游擊將軍，別定代，破臧荼，侯。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籍，侯。〇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師古曰：長鈹，長刃兵也，為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鈹，鈹亦刀。鈹音丕，鈹音披。	
正月丙午封，十年，以趙相國反，自為王，十二年誅。	正月丁未封，三十九年薨。	
	三十四	
	孝文後二年，侯通嗣，十二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完為城旦。	
	孫	
	曾孫	
	元康四年，竈玄孫陽陵公乘詔復家。	

號諡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陽都敬侯丁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越將從起薛，至霸上，以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屬周呂侯，破龍且彭城，為大司馬；破項籍葉，為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正月戊申封，十九年薨。	十七	高后六年，趮侯寶嗣，十三年薨。師古曰：趮，古躁字也。	孝文十年，侯安城嗣，十五年，孝景二年，有罪，免。戶萬七千。	元康四年，復曾孫臨沂公士賜，詔復家。	
陽信胡侯呂青	以漢五年用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正月壬子封，十年薨。	八十七	孝惠四年，頃侯臣嗣，十八年薨。	孝文七年，懷侯義嗣，二年薨。	九年，惠侯它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五年，共侯善嗣，五年薨。元康四年
				中三年，侯談嗣，三十六世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二月，曾玄孫長陵大夫陽詔復家。
東武貞侯郭蒙	以戶衛起薛，屬周呂侯，破秦軍杠里，陷楊熊軍曲遇，入漢為城將，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項籍，侯，三千戶。師古曰：城將，將築城之兵也。	正月戊午封，十九年薨。	四十一	高后六年，侯它嗣，三十一年，孝景六年，有罪，棄市，戶萬一百。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蒙玄孫茂陵公士廣漢詔復家。
汁防肅侯雍齒 如淳曰：汁音什。防音方。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隙，故晚從。	三月戊子封，九年薨。	五十七	孝惠二年，荒侯鉅鹿嗣，三十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野嗣，十年薨。	終侯桓嗣，不得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棘蒲剛侯陳武	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侯。	三月丙申封，卅八年，孝文後元年薨。子奇反，誅，不代。	十三	子	孫	元康四年，武曾孫雲陽上造嘉詔復家。	
都昌嚴侯朱軫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	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	二十三	高后元年，剛侯率嗣，十五年薨。	孝文八年，夷侯詘嗣，十六年薨。	孝景元年，共侯偃嗣，二年薨。	三年，侯辟彊嗣，五年，中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軫玄孫昌侯國公士先詔復家。

武彊嚴侯嚴不職	貰齊侯合傅胡害 師古曰:貰音式制反。		
以舍人從起沛公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籍,屬丞相寧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六百戶,功比臺侯。		
三月庚子封,二十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年薨。		
三十三	三十六		
高后七年,簡侯嬰嗣,十九年薨。	八年,共侯方山嗣,二十九年薨。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胡害爲後者爵大上造。
孝文後二年,侯青翟嗣,四十七年,元鼎二年,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湯不直,自殺。師古曰: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	孝文元年,煬侯赤嗣,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不職曾孫長安公乘□,詔復家。	十二年,康侯遺嗣,四十四年薨。		
	元朔五年,侯猜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殺人棄市。	元康四年,胡害玄孫茂陵公士世,詔復家。	

海陽齊信侯搖毋餘		南安嚴侯宣虎	肥如敬侯蔡寅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戶。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重將破臧荼,侯,九百戶。師古曰: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重音直用反。一曰持重之將也,音直勇反。	以魏太僕,漢王三年初從,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三月庚子封,九月薨。		三月庚子封,三十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十四年薨。
三十七		六十三	六十六
孝惠三年,哀侯昭襄嗣,九年薨。	元康四年,毋餘玄孫之子,不更六世未央,詔復家。	孝文九年,共侯戎嗣,十一年薨。	孝文三年,嚴侯戎嗣,十四年薨。
高后五年,康侯建嗣,三十年薨。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毋餘代後者爵關內侯。	後四年,侯千秋嗣,十一年,孝景中元年,坐傷人免,戶二千一百。	後元年,侯奴嗣,七年,孝景元年薨,亡後。
孝景四年,哀侯省嗣,十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虎曾孫南安簪裊護,詔復家。	元康四年,寅曾孫肥如大夫福,詔復家。
玄孫			

侯號	曲成圉侯蟲達	河陽嚴侯陳涓
功狀	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五年爲二隊將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侯四千戶以將軍擊燕代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籍得梁郎將處侯以丞相定齊
始封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位次	十八　位次曰夜恆侯	二十九
子	孝文元年侯捷嗣八年有罪免十四年捷復封十八年復免戶九千三百孝景中五年侯捷復封五年薨	孝文元年信嗣三年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
孫	建元二年侯皇柔嗣二十四年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師古曰赤側解在食貨志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遣詔令	孫
曾孫	曾孫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達玄孫茂陵公乘宣詔復家	元康四年涓玄孫郎兵公士元詔復家

侯號	淮陰侯韓信	芒侯耏跖　師古曰耏音而左氏傳曰宋耏班跖音之亦反	敬市侯閻澤赤
功狀	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票客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別定魏趙爲齊王徙楚擅發兵廢爲侯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爲給票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票音頻妙反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爲定武君入漢還定三秦爲都尉擊項羽功侯	以執盾初起從入漢爲河上守遷爲殷相擊項籍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始封	六年封五年十一年坐謀反誅	六年封三年薨亡後	四月癸未封三年薨
位次			五十五
子		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孝景三年詔以張故列侯將兵擊吳楚復封	九年夷侯無害嗣二十八年薨
孫		侯申嗣元朔六年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免師古曰景帝女也	孝文後四年戴侯續嗣八年薨
曾孫			孝景五年侯穀嗣四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澤赤玄孫之子長安六世上造章世，詔復家。			
柳丘齊侯戎賜	以連敖從起薛，以三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為將軍，侯，八千戶。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三十九	高后五年，侯安國嗣，三十年薨。	孝景四年，敬侯嘉成嗣，十年薨。	後元年，侯角嗣，有罪，免，戶三千。	元康四年，賜玄孫長安公士元生，詔復家。
魏其嚴侯周止	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為周信侯，定三秦，以為騎郎將，破項籍東城，侯，千戶。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四十四	高后五年，侯簡嗣，二十九年，孝景三年，謀反，誅，戶三千。	孫	曾孫	元康四年，止玄孫長陵不更廣世，詔復家。
祁穀侯繒賀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戰彭城，斬項籍，爭惡絕延壁，侯，千四百戶。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寵號之，許以為王也。爭惡，謂爭惡地；延壁，壁壘之名也。	六月丁亥封，二十三年薨。	五十一	孝文十二年，頃侯胡嗣，十七年薨。	孝景六年，侯它嗣，十九年，元光二年，坐射擅罷，免。師古曰：方大射而擅自罷去也。	曾孫	元康四年，賀玄孫茂陵公大夫賜，詔復家。
平悼侯工師喜	初以舍人從擊破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雒陽，侯，比費侯賀，千二百戶。	六月丁亥封，六年薨。	三十二。位次曰柳城侯。	十二年，靖侯奴嗣，三十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侯執嗣，十九年，孝景中五年，坐匿死罪，會赦，免，戶三千二百。		
魯侯奚涓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為郎，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軍事。	六年，侯涓亡子，封母底為重平侯，十九年薨。	七				

城父嚴侯尹恢		任侯張越	棘丘侯襄
初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頃侯諸壯二千戶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為車騎將軍。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六年封，九年薨。		六年封，十六年，高后三年，坐匿死罪，免，戶七百五十。	六年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戶九百七十。
二十六			
孝惠三年，侯開方嗣，七年，高后三年，奪爵為關內侯。	元康四年，恢玄孫之子新豐簪 六世 褭殷詔復家。		
孫			
曾孫			
玄孫			

河陵頃侯郭亭		昌武靖信侯單究	
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秦，屬周呂侯，以都尉擊項籍，功侯。師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		初以舍人從，以郎入漢，定三秦，以郎騎將軍擊諸侯，侯，七百戶，功比魏其侯。	
七月庚寅封，二十四年薨。		七月庚寅封，十三年薨。	
二十七		四十五	
孝文三年，惠侯歐嗣，二十二年薨。		孝惠六年，惠侯如意嗣，四十三年薨。	六世
孝景二年，勝侯客嗣，入年，有罪，免。	中六年，靖侯延內居紹封，十五年薨。	孝景中元四年，侯賈成嗣，十六年薨。	元康四年，究玄孫之孫陽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七世
	元光六年，侯則嗣，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光五年，侯德嗣，四年，元朔三年，坐傳人二旬內，死，棄市，戶六百。	
	元康四年，亭玄孫茂陵公乘賢詔復家。	玄孫	

高宛制侯丙猜	初以客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項籍侯千六百五戶比斥丘侯	七月戊戌封七年薨	四十一	孝惠元年簡侯得嗣三十年薨	孝文十六年平侯武嗣二十四年薨	建元元年侯信嗣三年坐出入屬車間免戶三千三百師古曰天子出行陳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間	
				六世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孫七世高宛大夫齡詔復家	元始三年猜玄孫之曾孫八世孫內詔賜爵關內侯	
宣曲齊侯丁義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榮陽爲郎騎將破鍾離昧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七月戊戌封二十二年薨	四十三	孝文十一年侯通嗣十七年有罪赦爲鬼薪戶千一百 發婁 孝景中五年通復封十一年有罪害	孫	元康四年義曾孫陽安公七年詔復家	
終陵齊侯華毋害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七月戊戌封三十五年薨	四十六	孝文四年共侯勒嗣十六年薨	後四年侯祿嗣七年孝景四年坐出界耐爲司寇戶千五百	元康四年曾孫於陵大夫告詔復家	

東茅敬侯劉到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破臧荼侯捕韓王信爲將軍益邑千戶	八月丙辰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八	孝文三年侯吉嗣十二年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嗣爵十三年至孝文十六年而免也事謂役使之員數也	孫	元康四年到曾孫銅陽公乘咸詔復家師古曰綢音紂	
斥丘懿侯唐厲	以舍人初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却敵爲東部都尉破籍侯成武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師古曰初爲成武侯後更封斥丘也	八月丙辰封二十年薨	四十	孝文九年共侯鞫嗣十三年薨	後六年侯賢嗣四十三年薨	元鼎二年侯尊嗣二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厲曾孫長安公士廣意詔復家	

臺定侯戴野	安國武侯王陵		樂成節侯丁禮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代。	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侯，五千戶。		以中涓騎從起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爲正奉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薨。	八月甲子封，二十一年薨。		八月甲子封，二十六年薨。	
三十五	十二		四十二	
孝文四年，侯午嗣，二十二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高后八年，哀侯忌嗣，一年薨。		孝文五年，夷侯馬從嗣，十八年薨。	六世
孫	孝文元年，終侯斿嗣，三十九年薨。		後七年，式侯吾客嗣，四十二年薨。	元康四年，禮玄孫之孫 七世 長安公士禹詔復家。
曾孫	建元元年，安侯辟方嗣，二十年薨。		元鼎二年，侯義嗣，三年，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戶二千四百。	
元康四年，野玄孫長陵上造安昌詔復家。	元狩三年，侯定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陵玄孫長安公乘襄詔復家。	玄孫	

辟陽幽侯審食其	蒯成侯周緤　師古曰：蒯音陪，又音　普肯反。緤音息列反。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二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侍從，一歲，侯。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籍滎陽，絕甬道，從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楚漢分鴻溝，以緤爲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二百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爲淮南王長所殺。	八月甲子封，二十七年薨。
五十九	二十七
孝平四年，侯平嗣，二十一年，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	侯昌嗣，有罪，免。
元康四年，食其曾孫茂陵公乘非詔復家。	
	長沙

		安平敬侯鄂秋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師古曰先以食邑因就封之也事見蕭何傳。	
		八月甲子封，十二年薨。	
		六十一	
孝景中元年，康侯應以昌弟紹封，一年薨。鄲 師古曰鄲沛之縣也音多		孝惠三年，簡侯嘉嗣，九年薨。	元康四年，秋玄孫之六世子解大夫后詔復家。
中二年，侯仲居嗣，三十四年，元鼎二年，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如淳曰食貨志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也		高后八年，頃侯應嗣，十四年薨。	
元康四年，繼曾孫長安公士禹詔賜黃金十斤，復家。死，亡子，復免。		孝文十四年，煬侯寄嗣，二十五年薨。	
元始元年，繼玄孫護以詔書為沛。次復禹同產弟子，死，亡子，絕。		孝景後二年，侯但嗣，十九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安通，遺王書稱臣盡力，棄市。	

北平文侯張蒼		高胡侯陳夫乞	厭次侯爰類	
以客從起武陽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徙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二百戶。如淳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將軍定燕，千戶。	以慎將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師古曰以謹慎為將也	
八月丁丑封，五十年薨。		六年封，二十五年薨。	六年封，十二年薨。	
六十五		八十二	二十四	
孝景六年，康侯奉嗣，八年薨。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長安公六世士蓋宗詔復家。	孝文五年，殤侯程嗣，薨，亡後。	孝文元年，侯嗣，五年，謀反，誅。	元康四年，類玄孫之子陽陵公六世士世詔復家。
後元年，侯類嗣，七年，建元五年，坐臨諸侯喪後，免。			孫	元始二年，類玄孫之孫七世萬詔賜爵關內侯。
曾孫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夫乞玄孫長陵公乘勝之詔復家。	玄孫	

平皐煬侯劉它 師古曰：它音徒何反。		復陽剛侯陳胥		
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功比軑侯，侯五千八百戶。賞項氏，賜姓。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戶。		
七年十月癸亥封，十年薨。		七年十月甲子封，三十一年薨。		
百二十一		四十九		
孝惠五年，共侯遠嗣，三十四年薨。	六世	孝文十一年，共侯嘉嗣，十八年薨。		元朔元年，胥玄孫之子傳詔賜帛百疋。六世
孝景元年，節侯光嗣，十六年薨。	元康四年，宅玄孫之孫長安簪褭勝之詔復家。七世	孝景六年，康侯拾嗣，二十五年薨。		
建元元年，侯勝嗣，二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朔元年，侯彊嗣，七年，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免。	元康四年，胥曾孫雲陽簪褭幸詔復家。	
玄孫		玄孫	玄孫	

陽河齊侯其石		柏至靖侯許盎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湖侯。		以駢鄰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師古曰：二馬曰駢，駢鄰猶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謂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	
十一月甲子封，三年薨。		十月戊辰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三年，復封，六年薨。	
八十三		五十八	
十年，侯安國嗣，五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石玄孫之子長安官大夫益壽詔復家。六世	孝文元年，簡侯祿嗣，十四年薨。	元康四年，盎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建詔復家。六世
孝景中四年，侯午嗣，三十三年薨。		十五年，侯昌嗣，三十二年薨。	
元鼎四年，共侯章更封埤山，十三年薨。師古曰：埤音脾，又音婢。		元光二年，侯安如嗣，十三年薨。	
元封元年，侯仁嗣，征和三年，坐祝詛，要斬。		元狩三年，侯福嗣，五年，元鼎二年，坐為姦為鬼薪。	

中水嚴侯呂馬童		杜衍嚴侯王翳　如淳曰：翳音署。師古曰：音之庶反。	
以郎騎將漢元年從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復共斬項籍，侯，千五百戶。		以中郎騎漢王二年從起下邳，屬淮陰侯，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正月己酉封，二十年薨。		正月己酉封，十八年薨。	
百一		百二	
孝文十年，夷侯瑕嗣，三年薨。	六世	高后六年，共侯福嗣，七年薨。	孝景後元年，侯郢人以翳子紹封，十二年薨。
十三年，共侯青肩嗣，三十二年薨。	元康四年，馬童玄孫之孫長安　七世　公士建明詔復家。	孝文五年，孝侯市臣嗣，七年薨。	元光四年，侯定國嗣，十三年，元狩五年，有罪，免。
建元六年，靖侯德嗣，一年薨。		十二年，侯舍嗣，二十四年，有罪，爲鬼薪。戶三千四百。	元康四年，翳曾孫長安大夫安樂詔復家。
元光元年，侯宜城嗣，二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赤泉嚴侯楊喜		朝陽齊侯華寄	棘陽嚴侯杜得臣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籍，侯，千九百戶。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復攻韓王信，侯，千戶。	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擊項籍，侯，二千戶。
正月己酉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八年薨。		三月壬寅封，十二年薨。	七月丙辰封，二十六年薨。
百三		六十九	八十一
孝文十二年，定侯殷嗣，十五年薨。	子恢　六世　代復。	高后元年，文侯要嗣，二十一年薨。	孝文六年，侯但嗣，四十三年薨。
孝景四年，侯毋害嗣，六年，坐詐紿人臧六百，免。中五年，毋害復封臨汝，十二年，元光二年，有罪，免。	子譚　七世　代復。	孝文十四年，侯當嗣，三十九年，元朔二年，坐教人上書枉法，耏爲鬼薪。戶五千。	元光四年，懷侯武嗣，七年，元朔五年薨，亡後。
曾孫	子並代，永始元　八世　年賜帛百疋。	曾孫	
元康四年，喜玄孫茂陵不更孟嘗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元始二年，求復不得。	元康四年，寄玄孫奉明大夫定國詔復家。	

涅陽嚴侯呂騰	以騎士漢三年從出關，以郎中共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	七年封，二十五年，孝文五年薨。子成實非子，不得代。	百四		孫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騰玄孫之子涅陽不六世更忠詔復家。			
平棘懿侯林摯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七年封，十四年薨。	六十四	孝文五年，侯辟彊嗣，有罪，為鬼薪。		元康四年，摯曾孫項圉大夫常驩詔復家，死亡子，絕。	
深澤齊侯趙將夕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功，侯，七百戶。	八年十月癸丑封，十二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一年薨。	九十八	孝文後二年，戴侯頭嗣，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脩嗣，七年，有罪，耏為司寇。	曾孫	元康四年，將夕玄孫平陵上造延世詔復家。
					中五年，夷侯胡以頭子紹封二 史 十一年，元朔五年薨，亡後。		
揤頃侯溫疥 師古曰：揤音詢。又音旬。疥音介。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破曹咎軍，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十月丙辰封，二十五年薨。	九十一	孝文六年，文侯仁嗣，十七年薨。	後七年，侯何嗣，七年，孝景四年，薨。	曾孫	元康四年，疥玄孫長安公士福詔復家。
歷簡侯程黑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為將軍，攻臧荼，有功，封，千戶。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九十二	高后三年，孝侯釐嗣，二十二年，薨。	孝文後元年，侯竈嗣，十四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免。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黑玄孫之子長安簪六世褭弘詔復家。	元始五年，詔賜黑代後者安爵關內侯。		
武原靖侯衛胠 師古曰：胠音脅，又音怯。	漢七年，以梁將軍從初起擊韓信、陳豨、黥布軍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侯。	十二月丁未封，八年薨。	九十三	孝惠四年，共侯寄嗣，三十七年，薨。	孝景三年，侯不害嗣，十二年，後二年，坐葬過律，免。	曾孫	元康四年，胠玄孫郭公乘堯詔復家。

師古曰槀音公老反 槀祖侯陳鍇 鍇音口駭反		師古曰瘛 宋子惠侯許瘛 音充制反	
高祖七年為將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		以漢三年用趙右林將初擊定諸侯五百三十六戶功比歷侯師古曰林將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	
十二月丁未封七年薨		三月丁卯封四年薨	
百二十四		九十九	
孝惠二年懷侯嬰嗣十九年薨	元康四年鍇玄孫之子茂陵公 六世 乘王饒詔復家	十二年共侯留嗣二十五年薨	六世
孝文七年共侯應嗣十四年薨		孝文十年侯九嗣二十二年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	元康四年瘛玄孫之孫 七世 宋子大夫酒詔復家
後五年節侯安嗣三十一年薨		曾孫	
元狩二年侯千秋嗣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師古曰遫古速字 猗氏敬侯陳遫	清簡侯室中同		彊圉侯留盻	彭簡侯秦同	吳房嚴侯楊武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千一百戶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戶千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籍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以郎中騎將漢元年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騎都尉斬項羽侯七百戶
三月丙戌封十一年薨	三月丙戌封五年薨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三月丙戌封二十二年薨	三月辛卯封三十二年薨
五十 位次曰長陵傢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	九十四
孝惠七年靖侯支嗣三十四年薨	孝惠元年頃侯聖嗣二十二年薨		十一年戴侯章復嗣二十九年薨	孝文三年戴侯執嗣二十三年薨	孝文十三年侯去疾嗣二十五年孝景後三年有罪耐為司寇
孝景三年頃侯羌嗣一年薨亡後	孝文八年康侯鮒嗣五十二年薨		孝文三年侯復嗣二年有罪免	孝景三年侯武嗣十一年後元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武孫霸陵公乘談詔賜黃金十斤復家亡子絕
元康四年遫曾孫猗氏大夫胡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元狩三年共侯古嗣七年薨		元康四年盻曾孫長安大夫定詔復家	曾孫	
	元鼎四年侯生嗣一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同玄孫高宛簪褭武詔復家		元康四年同玄孫費公士壽王詔復家	談兄孫為次復亡子絕

甯嚴侯魏遬	以舍人從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四月辛卯封，二十五年薨。	七十八	孝文十六年，共侯連嗣，八年薨。	孝文後元年，侯指嗣，三年，坐出國界，免。	曾孫	元康四年，遬玄孫長安公上都，詔復家。
昌圉侯旅卿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韓信起無鹽，定齊，擊項羽，又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六月戊辰封，三十四年薨。	百九	孝文十五年，侯通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孫	曾孫	元康四年，卿玄孫昌上造光，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子賜代死，無子絕。有同產子元，大世始二年求不得。			
共嚴侯旅罷師 師古曰：共音恭。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皮。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擊項籍，又攻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六月壬子封，二十六年薨。	百十四	孝文七年，惠侯黨嗣，八年薨。	十五年，懷侯高嗣，五年薨，亡子。	元康四年，罷師曾孫霸陵公乘信，詔復家。	
閼氏節侯馮解散	以代大輿，漢王三年降，為鴈門守，以將軍平代反寇，侯，千戶。師古曰：大輿，主爵祿之官。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一百	十二年，共侯它嗣，一年薨，亡後。	孝文二年，文侯遺以它遺腹子嗣，十四年薨。	十六年，共侯勝之嗣，十二年薨。	孝景六年，侯平嗣，二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安丘懿侯張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定代，侯，二千戶。	七月癸酉封，三十二年薨。	六十七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	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十年薨。	四年，康侯蔪嗣，二十一年薨。	元狩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為城旦。師古曰：搏揜，謂搏擊揜襲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元康四年，說玄孫之子陽陵上造舜，詔復家。六世			
襄平侯紀通	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侯。	九月丙午封，五十二年薨。	六十六	孝景中三年，康侯相夫嗣，十九年薨。	元朔元年，侯夷吾嗣，十九年，元封元年薨，無後。		元康四年，通玄孫長安簪褭萬年，詔復家。

龍陽敬侯陳署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項籍，斬曹咎，侯，千戶，	九月乙未封，十八年薨，	八十四	高后七年，侯堅嗣，十八年，孝文後元年，有罪免，			
平嚴侯張瞻師	以趙騎將漢王五年從擊諸侯，比吳房侯，千五百戶，	九年十二月壬寅封，八年薨，	九十五	孝惠五年，康侯悼嗣，三十七年，薨，師古曰，悼音犖，	孝景四年，侯寄嗣，	侯安國嗣，不得年，元狩元年，爲人所殺，	玄孫
				元康四年，瞻師玄孫之子敬上六世造連城詔復家，			
陸量侯須無（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	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	三月丙戌封，二年薨，	百三十七	十二年，共侯桑嗣，二十四年薨，	孝文後三年，康侯慶忌嗣，五年薨，	孝景元年，侯冉嗣，四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無曾孫，酇陽乘鐸聖詔復家，師古乘鐸武功爵第六級，	

高景侯周成	父苛以內史從擊破秦，爲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守滎陽，功比辟陽侯，罵項籍死事，子侯，	四月戊寅封，三十九年，孝文後五年，謀反，下獄死，	六十	子	孝景中元年，侯繩，應以成孫紹封，	侯平嗣，元狩五年，坐爲太常不繕園屋，免，	元康四年，成玄孫長安公大夫賜，詔復家，
離侯鄧弱	四月戊寅封，楚漢春秋亦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						
義陵侯吳郢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九月丙子封，七年薨，	百三十四	孝惠四年，侯重嗣，十年，高后七年，薨，亡後，			
宣平武侯張敖	嗣父耳爲趙王，坐相貫高等謀反，廢王爲侯，	九年，封十七年，薨，	三（師古曰，張耳及敖並爲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	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諡共，	六年，哀侯歐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三年，侯壬嗣，十四年，有罪免，	

						元光三年侯廣孫以王睢陵弟紹封十八年薨。	元鼎二年侯昌嗣十二年大初二年坐為太常乏祠免。師古曰祠事有闕也。
							元始二年侯慶忌以敖玄孫紹封千戶。
					高后八年四月丁酉侯侈以魯 信都 太后子封孝文元年以非正免		
					四月丁亥侯受以魯太 樂昌 后子封元年免		元康四年耳玄孫長陵公乘遂詔復家。

東陽武侯張相如	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封三十二年薨。	百一十八	孝文十六年共侯殷嗣五年薨。	後五年戴侯安國嗣六年薨。	孝景四年哀侯彊嗣十二年建元元年薨亡後。	玄孫
				元康四年相如玄孫之子茂陵六世公乘宣詔復家。			
慎陽侯樂說 如淳曰慎音震師古曰字本作滇音真後誤作慎耳滇陽汝南縣名也說讀曰悅	淮陰侯韓信舍人告信反侯二千戶	十二月甲寅封五十二年薨。	百二十一	孝景中六年靖侯願嗣四年薨。	建元元年侯買之嗣二十二年元狩五年坐鑄白金棄市。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說玄孫之子長安公，六世，士通，詔復家。			
開封愍侯陶舍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十尉擊燕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十二月丙辰封，一年薨。	百一十五	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	孝景十三年，節侯偃嗣，十七年薨。	元光五年，侯睢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六世	元康四年，舍玄孫之孫，七世，長安公士元始，詔復家。		
禾成孝侯公孫昔	以卒漢王五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擊陳豨，侯，千九百戶。	正月己未封，二十一年薨。	百一十七	孝文五年，懷侯漸嗣，九年薨。	孫	元康四年，昔曾孫霸陵公乘廣意，詔復家。	
堂陽哀侯孫赤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爲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復來，以郎擊籍，爲上黨守，擊陳豨，侯，八百戶。	正月己未封，九年薨。	七十七	高后元年，侯德嗣，四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孫	元康四年，赤曾孫霸陵公乘明，詔復家。	

祝阿孝侯高色	以客從起齧桑，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擊魏太原井陘，屬淮陰侯碧，度軍破項籍及豨，侯，千八百戶。〇如淳曰：齧桑，邑名。	正月己卯封，二十一年薨。	七十四	孝文五年，侯成嗣，十四年，侯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色玄孫長陵上造弘，詔復家。
長脩平侯杜恬	以漢王二年，用御史，物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攻項昌，以廷尉死事，侯，千九百戶。	正月丙戌封，四年薨。	百八　位次曰信平侯	孝惠三年，懷侯中嗣，十七年薨。	孝文五年，侯意嗣，二十七年，有罪免。	孝景中五年，侯相夫紹封，三十七年，元封三年，坐爲太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陽平，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師古曰：擇可以爲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江邑侯趙堯	營陵侯劉澤	土軍式侯宣義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代昌爲御史大夫。從擊陳豨功。侯。六百戶。	漢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侯。帝從昆弟。萬一千戶。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一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十一月封。高后元年。有罪免。	十一月封。十五年。高后七年。爲琅邪王。	二月丁亥封。七年薨。	
	八十八	百二十二　位次曰信成侯	
		孝惠六年。孝侯莫如嗣。二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義玄孫之子阿武不更寄。詔復家。　六世
		孝景二年。康侯平嗣。十九年薨。	
		建元六年。侯生嗣。八年。元朔二年。坐與人妻姦。免。	
		玄孫	

廣阿懿侯任敖	須昌貞侯趙衍		臨轅堅侯戚鰓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項羽。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復遷爲御史大夫。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從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後爲河間守。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初從爲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二月丁亥封。十九年薨。	三月己丑封。三十二年薨。		三月乙酉封。六年薨。
八十九	百七		百一十六
孝文三年。夷侯敬嗣。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戴侯福嗣。四年薨。	六世	孝惠五年。夷侯觸龍嗣。三十七年薨。
四年。敬侯但嗣。四十年。薨。	後四年。侯不害嗣。八年。孝景五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衍玄孫之孫長安簪褭步昌。詔復家。　七世	孝景四年。共侯中嗣。十六年薨。
建元五年。侯越人嗣。二十一年。元鼎二年。坐爲太常廟酒酸。免。	曾孫		建元四年。侯賢嗣。二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敖玄孫廣阿簪褭定。詔復家。	玄孫		元康四年。鰓玄孫梁郎官大夫常。詔復家。師古曰。仕梁爲郎而有官大夫之爵世

	汲紹侯公上不害	甯陵夷侯呂臣	汾陽嚴侯靳彊
	高祖六年，為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三百戶。為趙太僕。	以舍人從起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為都尉，擊豨，功侯，千戶。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櫟陽，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軍，功侯。
	二月乙酉封，三年，薨。	二月辛亥封，二十七年，薨。	三月辛亥封，十一年，薨。
	百二十三	七十三	九十六
六世	孝惠二年，夷侯武嗣，二十七年，薨。	孝文十一年，戴侯謝嗣，十六年，薨。	高后三年，共侯解嗣，三十三年，薨。
元始二年，紹玄孫之孫七世少，詔賜爵關內侯。	孝文十四年，康侯通嗣，二十七年，薨。	孝景四年，惠侯始嗣，十七年，薨。	孝景五年，康侯胡嗣，十二年，絕，不得狀。
	建元二年，侯廣德嗣，九年，元光五年，坐妻大逆，棄市。	曾孫	元鼎五年，侯石封嗣，九年，太始四年，坐為太常，江鄒，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大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
	元康四年，不害玄孫安陵五大夫常，詔復家。	元康四年，呂臣玄孫南陵公大夫得，詔復家。	元康四年，彊玄孫長安公乘忠，詔復家。

戴敬侯祕彭祖（師古曰：今見有祕姓，讀如祕書，而韋昭妄為音讀非也。）		衍簡侯翟盱（師古曰：盱音況于反。）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為太公僕，以中廄令擊陳豨，功侯，千一百戶。		以漢王二年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七月己丑封，十二年，薨。
百二十六		百三十
高后三年，共侯悼嗣，十二年，薨。	六世	高后四年，祗侯山嗣，二年，薨。
孝文八年，夷侯安國嗣，四十八年，薨。	元康四年，彭祖玄孫之七世孫陽陵大夫政，詔復家。	六年，節侯嘉嗣，四十四年，薨。
元朔五年，安侯軫嗣，十二年，薨。		建元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元朔元年，坐挾詔書論，耐為司寇。師古曰：詔書當奉持之，而挾以行，故為罪也。
元鼎四年，侯蒙嗣，二十五年，後元年，坐祝詛上，大逆，腰斬。		元康四年，盱玄孫陽陵公乘光，詔復家。

平州共侯昭涉掉尾（師古曰姓昭涉名掉尾也音徒弔反）	漢四年以燕相從擊項籍還擊臧荼侯千戶。	八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百十一	孝文二年戴侯種嗣。三年薨。	五年懷侯它人嗣四年薨。	九年孝侯馬童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後二年侯昧嗣二十四年。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	元康四年掉尾玄孫涪不更福。詔復家。
中牟共侯單右車	以卒從沛入漢以郎擊布功侯。二千二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	十二年十月乙未封。二十三年薨。	百二十五	孝文八年敬侯繒嗣。五年薨。	十二年戴侯終根嗣二十七年。薨。	元光二年侯舜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右車玄孫之子陽陵六世不更充國詔復家。

邔嚴侯黃極忠（師古曰邔音鉅巳反）	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封千戶。	十月戊戌封二十七年。薨。	百十三	孝文十二年夷侯榮成嗣九年。薨。	後元五年。共侯明嗣三十五年。薨。	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奪公主馬髠為城旦戶四千。師古曰搏字或作博已解於上。	元康四年極忠玄孫之子邔公六世乘調詔復家。	元始五年賜極忠代後者爵關內侯。
博陽節侯周聚	以卒從豐以隊卒入漢擊項籍成皋有功。為將軍布反定吳郡侯。	十月辛丑封二十四年。薨。	五十三	孝文九年侯遬嗣十五年孝景元年有辠奪爵一級。	孫	元康四年聚曾孫長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陽羨定侯靈常	以荊令尹漢五年初從擊鍾離昧及陳公利幾從為漢中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還中尉以擊布侯二千戶。	十月壬寅封十四年。薨。	百一十九	高后七年共侯賀嗣八年。薨。	孝文七年哀侯勝嗣六年。薨亡後。	曾孫	元康四年常玄孫南和大夫横詔復家。	

下相嚴侯泠耳 師古曰。泠音零。	以客從起沛。入漢。用兵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拒布軍。功侯。二千戶。	十月己酉封。十八年薨。	八十五	孝文三年。侯順嗣。十三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耳玄孫長安公士女詔復家。
高陵圉侯王虞人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侯。九百戶。	十二月丁亥封。十年薨。	九十二	高后三年。侯弄弓嗣。十八年薨。	孝文十三年。侯行嗣。十二年。孝景三年。謀反。誅。		
期思康侯賁赫 師古曰。賁音肥。	淮南王英布中大夫。告反。侯。二千戶。	十二月癸卯封。二十九年。孝文十四年薨。亡後。	百三十二	子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赫玄孫壽春大夫充。詔復家。

戚圉侯季必 師古曰。灌嬰傳云李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	以騎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破廢丘。因擊項籍。屬韓信。破齊。攻臧荼。為將軍。擊韓信。侯。千五百戶。	十二月癸卯封。十六年薨。	九十	孝文元年。齊侯長嗣。三年薨。	四年。躁侯瑕嗣。三十八年薨。	建元三年。侯信咸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師古曰。刑法志云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然則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也。	元康四年。必玄孫長安公士買之詔復家。
穀陽定侯馮谿	以卒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為將軍。功侯。	正月乙丑封。二十二年薨。	百五	孝文七年。共侯熊嗣。十八年薨。	孝景二年。隱侯卬嗣。三年薨。	五年。獻侯解中嗣。十二年薨。	建元四年。侯偃嗣。
				元康四年。谿玄孫之子穀陽不更武詔復家。 六世			

師古曰猜 嚴敬 侯許 猜 音千才反	以楚將漢二年降從起臨濟以郎中擊項羽陳豨侯六百戶	正月乙丑封四十年薨	百一十二	孝景二年侯恢嗣十六年薨	建元二年煬侯則嗣九年薨	元光五年節侯周嗣二年薨	元朔二年侯慶宗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子平壽公士任壽詔復家 六世			
成陽定侯奚意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項籍屬魏王豹豹反從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正月乙酉封二十六年薨	百一十	孝文十一年侯信嗣二十九年建元元年有罪要斬	孫	元康四年意曾孫陽陵公乘通詔復家	
桃安侯劉襄	以客從漢王二年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為淮南太守項氏親	三月丁巳封七年孝惠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六年薨	百三十五	孝文十年懿侯舍嗣三十年薨	建元元年厲侯由嗣十三年薨	元朔二年侯自為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襄玄孫之子長安上造益壽詔復家 六世			
高梁共侯酈疥	父食其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使說齊王死事子侯	二月丙寅封六十三年薨	六十六	元光三年侯勃嗣	侯平嗣元狩元年坐詐衡山王取金免	曾孫	元康四年食其玄孫陽陵公乘賜詔復家
紀信匡侯陳倉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十年薨	八十	高后二年夷侯開嗣二十三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煬嗣八年孝景二年反誅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倉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千秋詔復家 六世			

景嚴侯王競	以車司馬漢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五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薨。	百六	孝惠七年，戴侯真粘嗣，十九年薨。師古曰：粘亦黏字。	孝文十一年，侯嫖嗣，二十二年，孝景十年，有罪，免。師古曰：嫖音許孕反。	曾孫	元康四年，競玄孫長安公士昌詔復家。
張節侯毛釋之	以中涓從起豐，以郎騎入漢，還從擊諸侯，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二十六年薨。	七十九	孝文十一年，侯鹿嗣，二年薨。	十三年，侯舜嗣，二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釋之玄孫長安公士長詔復家。
煮棗端侯革朱	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薨。孝惠七年，嗣子有罪，不得代。	七十五	孝文二年，康侯式以朱子紹封，二十一年薨。	孝景中二年，侯昌嗣，二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朱玄孫陽陵大夫奉詔復家。
傿陵侯朱濞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臧荼，侯，二千七百戶。	十二月封，十一年薨。	五十二	高后四年，共侯慶嗣，十二年，孝文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濞曾孫陽陵公士宣詔復家。	
鹵嚴侯張平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黥布、盧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十二月封，十二年薨。	四十八	高后五年，侯勝嗣，七年，孝文四年，有罪，爲隸臣。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平玄孫之子長安公士賞詔復家。六世							

右高祖百四十七人，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

便頃侯吳淺	以父長沙王功侯，二千戶。	元年九月癸卯封，十七年薨。	百三十三	孝文後七年，共侯信嗣，六年薨。	孝景六年，侯廣志嗣。	侯千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淺玄孫長陵上編造長樂詔復家。
軑侯黎朱蒼 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	以長沙相侯，七百戶。	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	百二十	高后三年，孝侯豨嗣，二十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彭祖嗣，二十四年薨。	侯扶嗣，元封元年，坐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爲衞，當斬，會赦，免。	玄孫 江夏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竟陵簪裊漢詔復家。六世							

平都孝侯劉到	以齊將高祖三年定齊降侯，千戶	五年六月乙亥封，三年薨。	十百一十	孝文三年，侯成嗣，三十五年，孝景後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到曾孫長安公乘如意詔復家。	
右孝惠三人							
南宮侯張買	以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從軍，以中大夫侯。	元年四月丙寅封。		侯生嗣，孝武初，有罪，為隸臣。萬六千六百戶。			北海。
梧齊侯陽城延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五百戶。師古曰：郟，潁川之縣也，音夾。	四月乙酉封，六年薨。	七十六	七年，敬侯去疾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中三年，靖侯偃嗣，十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戎奴嗣，十四年，元狩五年，坐使人殺季父，棄市。戶三千三百	玄孫
				元康四年，延玄孫之六世子梧公士注詔復家。			
平定敬侯齊受	以卒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用齊丞相侯。師古曰：家車吏，主漢王之家車，非軍國所用。	四月乙酉封，九年薨。	五十四	孝文二年，齊侯市人嗣，四年薨。	六年，共侯應嗣，四十一年，薨，亡後。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嗣，八年，薨。	元鼎四年，侯昌嗣，二年，元鼎六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受玄孫安平大夫安惠詔復家。
博成敬侯馮無擇	以悼武王郎中從高祖起豐，攻雍，共擊項籍，力戰，奉悼武王出滎陽，侯。師古曰：悼武王，高后兄周呂侯呂澤也，高后追尊曰悼武王。	四月己丑封，三年薨。		四月，侯代嗣，八年，坐呂氏誅。			
沅陵頃侯吳陽 師古曰：沅音元。	以父長沙王功侯。	七月丙申封，二十五年，薨。	百三十六	孝文後二年，頃侯福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五年，哀侯周嗣，薨，亡後。		

中邑貞侯朱進	以執矛從。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師古曰。爲呂王之相也。	四年四月丙申封。二十二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悼嗣。二十一年。孝景後三年。有罪。免。			
樂平簡侯衛毋擇	以隊卒從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四月丙申封。三年。薨。		六年。共侯勝嗣。四十一年。薨。	孝景後三年。侯侈嗣。六年。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賕吏。死。		
山都貞侯王恬啟	漢五年爲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師古曰。柱下令。今主柱下書史也。	四月丙申封。八年。薨。		孝文四年。惠侯中黃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四年。敬侯觸龍嗣。二十三年。薨。	元狩五年。侯當嗣。八年。元封元年。坐闌入甘泉上林。免。	
祝茲夷侯徐厲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用常山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十一年。薨。		孝文七年。康侯悼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中六年。侯偃嗣。九年。建元六年。有罪。免。		

成陰夷侯周信	以卒從起單父。爲呂后舍人。度呂后。爲河南守。侯。五百戶。師古曰。時有寇難。得度於水。因以免也。	四月丙申封。十六年。薨。		孝文十二年。侯勃嗣。十五年。有罪。免。			
俞侯呂它 如淳曰。俞音輸。	父嬰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死事。子侯。	四月丙申封。四年。坐呂氏。誅。					
醴陵侯越	以卒從漢二年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羽。爲河內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戶。	四月丙申封。八年。孝文四年。有罪。免。					

右高后十二人。扶柳襄城軹壺關昌平贅其滕昌成腄祝茲建陵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淩沛信都樂昌東平五人隨父。上邳朱虛東牟三人在王子。凡三十一人。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淩音交。又音下交反。

陽信夷侯劉揭	壯武侯宋昌	樊侯蔡兼
高祖十三年爲郎以典客奪呂祿印閉殿門止產等共立皇帝侯二千戶。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王驂乘入即帝位侯千四百戶。	以睢陽令高祖初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〇劉攽曰予謂此稱首楚子諸侯子也。
元年十一月辛丑封十四年薨。	四月辛亥封二十三年孝景中四年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六月丙寅封十四年薨。
十五年侯中意嗣十四年孝景六年有罪免。		十五年康侯客嗣十八年薨。
		孝景中二年共侯平嗣二十一年薨。
		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揜完爲城旦。

沶陵康侯魏駟　晉灼曰沶古泜字。師古曰音直夷反。	南鄭侯起　師古曰鄭音貞。說者云當爲鄭非也。	黎頃侯召奴　師古曰召平之子也召讀曰邵。	缾侯孫單　師古曰缾音步丁反。
以陽陵君侯。	以信平君侯。	以父齊相侯。	父卯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侯。
七年三月丙寅封十三年薨亡後。	三月丙寅封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師古曰會於廷中而踰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	十年四月癸丑封十一年薨。	十四年三月丁巳封十二年孝景前三年坐反誅。
		後五年侯澤嗣二十五年薨。	
		元朔五年侯延嗣十九年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戶千八百。師古曰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	

弓高壯侯韓隤當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子。			
十六年六月丙子封。			
不得子嗣，侯者年名。			
元朔五年，侯則嗣，薨，亡後。	元朔五年四月丁未，侯說以都尉擊匈奴得王，侯十一龍頟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師古曰：頟音女交反。	元封元年五月己卯敗，侯說以橫海將按道軍擊東越，侯十九年，爲衛太子所殺。	
		延和三年，侯興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	侯元元年，侯曾以興弟紹封龍頟，三十一年薨。
[illegible]侯。		齊。	五鳳元年，思侯寶嗣，嬌嘉元年，薨，亡後。

		襄城哀侯韓嬰	故安節侯申屠嘉
		以匈奴相國降侯，二千戶，韓王信太子之子。	孝文二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功，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
		六月丙子封，七年薨。	後三年四月丁巳封，七年薨。
	侯敞嗣，王大世莽敗，絕。	後七年，侯釋之嗣，三十一年，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	孝景前三年，侯共嗣，二十二年薨。
			元狩二年，侯臾更封，五年，元鼎元年，坐清安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元封元年，節侯共以寶從父昆弟紹封。		魏。	

右孝文十人，軑、鄗、周陽三人在外戚，管、氏丘、營平、陽虛、楊丘、朸、安都、平昌、武成、白石、阜陵、安陽、陽周、東城十四人在王子，凡二十七人。師古曰：鄡音一戶反，又於虛反。今書本有鄵字者誤。

前漢書卷十六

前漢書卷十六考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臣召南按此文總計高帝所封并外戚二人王子四人在內故有一百四十三人也十二年宋本作十二月誤監本是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注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云云○顧炎武曰自蕭曹至蟲達爲十八侯當時所尚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復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臣召南按十八侯贊之後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共三十一人皆非當日之功次故師古注依表中所列位次是也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注堯典云黎萌於變時雍○按改黎民作黎萌師古避太宗諱也他處俱改民作人

平陽懿侯曹參注孟康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臣召南按此表第四層爲位次孟康曰之上班表本文應大書二字言參位次第二也孟康云云卽解此文編校各本俱無二字明係脫誤

又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洪邁曰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時在者平陽富平二侯耳

清河定侯王吸○臣宗萬按清河侯史表作清陽侯又如蟲達史作蟲達隆慮克侯史作哀侯傳胡害史作呂周止史作周定工師喜史作沛嘉魯侯奚涓史失名城父侯史作故城侯單究史作單甯鼓陵侯史作絳陽侯鄂秋史作鄂千秋爰類史作元頃許盎史作許溫王翥史作王翳林摯史作林執趙將夕史作趙將夜摎侯史作拘侯歷侯史作磨侯橐祖侯陳鍇史作橐禮侯陳錯室中同史作空中留朌史作留勝陸量侯史作陸梁侯高景侯史作高京侯吳郢史作吳程樂說史作樂說士軍式侯史作武侯汲紹侯史作汲鼓侯單右車史作單父聖王虞人史作王周季必史作李必轂陽侯史作穀陵侯景嚴侯史作甘泉侯華朱史作華赤鹵侯史作菌侯朱進史作朱通祝茲侯史作松茲侯成陰侯史作成陶侯其尤異者平嚴侯張瞻師史作繁侯彊瞻則封邑姓名皆不同也或班氏訂史記之失或後人傳寫彼此有譌皆不可知據司馬貞索隱于史表中已言及則唐時本已然矣

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定自爲王壯息○都漸史表作都浙壯息史表作壯思

曲逆獻侯陳平漢王二年初起修武○臣召南按史記作初從是也又以護軍中尉出奇計史記作六出奇計此表位次戶數數目間與史表不同卽敘功中官名亦時互異如執盾隊史長鋌都尉重將慎將門尉騎都之類不可枚舉今但以本書校正

留文成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入武關注師古曰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義○洪邁曰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爲申徒自申徒訛爲申都自申都訛爲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臣召南按邁糾師古之違是也史表云以韓申徒徐廣以司徒注之而良本傳曰爲韓司徒又韓王信傳曰使良以韓司徒卽其明證豈可據楚漢春秋疑史記數處之文乎又高帝本紀有曰與韓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此則魏亦有申徒官矣

陽夏侯陳豨以特將云云○臣召南按此表明言以前元年從起宛朐乃本傳則云不知始所以得從何也又曰十年以趙相國反按趙相國當作代相國各本俱誤其時趙相周昌非陳豨也

貰齊侯合傳胡害○臣召南按史表無合字貰是所封之地齊是其諡然則此表合字衍文也

曲成圉侯蟲達○臣召南按史表作曲城侯。又敘功曰以西城戶將。史表作以曲城戶將。又至霸上為執金吾。史表作為執圭。以下有二隊將之文。則不應先至九卿。後為偏裨。況執金吾官。至武帝始改中尉名。不應高帝時有此官號。史表作為執圭是也。

又位次曰夜恒侯○監本訛夜侯恒。今改正。

芒侯耏跖○臣召南按史表則此侯名昭。以九年有罪國除也。據此表則昭乃跖子。以九年嗣侯。是班氏訂正史記之失。

敎市侯閻澤赤○臣召南按敎市。史表作故市。又敘功云。遷為殿相。史表遷為假相。似並史表為是。

魯侯奚涓亡子封母底為侯○臣召南按母底。史表作母疵。又按奚涓以死軍事無子。遂封母疵。高帝於功臣忠烈。眷眷不忘如此。忠如紀信。何以獨遺。必由信並無妻子可封故也。

安國武侯王陵以自聚黨定南陽云云○臣召南按此敘功。與史表全不同。史云。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云云。則陵之初得從。與蕭曹樊噲無異。然以陵本傳核之。似此表是。

復陽剛侯陳胥孝景六年康侯拾嗣二十五年薨○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陽河齊侯其石十一月甲子封○按當作十月甲子。一字衍文也。復陽及此侯。以十月甲子封。後文柏至侯以十月戊辰封。知此一字為衍。

禾成孝侯公孫昔祝阿孝侯高色○臣召南按史漢二表不同。最可異者。禾成祝阿兩侯之名。二表互異。據史作禾成侯高邑。而此云公孫昔也。史作祝阿侯公孫耳。而此云高色也。昔與耳。色與邑。猶不過字畫之差耳。

長修平侯杜恬攻項昌○臣召南按此文作攻項昌。則是項氏親屬為將。此侯攻破之也。據史表作功比須昌侯。考功臣表。原有須昌侯趙衍。又趙衍位次百七。此侯位次百八。則史表是。此表誤也。

博陽節侯周聚○臣召南按隊將既封博陽。不應一地兩侯。據史記索隱曰。縣屬彭城。則此博陽應作傅陽。即春秋時偪陽國地。博與傅字形相近而誤耳。

右高祖百四十七人○臣召南按應作百三十七人。下文凡百五十三人。應作百四十三人。各本俱誤。

軑侯黎朱蒼○臣召南按史表作秩蒼。又按公卿表景中五年。軑侯吳利為奉常。此表軑侯不姓吳。而其子孫亦無名吳利者。

平都孝侯劉到○臣召南按此表有兩劉到。一為東茅侯。或是姓名偶同。如韓信之比。亦不可知。據史表則東茅侯自名劉釗。漢表訛作到耳。

前漢書卷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十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昔書稱蠻夷帥服，師古曰：舜典之辭也。言王者德澤廣被，則四夷相率而降服也。詩云徐方既徠，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徠。言周之王道信能允實，則徐方淮夷並來朝也。徠，古來字。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間也。師古曰：潞音路。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弓高侯穨當，襄城侯桀龍，皆從匈奴來降而得封也。雖自外徠，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應劭曰：景帝欲封王皇后兄信，亞夫對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也。師古曰：景帝欲封匈奴降者徐盧等，而亞夫爭之，以為不可。今表所稱，蓋謂此爾，不列王信事也。應說失之。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師古曰：不從亞夫之言，竟封也。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師古曰：應高祖非有功不得侯之約。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師古曰：輯與集同。元功，謂佐興其帝業者也。

號謚姓名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俞侯欒布 師古曰：俞音輸。	以將軍吳楚反擊齊，侯。	六年四月丁卯封，六年薨。	中六年，侯賁嗣，十二年，元狩六年，坐為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師古曰：雍，右扶風縣也，五時祠在焉。			
建陵哀侯衛綰	以將軍擊吳楚用中尉侯。	四月丁卯封，一十二年薨。	元光五年，侯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建平敬侯程嘉	以將軍擊吳楚用江都相侯。	四月丁卯封，十八年，薨。	元光二年，節侯橫嗣，一年，薨。	三年，侯回嗣，四年，薨，亡後。		
平曲侯公孫渾邪 師古曰：渾音胡溫反，字或作昆，又作混，其音同。	以將軍擊吳楚用隴西太守侯。	四月己巳封，五年，中四年，有罪，免。	南窌 元朔五年四月丁卯，侯賀以將軍擊匈奴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師古曰：窌音普孝反。			

			太初二年，侯賀復以丞相封葛繹侯，三年。葛延和二年，繹以子敬聲有罪下獄死。師古曰：延亦征字也。	
江陽康侯蘇息	以將軍擊吳楚，用趙相侯。	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薨。	建元二年，侯朋嗣，十六年薨。	元朔六年，侯雕嗣，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據橫侯 師古曰：史失其姓，它皆類此。	父建德以趙相不聽王遂反，死事，子侯，千一百七十戶。	中二年四月乙巳封，六年，後二年，有罪棄市。		
新市侯王棄之	父悍以趙內史王遂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八年薨。	殤侯始昌嗣，元光四年，為人所賊殺。	
商陵侯趙周	父夷吾以楚太傅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三十六年，元鼎五年，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山陽侯張當居	父尚以楚相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二十四年，元朔五年，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		
安陵侯于軍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五十戶。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三年，建元六年薨，亡後。		
桓侯賜	以匈奴王降，侯。	十二月丁丑封。		
迺侯陸彊 師古曰：迺卽古遒字，音子脩反，涿郡之縣。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七十戶。	十二月丁丑封。	侯則嗣，孝武後元年，坐祝詛上，要斬。	
容城攜侯徐盧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十二月丁丑封，七年薨。	建元二年，康侯纏嗣，十四年薨。	元朔三年，侯光嗣，四十年，後元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易侯僕黥 師古曰：黥音恒。	以匈奴王降，侯，千一百十戶。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後三年薨，亡後。		

范陽靖侯范代	翕侯邯鄲	亞谷簡侯盧它之
以匈奴王降侯，六千二百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東胡王降，侯千戶，故燕王綰子。
十二月丁丑封，十四年薨。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元光四年，坐行來不請長信，免。如淳曰：長信宮，太后所居也。師古曰：請，謁也。	中五年四月丁巳封，二年薨。
元光二年，懷侯德嗣，四年薨，亡後。		後元元年，侯種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康侯偏嗣，七年薨。
		元光六年，侯賀嗣，三十九年，延和二年，坐受衛太子節，掠死。師古曰：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疑有反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元始一年，代玄孫政詔賜爵關內侯。		
涿郡。	內黃。	

塞侯直不疑	親陽侯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特轅侯樂	翕侯趙信
以御史大夫侯，前有將兵擊吳楚功。	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戶。	以匈奴都尉降侯，六百五十戶。	以匈奴相國降侯，元朔三年，擊匈奴功益封，子六百八十戶。
後元年八月封，六年薨。	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元朔元年後九月丙寅封，十三年，元鼎元年薨，亡後。	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封，八年，元朔六年，為右將軍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建元四年，康侯相如嗣，十二年薨。			
元朔四年，侯堅嗣，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舞陽。	南陽。	內黃。

右孝景十八人。平陸、休、沈猷、紅、宛朐、棘樂、乘氏、桓邑八人在王子，魏其、蓋二人在外戚，隆慮一人隨父，凡二十九人。師古曰：據楚元王傳，云休侯富免侯後更封為紅侯，而王子侯表但云休侯富，嗣述重封，又無紅邑，其數止七人，然此表乃以休及紅列為二數，又稱八人在王子侯，是則此表為謬也。

若陽侯猛	以匈奴相降侯，五百三十戶。	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平氏。
平陵侯蘇建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功侯，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凡一千戶。	三月丙辰封，六年，坐爲前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罪，免。					武當。
岸頭侯張次公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侯，從大將軍，益封，凡二千戶。	五月己巳封，五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師古曰：陵，淮南王安女名也。					皮氏。
涉安侯於單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三年四月丙子封，五月薨，亡後。					
昌武侯趙安稽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右王，益封。	四年七月庚申封，二十一年薨。	太初元年，侯充國嗣，四年薨，亡後。				舞陰。

襄城侯桀龍 師古曰：此龍[illegible]匈奴名耳，而說者以爲龍桀，非也。	以匈奴相國降侯，四百戶。	七月庚申封，二十二年，與浞野侯俱戰死。薨。	太初二年，侯病已嗣，十五年，後二年，坐祝詛上，下獄瘐死。				襄垣。
安樂侯李蔡	以將軍再擊匈奴得王侯，二千戶。	四月乙巳封，六年，元狩五年，坐以丞相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					昌。
合騎侯公孫敖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王，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九千五百戶。	以五年四月丁未封，至元狩二年，坐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罪。師古曰：懦音乃喚反，又曰音而掾反。					高城。
軹侯李朔 師古曰：軹音只。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四月乙卯封，六年，有罪，免。					西安。

從平侯公孫戎奴	隨城侯趙不虞	博望侯張騫	衆利侯郝賢 師古曰郝音呼各反又式亦反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侯一千一百戶。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攻辰吾先登石壘侯七百戶。師古曰辰吾水之上也時匈奴軍在焉山絕水曰壘音門	以校尉數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國大夏侯。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侯千一百戶。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爲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免師古曰謾誑也音漫	六年三月甲辰封元狩二年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五月壬辰封二年元狩二年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計謾免師古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樂昌	千乘		姑莫

潦悼侯王援訾	從驃侯趙破奴 師古曰驃音頻妙反	宜冠侯高不識	煇渠忠侯僕朋 師古曰煇音許圍反
以匈奴趙王降侯五百六十戶。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得兩王千騎侯二千戶。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再擊匈奴侯一千一百戶故匈奴歸義。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驃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
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亡後。	二年五月丙戌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五年太初二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爲虜所獲軍沒。	五月庚戌封四年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師古曰增加所獲首級之數也	二年二月乙丑封八年薨。
			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
舞陽		昌	魯陽

下摩侯謼毒尼 師古曰謼字與呼同。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六月乙亥封，九年薨。	元鼎五年，煬侯伊即軒嗣。師古曰軒音居言反。	侯冠支嗣，神爵三年，昭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籞居，免。師古曰籞居，地名，有官所畜居室。			猗氏。
濕陰定侯昆邪 師古曰濕音吐合反。昆音胡門反。	以匈奴昆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二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元鼎元年，魏侯蘇嗣，十年，元封五年薨，亡後。				平原。
煇渠慎侯應疕 師古曰疕音疋履反。	以匈奴王降侯。	七月壬午封，五年，元鼎三年薨，亡後。					魯陽。
河綦康侯烏黎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六百戶。	七月壬午封，六年薨。	元鼎三年，侯餘利鞮嗣，四十二年，本始二年薨，亡後。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濟南。
常樂侯稠雕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五百七十戶。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七月壬午封，十八年薨。	太初三年，侯廣漢嗣，六年，太始元年薨，亡後。				濟南。

邳離侯路博德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擊左右，得重，會期，首虜萬二千七百人，侯，千六百戶。師古曰得重，得輜重也。會期，不失期也。	四年六月丁卯封，十五年，太初元年，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					朱虛。
義陽侯衛山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得王，侯，千一百戶。	六月丁卯封，二十六年，太始四年，坐教人誑告衆利侯當時棄市，獄未斷，病死。					平氏。
杜侯復陸支	以匈奴歸義因孰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	六月丁卯封，五年薨。	元鼎三年，侯偃嗣。	侯屠耆嗣。	侯宣平嗣。	侯福嗣，河平四年，坐非子，免。	重平。
衆利侯伊即軒 師古曰軒音居言反。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師古曰手，用劍而合戰也。剸音專，又音之兗反。	六月丁卯封，十四年薨。	元封六年，侯當時嗣。	侯輔宗嗣，元始五年，薨，亡後。爲諸縣。			

湘成侯敞屠洛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千八百戶。	六月丙子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陽成。
散侯董舍吾	以匈奴都尉降侯，千一百戶。	六月丙子封，十七年薨。	太初三年，侯安漢嗣。	侯賢嗣，征和三年，坐祝詛上，下獄病死。			陽成。
臧馬康侯雕延年	以匈奴王降侯，八百七十戶。	六月丙子封，五年薨，亡後。					朱虛。
膫侯次公 師古曰：膫音遼。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七百九十戶。	元鼎四年六月丙午封，五年，坐酎金免。					舞陽。
術陽侯建德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三千戶。	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誅。					下邳。
龍侯摎廣德 師古曰：摎音居虬反。	以父樂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六百七十戶。	三月壬午封，六年，坐酎金免。					

成安侯韓延年	父千秋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三月壬午封，七年，元封六年，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為城旦。師古曰：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之。					郟 師古曰：音夾。
昆侯渠復絫 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	五月戊戌封。	侯乃始嗣，地節四年薨，亡後。				鉅鹿。
騏侯駒幾 師古曰：騏音其。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五百二十戶。	五月壬子封。	侯督嗣。	釐侯崇嗣，陽朔二年薨，亡後。			北屈。
				元延元年六月己未，侯詩以崇弟紹封，五百五十戶。			
梁期侯任破胡	以屬國都尉間出擊匈奴將軍，絫絺縵等侯。師古曰：絫音力追反，縵音莫漢反。	五月辛巳封。	侯當千嗣，太始四年，坐賣馬一匹，價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已上，免。				

號諡姓名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地
瞭侯畢取	以南越將軍降，侯，五百一十戶。	六年三月乙酉封。	侯奉義嗣，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南陽。
將梁侯楊僕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推鋒却敵，侯。	三月乙酉封，四年，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個，贖完為城旦。師古曰：個，枚也，音古賀反。					
安道侯揭陽定 師古曰：揭音竭。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六百戶。	三月乙酉封。	侯當時嗣，延和四年，坐殺人棄市。				南陽。
隨桃頃侯趙光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三千戶。	四月癸亥封，薨。	侯昌樂嗣，本始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元始五年，侯放以光玄孫紹封，千戶。	
湘成侯監居翁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五月壬申封。	侯益昌嗣，五鳳四年，坐為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堵陽。

號諡姓名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地
海常嚴侯蘇弘	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	七月乙酉封，七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外石侯吳陽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功，侯，千戶。	元封元年正月壬午封，九年，薨。	太初四年，侯首嗣，十四年，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濟陽。
下鄜侯左將黃同 師古曰：鄜音孚。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七百戶。	四月封。	侯奉漢嗣，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南陽。
繚嫈侯劉福 師古曰：繚音聊，嫈音於耕反。	以校尉從橫海將軍擊南越，侯。	正月乙卯封，二年，有罪，免。					
禦兒侯轅終古 師古曰：禦音御。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侯。	閏月癸卯封，六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開陵侯建成	以故東粵建成侯與繇王斬餘善侯二千戶。	閏月癸卯封	侯祿嗣延和三年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又祝詛上要斬師古曰舍謂居止也				臨淮。
臨蔡侯孫都	以南粵郎漢軍破番禺爲伏波得南粵相呂嘉侯千戶。	閏月癸卯封	侯襄嗣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死。				河內
東成侯居股	以故東粵繇王斬東粵王餘善侯萬戶。	閏月癸卯封二十年延和三年坐衛太子舉兵謀反要斬。					九江。
無錫侯多軍	以東粵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千戶。	元年封	侯卯嗣延和四年坐與歸義趙文王將兵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				會稽。
涉都侯喜	以父棄故南海太守漢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戶。	元年封八年太初二年薨亡後。					南陽。
平州侯王唊 如淳曰唊音頰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千四百八十戶。	三年四月丁卯封四年薨亡後。					梁父。

荻苴侯韓陶 師古曰荻音狄苴音七余反	以朝鮮相將兵漢圍之降侯五百四十戶。師古曰爲相而將朝鮮兵。	四月丁卯封十九年延和二年薨封終身不得嗣。					勃海。
澅清侯參 師古曰澅音獲又音胡卦反。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降侯千戶。	六月丙辰封十一年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病死。					齊
騠兹侯稽谷姑 師古曰騠音大奚反。	以小月氏右苴王將衆降侯千九百戶。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四年十一月丁未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琅邪。
浩侯王恢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侯	正月甲申封一月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〇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瓡讘侯扜者 師古曰瓡讀與狐同 讘音之涉反	以小月氏王將軍衆千騎降侯七百六十戶。	正月乙酉封，二年薨。	六月，侯勝嗣，五年，天漢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				河東。
幾侯張路 師古曰路音格，又音各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					河東。
涅陽康侯最	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	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齊。
海西侯李廣利	以貳師將軍擊大宛斬王侯八千戶。	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十一年，延和三年擊匈奴兵敗降。					
新畤侯趙弟	以貳師將軍騎士斬郁成王首侯。師古曰，郁成西域國名也。	四月丁巳封，七年，太始三年，坐為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完為城旦。○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齊。

承父侯續相如	以使西域發外王子弟誅斬扶樂王首虜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戶。	太始三年五月封，五年，延和四年四月癸亥，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祝詛上要斬。					東萊。
開陵侯成娩 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	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侯順嗣。	釐侯襄嗣，薨，亡後。			
				元延元年六月乙未，釐侯級以襄弟紹封，千二十戶。			
秺侯商丘成 如淳曰秺音廣蠹	以大鴻臚擊衛太子力戰亡它意侯二千一百二十戶。	延和二年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濟陰。
重合侯莽通	以侍郎發兵擊反者如侯侯四千八百七十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發兵與衛尉潰等謀反，要斬。					勃海。

德侯景建	題侯張富昌	邘侯李壽 師古曰邘音于	轑陽侯江喜 師古曰轑音聊	當塗侯魏不害	蒲侯蘇昌
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三千七百三十五戶	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八百五十八戶	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一百五十戶	以圉嗇夫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孫勇侯千一百二十戶師古曰圉淮陽縣也	以圉守尉捕反者淮陽胡倩侯侯聖與議定賞益封凡二千二百戶	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千二十六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共莽通謀反要斬	九月封四年後二年四月甲戌為人所賊殺	九月封三年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二年十一月封	十一月封薨	十一月封
			六年侯仁嗣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譴方士免	愛侯聖嗣	侯夷吾嗣鴻嘉三年坐婢自贖為民後略以為婢免
				剌侯楊嗣	
				戴侯向嗣	
				侯堅居嗣居攝二年更為翼漢侯王莽篡位為翼新侯莽敗絕	
濟南	鉅鹿	河內	清河	九江	琅邪

丞父侯孫王	右孝武七十五人武安周陽長平冠軍平津周子南樂通牧丘富民九人在外戚恩澤南奅龍領宜春陰安發千五人隨父凡八十九人王子不在其中	秺敬侯金日磾	建平敬侯杜延年	宜城戴侯燕倉
以告反者太原白義等侯千一百五十戶		以駙馬都尉發覺侍中莽何羅反侯二千三百一十八戶	以諫大夫告左將軍等反侯二千戶以太僕與大將軍先定策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	以假稻田使者先發覺左將軍桀等反謀告大司農敞侯保安削戶六百定七百戶
四年三月乙酉封三年始元元年坐殺人會赦免		始元二年侯丙子封一日薨	元鳳元年七月甲子封二十八年薨	七月甲子封六年薨
		始元二年侯賞嗣四十二年薨亡後	甘露二年孝侯緩嗣十九年薨	元平元年剌侯安嗣四十一年薨
		孫	竟寧元年荒侯業嗣三十四年薨	竟寧元年釐侯尊嗣十年薨
		元始四年侯當以日磾曾孫紹侯千戶王莽敗絕	元始二年侯輔嗣	陽朔二年煬侯武嗣
			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師古曰梁王劉永也	侯叔嗣
東萊			濟陽	濟陰

			侯奮嗣，王莽敗絕。六世				
弋陽節侯任宮	以故丞相徵事手捕反者左將軍桀，侯，九百一十五戶。	七月甲子封，二十二年薨。	初元二年，剛侯千秋嗣，三十二年薨。	河平三年，愿侯惲嗣，二年薨。	陽朔元年，孝侯岑嗣，二十四年薨。	元始元年，侯固嗣，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商利侯王山壽	以丞相少史誘反者車騎將軍安入丞相府，侯，九百一十五戶。	七月甲子封，十四年，元康元年，坐爲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					徐
成安嚴侯郭忠	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七百二十四戶。	三年二月癸丑封，七年薨。	本始三年，愛侯遷嗣，四年薨。	元康三年，刻侯賞嗣，四十一年薨。	陽朔三年，鄡侯長嗣。師古曰：鄡音梟。	釐侯萌嗣，薨，亡後。	穎川
			居攝元年，侯每以忠玄孫之子紹封，王莽敗絕。六世				

平陵侯范明友	以校尉擊反氐，後以將軍擊烏桓，獲王，虜首六千二百，侯，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二千九百二十戶。	四年七月乙巳封，十一年，地節四年，坐謀反，誅。					武當
義陽侯傅介子	以平樂廐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七百五十九戶。	七月乙巳封，十三年，元康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元始四年，侯長以介子曾孫紹封，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平氏

右孝昭八人，博陸、安陽、宜春、安平、富平、陽平六人在恩澤外戚，桑樂一人隨父，凡十五人。

長羅壯侯常惠	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三萬九千級，侯，二千八百五十戶。	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三十四年薨。	初元二年，嚴侯成嗣，十六年薨。	建始三年，愛侯邯嗣，五年薨。	河平四年，侯翕嗣，四十九年，建武四年薨，亡後。		陳留
爰戚靖侯趙長年	以平陵大夫告楚王延壽反，侯，千五百三十戶。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封，十七年薨。	節侯訢嗣。	永始四年，侯牧嗣，四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博成侯張章	高昌壯侯董忠	平通侯楊惲	都成敬侯金安上
以長安男子先發覺大司馬霍禹等謀反以告期門董忠以聞侯三千九百一十三戶。	以期門受張章言霍禹謀反告左曹楊惲侯再坐法削戶千一百定七十九戶。	以左曹中郎受董忠等言霍禹等謀以告侍中金安上侯二千五百戶。	以侍中中郎將受楊惲言霍禹等反謀傳言止內霍氏禁闥侯千七百七十七戶。
四年八月乙丑封九年薨。	八月乙丑封十九年薨。	八月乙丑封十年五鳳二年坐為光祿勳誹謗政治免。	八月乙丑封十一年薨。
五鳳元年侯建嗣十二年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	初元二年煬侯宏嗣四十一年建平元年坐佞邪免二年復封故國三年薨。		五鳳三年夷侯常嗣一年薨亡後。
	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宏前為佞邪免。		元始元年侯欽以安上孫紹封為王莽誅。
	建武二年五月己巳侯永紹封。		元始元年戴侯湯嗣王莽敗絕。
淮陰。	千乘。	博陽。	

合陽愛侯梁喜	安遠繆侯鄭吉	歸德靖侯先賢撣 師古曰撣音纏。	信成侯王定
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家豎適倫故侍郎鄭偃時謀反侯千五百戶。	以校尉光祿大夫將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車師侯坐法削戶三百定七百九十戶。	以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率衆降侯二千二百五十戶。	以匈奴烏桓屠蓁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千六百戶後坐弟謀反削百五戶。師古曰蓁音莫白反。
元康四年二月壬午封四十一年薨。	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四月戊戌封二十六年薨。	五鳳二年九月癸巳封十二年薨。
建始二年侯放嗣。	初元元年侯光嗣八年永光三年薨亡後。	竟寧元年煬侯富昌嗣二年薨。	初元五年侯廣漢嗣三年永光三年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萌以喜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居攝元年侯永以吉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建始二年侯飄嗣五十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陽以定孫紹封千戶。
		建武二年侯襃嗣。	
		侯霸嗣永平十四年有罪免。	
平原。	慎。	汝南。	細陽。

義陽侯厲溫敦	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千五百戶 師古曰謼與呼同累音力佳反	三年二月甲子封四年坐子伊細王謀反削爵爲關內侯食邑千戶				

右孝宣十一人陽都營平平丘昌水陽城爰氏扶陽高平陽城博陽邛成將陵建成西平平恩平昌樂陵平臺樂昌博望樂成二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樂平冠陽鄭周子南君四人隨父凡三十六人

義成侯甘延壽	以使西域騎都尉討郅支單于斬王以下千五百級侯四百戶孫遷益封凡二千戶	竟寧元年四月戊辰封九年薨	陽朔元年煬侯建嗣十九年薨	建平二年節侯遷嗣居攝二年更爲誅郅支侯十四年薨	建國二年侯相嗣建武四年爲兵所殺	
駟望忠侯冷廣 師古曰冷音零	以濕沃公士告男子馬政謀反侯千八百戶 師古曰濕音它合反	鴻嘉元年正月辛丑封薨	侯何齊嗣王莽敗絕			琅邪
延鄉節侯李譚	以尉氏男子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永始四年七月己巳封十二年薨	元始元年侯成嗣王莽敗絕			

新山侯稱忠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十一月乙酉封				
童鄉釐侯鍾祖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七月己酉封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匡以祖孝紹封王莽敗絕			
樓虛侯訾順	以捕得反者樊並侯千戶	七月己酉封				

右孝元一人安平平恩扶陽三人隨父陽平樂安二人在恩澤外戚凡六人孝成五人安昌高陽安陽城陽高陵定陵殷紹嘉宜鄉汜鄉博山十人在恩澤外戚武陽博陽贊駬龍領開陵樂陵博望樂成龍安平平阿成鄉紅陽曲陽高平十五人隨父凡三十人 師古曰領字或作頷

前漢書卷十七

前漢書卷十七考證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注師古曰弓高侯穨當襄城侯桀龍云云○臣召南按此襄城侯封于文帝十六年即韓王信太子之子韓嬰與韓穨當並時來降一封弓高一封襄城者師古以武帝元朔四年封襄城侯之桀龍當之誤矣三劉刊誤不言何耶

葛繹侯延和二年以子敬聲云云○按監本別本俱作延和非也師古曰延亦征字蓋古字延與征同今改正

江陽康侯蘇息○臣宗萬按蘇息史作蘇嘉又新市侯王棄之史作王康又栒侯賜史作垣侯通侯睦彊史作睦彊容城攜侯徐盧史作惟徐盧范陽靖侯史作端侯盧它之史作它父特轅侯史作持裝侯桀龍史作無龍安樂侯史作樂安侯軹侯史作涉軹侯僕朋史作僕多下摩侯史作下麃侯昆邪史作渾邪煇渠慎侯應疕史作順梁悼侯扁訾郅離侯史作符離侯杜侯史作壯侯揭陽定史作揭陽令定外石侯史作北石侯下酈侯史作下鄜侯韓陶史作韓陰史表互異

易侯僕黥○臣召南按史表無此侯別本作翕侯非也與翕侯邯鄲同日封豈可一地兩封耶至于翕侯趙信得封則邯鄲以元光四年免信以四年十月封無可疑也

翕侯趙信元朔三年擊匈奴功○三年訛二年從宋本改正

煇渠慎侯應疕○臣召南按煇渠既封僕朋又封應疕自注並在魯陽則是共食此地而中分其戶數者也

杜侯屠耆嗣○臣召南按宣紀作屠耆堂似此表脫堂字

下酈侯左將黃同斬西于王功○西于訛西千今改正

開陵侯建成○臣召南按此侯名敖建成侯是東粵書爵非名也史漢二表並以建成為名何耶又臨蔡侯孫都據南粵傳則姓都名稽不姓孫名都也

荻苴侯韓陶以朝鮮相將兵漢圍之降○監本作將漢兵圍之降非也今移兵字于漢字上

題侯張富昌共得衛太子侯○監本脫侯字從宋本添

前漢書卷十七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恩澤表第六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師古曰：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故此序引之也。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師古曰：禮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此其事也。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師古曰：高紀十二年詔云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張良傳高帝四人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又高紀十年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也。楚、魏、齊、趙皆舊六國，故總云六國。四皓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稱號在王貢兩龔鮑傳。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師古曰：共讀曰恭。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師古曰：海瀕謂近海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服虔曰：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師古曰：與讀曰豫，言豫其功也。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師古曰：修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為諭也。寖廣博矣。師古曰：寖，漸也。是以別而敘之。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臨泗侯呂公	以漢王后父賜號。	元年封，四年薨。高后元年，追尊曰呂宣王。				
周呂令武侯澤	以客從入漢，定三秦，將兵下碭。漢王敗彭城，往從之，佐定天下。	六年正月丙戌封，三年薨。	侯台嗣，高祖九年，更封為酈侯。四年，高后元年，為呂王，二年薨。謚曰肅，追尊令武曰悼武王。	三年，王嘉嗣，坐驕廢。侯通，嘉弟，六年四月丁酉封腄，八年為燕王，九月反，誅。庀，通弟，八年五月丙辰封東平，九月反，誅。師古曰：腄音直瑞反，庀音四屬反。		

	建成康侯釋之		右高祖三人。
	以客從擊秦漢王入漢使釋之歸豐衛太上皇		
	六年四月丙戌封九年薨		
侯產台弟高后元年四月辛卯封六年為汶呂王七年為梁王八年反誅師古曰汶音問	孝惠二年侯則嗣七年有罪免則弟種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奉呂宣王國七年更為不其侯八年反誅	侯祿種弟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八漢年為趙王陽追尊康侯曰趙昭王九月反誅	

扶柳侯呂平	襄城侯義	軹侯朝	壺關侯武	昌平侯大	贅其侯呂勝
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姁音況于反又音況羽反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孝惠子侯	以皇太后昆弟子淮陽丞相侯
元年四月丙寅封八年反誅	四月辛卯封二年為常山王	四月辛卯封四年為常山王	四月辛卯封六年為淮陽王	二月癸未封七年為呂王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滕侯呂更始	呂成侯呂忿	祝茲侯呂瑩 師古曰瑩音榮又音烏暝反	建陵侯張釋人寺	右高后十人五人隨父凡十五人。	軹侯薄昭
爲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以大謁者勸王諸呂侯。		高祖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夫迎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侯，萬戶。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八年四月丁酉封，九月反誅。	四月丁酉封，九月免。		元年正月乙巳封，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爲置後。
					十一年，易侯戎奴嗣，三十年薨。
					建元二年，侯梁嗣。

鄔侯駟鈞 師古曰鄔音戶又音於度反	周陽侯趙兼	右孝文二人。	章武景侯竇廣國	南皮侯竇彭祖	魏其侯竇嬰
以齊王舅侯。	以淮南王舅侯。		以皇太后弟侯，萬一千戶。	以皇太后兄子侯。	以將軍屯滎陽，扞破吳楚七國，侯，皇太后昆弟子。
四月辛未封，六年，坐濟北王興居舉兵反，弗救，免。	四月辛未封，六年，有罪，免。		孝文後七年六月乙卯封，七年薨。	六月乙卯封，二十二年薨。	三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三年，元光四年，有罪，棄市。
			孝景七年，共侯定嗣，十八年薨。	建元六年，夷侯良嗣，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常生嗣，十年，元狩元年，坐謀殺人未殺，免。	元光五年，侯桑林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蓋靖侯王信	以皇后兄侯。	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三十五年薨。	元光三年，頃侯充嗣。	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右孝景四人。							
武安侯田蚡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孝景後三年三月封，十年薨。	元光四年，侯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禪衣也。襜音昌占反。褕音踰。				
周陽懿侯田勝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三月封，十二年薨。	元光六年，侯祖嗣，八年，元狩二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長平烈侯衛青	以將軍擊匈奴，取朔方，侯。後破右賢王，益封，又封三子。皇后弟。	元朔二年三月丙辰封，二十三年薨。	侯伉，五年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元鼎元年，坐撟制不害，免。宜春。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宮，完為城旦。				

			侯不疑，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陰安。				
			侯登，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坐酎金免。發干。	元康四年，詔賜青孫錢五十萬，復家。	元始元年，青曾孫玄以長安公乘為侍郎。	元始四年，賜青玄孫賞爵關內侯。	
平津獻侯公孫弘	以丞相詔所襃侯，二百七十三戶。	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	元狩三年，侯度嗣，十年，元封四年，坐為山陽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為城旦。				高城。
冠軍景桓侯霍去病	以校尉擊匈奴，侯。後以將軍破祁連，迎昆邪王，益封。皇后姊子。	六年四月壬申封，七年薨。	元鼎元年，哀侯嬗嗣，七年薨，亡後。南陽。師古曰：嬗音上戰反。	侯山，地節二年四月癸巳，以從祖祖父大將軍光功封，三千戶。樂平。四年，坐謀反，誅。			東郡。

	周子南君姬嘉		
	以周後詔所褒侯三千戶。		
	元鼎四年十一月丁卯封。六年薨。		
	元封四年。君置嗣。二十四年薨。		永始二年侯黨嗣。七年綏和元年進爵爲六世公地滿百里。元始四年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牟公。
侯雲。山弟。三年四月戊申以大將軍光功冠陽封千八百戶。四年坐謀反誅。	始元四年。君當嗣。十六年。地節三年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元康元年三月丙戌君延年以當弟紹封。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二十九年薨。諡曰考。	天鳳元年公常嗣。建武二年五七世月戊辰更爲周承休侯。
		建昭三年質侯安嗣。四年薨。	五年。侯武嗣。十八世三年。更爲衛公。
		陽朔二年釐侯世嗣八年薨。	
南陽。	長社。		

樂通侯欒大	牧丘恬侯石慶	富民定侯車千秋	右孝武九人。三人隨父。凡十二人。	博陸宣成侯霍光	安陽侯上官桀
以方術詔所褒侯三千戶。	以丞相及父萬石積行侯。	以丞相侯八百戶。以遺詔益封。凡千六百戶。		以奉車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五十戶。後以大將軍益封萬七千二百戶。	以騎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戶。女孫爲皇后。
四年四月乙巳封。五年坐罔上。要斬。	五年九月丁丑封。十年薨。	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十二年薨。		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十七年薨。	正月壬寅封。五年。元鳳元年反誅。
	太初三年。侯德嗣。二年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元鳳四年。侯順嗣。六年本始三年坐爲虎牙將軍擊匈奴詐增鹵獲自殺。		地節二年四月癸巳。侯禹嗣。四年謀反。要斬。	桑樂侯安。始元五年六月辛丑以皇后父車騎將軍封千晉戶。二年反誅。
				元始二年四月乙酉。侯陽以光從父昆弟之曾孫龍勒士伍紹封三千戶。王莽篡位絕。	
高平。	平原。			北海　河間　東郡　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蕩陰　千乘　師古曰桀所食也。師古曰安所食也。

	宜春敬侯王訢	安平敬侯陽敞	富平敬侯張安世
	以丞相侯。子譚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坐法，削戶五百，定六百八戶。	以丞相侯，七百戶。與大司馬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子忠，凡五千五百四十七戶。	以右將軍光祿勳輔政勤勞，侯。以車騎將軍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
	元鳳四年二月乙丑封，二年，薨。	六年二月乙丑封，一年，薨。	十一月乙丑封，十三年，薨。
	元鳳六年，康侯譚嗣，四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頃侯忠嗣，十一年，薨。	元康四年，愛侯延壽嗣，十一年，薨。陽都　元康三年三月乙未，侯彭祖以世父故掖庭令賀有舊恩，封千六百戶。四年，神爵三年，為小妻所殺。
	建始三年，侯咸嗣，十八年，薨。	元康二年，侯譚嗣，九年，五鳳四年，坐為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謗，免。	甘露三年，繆侯敞嗣，四年，薨。師古曰：自敞以下至純，皆延壽之嗣也。
	元延元年，釐侯章嗣，十八年，薨。		初元二年，共侯臨嗣，十五年，薨。
	建平三年，侯遵嗣，二十六年，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思侯放嗣，三十六年，薨。
	汝南。	汝南。	平原。

		陽平節侯蔡義	營平壯侯趙充國
		以丞相侯，前為御史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七百戶。	以後將軍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一百七十九戶。
		元平元年九月戊戌封，三年，本始四年，薨，亡後。	本始元年八月辛未封，二十二年，薨。
	建平元年，侯純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為張鄉侯，建武中為武始侯。六世		甘露三年，賚侯弘嗣，二十二年，薨。
			建始四年，考侯欽嗣，七年，薨。
			陽朔三年，侯岑嗣，十二年，元延三年，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為嗣，免。戶二千九百四十四。
			濟南。

右孝昭六人，一人桑樂侯隨父，凡七人。

平丘侯王遷	昌水侯田廣明	陽城侯田延年
以光祿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五十三戶。	以鴻臚擊武都反氐，賜爵關內侯，以左馮翊與大將軍光定策，侯二千七百戶。	以大司農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二千四百五十三戶。
八月辛未封，五年，地節二年，坐平尚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如淳曰：律，諸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	八月辛未封，三年，坐為祁連將軍擊匈奴不至期，自殺。	八月辛未封，二年，坐為大司農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如淳曰：天子錢藏中都內。又曰大內。
肥城。	於陵。	濟陽。

爰氏肅侯便樂成 師古曰：杜周傳作史樂成，霍光傳作便樂成，令此云姓便，三者不同，疑表誤。	扶陽節侯韋賢	平恩戴侯許廣漢
以少府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二千三百二十七戶。	以丞相侯，七百一十一戶。	以皇太子外祖父昌成君侯，五千六百戶。
八月辛未封，二年薨。	三年六月甲辰封，十年薨。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封，七年薨，亡後。
本始二年，康侯輔嗣，三年薨。	神爵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級，為關內侯。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復以丞相侯，六年薨。	初元元年，共侯嘉以廣漢弟子中常侍紹侯，二十二年薨。
地節元年，哀侯臨嗣，二年薨，亡子，絕。	建昭三年，頃侯寬嗣。	河平二年，嚴侯况嗣。
元始五年閏月丁酉，侯鳳以樂成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元延元年，釐侯育嗣。	鴻嘉一年，質侯旦嗣，二十九年薨。
	侯湛嗣，元始中，戶千四百二十，王莽敗，絕。	建國四年，侯敞嗣，王莽敗，絕。
單父。	蕭。	

高平憲侯魏相	以丞相侯，八百一十三戶。	地節三年六月壬戌封，八年薨。	神爵三年，侯弘嗣，六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柘。
平昌節侯王無故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百戶。	四年二月甲寅封，九年薨。	五鳳元年，思侯接嗣，十六年薨。	永光三年，釐侯臨嗣，二十一年薨。	鴻嘉元年，侯獲嗣，三十八年，建武五年，詔書復獲。師古曰：以其失爵復之也。復音方目反。		
樂昌共侯王武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百戶。	四年二月甲寅封，十四年薨。	甘露二年，戾侯商嗣，二十七年薨。	河平四年，侯安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為王莽所殺。			汝南。
陽城繆侯劉德	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為宗室率，侯，子安民以戶五百贖弟更生罪，降一等，定戶六百四十戶。	四年三月甲寅封，十年薨。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	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二十一年薨。	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師古曰：颯音立。		汝南。

樂陵安侯史高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關內侯與發霍氏姦，侯，二千三百戶。師古曰：與讀曰豫。	八月乙丑封，二十四年薨。	永光二年，嚴侯術嗣，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康侯崇嗣，四年薨，亡後。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淑以崇弟紹封，亡後。	元始四年，侯岑以高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武陽頃侯丹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以帝為太子時輔導有舊恩侯，千三百戶，十年薨。	永始四年，煬侯邯嗣，十二年薨。	元壽二年，侯獲嗣，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鄉。
邛成共侯王奉光	以皇后父關內侯侯，二千七百五十戶。	元康二年三月癸未封，十八年薨。	初元二年，侯敞嗣，二十八年薨。	鴻嘉三年，侯勳嗣，十四年，建平二年，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	元始元年，侯堅固以奉光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濟陰。
	安平夷侯舜	初元元年癸卯，以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封，千四百戶，十三年薨。	建昭四年，剛侯章嗣，十四年薨。	陽朔四年，釐侯淵嗣，二十五年薨。	元始五年，侯懷嗣，王莽敗絕。		
將陵哀侯史曾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二千二百戶。	三月乙未封，五年，神爵四年薨，亡後。					

平臺康侯史玄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九百戶。	三月乙未封。二十五年薨。	建昭元年。戴侯恁嗣。十九年薨。師古曰。恁音女林反。	鴻嘉二年。侯習嗣			常山
博望頃侯許舜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長樂衛尉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四年薨。	神爵二年。康侯敞嗣。八年薨。	甘露三年。戾侯黨嗣。二十六年薨。	河平四年。釐侯並嗣。薨。亡後。		
					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報子以並弟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樂成敬侯許延壽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侍中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一年薨。	甘露元年。思侯湯嗣。六年薨。	初元二年。哀侯常嗣。九年薨。			平氏
				元延二年。節侯恭以常弟紹封千戶。	建昭元年。康侯去疾嗣。二十一年。鴻嘉三年薨。亡後。侯修嗣。王莽敗。絕。		

博陽定侯丙吉	以御史大夫關內侯有舊恩功德茂侯千三百三十戶。	元康二年。二月乙未封。八年薨。	五鳳三年。侯顯嗣。二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鴻嘉元年。六月己巳。康侯昌以吉孫紹封。	元始二年。釐侯並嗣。	侯勝客嗣。王莽敗。絕。	南頓
建成定侯黃霸	以丞相侯。六百戶。賞以定陶太后不宜立號。益封二千二百戶。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封。四年薨。	甘露三年。思侯賞嗣。三十年薨。	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	居攝二年。侯輔嗣。王莽敗。絕。		沛
西平安侯于定國	以丞相侯。六百六十戶	甘露三年。五月甲子封。十一年薨。	永光四年。頃侯永嗣。二十四年薨。	鴻嘉元年。侯恬嗣。四十三年。更始元年絕。			臨淮

右孝宣二十人。一人陽都侯。隨父。凡二十一人。

陽平頃侯王禁	以皇后父侯二千六百戶。子鳳以大將軍益封五千四百戶。凡八千戶。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封。六年薨。	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二十四年薨。	陽朔三年。釐侯襄嗣。十九年薨。	建平四年。康侯岑嗣。十三年薨。	建國三年。侯莫嗣。十二年。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東郡
		安成共侯崇	建始元年。二月壬午。以皇太后母弟散騎光祿大夫關內侯侯。萬戶。二年薨。	建始三年。靖侯奉世嗣。三十九年薨。	建國二年。侯持弓嗣。王莽敗。絕。		汝南

平阿安侯譚	成都景成侯商		紅陽荒侯立
阿平二年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十一年薨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戶以大司馬益封二千戶十六年薨		六月乙亥封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三十年薨
永始元年頃侯仁嗣十九年爲王莽所殺絕	元延二年侯況嗣四年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建平元年侯邑以況弟紹封王莽篡位爲隆信公與莽俱死	元始四年侯柱嗣王莽敗絕
元始四年侯述嗣建武二年薨			武桓侯鳳建武元年以父丹爲曾孫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
沛	山陽		南陽

曲陽煬侯根	高平戴侯逢時	新都侯莽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三千七百戶再以大司馬益封七千七百戶哀帝又益二千戶凡萬二千四百戶二十一年薨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三千戶十八年薨	永始元年五月乙未以帝舅曼子侯千五百戶後篡位誅
建平元年侯涉嗣王莽篡位爲直道公爲莽所殺	元延四年侯置嗣王莽敗絕	侯安元始四年四月甲子以莽功褒新侯二千戶莽篡位爲信遷公病死侯臨四月甲子以莽功侯二千戶賞都莽篡位爲天子後爲統義陽王官殺
九江	臨淮	南陽

樂安侯匡衡	以丞相侯，六百四十七戶。	建昭三年七月癸亥封，七年，建始四年，坐顓地盜土，免。					僮。

右孝元二人，一人安平侯隨父，凡三人。

安昌節侯張禹	以丞相侯，六百一十七戶，益戶四百	河平四年六月丙午封，二十一年薨。	建平二年，侯宏嗣，二十八年，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汝南。
高陽侯薛宣	以丞相侯，千九十戶。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封，五年，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羣輩免。其年復封，十年，綏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免。					東莞。
安陽敬侯王音	以皇太后昆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千六百戶，子舜益封。	六月己巳封，五年薨。	永始二年，侯舜嗣，王莽篡位，爲安新公。	建國三年，公匡嗣，更號和新公，與莽俱死。			
成陽節侯趙臨	以皇后父侯，二千戶。	永始元年四月乙亥封，五年薨。	元延二年，侯訢嗣，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新息。
		新成侯趙欽	綏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皇太后弟封，一年，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穎。
高陵共侯翟方進	以丞相侯，千戶，哀帝即位，益子宣五百戶。	永始二年十二月壬子封，八年薨。	綏和二年，侯宣嗣，十二年，居攝元年，弟東郡太守義舉兵欲討莽，莽滅其宗。				琅邪。
定陵侯淳于長	以侍中衛尉言昌陵不可成侯，千戶。皇太后姊子。	元延三年二月丙午封，一年，綏和元年，坐大逆下獄死。					汝南。

殷紹嘉侯孔何齊	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方百里。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師古曰適讀曰嫡孔吉之嫡子也。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八年，元始二年更爲宋公。					沛。
宣鄉侯馮參	以中山王舅侯千戶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建平元年坐姊中山太后祝詛自殺。					
氾鄉侯何武 師古曰氾音凡。	以大司空侯千戶。哀帝即位，益千戶。	四月乙丑封，十年，元始三年爲莽所殺，賜謚曰刺。	元始四年，侯況嗣，建國四年薨。				南陽。
博山侯簡烈侯孔光	以丞相侯千戶。元始元年益萬戶。	二年三月丙戌封，二年，建平二年坐乘職廢免。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復以丞相侯，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放嗣，王莽敗絕。				順陽

右孝成十人。安成平阿成都紅陽曲陽高平
新都武陽八人，隨父，凡十八人。

陽安侯丁明	以帝舅侯五千戶。	綏和二年四月壬寅封，七年，元始元年爲王莽所殺。					
孔鄉侯傅晏	以皇后父侯三千戶，又益二千戶。	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					夏丘。
平周侯丁滿	以帝舅子侯千七百三十九戶。	五月己丑封，元始三年坐非正免。					湖陽。
高樂節侯師丹	以大司馬關內侯侯二千三十六戶。	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一年，建平元年坐漏泄免。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爲義陽侯，二月薨。	侯業嗣，王莽敗絕。				新野。東海。
高武貞侯傅喜	以帝祖母太皇太后從父弟大司馬侯二千三十戶。	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封，十五年薨。	建國二年，侯勁嗣，王莽敗絕。				杜衍
楊鄉侯朱博	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戶。上書以故事不過千戶，還千五十戶。	建平二年四月乙亥封，八月坐極罔自殺。					湖陵。

新甫侯王嘉	以丞相侯，千六十八戶。	二年四月丁酉封，三年，元壽元年，問上下，獄瘐死。	元始四年，侯崇紹封，王莽敗絕。				新野。
汝昌侯傅商	以太皇太后從父弟，封千戶，後以奉先侯祀，益封凡五千戶。	四年二月癸卯封，一年，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	元壽二年五月，侯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八月坐非正，免。				陽穀。
陽新侯鄭業	以太皇太后同母弟子，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非正，免。					新野。
高安侯董賢	以侍中駙馬都尉告東平王雲祝詛反逆，侯千戶，後益封二千戶。	建平四年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免，自殺。					朱扶。
方陽侯孫寵	以騎都尉與息夫躬告東平王反謀，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前為姦讒，免，徙合浦。					龍亢。
宜陵侯息夫躬	以博士弟子因董賢告東平王祝詛下獄反謀，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祝詛下獄死。					杜衍。

長平頃侯彭宣	以大司空侯，二千七十四戶。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封，四年薨。	元始四年，節侯聖嗣，十四年薨。	天鳳五年，侯業嗣，王莽敗絕。			濟南。

右孝哀十三人，新成、新都、平陽、營陵、德五人，隨父，凡十八人。

扶德侯馬宮	以大司徒侯，二千戶。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王莽篡位，為太子師，卒官。					[illegible]
扶平侯王崇	以大司空侯，二千戶。	二月丙辰封，三年，為傅婢所毒，薨。					臨淮。
廣陽侯甄豐	以左將軍光祿勳定策安宗廟，侯五千三百六十五戶。	二月癸巳封，王莽篡位，為廣新公，後為王莽所殺。					南陽。
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音烝。）	以侍中奉車都尉定策安宗廟功，侯二千四百戶。	三月癸卯封，王莽篡位，為承新公。					汝南。
褒魯節侯公子寬	以周公世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侯二千戶。	六月丙午封，薨。	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為姬氏。				南陽平。

褒成侯孔均	以孔子世襃成烈君適魯孫奉孔子祀侯，二千戶。	六月丙午封。					瑕丘。
防鄉侯平晏	以長安少府與劉歆孔永孫遷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功侯，各千戶。	五年閏月丁丑封，王莽篡位，為就新公。					
紅休侯劉歆	以侍中羲和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國師公，後為莽所誅。					
寧鄉侯孔永	以侍中五官中郎將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大司馬。					
定鄉侯孫遷	以常侍謁者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常鄉侯王惲 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以太僕與閻遷陳崇等八人使行風俗齊同萬國功侯，各千戶。	閏月丁酉封。					

望鄉侯閻遷	以鴻臚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南鄉侯陳崇	以大司徒司直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邑鄉侯李翕	以水衡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亭鄉侯郝黨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章鄉侯謝殷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蒙鄉侯逯普 師古曰：逯音錄，字或作遂，二姓皆有之。	以騎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大司馬。					

侯號	功狀	始封
盧鄉侯陳鳳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成武侯孫建	以強弩將軍有折衝之威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爲成新公。
明統侯侯輔	以騎都尉明爲人後一統之義。	閏月丁酉封。
破胡侯陳馮	以父漢前爲副校尉討郅支單于侯千四百戶。	七月丙申封。
討狄侯杜勳	以前爲軍假丞手斬郅支單于首侯千戶。	七月丙申封。

右孝平二十二人，功成、博陸、宣平、紅、舞陽、秺、樂陵、都成、新甫、爰氏、合陽、義陽、章鄉、信成、隨、桃、褒新、賞都十七人，隨父繼世，凡三十九人。師古曰：據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時無紅侯，唯周勃玄孫恭以元始二年紹封絳侯，疑紅字當爲絳，轉寫者誤耳。又功臣表作童鄉侯，今此作章鄉，二表不同，亦當有誤也。○劉攽曰：予謂今有虹縣，音降，然則紅亦有降音也。

前漢書卷十八

前漢書卷十八考證

外戚恩澤侯表據春秋褒紀之義○臣召南按此據公羊春秋也。

臨泗侯呂公○臣召南按史表所無，然漢世后父封侯，權輿於此，班氏據外戚世家以領此表，是也。

建成康侯釋之以客從擊秦○擊秦，監本訛數奉，從宋本改正。

扶柳侯呂平師古曰不當姓呂○臣召南按史記表作昌平，疑昌呂字形相近而轉寫致訛，師古謂史家惟記母族，恐未然也。

安平敬侯陽敞○按敞姓楊，非陽也，各本俱訛。

富平敬侯張安世大世建武中爲武始侯○臣召南按武始侯之下有今見二字，班氏自言作表時此侯現在也，監本各本脫去，非是，洪邁言侯表惟平陽、富平二侯書今見，可證。

昌水侯田廣明以左馮翊○臣召南按宣紀廣明封時現爲御史大夫。

陽城繆侯劉德侯颯嗣師古曰颯音立○臣召南按沈約宋書武帝紀陽城釐侯慶忌生肅侯岑，岑生宗正平，是颯字乃岑字之訛也。

博望頃侯許舜三月乙未封○監本脫未字，今補。

博陽定侯丙吉五鳳三年侯顯嗣○顯字上脫侯字，今補。

新都侯莽千五百戶後篡位誅○監本脫後篡位誅四字，從宋本補。

高陵共侯翟方進永始二年十二月壬子封○監本封字下有八千戶三字，衍文也，從宋本刪。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百官公卿表七上

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易敘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應劭曰宓羲氏始作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氏作衣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師古曰見易下繫宓音伏字本作虙轉寫訛謬耳而傳述其官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郯子所說也以為宓羲龍師名官應劭曰師者長也以龍紀其官長故為龍師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羲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神農火師火名應劭曰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張晏曰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黃帝雲師雲名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由是而言故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少昊鳥師鳥名應劭曰金天氏黃帝子青陽也張晏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因以名官鳳鳥氏為曆正也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師古曰玄鳥燕也伯趙伯勞也青鳥鶬鷃也丹鳥鷩雉也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應劭曰顓頊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紀遠始以職事命官也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師古曰自此以上皆郯子之辭也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應劭曰少昊有四叔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故有五行之官皆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師古曰上謂其事久遠也該音該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師古曰事見虞書堯典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師古曰四嶽分主四方諸侯者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師古曰柔安也能善也邇近也禹作司空平水土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棄作后稷播百穀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也師古曰播謂布種也禼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師古曰禼音先列反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張晏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師古曰咎音皋繇音弋昭反墨鑿其額而涅以墨也刖斷足也劓割鼻也臏去髕骨也宮陰刑也大辟殺之也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師古曰共讀曰龔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益伯益也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䕶古益字也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師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尊神之禮可以次序也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師古曰夔音鉅龜反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夏殷亡聞焉師古曰言夏殷置官事不見於書傳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蓋不言其大數而無職號統屬也周官則備矣師古曰事見周書周官篇及周禮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師古曰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也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師古曰言百者舉大數也分音扶問反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師古曰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處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張晏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稱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

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猶厚也，言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為師。

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應劭曰：司馬，主武也，諸武官亦以為號。以冠將軍之號。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為一官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臣瓚曰：茂陵書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服虔曰：均官，主山陵上稾輸入之官也。如淳曰：律，都水治渠隄水門。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也。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又廱太宰、太祝令丞，文穎曰：廱主熟食官。如淳曰：五時在廱，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師古曰：如說是也。雍，右扶風之縣也。太宰即是熟食之官，不當復置一人也。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郎中令，秦官，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衞曰戶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也）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師古曰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衞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衞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衞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四方貢獻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衞士三丞又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宮（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職略同不常置

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騊駼野馬也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騊音徒高反駼音塗）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又牧橐昆蹏令丞（應劭曰橐橐駝昆蹏好馬名也蹏音啼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為廄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駝也昆獸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甗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見反甗音言又音牛偃反）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師古曰晉音是也挏音徒孔反）初置路軨

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及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初置別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

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為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為宗伯不謂之宗正）掌親

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內官長丞。師古曰：律曆志主分寸尺丈也。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王莽并其官於秩宗。初，內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斡，主也，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晉灼曰：此竹箭幹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師古曰：如說近是也。縱作幹讀，當以幹持財貨之事耳，非謂箭幹也。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搜粟都尉，服虔曰：搜音蒐狩之蒐。索也。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共讀曰供，養音弋亮反。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也。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若盧，如說是也。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也。胞與庖同。又上林中十池監，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上林中池上籞五所，而此云十池監，未詳其數。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師古曰：中黃門，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佽飛，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廷。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徼音工釣反。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也。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應劭曰：式道凡三候，車駕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門乃開。師古曰：式，表也。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庶子，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為夫差先馬。先或作洗也。舍人。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如淳曰：章謂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章字或作樟耳。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又主章長丞。師古曰：掌凡大木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掌皇后、太子

家有丞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應劭曰中盾主周衛徼道秩四百石如淳曰漢儀注衛率主門衛秩千石師古曰率知漏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官也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師古曰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師古曰省皇后詹事總屬長秋也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將行秦官應劭曰皇后卿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中人奄人也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

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如淳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傳謂之御宿三輔黃圖御羞宜春皆苑名也輯濯船官也鍾官主鑄錢官也辯銅主分別銅之種類也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輯讀與集同濯音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漢舊儀云天子大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大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騊駼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大廄者其官別屬水衡○劉攽曰表敘水衡九屬官技巧大廄各一物也後省技巧六廄顏遂謂此都是一官非矣蓋上林自有六廄一令丞主之後大廄等各別有官非此六廄也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攽曰都水官處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都水衡屬官先敘九官令丞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並置然則甘泉上林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衡官已下凡大官言七者誤也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廄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張晏曰馮輔也翊佐也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如淳曰尹翁歸傳曰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東方朔曰益為右扶風畜牧之所在也又有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皆屬焉如淳曰五時在廱故有廚○劉攽曰有當作右上云左都水此為右都水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衛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司隸校尉，周官，（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師古曰：督謂察視也。）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也。）十二城門候。（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宣紀言佽飛騎士、胡越騎，又此有胡騎校尉，如說是。）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也。）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師古曰：自中壘以下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常侍各自一官，亡員也。）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亦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褭，（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師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更音工行反。）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師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師古曰：庶長，言為眾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更音工行反。）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師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師古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長也。）十八大庶長，（師古曰：又更尊也。）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二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諸侯王，高帝初置，（師古曰：蔡邕云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以綠為質。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

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關都尉秦官

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光祿大夫無師古曰無印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師古曰大夫以下亦無印綬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爲蟲獸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前漢書卷十九上

前漢書卷十九上考證

百官公卿表上注師古曰漢制三公云云○監本直
刊此注於表前非也蓋標題之下有此注耳今從
宋本

丞相秦有左右注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
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臣召南按荀悅說非也
秦置左右丞相始於悼武王二年以樗里疾甘茂
爲之是時秦已稱王數世豈猶守周制次國二卿
故事耶且左相右相商湯已然左傳仲虺居薛爲
湯左相是其明證但丞相之名始於秦耳

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王應麟
曰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又曰武帝征和二年
雖部分丞相長史爲兩府并劉屈氂爲左丞相然
右相未嘗置也

內領侍御史○臣召南按周禮春官之屬御史中士
八人則御史始於周此表云秦官者謂御史大夫
官始於秦也唐六典曰周官有御史以其在殿柱
之間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爲侍御史史記張蒼自
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臣召南按沈約
宋志云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
將軍之名起此左傳昭二十八年豈將軍食之而
有不足孔穎達疏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
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
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原始于此按此說甚晰
史記封禪書周宣王時有右將軍杜伯然不可爲
典要也

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注師古曰太常王
者旌旗也○劉攽曰顏說太常都非晉灼作義秩
之官亦是主禮者秩亦猶常也然則古通謂常耳
王建太常自是周禮秦何庸知之且禮官主于一
旗亦非義矣臣召南按唐六典云漢高名曰太常
惠帝復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與此表異據史記
叔孫通傳高帝拜通爲太常漢官與職亦云惠帝
改太常爲奉常則六典所云自確班表蓋誤標其
大略耳

又廱太宰太祝令丞○劉攽曰多有字不然則是又
字臣浩按各本俱作又據攽此條則宋以前本作
有字也

博士秦官○沈約宋志曰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臣
召南按宋志此文所以糾正班表之失也據史記
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則魯有
博士官矣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劉攽曰此言太中大夫
秩比千石如故則中大夫舊小于太中秩無二千
石故言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
中大夫秩比千石也

太僕秦官注周穆王所置也○臣召南按周禮夏官
有太僕下大夫二人不得云始于秦也周穆王命
伯冏爲太僕耳亦不得云穆王始置此官也表及
注並誤

中太僕○監本于太僕後提行寫非是凡九卿屬官
如奉常下博士光祿勳下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
僕射宋本俱不提行今從之

又中書謁者○唐六典曰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
者司馬遷爲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省文也
洪遵曰中書尚書令在西漢爲少府屬官在東漢
亦屬少府雖典樞要而去公卿甚遠魏晉以來秩
以華重唐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矣

初置尚書員五人○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
人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
公曹是爲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尚書令尚
書僕射尚書丞皆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
謂尚書之分五曹自成帝始也

先馬注如淳曰前驅也○驅譌驅今改正

司隸校尉周官○臣召南按劉昭注後志云豈卿司
寇乎按周司寇不名司隸且秦漢以廷尉爲司寇
名矣此說亦非也蓋周禮秋官之屬有司隸中士二

人。鄭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事。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此表所稱周官也。

侍中○臣召南按，表不言置官本末，蓋漢官也。沈約宋志甚詳。若晉志稱黃帝時風后爲侍中，則杜佑所云出兵家讖書，不足信者也。

前漢書卷十九上考證

前漢書卷十九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也

						高帝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相國	丞相	大司徒	太師	太傅	太保	沛相蕭何爲丞相								丞相何遷爲相國
	太尉		大司馬							大尉盧綰侯九月爲燕王				
	御史大夫		大司空			內史周苛爲御史大夫守滎陽三年死			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六年徙爲趙丞相					
	列將軍													
	奉常		太常									博士叔孫通爲奉常三年徙爲太子太傅		
	郎中令		光祿勳							郎中令王恬啓				
	衛尉		中大夫令								將軍酈商爲衛尉			
	太僕					滕令夏侯嬰爲太僕					汲侯公上不害爲太僕			
	廷尉		大理							廷尉義渠				
	典客	大行令	大鴻臚							廣平侯薛歐爲典客師古曰歐音一后反				
	宗正	治粟內史	大司農			執盾襄爲治粟內史								
		中尉執金吾	少府			職志周昌爲中尉三年遷師古曰志音式異反				軍正陽咸延爲少府二十一年卒中尉丙猜				
	水衡都尉		主爵都尉	右扶風										
左內史		左馮翊	右內史	京兆尹		內史周苛遷				殷內史杜恬				

十	十一	十二	孝惠元年	二	三
				七月辛未相國何薨七月癸巳齊相曹參爲相國	
	絳侯周勃爲太尉復官省				
符璽御史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免					
		太子太傅叔孫通復爲奉常			
	衛尉王氏		營陵侯劉澤爲衛尉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廷尉育			長脩侯杜恬爲廷尉
	中尉戚鰓師古曰鰓音先才反				

四	五	六	七	高后元年
	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十月己丑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		十一月甲子右丞相陵爲太傅左丞相平爲右丞相典客審食其爲左丞相
		絳侯周勃復爲太尉十年遷		
				上黨守任敖爲御史大夫三年免
			奉常免師古曰名免也	
		士軍侯宣義爲廷尉		
			辟陽侯審食其爲典客一年遷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爲太傅	九月丙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
		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五年免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奉常根	
					廷尉圍	
					典客劉揭	
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						

孝文元年	二	三
十月辛亥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辛未免	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爲丞相	十二月丞相勃免乙亥太尉灌嬰爲丞相
十月辛亥將軍灌嬰爲太尉二年遷官省		
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 代中尉宋昌爲衛將軍		
	奉常饒	
郎中令張武		
	衛尉足	
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
		典客馮敬四年遷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月乙巳丞相嬰薨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御史大夫圍			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太僕嬰薨		
						廷尉昌　廷尉嘉
			典客靚師古曰靚與靜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後元年
					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奉常昌閭					
				廷尉宜昌		廷尉信
			中尉周舍			
			內史董赤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孝景元年
八月戊戌丞相蒼免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						
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為御史大夫七年遷						
					奉常信	
						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十三年老病免食二千石祿
						廷尉歐 師古曰歐讀與驅同
						平陸侯劉禮為宗正二年為楚王
						中尉嘉
						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二年遷

二	三	四	五
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			
	中尉周亞夫為太尉五年遷官省		
八月丁巳左內史鼂錯為御史大夫	正月壬子錯有罪要斬	御史大夫介	
	故詹事竇嬰為大將軍		
奉常府	故吳相袁盎為奉常奉常殷	南皮侯竇彭祖為奉常	安丘侯張歐為奉常
			姚丘侯劉舍為太僕師古曰侯表及諸傳皆云桃侯獨此為姚丘疑誤也
	廷尉廣		
	德侯劉通為宗正三年薨		
	河間大傅衛綰為中尉四年賜告後為太子太傅		

	六	七	中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九月戊戌丞相亞夫免御史大夫劉舍爲丞相		
		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鄣侯蕭勝爲奉常			蕢侯乘昌爲奉常		軑侯吳利爲奉常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
			廷尉福				
		濟南太守郅都爲中尉三年免		中尉			少府神
							主爵都尉不疑

	六	後元年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七月丙午丞相舍免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			六月丞相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爲太尉
		八月壬辰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三年死			齊相牛抵爲御史大夫師古曰抵音丁禮反
	奉常利更爲太常			栢至侯許昌爲太常三年遷	
		郎中令賀			郎中令王臧二年有罪自殺
	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				
					淮南太守灌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
	廷尉瑕更爲大理				
					大行令光
			大農令惠		
	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四年遷		中尉廣意		中尉張歐九年遷
			主爵都尉奴		
					中尉甯成爲內史下獄論內史卬

二	三	四	五
十月丞相嬰免三月乙未太常許昌為丞相			
太尉蚡免官省			
御史大夫趙綰有罪自殺		武彊侯嚴青翟為御史大夫二年坐竇太后喪不辦免	
南陵侯趙周為太常四年免			
郎中令石建六年卒			
大理信		廷尉遷廷尉建	廷尉武
大行令過期			大行令王恢
	北地都尉韓安國為大農令三年遷		
內史石慶	內史石徧	江都相鄭當時為右內史五年貶詹事	

六	元光元年	二	三	四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三月乙卯丞相蚡薨五月丁巳平棘侯薛澤為丞相
大農令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病免				九月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上大夫祿
太常定	太常王臧			宣平侯張歐為太常師古曰歐音一后反
	隴西太守李廣為衞尉			
太僕賀三十三年				
廷尉殷				
大農令殷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十一年徙				
		內史充		

五	六	元朔元年	二
	太常司馬當時		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
	中尉韓安國爲衞尉二年爲將軍		
廷尉翟公			
	大行令丘		
詹事鄭當時爲大農令十一年免			
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一年遷	中大夫趙禹爲中尉		
右內史番係師古曰番音普安反博士公孫弘爲左內史四年遷			

三	四	五	六
		十一月乙丑丞相澤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	
左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四月丁未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爲御史大夫	
		山陽侯張當居爲太常坐選子弟不以實免	繩侯周平爲太常四年坐不繕園陵免
			右北平太守李廣爲郎中令五年免
衞尉蘇建			
中大夫張湯爲廷尉五年遷			
	宗正劉棄		
少府孟賁中尉李息	少府產	中尉趙禹爲少府中尉殷容	
		主爵都尉李蔡	
左內史李沮四年爲將軍師古曰沮音俎	右內史賁師古曰賁音奔	主爵都尉汲黯爲右內史五年免	

元狩元年	二	三	四
	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		
			大將軍衛青爲大司馬大將軍驃騎將軍霍去
樂安侯李蔡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	
			戚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
		衛尉張騫	
		廷尉李友　廷尉安　廷尉禹	
大行令李息			
宗正劉受			沈猷侯劉受爲宗正二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論
中尉司馬安		中尉霸	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五年遷
會稽太守朱買臣爲主爵都尉		主爵都尉趙食其二年爲將軍	中尉丞楊僕爲主爵都尉
左內史敞			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史二年下獄棄市

	五	六	元鼎元年
	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四月乙卯太子少傅嚴青翟爲丞相		
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九月大司馬去病薨	
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俞侯欒賁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	蓋侯王信爲太常
	郎中令李敢	郎中令徐自爲十三年爲光祿勳	
	衛尉充國三年坐齊不謹棄市		
	廷尉司馬安		廷尉霸
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		大農令王夫	
		右內史王朝	右內史蘇縱

二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罪自殺二月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

二月辛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廣陵侯任越人爲太常坐廟酒酸論師古曰任敖侯及傳表皆云廣阿侯今此爲廣安此表誤

中尉將張騫爲大行令三年卒

大農令孔僅

少府當四年下獄死

水衡都尉張罷

三

郿侯周仲居爲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師古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郿音麥

中尉王溫舒爲廷尉一年復徙中尉

關都尉尹齊爲中尉一年抵罪

四

睢陵侯張廣國爲太常

故少府趙禹爲廷尉四年以老貶爲燕相

宗正劉安國爲大農令客

廷尉王溫舒爲中尉二年免

水衡都尉豹

右內史李信成中大夫兒寬爲左內史三年遷

五

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

平曲侯周建德爲太常　陽平侯杜相爲太常五年坐擅繇大樂令論師古曰擅役使人也

衛尉路博德

六

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一年貶爲太子太傅

大農令張成

少府豹爲中尉

元封元年	二	三	四	五
				大將軍青薨
左內史兒寬為御史大夫八年卒				
			酇侯蕭壽成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成安侯韓延年為太常二年坐留外國使
	御史中丞杜周為廷尉十一年免			
	故中尉王溫舒為少府三年徙			
水衡都尉閻奉			水衡都尉德遷	
御史中丞咸宣為左內史六年免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			少府王溫舒為右內史二年免	

	六		太初元年	二
				正月戊寅丞相慶薨閏月
八月入粟贖論〇宋祁曰以景武功臣考之云坐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六月乏與			睢陵侯張昌為太常二年坐乏祠論	
			郎中令自為更為光祿勳	
				侍中公孫敬聲為太僕十
			大鴻臚壺充國	大鴻臚商丘成十二年遷
	少府德有罪自殺右輔	都尉王溫舒行中尉事二年獄族	中尉	少府王偉中尉
			故左內史咸宣為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	
			京兆尹無忌左馮翊殷周	

	三	四	天漢元年	二
丁丑太僕公孫賀爲丞相				
	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	
	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			新時侯趙弟爲太常五年坐鞫獄不實論
二年下獄死				
			大司農桑弘羊四年貶爲搜粟都尉	
	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 師古曰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也			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一年遷

三	四		太始元年	二
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				
廷尉吳尊			廷尉郭居	
			大司農	
	弘農太守沛苑方渠中翁爲執金吾 師古曰沛人姓苑名	方渠字中翁也中讀曰仲		少府充國
				水衡都尉守
	右馮翊韓不害			

三	四	征和元年	二
			四月壬申丞相賀下
三月光祿大夫河東暴勝之公子為御史大夫三年下獄自殺師古曰公子亦勝之字也後皆類此			九月大鴻臚商丘成
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徙為安定都尉	江都侯靳石為太常四年坐為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		
			光祿勳韓說少卿為
		廷尉常	廷尉信
		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	
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五年為太子所斬			
			京兆尹于己衍坐大

	三	四	後元元年
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	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要斬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	
為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詛自殺			
		繆侯酈終根為太常十一年坐祝詛誅	
太子所殺		光祿勳有祿	
	邗侯李壽為衛尉坐居守擅出長安界使吏殺人下獄死		守衛尉不害
	廷尉意		
	高廟郎中田千秋為大鴻臚一年遷	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五年遷	
		右輔都尉王訢為右扶風九年遷	
逆誅			京兆尹建坐祝詛要斬

二

二月丁卯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七年坐謀反誅

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一年薨　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七年反誅

當塗侯魏不害爲太常六年坐孝文廟風發瓦免

守衛尉遺

太僕弁左將軍

執金吾郭廣意免

孝昭始元元年

尚書令張安世爲光祿勳六年遷

衛尉天水王莽稚叔三年遷

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

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人下獄自殺

水衡都尉呂辟胡五年爲雲中太守

青州刺史儁不疑爲京兆尹五年病免

二

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

三

膠西太守齊徐仁中孫爲少府六年坐縱反者自殺師古曰中讀曰仲

四

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三年卒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三年反誅

大鴻臚田廣明爲衛尉五年遷

五	六	元鳳元年	二	三
		九月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六年遷		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衛尉十二年遷
	轑陽侯江德爲太常四年坐廟郎夜飲失火免			
		光祿勳幷右將軍		
				衛尉幷將軍
		諫大夫杜延年爲太僕十五年免		
軍正齊王平子心爲廷尉四年坐縱道匿謀反者下獄棄市				廷尉夏國
	大將軍司馬楊敞爲大司農四年遷	太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		青州刺史劉德爲宗正二十二年薨
		執金吾壹信		光祿大夫蔡義爲少府三年遷
		中郎將趙充國爲水衡都尉六年遷		
	守京兆尹樊福	左馮翊賈勝胡二年坐縱謀反者棄市		衛尉田廣明爲左馮翊四年遷

四	五		六
正月甲戌丞相千秋薨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相	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		十一月己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
二月乙丑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十一月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			
	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	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元風殺吏棄市	廷尉李光四年免
	詹事韋賢爲大鴻臚四年	爲長信少府	
河內太守平原趙彭祖爲大司農三年卒			河東太守田延年爲大司農三年有罪自殺
	沛國太守李壽爲執金吾		便樂成爲少府四年卒
			右扶風周德
京兆尹彭祖			

元平元年

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

九月戊戌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三年為祁連將軍

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七年遷水衛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水衛都尉光祿大夫韓增為前將軍十三年遷

執金吾延壽

左馮翊武

孝宣本始元年

守京兆田廣陵相成

二

詹事東海宋疇翁壹為大鴻臚二年徙

河南太守魏相為大司農一年遷

博士后倉為少府一年遷執金吾併兵三年遷

三

六月己丑丞相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

六月甲辰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四年遷

廷尉李義

大司農淳于賜

少府鳳

光祿大夫于定國為水衡都尉二年遷

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

四

山陽太守梁為大鴻臚

左馮翊宋疇為少府六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

六安相朱山拊為右扶風一年下獄死

大鴻臚宋疇為左馮翊一年遷左馮翊延三年免

地節元年	二	三
		正月甲申丞相賢免賜金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
	二月庚午大司馬光薨	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七月戊戌更爲大司馬衛將軍右將軍霍禹爲大司
		六月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八年遷
	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一年遷	
		度遼將軍都尉范明友爲光祿勳一年坐謀反誅
水衡都尉光祿大夫于定國爲廷尉十七年遷		
		大司農輔
	執金吾郅元	執金吾延年
水衡都尉朱輔爲右扶風	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	
		左馮翊宦

	四	元康元年	二	三
馬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				
	弋陽侯任宮爲太常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北海太守張延壽爲太僕四年病免		
	北海太守朱邑爲大司農四年卒			
		平原太守蕭望之爲少府一年徙	執金吾廣意	
	勃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	東海太守尹翁歸爲右扶風四年卒		
	潁川太守黃爲左馮翊	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	少尉蕭望之爲左馮翊三年遷	守京兆尹潁川大守黃霸數月還故官

四	神爵元年	二	三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吉爲丞相
八月丙寅大司馬安世薨	前將軍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三年貶爲太子太傅
		後將軍充國	
蒲侯蘇昌復爲太常六年病免			
	中郎將楊惲爲諸吏光祿勳五年免		
		衛尉忠	
	太僕戴長樂五年免		
	左馮翊蕭望之爲大鴻臚二年遷		少府李彊爲大鴻臚
	大司農王禹四年遷		
太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三年遷師古曰中讀曰仲		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	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
光祿大夫馮奉世爲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廣陵太守陳萬年爲右扶風五年遷		
	膠東相張敞爲京兆尹八年免左馮翊彊三年免		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二年下獄棄市

四	五鳳元年	二
		四月己丑大司馬增薨五月彊弩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八月壬午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衛尉韋玄成爲太常二年免
河內太守韋玄成爲衛尉三年遷		衛尉弘
		右扶風陳萬年爲太僕五年遷
	大司農王禹爲大鴻臚	
	大司農延	宗正劉丁
	守左馮翊勃海太守信	守左馮翊五原太守延壽

三	四	甘露元年	二	三
正月癸卯丞相吉薨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				三月己丑丞相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
		二月丁巳大司馬延壽薨		
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五月甲午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七年卒
		蒲侯蘇昌復爲太常二年病免		鴈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
				博陽侯丙顯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
			執金吾田聽天爲廷尉三年遷	
執金吾田聽天二年遷				
			守左馮翊廣川相充郎	

四	黃龍元年	孝元初元元年
	十二月癸酉侍中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典屬國常惠爲右將軍四年薨	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一年爲光祿勳二年免	
		光祿勳弃將軍
衛尉順		平昌侯王接爲衛尉五年遷
秺侯金賞爲侍中太僕七年遷		
中山相加守廷尉	廷尉解延年	
		大鴻臚顯十一年
		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爲宗正二年免大司農宏
執金吾平		淮陽中尉韋玄成爲少府三年爲太子太傅水衡都尉馮奉世爲執金吾二年遷
右扶風武		水衡都尉馮奉世
京兆尹成	左馮翊常	太原太守陳遂爲京兆尹一年遷

二	三		四	五
				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執金吾馮奉世為右將軍二年為諸吏典屬國二年為光祿勳侍中	衛尉許嘉為右將軍五年遷		
			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為太常四年以將軍將兵	
光祿勳賞	光祿大夫周堪為光祿勳三年貶為河東太守			
京兆尹陳遂為廷尉二年卒			廷尉魏郡尹忠子賓十四年為諸吏光祿大夫	
大司農充郎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為執金吾九年遷		少府延二年免	
	淮陽相鄭弘為右扶風四年遷			
京兆尹代郡苑守左馮翊延免			京兆尹成	河南太守劉彭祖為左馮

	永光元年
	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賜金安車駟馬免
	七月癸未大司馬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一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太僕金賞為光祿勳一年卒
	衛尉雲
	故建章衛尉丙顯為太僕十年免
	大司農堯
	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為少府五年卒
翊二年遷太子太傅	

二	三	四	五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			
	四月癸未大司馬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衛尉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五年有辠自殺			
	右將軍奉世為左將軍光祿勳一年卒侍中中郎將王商為右將軍十一年遷		
光祿大夫非調為大司農		宗正劉臨	
右扶風張五年		水衡都尉稱	
隴西太守馮野王為左馮翊五年遷		光祿大夫琅邪張譚仲叔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	

建昭元年	二	三	四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	
	八月癸亥諸吏散騎光祿匡衡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	
太子少傅匡衡為光祿勳一年遷	左曹西平侯子永為光祿勳十大年遷		
	執金吾李延壽為衛尉一年遷	陽平侯王鳳為侍中衛尉二年遷	
	左馮翊馮野王為大鴻臚五年為上郡太守		
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			
右扶風			中郎將王禹為水衡都尉五年
	左馮翊郭延		

五	竟寧元年		孝成建始元年	二
	六月己未侍中衛尉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七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三年坐選舉不實免			
			騏侯駒普爲太常數月薨	宗正劉慶忌爲太常五年病免
			衛尉王罷軍	
	太僕譚			執金吾王章爲太僕五年病免
				蜀郡太守何壽爲廷尉四年徙
				大鴻臚浩賞二年徙
	陽城侯劉慶忌君寧爲宗正三年遷			
	河南太守召信臣爲少府二年徙中少府安平侯王章子然爲	執金吾二年遷		右扶風溫順爲少府二年坐買公田
			常山太守溫順子敎爲右扶風一年遷	水衡都尉賁太原太守讓爲右扶風
京兆尹王昌穉賓二年轉爲鴈門太守			弘農太守宋平次君爲京兆尹河南太守畢衆爲左馮翊	河東太守杜陵甄尊少公爲京兆尹

	三		四
	十二月丁丑丞相衡免		三月甲申右將軍王商爲丞相
	八月癸丑大司馬嘉賜金免		
	十月乙卯諸吏左曹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	夫一年坐河決自殺	十一月壬戌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六年卒
	右將軍王商爲左將軍一年遷執金吾千秋爲	右將軍一年遷	右將軍千秋爲左將軍三年薨長樂衛尉史丹爲右將軍三年遷
			河南太守漢爲大鴻臚一年免
	宗正劉通		
典近臣下徽險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爲執金吾一年遷			東平相鉅鹿張忠子贛爲少府十一月遷
	南陽太守王昌爲右扶風三年免		
二年貶爲河南太守			守京輔都尉王遵爲京兆尹二年免大鴻臚浩賞爲左馮翊九月減死罪一等論

河平元年	二		三
			右將軍丹爲左將軍十三年薨太僕王章爲右將軍
			宜春侯王咸長伯爲太常一年病免平昌侯王臨爲太常六年薨
衛尉王玄中都師古曰中讀曰仲			
			侍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三年遷
	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		
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坐使舍陽侯舉子免	廷尉何壽爲大司農		
司隸校尉王駿爲少府七年徙執金吾韓			右曹光祿大夫辛慶忌爲執金吾四年貶爲雲中太守
水衡都尉王勳	漢中太守平原王賞少公爲右扶風三年免		
杜陵韓勳長賓爲左馮翊三年爲少府	楚相齊宋登爲京兆尹三年貶爲東萊都尉未	發坐漏泄省中語下獄自殺	光祿大夫武爲左馮翊

四	陽朔元年		二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爲丞相			
			四月癸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侍中水衡都尉金敞爲衛尉四年卒		
			史杜國衞公爲太僕師古曰姓史名杜國字衞公也
大夫章安世爲大鴻臚三年爲長樂衛尉			大鴻臚勳
	常山太守劉武成爲宗正四年卒		
侍中奉車都尉金敞爲水衡都尉一年遷	水衡都尉順　河內太守甄尊爲右	扶風三年遷	
司隸校尉王章爲京兆尹一年下獄死	弘農太守平陵逢信少子爲京兆尹	三年遷陳留太守　薛宣爲左馮翊三年遷	

三	四		鴻嘉元年
			三月庚戌丞相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
九月丁巳大司馬鳳薨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二年卒			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爲御史大夫四月庚辰京兆尹王駿爲御史大
			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軍
			平臺侯史中爲太常六年病免建平侯杜業君都爲太常七年免
右將軍王章爲光祿勳數月薨	雲中太守辛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		
			陽平侯王襄爲衛尉五年徙
右扶風甄章爲太僕	京兆尹逡信爲太僕六年遷		
			大鴻臚慎
			千乘令劉慶忌爲宗正六月坐平都公主殺子貶爲遼東太守
護西域騎都尉韓立子淵爲執金吾五年坐選舉不實免	左馮翊薛宣爲少府二月遷		東郡太守琅邪王實中子爲少府四年免　師古曰中讀曰仲
左曹水衡都尉河內茍參威神	水衡都尉禹　太原太守淳于信中	君爲右扶風　師古曰中讀曰仲	
	少府王駿爲京兆尹一年遷		太原太守河內鄭義子韓爲京兆一年爲鉅鹿太守廬江太守趙增

	二		三	四
相				
夫五年卒				
			右將軍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弁將軍	
	左馮翊趙增壽爲廷尉五年貶爲常山都尉			
				中少府韓勳爲執金吾四年遷
			張掖太守年商子夏爲右扶風四年免	
壽譯公爲左馮翊　年遷	隴西太守劉威子然爲京兆尹一年卒　泗水相茂陵孺黔子橋爲左馮翊四	年殷爲漢中都尉	都尉丞相司直翟方進爲京兆尹三年遷	

	永始元年	二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	翟方進為丞相
		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二月丁酉特進成	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八	月貶為執金吾十一月壬子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七年貶為廷尉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孔光為光祿勳九月	遷執金吾韓勳為光祿勳六月遷
		太尉逢信為衛尉二年免	
		衛尉王襃為太僕三年病免	
		長信少府平當為大鴻臚三年遷	
師古曰中少府皇后官	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二年免	御史大夫翟方進為執金吾一月遷	
	水衡都尉淳于長三年免		
		信都太守長安宗正于泄為京兆尹二年	貶為河南太守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一年遷

三		四
		十一月庚申大司馬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右將軍辛慶忌為左將軍三年卒光祿勳韓勳為右將軍一年卒		執金吾廉襃為右將軍五年免
		酇侯蕭尊為太常大年薨
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二年遷侍中光祿大夫		
		侍中水衡都尉淳于長為衛尉三年免
琅邪太守陳慶君執為廷尉一年為長信少府		右扶風彭宣為廷尉三年以王國人為大原太守
朔方太守劉宅人為宗正左馮翊朱博為大司農一年為犍為太守		會稽太守沛劉交辨君為宗正十年汝南太守嚴訢子卿為大司農三年卒
光祿大夫師丹為少府五月遷詹事許商為少府二年為侍中光祿大夫金城太守廉襃子上為執金吾一年	遷	護羌校尉尹岑子河為執金吾一年遷
東平太傅彭宣為右扶風一年遷		光祿大夫潁川師臨子咸為水衡都尉八月遷水衡都尉臨為右扶風三年為沛郡都尉
河內太守杜陵龐真[illegible]穉為左馮翊三年遷		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一年貶為楚內史

三	二	元延元年
		正月壬戌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十二月乙未遷爲大司馬大將軍辛亥薨庚申光祿勳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廷尉朱博爲後將軍二年免		執金吾尹岑爲右將軍二年薨
尚書僕射趙玄少平爲光祿勳	樂昌侯王安惠公爲光祿勳數月病免	大鴻臚平當爲光祿勳七月坐前議昌陵貶爲鉅鹿太守曲陽侯王根爲光祿勳一年遷
護軍都尉任宏偉公爲太僕二		護軍都尉甄舜子節爲太僕東萊太守平陵范隆偉公爲太僕二年免
沛郡太守何武爲廷尉二年遷	光祿大夫朱博爲廷尉一年遷	
九江太守王嘉爲大鴻臚三年	太山太守蕭育爲大鴻臚數月徙	
大司農免		
		左馮翊逢信爲少府四年遷 廣漢太守趙護子夏爲執金吾
水衡都尉南陽王趙驕軍三年		侍中光祿大夫趙彪大伯爲侍中水衡都尉三年卒
	廣漢太守孫寶爲京兆尹一年免	廣陵太守王建爲京兆尹河南太守徐讓子張爲左馮翊四年免

綏和元年	四	
四月丁丑大司馬驃騎將軍根更爲大司馬七月甲寅賜金安車駟馬免十一月丙寅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		
三月戊午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四月乙卯爲大司空一年免		
廷尉孔光爲左將軍一年遷 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一年遷		
侍中光祿大夫師丹爲諸吏散騎光祿勳十一月爲太子太傅大司農許商爲光祿勳四月遷		二年爲太子太傅
成陽侯趙訢君偉爲衛尉六月侍中光祿大夫司農趙玄爲衛尉一月爲中少府		
駙馬都尉王舜爲太僕二年病免		年徙
御史大夫孔光爲廷尉九月遷少府龐眞爲廷尉二年爲長信少府		
		遷
侍中光祿大夫許商爲大司農數月遷 太原太守彭宣爲大司農一年遷	北地太守谷永爲大司農一年免	
詹事平陵賈延初卿爲少府三年 太僕宏爲執金吾十一月貶爲代郡太守光祿大夫王臧幼公爲執金吾		
京兆都尉甄豐長伯爲水衡都尉二年爲泗水相		坐選子長官殺守鴻臚太山太守蕭育爲右扶風三年免
長信少府薛宣爲京兆尹一年貶爲淮陽相 丞相司直琅邪遂義子贛爲左馮翊坐選舉免		

	二	孝哀建平元年
	二月壬子丞相方進薨三月丙戌左將軍孔光爲丞相	
王莽爲大司馬	十二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	四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
	十月癸酉大司馬丹爲大司空一年免	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
	右將軍王咸爲左將軍十月免衛尉傅喜爲右將軍十一月賜金罷太子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光祿勳彭宣爲右將軍二年遷	右將軍彭宣爲左將軍一年坐與淮陽王婚免
	安丘侯劉常爲太常四年病賜金百斤安車駟馬免就國	
	大司農彭宣爲光祿勳六月遷衛尉王能爲侍中光祿勳二年貶爲弘農太守坐呂寬自殺	
	太子中庶子傅喜穉游爲衛尉二月遷侍中光祿大夫王囂子卽爲衛尉二月遷城門校尉丁望爲衛尉三年遷	
		大司農梁相爲廷尉二年貶爲東海都尉
	執金吾謝竟爲大鴻臚三年徙	
	大司農河東梁相子夏一年遷	大司農左咸一年徙
三月遷南陽謝竟長平一年遷	光祿大夫鉅鹿閭宗君閭爲執金吾六年卒 執金吾河內孫靈子敎三年遷	
	故太僕苑隆爲右扶風八月爲冀州牧 太山馬嘉次君爲右扶風一年免	
	光祿大夫朱博爲京兆尹數月遷 光祿大夫郞漢游君爲京兆尹數月病爲中大夫 大鴻臚王嘉爲京兆尹二年遷	司隸校尉東海方賞君賓爲左馮翊二年遷

二	三
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八月甲戌有事自殺十二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	三月己酉丞相當薨四月丁酉御史
二月丁丑大司馬喜免 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	
四月戊午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中尉趙玄爲御史大夫五月下獄論九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二月遷十月丙寅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四月丁酉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
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卒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一年遷	右將軍公孫祿爲左將軍一年免
衛尉丁望爲光祿勳一月遷光祿大夫平當爲光祿勳四月遷	少府賈延爲光祿勳二年遷
少府賈延爲衛尉十一月遣故官 執金吾孫雲爲衛尉四年遷	
城門校尉丁憲子威爲太僕四年遷	
	左馮翊方賞爲廷尉四年徙
大鴻臚雲陽畢申世叔五年徙	
	御史大夫王崇爲大司農二年遷
衛尉賈延爲少府一年遷五官中郞將潁川公孫祿子中爲執金吾 師古曰中讀曰佽	尙書令涿郡趙昌君仲爲少府一年
侍中水衡都尉譚 大鴻臚謝竟爲扶風一年遷	光祿大夫東海魏章子譚爲右扶風
	潁川太守毋將隆爲京兆尹一年遷

大夫王嘉爲丞相

夫九月辰

執金吾嶠逵爲右將軍一年遷

爲河內太守將作大匠東鄉嶠董王君爲執金吾三月遷光祿大夫韋賞爲執金吾一年免

一年免

大司農左咸爲左馮翊三年爲復土將軍

四

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安爲右將軍一年遷

建平侯杜業爲太常二年貶爲上黨都尉

陳留太守渤鄲劉不惡子駿爲宗正更名容

光祿大夫董恭君孟爲少府一年遷京兆尹毋將隆爲執金吾一年貶爲沛郡都尉

光祿大夫龔勝爲右扶風一年復故官

光祿大夫茂陵申屠博爲京兆尹一年遷

元壽元年

三月丙午丞相嘉下獄死七月丙午御史大夫孔光爲丞相

正月辛丑大司馬衛將軍明更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特進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

五月乙卯諸吏光祿大夫孔光爲御史大夫二月遷七月丙午汜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二月免

御史大夫何武爲前將軍二年免

詹事馬宮爲光祿勳二年遷

少府董恭爲衛尉二月爲光祿大夫右扶風弘譚爲衛尉一年遷

衛尉孫雲爲少府一月陳留太守茂陵耿豐爲少府二年爲復土將軍京兆尹申屠博爲執金吾一年免

光祿大夫沛弘譚巨君爲右扶風冬遷

京兆尹南陽翟萌幼中師古曰中讀曰仲

二

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卒十二月庚

八月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

光祿大夫南夏常仲賓爲右扶風

	三	
	五月甲子丞相光爲大司徒九月辛酉爲太傅右將軍馬	宮爲大司徒
子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未免	庚申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
	五月甲子御史大夫宣爲大司空三月病免八月戊午右	將軍王崇爲大司空
	安陽侯王舜爲車騎將軍八月遷衛尉王崇爲右將軍	三月光祿勳馬宮爲右將軍三月遷光祿勳甄豐爲右將軍六月遷執金吾孫建爲右將軍二年遷
	博陽侯丙昌爲太常二年貶爲東郡太守	
	左曹中郎將甄豐爲光祿勳一年遷	
	大司農王崇爲衛尉二月遷建成侯黃輔子元爲衛尉	
	長樂衛尉王惲子敬爲太僕五年遷	
	故廷尉梁相復爲大理三年坐除吏不次免	
	復土將軍左咸爲大鴻臚	
	衛尉弘譚爲大司農	
	光祿大夫韓容子伯爲執金吾一月免護軍都尉孫建	子夏爲執金吾三月遷
	大鴻臚畢由爲右扶風六月貶爲定襄太守	
	京兆尹清河孫寶子丞廷尉方賞爲左馮翊一年遷	

孝平元始元年	二
三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大司馬王莽爲太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舜爲太保車騎將軍	
三月丙辰大司馬莽遷	
	二月癸酉大司空王崇爲病免四月丁酉少府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
	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光祿勳
	安昌侯張宏子夏爲太常二月貶爲越騎校尉
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爲光祿勳三年遷	
	大鴻臚橋仁
中郎將甄咸爲大司農一年卒	光祿大夫孫寶爲大司農數月免
少府宗伯鳳君房中郎將任岑爲執金吾一年卒	左輔都尉尹賞爲執金吾一年卒
右輔都尉趙恢君回爲右扶風一年免	中郎將幸成子淵爲水衡都尉大司馬司直沛武襄君孟爲右扶風三年爲冀州牧
大司徒司直金欽爲京兆尹六月爲侍中光祿大夫左馮翊張壽	

三	四	五
		四月乙未太師光薨大司徒宮為大司馬八月壬午免十二月丙午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
		執金吾王駿為步兵將軍
城門校尉劉岑子張為太常二年徙為宗伯		
		太僕惲為光祿勳
尚書令潁川鍾元寧君為大理		
		大鴻臚左咸
	宗正客更為宗伯一年免	太常劉岑為宗伯大司農尹咸
執金吾長安王駿君公三年遷		
	將作大匠謝堯為右扶風年七十病免賜爵關內侯	尚書令南陽鄧鴻君侯為右扶風
左馮翊匡咸子期	京兆尹鍾義左馮翊沛孫信子儒	宰衛護軍武襄為京兆尹數月遷中郎將南陽郝黨子嚴為右馮翊

前漢書卷十九下考證

百官公卿表下十二年○臣召南按陳平傳高帝崩平因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惠帝六年為左丞相據此則是年郎中令一格應書曲逆侯陳平為郎中令六年遷作表時脫漏耳

孝惠三年長脩侯杜恬為廷尉○臣召南按恬為廷尉應在二年以功臣表證之恬以二年薨其子中以三年嗣則此表列于三年誤也

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窋訛窟從宋本改正

高后七年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司馬光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表乃云云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迎代邸無食其名二表皆誤

孝文十年廷尉昌廷尉嘉○臣召南按張釋之傳釋之為廷尉至景帝初年始出為淮南相是釋之終文帝之世為廷尉也此表文帝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十五年書廷尉宜昌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凡五易其人矣表傳不同如此

孝景中二年中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蓋中尉某也古本亦脫又太初二年少府王偉中尉某亦脫一字

中五年主爵都尉不疑○臣召南按直不疑傳但云景帝後元年拜御史大夫而已此表不疑于中五年為主爵都尉六年由中大夫令更為衛尉後元年由衛尉遷御史大夫可以補傳所不及

孝武建元二年郎中令石建六年卒○臣召南按大年卒當作十六年卒萬石君以元朔五年沒建哀毀歲餘亦遽死焉而李廣代建為郎中令兩傳可證也宋本監本俱于大年之上脫十字耳且田竇廷辯時建為分別言兩人事若建為郎中令僅閱大年安得彼時尚有建在乎

元光四年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宣平侯張歐爲太常○臣召南按張歐與歐字形相近御史大夫是安邱侯說子即列傳所謂張叔宣平侯則張敖之孫張偃之子也但功臣表哀侯歐以景帝中二年卒矣豈得至元光時乎先儒並無疑及此者

元鼎五年陽平侯杜相爲太常○按杜相功臣表作杜相夫

太始四年江都侯至亂尊卑免○監本訛截其半入征和元年非也今從宋本改正

征和四年光祿勳有祿○監本有字下脫祿字從宋本補

孝昭始元四年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臣召南按昭紀及霍光傳並作驃騎將軍

元鳳四年御史大夫王訢爲相○按文相字上脫丞字

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炎武曰師古說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五年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監本脫十二月九字從宋本補

孝宣本始二年詹事東海宋疇○臣召南按宣紀作宋畸注蘇林曰畸音踦隻之踦師古曰音居宜反據此則表作疇誤也下文同

博士后倉爲少府一年遷執金吾辟兵三年遷○臣召南按一年監本訛作三年又脫兩遷字從宋本補但以后倉及辟兵考之後文並無遷陟則兩遷字或係古本之衍文也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爲右扶風○監本風字下衍博字今刪

四年弋陽侯任宮爲太常○監本訛邱宮從宋本改正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馮奉世○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宋本補

孝成河平三年太僕王章爲右將軍四年司隸校尉王章爲京兆尹○許應元曰同時有兩王章又兩王商一昌樂侯宣帝舅王武之子爲丞相一成都侯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爲大司馬者也

永始二年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凌稚隆曰自三月爲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荀紀因之遂爲秋八月貶也非是

三年光祿勳韓勳爲右將軍○監本脫韓勳二字從宋本補

元延四年北地太守谷永爲大司農○臣召南按監本刊此文於第十層是大鴻臚格也宋本在第十一格是從之

孝哀建平二年御史大夫王當爲丞相○按文應作平當各本俱誤

前漢書卷十九下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今人表第八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文穎曰：言遠，經傳不復獨序也。師古曰：契謂刻木以記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見於經典，其臣佐不可得而稱記也。）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師古曰：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師古曰：言能博施於人而濟衆者，非止稱仁，乃爲聖人也。）「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師古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師古曰：言上智不染於惡，下愚雖教無成。自此以上，皆見論語。凡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愚之次，皆依於孔子者也。）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師古曰：鮌，檮杌也。讙兜，渾沌也。）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紂之臣也。皆直諫而死也。）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紂之佞臣也。）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師古曰：豎貂，卽寺人貂也。）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母，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歎，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上烝，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略舉揚較，以起失謬。獨馳騖於數千歲之中，旁觀諸子，事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師古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捨難壹，張氏輒申所見，掎摭班史，然其所論又自差錯，且年代久遠，墳典墜亡，學者舛駮，師論分異，是以表載古今名氏或與諸書不同，今則特有發明，用暢厥旨。自女媧以下，帝鴻以前，諸子傳記，互有舛駮，敘說不同，無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彰灼可知者，無待解釋；其閒幽昧者，時復及焉。）

上上	聖人	太昊帝宓羲氏（師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耳。○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作罔罟田漁以備犧牲，故曰宓羲氏。）
上中	仁人	女媧氏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師古曰媧音古蛙反又音瓜
共工
氏
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
容成
氏
大廷
氏
師古曰廷讀曰庭
柏皇
氏
中央
氏
栗陸
氏
驪連
氏

赫胥
氏
尊盧
氏
沌渾
氏
師古曰沌音大本反渾音胡本反
昊英
氏
有巢
氏
朱襄
氏
葛天
氏
陰康
氏
亡懷

炎帝神農氏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	黃帝軒轅氏張晏曰以土德王故號曰黃帝
氏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	東扈氏
帝鴻氏	悉諸炎帝師。
少典炎帝妃生黃帝。	列山氏
歸臧氏	方雷氏黃帝妃生玄囂是爲青陽
倉頡黃帝史。	
蚩尤	

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絫祖黃帝妃生昌意。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彤魚氏黃帝妃生夷鼓。
⿰巾每母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巾每音謨字從巾即嫫母也。	封鉅黃帝師。
大填黃帝師。	大山

稽

黃帝師

力牧

風后

鬼臾區

師古曰即鬼容區也臾容聲相近

封胡

孔甲

岐伯

泠淪氏

服虔曰泠淪音鰥

始造十二律者

師古曰音零綸

少昊帝金天氏

五鳥

五鳩

昌僕

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昌意妃生

顓項

顓項 女祿

九黎

帝高陽氏

顓項妃生

老童

嬌極

老童妃生

重黎

吳回

后土

蓐收

玄冥

熙

柱

帥味

允格

臺駘

師古曰駘音胎

窮蟬

帝嚳
高辛
氏
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顓頊子生
敬康
大款
顓頊師
栢夷
亮父
顓頊師
師古曰父讀曰甫下皆同
緣圖
顓頊師
僑極
玄囂子生帝嚳
姜原
帝嚳妃生

弃
簡逷
帝嚳妃生
卨
師古曰逷音吐歷反卽簡狄也
陳豐
帝嚳妃生
堯
師古曰卽陳鋒是也
娵訾
帝嚳妃生
摯
祝融
陸終
祝融子
女潰
陸終妃生
六子
一曰昆吾

二曰參胡
三曰彭祖
四曰會人
五曰曹姓
六曰季連
廖叔
安
師古曰左氏傳作飂同音力周反又力受反
舟人
赤松
子
帝嚳師
栢招
帝嚳師
句望
敬康子生
蟜牛
師古曰句音鉤

帝堯
陶唐氏
張晏曰翼善傳聖曰堯
蟜音矯
帝摯
女皇
堯妃散宜氏女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倉舒
隤敳
師古曰隤音頹敳音五來反
檮戭
師古曰檮音疇戭音演
大臨
尨降
師古曰降音下江反

朱
共工
堯子
閼伯
讙兜
實沈
三苗
鮌
女志
鮌妃有莘氏女生禹
師古曰莘音所巾反

咎繇
仲容
叔達
栢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栢虎
仲熊
叔豹
季熊 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季貍者也
尹壽 堯師
被衣 師古曰被音披
方回
王兒

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齧缺
許繇 師古曰即許由也
巢父
子州
支父
帝舜
有虞氏 張晏曰仁聖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
娥皇 舜妃
敤手 舜妹
女罃 舜妃 師古曰即女英也罃音於耕反
師古曰敤音口果反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
董父
姑人
石戶
之農
北人 師古曰姞音其

鼓叟 蟜牛子生舜
象 舜弟
商均 舜子

	乙反	亡擇						
		雒陶						
	卨	續身						
	垂	栢陽						
	朱斨	東不						
	栢譽	訾						
	師古曰譽音弋	秦不						
	於反	虛						
	栢益	師古曰雒陶已						
	龍	下皆舜之友也						
	夔	身或作耳虛或作						
		作字並見尸子						
		昭明						
		卨子						
帝禹	女趫							
夏后	禹妃塗山	奚仲						
氏	氏女生啓							
	師古曰趫音丘							
	遙反							
	啓	相土						有扈

	禹子	昭明子						氏
		六卿		昌若				師古曰即與啓
		不窋		相土子			太康	戰于甘者也
		弃子					啓子兄弟	
		師古曰窋音竹		根圉			五人號五	
		出反		昌若子			觀	
					中康		羲和	
			胥		太康弟		師古曰即廢時	
					師古曰中讀曰	后夔	亂日胥往征之	
					仲下皆類此	玄妻	者也	
				有扔	相			羿
				君			逢門	師古曰有窮君
				師古曰扔音仍	后緡		子	也
				武羅	相妃生少			韓浞
				栢因	康			師古曰羿之相
				熊髠				也浞音士角反
				庬圉				界
			靡	師古曰武羅以		斟灌	嬇	師古曰音五到
		少康		下四人皆羿之		氏	師古曰嬇音許	反楚詞所謂澆
		相子	女艾	賢臣也庬音尨		斟尋	冀反	者也

		二姚		虞后		氏	栢封	
		少康妃	寒	氏		師古曰二國夏	叔	
			根圉子	杼		同姓諸侯爲羿		
				少康子		所滅也		
			垓	師古曰杼音大				
			冥子	呂反				
		芬	師古曰音鼓	槐				
		師古曰音紛		杼子				
		芒	微					
		槐子	垓子					
		泄	鞠	報丁				
			不窋子	微子				
		不降						
			扃	報乙		孔甲		
		劉絫	不降弟			不降子		
		師古曰古累字	師古曰扃音工	報丙				
	公劉		熒反			皐		
	鞠子		廑	主壬		師古曰墓在殽		
			師古曰音勤又			者也		
			音覲	主癸		發		

		關龍						
		逄				韋	癸	
						師古曰豕韋國	發子是爲	
						彭姓	桀	
						鼓	末嬉	
						師古曰即顧國	桀妃	
						己姓	于莘	
						昆吾		
						師古曰姒姓國	雅侈	
						也三者皆湯所		
						誅也	葛伯	
帝湯							師古曰湯所征	
殷商	有㜪	仲虺	虞公	慶節			尹諧	
氏	氏	師古曰湯左相	遂	公劉子			師古曰湯所誅	
師古曰禹湯皆	湯中妃生		逄公				見孔子家語	
字三王去唐之	大丁	老彭	栢陵					
文從高古之質	師古曰㜪與莘	義伯	費昌					
故夏殷之王皆	同	中伯	師古曰費音扶		皇僕			
以名爲號也	大丁	師古曰義仲湯	味反		慶節子			

		之二臣	終古					
	伊尹	卞隨	夏太史令					
			外丙					
	咎單	務光	大丁弟					
	師古曰湯臣主		中壬					
	土地之官也單		外丙弟					
	音善下皆類此				差弗			
	太甲				皇僕子			
	大丁子		沃丁		師古曰差音楚			
			太甲子		宜反			
			大庚					
			沃丁弟					
			小甲					
			大庚子					
			雍己					
			小甲弟					
	大戊	伊陟	孟獻		毀隃			
	雍己弟	師古曰伊尹子	益後		差弗子			
	巫咸	也	中衍		師古曰隃音踰			
	師古曰大戊之	臣扈						

	臣也	師古曰亦湯臣	中丁					
			大戊弟					
		外壬						
		中丁弟						
		河亶			公非			
		甲			毀隃子			
		外壬弟						
	祖乙	巫賢						
	河亶甲弟				辟方			
			祖辛		公非子			
			祖乙子		師古曰辟音壁			
			沃甲					
			祖辛弟		高圉			
			祖丁		辟方子			
			祖辛子					
			南庚		夷竢			
		大彭	沃甲子		高圉子			
					師古曰竢與俟			
		豕韋			同			
					亞圉			

		陽甲			高圉子			
		祖丁子						
	盤庚				雲都			
	陽甲弟				亞圉弟			
		小辛						
		盤庚子			公祖			
		小乙			亞圉子			
		小辛弟						
	武丁		劉姓					
	小乙子		豕韋					
	傅說							
	師古曰說讀曰	祖己						
	悅武丁相也							
	甘盤							
	師古曰武丁師	孝己						
	也							
	大王	祖伊						
	亶父		祖庚					
	公祖子		武丁子					
	姜女				甲			

	太王妃					祖庚弟		
						馮辛		
	大伯					甲子		
						庚丁		
	中雍					馮辛弟		
							武乙	
	王季						庚丁子	
							大丁	
	大任						武乙子	
	王季妃生						乙	
	文王						大丁子	
	微子							辛
	紂兄							乙子是爲
	箕子							紂
								妲己
	比干							紂妃
								師古曰妲音丁
								葛反
								費中
	伯夷							師古曰費音扶

叔齊 味反
太師膠鬲 飛廉
輂
亞飯 徵中 惡來
干
師古曰飯音扶 商容 左彊
晚反
三飯 師涓
繚 師古曰涓音工
師古曰繚音來 玄反
雕反 梅伯
四飯
缺 邢侯
鼓方
叔 鬼侯
播鞉
武
師古曰鞉音徒
高反
少師

陽
擊磬
襄 伯達
師古曰自師摯 伯适
以下八人皆紂 師古曰适音江
時奔走闕分散而反 伯邑
去鄭玄以爲周 中突 考
文王 平王時人非也 中曶 文王子
周氏 大姒 號中 師古曰曶與忽 楚熊
文王妃 號叔 同 麗
師古曰中叔二 叔夜 鬻子
大顛 人皆文王弟也 叔夏 師古曰鬻讀與
閎夭 粥熊 季隨 粥同
散宜 師古曰文王師 季騧 虞侯
生 也粥音弋六反 師古曰伯達以 芮侯
南宮 辛甲 下周之八士也 師古曰二國訟
适 周任 騧音瓜 田質於文王者
師古曰大顛以 史扁 成叔 吳周 芮伯
下文王之四友 師古曰扁音鞭 武 章 師古曰周同姓
也 向摯 文王子 中雍曾孫 之國在圻內者

			武王	文王子															
祭公	師古曰祭音側	介反	師尚	父	畢公	文王子	太師	疵	少師	彊									成王
殷太史			邑姜	武王妃	大姬	武王妃	曹叔	振鐸	文王子	毛叔	鄭	文王子	虞閼	父	陳胡	公滿	舜後	衛康	叔封
霍叔	處	文王子	檀伯	達	師古曰武王臣	蘇忿	生	師古曰武王司	寇蘇公	滕叔	繡	文王子	原公	文王子	郜子	文王子	師古曰郜音告	雍子	文王子
						杜伯	楚熊	狂	麗子	虞中	周章弟	杞東	樓公	禹後	邗侯	武王子	韓侯	武王子	齊丁
當武王時作旅	巢命	巢伯	師古曰南方遠	國武王克商而	來朝						季勝	惡來弟				秦女	妨	惡來子	楚子
																			祿父

				周公	文王子														
誦	武王子	召公	周同姓	史佚															
	聃季	載	文王子	君陳	芮伯	師古曰周司徒	也	師伯	師古曰周宗伯	也尚書作彤伯	毛公	師古曰周司空	也	師氏	師古曰周大夫	也	龍臣	師古曰周武賁	氏也尚書作武
鄷侯	文王子	郇侯	文王子	師古曰郇音荀	唐叔	虞	武王子	應侯	武王子		右史	戎夫	祝雍		邘叔		商子		
公伋	師尚父子	魯公	伯禽	周公子	凡伯	周公子	蔣侯	周公子	邢侯	周公子	茅侯	周公子	胙侯	周公子	祭侯	周公子	師古曰祭音側	介反	晉侯
繹	狂子	孟會	季勝子			蔡中	胡	叔度子										衛康	叔
紂子	管叔	鮮	文王子	蔡叔	文王子														

		臣		燮	封子			
		中桓		虞子	陳申			
		南宮		秦旁	公			
		髦		皐	備子			
		師古曰二人亦		女防子				
		周大夫也桓髦		楚熊				
		皆其名也自芮		艾				
		伯以下皆見周		繹子				
		書顧命		宋微				
		康王		中				
		釗		啓子	蔡伯		祭公	
		成王子		魯考	胡子	蔡侯	辛繇	
		師古曰釗音之		公	楚熊	宮	靡	
		遙反又音工遠		伯禽子	亶	伯子	師古曰繇讀與	
		反		齊乙	父子	衛父	由同	
				公	宋公	孟增子		
				丁公子	稽			昭王
				晉武	仲子			瑕
				公	衛孝			康王子
				燮子	伯			房后

				秦大	康伯子			師古曰昭王后
				几	陳栢			
				旁皐子	公			
				魯煬	申公弟			
				公	陳孝			
				孝公子	公			
				師古曰煬音式				
				向反	造父			
				齊癸	衛父子			
			穆王	公	師古曰造音千			
			滿	乙子	到反			
			昭王子	秦大	徐隱			
			呂侯	雒	王			
			師古曰穆王司	大乙子	師古曰卽偃王			
			寇也	楚熊	也			
			君牙	盤	鉛陵			
			師古曰穆王司	艾子	卓子			
			徒也	衛嗣				
			伯熙	伯				
			師古曰穆王太	孝伯子				

僕也熙音居永	反	祭公	謀父	師古曰祭音側	介反	密毋													
	衛逮	嗣伯子	秦非	子	大雒子										秦嬴	非子子			秦侯
楚熊	錫	盤子	宋愍	公	共工子	衛靖	伯	疌子			楚摯	紅	渠子			衛貞	伯	靖伯子	魯獻
			共王	伊扈	穆王子	晉成	侯	武侯子	陳慎	侯	孝侯子	蔡厲	侯	宣侯子	魯厲	公	魏公子	晉厲	侯
魯幽	公	煬公子	齊哀	公	癸公子	密康	公	懿王	堅	穆王子	詩作	師古曰政道既	衰怨刺之詩始	作也	孝王	辟方	共王弟	師古曰辟音壁	
						宋煬	公	愍公弟	齊胡	公	哀公弟	魯衛	公	幽公弟	楚熊	摯	渠子	宋厲	公

			宋弗	父何	愍公子				芮良	夫									
							共伯	和	師古曰共國名	也伯爵也和共	伯之名也共音	恭而遷史以爲	周召二公行政	號曰共和無所	據也				
嬴子											史伯		宋父		秦中	伯子	魯武	公	慎公弟
公	厲公弟	燕惠	公	邵公九世	宋釐	公	厲公子	師古曰釐讀曰	僖下皆類此	曹夷	伯	振鐸六世	魯慎	公	獻公子	齊文	公	厲公弟	晉釐
成侯子	衛頃	侯	貞伯子	楚熊	延	摯弟	蔡武	侯	厲侯子	衛釐	公	頃公子	楚熊	勇	延子	晉靖	侯	厲侯子	郲顏
夷王	摺	懿王子	師古曰摺音攣	齊武	公	厲公子	杞題	公	東樓子	曹幽	伯	夷伯子	陳幽	公	慎公子	齊厲	公	武公子	魯懿
愍公子	齊獻	公	胡公弟					厲王	胡	夷王子	衛巫				楚熊	嚴	勇子		

秦嚴侯　夏父公
公　靖侯子。　武公子。
仲子。　楚熊　蔡夷　伯御
嘉父　紃　侯　叔術　魯懿公兄子。
楚熊　嚴弟。　武侯子。　盰
譚大霸　師古曰紃音巡　楚熊
夫　嚴子。　罕
召虎寺人　衛武　紃子。　衛共
孟子　公　陳釐　伯
方叔　釐公子。　公　釐公子。
伯陽　幽子。
南中父　宋世　宋惠　晉獻
子士　公　侯
周宣中山史伯　釐公子。　釐侯子。
王靖父　晉繆
厲王子。　申伯　師服　燕釐　侯
尹吉　蔡夷　侯　獻侯子。
父　侯　十世　齊成
韓侯　公
蹶父　奄父　宋戴　文公子。

師古曰蹶音居　進父六世　公　魯孝
衛反　孫　惠公子。　公
張中　鄭桓　懿公子。
程伯　公友　陳武　曹戴　晉殤
休父號文　公　伯　公
師古曰休音許　公　釐公子。　幽伯子。　繆公弟。
糾反　蔡釐　幽王
侯　宮湦
夷侯子。　宣王子。
燕頃　褒姒
侯　虢石
十一世　父
曹惠
齊嚴伯　皇父
侯　戴伯子。　卿士
成侯子。
司徒
陳夷　皮
公　師古曰即十月
武公子。　之交詩所謂番

														秦襄	公	嚴公子		文子	
					楚若	敖	學子												晉文
		陳平	公	夷公弟												魯惠	公	孝公子	
雒司徒是也	太宰	冢伯		膳夫	中術	師古曰即所謂	中九膳夫也	內史	掫子	師古曰掫音側	流反	趣馬	蹶	師古曰蹶音子	使反		師氏	萬	師古曰萬讀與

														宋考	正父				
		辛有																	
侯仇	繆侯子	趙叔	帶	奄父子	宋武	公	戴公子	衛嚴	公	武公子	陳文	公	平公子	宋宣	公	武公子	楚蚠	冒	霄子
秦文	公	襄公子	楚霄	敖	若敖子	鄭武	公	桓公子	燕哀	侯	十二世	燕鄭	侯	十三世	蔡共	侯	釐公子	齊釐	公
										晉昭	侯	文侯子	潘父	曹桓	公	繆公子	蔡戴	侯	共公子
楀同音九禹反	申侯						平王	宜臼		曹繆	侯	惠公子		曲沃	桓叔	晉文侯弟			晉孝

	宋大	金	考父子。						臧釐	伯			石碏	師古曰碏音千	若反。				
師古曰嚴[illegible]音扶子。	粉反。	宋繆	父和	宣公弟。	蔡桓	侯封	人	宣侯子。	邾儀	父		穎考	叔			鄭公	子呂	曹嚴	公亦
	燕繆	侯	十四世、	陳桓	侯鮑	文侯子。		展士	駭					宋司	徒皇	父	司空	牛父	公子
	蔡宣	侯	戴侯子。							鄭嚴	公寤	生	武公子。	叔段	晉鄂	侯	孝侯子。	宰咺	師古曰咺音許
侯		曲沃	嚴伯	桓叔子。		魯隱	公	惠公子。	公子	翬	師古曰翬音暉。	衛桓	公完	嚴公子。	公子	州吁			

				宋孔	父	大逵子。		衛太	子伋	公子	壽								
			臧哀	伯												隨季	良		
楚武	王	蚡冒弟。	鄧曼	楚武王夫	人。	魯施	父。						鬬伯	比	熊率	且比	師古曰率音力	出反且音子余	反。
姑	桓公子。	師古曰即射姑	也。	秦憲	公	文公子。					宋嚴	公馮	繆公子。	燕宣	公	十五世、	覲丁	父	遺章
穀生	彫班	師古曰彫音而	桓王	林	平王孫洩	父子。	衛宣	公晉	桓公子。		虞公		虞叔			楚瑕	丘	隨少	師
遠反。	宋殤	公	宣公子。	華督	師古曰洩音下	化反。	蔡哀	侯	桓侯弟。	晉哀	侯	鄂侯子。	晉小	子侯	哀侯子。	秦出	公曼		鄭厲
		魯桓	公	惠公子。	夫人	文姜	彭生	陳厲	公	桓公弟。									

			鄭祭	師古曰蕫音千		公突		
			足	虓反		嚴公子		
		魯申	楚文	嚴王	魯嚴	夫人		
		繻	王	佗	公同	哀姜	長狄	
		楚保	武王子	桓王子	桓公子		僑如	
		申	騅甥	鄧祁				
			聃甥	侯				
			師古曰聃音乃	衛惠				
			甘反	公朔				
			養甥	宣公子				
				公子				
			謝丘	黔牟	鄭昭			
			章	左公	公忽	周公		
			辛甲	子泄	厲公兄	黑肩		
				潘和	高渠			
		齊寺		秦武	彌	連稱	齊襄	
		人費		公	鄭子		公兒	
		師古曰即徒人	石之	出公兄	亹	管至		
		費也費音秘	紛如	燕桓	昭公弟	父	公子	
			師古曰紛音扶	僂	右公	雍人	士知	

			王青	云反	卅十六	子職	稟	
			二友	齊桓	齊公	王子	鮒里	
				公小	子糾	克	乙	
		鮑叔		白		紀侯	宋愍	
	管仲	牙	高傒	襄公弟	魯公	紀季	公捷	
			師古曰傒音奚		孫隰			
		召忽		蕭叔	顓孫	齊伯	南宮	
		師古曰召讀曰		大心	師古曰顓音上	氏	萬	
		邵			專反	寺人	子游	
		隰朋		石祁	曹釐	貂	猛獲	
			王子	子	公夷	易牙	南宮	
		寗戚	戚父		嚴公子	常之	牛	
				原繁	宋桓	巫	鄭子	
		宋仇	實須		公禦	師古曰齊桓時	嬰齊	
		牧	士		說	人也見呂覽	子亹子	
			麥丘		愍弟	衛公	傅瑕	
		魯曹	人		師古曰說讀曰	子開	晉[illegible]	
		劌	輪邊		悅	方	侯	
		師古曰劌音居	師古曰輪扁也		秦德	釐王	哀侯弟	
		衛反	扁音鞭		公	胡齊	曲沃	

	楚粥	拳												宰孔		魯公	子季	友	
平陵	老	愚公		陳公	子完	佗子		虢史	嚚		周內	史過					楚屈	完	師古曰屈音九
					息嬀			虢叔				魯禦	孫		召伯	廖		齊仲	孫湫
武公弟	秦宣	公	德公子			燕嚴	侯	十七世	鄭文	公接	厲公子		彊鉏			秦成	公	宣公弟	曹昭
嚴王子	陳宣	公杵	臼	嚴公弟	息侯	惠王	毋涼		鄭高	克	公孫	素	陳轅	濤塗	楚申	侯	魯公	子般	魯閔
武公	嚴公子	王子	頹	蔿國		邊柏		楚杜	敖	文王子	師古曰即堵敖	陳太	子御	寇	魯公	子牙	圉人	犖	公子

魯公	子奚	斯		衞弘	寅	師古曰寅音演	荀息		宋公	子目	夷		宮之	奇		百里	奚		
勿反						卜偃	辛廖	師古曰廖音聊	梁餘	子養	罕夷	申生	狐突		秦繆	公		秦繆	夫人
師古曰湫音子	小反	許夫	人	先丹	木	羊舌	大夫	史蘇	魯釐	公		楚逢	伯	衞寗	嚴子	富辰	晉郤	芮	慶鄭
公班	釐公子作	詩	衞戴	公	黔牟子	趙夙		畢萬	畢公後	士蔿	臣猛	足	井伯	衞文	公	戴公弟	宋襄	公	桓公子
公啓	嚴公子						史華	龍滑	奚齊	卓子	師古曰卓音敕	角反	趙孟	夙子生衰	師古曰衰音楚	危反	蔡繆	公	許釐
慶父	卜齮	師古曰齮音蟻	衞懿	公	惠公子	晉獻	公	武公子	優施	梁五	東關	五	虞公	爲晉所滅	大王後	虢公	爲晉所滅	王季後	鄭子
							晉驪	姬											

																寗武	子		
奄息		中行	師古曰行音戶	郎反	鍼虎	師古曰鍼音其	廉反										狐偃	趙衰	師古曰衰音楚
公孫	枝	繇余	師古曰卽由余	蹇叔	燭之	武	內史	叔興	卜徒	父	禽息	王廖	師古曰廖音聊		晉文	公	獻公子	夫人	姜氏
韓簡	鄭叔	詹	皇武	子	釐負	羈妻	曹堅	侯孺	師古曰孺音乃	侯反	楚子	玉	鬭宜	申	成大	心	欒悼	子	晉李
蔡嚴	侯	穆侯子	燕襄	公	十八世	梁卜	招父	師古曰招音上	遙反	衛元	咺	師古曰咺音許	遠反	叔武		鍼嚴	子		
公		襄王	鄭		晉惠	公	獻公子	里克		虢射	宋襄	公	成公子			齊孝	公	桓公子	
華	曹共	公	昭公子	惠后			梁伯					晉懷	公	惠公子		衛成	公	文公子	曹共
				王子	帶					楚成	王惲	師古曰左傳作	頵音於倫反	潘崇					

危反	衰妻	介子	推	推母			郤穀	舟之	僑	荀林	父	先軫	狐瞫	師古曰瞫音審	陽處	父	甯嬴	臾駢	師古曰駢音步
魏犨	畢萬子	顛頡	胥臣	賈佗	師古曰佗音徒	何反	董因	豎頭	須	齊國	嚴子	周內	史叔	服		孟明	視	西气	術
離	寺人	披		曹文	公壽	共公子	燕桓	公	十九世	秦康	公	繆公子	晉襄	公	文公子	邾文	公	宋子	哀
倉葛		鄭繆	公蘭	文公子	石㚟	師古曰㚟音丑	略反	陳繆	公				陳共	公	繆公子	魯文	公		周匡
	鄭子	臧									周頃	王王	臣			夏父	不忌	宋昭	公
公	昭公子	齊公	子無	詭	師古曰左氏傳	作無虧	齊昭	公	孝公子										

千反鄭弦高叔仲惠伯宋方叔嘉子樂豫董狐

士會繞朝石癸公孫壽蕩意諸公冉務人卜楚丘晉趙盾襄子鉏麛宋伯夏叔子鬬伯比

邾子玃且師古曰玃音居碧反且音子余反魯公孫敖蔡文公嚴公子單襄子靈輒祁彌明師古曰祁上戶反鄭子戹士貞

王班齊君舍昭公子單伯魯叔孫得臣秦共公康公子晉成公黑臀靈公弟秦桓公共公子衛穆

胥甲父狐射姑師古曰射音夜魯宣公周定王榆

邴歜師古曰歜音觸閻職晉趙穿鄭靈公

楚繆王商臣齊懿公商人晉靈公夷皐襄公子陳靈公

令尹子文楚蔿賈申叔時孫叔敖

楚嚴王穆王子王孫滿箴尹克黃魏顆師古曰顆音口果反五參陳應申公申培欒伯優孟鄭公子弃

子泄冶孔達王子伯廖師古曰廖音聊晉解陽荀尹箕鄭公子雍秦景公桓公子楚鄭公鍾儀

公速逢大夫王札子魯公子歸生申舟齊惠公懿公弟陳成公靈公子燕宣公二十世曹宣

宋文公鮑昭公弟翟豐舒召伯毛伯少師慶士文臺鄭襄公堅靈公子衛繆公成公子周簡

穆公子公子歸生子公晉先穀楚子越

共公子夏姬孔寧儀行父

			疾	楚共	公盧	王夷		
			子反	王	文公子	定王子	穀陽	
				嚴王子	吳壽	魯成	豎	
				晉郤	蔘	公		
				克	中雍後十	宣公子		
			逢丑	辟司	五世	齊頃		
			父	徒妻	師古曰蔘音蓂	公		
			賓媚	師古曰辟讀曰	鳳反	惠公子		
			人	嬖	鄭悼	衛定		
					公	公		
			范文	荀罃	襄公子	繆公子	鄭公	
			子士燮		申公	衛孫	子班	
				鄭賈	巫臣	戹夫	曹成	
			臧宣	人		中叔	公負	
		曹剎	叔	伯宗	王孫	于奚	谿	
		時		伯宗	閎	宋共	宣公弟	
		師古曰即曹欣	韓獻	妻		公瑕	屠顏	
		時也剎音許其	子厥	秦醫	燕昭	文公子	賈	
		反		緩	公	晉景	師古曰即屠岸	
			程嬰	桑田	二十一世	公	賈也音工下反	

				巫	趙朔	成公子	宋蕩	
			羊舌	呂相	盾子	宋平	子	
					郤犨	公	晉厲	
				郤至	郤錡	成公子	公	
			公孫		師古曰錡音蟻	叔孫	景公子	
			杵臼		中行	僑如		
					偃	公子		
			劉康	姚句	胥童	偃		
			公	耳	欒書	長魚		
			單襄	師古曰句音鉤	羊魚	矯		
			公	呂錡	鮑嚴			
			苗賁	養由	子牽			
			皇	基	向于			
			叔嬰	叔山	鄭成			
			齊	舟	公綸			
			宋華	匡句	師古曰綸音工	羊斟	宋魚	
			元	須	頑反左傳作輪		石	
			孟獻	師古曰句音其	音工頰反			
			子	干反	燕武		慶克	
			樂正	鮑國	公		國佐	

求 晉解 二十二世
牧中 狐 鄭廖
晉悼 祁午
公周 韓亡 楊干
忌 子服
鄭唐 銅鞮 佗
伯華 叔梁
楚工 紇 楚公
尹襄 師古曰紇音下結反 靈王 子申
祁奚 泄心
羊舌 魯匠 秦堇 簡王子 公子
職 慶 父 魯襄 壬夫
魏絳 衛柳 狄斯 公 鄭蠆
張老 壯 彌 公
籍偃 師古曰壯讀曰莊 士鞅 齊靈 成公子
汝齊 公環 程鄭
吳諸 尹公 頃公子 子駟
宋子 樊 佗 衛獻 西鉏
罕 齊晏 庚公 公衍 孫蒯 吾
桓子 著 定公子

向戌 楚子 公孫 朱庶
苑宣 囊 丁 其
子 鄭師 無終 衛殤
士匄 慧 子嘉 公叕
晉邢 衛大 父 獻公弟
蒯 叔儀 姜戎 師古曰春秋[illegible]作蒯
齊殖 公子 駒支 衛寗
綽 鱄 楚令 孫文 喜
鄭游 曹武 尹子 子林父
眅 公勝 南
師古曰眅音普板反 成公子 觀起 福陽
鄭簡 師古曰觀音工奐反 子妘姓
齊杞 公嘉 師古曰卽偪陽也妘音云
梁 蘆公子 燕文
魯季 殖妻 晉陽 公 楚屈
苑武 文子 華州 二十二世 建
子 師古曰華州卽罕 魯國 魯臧
師古曰據今春秋說苑武子卽士會也而此重 祝鮀 歸父 堅
父 行人 鄭公 宋華
樂王 師古曰佗音徒 子員 孫夏 臣 巢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仲尼			
見豈別人乎未	詳其說	晉叔	向	向毋	師古曰向讀曰	餉	蘧伯	玉	吳季	札	鄭子	產	晏平	仲		太子	晉		左丘
鮒		楚申	叔豫		齊大	史三	人	南史	氏	陳文	子	卞嚴	子		臧文	仲		宰我	
何反	申蒯	陳不	占	士鞅	衛右	宰穀	臣	厚成	子	衛公	子荊	絳老	人	史趙	士文	伯	鄭卑	湛	師古曰卑音脾
師古曰員音云	子朱	楚湫	舉	師古曰即椒舉	薳奄	趙武	朔子	鬷蔑	師古曰鬷音子	公反	鄭子	皮							
	燕懿	公	二十四世	楚康	王	共王子					晉亥	唐		秦醫	和	晉舡	人固	來	師古曰即固黎
晉叔	漁	齊崔	杼	慶封	慶嗣	吳遏	壽夢子	晉平	公彪	悼公子	齊陳	桓子	衛襄	公惡	獻公子		曹平	公、	武公子
臣		宋伊	戾		吳餘	祭	師古曰祭音側	介反	景王	貴	靈王子	魯昭	公禂	師古曰禂音直	流反	晉昭	公夷	平公子	燕惠
											齊嚴	公光	靈公子	楚夾	敖	康公子	蔡景	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明		顏淵		閔子	騫		冉伯	牛		仲弓									
子貢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曾子		子張		曾皙		子賤		南容	師古曰南宮縚
漢音譏	行人	子羽	馮簡	子	子大	叔	衛北	宮文	子	魯叔	孫豹	狐丘	子林	晉趙	文子		孟縶	子	孟懿
						劉定	公		公孫	楚	公孫	黑	韓宣	子厥	魯叔	孫昭	子	楚薳	罷
也	舟人	清涓			魯謝	息	鄭定	公	簡公子	燕悼	公	二十六世	薳啓	彊	申子	豐	左史	倚相	申亡
	北燕	伯款			陳惠	公		鄭孔	張	周原	伯魯								
公	二十五世	陳公	子招	周儋	桓伯	魯南	蒯	莒子	庚輿	晉頃	公	昭公子	宋元	公佐	平公子	蔡平	侯	景侯子	樊頃
蔡靈	侯	陳哀	公弱	成公子	吳餘	昧	餘祭弟	師古曰昧音秣	宋寺	人柳	魯豎	牛	楚靈	王圍	晉邢	侯	雍子	楚公	子比

也字子容 子 師古曰龍讀曰 字 子
公冶南宮 衰 申亥 司徒 觀從
長 敬叔 吳厥 子字士 醜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公西 師古曰南宮适 由 晉籍 子鼂
華 鄭子 師古曰即鄭由 談 竇猛
有若 衛史子鉏 師古曰即竇孟也 周悼
老子 漆彫 鼂 商 王猛
啓 師曠 周史 蔡悼 景王子
澹臺 屠蒯 大弢 侯
滅明 南榮 靈侯孫
師古曰澹音大甘反 疇 蜎子 齊景 梁丘
師古曰即南榮 子服 師古曰蜎音一 公杵據
樊遲 趎也趎音直俱 惠伯 兗反 臼 曹桓
巫馬 反 晉荀 嚴公弟 公
期 吳 孝成 平公子
司馬 禆竈 子 南宮 敬王
牛 齊虞 極 丏
子羔 公伯 里析 人 頓子 景王子
原憲 寮 越石 裔款 悼王兄
顏路 公肩 梓慎 父 胡子

商瞿 子 栢常 許男兒
師古曰瞿音劬 申須 騫 沈子 楚平
季次 子石 燕子 逞 王棄
公良 林既 干 陳夏 疾
隰成 醫 靈王弟
子 北郭 魏獻 魯季 費亡
顏刻 琴牢 騷 子 平子 極
逢於 絳孫 燕共 宋樂 曹聲
何 司馬 公 大心 公
司馬 彌牟 二十七世 悼公弟
穰苴 季公
師古曰穰音人羊反苴音子余反 司馬 烏 吳僚
篤 公叔 餘昧子
魏戊 務人 師古曰僚音聊
楚伍 楚太
奢 智徐 子建 寺人 曹隱
伍尚 吾 僚柤 公通
孟丙 師古曰柤音側加反 平公弟
燕平
魯師 成鱄 公 臧昭

				巳	師古曰音上克	二十八世	伯	
					反		厚昭	
					闞沒	專諸	伯	
				子家			師古曰卽郈昭	
				羈	汝寬	秦哀	伯也	吳夫
			楚子			公	吳王	槩
			西	吳孫	楚司	景公子	闔廬	師古曰夫音扶
			公子	武	馬子	楚昭		槩音工代反
			闔	申包	期	王		徐子
			伍子	胥	沈尹	平王子	楚郄	章禹
			胥		戌	鍾建	宛	
			江上	蔡墨	衛彪		越王	衛靈
			丈人		傒		允常	公元
				楚史	師古曰傒音奚	鄭獻	夏少康後	襄公子
			史魚	皇		公禹	闞且	南子
				王孫	萇弘	定公子	師古曰且音子	
			公叔	由于			余反	蒯聵
			文子		員公	宋景	魯定	師古曰蒯音五
				鑢金	辛	公兜	公	怪反
			中叔	師古曰鑢音慮	師古曰賁讀曰	欒	宋昭	宋朝

			圉	屠羊	鄖	元公子	公	
			祝佗	說	王孫	宋中	郲嚴	彌子
			師古曰佗音徒	師古曰說讀曰	章	幾	公	瑕
			何反	悅	楚石		夷射	雍渠
			王孫	莫敖	奢	齊高	姑	黎且子
			賈	大心	劉文	張	師古曰射音夜	師古曰且音子
			公父	蒙穀	公卷		楚囊	余反
			文伯		師古曰綦音其	榮駕	瓦	
			毋	陳逢	蒲反	鵝		
				滑		師古曰駕音加	唐成	
			衛公	司馬	季康		公	季桓
			子逞	狗	子			子
				師古曰衛宣公		秦惠	蔡昭	
				臣也見魯連子	公父	公	侯	
				顏讎	文伯	哀公孫	悼侯弟	
			觀射	由			晉定	
			父	大夫			公	曹靖
			師古曰觀音工	選	東野		頃公子	公路
			喚反	陳司	畢		陳懷	聲公子
				城貞		鄭聲	公	

子　公勝惠公子
顏濁　獻公子　滕悼
鄒　公
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　許幼
莒郊　苑吉
郵亡　公　射
鄭　周舍　趙簡　師古曰射音食
王叟　子　邾悼　亦反
田果　武子孫　公　中行
柏樂　寅
鳴犢　行人韓悼　師古曰行音胡
陽城　蠋過　子　頓子　郎反
竇犨　胥渠　宣子子　杞隱
胡子　公
越句扁鵲　齊國　悼公子
踐　燕簡　夏　薛襄　杞釐
允常子　董安公　子　子
師古曰句音鉤　于　二十九世　桑掩　隱公子
大夫田饒　胥　小邾　曹伯
種　嚴先　子　陽

苑蠢　仇汜生　為宋所滅
后庸　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兄者也
榮聲　魯哀　公孫
諸稽期　公　齊悼　彊
到　師古曰即榮啓　秦悼　公陽
期也聲或作啓　公　齊晏生
苦成　楚芋　惠公弟　孺子　田乞
尹文　師古曰即安孺　鮑牧　完六世孫
卑如　師古曰芋音于　燕獻　子也
具反　公　高昭　田恆　齊簡
隰斯　三十世　子　陳乞子　公壬
計然　彌
葉公　市南　楚白　楚惠　諸御
子高　熊宜　公勝　王章　鞅　子我
僚　昭王子
屈固　衞太　子行
大陸　申鳴　叔遺
子方
孔文　衞出
嚴普　子　公輒

檀弓
魯太 大叔渾罕
師 公儀疾 夫
儀封 中子 師古曰渾音下
人 公明 陳轅 昆反
達巷 賈 畢魚頗 孔悝
黨人 長沮 陳亢 蔡成 石乞
朱張 師古曰沮音子余反 師古曰音岡又音抗 顏匹 公 狐黶
父 昭公子 師古曰即孟黶
桀溺 子服 齊平 衛簡
少連 景伯 顏隃 公鱉 公劇
丈人 倫 簡公子 瞶
林放 厥黨
何蕢 顏夷 童子 原壤
師古曰蕢音匱 師古曰即闕黨 叔孫
童子也 武叔
楚狂 陳司 陳弃 革子 衛公
接輿 敗 疾 成 孫朝 衛侯
陳子 工尹 師古曰即棘子 起
禽 商陽 成也 尾生 石國

陽膚 周元 晦 陽虎
孟之 師襄 尾生 齊禽 王赤 師古曰即微生
反 子 高 敖 敬王子 歐也曄古歐字
師古曰即微生高也 師古曰即鄒敖也 晉出
公 互鄉
申棖 餓者 定公子 童子
大連 師巳 師晃
師古曰即師兒 陳子 茀肸
賓牟 鄭戴 亢 公之 師古曰即佛肸 陳愍
賈 勝之 魚 也弗音弼 公
顏丁 公肩 南郭 陳尊 為楚所滅
瑕 惠子巳 公山
顏柳 師古曰即公肩假也 姑布 宋桓 不狃
子卿 雕 師古曰即公山不擾也音人九
周豐 衛視 宋子
夷 章 秦厲 匡人 反
采桑 師古曰即式夷 公輸 共公 杞愍
羽 也見呂氏春秋 般 悼公子 貞定公
史留 離朱 王 釐公子
樂正 豫讓 陳太 元王子 杞釐 吳王

子春 青犇 宰喜 鄭共 公 夫差
子 吳行 公丑 師古曰此不當
石雔 師古曰犇音步 人儀 哀公弟 言聲公字誤也
丁反 鄭鄭 晉定 鄭哀 太宰
趙襄 魁衆 公 晉哀 公易 嚭
子服 子 師古曰鄭人所 昭公子 公忌 聲公子
子 簡子子 俘也鄭音篤魁 蔡聲
知過 口賄反衆音果 智伯 侯產
師古曰即知果 燕考 成侯子
惠子 鮑焦 公桓 齊宣 蔡侯
墨翟 三十一世 公 齊
魏桓 平公子 爲楚所滅
公房 禽屈 子 蔡元 杞簡
皮 釐 獻子曾孫 侯 公春
師古曰即禽滑 韓康 聲侯子 爲楚所滅
釐者是也屈音 子 田襄 衞悼 思王
其勿反又音丘 貞子子 子 公 叔襄
勿反 高赫 悼子子 出公叔子 定王子
我子 原過 魯悼 衞敬 周考
公 公 哲王

田俅 任章 出公子 悼公子 晁
子 中山 燕成 西周 思王弟
師古曰俅音求 武公 公 桓公
隨巢 周桓公子 三十二世 考王弟 秦懷
子 韓武 秦躁 公
胡非 子 公 魯元 躁公子
子 康子子 厲公子 公 衞懷
公季 師古曰躁音千到反 悼公子 公
段干 魏文 成 周威 敬公弟
木 侯 司馬 趙獻 公 周威
田子 桓子孫 庚 侯 桓公子 烈王
方 司馬 襄子兄孫 考王子
寗越 李克 喜 趙桓 鄭幽
子 東周 公
太史 魏成 襄子弟 惠公 共公子
屠黍 子 楚簡 威公子 宋昭
王 秦靈 公
翟黃 躬吾 惠王子 公 景公子
君 司馬 燕愍 懷公孫 晉幽
任座 期 公 公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牛畜 趙公 三十二世 懿公子

中達 樂陽

李悝 田大 師古曰即樂羊

師古曰悝音口回反。 荀訢 公和 也。 衛慎

趙烈公

趙倉 秦簡侯 敬公子

堂 徐越 公 獻侯子 楚聲

屈侯 厲公子 王

鮒 簡王子

西門 韓景 燕釐

豹 侯虔 公 元安

武侯子 三十四世 王驕

公儀 魯穆 秦惠 威烈王子

休 公 孫子 公 晉烈

子思 元公子 簡公子 侯 鄭繚

泄柳 費惠 南宮 趙武 幽公子 公駘

公 邊 公 師古曰繚音聊。

申詳 師古曰費音祕 列侯弟 宋悼 駘音臺。

顏敢 列子 公

昭公子

王慎 楚悼 鄭相

韓烈 王 駟子

長息 侯 聲王子 陽

景侯子

公明 齊康

高 魏武 吳起 公

侯 為田氏所滅

嚴仲 文侯子 韓文 韓相 滅。

子 侯 俠絫

列侯子

聶政 趙敬 宋休

侯 公

聶政 陽成 烈侯子 悼公子

姊 君 魏惠 晉孝

王 公 韓哀

孟勝 大監 武王子 列公子 侯

突。 秦出 文侯子

徐弱 齊桓 公 鄭康

徐子 侯 惠公子 公乙

白圭 和侯子 楚肅 為韓所滅

王
孟子 鄒忌 齊威 趙成 悼王子 晉靖
孫臏 王 侯 韓懿 公任
師古曰臏音頻忍反 田桓侯子 敬侯子 侯 伯
哀侯子 爲韓魏所滅
燕桓 魯共
公 公 周夷
章子 三十五世 繆公子 烈王
田忌 龐涓 喜
秦獻 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元安王子
公
大成 靈公子 宋辟
午 公
太史 趙肅 休公子
儋 侯 衛聲
成侯子 公
秦孝 慎公子
趙良 商鞅 公 楚唐
獻公子 蔑
申子 甘龍 韓昭

侯
杜摯 懿侯子
燕文 衛成
子桑 公 公 周顯
子 桓公三子 聲公子 聖王
屈宜 十六世 扁
臼 被雍 安陵 楚宣 夷烈王子
纏 王 師古曰扁音篇
鐸椒 昭 師古曰纏即纏 肅王子
恤 字也 宋剔
鄭敖 江乙 蘇秦 成君
子華 沈尹 張儀 魯康 辟公子
華 齊宣 公 嚴蹻
史舉 王辟 師古曰蹻音居
馮赫 彊 略反
閭丘 淳于 威王子 魯景
光 皃 靖郭 公
昆辯 君 康公子
師古曰齊人也
靖郭君所嘗見 唐尚

				戰國策而呂覽				
				作劇說辯	於陵			
					中子			
				司馬	秦惠	楚威		
				錯	王	王		
				犀首	孝王子			
			閭丘	公中	魏襄	衛平		
			卬	用	王	公		
			顏歜	史起	惠王子	成公子		
			師古曰歜音觸	蕩疑	韓宣	衛嗣	慎靚	
			王升	師古曰即蕩疑	王	君	王	
			尹文	也	昭王子	平王子		
			子	魏哀	燕易	魯平	越王	
			番君	王	王	公	無彊	
			唐易	襄王子	三十七世	景公子	句踐十世	
			子	韓襄	周昭	燕王	爲楚所滅	
			如耳	王	文君	噲		
				宣王子	赧王	三十八世		
			西周	蘇代	延	子之		
	屈原		武公		慎靚王子	楚懷		夫人

				蘇厲	馬犯	王		鄭袖
			陳軫		周景	威王子		
		昭廷	占尹	宋遺	令尹	靳尚		
	漁父		應堅	上官	子椒			
				大夫	子蘭	魏昭		
			秦武	烏獲		王		
			王	軋子	孟說	哀王子	趙武	
			惠王子	聚子	師古曰說讀曰	魯愍	靈王	
		樗里	任鄙	師古曰聚字也	悅	公	肅侯子	
		子	公羊	沈子	戚子	平公子	李兌	
		師古曰樗音丑	子	師古曰魯人也	根牟	楚頃	田不	
		於反	穀梁	善春秋	子	襄王	禮	
	肥義		子	北宮	申子	懷王子	代君	
			萬章	子	慎子	衛懷	章	
			告子	魯子	嚴周	君	齊愍	
		甘茂	薛居	公扈	惠施	嗣君子	王	
			州	子	公孫		宣王子	
		滕文	樂正	尸子	龍	齊襄	淖齒	宋君
		公	子	捷子	魏公	王	師古曰淖音女	偃
			高子	鄒衍	子牟	愍王子	教反字或作卓	爲齊所滅

仲梁 田駢 狐爰
公孫子 惠盎 師古曰即狐咺
丑 孔穿 王孫 也齊人見戰國
子思玄孫 買 策
王歜 宋玉 唐勒
師古曰歜音觸 嚴辛 景瑳 燕惠
燕昭 范睢 師古曰瑳音子 王 騎劫
王 蘇不 何反即景差也 四十世昭
三十九 釋 秦昭 王子
樂毅 曾子 葉陽 襄王 韓釐
郭隗 君 武王弟 王
白起 涇陽 穰侯 襄王子
田單 君 趙惠
趙奢 安陸 文王 魏安
縮高 君 武靈王弟 釐王
廉頗 唐睢 陳筮 昭王子
公孫 孟嘗 雍門 燕武
弘 君 周 成王
虞卿 師古曰齊人也 魏公 范座 惠王子
魯仲 孟嘗君所使見 子 師古曰座音才 趙孝 趙括

連 戰國策 弋反 成王
侯嬴 朱亥 左師 惠文王子 韓王
藺相 平原 春申 觸龍 燕孝安
如 君 君 龐煖 王 為秦所滅
毛遂 秦孝 師古曰煖音許 四十二世
朱英 蒙恬 文王 元反又音許遠 武成王子 趙王
昭襄王子 反 李園 遷
華陽 楚考 魯頃 為秦所滅
夫人 烈王 公
孫卿 秦嚴 頃襄王子 為楚所滅 楚幽
王鸇 襄王 韓栢 魏景 王 楚王
文王子 惠王 湣王 考烈王子 負芻
釐王子 安釐王子 為秦所滅
衛元 趙悼 燕栗
呂不 君 襄王 腹 燕王
韋 懷君弟 孝成王子 劇辛 喜
韓非 淳于 秦始 為秦所滅
燕將 越 皇 代王
渠 李牧 嘉 魏王
樂燕 燕太 李斯 為秦所滅 假

			高漸	子丹				爲秦所滅
			離	鞠武	秦武			齊王
				師古曰鞠音居	陽			建
				六反			秦二	爲秦所滅
				荆軻	項梁		世胡	趙高
				樊於		衛君	亥	
				期	秦子	角		閻樂
					嬰	爲秦所滅		
				孔鮒	項羽	董翳		
		孔襄		孔穿孫	陳勝	司馬		
		孔鮒弟子			吳廣	欣		

前漢書卷二十

前漢書卷二十考證

古今人表因玆以列九等之序○劉知幾曰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多有不類于其敘者楊慎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華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

總備古今之略要云注張晏曰寺人孟子云云○臣召南按古今人表差違誠如張晏所論但晏謂寺人孟子云云不諒其忠直遭讒而責以保身不諒其正性疾惡而責其譏刺此則師古所云又自差錯者也

女潰○潰監本作潰從宋本改

廖叔安注師古曰左氏傳作飂同音力周反又音力授反○各本並同臣召南按左傳作飂杜預注曰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又地理志南陽郡湖陽古廖國師古注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飂字可證此注飂字係刊本之誤

鼓篸象商均○監本列第八格今從宋本移列于第九格

石戶之農○監本誤分石為一人戶之農為一人今連寫

秦不虛注雒陶已下皆舜之友也○臣召南按雒陶以下戰國策顏觸所云舜有七友是也此表但記五人又方回列之二等與王兒並列而不及靈甫

又續身戰國策注作續牙

后夔元妻○楊慎曰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中出后夔于下上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誠可皆譏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夔是第七等人也又按楊慎曰韋豕韋也竄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以一人而二之此說尤非表與鼓昆吾並列者是夏末强國助桀為虐成湯所伐者也後與大彭並列者是商時伯國猶周有齊桓晉文也國雖是一其君先後賢愚不同安得謂是一人乎又表中有劉姓豕韋此本左傳劉累之後又別一豕韋也慎可謂失考矣至士會即范武子一人兩見則師古已言之

季勝注惡來弟○按注三字誤在杞東樓公下今移正

杞東樓公○監本誤列第六格今從宋本移在第五格

衛逵○逵監本作建從宋本改

宋考正父○監本別本俱脫宋本在第三格是也今從之臣召南按考正父當作正考父宋本亦誤

魯隱公○楊慎曰隱公列于下下而葛伯反在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慶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諸稽到○按到字應作郢各本俱訛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同謂齊等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〇劉攽曰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師古曰首謂始定也孝武帝時樂官考正師古曰更實正其事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於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爲一是以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賾亦深也索求也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爲氂師古曰度音大角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孟康曰絫音累蠡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師古曰絫孟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繼之纍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應劭曰世本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塤音許元反字或作壎其音同耳匏曰笙應劭曰世本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爲之〇宋祁曰郭景本作郭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不但竹也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師古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音昌六反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角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

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師古曰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師古曰泠音零綸音倫自大夏之西，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生其竅厚均者，應劭曰生者治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爲筩不復加削刮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師古曰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師古曰筩音大東反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比音頻寐反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韋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也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陽唱陰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

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楙古茂字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閡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爲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胡待反下言該閡於亥音訓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李奇曰統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師古曰易說卦之辭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師古曰此亦說卦之辭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師古曰此上繫之辭正月，乾之九三，○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宋祁曰南本有臣瓚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逮

而通之也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師古曰宓讀與伏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師古曰此說卦之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師古曰此上繫之辭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此泰卦象辭也后君也謂王者也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陰而入陽爲失其類也師古曰此坤卦象辭荅應之道也及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爲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也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千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參謂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曰期音基謂十二月爲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孟康曰太族長八寸圍八分爲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美帝堯能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饋之象也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也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後皆類此也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師古曰茆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蘇林曰咢音愕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

於甲奮軋於乙師古曰軋音於黠反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猋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為四聲綱也師古曰杓音必遙反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孟康曰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為宮紀也晉灼曰下言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是謂天之綱紀也師古曰躔踐也音直連反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師古曰條達也鬯與暢同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鐘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除也言以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鐘之長也言該者該眾律之數也師古曰忖音千本反○劉歆曰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挍上言南呂任成萬物然後成之數謂酉也從酉數除亥數則得九矣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孟康曰得一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法辭張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張晏曰黃鐘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鐘六寸其法率如此推當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大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類此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為陽六為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龠合音閤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概所以概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嘉善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晉灼曰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為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底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

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米粟之量故在太倉也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以底石厲物令平齊也底音指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爲參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鈞斤石凡十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揲蓍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師古曰錘者稱之權也音直垂反又直睡反○宋祁曰周南本爲好字下有肉者環之實好者環之虛十字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臧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䪢也師古曰䪢子由反物䪢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嗇蕃息信者

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師古曰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師古曰以德化之以樂動之詩序曰上以風化下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師古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皆以一爲正也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也故志引之云爾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師古曰介然特異之意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李奇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爲宜耳

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臣瓚曰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遂誤耳師古曰此說非也班固幽通賦云玄黎醇耀于高辛是則黎爲火正也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師古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者卽饕餮也二官重黎也而閏餘乖次孟康曰以歲之餘日爲閏故曰閏餘次十二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也孟陬殄滅孟康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也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爲失方也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欽敬也若順也昊天言天氣廣大也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以其世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下人也匝四時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則餘六日又除小月六日是爲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便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則能信理百官衆功皆美也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謂五紀也師古曰大法九章卽洪範九疇也其四曰協用五紀也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爲火用水勝之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師古曰獲水德謂有黑龍之瑞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音五奚反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發憤謂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臣愚以

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師古曰讎相當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其以七年為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應劭曰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案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鄧展曰日月踐歷度次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為甲寅之歲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劉攽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牽牛前十一度當云在斗牛間孟說非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師古曰姓即射姓也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師古曰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記曆書唐都分天部而巴郡落下閎運算推歷師古曰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姓落下名閎巴郡人也都與閎凡二人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孟康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宋祁曰鈞校當作鈞校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

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蘇林曰桮音布回反）（師古曰姓桮名育也單音善）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伯益）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師古曰猥曲也）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下獄也音胡稼反）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師古曰此春秋左傳劉康公之言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自此以上皆劉康公辭）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師古曰離下兌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象辭）又曰治歷明時（師古曰此革卦象辭）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師古曰蔀音剖又音部）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孟康曰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為辰師古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劉歆以詩七月流火為論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師古曰餼生牲也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禮廢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事見論語）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師古曰音之履反）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師古曰劉家本有此語）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為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十一三之以為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孟康曰以六乘黃鐘之九得五十四）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

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也上生六而倍之
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
道也孟康曰異類為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為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為妻也律娶妻
如淳曰黃鐘生林鐘而呂生子如淳曰林鐘生太族天地之情也六律六
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
合為二五聲凡十合於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
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而民
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
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
氣故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
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
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鄧展曰春秋則為二矣孟康曰春為
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舉春秋以目一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
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
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
也張晏曰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
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
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師古曰左氏傳載韓簡之言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數起龜以象告吉凶筮
以數示禍福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
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
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
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
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為閏也師古曰奇音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

因以再扐兩之師古曰扐音勒○劉攽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
千一百七十六象閏所據一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為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為月法
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
矣是以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軌道相錯故有交會交會卽陰陽有干陵勝
負故生吉凶也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師古曰皆上繫之辭并終數為十九
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
終之數以為義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
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
冬至是為會月孟康曰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冬至日與歲復九會而
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元一月黃鐘初九之數也經
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
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
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
也履端於始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也舉正於中謂分一朞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歸餘於終
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誖乖也音布內反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
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
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
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
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
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
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尼曰初入元百六

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八十歲也次四百八十陽九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為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陰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八九七十二為七百二十歲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於易爻九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一甲子冬至以八乘九八九七十二故七百二十歲乃有災也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孟康曰七八爻乘八之數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備純陰七八不變故通其氣使各六百歲乃有災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數也六既有變又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四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尼如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偶故重出覆取上六八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以九七五三為災者天奇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繫天故從取其奇為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歲三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為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歲有八十分八十分為二十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歲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也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孟康曰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因順時而命事事得其序則年穀豐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左氏傳之辭也為治也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

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以上左傳之辭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此下亦同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或曰於子半日地統受於丑初臣瓚曰謂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謂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以甲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蘇林曰策數也）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師古曰信讀曰伸）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律歷志上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臣召南按此卽禮
樂志所云立樂府置協律都尉本志所云造太初
歷是也顏注未明
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注班氏自云作志
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于用竹爲引者事之
宜也則其辭焉○臣召南按一曰備數以下皆劉
歆之詞而班氏稍加刪節所謂刪僞辭取正義也
是以晉志引此志直云劉歆序論而風俗通義引
劉歆鍾律書當亦指此若隋書牛弘傳引劉歆鍾
律書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云
云今志所無是則班氏所刪去者也
曰備數云云○監本接連前文寫非也今另提行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云云○臣召南按隋志
曰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
十六枚成大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
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
也較此志亦少異
木曰柷注連底揰之○揰之别本作動之
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注○臣浩按依孟康說
應以取竹之解谷斷句生字連下文讀然於文義
不順晉灼謂解谷爲谷名甚是但如晉說則之字
當作往解亦與上文不順當以取竹之解谷生讀
其竅厚均者句於文始順
注生而肉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監本孔字上
脫肉字外內訛外肉今改正又截以爲筩監本訛
箭從宋本改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晉志作斷兩節
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
九者所以究極中和云云○沈約宋志曰班氏所志
未能通律呂本原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
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托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
之妄矣臣召南按此志附會三統誠多穿鑿然皆
劉歆條奏本文而班氏述之非班氏欲符劉歆三
統之數也
正月乾之九三○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臣召南
按宋說非也自子至午爲乾卦六爻自未至亥爲
坤卦六爻此言人生于寅正是乾之九三泰卦三
陽之象非九二也
參分損一下生林鍾云云○晉志曰校其相生所得
與司馬遷同臣召南按是志本劉歆歆言鍾律事
主司馬遷故與呂覽淮南京房三家小異
八八爲伍○按晉志引此文作八八爲位此傳寫之
訛也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按隋
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
分
廷尉掌之○舊本附注皇祐冬益州進士房庶言嘗
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臣召
南按房庶此說范鎮深是之而司馬光力攻其謬
光與鎮書有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
于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曾不
悟也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
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設施乎驗孟堅之書不宜
如此冗長也
合龠爲合○宋祁曰舊本作十龠杭本作合龠予以
後參考之十當作合○臣召南按玉海引胡瑗新
樂圖曰今文訛作十龠唐六典曰二龠爲合然則
合龠者二龠也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
劉攽曰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古文爲在治忽蓋字
之變飾說不同非孔氏虞書也○臣召南按七始
之文見於此泠州鳩言七律晏子言七音與此稍
異漢初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注孟
康曰天地四時人之始卽用此志語然則漢初所
傳尚書其文如此又按天地人三始卽黃鍾林鍾
太蔟前文已明其四時之始則隋時鄭譯答蘇夔

云七調所從出謂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
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始也
疇人子弟分散注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宋
祁曰南本世世相傳為疇下有曆年二十二傳之
疇官各從其父學也臣浩按史記集解亦引如淳
此條但作律年二十二云云蓋引漢律文也宋祁
所見之南本作曆亦誤
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臣召南按皆後人依
托為之藝文志有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
二十一卷又夏殷周曆十四卷至魯曆則杜預釋
例云今世所謂魯曆不與春秋相符殆好事者為
之非真也
未能讎也○史記曆書作未能詹也
名察發斂注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
○臣世駿按致啟分發斂至六字費解以史記注
正之作致啟閉分至五字較為明白或疑當作察
寒暑啟閉分至理或然也臣召南按曆家因此有
發斂率謂盈縮也見唐志
又注臣瓚曰史記曰名察宿度○臣召南按史記
原文作名察度驗此作名察宿度蓋轉寫之誤也
下文又云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可知瓚說本不
誤
通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
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注此為甲寅之歲也
○臣承祚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
此不可解臣召南按太初元年實丁丑歲通鑑目
錄云太初元年彊圉赤奮若丁丑是也若甲寅則
在元朔二年前乎此二十四歲矣唐志日度議云
漢太初曆元起丁丑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
非甲寅可謂至確蓋元封之六年歲在丙子仲冬
朔旦甲子冬至復得上古曆元之甲寅耳故後文
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
婺女大度又引漢志曰歲名困敦是也
幷王侯譔比三年下注下下獄也○顧炎武曰謂譔
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沈約
宋志曰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甚精
巧非其實也
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因以古閣本作曰
故春為陽中云云○臣召南按漢世解春秋名義皆
是如此故賈逵服虔之說左氏何休之說公羊並
承歆說以陰中陽中為義
降生五味注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臣
召南按酸鹹之下似應有辛苦甘三字
故筮以為數以象兩○筮監本訛著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律歷志第一下

統母

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一分爲三統之本母也）元始黃鐘初九

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閏法十九因爲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統月一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統中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統母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中法一千五百八十三（見數也）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積月十三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復數）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積中七中餘千七百一十八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小周乘
巛策，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積中，十二中，餘一千七百四十。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見數也。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為六十四歲
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為一萬三千八百
二十四歲，是為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見數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見月法，十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一。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小復
乘巛策，則太陰大周，為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是為辰
星歲數。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積中，三中，餘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復數也。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
陽施其氣，陰成其物。
以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為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以歲中乘歲數，是為星見中分。
星見數是為見中法。
以歲閏乘歲數，是為星見閏分。
以章歲乘見數，是為見月法。

以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
以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月日法

五步

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三分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劉攽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見伏推之可知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下皆類此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三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壹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劉攽曰此文妄改爲壹復自是通計晨夕見伏之日分也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劉攽曰此壹見與火一見字皆妄與木通計義同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旋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見六百三十四日除

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分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順日行七分度六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八日而伏凡見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日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順遲日行七分度六七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分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劉攽曰此壹復字亦妄真金通計義同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統術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餘不盈統者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以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數也各以其統首日為紀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推冬至以算餘乘人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林文朔日當作小餘千一十當云求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分字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為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宋祁曰十七當作十四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後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度以減合晨度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時在望日衝辰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得一則定見復數也（○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數）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以上見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在見中次以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法也不盈者名曰中餘以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以章中除之餘則入章中數也以十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起次數從星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以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以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以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月也

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至也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以中法乘中餘以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次至日數次以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度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推入月日數以月法乘月餘以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中也（○宋祁曰景本餘盈下有中字）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以來日數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數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爲實分母爲法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爲實分母相乘爲法實如法得一名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

歲術

推歲所在，置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爲法，如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贏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師古曰：帑與奴同。周楚惡之」，五星之贏縮不是過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不過者亡咎。次度六物者，歲時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終於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周爲二月。終於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終於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終於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終於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周爲十月。終於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陽名成功，故九會而終。四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爲篇首。八十一章而終一統。

一甲子元首漢太初元年 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統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統 辛巳 己卯 丁丑文王四十二年 乙亥[illegible]二十大
年 壬申 庚午 戊辰 丙寅孟懿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三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宋祁曰景本作戊午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宋祁曰景本作乙未 丁巳周公五年○宋祁曰景本
作丁酉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元四年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午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己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己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
成十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
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己酉 六
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己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惠三十八年
己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丙平元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
申 四十一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己丑 六
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己巳
丁卯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宋祁曰太甲元年當在楚元三年上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己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宋祁曰景本無三字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己巳 六十
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己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陽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 丁亥康四年 甲申孟
七壬戌始[illegible][illegible]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二十四
乙卯 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宋祁曰改作辛巳 六
十一己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己丑
丙戌 甲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己巳定七年○宋祁曰景作十一年 丙寅 甲子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僖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己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 己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辰季
壬寅 己亥 丁酉 乙未 癸巳（釐九年） 庚寅 戊
子 丙戌 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一章。

推篇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師古曰：郯，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郯國，今東海郯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婼。）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師古曰：炮與庖同。）

太昊帝 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伯讀曰霸。下亦類此。）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師古曰：志言秦為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周人䙴其行序，（鄭展曰：䙴，去也。以其非次，故去之。師古曰：此猶謂共工也。䙴，古遷字。其下並同。）故易不載。

炎帝 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鄭展曰：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軒，軒車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 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䙴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 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䙴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 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䙴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 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

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即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音人銳反）堯嬗以天下（師古曰嬗古禪讓字也其下亦同）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爲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

殷歷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府首（師古曰府首即部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也後八歲而武王伐紂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也其字從臼臼音居玉反）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

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馘於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音居獲反。）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六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斐尾反。）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師古曰：俾，使也。封之使為諸侯。）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師古曰：洮，盥手也。沬，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沬即頮字也，音呼內反。）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師古曰：燮父，晉唐叔虞之子。禽父，即伯禽也。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師古曰：又記此酋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酋音在由反。）考公世家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繼父也。下皆類此。）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世家煬公即位十六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及微公茀立，濞。（師古曰：茀音弗。濞，古沸字。）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丙子，距獻公七十六歲。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擢。厲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為乙卯，距懿公七十六歲。世家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埶立，嚊。（師古曰：嚊音皮祕反，又音許器反。）慎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師古曰：戲音許宜反。）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為甲午，距惠公七十六歲。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為癸酉，距釐公七十六歲。（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莊公同立。莊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啓方立。愍公，春秋

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壬子。距成公七十六歲。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袀音均。又弋均反。振音之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焞音徒門反。又土門反。）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虢。言曆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歲歲在大火。故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師古曰。晉侯。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懼[illegible]出奔也。事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後。以董主史官。故爲董氏。因其名也。）後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故傳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壄人。壄人舉凷而與之。子犯曰。天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後八歲。釐之二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師古曰。倭音於危反。）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爲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孟康曰。下二畫使就身也。師古曰。杜預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春秋。襄公即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年。歲在顓頊之虛。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

春秋。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蔣立。哀公十二年冬

十一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子悼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己酉距康公七十六歲元公世家即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世家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戊子距緡公七十六歲（師古曰蹷讀與慼同下皆類此）康公世家即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緡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讎立頃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昭王本紀無天子五年孝文王本紀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爲家人周滅後六年也莊襄王本紀即位三年始皇本紀即位三十七年二世本紀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歷以爲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即位七年

高后著紀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師古曰敦頓也）正月歲星出婺女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即位六年

平帝著紀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

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

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前漢書卷二十一下

前漢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律歷志下統母○臣召南按各本俱以統母二字連下文曰法云云非也統母五步統術紀術歲術世經凡大項乃歷法之綱目應另爲一行以挈綱領今改正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臣承祚按八千八十纔句什乘元中以減周天纔句古本從八千八十什纔句非也

乘巛策○巛古坤字

積月十三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監本誤刻積月十三爲一行月餘爲一行今從宋本移正

金水晨夕歲數○臣召南按宋祁曰一本水作木按金水相距不遠不晨見則夕見故能同符恐無作木字之理

統術○監本連接推日月元統又紀術二字連接推五星見復不知推日月元統推五星見復皆下文之首句也今移正

以章歲乘中餘從之○臣召南按從之二字必譌但各本並同無可訂正以文義推之當是并之二字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臣召南按古節氣以驚蟄爲正月中以雨水爲二月節鄭康成月令注曰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春秋疏曰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據此志云云則是太初節氣猶仍古時至東漢始改雨水于驚蟄之前又改穀雨于清明之後後書志可證也

角十二亢九云云○臣召南按此洛下閎所度星度祇據赤道唐志詳言之其黃道度數自續志始載然後世歷家疏密不一惟黃道度較赤道爲易差郭守敬曰赤道列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未密也今以此文星度校之元史具列唐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時所測元至元中用二線所測度分稍有不同然大致不異也則洛下閎之術亦神矣

是其子孫名摯立○臣召南按左傳郯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此志云名摯立步敍文而訛者也

子考公就立酋扶師古曰又記此酋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臣召南按此志凡某公某立皆係世本之文其名或異者并記此下則史記世家文也如考公世本名就世家名酋魏公世本名髡世家作魏公釁下俱放此

世家煬公即位十六年○臣召南按世家煬公六年但此志上文既曰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蔀首之歲魯歷必有所據汲古閣本作即位六十年是也宋本訛作十六年監本亦從而訛以積年求之煬公二十四年爲蔀首又三十六年而魯歷幽公十四年至微公二十六年復爲蔀首恰符七十六歲之數知本文作六十年無疑即世家亦于六字下脫十字耳

世家獻公即位五十年○臣召南按世家作三十二年又武公二年世家作九年與此文不符又孝公二十七年世家同而年表云三十八年

子惠公皇立○臣世駿按皇世家作弗湟世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

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黃宗羲曰伐紂之歲據漢志推之斷爲己卯歲若依史記魯世家推之爲戊子歲然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無一合者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乃可得耳

卜僖曰○卜訛上今改正

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按文不必有年字疑衍

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臣召南按元史三統積年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與此文異又按前文曰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又不同也

前漢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禮樂志第二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師古曰斯須猶須臾也）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它皆類此）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師古曰稟謂給授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師古曰倫理也）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師古曰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行盬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類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宋祁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譱於禮移風易俗莫譱於樂（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譱古善字）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樂以治內而為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以修外而為異（李奇曰尊卑為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為貴樂以和人為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宋祁曰景本循行作修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洽霑也浹音子牒反）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圄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音來丁反圄音牛呂反）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即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荅為事也簿音步戶反）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

諭心以爲安以爲是適然耳師古曰言正當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
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爲
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爲作也
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
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迺草具
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他皆類此天子說焉師古曰說讀曰悅而大臣
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舊說以爲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
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灌嬰也至武
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師古曰服
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悅其
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
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
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
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
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
序行禮養老之處也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
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
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師古
曰濟益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

禮反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
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
甚而無益師古曰俞進也音喻又音愈它皆類此辟之琴瑟師古曰辟讀曰譬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
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
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
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
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
世出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
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
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
日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
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
界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
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上不納其言
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
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
字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
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爲難者之言而後荅釋也禮以養人爲本如有

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斷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之也○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反詖音彼義反）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敺與驅同）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孟康曰謚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廱未就而崩羣臣議謚引爲美謂之成）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都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言家家皆足）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李奇曰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三用大夫爲五更每當大行禮乃置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爲更當爲叟叟老人之稱也）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言爲山欲成尚少一匱之土止而不爲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則爲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劉攽曰法家當屬上句）漢典寖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寖息也）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師古曰寖漸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豉反○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以纖微癄瘁（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癄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劉攽曰樂聲無癄瘁當依禮讀爲噍殺）嘽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嘽寬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豉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作麤字○宋祁曰姚本改古作作字若云麤古麤字非是）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裕饒也）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師古曰辟讀曰僻）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稽考也）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四暢

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師古曰通達也。暢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以祖考配饗之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嚳音酷。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招讀曰韶。下皆類此。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酌，取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大章，章之也。師古曰章明也。五英，英華茂也。○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正考甫所得亦以下是。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諸官所掌。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言九德也。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帗音弗。翌音皇。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夔，舜臣名。胄子，卿國子也。直而溫，師古曰正直溫和也。寬而栗，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師古曰剛毅而不害虐也。簡而無敖，師古曰簡約而無敖慢也。敖讀曰傲。○宋祁曰簡約而無敖慢也，無字當作不字。詩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咏，承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聲依咏，律和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以助歌也，大律所以和聲也。八音克諧。」師古曰諧亦和也。自此以上皆帝舜之言。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師古曰省，視也。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鍠鍠，和也。鏘鏘，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和盛，則神降之福至多也。鍠音皇。穰音人羊反。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諧至於擊拊磬石，則百獸相率而舞也。○宋祁曰和諧也，應刪去也字。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尚有殷紂之餘聲。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說讀曰悅。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敍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佗皆類此。○宋祁曰文義競馳，姚本作文義舛駁。○劉敞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

（楚綦蔡也不亦謬乎）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出奔齊也。）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師古曰：事見論語。）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大路，天子之車也。）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世執國政而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二者皆管仲。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氏耳。）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帝紀及諸侯王表也。）桑閒、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遺之以女樂，由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師古曰：事見禮之樂記。）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宋祁曰：邵本曰人當作也字。）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口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也。）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采薺樂在逸詩。師古曰：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薺，又作茨，音並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宋祁曰：又有劉字。）周有房中樂，（○宋祁曰：周上有曰字。）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宋祁曰：邵本以明示無明字。）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說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氐，略也。音丁禮反。其字或作抵，音義並同。）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

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言在京師之西北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祭地以方象地形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宋祁曰歌誦下當添之字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齊戒自新之義也為圜丘者取象天形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劉敞曰按此言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此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大孝備矣一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十句我定歷數一章八句王侯秉德一章七句其鄰翼翼鄰謂近臣也海內有姦一章八句大海蕩水所歸高賢愉民所懷依往當有蕩蕩愉愉字大海蕩蕩一章六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葽一章八句雷震震一章十句桂華一章十句桂華馮馮翼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章名今此獨兩章存美芳一章八句磑磑即即一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八句皇皇鴻明一章六句淩則飾德一章四句孔容之嘗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晉灼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眾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旄鍾之旄也文頴曰析羽為旌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眾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旄之首而為旌耳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為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言歌者敬而唱諧和之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師古曰娭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粥粥音送細齊人情晉灼曰粥粥敬懼貌也細微也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也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忽乘青玄熙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皆備成也熙與禧同清思眑眑經緯冥冥蘇林曰眑音窈師古曰眑眑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愨也敕身齊戒施教申申應劭曰敬謹之貌師古曰齊讀曰齋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音彬轃字與臻同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有鄰也翼翼恭敬也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師古曰鬯古暢字暢通也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德師古曰成師言名置部校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曰成師以出行樂交逆簫勺群慝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也慝惡也勺讀曰酌○劉敞曰予謂逆迎也樂音格言飾行而和樂遠邇皆迎也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師古曰匈奴服從則燕國安靜無寇難也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奇曰愉愉懌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和樂貌也懷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眾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德則人皆思附也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德故為萬姓所尊也崔音才回反安其所樂終產師古曰萬物各安其所而樂終其產也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傳作無窮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

駕馬騰騰秋秋然也揚雄賦曰秋秋蹌蹌入西園其義亦同讀者不曉秋義或改此秋字爲愁覆之誤失之遠矣。高賢愉愉樂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來人皆安樂。豐草葽，女羅施。孟康曰葽音四月秀葽之葽盛貌也應劭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柏之上。異類而猶載之況同姓言族親不可不覆遇也。善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也言至德之善上古帝皇皆不如之而不可干亂。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大下亦同。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服虔曰與臣民之約師古曰鄉方也言王者之威取象雷電顯示德義之方而治政本之約約讀曰要。治本約，澤弘大。師古曰致教有常則恩惠溥洽。加被寵，咸相保。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寵渥則室家老幼皆相保也。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蘇林曰窅音窅窕之窅窊音窊下之窊孟康曰窅窊出入都良薛荔之香數動桂華也晉灼曰桂華似殿名文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絜齊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歌都荔桂英美芳數行如此復不得爲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此言都良薜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窅窊然也皆謂神宮所有耳窅音一交反窊音一瓜反○宋祁曰諸家下添之字。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於天天神下降故有光○宋祁曰有光下添也字。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衆多芒芒廣遠之貌。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衆貌也。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晉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順也休亦美也。杳杳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亦謂延長也。

美芳硙硙即即，師象山則。孟康曰磑磑崇積也即即充實也師古曰衆也則法也。寶之盛衆類於山也師古曰磑音五回反○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生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詞美芳亦當作美若矣。無烏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遺譯致福貢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師古曰兼臨言在上位者皆包容也。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皆音鄉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天下蕩平惟帝之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師古曰則法也。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衆也則法也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生育羣衆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也下皆類此。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承保其光寵也。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師古曰不忘言長久也。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衆象山而爲法言不騫不崩。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師古曰言德物平施其澤如雲也稱音尺孕反。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師古曰疆竟也下皆類此。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練選也。焫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膋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膋音來彫反焫音人說反。九重開，靈之斿。師古曰天有九重言皆開門而來降厥福。垂惠恩，鴻祜休。師古曰鴻大也祜福也休美也祜音怙。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師古曰紛紛言其多。靈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師古曰以爲衛。靈之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貌音補蓋反。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垂陰覆徧於下。相放悲，震澹心。師古曰放悲猶髣髴也澹動也放音昉悲音弗澹音大濫反。靈已坐，五音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字同謂整也。虞至旦，承靈億。師古曰虞樂也億安也。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師古曰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

八舞八方之神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師古曰服說非也吟謂歌誦也青黃謂四
時之樂也徧觀此眺瑤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玉者也師古曰以瑤飾堂音遙
衆嫭竝綽奇麗孟康曰嫭音互嫭好也如淳曰嫭美目貌音灼曰嫭音坼嫭之綽師古曰
孟說是也謂供神女樂竝好麗也顏如荼兆逐靡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
如荼也孟康曰兆逐靡者兆民逐觀而猗靡也師古曰荼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荼者今俗所
謂蒹錐也荼音塗靡音武義反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
玉如淳曰阿細繒也錫細布也師古曰厠雜也霧縠言其輕細若雲霧也俠嘉夜茝蘭芳
如淳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同言懷挾芳草也茝即今白芷茝音昌改反
澹容與獻嘉觴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閑舒也澹音大濫反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壇字或
作墠讀亦曰墠字加示者神靈之耳下言衆壇嘉壇其義並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臣瓚曰爾雅繩繩戒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清和六
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師古
曰匽古偃字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
富媼之功耳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孟康曰土色上黃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
子耳後之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也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顏據中壇故擬
是祠祭但以堂壇論中央中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臣瓚曰春為青陽師古曰草根曰荄遂者言皆生出也荄音該
膏潤并愛跂行畢逮孟康曰跂音岐師古曰并兼也逮及也凡有足而行者皆跂行
也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也師古曰壧與巖同言蟲驚聽
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者莫不頃聽而起頃讀曰傾崖枯槀復產迺成厥命
師古曰枯槀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槀音口老反衆庶熙熙施及夭胎師古曰熙
熙和樂貌也施延也少長曰夭在孕曰胎施音弋豉反夭音烏老反羣生啿啿惟春之
祺服虔曰啿音湛湛露斯如淳曰祺福也師古曰啿啿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祺音其

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臣瓚曰夏為朱明師古曰旉古敷字也敷與也言開舒也與音弋
孚反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師古曰桐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
生美悅光澤各無所詘皆遂其生也詘音丘物反○劉攽曰桐幼稚也揚子云惟侗惟戢桐子之命敷
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昌盛也登成甫田百
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饗之也言此田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
於祀所而為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
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也宥寬也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
貌也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秀而
實曰秀業末曰穎廣合嶺音發姦偽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
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辟讀曰僻貉音莫客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
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者皆來賓附無敢驕慢蠻戾徹○宋祁
曰虔敬下當添也字
西顥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屮木零落抵冬降
霜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師古曰屮古草字○宋祁曰抵作底易亂除邪革正
異俗師古曰易變革改也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
五嶽師古曰條分也暢也籍斂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斂謂斂籍田也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媼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
奇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讀曰禧經緯天
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
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
纘緒也緒業也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

子繼承祖統恭勤為心而順天也 鸞路龍鱗罔不肸飾 蘇林曰肸音塈塗之塈飾也師古曰周集也肸振也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肸音許乙反 嘉籩列陳庶幾宴享 師古曰嘉籩謂祭祀之籩實也木曰豆竹曰籩享字合韻宜音鄉 滅除凶災烈騰八荒 師古曰言威烈之盛騰於八荒 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

定詩曰涓選休成 臣瓚曰涓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 師古曰況賜也 爰熙紫壇思求厥路 師古曰熙興也紫壇壇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 恭承禋祀緼豫為紛 孟康曰積聚貌飾為此紛華也師古曰緼音於粉反 黼繡周張承神至尊 師古曰白與黑畫為斧形謂之黼 千童羅舞成八溢 師古曰溢與佾同佾列也 合好效歡虞泰一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 師古曰軒朱即朱軒也言總合音樂會於軒縣之前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 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為磬也喜合韻音許吏反 百官濟濟各敬厥事 ○宋祁曰邵本厥作其 盛牲實俎進聞膏 師古曰言以牲實俎以薦膋脂則其芬馨達於神所故曰盛牲實俎進聞 神奄留臨須搖 晉灼曰須搖須臾師古曰奄讀曰淹也 長麗前掞光耀明 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日難暮長庚星在前扶助常有光明也掞或作扶晉灼曰掞即光炎字也臣瓚曰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裔皇書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曰晉瓚二說是也麗音離掞音豔 寒暑不忒況皇章 晉灼曰況賜也皇君也章明也言長庚星終始不改其光神承以此明賜君也臣瓚曰忒差也寒暑不差言陰陽和也以此賜君章賢德也師古曰贊說是也 展詩應律鋗玉鳴 晉灼曰鋗鳴玉聲也師古曰鋗音火玄反 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 晉灼曰下有梁黃數員四人似新造音樂者姓名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自函宮吐角以下總言五聲之備耳申重也發梁歌聲繞梁也函與含同 造茲新音永欠長 ○宋祁曰欠當作久 聲氣遠條鳳鳥鷃 師古曰條達也鷃古翔字 神夕奄虞蓋孔享 師古曰虞樂也蓋語辭也孔甚也享合韻音鄉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

舊典 師古曰肅敬也若順也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晉灼曰言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當如之何也師古曰泊水貌也音步各反又音魄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 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獨乘六龍然御六龍得其調使我心若 訾黃其何不徠下 應劭曰訾黃其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邪師古曰訾嗟歎之辭也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訾音咨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 師古曰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 霑赤汗沫流赭 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李奇曰沫音讚面之讚晉灼曰沫古讚字也師古曰沫沬兩通沫者言被面如額也字從水傍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沬者言汗流沬出也字從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書字多作沬面之沬也 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 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言晻然而上馳 體容與迣萬里 孟康曰迣音逝如淳曰迣超踰也晉灼曰古迾字師古曰孟音非也迣讀與厲同言能厲渡萬里也 今安匹 龍為友 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為之友耳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師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徠古往來字也 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 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 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磧幽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 天馬徠執徐時 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孟康曰東方震為龍又青龍宿言以其方來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將搖舉誰與期 如淳曰遙遠也搖或作遙師古曰如說非也言當高搖高舉不可與期也 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 應劭曰言天馬雖去人遠當豫開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發昆侖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天

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游閶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十。

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如迭詄蕩蕩天體堅清之狀也師古曰詄音大結反穆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方駕馳騁而臨祠祭光夜燭德信著師古曰神光夜照應誠而來是德信著明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神靈德澤所浸溥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師古曰涂道路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平夷密石累以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飾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梢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韻音亡星留俞塞隕光師古曰俞荅也言衆星留神荅我饗薦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俞音踰照紫幄珠熉黃如淳曰熉音殞黃貌也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其上珠色熉然而黃也熉音云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翔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徧也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師古曰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獻也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孟康曰殣音覲師古曰言神靈裴回留而不去故我得觀見冀以親附而陳誠意遂章明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函包也蒙被也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寂漻上天知厥時應劭曰言天雖寂漻高遠而知我饗薦之時也漻音來朝反泛泛滇滇從高斿應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闐闐師古曰音徒千反殷勤此路臚所求應劭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佻讀曰肇肇始也休嘉砰隱溢四方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砰普萌反砰隱盛意也專精厲意逝九閡如淳曰閡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閡合韻音改又音亥紛云六幕浮大海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鎮星為信星居國益地師古曰謂彰著而為行列也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師古曰象謂縣象也載事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日來親近甚明察也○劉攽曰象載則瑞應車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應劭曰參三也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侔等也開闔猶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是汾脽出鼎皇祜元始師古曰皇大也祜福也脽音誰祜音怙五音六律依韋饗昭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饗讀曰響昭明也言聲響之明也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僄姚言飛揚也空桑琴瑟結信成張晏曰傳曰空桑為瑟一彈三歎祭天質故也師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為琴瑟也四興遞代八風生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八風以生也臣瓚曰舞者四縣代奏也左氏傳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殷殷鐘石羽籥鳴師古曰殷殷聲盛也石謂磬也羽籥謂舞所持者也殷音隱河龍供鯉醇犧牲晉灼曰河龍夏之所豢者也供鯉給廚祭也師古曰醇謂色不雜也犧牲牛羊全體者也百末旨酒布蘭生張晏曰百末末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宋祁曰百末作百米布刻作布列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微感心攸通修名師古曰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遠故得通達成長久之名周流常羊思所并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逍遙也思所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穰穰復正直往甯師古曰穰穰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甯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復音扶目反甯合韻音寧馮蠵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馮夷河伯也蠵蟕蠵龜屬也師古曰言馮夷命靈蠵使切屬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瀆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蠵音弋攜反又音攜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師古曰齊讀曰齋其下並同宮童効異披圖

案諜臣瓚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蘇林曰諜譜第之也○宋祁曰第之行之字玄氣之
精回復此都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回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蔓蔓
日茂芝成靈華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物發冀州兆蒙
祉福音恥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也臣瓚曰汾陰屬冀州沇沇四塞遐狄合處孟康
曰沇音兗師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遐遠也狄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沇耳其字從彳彳音丑益反經
營萬億咸遂厥宇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后皇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師古曰敦
讀曰屯屯聚也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師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曷
反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孟康曰僁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僁勇
作惡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沓沓疾行也般相連也僁僁眾也容音勇僁音總一曰容容讀如本字僁音
才公反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煙非煙若
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紛入反又音立神之揄臨壇宇師古曰揄引也
壇宇謂祭祠之壇揚及宮室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揄音踰九疑賓夔龍舞如淳曰九疑舜
所葬言以舜為賓客也夔與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神安坐鴹吉時師古
曰鴹古翔字也言神安坐回翔皆趣吉時也共翊翊合所思師古曰共讀曰恭翊翊敬
也神嘉虞申貳觴師古曰虞樂也貳觴猶重觴也福滂洋邁延長師古
曰滂洋廣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沛施祐汾之阿師古曰沛音普大反沛沛然
泛貌也阿水之曲隅揚金光橫泰河師古曰泰河大河也橫充滿也莽若雲增師古
曰莽莽雲貌言光明陽波之盛莽莽然如雲也偏臚驩騰天歌師古曰臚陳也
騰升也言陳其歡慶令歌上升於天
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古曰包含也四鄰四方也土地廣
揚浮雲扢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扢摩也師古曰音公忽反謂摩拭其壇加以椒蘭

之芳璧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璧乃玉之精英故有光華也益億年美
始興師古曰言福慶方興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臨故盡其恭
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偏延諸神咸歆祭祀畢盡觴爵也靈輿位偃蹇
驤師古曰神既畢饗則嚴駕靈輿引其侍從之位偃蹇高驤也蹇音居偃反卉汨臚析奚
遺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于筆反淫
淥澤洋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淥澤乃洋然而歸也淥音綠洋
音鳥黃反○宋祁曰按淫淥澤洋然歸師古注義似取未安淥當是福祿之祿淫溢也言神之賜祿洋然
廣遠然後歸而上天也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坻之首也垠厓也坻音丁禮
反雷電尞獲白麟臣瓚曰尞祭五時皆有報應若靁光若電也師古曰尞古燎字
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止足也時白麟足有五趾圖匈虐熏
鬻殛應劭曰熏鬻匈奴本號也師古曰殛窮也一曰殛誅也音居力反闢流離抑不
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違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賓百
僚山河饗師古曰百僚百神之官也饗合饗音鄉掩回轅鬻長馳如淳曰鬻
音精鬻鬻長貌也師古曰音武元反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陂路傍也言使雨
師灑道也洒音灑又音山豉反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師古曰懷
心懷柔之心也籋音躡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
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食甘露飲榮泉師古曰駕輿者
之所飲食也榮泉言泉有光華○劉攽曰此詩四句先敘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黑車也白集西雍之
麟也甘露榮泉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注非赤鴈集六紛員師古曰言六者所獲赤鴈
之數也紛紛貌多也言西獲象輿東獲赤鴈祥瑞多也員音云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
鴈頸也其言文采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見顯示
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師古曰綏綏赤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濭師古曰晻音烏感反濭音靄晻濭雲氣之貌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君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勺讀曰酌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師古曰芒芒廣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殷殷盛也爛光貌殷音隱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師古曰塞滿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汪濊言饒多也濊音於廢反又音烏外反輯與集同靈禠禠象輿轙孟康曰禠音近象不安欲去也轙待也如淳曰儀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轙音儀禠孟音是也轙如說是也○宋祁曰原本儀作轙票然逝旗逶蛇師古曰票然輕舉意也逶蛇旗貌也票音匹遙反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特天德冀獲長生無衰竭也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閒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應劭曰簡狄有娀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師古曰姜嫄后稷之母也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卨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古公亶甫即亶甫公也太伯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亶甫之妃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鄭說詩以玄王即卨也此志既言卨又有玄王則玄王非卨一人矣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厲王之子也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號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師尚父也申伯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閒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師古曰曅音于輒反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河閒區區小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於○宋祁曰況於當作況以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而欲黎庶敦朴

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師古曰源水泉之本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衞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鬭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晉灼曰邡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疑是鐵韋昭曰銚國名音縣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衞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沔文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陵夷壞于王莽

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今謂班氏撰書時也息生也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師古曰家給解在前庶衆也論語云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班氏引之也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宋祁曰遺制下應添禮字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宋祁曰繼周者下當添一雖字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師古曰感嘆也

前漢書卷二十二

前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樂志六經之道同歸注師古云云○監本于此卷
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
朙聖者述作之謂也○臣浩按自六經之道至此結
論禮樂大致下文自王者必因前王之禮以下則
禮志本文也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
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又統論禮樂以結前文監
本于畫段不明今遇起處另提行寫
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王應麟曰
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褒傳云章和元年正
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
二篇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
六篇臣召南按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本傳
史記禮書曰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
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爲得
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
于周不知何所据也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惟陳
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贊不珪致享
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又
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
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其書尚有傳者不可解也
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臣召南按六莖五英此
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者周禮疏引樂緯
曰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又元結補
古樂歌亦作五莖六英
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注云云○臣召南按此志
本史記殷本紀言紂時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
周班氏遂以論語實其事耳
主出武德舞注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隋
志牛弘曰昭德生于武德猶古之昭夏禮容生于
文始矯秦之五行臣召南按弘言矯秦之五行非
也蓋禮容樂生于文始五行二舞也故本文云禮
容主出文始五行舞
乃立樂府注樂府之名蓋起于此○王應麟曰惠帝
時有樂府令夏侯寬更安世樂似非始于武帝顧
炎武曰上既言孝惠二年云云下又言武帝云云
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臣浩按此猶郊祀歌十九章
宜提行寫不與前文接連臣召南按周詩所謂房
中樂者人倫始于夫婦故首以關雎鵲巢漢安世
房中歌直是祀神之樂故曹魏初改名正始之樂
後因繆襲言又改名享神歌也
注劉敞曰今分别之大孝備矣一章凡句云云○
臣世駿按舊本監本俱以大孝備矣爲一段粥粥
音送爲一段我定歷數爲一段豐草葽爲一段雷
震震爲一段都荔遂芳爲一段桂華馮馮翼翼爲
一段嘉薦芳矣爲一段皇皇鴻明至末爲一段判
然九章與志所云十七章者數不相應今從劉敞
分十七章章首俱提行寫
施教申申○監本訛甲申今從宋本改正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
休成○臣召南按監本以涓選休成爲下章天地
並況之首句又以肅若舊典爲下章日出入安窮
之首句此大誤也今改正又按衡所更定詩祇記
其首句餘不傳
泊如四海之池句徧觀是邪謂何句○臣照按言人
之壽命較之於日日如四海人如池也日行於天
出東入西徧觀居此世者其謂之何作問之辭以
起下文欲仙之意也晉灼注未明
拔蘭堂注拔舍止也○按如顏注則本文拔字應作
召伯所茇之茇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臣召南按
藝文志有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
詩五篇是亦郊廟樂章也不知何以遺之

前漢書卷二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䫉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
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䫉無所象似也䫉古貌字懷
五常之性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
淳也音先遂反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
不足以避利害師古曰耆讀曰嗜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
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
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
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
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
往之是爲王矣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
爲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
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
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
悊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
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禮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刑罰
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溫慈惠和以
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
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天秩
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下也
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
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
鑽鑽去其髕骨也鑽音子端反髕音頻忍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
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
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
鹿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
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第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
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
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
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
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
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
夏書扈國今鄠縣是也甘鄉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
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戢斂也而猶立司馬
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
軍也○宋祁曰萬一千邵本作萬二千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
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
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宋祁曰邵姚本云發賦斂之賦也稅以足食
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
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
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爲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而封謂之提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
田舄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師古曰隙空閑也講和習之也○宋祁曰邵本習之也無之字）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卽隳字隳毀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

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師古曰寖漸也陵夷頹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譏不正也）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卬讀曰仰）猶子

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卜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徵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髀褌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經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髀音陛脛郎脛字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日中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陿地小也阸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劫之以埶隱之以阸鄭氏曰秦地多阸藏隱其民於阸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阸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串習也音女救反道讀曰導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鰓音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發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曰姦在內曰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文于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伯讀曰霸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雎濟江入于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師古曰言無有如此君者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秦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猋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猋疾風也如猋之起言其疾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猋音必遙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

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於
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
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
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
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
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
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
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
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
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
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
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
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
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誥音工到反
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敎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
未習於敎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
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弒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
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
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
鑿其面以墨湼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刖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

劓音牛冀反刖音五刮反又音月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反
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貌毀故
遠之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絕於事便也刖者使守囿師古曰驅御禽
獸無足可也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
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舂槀
孟康曰主暴糳舂之也韋昭曰舂舂人槀槀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槀音古老反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
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
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眊亂荒
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給四方也甫國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髕罰去膝頭骨也大辟死刑也髕音頻忍反五刑
之屬三千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
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師古曰寖漸也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
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以非之嚮音許兩
反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
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
弗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
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
之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愯
之以行晉灼曰愯古竦字也師古曰愯謂獎也又音所項反教之以務師古曰時所急
使之以和師古曰悅以使人也臨之以敬莅之以彊師古曰莅謂監視也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師古曰辟法也爲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長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爲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孚信也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又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難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失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以居此職也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答辭言民俗澆薄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決獄難得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宋祁曰自喜姚本删自字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千高反晝斷獄夜理

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師古曰攈摭謂收拾也攈音九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蠚音呼各反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師古曰言以無爲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師古曰畜讀曰蓄寖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宋祁曰姚本益也删去也字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天

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宋祁曰姚本二則劓去則字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師古曰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易簡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宋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刖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辠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

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宋祁曰本罪姚本作耐罪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宋祁曰如完姚本劓之如字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衞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師古曰寖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

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脩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爲呂侯號曰呂刑後爲甫侯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由從也)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烝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爲美傷今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也)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葅謂醢也葅音側於反)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

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丘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導，以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也。）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之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憔悴事國者也。）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惷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惷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惷音丑江反，一音貞巷反。）凡

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拲音拱。守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傅讀曰附。）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解並在景紀。）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

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變而化之
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
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言善人不但修踐
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
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
六世之閒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
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
爲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
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
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
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
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
獄刑所以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法不
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
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說是也書
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
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
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
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
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寖漸也狃音女教反此
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
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
事止聽訟所以爲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
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
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
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鬻音育疫音役非憎人欲殺之

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
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
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意
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與高惠之閒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
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
哀之閒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
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
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
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
純師古曰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
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
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
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
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
其末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
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
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
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
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
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
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
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

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䮧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鞿晉灼曰䮧古悍字也如淳曰䮧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鞿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籑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之也

前漢書卷二十三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刑法志眷振旅以搜○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

穆王眊荒命甫侯○眊古文尚書作耄甫侯作呂侯

穀罰之屬五百○臣召南按穀呂刑作剕周禮司刑

亦作剕

懷之以行注懷古褱字也○按左傳作聳之以行

宣帝未及脩正○正監本訛政今改

伯夷降典悊民惟刑注悊知也○臣召南按古文尚

書作折民惟刑孔傳以斷字解之陸德明釋文曰

折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東京古文未行諸儒

惟以今文為本故注從馬說

所謂象刑惟明者○象刑監本訛蒙刑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爲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煣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煣當爲揉揉木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爲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祁曰堯典也姚本删去也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舜典宋祁曰祖饑古文言阻○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圜而長也隨音他果反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楙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爲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爲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宋祁曰本民作人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音弋六反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遊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畝字也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宋祁曰則去當作卽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師古曰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

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勉彊勸之令習事也彊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蓏音來果反)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彘即豕)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宋祁曰於里有序於字下當添是字)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豳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畮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蛬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嗟予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蛬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辯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畮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遒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頻二反○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萌者三年一考其績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

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王德作至德 本故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 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師古
曰汙謂貪賄也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傜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
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師古曰畮古畝字也○劉攽曰稅畮所謂二也春秋譏
焉孟康曰春秋譏之譏履畮好者而取之其貪也民於是上貪民怨災
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
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
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
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
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
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
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
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
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
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
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
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
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
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有
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
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
曰平歲百畮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
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

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故
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畮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
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石張晏
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饑之率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
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
價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宋祁曰糴也姚改也作
之字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
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
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
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仟伯王
本伯作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
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
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
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
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
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
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男子
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
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
贍給也下同○宋祁曰也字當刪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潰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
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
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
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而將相或
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

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量取足而山川園池
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
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
府庫也經常也○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閒衣食
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
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
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師古曰孅細也悉盡其事也孅與纖同故其
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
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傷害也淫侈
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覂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作覂
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
散也音靡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應劭曰蹷傾竭也師古曰蹷音厥漢之爲
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
曰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
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賣
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爲天
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阽危者欲墜之意也音閻又音丁念反
○宋祁曰注阽危當刪危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
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嘗反○宋祁曰人嘗當作人掌禹湯被之矣師古
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
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以餽

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
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齩齧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齩刪而字齩下狡反政治未畢
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也謂與天
子相比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
曰懷來也安也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敺亦字著音直略反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師古曰言
皆趣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
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
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
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爲
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
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
不避湯禹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眾不讓湯禹也加以
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
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
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
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
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風寒不求靡麗也煖音乃短反饑之於食
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

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
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
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
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
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師古
曰周謂周徧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
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
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
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
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
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
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
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
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
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
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
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
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有仟
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
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
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
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
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宋祁曰有所渫下疑脫矣字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
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
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僞反神
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
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帶甲
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
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
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
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

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有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解見宣紀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爲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爲務，師古曰婁古屢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閒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仟伯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牸牝不必以其踶齧也踶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特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

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靳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〇宋祁曰專當改作顓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

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韋昭曰沛郡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師古曰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曰三甽中姚刪去三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芸音云芓音芓儗音擬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師古曰比音必寐反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畮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爲甽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爲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爲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爲田也壖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也○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萬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竝讀曰價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比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

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頻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僞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宋祁曰王本所以字上無然字)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寑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陿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陿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陿小下當添也字)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

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如淳曰負背也)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謷謷衆口愁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朮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所給之物也稟音彼甚反)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

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也。盡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食貨志上蝶木為耒○宋祁曰當為揉木云云○臣照按揉者必以火叚則其字從火亦未為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為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据今經而駁古史也宋祁說未必然又按宋本宋祁語至當為揉木而止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浚本添

餘二十畮以為廬舍○臣召南按井田畝數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為不同詳見甫田孔疏

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馬端臨曰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云○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移國學于少學○按少學即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伯注阡伯田間之道也○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蓋即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其水陸占地不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臣召南按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為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為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訛

好惡乖迕○惡監本訛逆從宋本改正

漢興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搜監本訛捜今改正按百官表作騪

用耦犂二牛三人○臣召南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少蘊曰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為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犂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犂耕犂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犂安用推乎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臣召南按以人代牛輓犂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輓犂之遺式也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秦疏闊而更之令陋小○臣照按顏注非也蓋陋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闊不詳備也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李奇曰：繦，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繦，錢貫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十繦。師古曰：孟說是也。繦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饟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畫，通用字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也。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

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

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辠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〇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鄭氏曰報論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

孚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師古曰御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贏餘也羨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教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懷字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及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

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〇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師古曰抏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抏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饟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僰屬犍為晉灼曰僰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僰今僰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〇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儗儗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〇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〇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一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吏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

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系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飤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

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晉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本墆音滯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蓄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氐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氐丁奚反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鋊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鋊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師古曰繢繡也繪五綵而為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圜而長也音佗果反○劉奉世曰白

(撰當在其一日之下，衍名字。二日三日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讁。讁，責罰也。以其久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羨，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師古曰：鈦，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軺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小。)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貰，賒也。貸，假與也。貰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强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氐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迺盜爲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

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幟音昌志反○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博戲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樹株也師古曰言發率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瓚說是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貴（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宋祁曰邵本治無賦稅無無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
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
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
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宋祁曰補吏
及罪下當加人字)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不復告緡宅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
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
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
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
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鬻也音普庚反)久
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
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
難議者之言也)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
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
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
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
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
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
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

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
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
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
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
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
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
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
而肉好輪厚異於此上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圜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
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其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
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嘗得錯刀文曰
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舅字叔鄭敞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歛劉原父家源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
齎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
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圜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鉤婉全)與
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迺
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
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
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
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
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
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
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
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
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

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
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
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
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
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
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
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
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
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
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
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宋祁曰
各加一百當劃一字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
用銅殽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
李二說皆非也許愼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以知連非
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
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
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
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
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
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
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
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
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
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
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
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

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
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爲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賖貸師古
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
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賖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
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之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之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
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
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
各有斡焉今開賖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
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
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
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
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
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
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其司市錢
府也占音之贍反其下並同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
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蓺者爲不毛師古曰樹蓺謂種樹果木
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
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旣反食讀曰飤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
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
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爲
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
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爲物上中下之賈師古

日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止列反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卬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卽爲卬賤則爲氐氐音丁奚反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賖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賖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師古曰斡謂主領也○宋祁曰斡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齋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鍜家盧故取名耳非卽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鑪五十釀爲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劉奉世曰名賣酒爲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鍜家盧爲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

月朔米麴三斛幷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醻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丁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宋祁曰叔疑作督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爲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賖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其下並同○宋祁曰澹當作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謂家家自作也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

貧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傜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讎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畜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不同○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乂治也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臣召南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甚核蓋據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于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皆沿襲之義也臣浩按鄭樵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云云即解字義非沿襲也

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義矣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注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臣照按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爲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費本而無利矣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誤

費數十百鉅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臣照按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臣召南按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以事核之此即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云云○臣召南按應說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里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

名白撰○按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

以屬大農○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異不應微反脣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婁耳

鑄官赤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

專令上林三官鑄○臣召南按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事裴駰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微訛耳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世弟云云○臣召南按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

是爲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炎武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

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王應麟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斂。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郊祀志第五上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獺祭魚豺摯搏之獸形似狗獺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豺音仕皆反獺音吐曷反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肅莊敬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耳覡音下狄反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書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衛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宗祝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敞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汙瀆也黷音讀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韋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曰齊讀曰齋蠲絜也嘉生不降禍災薦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顓頊受之迺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閒無祿而王故謂之霸句讀曰鉤

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師古曰尚上也謂起於上古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閒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也禋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大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三帛二生一死為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生羔鴈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三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降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漦噴黷神故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䙴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祅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

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師古曰說讀為悅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雊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雉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肜日祖己殷之賢臣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後遇雷震而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紀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辟雍也泮音普半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太微五帝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謂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注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而諸侯祭其畺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畺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陽宋祁曰越本陽作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駵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駵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鄜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大反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謂末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辭也○劉敞曰蓋於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祠之下文云集於祠城是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師古曰即今之雍縣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覺音公孝反寤迺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師古曰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在僖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曰父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

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虙羲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虙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令音郎定反支音神祇之祇西伐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讀曰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盆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應劭曰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簠簋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鶼鶼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

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迺明鬼神事師古曰萇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霸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勤力列為諸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州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伯讀曰霸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

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泰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社蓋以丘名此地也）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報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引螻音樓謂螻蛄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五至以穀俱來○宋祁曰淳化本注末云五至之數也無以穀俱來四字）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

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埽地而祠，席用苴稭，（應劭曰稭稾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如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字本作蒩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師古曰絀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

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僊字下有字字下字當刪去）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眾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宋祁曰姚本注文無之字及縣字）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竝勃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宋祁曰新本最作聚）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韋昭曰皆慕古人之名劾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節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為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
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
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
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
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
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
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
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宋祁曰景本碣作碣從上
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師古曰附
海而上也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
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
碣石並海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
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
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焉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
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
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
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
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
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
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
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
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

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
師古曰崤即今之陝州二崤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
湘山水曰泲曰淮師古曰泲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宋祁曰邵本湘作相春
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
古曰涸讀與冱同冱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冱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
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並同也其牲用牛
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
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
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闋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嶽山岐山吳山鴻
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
曰嶽說者咸云嶽即吳嶽也今志有嶽又有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
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
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湔氐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
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湫淵祠朝那
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蓼反在涿郡遒縣師
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汙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
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
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
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
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
車一乘騂駒四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
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以近咸陽盡得比
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騂駒之屬汧洛二淵鳴澤蒲
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韋昭曰音蘇許反師古曰韋說是也為小山川
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

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
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
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遂音求屏並音步
丁反○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蓋衍字也西亦有數十祠於
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
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
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
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李奇曰菅茅也師古曰菅音姦杜主故周之
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
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
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
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祠禱因泮
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
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宋祁曰新本無若字春夏
用騂秋冬用駵師古曰騂純赤色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
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四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馬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宋
祁曰李奇註寓寄也晏本作寓木以主之木寓車馬一駟四馬各如其帝色黃
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
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
宿上齋戒也○宋祁曰越本註云上宿月上旬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
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燧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
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如早晏故以火為
之節度也它皆類此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
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宅名山川諸神及八神

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
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
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
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宋祁曰赤帝子也邵本無也字及高
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
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枌符云反狥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
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
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
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
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
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
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如故○宋祁曰淳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
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
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宋祁曰邵本無下長安二字祀官女巫其
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
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
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秦
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
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
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常者也九天巫祠九
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
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
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

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宋祁曰舊本河作祠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之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也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熟也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音皮義反下亦同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音張戀反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後例皆同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爲勞自言不以爲勞也晉灼曰諱忌難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劉攽曰予謂三王之郊用夏正于時據十月爲歲首故言夏郊也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濛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爲居西方爲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者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爲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一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爲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宋祁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也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興兵

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漢書皆以艾為乂其義類此也）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如淳曰磃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其字從石從虒）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音軸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給足也）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一坐盡驚少君見上

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宋祁曰曰字疑更有少君二字）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亦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飤）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錘音直垂反）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

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師古曰麃鹿屬也形似麞牛尾一角音蒲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䙴。師古曰䙴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宋祁曰新本去書字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也問之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爲姓也本書遇病而鬼下之故爲巫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彊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瘉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絜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曰祓音敷勿反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爲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憙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以名年耳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以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也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狩元狩元年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故不爲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曰滂音普郞反洋音羊也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

幸郡縣寖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寖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寖漸也尋就也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
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
方師古曰主方藥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王
死宅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
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
師古曰言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大爲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爲甘美之言也多方略
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
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爲康
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
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
哉師古曰惡音烏惡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
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
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
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
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
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
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閒者
河溢皋陸隄繇不息師古曰皋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皋及陸而築作隄防繇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鴻漸進也武帝云得欒大如鴻進
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

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以二千戶封地士
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
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
也孟說非也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
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
音之欲反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竇太后之
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
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
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爲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
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
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
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
不搤掔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師古曰搤捉持也掔古手腕之字也
搤音戹其夏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爲民祠魏脽后土
營旁應劭曰魏脽故魏國也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境故曰魏脽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
鉤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謂手杷土也音蒲溝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
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實賜鼎亦同也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
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
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
清濟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蔭中山亦同也
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
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
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報鼎曷爲出
哉師古曰廡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報也其下張

敵引此詔文云數嚮未報嚮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
曰泰帝者即泰昊伏羲氏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
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
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鬺亨
一也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亨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
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
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夏
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
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
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吳讙譁也敖傲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
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
壽之美者數之之言也鼐音乃代反鼒音茲敖讀曰傲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
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
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
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
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宋祁曰獸字下疑有之字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劉奉
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於壇下也義甚通報祠大享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
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師古曰視讀曰
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帝庭甘泉天神之庭制曰可入海求蓬萊
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遣望
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等同也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
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藝文志云鬼容
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今流俗書本臾字作申非也鬼臾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
日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
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
所忠視其書不經師古曰不合經典也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師古曰謂不煩更言之卿因嬖人奏之上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
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
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
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
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會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汪芒氏
之君守封嵎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宋祁曰
淳化本無下中國二字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
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
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
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僊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
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
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髯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illegible]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李奇曰音貍師古曰西南夷長尾犛之牛也一曰音茅）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餟字與醊同餟謂連續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讀曰飤）已祠胙餘皆燎之（師古曰胙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師古曰昒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昒音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謂祝辭）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李奇曰牡荊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荊荊之無子者皆絜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閒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旗也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荊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宋祁曰淳化本作泰一鋒旗注同越本止云泰一鋒無旗字新本云泰一鋒亦無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泰昊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宋祁曰邵本空作坎）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

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
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
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
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
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
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
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即無風
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
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
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接
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
人皇者九人師古曰韋說是也○劉敞曰予謂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爲九皇此是矣
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
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師古曰視讀曰示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
善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
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
月○宋祁曰本紀作正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
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
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
百封崈高爲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奉音
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上因東上
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
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上遂東巡海
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
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
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
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
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閒使求神
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閒微也隨閒隙而行也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師古曰人人殊異又不合經故
難以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
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
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
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
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
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
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白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下詔改元爲元封語
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
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
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
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
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

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
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
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
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
祥（師古曰昭明也衍大也休美也）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
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
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
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數日毋所見見
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
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禱萬
里沙以為名也）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瓚說
是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
沈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考證

郊祀志上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
臣宗萬按國語賈公彥春官神仕疏曰男子陽有
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稱然則
顏注所云巫覡亦通稱者指男巫而言也

其後十三世湯伐桀○臣召南按封禪書作其後三
世是也自帝孔甲帝皋帝發至桀祗更三世此文
十三世十字當是衍文宋本亦誤

後十三世世益衰○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
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
此文作十三世並誤

平王東徙雒陽○監本作雒邑今從宋本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臣召南按封
禪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按之周平
王元年秦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畤及文公十年
作鄜畤恰十四年此文是也又下文作陳寶後七
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封禪書云作鄜畤後七
十八年以年表按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德公元
年正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鄜畤計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于史記又下文後四年秦宣
公作密畤于渭南封禪書曰德公立二年卒其後
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以年表按之秦宣公
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畤此云
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野雞夜鳴注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顧
炎武曰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
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啓曰開史固有
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啓乎又此文本史
記封禪書其上文曰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
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
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並無所諱而地理
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
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臣浩按此上文即云若雉雊可為不諱雉之確証

秦變周水德之時○監本秦上衍今字從宋本去

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臣召南按封禪書
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
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訛也然師古注云盛
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

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注山海經云琅邪臺在
勃海閒○臣召南按琅邪在齊東南海濱非在東
北也封禪書作在齊東方可謂至確地理志琅邪
郡琅邪有四時祠即此文四時主也師古不言此
文北字之訛於地理志注引山海經琅邪臺在琅
邪之東於此志注又引山海經臺在勃海閒意欲
以勃海解東北二字非也

元尙羨門高○元尙封禪書作尤尙羨門高封禪書
作羨門子高

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臣照按宋本刻勒字作
胡亥勒監本作刻勒玩上下文俱稱二世而此獨
云胡亥自無此理但刻即勒也漢人文字似不如
此率意刻字與胡亥字蓋俱非也臣召南按封禪
書已作刻勒矣以秦始皇本紀証之二世元年春
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
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焉按碣石之罘琅邪泰山鄒嶧會稽始皇皆有刻
石二世東行則盡刻其石旁也封禪書及此文疑
並是盡刻二字之訛

冬塞禱祠注謂報其所祈也○臣浩按塞字封禪書
作賽是也以師古注推之似本文原作賽

薄山者襄山也注云云○臣召南按水經注襄山在
蒲坂縣為永樂澗水所出然則襄山即古之雷首
首陽亦名中條亦名薄山而後人謂之蒲山者也
但此志上文明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蒲山顧在華
東何也師古所云正當闕疑耳

霸產豐澇涇渭長水注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臣
召南按長水水名師古注以長水總承霸產等水
而言非也封禪書敘長水于霸產下豐澇涇渭上

亦可云草言霸產二水源流長乎水經注渭水下云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西北流謂之荆谿可爲水名之確正

木寓龍一駟注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顏炎武曰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者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証寓字之爲偶矣

族人炊之屬注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族人炊監本訛巫祠皆三字今改正

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臣召南按深澤侯人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據功臣表武帝初年深澤侯是趙將夕孫胡也

亳人謬忌注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胡三省曰據地理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與繆同

欒成侯登○通鑑考異曰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爲丁義胡三省曰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也臣召南按封禪書但云欒成侯無登字

闕棊○棊通鑑作旗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俱作棊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欒大嘗於殿前樹旍數百枚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

居月餘得四印○臣召南按得字當依史記作佩以下文大見數月佩六印證之可知

鼎曷爲出哉注未獲年豐之報也○報字監本訛穀今改正

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臣召南按後書祭祀志引此文注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共四十五字此石立山巔卑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者又山下有一石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詳後志注

下詔改元爲元封○宋本作改元封元年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郊祀志第五下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國家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師古曰依其制度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師古曰漢舊儀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若有光云師古曰爲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迺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宋祁曰南本云迺下詔字下無十二字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迺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師古曰解並在武紀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灊廬江縣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灊音潛浮江自潯陽出樅陽師古曰樅音千庸反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阸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爲宿非也草姓有玉者後漢司徒玉況自音宿耳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師古曰圜繚也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師古曰複讀曰複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及是歲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時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宋祁曰注文高祖時配天時字當刪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而上師古曰尞古燎字○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宋祁曰姚本春字上有明年二字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宋祁曰越本每作毋新本無後字但云毋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紀祠后土臨勃海將目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僊人庭也幾讀曰冀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

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卽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
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師古曰度大各反並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
輔故事云其闕圓上有銅鳳凰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
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言廣數十里於菀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圈也其
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
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三輔黃圖或為瀸字瀸亦浸耳○宋祁曰泰液淳化本作泰浸予據昭
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無泰浸也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
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龜三
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大鳥象也立神明
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
丈上有九室恆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
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卽謂此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並
同○宋祁曰邵本翰音韓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
更印章以五字師古曰解在武紀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
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為功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
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
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
寓馬代駒云○宋祁曰南本無木馬二字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
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
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
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

曰明年師古曰言冀其得延年也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
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
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禪凡山
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宋祁曰也字當刪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
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廼令祠
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
修五年之禮如前○宋祁曰南本修皆作脩而加禪祠石閭石閭
者在泰山下阯南方師古曰下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閭也故
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
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
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
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卽上所謂迎年者又祠神人於交
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祠坐而拜也事具在武紀鄉讀
與嚮同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
歲雍縣無雲如靁者三師古曰靁古雷字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
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師古曰棫音域聲聞四百里隕石二
黑如黳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
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師古
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天子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
也牛靷曰縻幾遇其真師古曰幾讀曰冀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皆祠名以歲
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
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
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
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
帝卽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由武帝

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師古曰共讀曰恭非宗廟之祠不出十二年迺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師古曰灊與潛同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并周康寶鼎爲四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宋祁曰南本無城字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逢山也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劭曰腄音甀晉灼曰腄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腄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師古曰斄讀與邰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豳州是也大王建國於郊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嵕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郊古岐字文武興於酆鎬師古曰酆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閒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祠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栒邑即豳地是也栒音荀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師古曰交龍爲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琱戈刻鏤之戈也琱與彫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

以迹古文，（師古曰：尋其文迹。）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師古曰：與讀曰歟。）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師古曰：祋祤，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祤音況矩反。○宋祁曰：況矩反，姚本作王矩反。）於所集處得玉寶，（○宋祁曰：姚本所作是。）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閒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閒歲，隔一歲也。）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皇殿，以荅嘉瑞。（師古曰：荅，應也。）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閒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鐘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時以為美祥。後閒歲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閒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閒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薶，故云瘞地也。即，就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宋祁曰：淳化本無行字。）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宋祁曰：建本楫音即涉反，此云音集，疑非是。）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下皆類此。）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保，養也。）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韋昭曰：太折，謂為壇處昭晣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師古曰：除地為營埒，有形兆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

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悤明上通（師古曰悤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宋祁曰南本作合於天下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師古曰論議也音來頓反）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爲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以周國爲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爲西也）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卽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鐘黃鐘陽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太蔟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稭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謂前代）今雍鄜密上下畤（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畤也）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重音丈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宋祁曰本無石字）萬萬里沙（○宋祁曰姚本無一萬字）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

○宋祁曰參山予據孝宣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於臨朐與此相應不然太山自在五嶽何可罷之山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宋祁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師古曰敕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音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丁戀反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宋祁曰令字下疑有白字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地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衍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師古曰職主也咎過主於此也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以復古爲大以順祀爲善也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宋祁曰祠當作祀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輿舉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輿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宋祁曰注文反字上當添日月二字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卽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卽消液因假爲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冶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音丘略反而
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
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
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
絫震動海內師古曰絫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
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祠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
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僞之情
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
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
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也○劉奉世曰周秦之末三五之
隆語有害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宋祁曰顏注三五之
隆疑非是余謂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耳新垣平事則文帝時也元鼎元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則元帝
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主之隆文意較然明甚師古於漢書他所是正者甚多而不
察於此所未論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
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
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論
語之說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
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
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
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禴祭謂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
也禴音藥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
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
禋有常用師古曰尞古燎字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

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
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
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備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
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
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
前上甘泉先歐失道師古曰歐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
韋昭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
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
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瑞
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
不荅不饗何以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
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率循也由用也循用舊典之文章也舊章先王法
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
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師古
曰說讀曰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
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
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
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
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
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曰
懈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
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
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

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曰共讀曰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幷祠五帝而共一牲○宋祁曰牲景德本作特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丙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師古曰墬古地字也下皆類此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鍾以六律大鍾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合樂者徧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凡六樂奏六

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二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墬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同席師古曰鄉讀曰嚮其下並同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師古曰謂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墬師古曰畮古畝字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宋祁曰邵本無別字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陽為剛陰為柔陰陽既分則剛柔迭用也迭互也音大結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

助致微氣通道幽弱師古曰道讀曰導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宋祁曰一本作承順天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墬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師古曰虞書舜典也並已解於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靁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也誖亂也既盡也靁古雷字也誖音布內反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墬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

青靈勾芒畤及靁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劉敞曰兆字衍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讀與供同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不當以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承所謂耕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鬻古煮字也髓古髓字也謂鬻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宋祁曰髓景本作髓別本並從左與此本不同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以樂為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崈鬼神淫祀師古曰崈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以雞當鶩鴈

犬當麋鹿數下詔自以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
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
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
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
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
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嬗以)
(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秦在水德故謂漢
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
受木德(師古曰包讀曰庖)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
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
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
(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
木火(師古曰共讀曰龔間音工莧反)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
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
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宋祁曰)
(南本無下一句)

前漢書卷二十五下

前漢書卷二十五下考證

郊祀志下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臣召南按館字封禪書俱作觀又通天臺封禪書作通天莖臺

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按監本及別本乃下詔之下無甘泉房中生芝九莖八字赦天下之下無無令復作四字今從宋本補

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注汶水名也出瑯邪朱虛作明堂于汶水之上也○臣召南按顏注汶水非也胡三省曰地理志明堂在奉高縣西南四里即禹貢浮汶達濟之汶若瑯邪汶水入濰而入海非立明堂處

上親禪高里注高里山名解在武紀○監本脫解在武紀四字從宋本添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臣召南按商中封禪書作唐中通鑑從史記

諸所與如薄忌泰一云云注李奇曰皆祠名○監本訛皆同名今改正

南嶽灊山於灊○臣召南按南嶽衡山也自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於是南嶽之名移於灊山而長沙湘南之衡山自古稱南嶽者反無祠矣

餘皆一禱而三祠云○臣召南按歐陽脩集古錄引漢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可為此文確證但又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失考耳地理志華陰下自注集靈宮武帝起非明文乎

為隨侯劍寶玉云云○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臣浩按劉敞注則古本隨侯下有珠字後來本並脫耳注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臣召南按劉敞解珠劍璧三物並確惟此句可疑上文言汾陰寶鼎明曰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故但云寶鼎不云周康寶鼎也且四物祠于未央宮中並是宮中寶物若寶鼎則已迎至甘泉祀天之處不得于宮中立祠又後文賛敞曰昔寶鼎出于汾脽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則所謂寶鼎者正以不知其來處為神奇安得指實以周康乎敞說未確

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戶山于下密○臣召南按太室山名同中岳嵩高三戶山名同三戶肆山川固有同名異地者但以地理志證之此二山名俱誤膠東國即墨有天室山祠非太室山也下密有三石山祠非三戶山也玩顏注云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則唐初本必猶未誤

行錫谷中阨陝且百里○臣顯按阨陿宋本監本並作阨陝今仍之然阨陿無通用之義陝是誤字

舞咸池以娛地祇注咸池堯樂也○臣召南按顏注誤禮樂志明曰黃帝作咸池安得云堯樂乎

雍舊祠二百三所○臣召南按地理志右扶風雍有五時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彼作三百此作二百未知孰誤

南山萊中之屬○臣召南按萊中應作泰中宋本監本並誤也上文高祖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注張晏曰成帝時匡衡奏罷之正指此文若東萊郡黃縣之萊君祠睢縣之百支萊王祠並非高祖所立

及孝宣參山注宋祁云云○臣浩按參山據宋祁注則舊本作太山而祁改為參山者也今從之

三五之隆師古注及劉奉世宋祁說○臣召南按顏說非也宋亦太巧且元帝無求僊事未若劉奉世謂三世文帝五世武帝為確實

先疇鶴髓○髓監本訛髓注同從宋本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五下考證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孟康曰伏見蚤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虛則開出之屬也闊陿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祆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鬭也彗孛飛流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也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蝱或作虹蜺讀曰齧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抉傷也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蘇林曰棓音棓打之棓師古曰棓音白講反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為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匡故曰戴匡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也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柄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衿北一星曰舝晉灼曰舝古轄字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

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爲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東井西曲星曰戉。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潢五帝車舍也）。傷成戉（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戉）。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喙。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宮。主急事。張嗉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稾積爲廥也）。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陽河山已南國也）。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小邪列無銳形也）。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蘖生爲葆晉灼曰禾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衆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天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虛爲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空虛似乎殯宮故主哭泣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爲軍衛）。軍西爲壘。或曰戉。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孟康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軍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橫。天橫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劉敞曰星蓋將字）。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

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
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
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
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
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
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
次必有天祆見其舍也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
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祆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
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
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
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爲祆星也石氏見槍雲如牛韋昭曰欃音參
差之參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
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欃本類
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
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饑暴疾至日
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
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
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
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夏火
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
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
國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宋祁曰亡因擬作亡國與俱出入
國絕祀熒惑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之
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
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
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

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迺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
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
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
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
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
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
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
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
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
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偃兵
壄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
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
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
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
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
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
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耎而伏晉灼曰耎退也
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
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
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
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祆及彗星將
發于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
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
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閒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

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敵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鬬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間可椷劍小戰客勝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敗燕色黑黃小敗皆大角勝也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傳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祅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宅星遇而鬬天下大亂晉灼曰祅星彗孛之屬也一曰五星出於房心間地動

填星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嬴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慼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

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卿

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鬭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與金合為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晉灼曰沮音沮壓之沮水性雍而潰上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鬭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鬭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皆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歲重得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祖廟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

凡五星色皆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由尾北韋昭曰信音申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鼇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謂不復行列而聚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柱音柱解之柱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

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

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閼。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觿、參。甘氏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涒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詻。（爾雅作作噩。）八月出，石氏曰名長壬，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顓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

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孟康曰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亦填星之精也〕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言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

星䃗至地則石也〔如淳曰䃗亦墜也〕

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人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

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維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夭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為和背為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銳李奇曰屈或為尾韋昭曰短而直者或曰短屈之虹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卬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摶而耑銳杓雲如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闕旗故銳鉤雲句

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迺有占兵必起占鬬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畺田疇之整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臧故候書者亡不司天開縣物（孟康曰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山崩及陁川塞谿垘（蘇林曰垘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垘塡塞不通也）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閨潤息枯槀宮廟廊第人民所次畜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謼與人逢遌訛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爲成也）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爲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越人禨今之巫祝禱）

祠淫祀之比也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當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為主也〇劉敞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理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效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蹁身也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韋昭曰法當出四仲出四孟為易主之象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為天王也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云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欃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占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壄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為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迺東行占曰為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憂婺女粵也又為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為粵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為王王淮陽汝南河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

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山楚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占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以戒守禦吳楚攻梁梁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塡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爲得塡是歲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以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占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塡星當在觜觽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迺有女憂其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觽爲白衣之會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觽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觽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戉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戉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井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成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

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

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
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
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
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
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星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
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
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
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
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
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
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
星北出東藩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庭也太白
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
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
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
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
勝後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閒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閒名棟爲極尋棟東去也延篤謂之堂前闌楯也）法曰國恐有誅其後
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剌王謀作亂咸
伏其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
其五年六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
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
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音舜）
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
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
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
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
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
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到其四月
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
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
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
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
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占曰大臣誅
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鉤鈐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言房爲天駟其陰右驂旁有二星曰鉤鈐故曰天子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
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爲將相心爲子屬也其地宋
今楚彭城也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宋祁曰翼下當添參字）
占曰兵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
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
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氐中氐天子
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

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延壽謀逆自殺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婚爲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饑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論死父免官（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兄也不記其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行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爲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鬭有病君饑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卽病謝君男故避其時○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或說未曉）

四年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殺歆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劉敞曰莊乃茌）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皐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劉奉世曰有字下當有氣或色字）

脫也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以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滅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曤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埶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顓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疋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爲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前漢書卷二十六

前漢書卷二十六考證

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云云○臣召南按後志曰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此志馬續所撰也故晉志引此文直曰馬續云

暈適背穴注孟康曰暈日旁氣也○暈監本訛背從宋本改

中宮天極星○監本接連前文自然之符也非是今另提行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臣召南按此與史記天官書同但紫宮匡衛實十五星西藩七東藩八與太微垣十二星不同晉志可證此與史記並曰十二星何也

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臣召南按此志於經星俱直用天官書閣道星數天官書云六星是也何以言十七星乎晉志亦作六星疑十七二字係傳寫之訛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晉志作依烏郎府

廷藩西有隨星四曰少微○臣召南按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志宋本監本並作隨星蓋誤

東井西曲星曰戉○臣召南按戉字係戊字之訛戉卽古鉞字天官書曰其西曲星曰鉞又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又曰傷成鉞其文甚明晉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卽解字義此志宋本別本並作戊字非也存訛于此

旁一星曰王梁○天官書作王良晉志亦作王良此作梁誤

曰天横○横天官書作潢

歲星○凌犂隆曰自此以下與史記有異同

太白注晉灼曰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按寅戌當作辰戌

戊己中州河濟○戊訛戌今改正

如星非星○臣汞祚按監本連接上文非也今另提行又星者金之散氣旬始出于北方天暒而現景星日有中道皆自為一段監本並連接寫今俱提行

凡候歲美惡○臣汞祚按凡望雲氣凡候歲美惡皆自為一段不相連接監本誤也今於每段俱另提行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監本于十二月上衍建平元年四字從宋本刪去

前漢書卷二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隲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逌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隲音實隲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汩音骨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死殛音居力反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與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謂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乂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

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應也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旤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㩜仲舒別向歆師古曰㩜字與攬同引取之㩜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橋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增賦斂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卽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蠙音步千反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栖銜銜鈴焉施於鑣上動皆有

聲以爲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橋矢不直也及木爲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是爲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師古曰雰音紛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喬如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恭王中目鄢陵鄭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悊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稷禹以下遠四佞而放諸埜師古曰四佞卽四凶也遠離也埜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燄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龍門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耤田以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爲嚴者皆類此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卽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侍人貂以薦羞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爲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

予也。李奇曰以爲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
曰釐讀曰僖後皆類此。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
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
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爲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
榮叔歸含且賵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
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爲弟故云卑。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
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時
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爲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
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
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
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
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
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
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
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謚，
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
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
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
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
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于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
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
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
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

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
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
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
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
椒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轡以弓梏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左
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爲司城。
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
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畚挶，應劭曰畚草籠也讀與本同挶所以輿土也師古曰挶居
玉反。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即盎也綆音王杏反。備水器，師古曰罃甕之屬也許氏
說文解字曰罃備火今之長頸瓶也。畜水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障
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
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備也正徒役徒也儲音丈紀反。郊
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又
飭衆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
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
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師古曰咮音竹救反。是故
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
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不復告故無象。說曰：
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
出東方，而咮七星、○宋祁曰咮邵本作喙。鳥首正在南方，則用
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
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
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
曰契讀曰偰音先列反字或作卨其用同耳據諸典籍相土即卨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閼

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客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謂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公羊經）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討而殺之楚子爲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舒事且大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爲楚靈王所滅）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爲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裨竈鄭大夫）

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獻公摯也單子單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圍也召伯莊公奐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

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辠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闕之屏也解具在文紀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以下並同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

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古側字）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辠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顓與專同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閿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氂復坐祝禮要斬（師古曰禮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宋祁曰作錢錢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顓權鳳誣章以大逆罪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寑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

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
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悊之性光亡周公之德
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爲國害
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
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
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
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
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劉向以爲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
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
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
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
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
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熢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
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
爲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
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
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
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
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
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
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
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爲昭
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顓權擅
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
其後寖盛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

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
災十一年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
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
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
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旤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
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
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旤
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
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
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
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
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
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爲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
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
師古曰仍重也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爲大司馬
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
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
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
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爲不可太后皆免官爵
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
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廟
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複道故復起原廟於渭
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
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
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

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謂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旤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興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

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師古曰睢音呼季反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劉歆曰冰音凝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晉掌樂大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師古曰虒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壄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繫重囚之處篡死罪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壄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

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壅遏不見用也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謂有罪之人而歸於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宋祁曰穀當作殺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弒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衞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魯地鄑音子移反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魯復歸宋又爲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贄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爲盛飾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卽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貜且亦齊出也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定公也亦齊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貜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師古曰比頻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

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專也專者不稟命於公）

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衞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頻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冒頓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為單于閼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五行志上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臣召南按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即尚書本文祇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為洪範始于孔安國書傳而劉歆父子又言之後儒遂依其說

登車有和鸞之節注亦以金為鸞鳥而栖衡銜鈴焉○衡監本訛衡從宋本改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定哀監本作哀定非也今改正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臣召南按此條及下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其事正同宋祁並疑鑄鐵當作鑄錢非也元狩五年以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安得有外郡鑄錢之事雖涿郡鐵飛武紀不載而涿郡有鐵官地理志有明文矣至河平沛郡鐵散則孝成紀亦載其事不得疑鐵字為錢字之訛也

則土失其性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無監本訛有從宋本改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云云○臣召南按經但云大無麥禾三家所同並無大水水字故劉向以屬土不稼穡然玩董仲舒說又似公羊經有大水之文乃今本公羊亦無水字何也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注在絳西臨汾縣○絳監本訛鋒今改正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苗監本訛田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明作悊聰作謀應劭曰上聽則下謀故聽為謀也容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時奧若應劭曰悊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溫也音於六反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差僭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服虔曰霿音人傋霿應劭曰人君瞀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霿音莫豆反傋瞀並音傋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列反其下並同時則有雞旤師古曰旤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痾也師古曰痾音阿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唯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夭音烏老反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以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

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讁，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讁責也無讁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苟喪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敖也鬭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囂必敗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遂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受玉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子曰：郤氏其亡虖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也！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蜃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應劭曰膰祭肉也師古曰膰音扶元反，神之大節也師古曰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虖！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晉使郤犨如衛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其下竝同。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虖！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既福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觵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儌謂儌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觩音虯儌音工堯反。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犨郤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

曰戾悖也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虖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日謂往日始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衛行也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為小國之君而事于大國而惰敖以為己心將得死虖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旤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讀與班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師古曰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裯音直留反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是為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虖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著音直庶反又音除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設表以為位衣有襘帶有結師古曰襘領之交會也結帶之結也襘音工外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其下並同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婼昭子歎曰蔡其亡虖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塈息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特以安息也解讀曰懈塈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者蓋闕文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也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傒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傒音奚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虖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贛音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高仰驕也卑俯替

也。（師古曰：替，廢惰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虖。（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爲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雨音于具反。）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後雨並同。）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荄字也。草根曰荄，音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己求爲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皋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爲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壹其色。）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劉奉世曰：欲表其衷，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師古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衣以尨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尨，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尨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爲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時爲下軍御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張晏曰：鷸鳥赤足黄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鷸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鷸音聿，又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閒。）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爲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爲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爲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

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師古曰騶廄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僖）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上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作合作雜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師古曰溷肴謂雜亂也溷音胡困反）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典門戶

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卽賓孟）劉向以爲近雞禍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讀曰嫡適子王子猛及後爲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丐也劉子遂攻賓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殺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爲雄（孟康曰輅軨廄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軨丞輅與路同軨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化爲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己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埜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也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卽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衞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政皆出鳳天子不豫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顓君害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卽位五年王太后迺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衆在位師古曰言虛僞無實之人矯惑於衆在竊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己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鼷小鼠也卽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靑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僭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至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音工衡反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工覓反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寗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已解于上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虎以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讙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頰讙音歡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斯也女樂已解于上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師古曰衞詩相鼠之篇也亡儀無禮儀也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

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
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
夜死近黃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
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
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
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栢本亭名
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
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
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
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
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
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
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太室
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
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迺作主閒有一閏故十六月也後
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
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
釐公師古曰躋音子奚反又音子詣反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
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
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
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
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
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
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
將墮周公之祀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

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
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躋釐公者先禰後
祖也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
向以爲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
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
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
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
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
壞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
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
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
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
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
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
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
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蝘也即蜩蟟也謂
政無文理虛言噂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湆羹之新孰也蜩音調螗音唐蝘音偃蜩音貂蟟音聊湆音下
館反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
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
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
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
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籋也音其廉反籋音女涉反則怨謗
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

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蠡今謂之蝗皆其類
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
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
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
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
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
郤犫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已在前郤錡駒伯也郤犫苦成叔也郤至昭
子卽温季也國佐齊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
虖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
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顛仆也味厚
者爲毒久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温季也
犯侵也迂夸誕也伐矜尚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
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
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師
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虖師古
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
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
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來侵己當戰時而生故取仇怨之義以名子
其弟以千畮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卽桓叔也畮古畝
字也千畮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
服晉大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名義理既定禮由之
出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師古曰政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名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兄其替虖師古曰替廢也及仇嗣立是爲文侯

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
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爲曲沃伯也桓諡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
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
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幷晉國故稱公也事在桓三年宣
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師古曰曼滿伯
廖皆鄭大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
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弗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
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間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間一歲者中間隔一歲襄
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
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出
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
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是也侈奢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
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三十一
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師古
曰穆叔卽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
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音之閏反
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虖師古曰韓子宣子也名起吾子盍
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
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褒之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
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
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
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
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
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汭因見河洛而美

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蔭其人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虖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聞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爲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卽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卽公子鍼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虖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乂乂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虖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爲一稔言少尚當五年多則或不啻也稔音人甚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陰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蔭讀與陰同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與幾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爲楚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美似人君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爲其令尹文過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皙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皙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爲亂也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戈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虖師古曰言令尹將圍爲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爲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應劭曰言國有憂己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己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師古曰太誓周書也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諡穆也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而亦汝以爲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師古曰忘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爲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

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
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
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
一人應劭曰慭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慭音魚覲反子
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
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
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師古曰孫
讀曰遜遂死于越師古曰已解于上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
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
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
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
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韋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
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霣殺飛禽上緣求妃
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眾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
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
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
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
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
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眾又作南門勞
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事在二十年諸雩旱不雨略
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
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師古曰犇
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魚石宋左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鄢陵戰後鄭遂

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
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事在二
年虎牢本鄭邑時已屬晉蓋追言之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
鄭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字子國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
善道吳地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八年九
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
於公有事則三卿更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事在十一年二
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
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
侯使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
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
心居喪不哀炕陽失眾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
以二邑來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茲也莒怒伐魯
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
還莒人來討辭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外和大國
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十六年九月
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
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蒐謂聚眾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
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
君亡慼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
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
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婼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婼音丑略反是春乃歸之二十五年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
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雞鬭季氏芥其雞郈子為之金

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責讓之故郈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爲之妻季姒與雍人檀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卽子家懿伯莊公之玄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犇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也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僖公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命者賜以命圭爲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爲婚于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也垂隴鄭地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襚，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襚也凡問喪者衣服曰襚成風僖公之母也成襚也風襚也襚音遂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犇，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郕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夫名卽左氏所謂西乞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諸卽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卽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代郡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大將軍者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讀曰謫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爲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袀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焞音吐敦反又音敦）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虖（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適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爲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爲文公遂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鸜音劬鵒音欲）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跦跦跳行貌也跦音誅乾音干）徵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鸜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裯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裯父宋父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逞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爲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縊死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也）

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咎國多麋。」

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

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爲宋卿，師古曰：爲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犇亡也。

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撠高后掖，師古曰：撠謂拘持之也。撠音戟。拘音居足反。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爲人彘。師古曰：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搉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別名。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爲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幷成陽王恭王喜，是謂七王。兄弟竝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此下亦同。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亡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

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後皆類此。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鼂犇楚而死。

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無豫于武王也。張說失之。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忽不見鄭客奉璧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顚而下師古曰顚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强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王之諡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卽赧王之高祖也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爲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非出籥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考證

五行志中之上僭恆陽若注應劭曰僭差僭○監本訛曆差今改正

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云云○臣召南按班書十志半取裏于劉歆惟五行志時糾劉歆之失

史記成公十六年云云注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臣召南按單襄公見晉厲公一段史記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國語本于各國之史記故以史記稱之師古以司馬遷所撰爲解非也下文尚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

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左傳禮義二字在動作之下

能者養以之福注師古曰之往也云云○臣召南按之字訓往與下句取字相對今俗本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非是師古注與杜注孔疏合是古本不訛也監本從俗本左傳亦作能者養之以福今從宋本改正

三大夫兆憂矣○三監本訛二今改正

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注師古曰武都之縣○臣召南按注非也廣昌縣屬代郡地理志甚明至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始置文帝時豈容有其地乎

五將軍衆二十萬注度遼將軍范明友○度監本訛渡今改正

赤色象漢家○監本訛漢家象從宋本移正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奥，師古曰奥讀曰燠煗也音於六反其下並同厥極疾。韋昭曰以疾為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師古曰蠃蟲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也音郎果反時則有羊𥈭，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奥也。奥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溫奥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剛包柔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𥈭。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李奇曰於大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厭更爲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𥈭。說以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𥈭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奥，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奥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奥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奥，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奥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卽厲公也兄謂太子忽卽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爲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公再與諸侯伐鄭謀納厲公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師古曰言桓篡立與突志同故曰長養同類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師古曰夫人妻氏通于齊侯故云不正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師古曰時宣公薨始踰年故云有喪也丘甲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邿也邿音詩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師古曰謂十二年三月十四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二月齊侯伐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楚有夷狄行，公有從

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楚心，謂二十八年公朝于楚。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弒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以郜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以太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召讀曰邵。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戎，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貿音莫侯反。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溴梁，諸侯之大夫盟，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祁連，山名也。幕，沙幕也。直度曰絕。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師古曰：坤下艮上，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仲也。時為卿，專執國政也。三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為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師古曰：並已解于上。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乂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大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為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弟河亶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師古曰：虛讀曰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蜚，古飛字。雊音工豆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賢臣。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師古曰：巽下離上也。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說讀曰

悅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夫也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宰相也合觀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之秀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葬之祖也師古曰葬高祖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卒讀曰猝猝暴也）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戹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晏曰民間三月九月立社號曰私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師古曰瓚說是）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茅鄉橐縣之鄉也橐音拓）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行書之舍樗樹似椿樗音丑余反椿音丑倫反）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額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讀曰猝）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連續也）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顓讀曰專）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師古曰樛繞也樛音居虯反）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師古曰此蜚負蠜也其為蟲臭惡蜮短弧也今所謂水弩也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蜮蜚音非蜮音域亦作蟈）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其音同耳）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依

周官而言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爲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此云寄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卽去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鬭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鬭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鬭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鬭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鬭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卽汙澤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鵜音大奚反鶘音胡鶖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仄注冠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師古曰鳶鵰也音緣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鳶鵲聲往視見巢爇盡墮地中師古曰爇古然字有三鳶鷇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哺者曰鷇音口豆反又音工豆反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鳶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師古曰旅卦上九爻辭也咷音逃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人姓名也偉能一名宮見外戚傳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云雉雊雞乳也經載高宗雊雉之異師古曰已解于上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睢音呼雉反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

音先戲反。甾音力戲反。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讇之計，師古曰：讇，古諂字也。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泆，醜惡流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見，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己受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觸悟人主，懟恚而死，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總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反。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固反。食讀曰飤。謂與母俱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而入讙陽關以叛。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之子也，名成。共讀曰恭。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師古曰：事在成十五年。華弱奔魯，師古曰：事在襄六年。華臣奔陳，師古曰：事在襄十七年。華合比奔衛。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子痤後，而志總言先是，未詳其意。劉向以為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為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恭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謂立後宮美人子為嗣。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王也。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王陵，遷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為趙相，王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師古曰：僇，古戮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

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
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
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
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
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
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
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
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
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
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
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燠而已故籍秦以為驗
師古曰籍假借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
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虯反嫪姓也毐名也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
音郎到反毐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乃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毐
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
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奧迫近之
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
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
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
寒奧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
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
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
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奧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
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師古曰蜚讀曰飛道人始
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
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
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師古曰媢
謂夫妬婦也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欲殺桓公桓不覺寤後
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
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
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
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
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師古曰已
解于上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
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
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
為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娶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
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師古曰侮古侮字董仲舒以為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
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
未至而死於雍故曰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景帝中
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
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
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
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
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
臣為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
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
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占音之贍反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

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師古曰視讀曰示）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為石顯所冤增加其辭語故陷罪）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齋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鬲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掌反一曰擅專也上謂天子也讀如本字勿令皇后專固天子）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捐棄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以其事為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眾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古曰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劉敞曰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自僖公末年至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

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卽原軫遂要崤阸師古曰卽今之二崤山也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爲秦所納而得國是舊恩也虐謀先軫之計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構難也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蒙猶被也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

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卽今之洮州也屯音純洮音土高反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鬭師古曰蛙音胡媧反蝦音遐蟇音麻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卽阜螽卽今之蝩蟲也螽音終蝩音之庸反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郜鼎賂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蠜音煩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

南越之蟲辟向所說末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于上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衞地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比頻也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師古曰謂宋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螽之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謂取國之大夫也事見公羊傳取讀曰娶大夫專恣，殺生不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師古曰須朐邾邑郚魯邑也事並在文七年朐音鉅俱反郚音吾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事在四年向莒邑也向音餉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事在十一年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讀曰甫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太子光救陳也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年滕子來朝七年郯子小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夏費魯邑也音祕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重斂也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

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師古曰爾雅曰蝝蝮蜪說者以為螽蝗之類蝮音蒲北反又音服蜪音徒高反劉歆以為蝝，蚍蠹之有翼者，孟康曰蚍蠹音蚍蜉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師古曰解讀曰懈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古曰武彊不害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眾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師古曰已解于上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驍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師古曰已解于上及西南夷，師古曰越馳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為九郡定西南夷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凡十四郡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三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射之豕人立而嘑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卽僖公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久戍葵丘也襄匿其戶閒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也都竈烝炊之大竈也圂音胡頓反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晉灼曰鬴古文釜字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鬭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師古曰長民爲民之長也崇聚也藪謂澤之無水者墮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服虔曰辟音邪辟之辟而滑夫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亂也音骨使至于爭明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師古曰言爲欲防固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爲四瀆之次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簒殺之謀師古曰儋括儋季之子簡王之孫也簒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師古曰匡正也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旗聞儋括之言恐必爲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憂穀洛任其私心塞埤擁下師古曰埤卑也音婢以逆水勢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霣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幷誅佞夫師古曰事在襄三十年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於上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厥異水鬭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棄灰於道必坋人坋人必鬭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臣瓚曰棄灰或有火火則燔廬舍故刑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坋音蒲頓反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卽河東也殷都朝歌卽河內也周都洛陽卽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師古曰湎流也音莫踐反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考證

五行志中之下在於脅祥○脅監本訛青從宋本改正

南方咮爲鳥星○咮監本訛冢臣浩按天文志柳爲鳥咮從宋本改正

郡國有以爲便宜者○臣召南按孝武紀作郡國有以爲便者無宜字

惟先假王正厥事○假古文作格孔傳曰言至道之王

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注師古曰事在成十五年○舊本作襄十七年非也今從汲古閣本改正

京房易傳曰辟獄不解○獄監本訛嶽從宋本改正

是歲四將軍征匈奴注驃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臣召南按公孫敖爲騎將軍非驃騎將軍也驃字衍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師古曰霿音莫豆反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師古曰奧音於六反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屮木曰折師古曰屮古草字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師古曰脂妖及夜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師古曰螣音徒得反有裸蟲之孽師古曰裸亦贏字也從衣果聲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師古曰壽考而終其命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也桓公之子而爲司馬爭盟謂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諫曰小國爭盟禍也公不聽之後六年爲楚所執師古曰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距六鶂退飛凡六年應六鶂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師古曰乾初九爻辭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師古曰不解物謂物逢之而不解散也不長所起者近也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如淳曰有所破壞絕匹帛之屬也晉灼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絲因風暴亂不端理也止卽溫溫卽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師古曰道讀曰導不思導示於下而安利之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師古曰公上爵也常於利謂心常求利也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恒地變赤而殺人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劉向以爲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

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廱文帝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爲逆亂天戒數見終不改寤後卒誅滅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後坐淫削國與吳王謀反刑僇諫者師古曰謂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也僇古戮字吳在楚東南天戒若曰勿與吳爲惡將敗市朝王戊不寤卒隨吳亡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師古曰薊燕國之所都縣名拔宮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燕王旦不寤謀反發覺卒伏其辜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師古曰夷伯司空無駭之後本魯公族也號展氏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師古曰冥暗也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師古曰謂季友之孫行父仍執政專國自此以後常爲卿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師古曰爲季文子所殺也已解于上季氏萌於釐公師古曰萌謂草木始生也言其始有威權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師古曰棠魯地也陳漁者之事而觀之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師古曰臧僖伯公子彄孝公之子諫觀漁也貪利區霿以生蠃蟲之孽也八

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師古曰鄭祀泰山之邑也音彼命反已解于上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師古曰奪農時也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師古曰蔽謂惡人蔽君之明爲災孽也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衞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師古曰朔謂惠公也桓十六年以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奔齊至莊五年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衞而納惠公也許諸侯賂師古曰諸國各有賂齊人歸衞寶魯受之師古曰以伐衞所獲之寶來歸魯貪利應也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遣三將軍屯邊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並已解于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師古曰已解于上又以喪娶師古曰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時文公喪制未除區霿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師古曰謂郊牛傷死是天不欲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師古曰成三年新宮災新宮者宣之廟也以其新成故謂之新宮董仲舒指略同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師古曰朐衍地名在北地朐音許于反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如淳曰建立基止泰奢也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師古曰負海猶言背海也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

三十餘里，納於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師古曰：奸，犯也，音干。）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鍾，（師古曰：鍾聲中無射之律也。射音弋石反。）泠州鳩曰：（應劭曰：泠，官也。州鳩，名也。師古曰：樂官曰泠，後遂以為氏。泠音零，其後字從水。）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省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惡風易惡俗也。臣瓚曰：省風俗之流通，作樂以救其弊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省，觀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師古曰：窕，輕小也。摦，橫大也。窕音他堯反。摦音胡化反。）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戡，（孟康曰：古堪字。）其能久乎。劉向以為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師古曰：適讀曰嫡。太子壽卒，王立子猛為嗣，後又欲立子朝也。）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昭二十五年春，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師古曰：昭子，叔孫婼也。元公，宋平公子也。相泣，相對而俱泣也。）樂祁佐，（師古曰：樂祁，宋司城子梁也。佐，佐酒。）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師古曰：哀樂，可樂而反哀也。樂哀，可哀而反樂也。喪，失之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敗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是歲，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始用事；

又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為列侯，是為五侯。哀帝即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為列侯。（師古曰：外戚傳，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鄉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陽安侯，子滿封平周侯。傅氏、鄭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為列侯，其數是也。傅氏、丁氏、鄭氏則有之，而不見周氏所出，志傳不同，未詳其意。）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服虔曰：楊宣，諫大夫也。）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師古曰：易觀卦上九爻辭。）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為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師古曰：徒知之而己不能進助也。）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經曰「良馬逐」。（師古曰：此易大畜九三爻辭。）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為下相攘善，（師古曰：攘，卻也，言不進達之也。一曰攘，因也，因而竊取曰攘。音人羊反。）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僇家絕。（師古曰：僇，古戮字。）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三川竭也。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川自震耳，故將塞，非地震也。）劉向以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服虔曰：周太史。）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應劭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曰：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劉向以為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埶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正后申后也蓋白華之詩所為作也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為辰星辰星為蠻夷月食辰星國以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師古曰有名之水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為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師古曰齊桓晉文二伯也魯僖賢君也伯讀曰霸周襄王失道師古曰謂避叔帶之難而出奔失為君之道楚穆王殺父師古曰穆王商臣也殺其父成王也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師古曰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宣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皐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文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服虔曰經常也辟音刑辟之辟蘇林曰大經五行之常經也在辟衆辟犯殺其上也師古曰辟讀曰辟謂常法辟壞而易臣也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師古曰雞澤衛地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經書諸大夫盟謂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

燕逐其君楚滅陳蔡師古曰崔氏齊卿崔杼也欒盈晉大夫欒桓子之子懷子也二十一年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而作亂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三十年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遂奔許晨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閽守門者也吳子餘祭也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二十九年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燕北燕國也昭三年冬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滅蔡也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曹會大夫公孫會也二十年自鄸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專鄸也鄸會之邑也鄸音莫鳳反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師古曰昭二十一年蔡人信費無極之言出蔡侯朱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國人患之秋七月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出奔魯戊辰吳敗楚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師古曰已解于上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師古曰黑肱邾大夫也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濫邾邑吳殺其君僚師古曰二十七年吳公子光使專設諸抽劍刺王是也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師古曰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師古曰哀四年經書盜殺蔡侯申左氏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陳乞齊大夫陳僖子也六年乞殺其君荼荼景公之子安孺子也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師古曰厭音一甲反次下亦同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厭殺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釐公十

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師古曰蔽掩而暗也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師古曰二大夫召伯毛伯也晉敗天子之師師古曰謂敗之於貿戎也已解于上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師古曰懷公謂子圉惠公之子也文公入國而使殺之高梁晉地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師古曰剝卦上九爻之辭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師古曰廱讀曰壅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師古曰從伯宗用輦者之言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師古曰三郤謂郤犨郤錡郤至也厲公殺之而欒書中行偃又弒厲公事在成十七年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師古曰已解于上其後孫甯出衛獻師古曰孫孫林父甯甯殖皆衛大夫也衛獻公定公之子也名衎獻公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因作亂公如鄄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事在襄十四年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師古曰並解于上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師古曰言漸解散也弛音式爾反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爲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賈誼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衛陳鄭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廱江水師古曰廱讀曰壅下亦同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劉向以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服虔曰眊音老耄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內反王者自下承

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師古曰彌滿也)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師古曰乾上九文言也)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服虔曰陽行輕且疾也)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韋昭曰將祭與羣臣射謂之大射)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師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下繫辭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為春秋亡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以為自屬常陰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賀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臣瓚曰不敢察察明言之)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孟康曰專員也若五月再重赤而員至十一月旱也)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服虔曰蒙氣解而溫)內取茲謂禽(服虔曰人君內淫於骨肉也師古曰取如禮記聚麀之聚)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女不變始茲謂乘夫(孟康曰始貴高於夫終行此不變也)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師古曰果謂干之也)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韋昭曰媟言媟嫚也師古曰音先列反)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師古曰頃讀曰傾)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服虔曰蜺背日)適不荅茲謂不次(服虔曰言適妻不見荅也臣瓚曰夫不接妻為不荅師古曰適讀曰嫡荅報也言妻有承順之心不見報荅也一曰荅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師古曰取讀曰聚)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蜺日見西晏則雨)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韋昭曰辟君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師古曰試用也)茲謂主窳臣夭(孟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為夭也師古曰窳音庾)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閉下蒙大起

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閉蒙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臣瓚曰京房謂之方伯卦震兌坎離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師古曰厝音千各反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紲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師古曰試用也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謂悖師古曰悖猶相戾也悖惑也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師古曰以氣射人也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即射工也亦呼水弩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師古曰並解於上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師古曰隼鷙鳥即今之鶻也說者以為鶚失之矣廷朝廷也鶻字音胡骨反楛矢

貫之應劭曰楛木名師古曰音怙其木堪為箭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為楛子也石砮應劭曰砮鏃也音奴又乃互反長尺有咫張晏曰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師古曰閔公名周懷公之子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臣瓚曰肅慎東北夷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師古曰服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師古曰得昔所分之矢於府藏中劉向以為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師古曰眊音莫報反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彊師古曰中國則齊晉為彊南夷則吳楚為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師古曰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讒奔鄭而死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因作亂子西子期皆死事在哀十六年陳乘而侵之師古曰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事見哀十七年卒為楚所滅師古曰陳閔公之二十年獲麟之歲也其二十四年而為楚所滅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師古曰褒國名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齝之齝師古曰去謂驅逐也止謂拘留也去音丘呂反漦音丑之反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幣為禮讀策辭而告之也說者以為策者糈米蓋失之矣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師古曰匵匱也去藏也匵音讀去音丘呂反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應劭曰羣呼曰譟師古曰譟音先到反漦化為玄黿韋昭曰玄黑黿蜥蜴也似蛇而有足師古曰黿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宮中之童女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為歌謠也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其草似荻而細織之為服也檿音一簟反其音基荻音敵

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師古曰鬻賣也僇音弋六反）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褎後褎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褎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褎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師古曰畎戎即犬戎亦曰昆夷）詩曰赫赫宗周褎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宗周鎬京也威滅也音呼悅反）劉向以為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萁服蓋以萁草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師古曰因婦人以致兵寇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師古曰時門鄭城門也洧泉洧水之泉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也）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師古曰攝收持也）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鬭三國以自危亡（師古曰言若不修德則三國伐之必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鬭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師古曰蘭陵縣之廷東里也溫陵人姓名也）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為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鬭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為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師古曰厲公母宋雍氏之女也祭仲封人仲足也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曰不立突將死仲乃與宋盟而立厲公昭公奔衛祭音側介反）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師古曰桓十五年厲公與祭仲之壻雍糾謀殺祭仲不克五月出奔蔡六月昭公復歸于鄭九月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也）死弟子儀代立（師古曰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乃立亹之弟儀也）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師古曰傅瑕鄭大夫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於是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師古曰申繻魯大夫也繻音須）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師古曰已解于上）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鬭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師古曰泉宮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為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又讀如本字）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師古曰惡即子赤也視其母弟）文公夫人大歸于齊（師古曰本齊女故出而歸齊所謂哀姜者也）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師古曰子地宋元公子也四馬曰駟）公嬖向魋欲之（師古曰公謂景公即地之兄也魋宋司馬桓魋也向音式尚反魋音大回反）公取而朱其尾鬣（師古曰鬣領上鬣也音力涉反）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師古曰扶擊也音丑失反）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師古曰辰亦元公子也言若見君怒懼而出奔是為臣之禮也竟讀曰境）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

讀不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師古曰廷欺也音求往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師古曰蕭宋邑）近馬禍也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烈猛也）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師古曰高紀云六年春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長沙王臣等請立沛侯濞為吳王而荊燕吳傳云荊王劉賈為黥布所殺無後上患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是則濞之所封賈本地也止有三郡荊燕吳傳與紀同矣今此云四郡未詳其說若以賈本不得會稽濞加一郡者則不得言五十三城也）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師古曰萌若草木之始生也）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并誅外家丁傅又廢哀帝傅皇后令自殺發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師古曰鹹魯地也）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師古曰防風之後漆姓也國號鄋瞞鄋音所求反瞞音莫干反）兄弟三人一者之魯（師古曰僑如也來伐魯為叔孫得臣所獲）一者之齊（師古曰榮如也齊襄公二年伐齊為王子成父所獲）一者之晉（師古曰焚如也宣十五年晉滅潞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畝（師古曰畮古畝字）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師古曰軾車前橫木）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師古曰謂魯文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無知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而立悼公）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為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師古曰豐其屋易豐卦上六爻辭也豐大也）長狄生世主虜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師古曰隴西之縣也音土高反）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阬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陳餘傳）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

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師古曰方與者山陽之縣也女子姓田名無嗇方與音房豫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師古曰廣牧朔方之縣也姓趙名春歛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韋昭曰蠱事也子能正父之事是爲有子故考不爲咎累師古曰易蠱卦初六爻辭也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事當速改之若唯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重音直用反不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師古曰易睽卦上九爻辭也睽孤乖剌之意也塗泥也睽音苦攜反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師古曰四齊即上所云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本皆齊地故謂之四齊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云諸侯不寤明年吳王先起諸侯從之七國俱滅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虒上地名也音斯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襃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北司馬門又入殿之東門也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上室名解帷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係帷又垂以爲飾也佩帶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襃故公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讙呵者也服虔曰衛士之師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應氏乃以讙爲義云大讙呵不當厥理後之學者輒改此書誰字爲讙違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

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冤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復爲大司馬。因是而簒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掫一枚。(如淳曰。掫。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反。掫音鄒。又音側九反。)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謂徒跣也。)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樞。門扇所由開閉者也。)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內。(師古曰。闑。門橛也。音魚列反。)與疆外。(師古曰。與讀曰預。)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嬖寵而處職位。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考證

五行志下之上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臣召南按斿當作遊。傳寫訛耳。但孝文王卽位。祇一年遂卒。安得有五年也。此文可疑。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云云○臣召南按此事已見於中上卷內。引京房易傳亦同。此一事重見。未及刊除者也。

茲謂閉下○閉。監本訛蔽。按此與前文閉上相對。宋本作閉是也。從之。

有兩龍見于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孝惠紀。作見蘭陵家人井中。

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三城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 師古曰凡伯周大夫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鄭獲魯隱 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墮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滅戴 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為載故隋室置載州焉 衛魯宋咸殺君 師古曰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桓二年春宋督弒其君與夷 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 師古曰躔踐也音纏 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 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又讀如本字 不能則災息而禍生 師古曰息謂蕃滋也 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 師古曰班布也 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亡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並食不一處誅眾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 韋昭曰日中無光四邊有明外燭 君臣不通茲謂亡厥蝕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弒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 師古曰鄉讀曰嚮 厥食食且雨地中鳴 韋昭曰地中有聲如鳴耳或曰如狗子聲 冢宰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 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帥之稱 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 韋昭曰食半謂食望也臣瓚曰月食半謂食月之半也月食常以望不為異也 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 師古曰試用也自擅意也一說試與弒同謂欲弒君 若文王臣獨誅紂矣 韋昭曰是時紂臣尚未欲誅紂獨文王之臣欲誅之 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 師古曰殺亦讀曰弒 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 韋昭曰紂惡甚其臣欲順武王而誅紂 諸侯更制茲謂叛 師古曰更改也 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 師古曰適讀曰嫡 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 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見音胡電反 酒亡節茲謂荒厥蝕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為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 師古曰並已解于上 又二君相篡 師古曰謂厲公奔蔡而昭公入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子亹 劉歆以為六月趙與晉分 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畢趙也日行去趙遠入晉分多故曰與計二十八宿分其次度其月及所屬下皆以為斷 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 師古曰曲沃伯本桓叔成師之封號也其後遂襲焉魯惠公三十年大夫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不克

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成師之子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也是歲晉大亂師古曰桓三年莊伯之子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而殺之滅其宗國師古曰桓八年曲沃武公滅翼遂并其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師古曰楚武王荊尸久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未詳其說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衞侯朔有罪出奔齊師古曰朔衞惠公也桓十六年經書衞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得罪乎天子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天子更立衞君師古曰衞公子黔牟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師古曰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衞夏衞侯朔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是也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師古曰失讀曰佚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爲楚鄭分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師古曰解在郊祀志天子使世子會之師古曰僖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太子于首止是也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弑公劉歆以爲晦魯衞分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衞師古曰春秋閔元年狄伐邢二年狄滅衞其後遂爲齊所立而邢遷于夷儀衞遷于楚丘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師古曰綫

縷也音先箭反劉向以爲時戎侵曹師古曰事在莊二十四年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弑師古曰謂子般爲圉人所殺閔公爲卜齮所殺也夫人誅師古曰哀姜爲齊人所殺兩弟死師古曰謂叔牙及慶父也狄滅邢師古曰已解于上徐取舒師古曰僖三年徐人取舒舒國名也在廬江舒縣也晉殺世子師古曰僖五年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楚滅弦師古曰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國名也在弋陽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師古曰江黃二國名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南服彊楚師古曰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師古曰召陵盟後以陳轅濤塗爲誤軍而執之陳不服罪故伐之楚自是不復通鄭伯逃盟師古曰僖五年秋齊侯與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師古曰事在僖五年楚圍許諸侯伐鄭師古曰事並在僖六年晉弑二君師古曰謂里克弑奚齊及卓子狄滅溫師古曰溫周邑也僖十年狄滅之楚伐黃師古曰僖十一年黃不歸楚貢故伐之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師古曰事在十二年夏狄侵衞鄭師古曰僖十三年狄侵衞十四年狄侵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也劉歆以爲三月齊衞分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衞執曹伯敗楚城濮師古曰事並在二十八年再會諸侯師古曰二十八年五月盟于踐土冬會于溫召天王而朝之師古曰晉侯不欲就朝王故召王使來經書天王狩于河陽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

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師古曰晉侯夷吾也僖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也齊滅項師古曰事在公羊傳僖十七年項國今項城縣是也楚敗徐于婁林師古曰事在僖十五年冬婁林徐地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師古曰謂東門襄仲也公子遂如京師師古曰事在僖三十年報宰周公之聘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師古曰已解于上宋子哀出奔師古曰宋子哀宋高哀也不義宋公而來奔魯事在文十四年晉滅江師古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今此云晉未詳其說楚滅六師古曰六國名也在廬江六縣文五年楚人滅之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師古曰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莅盟十一年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公孫敖孟穆伯叔彭生叔仲惠伯也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師古曰文十六年宋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冬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楚滅舒蓼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師古曰六侵伐者謂宣元年侵陳三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伐鄭六年伐鄭八年伐陳也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師古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觀兵者示威武也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師古曰事並在十二年邲鄭地也色水謂血流入水而變水之色也邲音蒲必反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師古曰事在十五年炊爨也言無薪樵示困之甚也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陳夏徵舒弒其君師古曰弒靈公也事在十年楚滅蕭師古曰蕭宋附

庸國也事在十二年晉滅二國師古曰謂十五年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事在十五年劉歆以為二月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邾支解鄫子師古曰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支解而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晉敗王師于貿戎師古曰事在成元年敗齊于鞌師古曰事在成二年劉歆以為三月晦朓魯衛分服虔曰朓相覿也日晦食為朓臣瓚曰志云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以此名之非日食晦之名也師古曰朓音佻了反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師古曰事在十六年鄢陵鄭地執魯侯師古曰已解于上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楚滅舒庸師古曰事在十七年日食之後舒庸蓋羣舒之一種楚與國也晉弒其君師古曰謂厲公也事在十八年宋魚石因楚奪君邑師古曰魚石宋大夫也十五年出奔楚至十八年楚伐宋取彭城而納之莒滅鄫齊滅萊師古曰事並在襄六年鄫萊皆小國鄭伯弒死師古曰鄭僖公也襄七年會于鄬其大夫子駟使賊夜殺之而以瘧疾赴瘧音虐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孟康曰剽音瞟師古曰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襄十四年四月出奔齊而立剽剽穆公之孫也剽又音匹妙反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並已解于上君若綴斿不得舉手應劭曰斿旌旗之旒隨風動搖也師古曰言為下所執隨人東西也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師古曰二慶並陳大夫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邾庶其有叛心師古曰庶其邾大夫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師古曰事

在二十一年漆閭丘邾之二邑及陳殺二慶師古曰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訴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二慶也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師古曰已解于上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師古曰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也二十二年楚殺之齊慶封脅君亂國師古曰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及彊盡俘其家崔杼縊而死自是慶封當國專執政也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師古曰衛侯衎也前爲孫甯所逐二十五年入于陳儀陳儀衛邑左傳云夷儀甯喜弒其君剽師古曰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衎入於衛甯喜殖子也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師古曰比頻也象陽將絕孟康曰陽君也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弒師古曰謂二十五年齊崔杼殺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班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子果從諸侯伐鄭師古曰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滅舒鳩師古曰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亦羣舒一種也魯往朝之師古曰二十八年公如楚卒主中國師古曰謂楚靈王以昭四年與諸侯會于申伐吳討慶封師古曰慶封以二十八年爲慶舍之難自齊出奔魯遂奔吳至申之會楚靈王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師古曰吳子卽餘祭也刑人閽者者也蔡侯通於世子之妻師古曰卽蔡侯固爲太子所殺莒不早立嗣師古曰卽密州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後閽戕吳子師古曰戕傷也他國臣來弒君曰戕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

而庶子爭師古曰展輿因國人攻其父而殺之展輿卽位去疾奔齊明年去疾入而展輿出奔吳出非嫡嗣故云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天仍見戒也師古曰仍頻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師古曰宋平公太子痤也事在二十六年北燕伯出奔孟康曰有南燕故言北燕南燕姞姓北燕姬姓也師古曰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師古曰謂伯有也指略如董仲舒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師古曰申之會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師古曰招成公子哀公弟也昭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偃師卽哀公之子也招音韶楚因而滅之師古曰偃師之死哀公縊其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孫吳圍陳遂滅之又滅蔡師古曰十一年楚師滅蔡執太子有以歸用之後靈王亦弒死師古曰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是也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師古曰從謂如士文伯之言也可常謂可以此占之不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如淳曰顇古悴字也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宴宴安息之貌也盡悴言盡力而悴病也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臧善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師古曰適讀曰謫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

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師古曰謂易詩春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言遇此災則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曰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番蹶楀皆氏也美色曰豔豔妻褒姒也豔或作閻閻亦嬖妾之姓也煽熾也詩人剌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寵而處處位不以德選也趣音千后反蹶音居衛反楀音居禹反番音扶元反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三月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師古曰四大夫謂三郤及胥童也胥童非厲公所誅以導亂而死故總書四大夫厲公竟為欒書中行偃所殺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師古曰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韓魏趙也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為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師古曰季平子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

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為六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師古曰已解于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師古曰蔡侯朱蔡平公之子說讀曰悅後蔡侯朱果出奔師古曰昭二十一年出奔楚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師古曰天王敬王也避子朝之難故居狄泉劉歆以為十月楚鄭分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劉向以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師古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國在河南新城縣晉滅陸渾戎師古曰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其地今陸渾縣是也盜殺衛侯兄師古曰衛靈公兄也名縶二十年為齊豹所殺以豹不義故貶稱盜所謂求名而不得也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卽朱也莒君莒子庚輿也二十三年出奔魯吳滅巢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吳楚間小國卽居巢城是也公子光殺王僚師古曰事在二十七年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師古曰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它如仲舒劉歆以為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師古曰梓慎魯大夫昭子曰旱也師古曰叔孫昭子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蘇林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師古曰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周是也宋

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illegible]中執[illegible]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中讀曰仲。劉向以爲時吳滅徐，師古曰：事在昭三十年。而蔡滅沈，師古曰：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師古曰：事竝在定四年。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師古曰：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師古曰：已解于上。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師古曰：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薛弒其君比。楚滅頓、胡，師古曰：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越敗吳，師古曰：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檇音醉。衛逐世子。師古曰：十四年衛太子蒯聵出奔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師古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累累讀曰纍纍，不絕之貌。蔡恐，遷于州來。師古曰：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州來。州來，楚邑，今下蔡縣是也。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師古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京師楚也。師古曰：言以楚爲京師。劉向以爲盜殺蔡侯，師古曰：哀四年蔡公孫翩殺蔡侯申。翩非大夫，故賤之而書盜。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師古曰：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即景公之子也。陽生，荼之兄，即悼公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綰爲燕王，後又反敗。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齊地也。後二年，齊王韓信徙爲楚王，明年廢爲列侯，後又反誅。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尊者惡之。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後皆類此。在七星初。劉向以爲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中。時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明年應。師古曰：謂高后崩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劉向以爲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師古曰：皇后自殺，不終其位也。三年九月

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劉向以為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為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傳推以為是時日食從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孫弘薨日食從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後四年燕剌王謀反誅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為己亥而既其占重（孟康曰己土亥水也純陰故食為最重也日食盡為既）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是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婁八度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師古曰亶讀曰但下例並同）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杜欽對亦曰日以戊申食時加未戊未土也中宮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師古曰茲益也屈盡也音其勿反）禍在外也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哀帝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與惠帝七年同月日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師古曰小畜上九爻辭也幾音鉅依反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竝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師古曰朓音吐了反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亡二日仄慝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韋昭曰日下無景也無景謂唯質見耳正中時有景亡光韋昭曰無光耀也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亡所制茲謂弱孟康曰君順從於臣下無所能制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愆公行茲謂不伸孟康曰辟君也有過而公行之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師古曰晻古闇字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師古曰虞書舜典帝曰咨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謂數九官十二牧四岳令各敬其職事信定其功順天道也故志引之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亡主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曰鄉讀曰嚮中國中夏之國也良猶信也劉向以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師古曰遠離省視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雊雉之異而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即位管蔡流言而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遣使者逆公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改過修正

立信布德存亡繼絶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師古曰下學謂博謀於羣下也上達謂通於天道而長歲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師古曰古之田租十稅其一一歲役光庶不過三日也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肎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師古曰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也譚遂邢衛之國滅師古曰十年齊侯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閔二年狄人入衛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宿遷於宋師古曰莊十年宋人遷宿蓋取其地也宿國東平無鹽縣是也蔡獲於楚師古曰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也晉相弒殺五世乃定師古曰謂殺奚齊卓子及懷公也自獻公以至文公反國凡易五君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為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師古曰解卦象辭也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師古曰解于上已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師古曰溺魯大夫名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故貶而去族天子救衛而溺伐之故云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師古曰謂放黔牟也不義至甚而自以為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其下亦同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言紂惑於妲己而昵近亡逃罪人信用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解于上威音許悅反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刺王傾敗其德荒廢政事而耽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京房易傳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師古曰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師古曰視讀曰示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師古曰宋魯莒晉已解於上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齊再弒焉師古曰再弒者謂商人殺舍而閻職等又殺商人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師古曰謂邲戰之後六侵伐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與晉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圍宋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一滅國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觀兵周室師古曰已解于上晉外滅二國師古曰謂宣十

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六年滅赤狄甲氏也十內敗王師師古曰謂成元年晉敗王師于貿戎
是也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師古曰謂成二年晉郤克會魯季孫
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追亡逐北東臨海水
師古曰謂逐之三周華不注又從之入自丘輿擊馬陘東至海濱也威陵京師武折大
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其下並同
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
人孟康曰謂得名臣也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
戰華元獲於鄭師古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大棘宋地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師古曰史服周內史叔服也劉
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
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
師古曰卽杵臼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師古曰卽商人宣公二年晉趙
穿弒靈公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
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
分爭此其效也師古曰三王已解于上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
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
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
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
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
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
敬王卽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
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
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師古曰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帥師及頓胡沈蔡
陳許之師與吳師戰于雞父楚師敗績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大夫夏齧雞父楚地也父讀曰甫蔡

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為柏舉之戰敗
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師古曰沈楚之與國定四年四月蔡
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楚為沈故圍蔡冬吳興師以救之與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
郢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撻平王之墓也此皆孛彗流炎所及
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申繻魯大夫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
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
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
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
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
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師古曰虛
讀皆曰墟其下並同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虛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張晏曰水以天一為地二牡丙與午南方火也
子及壬北方水也又其配合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
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
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張晏曰融
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淮南子曰東北曰炎風高誘以為艮氣所生也炎風一曰融風
七日其火作乎張晏曰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既其配合之日又火以七為紀戊寅
風甚壬午太甚師古曰太甚者又更甚也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
為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
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
昊虛虙羲木德師古曰虙讀與伏同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
氏火正也故皆為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為大水營室
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哀
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
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孟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之中也以辰乘日

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師古曰襄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也田氏篡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卒後七十年康公爲田和所滅而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年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卒後八十年至靖公爲韓魏趙所滅而三分其地蓋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劉向以爲是時項羽爲楚王伯諸侯而漢已定三秦與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項羽阬秦卒燒宮室弒義帝亂王位故彗加之也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劉向以爲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師古曰四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皆誅滅云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劉向以爲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爲秦地效也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劉向以爲太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爲營室爲後宮懷姙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姙絕繼嗣者一曰後宮將受害也其後許皇后坐祝詛後宮懷姙者廢趙皇后立妹爲昭儀害兩皇子上遂無嗣趙后姊妹卒皆伏辜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孟康曰五諸侯星名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蠭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達天河除於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倉龍俱伏谷永對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驟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師古曰奸音干內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夏叛逆之禍劉向亦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是歲趙昭儀害兩皇子後五年成帝崩昭儀自殺哀帝即位趙氏皆免官爵徙遼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王莽用事追廢成帝趙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殺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歸故郡平帝亡嗣莽遂篡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鶂水鳥六陰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考證

五行志下之下後鄭拒王師○拒監本別本俱訛距
從宋本改正
史記推合朔在夜○監本無記字宋本有從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臣召南按僖十二
年經無朔字
在斗二十三度○宋本作二十二度
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臣召南按孝文紀
作丙寅晦又七年正月辛未朔日食紀未及書又
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孝景紀作壬子晦紀于四
年十月戊戌晦書食此志不書中元年九月甲戌
晦紀未及書紀于中四年十月戊午書食此志不
書又後元年七月乙巳紀但言晦不言先晦一日
孝武帝建元五年正月己巳朔及元光元年二月
丙辰晦紀皆不書七月癸未書食但不云先晦一
日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紀作三月乙亥六年十
一月癸丑晦及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太始元年
正月乙巳晦紀皆不書孝昭帝元鳳元年七月己
亥晦紀作乙亥孝宣帝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紀
作晦孝成帝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紀不書孝哀
帝元壽二年三月壬辰晦紀作夏四月壬辰晦紀
志互異如此

前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考證

五貢土五色師古曰王者取五色土封以爲太社而此州畢貢之言備有羽畎夏狄嶧陽孤桐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狄狄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谷出焉嶧陽嶧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可爲琴瑟嶧山之南生焉嶧音繹泗濱浮磬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爲磬也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淮夷蠙珠臮魚師古曰淮夷淮水上之夷也蠙珠珠名臮及也言其地出珠及美魚也蠙音步千反字或作玭厥棐玄纖縞師古曰玄黑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者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劉敞曰此棐亦屬淮夷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淮海惟揚州師古曰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逌居師古曰彭蠡澤名在彭澤縣西北陽鳥隨陽之鳥也言彭蠡之水既已蓄聚則鴻陽之鳥所共居之蠡音禮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底致也言三江既入則震澤致定篠簜既敷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篠音先了反簜音蕩屮夭木喬師古曰夭盛貌也喬上竦也夭音於驕反喬音橋又音驕厥土塗泥師古曰沮洳溼也田下下賦下上錯師古曰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貢金三品師古曰金銀銅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師古曰瑤琨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也羽毛謂[illegible]爲之羽可爲旄者也琨音昆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厥棐織貝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爲貨○劉敞曰予謂織貝特敘於夷之下明爲夷之業也織貝爲布如厚繒今亦有之貝木名也厥包橘柚錫貢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柚音弋救反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荊及衡陽惟荊州師古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江漢朝宗于海師古曰江漢二水歸入于海有似諸侯朝於天子故曰朝宗宗尊也九江孔殷師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形之中沱灊既道雲夢土作乂師古曰沱灊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灊雲夢澤名言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爲畎畝之治也沱音徒何反灊音潛一曰道讀曰導乂治也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師古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師古曰自金以上所貢與揚州同杶幹栝柏厲砥砮丹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幹柘也栝木柏葉而松身厲磨石也砥其尤細者也砮石名可爲矢鏃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杶音丑倫反括音古活反砥音旨又音抵砮音奴

惟箘簬楛三國底貢厥名師古曰箘簬竹名楛木名也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皆美也箘音囷簬音路楛音怙包匭菁茅師古曰匭匣也菁菜也可以爲菹茅可以縮酒菹其茅匭其菁而獻之匭音軌菁音精厥棐玄纁璣組師古曰玄黑色也纁絳色也璣珠之不圜者組綬類也纁音勳璣音機又音祈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大龜尺有二寸出於九江錫命而納不常獻也浮于江沱灊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師古曰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荊河惟豫州師古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伊雒瀍澗既入于河師古曰伊出陸渾山雒出冢領山瀍出[illegible]山澗出穀城山四水皆入河滎波既豬師古曰滎沇水泆出所溢也即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道荷澤被盟豬師古曰荷澤在湖陵盟豬亦澤名在荷之東北言治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盟豬不爲入也道讀曰導荷音歌被音被馬之被盟音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壚謂土之剛黑者也音盧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貢漆枲絺紵厥棐纖纊師古曰紵織紵爲布及也纖纊細綿也紵音佇音曠○宋祁曰纊淳化本作纊錫貢磬錯師古曰錯治玉之石磬錯言可以治磬也亦待錫命而貢○宋祁曰注末貢下當聯之字浮于洛入于河師古曰因洛入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師古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嶓既藝沱灊既道師古曰岷山也嶓嶓冢山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藝沱灊二水治從故道也岷音旻嶓音波道讀曰導○宋祁曰嶓發作嶓社同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師古曰蔡蒙二山名旅陳也平言已平治而陳祀也和夷地名亦以致功可祭也厥土青黎師古曰色青而細疏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師古曰田第七賦第八又雜出第七至第九凡三品貢璆鐵銀鏤砮磬師古曰璆美玉也鏤剛鐵也砮磬石也璆音虯熊羆狐貍織皮師古曰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雜罽西頃因桓是來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頃山因桓水是來[illegible]道也頃讀曰傾浮于灊逾于沔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音莫綿反入于渭亂于河師古曰正絕流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弱水既西師古曰[illegible]使西流至合黎涇屬渭汭師古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涇水入于渭也屬音之欲反汭音芮

又音而悅反漆沮既從灃水逌同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灃水出鄠縣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逌古攸字也攸所也沮音七余反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東言二山殆畢已旅祭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終南惇物二山皆在武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西南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鼠也原隰厎績至于豬壄師古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豬壄地名言皆致功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敍師古曰三危山名已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於此分而為三故言三苗今皆大得其次敍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師古曰田第一賦第六貢球琳琅玕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也球音求又音虬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會于渭汭師古曰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織皮昆侖析支渠叟西戎卽敍師古曰昆侖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敍也叟讀曰搜○宋祁曰姚本各得其下漆事字文字改作此道汧及岐至于荆山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道讀曰導後皆類此汧音苦堅反逾于河師古曰卽梁山龍門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自壺口雷首而至太嶽也雷首在河東蒲阪南太嶽卽所謂嶽陽者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析城山在濩澤西南王屋山在垣縣東北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師古曰太行山在河內山陽西北恆山在上曲陽西北言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行音胡郎反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太華卽今華陰山○宋祁曰陰山姚本作陽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師古曰熊耳在陝東外方在潁川故縣卽崈高也桐柏在平氏東南倍尾在安陸東北言四山相連也倍讀曰陪道嶓冢至于荆山師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北荆山在南郡臨沮內方至于大別師古曰內方在荆州大別在廬江安豐也崏山之東北嶓音波陽至于衡山師古曰崏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之東南崏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豫章歷陵南○宋祁曰傅陽尚書注作博陽一本作溥陽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燉煌西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黑

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龍門山在夏陽北言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師古曰自龍門南流以至華陰又折而東經底柱又東至于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師古曰洛汭洛入河處蓋今所謂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皐伾音平鄙反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師古曰播布也同爲逆河入于海師古曰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卽渤海是也○宋祁曰迎改作逆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漾音恙又東爲滄浪之水師古曰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卽漁父所歌者也浪音琅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澨音筮南入于江師古曰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爲彭蠡師古曰匯迴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匯音胡賄反東爲北江入于海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崏山道江東別爲沱師古曰別而出也江東南流沱東行也沱音徒何反又東至于醴師古曰醴水在荆州過九江至于東陵師古曰東陵地名東迆北會于匯師古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也迆音弋爾反東爲中江入于海師古曰亦自彭蠡出道沇水東流爲泲師古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沇流去乃爲泲也沇音弋爾反○宋祁曰沇音一作流入于河軼爲滎師古曰軼與溢同言濟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一曰軼過也音逸東出于陶丘北師古曰陶丘丘再重也在濟陰定陶西南又東至于荷師古曰卽荷澤又東北會于汶師古曰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師古曰北折而東也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逌同師古曰各以其所而同法四奧既宅師古曰奧讀曰墺謂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已可定居也墺音於大反九山栞旅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栞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師古曰九州泉源皆已清滌無

塞也九澤既陂師古曰九州陂澤皆已遏障無決溢四海會同師古曰四海之內同
會京師○宋祁曰內下姚本有皆字之
六府孔修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皆甚治庶土
交正底慎財賦師古曰言衆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貢賦
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皆隨其土地自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
國京師也○宋祁曰邵本其土地下自字作田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師古曰台養也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所敬養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五百
里甸服師古曰規方千里最近王城者爲甸服則四面五百里也甸之爲言田也主爲王者治田
百里賦內總師古曰自此以下說甸服之內以差言之也總禾稾總入也內讀曰納下皆類
此二百里內銍師古曰銍謂所刈卽禾穗也銍音窒三百里內戛服師古
曰戛稾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戛音工點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精
者納少麤者納多五百里侯服師古曰此文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候也主斥候而服
事也百里采師古曰又說侯服之內之差次也采事也王事則供之不主一也二百里男
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師古曰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
一等五百里綏服師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言其安服王者之政教三
百里揆文教師古曰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
師古曰奮其武力以衛王者二百里皆同五百里要服師古曰此又次綏服外之五百里也
要以文教要來之也要音一遙反三百里夷師古曰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蔡師古曰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五百里荒服師古曰又次要
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三百里蠻師古曰蠻謂以文德
蠻慕而覆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流師古曰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劉敞曰予謂
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通三千里也要荒乃在九州外夷夷者言猶以夷禮通之於春秋譬杞莒也蔡讀如
蔡蔡叔之蔡蠻者象言蠻俗夷於春秋譬楚越也流讀如流共工之流此兩者之分夷近而蠻遠蔡輕而
流重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亦當作蔡聲之誤耳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洎聲教訖于四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言東入于海西
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日漸浸洎及也○宋祁曰洎疑作臮註同一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師古曰玄水色也堯以禹治水功成故賜玄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貢之

文後受禪於虞爲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
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
合之於雍青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幷梁州以合雍州分冀州之地以
爲幽幷故周官有職方氏師古曰夏官之屬也主也主四方之土地職掌
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師古
曰在山陰縣藪曰具區師古曰藪大澤也具區在吳川曰三江浸曰五
湖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謂引以灌溉者五湖在吳其利金錫竹箭
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師古曰鳥孔翠之屬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正
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
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並未詳也湛音直林反又音直減反其
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河南
曰豫州其山曰華師古曰卽華陰之華山也連延東出故屬豫州藪曰圃田
師古曰在中牟川曰熒雒浸曰波溠師古曰熒卽沇水所溢者也波卽上禹貢所云
滎波者也溠水在楚亦不當爲豫州浸也溠音莊亞反○宋祁曰流當作沇其利麻漆絲
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也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
擾音人沼反其穀宜五種師古曰黍稷菽麥稻正東曰青州其山曰
沂藪曰孟諸師古曰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也孟諸卽盟豬也川曰淮泗浸曰
沂沭師古曰沭水出東莞沭音術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藪曰泰壄師古
曰卽大野其川曰河泲浸曰盧濰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
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穀宜四種師古曰馬
牛羊豕犬雞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師古曰卽吳嶽也藪曰
弦蒲師古曰在汧縣川曰涇汭師古曰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鞠之卽浸
曰渭洛師古曰洛卽漆沮也在馮翊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
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師古曰在
遼東藪曰貕養師古曰在長廣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師古曰時出萊蕪菑

(水出般陽)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穀宜三種(師古曰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師古曰在平陽永安縣東北)藪曰揚紆(師古曰爾雅曰秦有揚紆而此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川曰漳浸曰汾潞(師古曰漳水出上黨長子汾水出汾陽北山潞出歸德)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曰恆山藪曰昭餘祁(師古曰在太原鄔縣鄔音一戶反又音於麻反)川曰虖池嘔夷浸曰淶易(師古曰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嘔音於侯反)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師古曰馬牛羊犬豕)穀宜五種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師古曰保章氏春官之屬也保守也言守天文之變也分音扶問反)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迭互也伯讀曰霸迭音徒結反)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師古曰謂秦韓魏趙燕齊楚也)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幷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師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兼徐梁幽幷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師古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為渭南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為殷盛故志舉之以為數也後皆類此)○縣十二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師古曰王莽篡位改漢郡縣名普易之也下皆類此)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船司空(莽曰船利服虔曰縣名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藍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莽曰華壇也)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應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封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云吾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會音工外反)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下邽(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師古曰邽音圭取邽戎之人而來為此縣)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宋祁曰沂越本作泝章淳化本作革)奉明(宣帝置也)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杜陵(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莽曰饒安也)

左馮翊(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縣二十四高陵(左輔都尉治莽曰千春)櫟陽(秦獻公自雍徙莽曰師亭如淳曰櫟音藥)翟道(莽曰渙)池陽(惠帝四年置嶻嶭山在北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嶻嶭即今俗所呼嵯峨山是也音截嶭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有鐵官莽曰冀亭)衙(莽曰

達昌如淳曰衙音牙師古曰卽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粟邑**莽曰粟城**谷口**九嵏山在西有
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師古曰嵏音子公反又音子孔反嶭音許穀反**蓮勺**
如淳曰音輦酌**鄜**莽曰俯令孟康曰音數**頻陽**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臨晉**故大
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芮鄉故芮國莽曰監晉應劭曰臨晉水故曰臨晉臣瓚曰晉水在河之閒此縣
在河之西不得云臨晉水也舊說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說者或以為魏
文侯伐秦始置臨晉非也文侯重城之耳豈始置乎**重泉**莽曰調泉**郃陽**應劭曰在郃水之陽
也師古曰音合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祋祤**景帝二年置師古曰祋音丁活反又音丁
外反祤音詡**武城**莽曰桓城師古曰卽左氏傳所云秦伐晉取武城者也**沈陽**莽曰制昌
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驩師古曰褱亦褱字**徵**
莽曰氾愛師古曰徵音懲卽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云王取北徵謂此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
雲陵昭帝置也**萬年**高帝置莽曰異赤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葬櫟陽北原起萬年陵是
也**長陵**高帝置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長平**陽陵**故弋陽景帝更
名莽曰渭陽○宋祁曰弋當作易**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巫𨙸䍐祠三所孟康曰
𨙸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也音猥休音許虯反屠音除
右扶風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為中地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
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師古曰主爵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至太初元年更名
右扶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故此志追書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又云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戶二**
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
縣二十一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
城有蘭池宮莽曰京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黃山宮孝惠二
年起莽曰槐治**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有萯陽宮
秦文王起師古曰潏音決萯音倍**盩厔**有長楊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靈軹渠武帝穿也**斄**
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邰同音胎**郁夷**詩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
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
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也**郿**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右輔都尉治師古曰郿
音媚**雍**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棫陽宮昭王

起有鐵官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師古曰棫音域**漆**水在縣西有鐵官莽曰漆治**栒邑**有豳
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
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
荀城古荀國師古曰瓚說是也此栒讀與荀同自別邑耳非伐晉者**隃麋**有黃帝子祠莽曰扶亭師
古曰隃音踰○宋祁曰南本黃帝下無子字下同**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有羽陽
宮秦武王起也**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
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宋祁曰詩作當作詩曰**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
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
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
間耳**好畤**垝山在東有梁山宮秦始皇起莽曰好邑師古曰垝音丘毀反**虢**有黃帝子周文武祠
虢宮秦宣太后起也**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師古曰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也**茂陵**武帝置戶
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宜城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宋祁曰宣
下當添室字**平陵**昭帝置莽曰廣利**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
在縣東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莽曰新光師
古曰斜音弋奢反衙音牙
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隊**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
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鐵官在黽池○**縣十一弘農**
故秦函谷關衙山領下谷爛水所出北入河**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
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師古曰
洱音耳○宋祁曰昌富疑作昌當**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
莽曰黃眉**宜陽**在黽池有鐵官也**黽池**高帝八年復黽池中鄉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
為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莽曰陝亭師古曰黽音莫踐反又音莫忍反**丹水**水出上雒
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商秦相衛鞅邑也**析**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莽曰君亭師古曰析音先歷反鞠
水鄉今所謂菊潭也酈音持益反湍音專**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師古曰渾音胡昆反**上**
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鄖入

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師古曰錫音陽

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有根倉溼倉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縣二十四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鐵官鹽官莽曰河東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為晉所滅有天子廟莽曰勤田應劭曰在大河之陽猗氏解師古曰音蟹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臣瓚曰秦世家云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師古曰應說是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也左邑莽曰兆亭汾陰介山在南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今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師古曰濩音烏號反端氏臨汾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師古曰琅音郎槐音回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牟有鐵官莽曰延平長脩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襄陵有班氏鄉亭莽曰幹昌應劭曰襄陵在西北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彘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莽曰黃城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宋祁曰州山一本作代山楊莽曰有年亭應劭曰楊侯國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莽曰朕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師古曰屈音居勿反即晉公子夷吾所居蒲子應劭曰故蒲反舊邑武帝置師古曰重耳所居也應說失之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鐵官應劭曰絳水出西南狐讘師古曰讘音之涉反騏侯國師古曰音其

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屬并州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家馬官臣瓚曰漢有家馬廐一廐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在此家馬後改曰桐馬也師古曰桐音動○縣二十一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曰瓚說是也葰人如淳曰音璅師古曰又音山寡反界休莽曰界美師古曰休音許虬反榆次涂水鄉晉大夫知徐吾邑梗陽鄉魏戊邑莽曰大原亭師古曰涂音塗梗音鯁中都于離莽曰于合茲氏莽曰茲同狼孟莽曰狼調鄔九澤在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師古曰音一戶反又音於據反盂晉大夫孟丙邑平陶莽曰多穰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寖京陵莽曰致城師古曰即九京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楊故惡陽曲之號乃改此縣為陽直今則復舊名焉大陵有鐵官莽曰大寧原平祁晉大夫賈辛邑莽曰示上艾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河反慮虒師古曰音盧夷陽邑莽曰繫穰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都尉治莽曰信桓師古曰賈屋山即史記所云趙襄子北登夏屋者

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師古曰研音形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縣十四長子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為長幼之長非也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師古曰屯音純○宋祁曰音純當作音鈍余吾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師古曰虒音斯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應劭曰沾水出壺關師古曰沾音它兼反涅氏涅水也師古曰涅水出焉故以名縣也涅音乃結反襄祖莽曰上黨亭○宋祁曰祖邵本作垣壺關有羊腸阪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泫氏楊谷絕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應劭曰山海經泫水所出者也師古曰泫音工玄反○宋祁曰沁別本作泌下同注末工玄反一本作故玄反高都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有天井關師古曰莞音丸潞故潞子國陭氏師古曰音於義反陽阿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穀近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

河內郡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莽曰後隊屬司隸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縣十八懷有工官莽曰河內汲武德孟康曰始皇東巡置自以武德定天下波孟康曰今有絺城晉文公所得賜者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河陽莽曰河亭州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伯入為三公者也師古曰共音恭平皋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衞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皐處執平故曰

平臯臣瓚曰春秋傳狄人伐邢邢遷于夷儀不至此也今褱國西有夷儀城去褱國百餘里邢是丘名非此國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左氏傳曰晉侯送女于邢丘蓋謂此耳

朝歌 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莽曰雅歌

脩武 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也○劉敞曰子謂脩武則因武王伐紂名之

溫 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

壄王 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爲秦所奪自濮陽徙此莽曰平壄孟康曰故邘國也今邘亭是也師古曰行音胡郎反邘音于

獲嘉 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

軹 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師古曰音只

沁水 師古曰沁音千浸反

隆慮 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鐵官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也師古曰慮音盧

蕩陰 蕩水東至內黃澤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內黃入蕩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師古曰蕩音湯羑音羊九反

河南郡 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戶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莽曰保忠信鄉屬司隸也 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 有鐵官工官敖倉在滎陽宋祁曰戶二邵本作戶三○ ◯縣二十二

雒陽 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宜陽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

滎陽 卞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應劭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宕泲音子禮反本濟水字○宋祁曰狼湯邵本作狼湯

偃師 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京 師古曰鄭共叔段所居也

平陰 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

中牟 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莞叔邑趙獻侯自耿徙此師古曰莞與管同

平 莽曰治平

陽武 有博狼沙莽曰陽桓師古曰狼音浪

河南 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師古曰郟音夾鄏音辱

緱氏 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有延壽城仙人祠莽曰中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

卷 師古曰音去權反

原武 莽曰原桓

鞏 東周所居

穀成 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瀍音纏朁音潛

故市

密 故國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應劭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是也師古曰應瓚二說皆非也此密卽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而詩所云密人卽左傳所謂密須之鼓者也在安定陰密騩音隗潩音翼又音昌力反○宋祁曰音隗當作音塊

新成 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

開封 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

成皐 故虎牢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號號曰虎牢

苑陵 莽曰左亭

梁 㜪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梁伯嬴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㜪音乃旦反

新鄭 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後爲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應劭曰國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號會之間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號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

東郡 秦置莽曰治亭屬兗州戶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萬九千二十八◯縣二十二

濮陽 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莽曰治亭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師古曰虛讀曰墟

畔觀 莽曰觀治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聊城

頓丘 莽曰順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發干 莽曰戢楯

范 莽曰建睦

茌平 莽曰功崇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師古曰茌音仕疑反○宋祁曰茌當作茌

東武陽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應劭曰武水之陽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宋祁曰漯當作濕

博平 莽曰加睦

黎 莽曰黎治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師古曰瓚說是

清 莽曰清治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

東阿 都尉治應劭曰衛邑也有西故濟東

離狐 莽曰瑞狐

臨邑 有泲廟莽曰穀城亭師古曰泲亦濟水字也其後並同

利苗

須昌 故須句國大昊後風姓師古曰句音劬

壽良 蚩尤祠在西北泲上有朐城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曰壽張

樂昌

陽平

白馬

南燕 南燕國姞姓黃帝後師古曰姞音其乙反

廩丘

陳留郡 武帝元狩元年置屬兗州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千五十◯縣十七

陳留 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渦音戈

小黃

成安

寧陵 莽曰康善孟康曰故

葛伯國今葛鄉是雍丘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為
楚所滅酸棗東昏莽曰東明襄邑有服官莽曰襄平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
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故徙縣於
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為襄牛誤也外黃都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
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
即此地也封丘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孟康曰春秋傳敗狄
于長丘今翟讀是長羅侯國莽曰惠澤尉氏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
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傿莽曰順通
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鄢是也師古曰鄢音偃長垣莽曰長固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平
丘濟陽莽曰濟前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
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師古曰取慮縣名也音秋廬取又音趨
潁川郡秦置高帝五年為韓國六年復故莽曰左隊陽翟有工官屬豫州孟康曰夏啓有鈞臺之
饗今鈞臺在南戶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
一萬九百七十三◯縣二十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
此戶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口十萬九千莽曰潁川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
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昆陽應劭曰昆水出南陽潁
陽應劭曰潁水出陽城定陵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師古曰羹音郎其後亦同長社應劭曰宋
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本字新汲師古曰闞駰云本汲鄉也宣帝
神爵三年置以河內有汲故加新也襄城有西不羹莽曰相城郾師古曰音一戰反郟師古
曰音夾舞陽應劭曰舞水出南潁陰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
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為外方山也師古曰崈古崇字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為
楚所滅傿陵戶四萬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李奇曰六國為安師
古曰傿音偃◯宋祁曰安下當添陵字臨潁莽曰監潁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應劭
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是
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
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

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成安侯國也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
名鄭公莽曰嘉美休音許虯反陽城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乾山
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藪有鐵官師古曰乾音干洧音于軌反綸氏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屬豫州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
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縣三
十七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輿音豫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
陽城侯國莽曰新安濦彊應劭曰濦水出潁川陽城師古曰濦音於謹反又音殷富波
女陽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汝陰亦同鮦陽應劭曰在鮦水
之陽也孟康曰鮦音紂紅反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楚
封於此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安成侯國莽曰至成南頓故頓子國
姬姓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朗陵應劭曰朗陵山在西南細陽
莽曰樂慶師古曰居細水之陽故曰細陽細水本出新郪郪音千私反宜春侯國莽曰宜孱女
陰故胡國都尉治莽曰汝墳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蔡莽曰新遷新息莽曰
新鄎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云灈陽應劭曰灈水出吳房東入瀙也師古曰灈音劬瀙音
楚人反又音楚刃反期思師古曰故蔣國慎陽應劭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慎字本作滇
音真後誤為慎耳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
水為心慎莽曰慎治召陵師古曰即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者也召讀曰邵弋陽侯國
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西平有鐵官莽曰新亭應劭曰故柏子國也今柏亭是
上蔡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寖莽曰閏治應劭曰孫
叔敖子所邑之寖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師古曰寖音子衽反○劉奉世曰按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寖
疑自別地西華莽曰華望長平莽曰長正宜祿莽曰賞都亭項故國新郪莽曰
新延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臣瓚曰光武既封殷後於宋又封新郪師
古曰封於新郪號為宋國耳瓚說非歸德侯國宣帝置莽曰歸惠新陽莽曰新明應劭曰在
新水之陽安昌侯國莽曰始成安陽侯國莽曰均夏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博陽侯國
莽曰樂家成陽侯國莽曰新利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
里

南陽郡秦置莽曰前隊屬荊州戶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宋祁曰戶三十當作戶四十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縣
三十六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戶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有工官鐵官莽
曰南陽犨師古曰音昌牛反杜衍莽曰閏衍酇侯國莽曰南庚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
何所封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博山侯國哀帝置故
順陽應劭曰漢明帝改曰順陽在順水之陽也師古曰順陽舊名應說非涅陽莽曰前亭應劭曰在
涅水之陽師古曰涅音乃結反陰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於下陰者也與酇相近今襄州有
陰城縣縣有酇城鄉堵陽莽曰陽城韋昭曰堵音者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師古曰舊讀
雉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雊止陳倉爲石雉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
可據也郾音匽山都蔡陽莽之母功顯君邑應劭曰蔡水所出東入淮新野
筑陽故穀伯國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師古曰春秋云穀伯綏來朝是也今襄
州有穀城縣在筑水之陽筑音逐棘陽應劭曰在棘水之陽武當舞陰中陰山潕
水所出東至蔡入汝西鄂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穰莽曰農穰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
音人羊反酈育水出西北南入漢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躅○劉奉世曰吳芮傳酈音郎益反此乃音蹢
如音非也安眾侯國故宛西鄉冠軍武帝置故穰盧陽鄉宛臨駣聚應劭曰武帝以封霍去病
去病仍出征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驃音姚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平氏禹貢桐柏
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隨故國
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師古曰音式涉反鄧故國都尉
治應劭曰鄧侯國朝陽莽曰厲信應劭曰在朝水之陽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
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
舍者也滍音峙又音熾舂陵侯國故蔡陽白水鄉上唐鄉故唐國師古曰漢記云元朔五年以零
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
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新都侯國莽曰新林湖陽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
飂字其音同耳紅陽侯國莽曰紅俞師古曰俞音踰樂成侯國博望侯國莽曰宜樂復
陽侯國故湖陽樂鄉應劭曰在桐柏大復山之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方邵本作房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荊州

戶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
四十有發弩官師古曰主教放弩也○縣十八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
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莽曰江陸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
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
漳楚之望也音千余反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華容雲夢澤在南荊
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
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邔孟康曰音忌師古曰音其己反當陽中廬師古曰在襄陽
縣南今猶有文廬村以隋室諱忠故改忠爲文枝江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
者也音徒河反襄陽莽曰相陽應劭曰在襄水之陽編有雲夢宮莽曰南順孟康曰編音鞭秭
歸歸鄉故歸國孟康曰秭音姊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祁曰巫字下當
添山字州陵莽曰江夏若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巫
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鹽官應劭曰巫山在西南高成洈山洈水所出東入
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師古曰洈音危繇讀曰由
江夏郡高帝置屬荊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戶五
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
○縣十四西陵有雲夢宮莽曰江陽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鄖鄉
楚鄖公邑莽曰守平師古曰音云○宋祁曰章山上當添丘字音云當作鄖音云西陽襄
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吳芮都師古曰音朱又音誅軑故弦子國孟康曰音狄師古曰又音徒系反
鄂師古曰音五各反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沙羨晉灼曰羨音夷蘄
春晉灼曰音蘄鄳蘇林曰音盲師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取棄邔
今邔亭是也師古曰邔音云○宋祁曰棄字當作於字下雉莽曰閏光如淳曰音羊氏反鍾
武侯國莽曰當利
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
江應劭曰故廬子國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
七千三百三十三有樓船官○縣十二舒故國莽曰昆鄉居巢
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臨湖雩婁決水北至蓼入

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師古曰雩音許于反蔞音力于反襄安莽曰廬江亭池樅陽師古曰音七容反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灊天柱山在南有祠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晉灼曰音潛師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芍音酌又音鵲皖有鐵官師古曰音胡管反○宋祁曰管當作館湖陵邑北湖在南松茲侯國莽曰誦善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莽曰延平屬揚州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戶十五萬五十二口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縣十五壽春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浚遒晉灼曰音酋熟之酋師古曰浚音峻遒音才由反成德莽曰平阿橐皋孟康曰音拓姑陰陵莽曰陰陸歷陽都尉治莽曰明義當塗侯國莽曰山聚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鍾離莽曰蠶富應劭曰鍾離子國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東城莽曰武城博鄉侯國莽曰揚陸曲陽侯國莽曰延平亭應劭曰在淮曲之陽建陽全椒阜陵莽曰阜陸

山陽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為郡莽曰鉅野屬兗州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有鐵官◯縣二十三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曰宋齊會于梁丘南平陽莽曰黽平孟康曰邾庶期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莽曰成安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東緡師古曰春秋信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旻方與晉灼曰音房豫橐莽曰高平臣瓚曰音拓鉅壄大壄澤在北兗州藪單父都尉治莽曰利父師古曰音善甫薄臣瓚曰湯所都都關城都侯國莽曰城穀黃侯國爰戚侯國莽曰戚亭郜成侯國莽曰告成○宋祁曰郜當作邛中鄉平樂侯國包水東北至沛入泗鄭侯國瑕丘應劭曰瑕丘在西南甾鄉侯國師古曰音側其反栗鄉侯國莽曰足亭曲鄉侯國西陽侯國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師古曰荷音和戶二十九萬二十五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縣九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冤句莽改定陶曰濟平冤句縣曰濟平亭師古曰句音劬呂都莽曰祈都葭密師古曰葭音家成陽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鄄城莽曰鄄良師古曰鄄音工掾反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師古曰音鉤秺莽曰萬歲孟康曰音妒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師古曰睢音雖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屬豫州戶四十萬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萬四百八十◯縣三十七相莽曰吾符亭龍亢晉灼曰亢音岡竹莽曰篤亭李奇曰今竹邑穀陽應劭曰在穀水之陽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師古曰音餉銍師古曰銍音竹乙反廣戚侯國莽曰力聚下蔡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豐莽曰吾豐鄲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宋祁曰單當作留譙莽曰延成亭蘄都鄉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蘄城師古曰蘄音直袁反虹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輒與莽曰華樂山桑公丘侯國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耳符離莽曰符合敬丘侯國夏丘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莽曰歸思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莽曰育成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師古曰洨音肴沛有鐵官芒莽曰傳治應劭曰世祖更名臨睢睢水出焉師古曰芒音莫郎反睢音雖建成侯國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建平侯國莽曰田平酇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酇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酇而莽呼為讚治則此縣亦有讚音栗侯國莽曰成富扶陽侯國高莽曰合治高柴侯國漂陽如淳曰漂音栗平阿侯國莽曰平寧東鄉臨都義成祁鄉侯國莽曰會穀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屬冀州戶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縣十八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斥丘莽曰利丘應劭曰斥丘在西南也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斥鹵故曰斥丘沙內黃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商魯之閒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清

淵應劭曰清河在西北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應劭曰魏武侯別都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
張晏曰其界為繁淵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梁期黎陽
莽曰黎蒸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即裴
侯國莽曰即是應劭曰裴音非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
拘音矩邯會侯國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在也師古曰邯
音下安反陰安平恩侯國莽曰延平邯溝侯國師古曰邯水之溝武安欽口
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又有洺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有鐵官莽曰桓安
師古曰[illegible]音子社反虖音呼沱音徒何反其下並同
鉅鹿郡秦置屬冀州戶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
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縣二十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紂
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曰鹿師古曰應說是南䜌莽曰
富平孟康曰䜌音戾全反廣阿象氏侯國莽曰寧昌廮陶師古曰廮音一井反宋
子莽曰宜子楊氏莽曰功陸臨平下曲陽都尉治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
昔陽亭是也師古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貰師古曰音式制反鄡莽曰秦聚師古曰音苦么
反又差梟反劉攽曰衍文○新市侯國莽曰樂市堂陽有鹽官當分為經縣應劭曰在堂水
之陽安定侯國敬武歷鄉侯國莽曰歷聚樂信侯國武陶侯國柏鄉
侯國安鄉侯國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關屬冀州張晏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戶十四萬
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
縣十八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莽曰井關亭師古曰闞駰
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石邑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師古曰洨音效又音
交泜音脂又音丁計反其後亦同桑中侯國靈壽中山桓公居此禹貢衛水出東北入虖
池蒲吾有鐵山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應劭曰蒲水出中山蒲陰東入河
○宋祁曰有鐵下或有北字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莽
曰常山亭應劭曰滱音驅九門莽曰久門井陘應劭曰井陘山在南音刑房子贊皇山石
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莽曰多子師古曰濟音子諸反中丘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

莽曰直聚封斯侯國關平棘應劭曰伐晉取棘蒲也師古曰功臣表棘蒲侯陳武平棘
侯林摯是則平棘棘蒲非一地也應說失之○宋祁曰林當作杜鄗高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
亭師古曰鄗音呼各反○宋祁曰高祖當作世祖樂陽侯國莽曰陽苗平臺侯國莽曰順臺
都鄉侯國有鐵官莽曰分郡○宋祁曰郡當作鄉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
新市入虖池水都尉治莽曰延億
清河郡高帝置莽曰平河屬冀州戶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
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縣十四清陽王都東
武城繹幕應劭曰繹音亦師古曰本音弋尺反靈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
氏河莽曰播師古曰蓨音條其下亦同厝莽曰厝治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也
師古曰音趙亦反鄃莽曰善陸師古曰音輸貝丘都尉治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
是信成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搋題師古曰搋古沙字東陽侯國
莽曰胥陵信鄉侯國孟康曰順帝更名安平繚師古曰音良笑反棗彊復陽
莽曰樂歲應劭曰音腹
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屬幽州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
萬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鐵官◯縣二十九涿桃水首受淶水
分東至安次入河應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縣師古曰淶音來迺莽曰迺屏師古曰迺古遒字音字由
反穀丘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寖水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
水又至范陽入淶也濡音乃官反南深澤范陽莽曰順陰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蠡
吾師古曰蠡音禮容城莽曰深澤易廣望侯國鄚莽曰言符應劭曰音莫高
陽莽曰高亭應劭曰在高河之陽州鄉侯國安平都尉治莽曰廣望亭樊輿侯國莽曰
握符成侯國莽曰宜家良鄉侯國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莽曰廣陽利鄉侯國莽曰章符
臨鄉侯國益昌侯國莽曰有秋○宋祁曰作有秩陽鄉侯國莽曰章武西鄉侯國
莽曰移風饒陽應劭曰在饒河之陽中水應劭曰在易滱二水之間故曰中水武垣莽曰
垣翰亭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入桃阿陵莽曰阿陸阿武侯國高郭侯國莽曰廣堤新
昌侯國
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屬幽州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戶二十五萬六

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縣二十六浮陽莽曰浮城陽信東光有胡蘇亭阜城莽曰吾城○宋祁曰阜城南本作阜成千童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宋祁曰千當作平重合南皮莽曰迎河亭師古曰闞駰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定侯國章武有鹽官莽曰桓章中邑莽曰檜陰高成都尉治也高樂莽曰為鄉參戶侯國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莽曰澤亭柳侯國臨樂侯國莽曰樂亭東平舒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重平安次脩市侯國莽曰居寧應劭曰音條文安景成侯國東州建成章鄉侯國蒲領侯國

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屬青州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縣十九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鬲平當以為鬲津莽曰河平亭師古曰鬲讀與隔同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宋祁曰漯改作濕下同重丘平昌侯國羽侯國莽曰羽貞般莽曰分明如淳曰般音如面般之般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為水曲如鉤流般桓也然今其土俗用如韋之音樂陵都尉治莽曰美陽師古曰樂音來各反祝阿莽曰安成瑗莽曰東順亭阿陽漯陰莽曰翼成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音它合反朸莽曰張鄉應劭曰音力富平侯國莽曰樂安亭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安悳師古曰悳古德字合陽侯國莽曰宜鄉樓虛侯國龍頟侯國莽曰清鄉師古曰今書本頟字或作頟而崔浩云有龍額村作頟者非安侯國

千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屬青州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萬七百二十有鐵官鹽官均輸官○縣十五千乘有鐵官東鄒溼沃莽曰延亭平安侯國莽曰鴻睦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臣瓚曰從東萊至博昌經歷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師古曰瓚說是蓼城都尉治莽曰施武建信狄莽曰利居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琅槐師古曰槐音回樂安被陽侯國如淳曰一作被音罷軍之罷師古曰音皮彼反○宋祁曰被或作彼高昌繁安侯國莽曰瓦亭高宛莽曰常鄉延鄉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莽曰樂安屬青州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東平陵有工官鐵官鄒平臺莽曰臺治梁鄒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陸陽丘般陽莽曰濟南亭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師古曰般音盤菅應劭曰音姦朝陽侯國莽曰脩治應劭曰在朝水之陽歷城有鐵官猇侯國莽曰利成應劭曰音虎蘇林曰音爻今東朝陽有猇亭臣瓚音由音鴞師古曰瓚音是音于虯反著師古曰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而韋昭說以為著龜之著字乃音龜客反失之遠矣宜成侯國

泰山郡高帝置屬兗州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十六口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汶音問毋與無同○縣二十四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東山上茬應劭曰茬山在東北音淄師古曰又音仕疑反○宋祁曰茬當作茬盧都尉治濟北王都也肥成應劭曰肥子國蛇丘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殲于隧也師古曰蛇音移隧音遂剛故闡莽曰柔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師古曰讙音歡柴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師古曰蓋讀如本字又音古盍反洙音殊梁父師古曰以山名縣也父音甫東平陽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莽曰桓宣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師古曰泲音子禮反鉅平有亭亭山祠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嬴有鐵官師古曰音盈牟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春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莽曰蒙恩華莽曰翼陰寧陽侯國莽曰寧順乘丘師古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也富陽桃山侯國莽曰裹魯桃鄉侯國莽曰鄣亭式

齊郡秦置莽曰濟南屬青州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縣十二臨淄師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有服官鐵官莽曰齊陵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丘言於營丘地築城邑昌國德會水西北至西安入如利莽曰利治西安

莽曰東寧。鉅定，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廣，為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廣饒。昭南。臨朐，有逢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莽曰監朐。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師古曰：朐音劬。洋音祥。北鄉，侯國。莽曰禺聚。平廣，侯國。臺鄉。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戶十二萬七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縣二十六：營陵，或曰營丘。莽曰北海亭。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劇魁，侯國。莽曰上符。安丘，莽曰誅郅。孟康曰：今渠丘是。瓡，侯國。莽曰道德。師古曰：瓡即執字。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益。平壽，應劭曰：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此即太康所居，為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瞻望於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師古曰：應氏止云斟尋本是禹後耳，何豫夏國之都乎？瓚說非也。斟音斟。劇，侯國。都昌，有鹽官。平望，侯國。平的，侯國。莽曰所聚。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宋祁曰：的當作的，從日。柳泉，侯國。莽曰弘睦。○宋祁曰：睦當作陸。壽光，有鹽官。莽曰翼平亭。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樂望，侯國。饒，侯國。斟，故國，禹後。桑犢，覆甑山，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師古曰：溉音功代反。平城，侯國。密鄉，侯國。羊石，侯國。樂都，侯國。莽曰拔蘁，一作杖，一作枝也。○宋祁曰：南本樂都一作石鄉，註皆無一作已下字。石鄉，侯國。一作止鄉。上鄉，侯國。新成，侯國。成鄉，侯國。莽曰石樂。膠陽，侯國。

東萊郡，高帝置。屬青州。師古曰：故萊子國也。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縣十七：掖，莽曰掖通。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洋音祥。平度，莽曰利盧。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莽曰意母。臨朐，有海水祠。莽曰監朐。師古曰：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為名也，斯類非一。曲成，有參山萬里沙祠。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牟平，莽曰望利。東牟，有鐵官、鹽官。莽曰弘德。㡉，有百支萊王祠。有鹽官。師古曰：㡉音堅。育犂。昌陽，有鹽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曰夙夜。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當利，有鹽官。莽曰東萊亭。盧鄉。陽樂，侯國。莽曰延樂。陽石，莽曰識命。徐鄉。

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屬徐州。師古曰：填音竹人反。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鐵官。○縣五十一：東武，莽曰祥善。不其，有太一、僊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如淳曰：其音基。海曲，有鹽官。贛榆，師古曰：贛音棋。榆音踰。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有三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歛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五帝祠在維水之上。○宋祁曰：維，郡本作淮。諸，莽曰諸并。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梧成。靈門，有高虖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師古曰：虖即柘字也。浯音吾。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虛水，侯國。如淳曰：盧音據。臨原，侯國。莽曰填夷亭。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琅邪之東。祓，侯國。師古曰：音廢。柜，根艾水東入海。莽曰被同。如淳曰：音巨。缾，侯國。如淳曰：音瓶。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純德。師古曰：邦音夫，又音扶。雩段，侯國。師古曰：雩音許于反。段音工下反。黔陬，故介國也。師古曰：陬音子侯反。雲，侯國。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稻，侯國。皋虞，侯國。莽曰盈盧。平昌。長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橫，故山，名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莽曰令丘。師古曰：台音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師古曰：莞音官。衛水即沭水也，音同。魏其，侯國。莽曰清泉。昌，有環山祠。茲鄉，侯國。箕，侯國。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兖州寖也。椑，夜頭水南至海。莽曰識命。應劭曰：音裨。高廣，侯國。高鄉，侯國。柔，侯國。即來，侯國。莽曰盛睦。○宋祁曰：睦字當作陸。麗，侯國。武鄉，侯國。莽曰順理。○宋祁曰：理當作里。伊鄉，侯國。新山，侯國。高陽，侯國。昆山，侯國。參封，侯國。折泉，侯國。折泉水北至莫入淮。博石，侯國。房山，侯國。慎鄉，侯國。駟望，侯國。莽曰冷鄉。師古曰：冷音零。安丘，侯國。莽曰寧鄉。高陵，侯國。莽曰蒲陸。臨安，侯國。莽曰誠信。石山，侯國。

東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屬徐州。應劭曰：秦郯郡。戶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縣三十

八郯故國少昊後盈姓應劭曰音談蘭陵莽曰蘭東孟康曰次室亭魯伯是襄賁莽曰章信應劭曰賁音肥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有鐵官莽曰閏儉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師古曰瓚說是良成侯國莽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所謂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是平曲莽曰平端戚鄭氏曰音憂戚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有鐵官開陽故鄅國莽曰厭虜師古曰鄅音禹厭音一涉反費故魯季氏邑都尉治莽曰順從師古曰音祕利成莽曰流泉海曲莽曰東海亭蘭祺侯國莽曰博睦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南成侯國山鄉侯國建鄉侯國即丘莽曰就信孟康曰古祝丘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莽曰猶亭臨沂厚丘莽曰祝其亭容丘侯國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東安侯國莽曰業亭合鄉莽曰合聚承莽曰承治應劭曰音證建陽侯國莽曰建力曲陽莽曰從陽應劭曰在淮曲之陽司吾莽曰息吾應劭曰左傳吳執鍾吾子于鄉侯國平曲侯國莽曰端平都陽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陰平侯國郚鄉侯國莽曰綠亭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武陽侯國莽曰弘亭新陽侯國莽曰博聚建陵侯國莽曰付亭昌慮侯國莽曰慮聚師古曰慮音廬都平侯國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〇宋祁曰口百二十邵本作百三十〇縣二十九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莽曰徐調〇劉奉世曰爲吳所滅非楚也誤取慮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應劭曰淮涯也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應劭曰音吁怡厹猶莽曰秉義師古曰厹音仇僮莽曰成信射陽莽曰監淮亭應劭曰在射水之陽開陽贅其師古曰贅音之銳反高山應劭曰高山在東南睢陵莽曰睢陸師古曰睢音雖鹽瀆有鐵官淮陰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陸下相莽曰從德應劭曰相水出沛國故加下富陵莽曰樏虜樏音類東陽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承聚高平侯國莽曰成丘開陵侯國莽曰成鄉昌陽侯國廣平侯國莽曰平寧蘭陽侯國莽曰建節襄平侯國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會祠莽曰亭間輿莽曰美德堂邑有鐵官樂陵侯國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〇劉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戶二十二萬三千

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〇縣二十六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泰德曲阿故雲陽莽曰風美烏傷莽曰烏孝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毗壇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餘暨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莽曰餘衍應劭曰吳王闔閭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應說非也暨音既下諸暨亦同潘音甫元反陽羨諸暨莽曰疏虜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莽曰有錫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有靈文園師古曰靈文侯薄太后父丹徒師古曰即春秋云朱方也餘姚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莽曰婁治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莽曰會稽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莽曰展武剡莽曰盡忠師古曰音上冉反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師古曰拳音權辟讀曰壁檇音子遂反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江莽曰末治孟康曰大音如闥反烏程有歐陽亭師古曰歐音烏侯反句章渠水東入海餘杭莽曰進睦孟康曰杭音行伍之行鄞有鎮亭有鮚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莽曰謹師古曰鄞音牛斤反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音鉅依反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鄮莽曰海治孟康曰音貿富春莽曰誅歲冶師古曰本閩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〇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鄣郡之置又不知何帝按吳王濞傳王三郡謂會稽豫章故鄣也廣陵國注云易王非屬王胥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吳輿鄣皆非郡明矣寶說武帝以故鄣地爲丹陽郡後人追書吳地故云三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武帝置丹陽郡不知傳寫誤故若此或班氏亦自誤也又故鄣地名自有故耳又以其似言故物遂并郡字皆非也〇宋祁曰丹陽當作丹揚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有銅官〇縣十七宛陵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莽曰無宛於朁師古曰朁音潛江乘莽曰相武春穀秣陵莽曰宣亭故鄣莽曰候望師古曰鄣音章句容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〇宋祁曰邵本蕪作丹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胡孰〇宋祁曰胡當作姑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黝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王國

莽曰愬虜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
溧陽應劭曰溧水所出南湖也師古曰音栗歙都尉治師古曰音攝宣城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屬揚州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
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縣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廬
陵莽曰桓亭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鄱陽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鄱水西入湖漢莽
曰鄉亭孟康曰鄱音婆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莽
曰蒲亭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莽曰治干應劭曰汗音干師古
曰鄡音口堯反柴桑莽曰九江亭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贛
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如淳曰音感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也師
古曰淦音紺又音古含反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師古曰盱音香于反建成蜀水東至
南昌入湖漢莽曰參聚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莽曰脩曉海昏莽曰宜生師古曰即
昌邑王賀所封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師古曰雩音于鄡陽莽曰豫章
南壄彭水東入湖漢安平侯國莽曰安寧
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屬荊州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
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鐵官○宋祁曰鐵官郴本作金官○縣十一
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項羽所立義帝都此莽曰宣風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耒音郎內
反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莽曰大武師古曰湞音丈庚反又音貞匯音胡賄反
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陽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湘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
亭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酃音靈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應劭曰桂水所
出東北入湘○宋祁曰鬱林景本無林字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
也曲江莽曰除虜含洭應劭曰洭水所出東北入沅師古曰洭音匡沅音元湞陽莽曰
基武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陰山侯國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荊州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
八萬五千七百五十八○縣十三索漸水東入沅應劭曰順帝
更名漢壽如淳曰音闕索之索師古曰沅音元孱陵莽曰孱陸應劭曰孱音踐師古曰音仕連反
臨沅莽曰監原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沅陵莽曰沅陸鐔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

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
孟音是○宋祁曰正文鐔字或作譚非同林入鬱下當添林字音淪上當添鐔字無陽無水首受
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遷陵莽曰遷陸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
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會亭應劭曰辰水所出東入沅酉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東入湘義
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師古曰鄜音敷佷山孟康曰佷音恒出藥草恒山零陽應劭
曰零水所出東南入湘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
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師古曰澧音禮雋音辭兗反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屬荊州戶二萬一千九十二口十
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縣十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
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營道九疑山在
南莽曰九疑亭始安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
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泠道莽曰泠陵應劭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臣瓚曰宛陵在
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闌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復入江也師古曰瓚說是泠音零泉陵
侯國莽曰溥閏洮陽莽曰洮治如淳曰洮音韜鍾武莽曰鍾桓應劭曰今重安
漢中郡秦置莽曰新成屬益州戶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
萬六百一十四○縣十二西城應劭曰世本嬀虛在西北舜之居
旬陽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褒中都尉治漢陽鄉房
陵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又有筑水東至筑陽亦入沔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師古曰筑音逐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
成固沔陽有鐵官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
漢上曰沔音莫踐反鍚莽曰鍚治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武陵上庸
長利有鄖關師古曰鄖音云
廣漢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屬益州戶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口
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縣十三梓潼
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師古曰潼
音童涪音浮○宋祁曰巴郡注墊音重疊之疊什方莽曰美信應劭曰什音十涪有孱亭莽曰統

睦應劭曰什涪水出廣漢南入漢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師古曰湔
音子先反緜竹紫巖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廣漢莽曰廣信葭明應劭
曰音家盲師古曰明音萌郪師古曰音妻又音千私反新都甸氐道白水出徼外東
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李奇曰甸音勝師古曰音食證反白水應劭曰出
徼外北入漢剛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陰平道北部
都尉治莽曰摧虜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導江屬益州
○宋祁曰南本孜并作關亦未允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
百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縣十五成都戶七
萬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師古曰郫音疲沱音徒何反繁
廣都莽曰就都亭臨邛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鐵官鹽官莽曰監
邛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來山東入青衣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應劭曰順帝
更名漢嘉也師古曰渽音哉江原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莽曰邛原應劭曰都音壽嚴
道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有木官莽曰嚴治緜虒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
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應劭曰虒音斯師古曰湔音子千反旄牛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
外南至大莋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莋音才各反○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徙師古曰音斯
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師古曰湔音
丁奚反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師古曰
沱音徒何反廣柔蠶陵莽曰步昌
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莽曰西順屬益州應劭曰故夜郎國戶十萬九千四
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縣十二
僰道莽曰僰治應劭曰故僰侯國也音蒲北反江陽武陽有鐵官莽曰戢成
南安有鹽官鐵官資中符溫水南至鷩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鷩入江莽曰符信師古
曰鷩音蔽又音鼈黚音紀炎反牛鞞孟康曰音髀師古曰音必爾反南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
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漢陽都尉治山闟谷漢水所出
東至鷩入延莽曰新通師古曰闟音它盍反郁鄢莽曰孱鄢師古曰鄢音莫亞反孱音仕連反

朱提山出銀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堂琅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巂屬益州應劭曰故邛都國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師古曰巂音先蘂反戶六萬一千二百八口四十萬八千四百
五○縣十五邛都南山出銅有邛池澤遂久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江過郡
二行千四百里○宋祁曰道字下當添入字靈關道臺登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
百五十里應劭曰今曰臺高定莋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師古曰莋音才各反其下並同會
無東山出碧莋秦大莋姑復臨池澤在南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三絳
蘇示尼江在西北師古曰示讀曰祗尼古夷字闌師古曰音闌卑水孟康曰音班
灊街師古曰灊音潛又音才心反其下亦同青蛉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
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師古曰蛉音零禺音
愚○宋祁曰惟後作唯益州郡如淳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屬益州應劭曰故滇王國也師古曰滇音顛其下並同戶
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
縣二十四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雙柏同勞
銅瀨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稾入溫連然有鹽官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
單入溫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李奇
曰靡音麻即升麻殺毒藥所出也師古曰涂音途穀昌秦臧牛蘭山即水所出南至雙
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邪龍味孟康曰音昧昆澤葉榆葉榆澤在東貪
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師古曰葉音戈涉反律高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
銀鉛師古曰監音呼鷄反町音挺不韋雲南巂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
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弄棟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比蘇
師古曰比音頻二反賁古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南烏山出錫師古曰賁音奔毋掇橋水
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二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掇師古曰毋讀與無同掇音之悅反其字
從木勝休河水東至毋掇入橋莽曰勝僰健伶應劭曰音鈴○宋祁曰健字邵本作建來
唯從陝山出銅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陝音胡工反泠音
零

牂柯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屬益州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杙音弋 戶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縣十七 故且蘭 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且音苴師古曰音子閭反 鐔封 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鐔音尋又音淫 鱉 不狼山鱉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孟康曰鱉音鱉師古曰音不列反 漏臥 應劭曰故漏臥侯國 平夷 同竝 應劭曰故同竝侯邑竝音伴 談指 宛溫 師古曰宛音於元反 毋斂 剛水東至潭中入潭莽曰有斂師古曰潭音大含反 夜郎 豚水東至廣鬱都尉治莽曰同亭應劭曰故夜郎侯邑 毋單 師古曰毋讀與無同單音丹 漏江 西隨 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 都夢 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 談稾 師古曰稾音工老反 進桑 南部都尉治有關 句町 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莽曰從化應劭曰故句町國師古曰音劬挺

巴郡 秦置屬益州應劭曰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 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縣十一 江州 臨江 莽曰監江 枳 如淳曰音徙或音抵師古曰音之爾反 閬中 彭道將池在南彭道魚池在西南師古曰閬音浪 墊江 孟康曰音重疊之疊 朐忍 容毋水所出南有橘官鹽官師古曰朐音劬 安漢 是魚池在南莽曰安新 宕渠 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灊徐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師古曰宕音徒浪反 魚復 江關都尉治有橘官應劭曰復音腹 充國 涪陵 莽曰巴亭師古曰涪音浮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考證

地理志上雷夏既澤注在濟陰城陽西北○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尚書疏亦訛城字蓋後人傳寫誤添土旁耳此成陽有堯冢靈臺漢時故縣在今濮州東南曹州東北若城陽國則在今莒州非雷夏澤所在也

淮沂其乂注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臣召南按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然則泰山乃郡名非謂沂水出泰山之麓也注與淮出大復對言竟似沂出東岳矣

泗濱浮磬○泗監本訛四今改正

荊河惟豫州注西南至荊山○荊山監本訛荊州從宋本改正

道嶓冢注嶓冢山在梁州南北○臣召南按南北當作西北各本俱誤

至于衡山注衡山江所經○臣召南按此本孔傳之誤也衡山湘水所經北去岷江甚遠安得謂江所經乎志明曰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矣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兼監本訛并從宋本改

京兆尹故秦內史云云○顧炎武曰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

又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曰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與此不同師古謂據史記知志誤按史記景紀二年秋但云置內史祋祤爲縣未云分置左右內史也未知師古何據若據本書表則孝景元年即書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矣

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臣召南按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寧秦非五年也當是傳寫之訛

湖武帝建元年更名湖○臣召南按建元下脫某年字宋本亦然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臣召南按

沂水當作滻水各本俱訛水經注引此條云滻水出藍田谷北至覇陵入覇水是其證也

左馮翊臨晉注臣瓚曰晉水在河之閒○按河之閒應作河之東言縣在河西岸而晉水入河在其東岸也

右扶風盩厔有長楊宮○監本訛長陽宮從宋本改正

弘農郡宜陽在黽池有鐵官也○臣召南按在黽池有鐵官也七字乃郡戶口下自注有鐵官在黽池誤衍于此宜陽與黽池各自爲縣使宜陽有鐵官安得在黽池耶一文重見刊誤不言何也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戊監本訛成今據左傳史記改正又陽曲注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楊監本訛姓陽今改正

上黨郡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别本俱作至邑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爲確證今從之

河南郡梁惡狐聚云云注應劭云云○監本梁下脱班志本文惡狐聚以下二十四字又脱應劭注十八字今從宋本添

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云云○按禹治應作禹貢各本俱誤

潁川郡有工官○工官監本訛二官今改正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汝墳之訛分爲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

南陽郡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鄽入汝○臣召南按漢無鄽縣以水經注證之鄽字自是郾字之訛郾潁川郡屬縣也然師古云鄽音屋則唐初本已訛矣

平氏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臣召南按淮陵當作淮浦各本俱誤淮浦故城在今東安縣淮水於此入海若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去海尚遠水經曰淮水東至淮浦入海是也

南郡江陵秦拔我郢徙東○臣召南按徙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各本俱誤

山陽郡平樂包水東北至坊入泗○臣召南按坊非縣名蓋沛字之訛水經注引此文云泡水東北至沛入泗是也

濟陰郡秺注孟康曰音妒○妒監本訛如從宋本改正

勃海郡千童注宋祁曰千當作平○臣召南按宋說非也自是千萬之千不當作平水經注可證

平原郡樓虛○臣召南按當作樓盧各本俱誤文帝封齊悼惠王子爲楊虛侯後漢光武封馬武爲楊虛侯即此縣也水經注可證

濟南郡鄒○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别本俱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此大誤也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騶縣屬魯國者不同臺縣即高祖封功臣戴野爲侯者與常山郡所屬之平臺縣宣帝封史元爲侯者又不同也當以鄒平連寫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臣召南按池水應作泗水水經注引此文云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字誤也觀此則酈道元以前本已訛作入池水矣

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按水經注冠石山洛水所出

東萊郡曲成○臣世駿按郊祀志作曲城孝武紀祀參山八神于曲城皆作曲城而後書郡國志則與此志同

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按奚字應作貕

横故山名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臣召南按名台水當作久台水久名字形相近而誤耳又按入淮之淮即潍水也志中亦作維亦作淮如朱虛

之汶水曰入維靈門之浯水橫縣之久台水折泉之折泉水並曰入淮實皆入維水耳今俗猶呼此水爲東淮河知自漢已然矣水經注引此志總曰入維是也

折泉折泉水北至莫入淮○臣召南按漢無莫縣水經注引此文曰至箕縣北入維然則莫字係箕字之譌也

臨淮郡富陵莽曰櫟虜櫟音朔○臣召南按櫟音朔之上脫師古曰三字各本俱誤此顏注非班氏本文也

會稽郡冶師古曰本閩越地○臣召南按冶各本俱作治非也閩越傳曰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卽此冶縣沈約宋書州郡志曰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是其說也玩師古說知古本必作冶今改正

丹陽郡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王楙曰熊繹所封在南郡秭歸之丹陽漢志乃以宛陵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蜀郡湔氐道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臣召南按里數大誤江爲南紀巨川自蜀至海卽以地形東西直計亦五六千里况水道紆曲乎所謂過郡七七字其上不有脫文則字誤也且湘也漢也沅也皆入江之支水也漢由西縣東南至江州入江曰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湘由零陵北至酃縣入江沅由故且蘭至益陽入江並曰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以岷江之遠從西塞蟠折巴蜀襟帶荊揚其里數乃僅與沅湘埒反不如漢水之長乎此爲轉寫脫誤灼然易曉又按宋本施牛下班氏自注鮮水若水云云之外有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八字夫鮮若源出徼外里數難以測量疑此八字當注此條之下

益州郡來唯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臣召南按各本俱作麋泠又牂柯郡西隨麋水至麋泠入尚龍谿亦作麋泠誤也麊泠交趾郡之屬縣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八上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地理志第八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樂平。應劭曰：故白馬氐羌。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縣九：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莽曰循虜。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上祿，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莽曰樂平亭。師古曰：華陽國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平樂道，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師古曰：沮音千余反，又音荑。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揚德。師古曰：辨音步見反。

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戎。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坻音丁計反，又音底。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縣十一：狄道，白石山在東。莽曰操虜。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上邽，應劭曰：史記故邽戎邑也。師古曰：邽音圭。安故，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莽曰亭道。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音丁奚反。養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作瀁。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順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師古曰：水經云羌水出羌中參谷。襄武，莽曰相桓。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師古曰：洮音吐高反。枹讀曰膚。頃讀曰傾。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師古曰：瓚說是也。一云以郡在京師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行。戶三萬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八。○縣十三：允吾，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莽曰脩遠。應劭曰：允吾音鉛牙。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莽曰興武。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湟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湟音皇。令居，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莽曰罕虜。孟康曰：令音連。師古曰：令音零。枝陽，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鈇。師古曰：讀曰膚，本枹鼓字也，其字從木。白石，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莽曰順礫。應劭曰：白石山在東。○宋祁曰：礫，一本作樂。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脩遠。孟康曰：允音鈆。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莽曰鹽羌。師古曰：闞駰云西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抵音丁禮反。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填音竹真反，其後並同。戶六萬三百七十，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縣十六：平襄，莽曰平相。師古曰：闞駰云故襄戎邑也。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應劭曰：音羌肩反。師古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因以名云。縣諸道，阿陽，略陽道，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冀谷山、落門聚。圉讀與語同。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即今主土，俗呼為健士者也。晉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宋祁曰：主土當刪主字。成紀，清水，莽曰識睦。奉捷，隴，師古曰：今呼隴城縣者也。豲道，騎都尉治密艾亭。應劭曰：豲，戎邑也。音桓。蘭干。莽曰蘭盾。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直閭反。其後並同。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縣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張掖，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孟康曰：揟音子如反。次音咨。諸本作恣。鸞鳥，○宋祁曰：鳥，邵本作烏。樸剽，莽曰敷虜。孟康曰：音鑄環。媼圍，蒼松，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師古曰：松，古松字也。陝音下夾反。兩山之間也。松陝，陝名。宣威，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設屏。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師古曰：昆

音胡門反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縣十觻得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應劭曰觻得渠西入澤羌谷孟康曰觻音鹿師古曰孟音是也涫音官其下並同昭武莽曰渠武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貫虜氐池莽曰否武屋蘭莽曰傳武日勒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勒治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反驪靬莽曰揭虜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軒師古曰驪音力遲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驪靬疾言之曰力虔揭音其謁反番和農都尉治莽曰羅虜如淳曰番音盤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顯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輔平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戶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縣九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莽曰顯德表是莽曰載武樂涫莽曰樂亭天依師古曰音衣此地有天依阪故以名玉門莽曰輔平亭師古曰闞駰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會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莽曰蕭武師古曰闞駰云眾水所會故曰會水池頭綏彌如淳曰音安彌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測虜孟康曰乾音干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淵泉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宋祁曰淵泉一本作拼泉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縣二十一高平莽曰媾睦復累師古曰復音服累音力追反安俾孟康曰俾音卑撫夷莽曰撫寧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淵祠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師古曰湫音子由反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隴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研屯山臨涇莽曰監涇鹵灈水出西師古曰灈音其于反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莽曰烏亭師古曰氏音支陰密詩密人國有囂安亭師古曰即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安定參䜌主騎都尉治師古曰䜌音力全反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曰廣延亭陰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厲莽曰鄉禮應劭曰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爰得眴卷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應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簵之箘彭陽鶉陰月氏道莽曰月順應劭曰氏音支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戎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六百八十八○縣十九馬領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為名領頭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宋祁曰洛疑作路靈武莽曰威成亭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莽曰特武師古曰渾音胡昆反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莽曰令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洲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昫衍應劭曰昫音煦師古曰音香于反方渠除道莽曰通道五街莽曰吾街鶉孤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馬苑○宋祁曰歸德景本無德字回獲略畔道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泥陽莽曰泥陰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郁郅泥水出北蠻夷中有牧師苑官莽曰功著師古曰郁音於六反郅音之日反義渠道莽曰義溝弋居有鹽官大㝔師古曰㝔即古要字也音一遙反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并州師古曰匈歸者言匈奴歸附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縣二十三膚施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獨樂有鹽官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莽曰上陵畤木禾平都淺水莽曰廣信京室莽曰積粟洛都莽曰卑順白土圁水出西東入河莽曰黃土師古曰圁音銀其釋在下襄洛莽曰上黨亭原都漆垣莽曰漆牆奢延莽曰奢節雕陰應劭曰雕山在西南推邪莽曰排邪師古曰邪音似嗟反楨林莽曰楨幹師古曰楨音貞高望北部

都尉治莽曰堅寧雕陰道龜茲屬國都尉治有鹽官應劭曰音丘慈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定陽應劭曰在定水之陽高奴有洧水可𪍿莽曰利平師古曰𪍿古然火字望松北部都尉治宜都莽曰堅寧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歸新屬并州師古曰翁龍埤是二縣名也埤音卑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六〇縣三十六富昌有鹽官莽曰富成騶虞鵠澤孟康曰鵠音告師古曰音古督反平定莽曰陰平亭美稷屬國都尉治中陽樂街莽曰截虜徒經莽曰廉恥皐狼大成莽曰好成廣田莽曰廣翰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益蘭莽曰香蘭平周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藺宣武莽曰討貉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圜陽師古曰此縣在圁水之陽廣衍武車莽曰桓車虎猛西部都尉治離石穀羅武澤在西北饒莽曰饒衍方利莽曰廣德隰成莽曰慈平亭臨水莽曰監水土軍西都莽曰五原亭平陸陰山莽曰山寧觬是莽曰伏觬蘇林曰音麑師古曰觬音倪其字從角博陵莽曰助桓鹽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渾音魂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〇縣十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脩都臨河莽曰監河呼遒師古曰遒音在由反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莽曰極武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溝搜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有鹽官莽曰綏武廣牧東部都尉治莽曰鹽官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曰獲降屬并州師古曰稒音固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〇縣十六九原莽曰成平固陵莽曰固調五原莽曰填河亭臨沃莽曰振武文國莽曰繁聚河陰蒲澤屬國都尉治南興莽曰南利武都莽曰桓都宜梁曼柏莽曰延柏師古曰曼音萬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莽曰艾虜師古曰辟讀曰壁艾讀曰刈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莽曰固陰師古曰曼音莫安反虖音呼莫䵣如淳曰䵣音怛師古曰音丁葛反西安陽莽曰鄣安河目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口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〇縣十一雲中莽曰遠服咸陽莽曰賁武陶林東部都尉治楨陵緣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楨陸犢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陽沙南北輿中部都尉治師古曰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武泉莽曰順泉陽壽莽曰常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〇縣十二成樂桐過莽曰椅桐師古曰過音工禾反都武莽曰通德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蠻襄陰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駱莽曰遮要安陶莽曰迎符武城莽曰桓就武要東部都尉治莽曰厭胡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其下並同定襄莽曰著武復陸莽曰聞武師古曰復音服

鴈門郡秦置句注山在陰館莽曰填狄屬并州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〇縣十四善無莽曰陰館沃陽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陰繁畤莽曰當要師古曰畤音止中陵莽曰遮害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師古曰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反燕剌王傳作合字樓煩有鹽官應劭曰故樓煩胡地武州莽曰桓州汪陶孟康曰音尪〇宋祁曰汪景本作汪音枉劇陽莽曰善陽崞莽曰崞張孟康曰音郭平城東部都尉治莽曰平順埒莽曰填狄亭馬邑莽曰章昭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彊陰諸聞澤在東北莽曰伏陰

代郡秦置莽曰厭狄有五原關常山關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戶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四〇縣十八

桑乾（莽曰安德孟康曰乾音干）道人（莽曰道仁師古曰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當城（師古曰闞駰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高柳（西部都尉治）馬城（東部都尉治）班氏（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副）延陵　狋氏（莽曰狋聚孟康曰狋音權氏音精）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中部都尉治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沽音姑又音故）平邑（莽曰平胡）陽原　東安陽（莽曰竟安師古曰闞駰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參合　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代（莽曰厭狄亭應劭曰故代國）靈丘（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臣瓚曰靈丘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滱音寇又音苦侯反其下並同）廣昌（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莽曰廣屏師古曰淶音來）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曰魯盾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河反）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戶三萬六千八口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〇縣十五　沮陽（莽曰沮陰孟康曰沮音俎）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樹武師古曰音普半反）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居庸（有關）雊瞀（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雊音工豆反瞀音莫豆反）夷輿（莽曰朔調亭）寧（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長昌）廣寧（莽曰廣康）涿鹿（莽曰抪陸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且居（樂陽水出東南入海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東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漁陽郡（秦置莽曰通路屬幽州）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〇縣十二　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鐵官莽曰得漁）狐奴（莽曰舉符）路（莽曰通路亭）雍奴　泉州（有鹽官莽曰泉調）平谷　安樂　厗奚（莽曰敦德孟康曰厗音題字或作蹏）獷平（莽曰平獷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永反又音鑛）要陽（都尉治莽曰要術師古曰音一妙反）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鵙反）滑鹽（莽曰匡德應劭曰明帝更名鹽）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〇縣十六　平剛　無終（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御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石成　廷陵（莽曰鋪武）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莽曰俊麻師古曰灅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靡書作麋）薋（都尉治莽曰襄睦師古曰音才私反）徐無（莽曰北順亭）字（榆水出東）土垠（師古曰垠音銀）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昌城（莽曰淑武）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廣成（莽曰平虜）聚陽（莽曰篤睦）平明（莽曰平陽）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〇縣十四　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廬）海陽（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有鹽官）新安平（夷水東入塞外）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令音鈴孟康曰支音祇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肥如（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宋祁曰入玄當作入濡）賓從（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渝音喻其下並同）陽樂　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虜）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師古曰[illegible]讀曰[illegible]）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遼東郡（秦置屬幽州）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〇縣十八　襄平（有牧師官莽曰昌平）新昌　無慮（西部都尉治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即所謂醫巫閭）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長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房　候城（中部都尉治）遼隊（莽曰順睦師古曰隊音遂）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莽曰遼陰）險瀆（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浿音普大反）居就（室偽山室偽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顯　安市　武次（東部都尉治莽曰桓次）平郭（有鐵官鹽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沓氏（應劭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〇縣三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驪胡上殷台莽曰下殷如淳曰台音鮐師古曰音胎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元菟亭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莽曰樂鮮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師古曰樂音洛浪音狼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有雲鄣〇縣二十五朝鮮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誹邯孟康曰誹音男師古曰邯音酣乃甘反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樂鮮亭師古曰浿音普大反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黏蟬服虔曰蟬音提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帶方駟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長岑屯有昭明南部都尉治鏤方提奚渾彌師古曰渾音下昆反呑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東暆應劭曰暆音移不而東部都尉治蠶台師古曰台音胎華麗邪頭昧孟康曰昧音妹前莫夫租

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〇縣六番禺尉佗都有鹽官如淳曰番音潘禺音愚博羅中宿有洭浦官師古曰洭音匡龍川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四會揭陽莽曰南海亭韋昭曰揭音其謁反師古曰音竭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鬱平屬交州戶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〇縣十二布山安廣阿林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中留師古曰留音力救反水名桂林潭中莽曰中潭師古曰潭音大含反臨塵朱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莽曰監塵〇宋祁曰員邵本作南定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增食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領方斤員水入鬱又有墧水都尉治師古曰墧音橋雍雞有關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屬交州有離水關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〇縣十廣信莽曰廣信亭謝沐有關高要有鹽官封陽應劭曰在封水之陽臨賀莽曰大賀端谿馮乘富川荔浦有荔平關師古曰荔音隸猛陵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猛陸

交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〇宋祁曰阯景本作止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〇縣十羸𨻻有羞官孟康曰羸音蓮𨻻音受土簍師古曰羸𨻻二字並音來口反安定苟屚師古曰屚與漏同麊泠都尉治應劭曰麊音彌孟康曰音螟蛉師古曰音麋零曲易師古曰易古陽字北帶稽徐師古曰稽音古奚反西于龍編師古曰編音鞭朱䳒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桓合屬交州戶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〇縣五徐聞高涼合浦有關莽曰桓亭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朱盧都尉治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戶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萬六千一十三有界關〇縣七胥浦莽曰驩成居風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聾餘發咸驩無切都尉治無編莽曰九真亭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戶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〇縣五朱吾比景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盧容西捲水入海有竹可爲杖莽曰日南亭孟康曰音卷師古曰音權象林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復故莽曰桓亭屬冀州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〇縣四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趙敬侯自中牟徙此張晏曰邯山在東城下單盡也

城郭從邑故加邑云師古曰邯音寒易陽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曰在易水之陽柏人
莽曰壽仁師古曰本晉邑襄國故邢國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濦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
入師古曰濦音隱又音牛吼反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富昌屬冀州戶二萬七
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縣十
六廣平張朝平南和列葭水東入濦師古曰葭音家濦音斯
列人莽曰列治斥章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其國斥鹵故曰斥章任師古曰本晉邑也鄭
皇頡奔晉為任大夫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莽曰直周南曲曲梁侯國莽曰直梁
廣鄉平利平鄉陽臺侯國廣年莽曰富昌城鄉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屬冀州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
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四真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
莽曰思治稾城莽曰稾實師古曰稾音工老反肥纍故肥子國師古曰纍音力追反緜曼
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莽曰緜延師古曰曼音萬鄡音口堯反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戶十六萬八
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十○縣十四盧奴
應劭曰盧水出右北平東入河北平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有鐵官莽曰善
和北新成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莽曰朔平唐堯山在南莽曰和親應劭曰故堯國
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孟康曰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今中人亭
是深澤莽曰翼和苦陘莽曰北陘應劭曰章帝更名漢昌陘音刑安國莽曰興睦曲
逆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有蘇水亦東入濡莽曰順平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
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師古曰濡音乃官反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順調張晏
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新市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新
處毋極陸成安險莽曰寧險應劭曰章帝更名安憙○宋祁曰寧險邵
本作寧陰
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莽曰新博屬冀州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安帝
改曰安平○劉敞曰景帝前二年初封王子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四年徙趙國除為信都郡中二年封

皇子越為廣川王傳國至王汝陽廢當甘露四年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廣川國創除也
為信都郡矣後漢志劉昭註云安平故信都高帝置之疑此信都下註當云高帝置景帝二年為廣川國
宣帝甘露四年復故又按志云景帝增六年聽若信都高帝置則不及此數疑註當云景帝前二年為廣川都
國四年為信都郡中二年復為廣川國宣帝四年復故也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
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縣十七信都王都
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歷莽曰歷寧扶柳師古曰闞駰云
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辟陽莽曰樂信師古曰辟音壁南宮莽曰序下下博
莽曰聞博應劭曰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武邑莽曰順桓觀津莽曰朔定亭師古曰觀音工喚
反高隄師古曰隄音丁奚反廣川師古曰闞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至隋仁
壽元年初立煬帝為皇太子以避諱故改為長河縣至今為名樂鄉侯國莽曰樂丘平隄侯國
桃莽曰桓分西梁侯國昌成侯國東昌侯國莽曰田昌脩莽曰脩治師古曰脩音條
河閒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為國莽曰朔定應劭曰在兩河之閒戶四萬五千四
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縣四樂成虖池
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莽曰陸信候井武隧莽曰桓隧師古曰隧音遂
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莽曰樂成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為國莽曰廣有戶二萬
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縣四薊故燕國召公所
封莽曰伐戎方城廣陽陰鄉莽曰陰順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後并北海○劉敞曰披菑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
乃省菑川入北海耳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
十一○縣三劇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莽曰俞應劭曰故肥國今肥亭是
東安平菟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菑入鉅定孟康曰紀季以酅入于齊今酅亭是也師古曰闞駰
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酅音攜樓鄉
膠東國故齊高帝元年別為國五月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為國莽曰郁秩戶七萬
二千二口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縣八即
墨有天室山祠莽曰即善昌武下密有三石山祠應劭曰密水出高密壯武

莽曰曉武 郁秩有鐵官 挺師古曰挺音徒鼎反 觀陽應劭曰在觀水之陽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鄒盧莽曰始斯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 戶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縣五 高密莽曰章牟 昌安 石泉莽曰養信 夷安莽曰原亭應劭曰故萊夷維邑 成鄉莽曰順成

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為國莽曰莒陵屬兗州 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縣四 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後有鐵官莽曰莒陵 陽都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 東安 慮莽曰著善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兗州孟康曰孝明帝更名陳國 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縣九 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為楚所滅楚頃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陳陵 苦莽曰賴陵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陽夏應劭曰夏音賈 寧平 扶溝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徒浪反渦音戈又音瓜 固始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 圉 新平 柘

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為梁國莽曰陳定屬豫州師古曰以有碭山故名碭郡 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縣八 碭山出文石莽曰節碭應劭曰碭山在東師古曰碭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縣碭音唐又音徒浪反 甾故戴國莽曰嘉穀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 杼秋莽曰予秋師古曰杼音食汝反 蒙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 已氏莽曰已善 虞莽曰陳定亭 下邑莽曰下洽 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師古曰睢音雖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莽曰有鹽屬兗州 戶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鐵官○縣七 無鹽有郈鄉莽曰有鹽亭師古曰郈音后 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莽曰延就亭 東平陸應劭曰古厥國今有厥亭是 富城莽曰成富 章 亢父詩亭故詩國莽曰順父師古曰音抗甫 樊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屬豫州 戶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縣六 魯伯禽所封戶五萬二千有鐵官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師古曰即春秋傳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者也方與音房豫 汶陽莽曰汶亭應劭曰詩曰汶水湯湯師古曰即左傳所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者也 蕃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應劭曰邾國也音皮師古曰自袁云陳蕃之子為魯相國人為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 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莽曰騶亭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音繹 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莽曰和樂屬徐州 戶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宋祁曰十二邵本作十一 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縣七 彭城古彭祖國戶四萬百九十六有鐵官 留 梧 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傳所云偪陽妘姓者也 呂 武原莽曰和樂亭 甾丘莽曰善丘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為泗水國莽曰水順 戶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縣三 淩莽曰生夌應劭曰淩水所出南入淮 泗陽莽曰淮平亭 于莽曰于屏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莽曰江平屬徐州 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有鐵官○縣四 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莽曰安定 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 高郵 平安莽曰杜鄉

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莽曰安風 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五 六故國皋繇後偃姓為楚所滅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沘音匕又音秘芍音鵲 蓼故國皋繇後為楚所滅 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莽曰美豐 安風莽曰安風亭 陽泉

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為國莽曰填蠻屬荆州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縣十三臨湘莽曰撫睦應劭曰湘水出零山羅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荊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原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沉處連道益陽湘山在北應劭曰在益水之陽下雋莽曰閏雋師古曰雋音字究反又音辭兗反攸音收酃孟康曰音鈴承陽應劭曰承水之陽師古曰承水原出零陵承昌縣界東流注湘也承音烝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昭陵茶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聲鄉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容陵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本秦京師為內史師古曰京師天子所都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宋祁曰各六越本作五十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師古曰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宋祁曰可墾下越本無不可墾三字化本無不墾二字邵本無可字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師古曰函苞也讀與含同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

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宋祁曰地字景本作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師古曰輯與集同終其本末著于篇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師古曰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師古曰造音千到反父讀曰甫善馭習馬得華駵綠耳之乘師古曰華駵言其色如華之赤也綠耳耳綠也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宋祁曰秦晏本作㮚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酆之地列為諸侯師古曰郊亦岐字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師古曰伯讀曰霸竟讀曰境言其地界東至於河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轅爰同開仟伯師古曰南北曰仟東西曰伯皆謂開田之疆畝也伯音莫白反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

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師古曰斄讀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劉處豳師古曰卽今豳州栒邑是太王徙郊師古曰今岐山縣是文王作酆師古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謂七月之詩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師古曰鄭國人姓名事具在溝洫志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謂溉灌也言千里之地皆得溉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幷兼之家於諸陵師古曰訾讀與貲同高訾言多財也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如淳曰黃圖謂陵家為山師古曰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支也是故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師古曰瀕猶邊瀕音頻又音賓近夏陽師古曰夏陽即河之西岸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界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師古曰放傚也音甫往反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師古曰無衣之詩也言於王之興師則脩我甲兵而與子俱征伐也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師古曰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轔有馬白顛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臷孔阜六轡在手輶車鸞鑣載獫歇驕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文茵暢轂駕我騏馵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轔音鄰臷音鐵輶音猶又音誘獫音力驗反獢音許昭反俴音踐楘音木馵音注鋈音沃觼音玦軜音納○宋祁曰

臷讀當作鐵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如淳曰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期門解在百官公卿表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也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師古曰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師古曰昆音下門反休音許虯反屠音除武帝時攘之師古曰攘卻也音人羊反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師古曰鬲與隔同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師古曰過其本所殺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師古曰誖亂也惑也音布內反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師古曰屮古草字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師古曰疏菜也南賈滇僰僮師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隸也滇音顛僰音蒲北反○宋祁曰正文滇僰二字當删西近邛莋馬旄牛師古曰言邛莋之地出馬及旄牛莋音才各反○宋祁曰正文莋莋當删一莋字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師古曰言其材質不彊而心急隘景武閒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襃嚴遵揚雄之徒師古曰遵卽嚴君平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倡始也音充向反故孔子曰有教亡類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人之性術在所教耳無種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

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
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illegible]吳札觀樂爲之
歌秦(師古曰札吳王壽夢子也來聘魯而請觀周樂事見左氏傳襄二十九年)曰此之謂
夏聲(師古曰夏中國)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
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
參之分野也(師古曰觿音弋隨反)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
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師古
曰召讀曰邵㶏音於靳反又音殷)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師古曰郾音一扁反
傿音偃)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師古曰卷音去權反)皆魏
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
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師古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鄁南謂之庸東謂之衛鄁音步內反
字或作鄘庸字或作鄁)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師古曰武庚祿父也尹主也管叔蔡叔皆武王之
弟)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師古曰周書大誥之序)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康叔亦
武王弟也孟長言爲諸侯之長也)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
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師古曰凱風之詩也浚衛邑也)
(音峻)庸曰在浚之郊(師古曰干旄之詩)邶又曰亦流于淇(師古曰泉
水之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庸曰送我淇上(師古曰桑中之
詩淇上淇水之上)在彼中河(師古曰柏舟之詩也中河河中也)衛曰瞻彼淇
奧(師古曰淇奧之詩也奧水隈也音於六反)河水洋洋(師古曰碩人之詩也洋洋盛大也音
羊又音翔)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
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
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
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師古曰曹及楚丘二邑名)而河內殷虛
更屬于晉(師古曰殷虛故殷都也虛讀曰墟)康叔之風既歇而紂

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師古
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
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
(師古曰謂懷孕時)武王夢帝謂己曰(師古曰帝天也)余名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屬之參(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參音所林反)及生名之曰虞
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
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
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
其邁(師古曰蟋蟀之詩也邁行也言日月行往將老而死也蟋音悉蟀音率)宛其死矣
它人是媮(師古曰山有樞之詩也媮樂也言己儉吝死亡之後當爲它人所樂也媮音踰又音
偷樞音甌)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師古曰葛生之詩也居謂墳墓也言死當歸于墳墓
不能復爲樂也)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吳札
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
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師古曰汾沮洳
之詩沮音子豫反洳音人豫反)寘諸河之側(師古曰伐檀之詩寘置也音之豉反)自唐
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師古曰畢萬畢公高之後
魏犨祖父)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師古曰趙夙趙衰之兄)及大夫韓武
子食采於韓原(師古曰韓武子韓厥之曾祖也本與周同姓食采於韓更爲韓氏此說依
史記而與釋春秋傳者不同)晉於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
室(師古曰伯讀曰霸)始有河內之土(師古曰左氏傳所謂始啓南陽者)吳札
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師古曰渢渢浮貌也言其中庸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也渢音馮)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
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
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
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

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
中，諸侯蕃屏四方，師古曰言雒陽四面皆有諸侯爲蕃屏故立京師。至
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
更帥諸侯以尊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解在刑法志更互也音工衡反故周
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
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
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
其分墜小。師古曰墜古地字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
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師古曰憙音許吏反自柳三度
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
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師古曰郟音工洽反即今郟城縣是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
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
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皆類此及成
臯、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
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師古曰即今之華陰鄭縣鄭
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
「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
河、潁之間乎！師古曰濟音子禮反子男之國，虢、會爲大，師古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滎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恃勢與險，崈侈貪
冒，師古曰冒蒙也蔽於義理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
師古曰帑讀與孥同謂妻子也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
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
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
姬代相干也。師古曰代遞也干犯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
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師古曰儀與宜同宜安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
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
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
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師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洧音鮪土陿
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其俗淫。
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師古曰出其東門之詩東門鄭之東門也如雲言其衆多而往來不定
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
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盛也
菅蘭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灌音胡貫反菅音姦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臣瓚曰謂音聲細弱也此衰弱之徵
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
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
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
師古曰宛丘之詩也坎坎擊鼓聲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值立也鷺鳥之羽以爲翳立之而舞以事神也
無冬無夏言其恒也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
其下。」師古曰東門之枌之詩也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榆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
貌也亦言於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也枌音扶云反栩音許羽反杼音神汝反此其風也。吳
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師古曰言政由婦人不以君爲主也
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
若其故。○宋祁曰世字下淳化本有亦字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
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

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師古曰不軌不循法度者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師古曰申子申不害也烈業也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師古曰遴與吝同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師古曰召父謂召信臣也勸其務農以致富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從教而化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師古曰鄚音莫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也不說沙丘在中山也○宋祁曰正文中山地下別本又一地字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掘冢發冢也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如淳曰跕音蹀足之蹀躧音屣臣瓚曰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宋祁曰一本直下有務字嫁取送死奢靡師古曰取讀曰娶其下並同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列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注相字邵本作猶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師古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曲陽民俗懻忮臣瓚曰懻音冀今北土名彊直爲懻中師古曰懻堅也忮很也音章豉反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師古曰剽急也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旦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衞楚之徙師古曰言四國之人被遷徙來居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師古曰薊縣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此石著海旁揭揭然特立之貌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如淳曰赴人之急果於赴難也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

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
餘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謂隙是也烏丸本東胡也爲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
爲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夫讀曰扶東賈眞番之利元菟樂浪武
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師古曰濊音穢字或作薉其音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
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
具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
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
猶羞之嫁取無所讎師古曰讎匹也一曰讎讀曰售是以其民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其田
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檠也檠音其敬反都邑頗
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
效吏及賈人也放音甫往反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
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
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
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
欲居九夷有以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歟言欲
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桴音孚筏音伐夫樂浪海中有倭
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
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
今猶有倭國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劉攽曰夫字宜屬
上句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
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
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宋祁曰分也一本作分
地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師古曰萴音仕力反湯

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
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
尚父是爲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詩風
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
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
巎音皆乃高反言往遭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又曰竢我於著乎而師古曰齊國風
著詩之辭也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助也一曰門屏之閒曰著著音直庶反此亦其舒
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師古曰泱
泱弘大之意也泱音烏郎反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
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太公以齊地負
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師古曰舄鹵解在食貨志迺勸以女工
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
仲設輕重以富國師古曰解在食貨志合諸侯成伯功師古曰伯讀曰
霸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師古曰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侈織
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純緣也謂絲組之屬也麗好也臣瓚曰
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純麗溫純美麗之物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
紈素也綺文繒也即今之所謂細綾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紈音丸純音淳號爲冠帶衣
履天下師古曰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
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
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師古曰不
可得其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
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
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
民之道可不慎哉師古曰上道讀曰導○宋祁曰慎疑作慎昔太公始封
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

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師古曰公子完陳厲公之子也左氏傳魯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蓋禦寇之黨也）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師古曰如說是）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閭）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師古曰少昊金天氏之帝）以爲周公主（師古曰主周公之祭祀）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瀕洙泗之水（師古曰言所居皆瀕於二水也瀕音頻又音賓）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師古曰任負戴也）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浸弱矣（師古曰言漸微弱也）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壄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師古曰以言相毀曰訾訾音子爾反）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師古曰愈勝也）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今有堯冢靈臺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遊止之處也）舜漁靁澤（師古曰漁捕魚也靁古雷字）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師古曰畜讀曰蓄）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師古曰顓與專同急疾顓己言性褊狹而自用）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師古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事在春秋閔公二年）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䙴于帝丘（師古曰䙴古遷字）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師古曰阻者言其隱阨得肆淫僻之情也）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師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性好勇夏育亦古之壯士皆衛人）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

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 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劉敞曰嚴王未嘗滅魯也 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 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蠃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蜯而圓 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生而已無長久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如音是也 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 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 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悳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也 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於越也 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師古曰中讀曰仲 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 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師古曰嚭音披美反 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柟豫章之屬 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師古曰諸賦謂九歌天問九章之屬 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晉灼曰有女者見優異 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如淳曰得女寵或去男也臣瓚曰周官職方云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風氣非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風氣既足女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聚焉○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贊舉揚州之說是矣 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 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耳取不足用

償費用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此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外諸物蓋亦不多，故總言取之不足償功直也。堇讀曰僅。更音庚。僅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孟康曰：音題。晉灼曰：音鯷。師古曰：孟音是也。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為芈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芈姓夔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芈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也。師古曰：越之為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說非也。○劉敞曰：瓚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指七八千里內之民乎？班氏所舉但是會稽一越爾，瓚以一越譏之，亦未為失，而顏遂曲排之，非通論也。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檇，其旁從木。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敗之，棲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登山而處，以避兵難，言若鳥之棲。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師古曰：事楚為君而服從之。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也。師古曰：毒音代。冒音莫內反。璣謂珠之不圜者也，音祈，又音機。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山多麈麖。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師古曰：鏃，矢鋒，音子木反。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師古曰：諶音士林反。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夫音扶。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師古曰：稟，給也。耦，媲也。給其食而侶媲之，相隨行也。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宋祁曰：逢，越本作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考證
地理志下武都郡河池○池監本訛地從宋本改正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臣召南
按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卽其證也
金城郡令居澗水出西北塞外○按水經注澗水作
閭水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臣召
南按孝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幷殺其衆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
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
應以紀爲實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臣召
南按孝武紀武威酒泉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大
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
年間也志於張掖酒泉並云太初元年開誤也酒
泉與武威建郡同時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
威之置反在張掖之後矣
日勒○各本俱作曰勒按匈奴傳當作日勒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臣召南按孝武紀
敦煌與張掖並元鼎六年置又紀于太初元年書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久矣
安定郡涇陽禹貢涇水所出○涇水訛巠水今改正
五原郡南輿○臣召南按水經注於雲中北輿縣曰
五原有南輿故此加北据此則縣名南輿不名南
輿也各本俱誤
代郡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臣召南按
參合當是參戶之訛參戶勃海郡屬縣也故下文
曰過郡九若其東至參合入虖池別同在一郡安
得云過九郡乎且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隔重
山既北至參合安能復南注勃海也又按虖池別
見河間國弓高下云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
平舒入海平舒之上脫東字東平舒勃海郡屬縣
也但曰平舒便疑向代郡之平舒矣
漁陽郡白檀洫水出北蠻夷○臣召南按水經注引
此文云濡水是古本作濡字也然師古注洫音呼
鵙反則唐初本已作洫字
交阯郡苟屚○苟訛荀今改正此縣卽後世所謂勾
漏也
成陽國○按當作城陽國宋本誤也城陽劉章所封
國
長沙國羅注出豫章艾縣界○艾監本訛芰今改正
道三十二○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邑有蠻夷曰道
志中縣邑之以道名者得二十九南郡一夷道也
零陵二營道冷道也廣漢三甸氐道剛氐道陰平
道也蜀郡二嚴道湔氐道也犍爲一僰道也越巂
一靈關道也武都五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
下辯道也隴西四狄道氐道羌道予道也天水四
戎邑道綿諸道略陽道豲道也安定一月氏道也
北地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也上郡一雕陰道也
長沙國一連道也尚缺其三以後書郡國志證之
則蜀郡之汶江道綿虒道武都之武都道恰與三
十二之數合此志於汶江綿虒武都三縣不言道
殆亦闕文耳
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臣召南按帝王世紀
曰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
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皇甫謐所
計戶口必本此志而數目參差似所見古本異也
通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臣
召南按此隴西非郡名言隴縣之西有秦亭秦谷
卽是其地隴縣屬天水郡後書郡國志曰隴有大
坂名隴坻豲坻聚有秦亭注云秦之先起于此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云云○顧
炎武曰左傳子產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爲
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以
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
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
乃据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號會爲大壯榮嶓之南○臣召南按顏注引康成詩譜應作榮播宋本監本作榮嶓訛也別本作榮波依禹貢較是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臣召南按壽星之次星日角亢律曆志曰壽星初軫十二度中角十度終于氐四度安在其爲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也夫自東井十度至柳三度爲鶉首之次秦分野也柳七星張爲鶉火之次周分野也翼軫爲鶉尾之次楚分野也豈有自未至辰遠及四次以爲一地之分星乎哉二句必係傳寫之誤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臣召南按析木之次星日尾箕律曆志曰析木初尾十度中箕七度終于斗十一度此言一次之全度也燕地祇占尾箕不及南斗何緣自危四度至斗六度乎若順數之幾乎週天矣若逆數之則自危而虛而女而牽牛而南斗正當元枵星紀二次又何以云析木也宋本監本俱誤

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云云○顧炎武曰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而誤連書者也

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臣召南按楚之滅魯在頃襄王時去莊王時甚遠又莊王雖嘗入陳旋復其國至惠王始滅陳二事皆非莊王事也此爲本文之誤

前漢書卷二十八下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九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溝洫志第九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師古曰洫音許域反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師古曰堙塞也洪水氾溢疏通而止塞之也堙音因過
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孟康曰毳形如箕擿
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毳讀如本字山行
則梮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
以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梮音居足反以別九州師古曰分其界隨山浚川師古
曰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通九道
陂九澤度九山師古曰言通九州之道及鄣遏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反然河
菑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師古曰羨讀與衍同音弋戰反唯是為務
故道河自積石師古曰道拾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拾引之令通流也道讀曰導歷龍
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師古曰底音之履反及明津雒內至于
大伾鄭氏曰山一成為伾在脩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臣瓚以為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
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內讀曰納伾音皮彼反解在地理志○劉奉世曰
瓚說是也師古以為在成皋非也○宋祁曰明郡本作盟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急流曰湍悍勇也湍音它端反數為
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
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師古曰釃音山支反漯音它合反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師古曰播布也同為逆河
入于勃海臣瓚以為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
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師古曰解在地理志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
安師古曰疏分流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劉
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閒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也西方則通

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
鑿離碓晉灼曰碓古堆字也碓岸也師古曰音丁回反避沫水之害師古曰沫音本
末之末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
有餘則用溉師古曰溉灌也音工代反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
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
門豹為鄴令有令名師古曰有善政之稱至文侯曾孫襄王時
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
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畮師古曰賦田之
法一夫百畮也鄴獨二百畮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
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
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
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
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爾雅曰鹵鹹苦
也師古曰舄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
無令東伐如淳曰息秦滅韓之計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迺使水
工鄭國閒說秦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其下亦同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為渠師古曰中讀曰仲卽今九嵕之東仲山也邸至也並北山東注
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洛水卽馮翊漆沮水欲以溉田中作而
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
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
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
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閼讀
與淤同音於據反填淤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於
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
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

隄（師古曰瀆横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隄丁奚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屬兗州界即今之鄆州鉅野縣）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師古曰奉音扶用反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師古曰異時往時也）度六月罷，（師古曰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反）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至河三百餘里，徑易，（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漕，度可令三月罷。○劉奉世曰按今渭沔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產數大川固又無緣山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反）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言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師古曰更歷也音庚）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師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師古曰壖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不耕墾者也壖音而緣反○宋祁曰壖卻本作堧）民茭牧其中耳，（師古曰茭乾草也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茭音交）今溉田之，（師古曰溉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師古曰雖從關外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曰與關中收穀無異也）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種之費也種音之勇反）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谷皆各自有水耳斜音弋奢反）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師古曰抵至也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內反）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儗於巴蜀。（師古曰儗比也）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師古曰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洛即漆沮水）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也蓋自別一山名顏說失之）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也師古曰善崩音憲崩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流曰隤）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乾音干解在郊祀志）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

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師古曰：湛讀曰沈。沈馬及璧以禮水神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師古曰：窴音大千反。）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晉灼曰：淇園，衞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中，乃以土窴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楗音其偃反。）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如淳曰：殫，盡也。師古曰：浩浩洋洋，皆水盛貌。慮，猶恐也。浩音胡老反。洋音羊。）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壞河。師古曰：韋說是也。已，止也。言用功多，不可畢止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迫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湍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甚困也。柏與迫同。弗音佛。）正道弛兮離常流，（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也。師古曰：沛音普大反。）不封禪兮安知外！（師古曰：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河公，河伯也。）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齧桑，邑名，爲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水之綱維也。）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湯」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湯湯，疾貌也。潺湲，流也。湯音傷。潺音仕連反。湲音于權反。）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迅，疾也，音訊。）搴長茭兮湛美玉，（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郊。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閒，以塞決河也。臣瓚曰：竹葦緪謂之茭，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搴，拔也。緪，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從竹。搴音騫。茭音交，又音爻。湛讀曰沈。緪音工登反。）河公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也。師古曰：沈玉禮神，見許福祐，但以薪不屬逮，故無功也。屬音之欲反。）薪不屬兮衞人罪，（師古曰：東郡本衞地，故言此衞人之罪也。）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然也。噫乎，歎辭。噫音於期反。）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隤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也。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窴塞之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義與臿同。）宣防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師古曰：道讀曰導。）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成國渠名，在陳倉。湋音韋，水出韋谷。）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臣瓚曰：鉅定，澤名也。）泰山下引汶水，（師古曰：汶音問。）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道，引也。陂音彼義反。道讀曰導。一曰：陂山，遶山之流以爲陂也，音彼皮反。）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師古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卬謂上向也，讀曰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師古曰：寖，古浸字。）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師古曰：畜讀曰蓄。）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苦計反。）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徭。）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鄭氏曰：白，姓；公，爵，時人多相謂爲公。師古曰：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耳。）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舉臿爲雲，決渠爲雨。（師古曰：臿，鍫也，所以開渠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如淳曰：水渟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得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

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師古曰：道讀曰導。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計反，又音才詣反。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劉奉世曰：河不流行，不字宜為水字，或衍不字。

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白於天子也。度音大各反。遣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穀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反。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師古曰：一船為一㮴，音先勞反，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師古曰：命其為使而塞河也。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犍為資中人也。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助反。下云非受平賈為著外繇，其義亦同。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

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反壞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羨音弋戰反淤音於庶反如此數郡種不得下師古曰種五穀之子也音之勇反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師古曰難數也音怪極窮也音居力反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師古曰鐫謂琢鑿之也音子全反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湓踊也音普頓反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行音下更反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韋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鬲津言其陿小可鬲以爲津而度也鬲與隔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爲使而領其事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雝塞之文師古曰雝讀曰壅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反

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環繞也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工歷反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音工喚反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析底柱破碣石師古曰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郭北門出而至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劉奉世曰如瓚說則是河已沒黎陽城矣非也如說爲是不然則黎陽因隄是一面爲城如今之澶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宋祁曰晏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礫谿名即水經所云滎水東過礫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

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秔謂稻之不粘者也。秔音庚。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少稍自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浸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反。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諜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脩治河水，是爲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爲魚鼈耳。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志，記也。字亦作識，音式異反。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前漢書卷二十九

前漢書卷二十九考證

溝洫志入於勃海注臣瓚曰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臣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志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虖沱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河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注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塞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瓚說非是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也○臣召南按鴻溝即汴渠也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又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又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此宋鄭陳蔡曹衛水道之明証也汴渠首受滎澤即是濟水何必遠求于千乘注海之濟口乎劉奉世疑于所不必疑何也

其後三十大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臣召南按河渠書作四十有餘年自孝文十四年河決東郡至元光三年河決濮陽實三十六年無四十餘年也此則志訂史記之失

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監本訛扮今改正

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曰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司農然則元光時止應言大農史記作鄭當時為大農是也司字疑衍

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史記作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又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史記作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

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注收田租之約令也○收田租監本訛收臣租今改正

又注挈音苦計反○据注與契字同顧炎武曰挈偏也說文有觢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注云云○臣召南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此志所云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地理志所謂過郡四行千五百里者是也

九河之名注鬲津言其陿小可鬲以為津○陿訛陋從宋本改正

抵黎陽觀下注觀縣名也○臣召南按觀下當是黎陽縣近河地名不然畔觀屬東郡觀津屬信都皆不得獨稱觀字又上文言東郡平剛下文言魏郡昭陽皆非縣名乃地名耳

搴月自定○搴監本訛基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藝文志第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師古曰：殽，雜也。）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貌也。音丘位反。）「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撮音千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林曰：東海人，為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宓讀與伏同。）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

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音扶味反。）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讀曰邵。）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詠者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宋祁曰景本取作采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宋祁曰景本曲臺下有至字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師古曰序卦之辭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

[師古曰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音口耕反]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也]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諱謂]

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纂與撰同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襲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胄

八體六技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宋祁曰：注文署下當有書字。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師古曰：下繫之辭。「夬，揚于王庭」，師古曰：夬卦之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劉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闕文，字有疑則闕而不說。孔子自謂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妄作也。蓋傷其寖不正。師古曰：寖，漸也。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宋祁曰：建當作造。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趣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下皆類此。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則乾坤近於滅息也師古曰此上繫之辭也幾近也音鉅依反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易大畜卦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言為學之道務在在多聞疑則闕之慎於言語則少過也故志引之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為僻碎之義以避佗人之攻難者故為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己所嘗習則保安之未嘗所見者則妄毀誹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為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傳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羋音弭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讕音粲爛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伴子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宋祁曰老一作君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宋祁曰兄書作冗）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音弋於反）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苟以譁眾取寵（師古曰譁讙也譁音呼華反）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辟讀曰僻）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音弋六反）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

周訓十四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為文。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攘。古讓字。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嗛字與謙同。○劉奉世曰。嗛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嗛嗛者。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師古曰。放。蕩也。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師古曰。檮音疇。其字從木。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師古曰。奭音試亦反。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神（師古曰舍廢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師古曰噬嗑之象辭也飭整也讀與敕同）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爲薄）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鈃音形）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即爲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illegible]徒者）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爲政必先正其名）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晉灼曰警訐也師古曰警音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師古曰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蘇林曰俅音仇）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棌爲椽言其質素也采音千在反）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 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 又曰使乎使乎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歎使者之難其人 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許遠反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三十七篇 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宋祁曰一作禽
伍子胥八篇 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 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 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 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尸子二十篇 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師古曰佼音絞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 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宋祁曰雜邵本作新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發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荊軻論五篇 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 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 武帝時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 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 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 見王治之無不貫 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 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

神農二十篇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宰氏十七篇 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 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 不知何世○宋祁曰尹一作郡
趙氏五篇 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 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氾音凡又音敷劍反
王氏六篇 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 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師古曰蠭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師古曰隁音偃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略云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怱奇下言嚴助史駮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秘書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繫之驃騎將軍○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别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詡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泡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冰王妾名也材人天子內官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師古曰：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師古曰：寖，漸也。）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諷遺也。風讀曰諷。文下亦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爲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閭。）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師古曰：娷音女瑞反。說兵法者人名也。）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并二百五十九，恐合作五百二十一篇，數已在前。）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靁動風擧，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鵊治子一篇。圖一卷師古曰鵊音夾○宋祁曰治一作冶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曰即鬼臾區也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師古曰圍郁郅人也見趙充國傳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蹵鞠二十五篇。師古曰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蹵蹋之以為戲也蹵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蹵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劉奉世曰此當二百七十一文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訛謬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無兵與食不可以為國「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弧木弓也剡謂銳而利之也剡音弋冉反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師古曰燿讀與鑠同謂銷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

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劉奉世曰軍政當作正捃摭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捃摭謂拾取之捃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宋祁曰淳化本六作陛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卦之彖辭也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殄讀與凶同湛讀曰沈由用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阸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胲音該。師古曰：許愼云胲，軍中約也。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師古曰：說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師古曰：浸，漸也。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爲之事有疑，則以卜筮決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師古曰：皆上繫之辭也。亹亹，深致也。言君子所爲行皆以其言問於易，受命如嚮者，謂示以吉凶，其應速疾，如嚮之隨聲也。遂猶究也。來物謂當來之事也。嚮讀與響同。與讀曰豫。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師古曰：解讀曰懈。齊讀曰齋。婁讀曰屢。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師古曰：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疑，初則以實而告，至于再三，爲其煩瀆，乃不告也。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瀆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

黄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嚏音丁計反。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師古曰：訞與妖同。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也。音人羊反。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藏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事而占，則觀方來之驗也。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大卜掌三夢之法，又占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旐旟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畫龜蛇曰旐，鳥隼曰旟。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始燄燄也。言人之所忌，其氣燄引致於災也。釁，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炎讀與燄同。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葉反。惠，順也。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爲

宗。（師古曰：說在郊祀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師古曰：稽，考也，計也。）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禳災，但問元老以占夢之吉凶。）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宋祁曰：史官之字下，舊本有衛字。）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道由人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師古曰：觕，粗略也。音才戶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廉反。）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詣反。其下並同。和，音呼臥反。）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師古曰：瘉讀與愈同。愈，差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刪。）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瘛引之瘛。師古曰：小兒病也。瘛，音尺制反。瘲，音子用反。）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

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
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
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
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閔反。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師古曰。黃冶。解在郊祀志。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滌盪也。一曰盪。放也。而無怵惕於胸
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
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臣佖曰。志序神僊者內云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註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臣佖案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元註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
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
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脈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
其技術晻昧。師古曰。晻。與暗同。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
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前漢書卷三十

前漢書卷三十考證

藝文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臣召南按此二句旣敘在孝武之前·則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文帝使鼂錯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卽其事也·

以備篇籍注傳寫脫誤○傳監本訛轉·今從舊本改正·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臣召南按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已日之文·然古人說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漢始有·律歷志曰·日有六甲·辰有六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然則後世占易·以六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

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王應麟藝文志考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揚繪曰·筮必六十四·然後可爲·舜禹之際曰龜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據此而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純○臣召南按王氏糾漢志之失是也·但易大傳明曰因而重之·卽伏羲重爲六十四耳·王弼之說最當·

經二十九卷注伏生傳授者○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也○臣召南按秦誓·卽僞泰誓·凡漢人所引赤烏白魚等語·皆是也·故併伏生所傳·爲二十九卷·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注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臣召南按應說非是·后蒼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

雅歌詩四篇○王應麟曰·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卽四曲歟·

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注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云云○臣召南按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卽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卽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卽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

急就一篇○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揚此卷並訛楊·今改正·

孫卿子三十三篇○王應麟曰·當作三十二篇·

後進循之○宋本作修之·按文應作循之·今從監本·

筦子八十六篇○臣召南按志於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理不可解·然其書後世失傳·或不專言兵法·未可知也·至管子則其書具在·志亦列於道家·何耶·隋志改列于法家之首是也·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雕·監本訛彫·從宋本改·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使·監本訛吏·從汲古閣本改正·

伍子胥八篇○伍·監本訛五·今改正·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非·監本訛者·今改正·

陽邱侯劉隁賦十九篇○臣召南按王子侯表·陽邱應作楊邱·隁應作偃·齊悼惠王之孫·共安侯之子也·

桑穀共生太戊以興○按監本作太戊之興·非也·從宋本改正·

前漢書卷三十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庸直而爲之耕言賣其功傭也）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寃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項燕爲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音一千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威衆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爲魚書狐鳴以威衆耳）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亨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宋祁曰旁音步浪反）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接此諸詭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爲並目吳廣然則廣字衍）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曰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類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舊胄）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銍音竹乙反酇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爲郡何庸有守乎疑衍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劉攽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縣者也）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材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也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爲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爲讎敵與秦無異○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大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

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
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
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
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說讀曰
悅郯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劉敞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圍
東海疑郯是鄭字下乃有郯下軍耳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淩人秦
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
等皆特起，張晏曰淩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緤音先列反取音趨
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爲
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
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
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
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
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
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
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絜也涓人主
絜除之人涓音蠲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
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
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宋留不能
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
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爲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

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
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要也徼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
曰番陽縣也於番爲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守改作鄱攻擊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
反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召
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
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
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
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
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
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
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
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

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眄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眾乃皆服梁為會稽將

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音頻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眾異也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迺家婦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晉灼曰鄛音剿絕之剿師古曰居鄛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其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而起言其眾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閒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徵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加待以禮又曰可以貿易償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閒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餽王離涉閒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

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鬭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即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為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

横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横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鑕也古者斬人加於鑕上而斫之也鑕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成姓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宋祁曰一本無重字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明日沛公從百餘騎

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也○宋祁曰史記作衣繡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宋祁曰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鋗音火縣反羽自立為西楚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師古曰間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

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各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
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
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莧反語在陳平傳項羽
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
癰也音千餘反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
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容反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卽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
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
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
彫反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
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
郡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卽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
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
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彊
劫外黃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
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
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
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
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曷反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
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
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
曰若汝也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
幸分我一盃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
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讙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
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王笑謝
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
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
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劉攽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楚挑戰三合樓煩
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
目叱之師古曰瞋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閒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閒微問之也
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
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
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

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及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宋祁曰。東城縣名。）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孟康曰。四下隤也。師古曰。隤音徒回反。）而為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回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音工豆反。）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字或作德。）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爭羽

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以爲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系反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爲從欲以分離爲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讀曰邵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卽始皇父也施音弋豉反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爲諭也策所以撾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鄧展曰頫音俯師古曰古俯字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音丘略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如淳曰鍉音鏑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卽箭鏃也如說是也鑄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服虔曰斷華山爲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也一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爲窗也甿隸

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萌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為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貲擬王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閒如淳曰躡音疊師古曰躡音女涉反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傜役也免字或作俛讀與免同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讀之者為負揭之揭非也天下雲合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穫也晉灼曰櫌椎塊椎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櫌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穫同謂矛鋋之把也鉤戟刃曲者也鎩鈹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櫌及戈戟之穫以相攻戰也櫌音憂矜音其巾反鎩音山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乃朗反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比權量力○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師古曰區區之貌也○宋祁曰姚本區注文之作小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鄧展曰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為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古猶末代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陳勝傳陽城人注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臣召南按志屬潁川不屬汝南也師古注誤

夜構火○按史記作篝火注徐廣曰篝者籠也音溝此作構火故顏以結起解之

陳守令皆不在○劉敞曰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胡三省曰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還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注師古曰郯東海縣也○司馬貞曰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恐當作郟張守節曰郟今汝州郟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與郟地相近

還至下城父○臣召南按劉昭後志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

欲擊秦軍濟陰下○臣召南按史記作定陶下据志濟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

項籍傳梁曰方今江西云云○凌稚隆曰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逈別臣召南按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按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

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南公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臣召南按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

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曰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注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胡三省曰索隱云傳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按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

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曰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

齊梁畔之○臣召南按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為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為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地也

贊背關懷楚注云云○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二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爲之賓客）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謂逃其命爾）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改其名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無所顧也刎音武粉反）

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爲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瞋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曰：（師古曰至河北諸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交阯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師古曰倡讀曰唱）莫不響應，家自爲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爲音于僞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爲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

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師古曰黶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因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宋祁曰別本為字作謂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下文亦同乃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撾也音止蘂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也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餫王離師古曰餫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

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得一二勝秦○宋祁曰別本無有字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師古曰餧飤也音於偽反張黶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思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以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字上有耳字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爲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謂治處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

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嘗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歸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爲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泜音祇也晉灼曰問其反又音柢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祇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景德本無此七字劉攽曰斬餘泜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

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師古曰孱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汙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而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劉攽曰置廁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貢一遊技五里一候十里一置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他皆類此刺爇，服虔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爇音而悅反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虖！」師古曰迺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以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薛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輿之也箯音鞭卬讀曰仰卬視泄公，勞苦如平生驩。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顧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蓋知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劉攽曰復字疑衍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為齊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戾。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張耳傳庸奴其夫○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刪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宦爲外黃令○臣召南按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是也。必有魏字以別于秦。漢書刪之。即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明矣。

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臣召南按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爲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爲右丞相下。有邵騷爲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于事情不核。

蒯通說其令徐公○臣召南按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如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書改高祖爲皇帝。當矣。

餘迺使夏說說田榮○臣召南按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遣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又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而又相識也。

尊魯元公主爲太后注師古曰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臣召南按顏注無理。惠紀中。劉攽已辨之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儋傳儋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父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曾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僞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言之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蠚音火各反蠚

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猶亡身非手足戚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側齧也齕齧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齮音蟻齕音紇齩音五敎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敗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幷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

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己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閒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隝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隝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衞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〇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爲侯詳語之意可知豈爲其徒衆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廏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廏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
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
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
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
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
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爲
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
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
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
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孽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
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
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
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
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
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
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
及其鏠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
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
謂引領舉足也鏠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
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
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
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
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
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
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
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
楚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
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爲合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
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宛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
式涉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
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
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
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師古曰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
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爲將軍當必死之意不得爲勇當必生之
心不任軍事師古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
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
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
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
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
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宋祁云景祐本無散字而
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匈
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
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
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
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
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

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宋祁云景祐本有兩稍字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章衡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嚮之說不得行戰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鄉讀曰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鄭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也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獲免蠡音禮則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蘇林曰僨音奮孟康曰僨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僨謂僵仆面僵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師古曰貸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痹病也音人佳反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眾降

漢封穨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鄭氏曰音偃陵之偃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雒侯師古曰字或作雒後坐酎金失侯○孔武仲雜說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頟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頟侯名讓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頟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頟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

音呼到反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嚳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三

前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豹傳圍臨濟○臣召南按：後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即此臨濟，為魏咎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

田儋傳因進兵破殺田既于膠東○臣浩按：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

入海居隝中○臣召南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韓王信傳韓王信○臣召南按：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創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不知因司徒訛為申徒，因申徒又訛為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

故韓襄王孽孫也○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為秦所滅，少子蟣虱生信。

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胡三省曰：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雒，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請治馬邑○胡三省曰：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邊兼有雁門之馬邑。

前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擧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宋祁曰或無其字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閒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況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宋祁曰或無此項字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宋祁曰或無此上字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置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宋祁曰或無久字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嘆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摶同手弄角

訖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摶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
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
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
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彊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
霸王故云名爲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〇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亡不離散而敗也且三秦
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
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師古曰秋毫喻細微之物除秦苛
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
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
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

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
乎〇宋祁云一本作大將軍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
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
邑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缻謂瓶之大腹小
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〇宋祁曰伏越本作復〇劉攽曰復當作
伏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
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
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
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閼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
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
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牒
喋血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
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師古曰言饑饉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
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師古
曰閒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
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願君留意臣之計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

可以圍敵多勝倍者戰則可一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
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
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
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何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
之屬也音式志反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
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
趙幟立漢幟師古曰幟若旗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
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飧字音千安反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嘸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嘸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嘸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
府反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劉奉世曰前行當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
井陘口師古曰擊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弃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
鼓旗○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決意必死○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
有二張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
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
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師古曰泜音祗又音丁計反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
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

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諸校效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
營也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
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
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毆與驅同也忽入市廛而毆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宋祁
曰浙本注文同也無也字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
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
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
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
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顧念也願效愚忠
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
李奇曰鄗音羹臛之臛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泜水上今足下
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
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
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
懼之甚不為久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
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
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宋祁曰若一作弱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牘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卯浙本無卯字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可當也○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埶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水出琅邪北經縣東北經都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埶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宋祁曰以疑作已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

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甞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〇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飤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〇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歐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蓐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也項王亡將鍾離眛師古曰眛音莫曷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朐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眛亡歸信。漢怨眛，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黄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〇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漢王也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〇宋祁曰當作於向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俱爲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〇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〇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〇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爲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紿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語在通傳（○宋祁云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卽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後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爲此事也）漢

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幷力擊楚（○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卽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卽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宋祁曰一本作涕泣一無詔字）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

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宋祁曰宗字舊作三字

黥布六人也 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 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 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 師古曰曹輩也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師古曰地名也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 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 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祁曰軍字疑作聚 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祁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 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 師古曰閒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 師古曰譙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猶重也 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己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歸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數楚則項王必自救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反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辯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反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師古曰孰誰也 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 師古曰此事正是所為來欲言之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上而斧斬之鑕音竹林反 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以下亦同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 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 師古曰悉盡也 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

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爲。○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拱。手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皐爾。從齊還彭城。自經梁地也。）不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埶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字下更有淮南二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以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以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地。）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

者誠皆以爲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使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擊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宋祁曰微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微今改作徵景德本無王字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宋祁曰斷本上字下更有上字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劉攽曰上曰籌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荊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如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二縣之閒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爲三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甀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宋祁曰高帝紀作會缶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隃讀曰遙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僞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僞謂詐爲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鄡陽縣之鄉也鄡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
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宋祁曰浙本嘉作喜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
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
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
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
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
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
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
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上欲王綰爲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決○宋祁曰浙本注
文相字下有又字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
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
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
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
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
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
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
焉○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按功臣表自著豨起以及破臧荼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又曰以趙
相國趙字當作代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
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
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
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
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
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
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

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
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
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
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
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
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
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
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
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
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而陰使范齊
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豨久亡○宋祁曰浙本注文久字下有
亡字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
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
閉其蹤藏匿其人也閟音祕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
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
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
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
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
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
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
入謝師古曰瘉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
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
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

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師古曰：鋗音呼縣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著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它事。何以著令邪。○劉敞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

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史記作喑噁叱咤又言語姁姁史記作嘔嘔

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云云○臣召南按諸侯歸逐其主自王善地即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北臧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

其實不能○臣召南按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也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

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注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

其舍人得罪信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臣召南按劉奉世即据功臣表以正晉灼之誤是也但本書表作欒說史表作樂說欒樂字形相似未知孰是

黥布傳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臣召南按敘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敘于追殺義帝之前蓋誤

太宰主之○胡三省曰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

番陽人殺布茲鄉注師古曰鄱陽縣之鄉也○胡三省曰据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

將率封者六人○臣召南按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郎侯黃極忠博陽侯周聚陽羨侯靈常下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綰傳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臣召南按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

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為惡谷侯○臣召南按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則惡字亦誤也又按此及史記並云綰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綰子必有一誤

吳芮傳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羌嗣○按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

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臣召南按表便侯沅陵侯是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荊燕吳傳第五

荊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皐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稾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特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大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按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荊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擬卿是字釋其名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翼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鄭展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師古曰觖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劉攽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

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宋祁云浙本注文紿字下有傳說字一本紿作詒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布殺無後○宋祁云浙本為布字下有所字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宋祁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卽買舊封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師古曰慍怨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

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子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寛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宋祁云一本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煑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卽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師古曰狧古舐字舐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也言初舐糠遂至食米也舐音食爾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絫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宋祁曰叛當作畔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

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宋祁曰：浙本無精字。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北，使報當作便報。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

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書疑衍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雌黃可妄下乎問故父絳侯客鄧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擬耳非重云長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閒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閒或為候或為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宋祁曰南本酤作醋王濞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宋祁曰癰當作癕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亂天下錢○宋祁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

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卽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卽紿吳王師古曰紿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宋祁曰浙本無之字不聽漢將弓高侯穨當遺王書師古曰韓頹當曰奉

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

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閒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宋祁曰壯文恐其當作恐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謀累音力瑞反○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賜夏公謂儒謨作危頗遂以重爲罪累○劉敞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諸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儒哉笑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傳字後人不曉改之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宋祁曰歛字上當有賦字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

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前漢書卷三十五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荆王劉賈傳高帝從父兄也○臣召南按史記曰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史記曰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賈輒避不肯與戰○臣召南按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

燕王劉澤傳大謁者張卿○宋祁曰疑卿是字釋其名也○臣召南按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本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混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

引兵與齊王合謀注疑此傳誤也○臣召南按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于誅諸呂特見詐于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為功耳是以通鑑從齊王傳

肥如令郢人注肥如燕之屬縣也○顧炎武曰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吳濞傳上患吳會稽輕悍○顧炎武曰錢康功云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如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臣召南按吳會猶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

吳有豫章郡銅山注韋昭曰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臣召南按注中章郡故章二章字俱應作鄣字鄣郡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

狧穅及米注師古曰蓋以犬為喻也○臣召南按索隱曰言狧穅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不如索隱說

使輕兵絕淮泗口○胡三省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宋祁曰游字下有也字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當删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為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轑也師古曰以勺轑釜令為聲也轑音洛又音歷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宋祁曰書作頡戛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業之劉敞曰次之之字衍○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宋祁曰書作下邳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辟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子生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書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執為宛朐侯師古曰執古蓺字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宋祁云浙本幾作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

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縻縻謂拘縲之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舂也○宋祁曰碓一作推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助業者此雅謂舂而歌以相舂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四年薨，○宋祁云一本作三年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宋祁云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卽位，延壽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宋祁曰後疑是后字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爲界域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遹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衞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少修黃老術，○宋祁曰修當作脩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父爲宗正，從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者自言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寃訴故云誹謗詔獄免爲庶

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如己意復白召德守
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封爲陽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
城侯。○宋祁曰城一作成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
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
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
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僞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
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
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安訟子○宋祁曰姚本安作妄爲置嗣。傳至孫慶
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
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爲勝也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先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宋祁曰循一作脩招選名
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
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蟜或作驕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
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宋祁曰浙本注文篇名上有書字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
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疆爲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疆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

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宋祁曰城一作成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
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
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
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
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
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
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
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
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
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
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師古曰見於昴卷舌之閒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
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
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
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
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爲
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

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師古曰比音必寐反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辭○宋祁曰越本景本並文作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

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甽者田中之溝也田閒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畝甽音古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宋祁曰正文句末據文勢不合有也字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簫韶舜樂名也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聚積之貌遝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雝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

曰飴我釐麰（師古曰此思文之篇頌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麰音牟○宋祁曰麰新本作麰）釐麰麥也（○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麰大麥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歙音翕訿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師古曰橈屈也不為眾曲而自屈也橈音女教反）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嗸嗸眾聲也言己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事而被讒譖嗸嗸然也嗸音敖○宋祁曰注文黽勉從事當勔從事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宋祁曰谷一作川）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降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谷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憯音千感反○宋祁曰注文降一作隆）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恆寒若之異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偽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曰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劉敞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

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山陵崩阤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阤下頹也音丈爾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未安反○宋祁曰晉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浙本皆有字也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狐也鶂水鳥也蜚負盤也鶂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鸜音劬鵒音欲晝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木介樹雨音于具反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宋祁曰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八月殺菽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雨雪靁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如淳曰蠭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

是也螽即蝗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十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鄭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宋祁曰浙本注文伐作執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殺

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宋祁曰當作女救反忠讜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讒愬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郤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麃麃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麃音彼驕反晛音乃見反○宋祁曰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向時毛詩未列學官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踰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讇古諂

守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閒師古曰譁讙也譁音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魯人之雄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蹤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詖音彼義反杜閉群枉之門師古曰杜塞也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宋祁曰浙本以作故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密也師古曰悃愊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愊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

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晻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擿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宋祁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他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

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天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地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美士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喟然歎曰（師古曰喟然歎息貌喟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甿甿二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師古曰效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斮而陳其

閒又從而漆之紵音張呂反斮音側略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慼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以為喻也錮音固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壟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寰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宋祁曰注文防當作坊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須表識識音式志反○宋祁曰注文識字下當更有識字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祁曰浙本體作禮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椁奢秦故徵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精字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於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壙中為游戲之館師古曰多累石作椁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蓋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冢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昬一曰惛古悶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師古曰顧猶反也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也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甚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絫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昭反解在五行志○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子甯弒其君剽乃甯喜也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

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在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對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之母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爲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宋祁曰微作徵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眭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在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埀一作臿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疏而離之也音于萬

反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師古曰如若也)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備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頻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廷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潰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廟也流星薄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墜地為天狗皆祆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豤豤款誠之意也奸犯也豤音懇奸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贍反)有

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繫之辭)上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師古曰閒讀曰閑)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蓺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蓺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第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成數言也○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傳聞之與親見之(○宋祁曰之字當刪)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籩音邊)理軍旅之陳(○宋祁曰理一作治)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得其真也○宋祁曰浙本離於作離合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閒編謂書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莧反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猶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己不誦習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謏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

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書字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師古曰虖讀曰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六

楚元王傳孫劉門人也注師古曰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顧炎武曰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轉耳

劉德傳雜治劉澤詔獄○顧炎武曰德傳如此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臣召南按德之仕宦在昭帝初霍光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秘書而附會耳

劉向傳坐鑄偽黃金○臣浩按此時應云子更生

劉向傳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顧炎武曰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即云向非也

周大夫祭伯云云注張晏曰穀梁傳曰奔也○臣召南按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出奔向正用公羊說耳張晏注誤劉攽糾之是也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注云云○臣召南按以下文八月殺菽劍之用夏時紀月則此文七月疑是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應劭其文云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則文義俱顯矣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曾鞏曰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非向書本然也

依東宮之尊注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胡三省曰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

根垂地中○胡三省曰孟康云垂則活切按字書闕洽之垂與垂字不同意漢書垂字即垂字也臣照按今本或作垂作垂而汲古閣本尚作垂字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注謂扶持佐助也○顧炎武曰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扶助之解也

劉歆傳以紀帝王之道○臣宗萬按文選與此傳字句間有同異如紀字選作記又在漢朝之儒選無漢字逸禮有三十九選有篇字傳或間編選作脫編傳問民間選作博問民間雖昭其情選作雖深照其情其古文舊書其字選作為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注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臣召南按此即所謂經師也睦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即是其義

得此三事○真德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

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臣召南按貫公傳左氏春秋于賈誼者庸生傳古文尚書於都尉朝者桓公即儒林傳桓生傳禮于徐生者別本作柏公非也

以尚書為不備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云云○臣召南按瓚注據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妄謂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

前漢書卷三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宋祁曰俠疑作挾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鄧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蔞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軬者耳并此之謂也軬音扶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人見游俠傳魯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爲滕令遂號爲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宋祁曰荊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爲字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痍音夷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宋祁曰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宋祁曰一本無受字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埶以自炫燿也李奇曰持權屬以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劉敞曰招權謂作爲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宋祁曰越本談作同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

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言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宋祁云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illegible]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難與騎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趣湯(師古曰提擧也而欲投之於湯也趣讀曰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宋祁曰封之帝之字誤可刪添亦字)今漢壹徵兵於梁(○宋祁曰越本作今徵兵於梁浙本作今)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鄃侯(蘇林曰鄃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王為宣平侯(○宋祁云一本無王字)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宋祁云浙本

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也○宋祁云刪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攴攴音普木反○宋祁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數字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

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也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搴音騫今流俗書本改謂履而加典字云身履典軍非也○宋祁曰注文謂履當作為履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謂髡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節也槩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前漢書卷三十七

前漢書卷三十七考證

季布傳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臣召南按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衆而本書匈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又噲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注師古曰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注非也

中尉郅都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

田叔傳其畫無俚之至耳○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前漢書卷三十七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齊歸，此其例也，豈以諸爲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以爲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至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宋祁曰：四字校添。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衞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師古曰：謂不能明自之也。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冀天臨覽之。○劉敞曰：棄國書屬上句。宋祁曰：斷本無自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閒立辟彊，是爲河閒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

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讀曰闢又音璧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敞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為父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鉏音鋤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謂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其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以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

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旣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旣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危故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宋祁曰注文以臣之威作以匡之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腳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旣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宋祁曰越本作三十六年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

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
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
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
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
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
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
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
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
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
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
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
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
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
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
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宋祁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於是乃分齊為
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
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
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
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
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
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
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劉奉世曰吳王傳前云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
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
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
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易其辭也齊趣下三
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
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
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
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
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
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
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
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
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
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
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
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
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
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
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
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
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
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
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
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

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姊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宋祁曰漸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字）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故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師古曰浸古浸字也浸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宋祁曰越本以作大）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圜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預）或白晝使贏伏犬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前漢書卷三十八

前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齊悼惠王肥傳七十餘城○臣召南按高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齊

內史士○臣浩按史記作內史勳

尊公主爲王太后○臣召南按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

齊哀王襄傳顧乃父知田耳注汝父謂高帝也○臣召南按顏注非也乃父謂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兒子畜之不過言親愛耳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義尤明白劉攽說是

非有漢虎符驗也○胡三省曰按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此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

齊孝王將閭傳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注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臣召南按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爲將軍索隱云按表是曹奇是也奇薨于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乃奇未薨前一年事耳

濟北王志傳志立三十五年薨○通鑑考異曰武紀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顏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按諸侯王表志在位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菑川王志誤也

前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九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嫌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為人毋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傜傜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與何秦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劉敞曰此句先趣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丞專督眾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向之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宋祁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宋祁曰乃字疑作迺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宋祁曰注文河漢當作天河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宋祁曰浙本說漢守下有王字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兗反此即言專舉之急上者也今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以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

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文穎曰音贊師
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書有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宋祁曰索隱云鄼屬沛
鄼音嵯屬南陽音贊又臣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也食邑八千
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
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
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
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宋祁曰諸郭本去
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
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
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
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
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
爲謁者○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
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
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
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
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蕭何
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
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
千戶封爲安平侯○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是日悉封何父母兄
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
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
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
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
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
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
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
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
其爲變故守衞之○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
擊之○宋祁云書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師古曰問
其居守何所營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貲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
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
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
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宋祁曰注文怠一作違上所謂數問君○宋祁曰
此疑有者字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貣
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貰賒也貣音上得反也於是何從其計上
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
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
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

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
毋收槀為獸食師古曰槀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槀稅也槀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
○劉攽曰言毋收槀草為獸食而已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
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
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
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
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取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
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宋祁曰浙本作民人且陛下距楚數
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
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
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慚愧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
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
國為民請苑吾不許○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
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宋祁曰浙本
無親字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
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隱僻也為家不治垣屋
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
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
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
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

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
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
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建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
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
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
何曾孫慶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
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
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為酇侯傳子至
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
南䜌長喜為酇侯蘇林曰䜌音人足攣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
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
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
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灑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
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東下薛
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
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
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
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
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

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爲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而此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斄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斄音胎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孟康曰縣名也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河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遫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遫古速字○宋祁曰浙本正文遫字下有軍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爲相居守者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相國○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囂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

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促，速也。治行，謂修治行裝也。○宋祁曰：浙本注文作猶言家人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鬬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言凡事皆無變改也。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醲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並同。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卧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與讀曰歟。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師古曰：乃，汝也。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間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爲何治也。治音文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攽曰：八侯，侯字衍。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爲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爲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前漢書卷三十九

前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蕭何傳常佑之○史記作常左右之

事第一○臣召南按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史事也第一卽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舊讀恐非

漢王怨謀欲攻項羽云云○臣召南按漢王就國漢中一段此史記所缺而班氏補之何爲漢功臣之首宜也

先封爲酇侯注師古曰謂諸功臣舊有爵者何最在前封也○臣召南按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靳歙夏侯嬰王吸傅寬召歐薛歐陳濞陳嬰陳平凡十侯至正月丙午封張良劉纏蕭何周勃樊噲酈商灌嬰周昌武虎董渫孔聚陳賀陳豨共十三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尚多卽上文所云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

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注○洪氏隸釋曰蹤據漢人數碑固多借用顔注殆未然也

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臣召南按十八侯位次定於此時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父母史記作父子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臣召南按丞相紫綬相國則綠綬矣漢初相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薨後卽仍稱丞相又按何爲相國在淮陰旣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于九年誤也若在九年則稱尚未叛信尚未誅矣當以此傳爲正在十一年

曹參傳攻秦監公軍注晉灼曰按高紀名平也○臣召南按監泗水郡御史名平不特高紀可證夏侯嬰傳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卽此監公也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臣召南按司馬欣史記作司馬尼是也高紀作司馬𡰥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卽此人尼𡰥二字相似未知孰正但必非長史司馬欣耳

守景陵二十三日○史記作二十日

告舍人趣治行注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胡三省曰據戰國策蘇秦使舍人責送張儀入秦李斯爲呂不韋舍人謂爲私屬官可也以爲主家事則拘矣

講若畫一○講史記作顜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

至今八侯○劉敞曰八侯字疑衍○臣召南按參傳子窋窋子奇奇子時時子襄襄子宗參元孫本始本始子宏宏子贛卽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文

前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宋祁曰宦疑是書字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覰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臣瓚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祥里反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畫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與下文直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校定劉敞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譬如瞻辭作譫辭夾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祥里反余謂佖說非也近胡旦作圯橋贊字從水旦頤舊也子晉問之旦曰汜音頤何所疑偉說文從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末容無義佖改從土奈應劭為汜水之汜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袤今道士所服者是○宋祁曰褐制若袤服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宋祁云浙本作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劉敞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宋祁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宋祁曰註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宋祁云一本誦下有讀字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宋祁云浙本作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服虔曰官名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宋祁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

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己軍之多詐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漢兵襲咸陽○宋祁云浙閩本襲字上有共字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藉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宋祁曰注文資字藉本作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宋祁曰逆耳苦口並作逆於耳苦於口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鯫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閒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不自有其地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宋祁云書本云特兵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德○宋祁云浙本德字作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

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式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宋祁曰載作戴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壄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天下不復輸積○宋祁云浙本天字上有示字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宋祁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漢王怒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宋祁云浙本封作拜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宋祁云浙本無上字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宋祁云浙本無而字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池也音緬○宋祁曰注文當作殽殽山也黽黽池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師古曰嫚與慢同娒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劉攽曰日字後人妄加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宋祁云浙本夜字上有立字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送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篤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繳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稀又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宋祁云浙本圯作汜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宋祁云浙本作莫肯與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倚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宋祁云越本無孫子二字劉敞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疑少一字與字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迺毋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

閒行杖劒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臝
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
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
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
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
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
師古曰讙譁而議也○宋祁曰一本作讙譁注云讙譁而議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
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
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
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
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
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
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
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
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
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
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
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
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
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宋祁曰姓末當有也字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
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
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
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
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
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
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
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
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
頓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耆讀曰
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
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
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
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且音子閭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
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項王爲
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
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
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
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
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
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
惡草之具○宋祁云惡草之具浙本作菜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宋祁云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

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〇宋祁曰乞當作匄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〇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〇宋祁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爲長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鳳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僞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〇宋祁云浙本特字上有此字高帝以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于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〇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閼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〇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上讒毀之它皆類此於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〇宋祁云景祐本無陳字被添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〇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害己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

得宿衞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太后迺以為郎中令，日傅教帝。如淳曰：傅相之。是後呂嬃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讀曰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啑，小歃也，音所甲反。○宋祁云：浙本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𢾍，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詐且順從之，不乖牾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眾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宋祁曰：浙本帝上有皇字。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

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劉敞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而平顓為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祁曰不能字上疑有缺字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之○宋祁曰浙本無之字然終不得也○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刪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彊服虔曰能引彊弓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己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顒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硰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薊幽州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彊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事不以實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儀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椎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適與太僕汝陰滕公入

宮○劉敞曰當云汝陰侯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荊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如是也數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相○宋祁曰新本相字上有丞字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義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

勃誅諸呂廢少帝手綰璽時尚不爲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
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宋
祁曰新本安知字上有然蓋字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
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謂不相可也中音
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內
太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
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弟亞夫復爲侯亞夫爲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
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
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爲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
字其音同耳○宋祁曰脩書作蓨集韻音滌云周亞夫所封文帝後六年匈奴大
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
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
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
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遘○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彀未至何盡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天子
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
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
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
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
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
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
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
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三
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絕其
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濞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
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
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
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殽黽阸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
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
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
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
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
爲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
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
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
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
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

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宋祁曰浙本堅作豎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長君之子章武太后弟廣國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身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宋祁曰浙本注云大胾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

顧謂尚席取箸。孟康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極苦使也○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今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阸，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一○宋祁曰作謀主。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書音紺反今讀音竹巷反。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迺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終皆如言聖矣夫。

前漢書卷四十

前漢書卷四十考證

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臣召南按留縣名地理志屬楚國即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者也良之封留即以此事别本作在陳留非也

故遂從不去○臣召南按史記作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此班氏改正史記之失也高紀明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可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臣召南按此直用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事中若漢書既移敘其事于高紀故羽傳從略但曰語在高紀不應此文復曰語在羽傳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

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通鑑考異曰澤當是釋之臣召南按考異是也蓋澤與釋相近而譌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呂釋之封建成侯恩澤侯表可據也

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胡三省曰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

後六歲薨○史記作後八年卒

陳平傳里中社○孔穎達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

王陵傳及漢王之還擊項籍迺以兵屬漢○臣召南按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此傳則在漢王還定三秦率五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

周勃傳攻蘭虞取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攻蒙虞是也此承下邑之文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虞據地理志梁國即秦碭郡也下邑蒙虞三縣俱屬梁國此文蘭應作蒙又按下文追至濮陽下蘄城史記作下甄城鄄阿地近濮陽亦史記是

西擊盆己軍破之○凌稚隆曰盆己史記作盜巴二字筆畫相似未知孰是

所將卒斬稀將軍乘馬降○乘馬降史記作乘馬絺又丞相箕肆史記作箕肆將軍博史記作將勳又都尉高肆史記作高肆又遼東二十九縣史記作遼西遼東二十九縣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臣召南按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功臣將相二表也

前漢書卷四十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一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閒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師古曰破泗守於薛縣之西○宋祁曰泗守下疑有水字與司馬𡰥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𡰥讀與夷同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從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圉即陳留圉縣○劉攽曰圉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此衍都字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閒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閒多矣瓚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酈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宋祁曰奔疑作犇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縣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師古曰斄讀與邰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

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煑棗城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爲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綦毋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

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屛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讒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

封噲玄孫之子章為繁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〇劉奉世曰：君，書作侯。高祖為漢王，賜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栒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晉灼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〇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〇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自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illegible]嬰，以此坐繫掠笞也。）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敢樊噲召時。〇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即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老父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書紿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
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至霸
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
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
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以面首
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偝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
義尤疏越雍讀曰擁○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蘇說是也漢王
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
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
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
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
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
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
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
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
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

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
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
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
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
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
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
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
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
曰疾急速也力彊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
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
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
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
曰主右方之騎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職○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令越本無左右字疑
騎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上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擊破柘公王武軍燕
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
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
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
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劉奉世曰前已書列侯食杜平鄉此疑
駢出）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
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
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
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也）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
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邑乃至廣陵皆平定）（拔）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邳壽
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縣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酇音才何反）攻苦
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
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
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
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
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幷將燕趙齊梁楚車
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
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
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
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
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
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
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
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
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

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也師古曰地理志懷縣屬河內郡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鄗之間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舉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大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不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月宋祁曰景祐本作四月○劉本作一字疑也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營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嘗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朐音其于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弁將梁趙齊燕楚車騎
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
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
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
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
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
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
緤爲蒯城侯（服虔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傕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
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
爲鄲侯（蘇林曰鄲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薨諡曰康侯子
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犂雜色也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爲犧牲雖以其母犂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
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虻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
埶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詐）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前漢書卷四十一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臣召南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尚懸隔胡三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武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臣召南按四人噲與靳彊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壤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參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然則壤是鄉名壤東壤鄉之東也

酈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酈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脫陳留二字

別定北地郡○臣召南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侯其姓名而栒邑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于烏氏栒邑泥陽耳

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裴駰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為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尚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蹶兩兒棄之○蹶史記作蹶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于下邑閒也○按下邑縣名屬梁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駱甲○按李必後封戚侯功臣表作季必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臣召南按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為句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臣召南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為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靳歙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

周緤傳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鄲侯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鄲縣據志應作沛郡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以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師古曰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讓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業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音必屢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竟也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蘇本凡作尤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

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詘〇宋祁曰詘一作黜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拔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
年薨諡曰文侯傳國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
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擘音布麥反從高帝
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
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
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〇宋祁曰越本無見字是時
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
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
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
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
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
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
之〇宋祁曰新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
幾殺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
師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
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
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
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
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
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節侯傳子
至孫臾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
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
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齱齱廉謹師古曰齱齱持整之貌也
齱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
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與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
哉何為其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實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
舊德用張晏曰謂傷侮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前漢書卷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齱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子容反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子容反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讁讁卒謂卒之有罪讁者即所謂讁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紅讀曰工機音盧對反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也屈强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强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
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
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
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
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
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遽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
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
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日聞之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橐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
其寶物輕而價重可入橐囊以寶行故曰橐中裝也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
曰它送也師古曰它謂餘也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卒
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滅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宋祁云浙本姓文宜作星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爲姓張晏曰莊襄
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以幷天下○宋

祁曰以擬作已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
爲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師古曰著謂作書明言之也及古
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
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
家焉師古曰好時縣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
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子庚反○宋祁
曰欲作欲擬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
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佗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
中每子不再過也上過音工禾反至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
晉灼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謂殺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具
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劉敞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頗見則不美
故毋久擾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擾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
固守無以固位劉攽誤引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
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處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
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通衛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
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量
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
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

哉下○宋祁曰閩本越本無外字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
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
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
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古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師古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秦
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
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
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爲
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
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
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
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閒哉郡守尉今捕

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
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
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
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
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
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
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壯
士進之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兖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師古
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
也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
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宋祁曰按當
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
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
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也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師古曰鄉讀曰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劉敞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敞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讙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閒小謁見數蹕煩民孟康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閒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眾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

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也，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也。〕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前漢書卷四十三

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
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
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
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衞孟賁也師古曰賁
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
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
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
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
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
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
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
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
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衞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
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
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
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
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長死也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
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險阻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
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爲典客七年爲御史大夫與宗正廷尉雜
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儗
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
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
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
千石所不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
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
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
但爲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
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
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蕑名忌蕑音姦處助傳作蕑字音同
耳今流俗書本此蕑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爲
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
在師古曰謾誑也謾葬肥陵誑云不知謾讀音慢又音莫連反此下亦同又陽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及長身
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彗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詗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

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其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伺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

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
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
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
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
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
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
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著兄弟數中也
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建
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
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
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
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
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
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
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
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
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
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
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
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
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
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
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
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
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
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
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
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
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
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
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
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
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
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
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
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
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
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
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
皆類此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
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宅逆亡道事驗
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
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
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
吏其非吏宅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宅師古曰爲近幸之人
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宅字下有者字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
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
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
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
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
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
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
爲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衞慶有方術欲上書事
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
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

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
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
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
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爲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
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
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
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
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
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
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汙之欲
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
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
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
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
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始食○宋祁曰始或作彊請上
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
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
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
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
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

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首謂爲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宋祁曰三○或作四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獷好爲寇亂當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剸與專同音之兗反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淮南厲王長傳命從者刑之○顧炎武曰刑之史記作剄之書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臣召南按從者史記孝文本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

數上書不遜順云云○臣召南按此文以下文帝令薄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

與宗正廷尉雜奏○按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

所不當得○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

陛下遣使者賫帛五十匹○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臣召南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太僕至八年薨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云云○臣召南按此傳較史記有補有删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

外書甚衆○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衡山王賜傳作兵車鍭矢○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書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宋祁曰一本定作燕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何閒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飆至風起師古曰飆讀曰猋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皋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

城轉鬭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揚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蠭蠆之致蠚（師古曰與讀曰豫蠆蝎也蠚毒也蠆音丑界反蠚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數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

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爲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也卽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燖治死犬。燖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兗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宋祁曰越本作下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宋祁曰新本去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卽衞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

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
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
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
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適可舉
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
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先祠
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
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煑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
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
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閒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爲
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
絕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夫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
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劉敞曰此言所
死雖不同等是死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
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
皐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
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
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
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
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
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
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
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
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
言中閒已有也故謂此者乃謂閒也○宋祁曰淅本注文此者作比者諸侯頗有失行
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
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
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
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
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
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
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
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
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
海瀕謂緣海之涯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
師古曰饟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
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爲亂
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
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
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
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
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閒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氾愛蒸庶（師古曰氾普也蒸亦衆也氾音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爲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宋祁曰耐解在高紀）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其期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宋祁曰越本無僞字今謝本郭本亦無）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逮對徽）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爲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宋祁曰言舊作意）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宋祁曰至後宮姚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

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宋祁曰
冠字上當有衣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
紗縐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下亦同
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
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
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纚故行
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纚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纚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陳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
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
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
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
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
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
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
○宋祁曰浙本名作召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
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
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
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
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
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
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
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
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
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

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
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
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
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
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
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
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
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也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
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
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
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
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
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
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二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
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
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
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
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
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
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
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訟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宋祁曰察當作發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躬上䟽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隳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師古曰騃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遬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謼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跬音口弭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押書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埶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蘇林曰疐音款疐之疐晉灼曰音載疐其尾之疐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爲庭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閔師古曰閔念之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

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羈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孛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鄭展曰：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劉攽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御上所說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讇，古諂字。讇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鄭展曰：鹽，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辠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師古曰：謼，古呼字。音火故反。○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

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
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
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
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
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
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
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
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穴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
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
機兮師古曰繒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繒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叢棘棧
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眾盛貌音仕山反○宋祁曰棧當作棧發忠忘身自
繞罔兮寃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寃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墮於
譏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寃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
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以致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
完心結愲兮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虹蜺曜兮日微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開
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謼寃際
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謼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
也謼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
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唫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唫
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
攬其須師古曰攬與擥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
復生○宋祁曰姚本廻作迴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
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蒯通一說而
喪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

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詐也師
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用也○宋祁曰注文售姚本作讎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
為蟲變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
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
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欒書構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
鄢陵之戰郤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以反弒厲公○宋祁曰注文公孫
周姚本作孫同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
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伯毀季平子
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
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誅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
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
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期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
進其妹於春申君己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
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
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
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王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
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
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
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蒯通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童子史記作庸夫又孟賁句上史記有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伍被傳非直章邯揚熊也○按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

贊欒書搆郤至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茂云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絜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居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敕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同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牏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

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適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減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閒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填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漸本注此字下有也字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

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衞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爲借問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爲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譏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弛弛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宋祁云一本它作心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屬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爲不絜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爲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當袴溺躧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絜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祁云越本作斯爲不絜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

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猶難也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刑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敞曰子謂刑名者即分學兩家衞耳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兗反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審之○宋祁云注文舊本審作讞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偝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反言之也言責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臣召南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矣建以衰敝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臣召南按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寬則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譙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臣召南按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張歐傳張歐字叔注孟康曰歐音驅○按注音驅則各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庶子也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近百也○宋祁曰千萬一作十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大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閣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衡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劉攽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飡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幷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攽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還都也。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幷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宋祁云。越本十作七。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桓表作垣邑。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

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笮。太后啼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宋祁曰云浙本犴反作犴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書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劉敞曰史作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也。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

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宋祁云浙本注文擊作擊也。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重王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蔽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親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攄曲也。以三者揆之。始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躡蹤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獄付有司也。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寖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卽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一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以有謀至
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誖暴
妄行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
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
諱也抵音丁禮反讕音來寶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
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音零丞相御史請收王
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
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本無實字書曰至
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
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
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匵中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祁云注文浙本
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飾古宜避唐諱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
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
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
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

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眴伺師古曰眴音工衞反宮殿之
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
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卽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
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
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
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衞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
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臣召南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史記作爲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臣召南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作勝而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臣召南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

梁餘尚有八城○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頃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爲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謫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俟字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沈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虖音呼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師古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鴞音于驕反鵂音休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蹻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爲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鉛刀爲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爲銛徹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斡棄周鼎師古曰斡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師古曰甈音五列反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偭蟂獺以隱處兮服虔曰蟂音梟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也偭背也欲舍蟂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偭音面夫豈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蟲螾今之蟥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螾音丘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
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
郵亦猶屈原耳○劉敞曰顏說全失但誼寧屈原辜則可與己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辭
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
言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
高也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
險阨之徵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祁曰新本徵作微徵作徵者非是上言徵注言徵意自相會彼尋
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
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如淳曰鱣
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
為螻螘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鱓鱓亦
大魚也螘音蟻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音才臥反服似鴞，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難體有文色土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不祥鳥也。誼
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卯為單閼師古曰閼音一葛反○宋祁曰單音禪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
斜日昳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閑異物來崪，私怪
其故，孟康曰崪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
書也讖音初禁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
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尊稱也○宋祁云子服姚本作子服吉虖告我，凶言其
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
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

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氣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
蘇說是也沕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
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之經言也倚音於綺反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
以敗；粵棲會稽兮，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
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
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宋祁云注姚本伏作被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張晏
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
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
師古曰纆音墨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兮，矢激
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敞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
物回薄兮，震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
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
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點反天不可與
慮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兮，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
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兮，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
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祁云注文貴借姚本作貴惜化為異物兮，又何
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亡
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祁云浙本徇作殉夸
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
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訹也迫迫貧賤東西
趨利也師古曰誘訹之訹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鉥盡穿鑿耳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僒若囚拘；李奇曰僒音塊蘇林
曰僒人肩傴僒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因拘之

說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俗纍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惟豫也愚漸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
師字並音窘蘇林音譕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
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
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也漠靜
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
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澹虖若深淵之
靚氾虖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氾音敷劍反不以
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
不憂細故慸芥何足以疑師古曰慸芥小鯁也慸音丑介反後歲餘
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
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
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
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比也上比於天子儗
音擬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
此以下並同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
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治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宋祁云浙本燃作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方今之
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
濟搶搶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傖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傖音仕庚反攘音人汝庚
反○宋祁云搶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因安庚反未知孰是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
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
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
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
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
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
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
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攽曰少知治體迂說爾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
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
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師

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扵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十倍扵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抵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云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熭音所智反又音所例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剄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殽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僅同廑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悳至渥也師古曰悳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蘇林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執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特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蘇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載之制○宋祁云注文姚本載作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謂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觸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彊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勢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宋祁云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劃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

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削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並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敞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壽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為天子不利有其地也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宋祁云新本開作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宋祁云越本搐作畜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古之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師古曰蹠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劉敞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

日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踱盭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
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師古曰嫚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
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讀令也操讀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
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言
如人反顛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
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期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但也又類
辟且病痱服虔曰病躄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痱風辟音躄痱音肥○宋祁曰淅本注病字
下有也字痱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夫辟者一面病痱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
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邊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
復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
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
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謂
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
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
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
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
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
說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
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
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
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裹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
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則不著畫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
之也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繡為斧形繡者刺為眾文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
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師古曰屈謂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師古曰綈
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孽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特時而發然而獻計者
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諱者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
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師古曰謂商鞅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
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

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誶音碎○宋祁曰浙本箒作帚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音工奚反○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辱劉敞曰辱或作脣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周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蹷音厥師古曰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劉敞曰慮大率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畫日也言白者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謂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數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禮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下亦同次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師古曰迺始也使士

負之有司齋肅端冕師古曰齋讀曰齊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
有眉髮矣顏說誤劉謂人并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
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
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
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
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
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耆讀曰嗜擇其所
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
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師古曰隃與踰同謂越制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
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于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過則記有徹膳之宰師古曰闕則諫有進
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者立於旌下言誹謗之木師古曰讒惡者書之於木事敢
諫之鼓師古曰欲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
工習業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
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
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
師古曰餽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
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趨中肆夏師
古曰亦樂詩名趨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
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
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
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
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讀曰豫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官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也○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辭亦與並會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賴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長辠而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宋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歐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德教者

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

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〇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〇宋祁曰苴當作子攷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如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戶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〇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音鈍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音呼到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服虔曰音挻起也師古曰挻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其執操在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師古曰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盭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男子美號者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

弓謂意字宜曰喜讀爲憙好爲志氣也○宋祁曰王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輸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蝟音謂以爲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蔪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爲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註末當有也字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縣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貲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郪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

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劉奉世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曰熟字舊本無灬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卽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卽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爛也靡碎也音武彼反○宋祁曰越本靡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害危漢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師古曰剸諸刺吳王荊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誼自傷爲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以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誶曰○按史記作訊曰文選從之又如偭蟂獺史記作彌融爚遙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翮文選作遙增擊

服似鴞○臣召南按史記云楚人命鴞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鴞則二物矣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閼之歲兮以下凡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强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刪節以入傳

可爲流涕者二○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爲長太息者六○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氏取爲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創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大太息止載三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是也○臣召南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臣召南按利幾事見高紀幾本楚將降而封于潁川擬僵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臣號爲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云云○臣召南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在雒陽行封爵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浪反故爲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眾相隨而爲盜也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如似也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宋祁曰本無遂字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聞聞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删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盎入頓首請罪師古曰自責以不彊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宋祁曰曾參字上斷本存孝字句義並足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師古曰攬與擥同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
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
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
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
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
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
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
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
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師古
曰愧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丞
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師古曰欲因閒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
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
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
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
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

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
明是官與宦者略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
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
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師古曰箝籋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
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
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
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
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
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
丞丞史丞及史也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
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
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
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盎為泰常竇嬰為
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
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盎以泰常使
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
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
通迺亡去盎驅自追之師古曰自驅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
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為司馬

師古曰爲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盎迺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鄰○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之字今刪之無害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絫公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之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盎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軍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盎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鬭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以在亡爲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師古曰多猶重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棓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賁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錯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峭謂峻厲也音千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

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蓄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倚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衆本作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瀸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師古曰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閒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薍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屮木蒙蘢支葉茂接師古曰蒙蘢覆蔽之貌也蘢音來東反此矛鋋之地也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師古曰橈擾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也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鏃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

日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騶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矢臬音牛列反臬謂臬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反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師古曰言不如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作俯字卬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卽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

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埶易以擾亂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師古曰壄古野字○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道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

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雖二字被添刊誤亦改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
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
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
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
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荅字不成句且無義復
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
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
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
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
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
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扶目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
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
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爵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
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
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

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
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
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為官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
如是○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
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鬭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
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
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
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
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
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
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
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大畜也師古曰種樹謂
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
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
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

（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日假謂其權攝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故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讙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宋祁曰艾治也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騰提氣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師古曰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稱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安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宋祁曰智當作知）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親視也）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虖戒之（師古曰虖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處于法宮之中
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
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
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
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
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
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
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
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師古曰以己之
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
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
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
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
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

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
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
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
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讎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
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
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
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
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
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
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
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汙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
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
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
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埶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
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
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
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
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
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
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

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懼諛陷讇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害於下。憯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嬈也。師古曰：音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孥。)非謗不治，(師古曰：非讀曰誹。)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也。)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帥無取。)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資。)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

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虖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上卒問盎（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讁）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爲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紿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拑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中（○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體）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爲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言，故卒得不坐。）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爰盎傳爰盎○史記作袁。臣召南按：爰與袁、轅通。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曰：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盎史記作袁，漢書作爰，實係通用。

任盎爲郎中○郎中，史記作中郎。

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史記作主兵柄。

今絳欲刻治○按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劾治。下文絳能日飲，史記作君能日飲，似爲得之。

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云云○臣召南按：此文刪去史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于錯傳中也。

鼂錯傳及劉帶同師○劉帶，史記作劉禮。

爲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六百石○林嗣曰：史記注應劭曰掌故百石，此注六字衍文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奉世曰：長戟恐誤。○胡三省曰：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復爲一城○真德秀曰：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

連有假五百○劉奉世曰：謂假司馬之類。○胡三省曰：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爲伍，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卿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依古義也。

上與錯議出軍○臣召南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實與言盎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翟不當有翟字，此陶青也，說與景紀同。

贊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李覯曰：史臣責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索隱堵韋昭音楮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蘇林曰屋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宋祁曰達字下當有也字)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宋祁曰漢字上當有而字所以綴其語)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廁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斮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文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
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
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
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
謂當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之逆○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然以逆順為基○宋祁曰基字
上疑有本字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
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祁云新本掊
作掊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
見釋之持議平○宋祁曰啓作咸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
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書劾
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
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師古
曰韈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
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
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宋祁曰聊使結韈疑云聊廷使跪結韈存廷
跪二字乃是詳丁不前語可刪也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

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
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
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
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
老夫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
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
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
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
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劉敞曰聞廉頗李牧為人仰是知其實夫良說者甚喜
也猶良久也迺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宋祁曰解在
王陵傳注誤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虖師古曰何不閒隙之
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
之韋昭曰門中橛為閫師古曰橛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

(白之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音遘)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延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晉灼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終不瘉。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瘉與愈同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師古曰瘉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師古曰言何爲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族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閒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宋祁曰還史作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爲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陿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師古曰貰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

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阸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遠郊百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劉攽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卑以為慊然自見當屬上句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邵本無下字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饋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推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

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事僦作僦也師古曰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僦運也僦音子就反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邽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前漢書卷五十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張釋之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注視其屬官盡不能對。○胡三省曰：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非。

然以罷遷為基○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宋祁曰：啟作咸。○臣召南按：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為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

馮唐傳為郎中署長○史記作為中郎署長。又父老何自為郎，父老知之乎，史記並無老字。

趙將李齊○胡三省曰：鉅鹿之戰，書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即租也。

汲黯傳至黯十世○臣召南按：史記作七世。又治官民，史記作治官理民。此傳於史記本文字句多所刪節，如嚴助言黯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漢書改守城為守成，又刪深堅以下二句。黯言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漢書刪去是所謂一句，皆不如本文遠甚。

召為主爵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為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尉掌列侯。

居淮陽十歲而卒○史記作七歲。

鄭當時傳遷為大司農○臣召南按：史記作遷為大農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

下邽翟公為廷尉○臣召南按：公卿表翟公為廷尉在元光五年。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從騎馬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韋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謼字與呼同謼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師古曰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騖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宋祁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宋祁曰乎當作虛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曠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塞而合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墣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埆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宋祁曰乎當作虖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盪口也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饐古噎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噎故爲備祝以祝之○宋祁曰饐當作噎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君

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師古曰言人人爲怨家家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紀也言自美功德之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爲權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爲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爲之篩音師簁音山爾反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師古曰絫古累字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

下之壞如水之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攢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師古曰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廏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宅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宋祁曰兔疑作菟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師古曰媟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力目反○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西國有怨敎兵不事漢梁淮陽不能助己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解難故不可通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宋祁曰不止姚本作不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大子為王言大齊不保今日之思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大子以此怨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舉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真章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遍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忿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事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特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餐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曰南本餘錯改交為蛟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安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慕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鶚自大鵰而鷙者耳非鷹也絫古累字鶚音諤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袨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袨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專諸也賁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爲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爲之寒心銷志也求衣夜衣未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襃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襃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襃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爲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大子爲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襃其後故封其子皆爲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則如此或說非也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曰壤文江浙本謂作讓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就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因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絶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畱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荊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徼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興之安諸侯不嘗安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敞曰幾讀曰冀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宋祁曰內疑作納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闔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閒隔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尙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殁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

游本並作玉尹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爲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以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卽今之盛酒鴟夷騰○宋祁曰騰字下當有也字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故死爲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羈故以爲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飤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宋祁曰南本賢下有爲字衍字不可從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

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其後入秦爲相封爲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不容於世○宋祁曰容字下一添身字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自賣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骭脛也薄止也骭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爲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鑠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宋祁曰郭本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
比字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
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
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剖妊者觀
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蓋覆也
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鞮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祛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
免呂郄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宋祁曰往文郄當作郤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孤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
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何也叔敖曰吾
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辭
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
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
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
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跖之
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客懷之以恩則用命也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
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
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
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尊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
定何人也湛讀曰沈○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怒荊軻幷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

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按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莊無荊字南本餘錯亦減荊字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蒂
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囷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
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
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
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秖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朽
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
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
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
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
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荊軻而
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
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
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攣音力全反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
廧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廧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皂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皂櫪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

皁音早反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
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
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
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
度也脅迫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
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巖與巖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
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
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
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
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
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
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
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
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
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
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
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趣鑊始皇
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矣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
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師古

曰廑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廑音巨刃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
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
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
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
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
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
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
音力成反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
獨一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
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
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絫
卵師古曰絫卵者言其將隕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柰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
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
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
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鞏固無極不可攻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
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及舜立
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畀予之畀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
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
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

業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屬之業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緩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書有為此譏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獲音胡郭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詐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墮言於吳也○宋祁曰餘錯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以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宋祁曰亡也本無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讀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音空桑反○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宋祁曰一當作壹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翕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嚮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嵩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捋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師古曰淪入也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

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纖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師古曰背音步內反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愴之愴寒也○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滄字乃足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鐭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鯁鐭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來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師古曰如櫱言若櫱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素高反抓音莊交反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皂石也皆可以磨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卬筰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筰之塞益知其非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筰之塞師古曰筰西南夷也音才各反○宋祁曰筰當從艸下同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卻秦有地責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遊晏之處踰天子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也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北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饟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道死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師古曰孽庶也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嘲竹交反○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謝後人不識改從嘲耳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

（皐作祭祀之文也。○宋祁曰：皇子禖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皐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師古曰：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蹵蹋爲戲樂也。蹵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如淳曰：娸音欺。）又自詆娸，（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師古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蒸也。音勳。）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絕，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師古曰：敺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宋

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殘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師故以爲喻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爲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紀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劘切之音劘厲也師古曰劘劘也蘇林曰劘音工來反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爲大官不絕

前漢書卷五十一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賈山傳嘗給事潁陰侯為騎○胡三省曰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為騎士

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臣召南按諫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譌

鄒陽傳城陽顧于盧博注濟北王治處○臣召南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北地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注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臣召南按子冉史記作子罕故文穎以為一人顧炎武曰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又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史記作齊用越人蒙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注蒙者庶子名也○顧炎武曰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脫嘉字耳

枚乘傳枚乘復說吳王○顧炎武曰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此云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注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王也○臣召南按濟北係濟南之譌

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注師古曰光解光○臣召南按此李光也公卿表李光以元鳳大年為廷尉四年免師古以成哀間解光當之非是

前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卽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宋祁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爲嬰素忠讜氣高不以官業爲重余按師古注剛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爲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海）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宋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卽當作田字今藍田爲是）數

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宋祁曰浙本注瞻作憺）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蘇林曰蚡音鼢鼠鼢扶粉反）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居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爲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

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爲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以禮爲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當歷方久故云富於春秋也)蚡以肺附爲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也音之欲反)及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師古曰驁與傲同)唯灌夫獨否(○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宋祁曰南本漸本常並作嘗)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爲嬰耳)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

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劉攽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薦寵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陂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嚮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格○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日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灑埽張具，師古曰灑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謊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之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巳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遍之爲巳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劉敞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爲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爲李將軍除道地耶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爲毀廣耶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爲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鄭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爲客也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師古曰相逆迕也迕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卬讀曰仰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本作睥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爲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彊盛也荷音何○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輘轢謂踐轢之也輘音陵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復若作後卽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蹴小之貌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

（維駒非謂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啖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齰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其事而上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

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師古曰痱風病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故趣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瞂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為呼服或言蚡謼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謼古呼字若謂啼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幸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宋祁曰一本無難字）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令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好也晉灼曰嫮音折嫮之嫮鄙屢曰嫮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於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文吏反一曰不足繩治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聞迺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實諸傳不同當是此謀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使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

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服虔曰以侵壖垣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變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師古曰訹誘也音戌○宋祁曰江浙本訹作怵音黜戌反犯上禁橈明法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

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其計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大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宋祁曰：王本改北爲背。子謂作北義直，不須爲背。）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轉粟輓輸，以爲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宋祁曰：浙本功作公。）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

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猶擬之也。重）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預。）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其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燧，（師古曰：逢，古烽字。）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爲臣也。氏讀曰支。○劉敞曰：北發，國

名亦見管子書。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
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
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
其城也。覆。音方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
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
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
歐。難以為功。師古曰。歐。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
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
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
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
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
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
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為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
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
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
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
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
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
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
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
重也。○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
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
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
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恢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
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
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
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
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
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
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
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師古曰。耆。讀曰嗜。然所推舉
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
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
於國政也。○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
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也。
○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謂作奉引為是。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瘉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而將軍衞青等擊匈奴破龍城○宋祁曰龍當作蘢見衞青傳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卽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衞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於綺反○宋祁曰倚欲浙本作欲倚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閒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卽陵遲也言漸陵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前漢書卷五十二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竇嬰傳字王孫○臣召南按史記無嬰字。魏景帝語嬰。王孫寧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

有如兩宮奭將軍○按史記作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

田蚡傳蚡爲諸曹郎○臣召南按史記無曹字。据。徐廣注亦不作郎官解。又漢初言郎。不以曹稱。疑此文曹字訛。

跪起如子姓○凌稚隆曰。史記作如子姪。此作如子姓。於義雖通。究是訛字。

王皇后賢之○臣召南按史記。作王太后賢之。在景帝時。祇合稱皇后耳。此漢書改削史記之失。

蚡以肺附爲相○肺附。史記作肺腑。下同。

上怒曰遂取武庫○臣召南按史記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意遂不明。

灌夫傳將軍貴人也畢之○畢之。史記作屬之。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注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臣召南按孟康注非也。漢以長樂宮爲東宮。太后居之。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据李廣傳。廣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而不識衛東宮也。

嬰東朝○臣召南按史記。作魏其之東朝。之往也。之字似不可省。又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又與長孺共一老禿翁。此省老字。又嬰通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此省復字。皆不如本文。

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臣召南按此作一句讀。史記云。名由此顯。句結於漢。句意義亦遂不同。又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此傳删可溺矣三字。不如本文遠甚。唯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辨。較史記爲最詳。

王恢李息別從代○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

至它皆天下名士○臣召南按史記。作郅他。則郅姓他名。與壺遂臧固爲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

前漢書卷五十二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師古曰閼音烏葛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會遠乖道德故以為謚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讀與由同○宋祁云加字漸添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師古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直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病死○宋祁云浙本病字上有元字立十七年○宋祁云本七作五姚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襃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師古曰壖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墮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

傳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末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讀與吝同言貪嗇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宋祁曰睃疑作俊)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師古曰又音吾○宋祁云南浙本無頃王子三字)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堊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宋祁曰新本注文無反字云荼音琅邪淳化本郎邪反皆未安)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宋祁曰恭當作共)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諠聒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逐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曰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之並死水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贏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師古曰鉛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贏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牡羊也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淮南

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
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
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
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
屬也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
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筒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卽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
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祈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
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賂以絕其獄也後復謂
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
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
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
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
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
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
正廷尉卽問建師古曰卽就也就其國問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
棄市六年國除○劉攽曰當云建立六年云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
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
建弟盱眙侯子宮爲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眙音怡奉易王
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盭又陰痿師古曰盭古
戾字賊盭言其性賊害很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爲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
分之二爲太半一爲少半師古曰比頻也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無所省錄
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料理怨故爲此損失之府
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文不徙
置處也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衞封其宮門從一門
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宅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
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
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
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
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
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
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
至之舍○宋祁曰書云迎至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
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
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
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韋昭
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卽就也就諸縣而專榷買人之會若今
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宋祁曰榷從木從手者非是入多於國租稅以是
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禨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荊人鬼越人禨禨祥禨
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禨音居衣反○宋祁曰禨書作巨衣反好為吏上書願督
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
謂巡察也音工釣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
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彼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
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
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勇敢自贖
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
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
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
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
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
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
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
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
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
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宋祁曰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子繆王
元嗣二十五年薨○宋祁曰五當作二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
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豫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
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
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
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
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
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師古曰絫古累
字累重也欷歔欷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歔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
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
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毋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
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
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
妙幼眇精微也夫衆㖃漂山應劭曰㖃吹也師古曰漂動也㖃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
音匹遙反○劉奉世曰㖃吐沫也聚蟁成靁師古曰蟁古蚊字靁古靁字言衆蚊飛聲有若
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
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衆為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
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
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泣罔可為出涕者也
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

音山豉反又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蟁䖟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蝱音盲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抪亦布散也
昧暗也抪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壅塞也閼猶止也音烏曷反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眾多也一曰蠭與鋒同
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
屋鼠不熏師古曰鼷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
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
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
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
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宋祁曰顏以晉說未聚故申云莩者筩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
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葉裏莩並作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群居黨議朋友相
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
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
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
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疢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
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
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
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
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
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
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
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宋祁曰康越本作

糠糠惡謚也好樂怠政曰糠糠字本去米蓋誤也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
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
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
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
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
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莽時絕○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曰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己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
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
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陝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
陵桂陽益焉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
王鮒鮈嗣服虔曰鮈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鮈音鉤字或作胊其音同耳十七年薨
子剌王建德嗣師古曰剌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
十六家師古曰燔放也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
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
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
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
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
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
而有罪欲誅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薦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屬明云然。案驗不如王言。○宋祁云浙本案字上有有司字。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晉灼曰成慶荊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荊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荊軻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褎中刀。師古曰褎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師古曰匄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棄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橜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縻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繢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師古曰迕逆也不敢逆昭信意也。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師古曰茀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頹。願棄軀

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猶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闌名相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幷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文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爲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臝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瘉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毳師古曰音佗活反其字從木）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媢不常在（師古曰媢亦妒也媢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梲爲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梲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孼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孼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〇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〇宋祁曰浙本云二十年）。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三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河間獻王德傳以孝景前二年立○臣召南按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世家文太簡略自此以下云云並漢書所補也

禮禮記注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臣召南按禮經即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臣召南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貫公傳左氏皆爲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所不立于學官者數代以還齊魯韓詩廢而獨存毛公穀春秋微而盛行左獻王之澤遠矣哉

被服儒術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顏注非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對三雍宮○胡三省曰謂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也○臣召南按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子剛王堪嗣○按堪史記及本書諸侯王表並作基又頃王授表作綬又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表作四十七年凡名字數目表傳多異如魯頃王勁表作封文王睃嗣十八年薨表作十九年中山懷王循表作脩廣川惠王越十三年薨表作十二年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表作四十五年常山憲王舜三十三年薨表作三十二年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表作十六年泗水思王商十年薨表作十五年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表作二十年有遺腹子煖表作綜

趙敬肅王彭祖傳又使人椎埋攻剽注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顧炎武曰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注非

中山靖王勝傳有子百二十餘人○按史記作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

長沙定王發傳二十八年薨○史記作二十七年又戴王庸史記作康王庸

前漢書卷五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競勝敗也確音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宋祁曰侵上郡監本改侵作入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為箭羽音彫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同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鋗音火玄反鋗即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

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
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
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
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宋祁曰越本無之字臥行十餘里
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也音五係反暫騰而
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
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
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
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宋祁曰南本飲作歛還至亭霸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宋祁曰越本作隴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
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
萬物伏師古曰竦懼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
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爾反以
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
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
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
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
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
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
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圜陳
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彎而張滿之不發矢也而廣
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
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
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
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
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宋祁曰漸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
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

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第之中也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爲猨臂也師古曰王國風兔爰之詩云有兔爰爰亦緩意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師古曰吶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如淳曰爲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待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也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遶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

曰言始勝冠卯在髮際適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面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遯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曰急詣部如書○劉攽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廣數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師古曰言慍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還至莫府乃自剄耳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音偃。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壖音人緣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雍之所在地形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長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縣時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前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并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

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郎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鐲鐲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絭音去權反又音眷○劉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絭一臂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閒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戰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百五十萬矢皆盡○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便衣卷褒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宋祁曰浙本客作客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載乃安若又云數十矢何能脫也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謂弓弩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括反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

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師古曰輮蹈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絭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勉反首音式救反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匈奴之兵也暴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纔同謂僅也史傳通用字假借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杅胡地名也師古曰杅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又云李卿下同）

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也少叔桀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相問也）以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宋祁曰字一作呼）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

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師古曰翕侯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宋祁曰南本騎作駙局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廄監。師古曰栘中廄名為之監也栘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謂獲也獲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為更負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炎者也熅音於云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宋祁曰浙本哭作共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曉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

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飤之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屮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斫檠音警又音巨京反○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甖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

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文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紿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

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師古曰貰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歿）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寑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作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署以其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宋祁曰頟或作雒）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

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謹敕之貌也。恂音荀。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宋祁曰：南本代作世。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前漢書卷五十四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李廣傳隴西成紀人也○臣召南按成紀縣漢初屬
隴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
紀于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
因抱兒○李奇曰史記作因推墮兒是
彌節白檀○顧炎武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亦是
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
也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公陷堅卻
敵以大黃○臣召南按注太公下應有大韜曰三
字此刊本訛脫也
而令廣幷于右將軍軍出東道○臣召南按後文注
右將軍趙食其也應在此文下
李陵傳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胡三省曰志敦
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晝其下流至浚稽山下臣召南按陵出居延遮虜
障此龍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
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
敦煌之龍勒縣實之也且志言有氐置水不云卽
龍勒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
百五十萬矢皆盡○臣召南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
則司馬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
坐預詔之注孟康云云○胡三省曰注非也帝意旣
悔追恩前事以爲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
繼其後以迎陵軍乃于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
羞爲陵後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
河致陵軍無救也
蘇武傳乃徙武北海上○臣召南按北海爲匈奴北
界其外卽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爲海唐書
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
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卽此北海也今曰白哈
兒湖在喀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
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臣
宗萬按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
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
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如澄
所言可以證孟康晉灼二注
陵惡自賜武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今人送物與
人而託其名于妻者往往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
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諱于自居其名
耳師古注非
凡隨武還者九人○臣召南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
奴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使西域爲匈奴所遮
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
通圖畫其人于麒麟閣○胡三省曰閣在未央宮中
圖畫功臣自此始

前漢書卷五十四考證

漢　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爲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女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

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宋祁云浙本籠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宋祁云姚本改鈔作劒）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據獫允也○宋祁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壘字）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絕梓領梁（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北塞而行也）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絶度也爲此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也訊音

信殿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俎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數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營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營耳不名校也封敖爲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驃騎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窴音田渾音魂○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至

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封說爲龍頟侯師古曰頟字或作頞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窌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窌音普教反窌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去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鬭無有退心故士卒賓盡也一說若建戰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胇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胇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行在所。劉敞曰當云諸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頻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〇宋祁云三越本作一元狩三年春〇宋祁曰三越本作二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師古曰隃與踰同盭古戾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遬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讋者則赦也讋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鏖律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麃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麀牡鹿也音於求反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屠音許斜反屠音儲○宋祁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從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虞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權不絕功相因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

謂以舟濟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鄭氏曰鱳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鱳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劉敞曰衍單于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

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疵為煇渠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广非庇蔭之庇广音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甿同犇古奔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趫悍勇也獟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度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適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宋祁云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陵歌曰經千里兮渡沙幕十五字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

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適去，令遠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贏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贏，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贏音來戈反。冒音莫克反。）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允，匈奴也。堯時曰葷粥，周曰獫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薰同，粥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齎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禪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師古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剸王伊即軒（師古曰：剸音之兗反，軒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軒爲眾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賫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絶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宋祁云浙本盧作廬最大將軍青師古曰最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宋祁云景德本無益字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幷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宋祁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宋祁云景德本無失字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劉奉世曰武紀敖自余吾還不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俎。）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祤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二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宋祁云：越本國作定。）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前漢書卷五十五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衞青傳平陽侯曹壽注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史記曹相國世家參曾孫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

三千一十七級○按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又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史記作三千戶又益封八千七百戶史記作六千戶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窴渾○臣召南按應云從大將軍脫將字耳又按窴渾史記作寘渾徐廣曰寘渾在朔方音寘以地理志按之朔方有寘渾縣爲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雞鹿塞此窴渾當即寘渾也

封蔡爲樂安侯○臣召南按表作安樂侯又封朔爲陟軹侯史記作涉軹侯而功臣表但作軹侯又不虞爲隨成侯表作隨城侯又中郎將綰史記無此四字

正閩長史安注張晏曰正軍正也○胡三省曰先軍行置軍正掌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

霍去病傳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臣召南按冠軍初無此縣名武帝表去病功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臨駣聚爲冠軍侯國解見地理志二千五百戶史記作千六百戶又封驃爲務利侯史記及功臣表作衆利侯

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括地志曰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王縣曰合短兵下史記無鏖皋蘭下四字

全甲獲醜○臣召南按此文上史記無銳悍者三字則以誅全甲爲一句此傳則銳悍者誅爲一句全甲獲醜爲一句

使人先要道邊○按史記作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文雖繁而㮣事曲折具見

登臨翰海注張晏如淳云云○臣召南按翰海北史作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澤大湖通稱爲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竇憲追至私渠北鞮海皆巨澤大湖如後世稱闊灤海之類非大海也

師率減什二○什二史記作十三又會與城史記作會興城又封博德爲邳離侯史記作符離侯北地都尉衞山史記作邢山

惟西河太守常惠○臣召南按此常惠與從蘇武北使後封長羅侯爲右將軍典屬國者別是一人

爲特將者十五人○史記作十四人

公孫敖爲騎將軍○凌稚隆曰史記作爲驃騎將軍與去病同官非也漢書去驃字是

前漢書卷五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子劉氏曰久衍字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宋祁曰漸本至尊下有之字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褒音弋救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章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洽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穨替也解在成紀○宋祁曰行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作云又云桀紂之行語意潔苦不了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誖乖也統緒也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宋祁曰古本飭作飭德潤四海澤臻屮木師古曰臻至也屮古草字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爲鬼神所歆饗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對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

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宋祁曰越本無旋字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助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亝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賢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綴而文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劉奉世曰復當為覆字之誤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脩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師古曰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盭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亝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草遇風則偃仆也○宋祁曰風也屮也越本無兩也字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宋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

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率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歸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謂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字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宋祁曰：辭，古本作解。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宋祁曰：濟，古作泲。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圬，鏝也，所以泥牆也。言內實糞壤，不可脩治也。圬音一胡反。鏝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戚謨夫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

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更頻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宋祁曰景德本冊作策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巖而不害更設為廊呼可惜耶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秏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

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宋祁曰濟古作泲下同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也○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發必待意字句乃自安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拘於文史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忌長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繼其業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

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曰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智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以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宋祁曰古本流作汙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宋

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宋祁曰古本齊作亝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宋祁曰浙本尊作遵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宋祁曰景祐本瑑作琢當從此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宋祁曰古本流作汙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

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數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難相重史體則然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寖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宋祁曰所以字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浙本道作遺文典可從作道傳寫誤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皆讀曰歟夫

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覆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大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宋祁曰景祐本注子夏作孔子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偏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

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子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也。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幾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文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平和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劉攽曰致當屬下句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詭違也與讀曰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還也黨讀曰儻音他朗反○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有上齒者則無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也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嗸同音敖嗸嗸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師古曰蹵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蹙也蘇林曰朘音雋石俗語謂朘縮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蹙音子六反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汝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巖音才衘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

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知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采邑之名惠謚也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閉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稾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爲稾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宋祁曰古人舒作昌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善待之○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儒字則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字矣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宋祁曰古本無如字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

（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宋祁曰越本無乃字）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曰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古曰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前漢書卷五十六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

董仲舒傳廣川人也○臣召南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强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注今文尚書泰誓之詞○按伏生今文無泰誓篇此僞泰誓文也西京諸儒並信以為真故白魚赤烏之說司馬遷亦據以入周本紀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于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臣召南按泄庸師古無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皋如並為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黄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仲舒弟子呂步舒○宋祁曰古人舒作昌○按人字書作本又按呂步舒本書儒林傳及史記並同宋祁所見之古本作步昌者非也

其對皆有明法○臣召南按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注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臣召南按玉杯以下並是書名而今所傳十七卷玉杯第二竹林第三凡八十二篇總名蕃露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掇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古冕之旒似露而垂

前漢書卷五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進慕之以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衆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挑音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閑讀曰閑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曰洵美且都又山有扶蘇之篇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且韋言都邑失之遠矣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人而好其音也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宋祁云別本無夜亡二字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鄭食其曰弟言之此類甚多義非且也從昆弟假貣猶足以為生師古曰貣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宋祁曰注文酒盧下當有也字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衳音之容反○劉奉世曰犢鼻穴在膝下為褌財令至膝故習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洒之賤人之役也洒音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音壯反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篇章之言也○宋祁曰章疑作若讀曰諷因以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師古曰姹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或作詫今亡是公存焉○宋祁曰存疑作在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瞢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罘罔彌山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之罘罔也王風兔爰之詩曰雉離于罦罦亦罘字耳罘音浮掩兔轔鹿射麋格麟師古曰轔謂車轢之也格謂引而止之也音各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師古曰切生肉為鮮以染車輪言其多獲而即割食之也騖音務鹽浦猶鹵浦也音一頻反鮮音仙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功能以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孰誰也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宋祁曰本無一遊字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宋祁曰本無其字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唯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師古曰岪音佛崒音才律反○宋祁曰越本無岪字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岑崟高峻也蔽虧謂山高日月之光不見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師古曰罷池陂陁旁穨之貌也罷音皮陁音徒河反屬音之欲反文穎曰江河之大小備也謂州大之小也文穎曰通言之耳非曾普天下之江河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坿白石英也今之白玉丹沙也空青也今之赤土也今之白土也今之青石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錫音先歷反坿音符眾色炫燿照爛龍鱗師古曰言采色相照如龍鱗之文也炫音胡眩反燿音弋照反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張揖曰赤玉赤之玉也玫瑰火齊珠也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師古曰琳音林珉音旻玫音枚瑰音回宋祁曰火齊珠昆吾之玉又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玉也師古曰瑊音緘玏音勒碝音而兗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張揖曰蕙草也衡杜衡也蘭蘭草也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射干十字古曰本草今俗呼為鳳翼其根高者為射干之類也○宋祁曰其今狀如葵其花黃白色芷音止若字如字自別也穹窮昌蒲江離麋蕪張揖曰穹窮苗也江離似海水中草名江離也麋蕪蘼蕪也一名江離出縣今江東蘼蕪似蛇牀而香師古曰穹窮即今之芎藭也江離似水芹中出郭璞云江離似蛇床而香非也蘼蕪名江蘼也赤葉未知孰是今亂之說蘼蕪非江離蘼蕪葉似芹而香者是也不同耳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巴且一名巴蕉師古曰文穎說巴且是也巴且蘘荷也文且音子余反

反蓴音普各反蓴苴自蘘荷耳非巴且也○劉奉世曰諸柘巴且四物也諸山芋字當爲諸且蓴苴也蓴
音普各反蘘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
也陁靡旁表也陁音弋爾反案衍壇曼師古曰寬廣之貌也緣以大江限以
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張揖曰葴馬藍
也析似燕麥苞藨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藨即今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葴音之林
反苞音包荔音隸藨音皮表反○宋祁云汪文浙本蘇林上有也字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藾蒿
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薠音煩○宋祁曰一本無薛莎青薠
四字並張揖等注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蒹荻也似
雚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莨音郎蒹葭音兼猳荻音敵東蘠彫胡張揖曰東
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師古曰東蘠似蓬其實如葵子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
藕張晏曰觚盧扈魯也郭璞曰菰蔣也蘆葦也師古曰書不爲菰蘆字郭說非也但不知觚盧於今是何
草耳○劉奉世曰詞人不從本字者固多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郭說奄閭軒于張揖曰奄
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蕕音猶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
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應劭
曰夫容蓮華也陵菱也師古曰鉅大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
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觜蠵甲有文黿似鼈而大師
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
此○宋祁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鼉鼉亦自有注其北則
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師
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楩音便又音步田反即今黃楩木也柟音南今所謂楠木桂
椒木蘭檗離朱楊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
香可作面膏檗黃檗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張揖曰樝似梨而甘梬槫棗也師古曰樝即今所謂樝子也梬棗即今之梗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
酢皮厚樝音側加反梬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文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劉奉世曰橙柚各自
一種顏所說乃柚也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孔

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宛音於元反射音
弋舍反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
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蜒音延犴音岸師古曰蜒又音弋戰反貙音丑于反犴合
韜音互安反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剸諸吳人刺
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專以爲類剸與專同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
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旬○劉奉世曰馴駮止是駮馬
耳虎畜見而伏故出獵駕之非真駮也乘彫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輿而彫鏤之靡
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柄驪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爲旃師古曰大魚之
須出東海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
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也左烏號
之彫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
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彫畫也師古曰烏號應張
二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
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宋祁曰南本勁作良陽子驂乘孅阿爲御張揖曰陽子伯
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馳騁已凌狡獸狡捷之獸也○宋祁曰汪文當云已凌狡獸矣狡
獸狡捷之獸也文合如此蹴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蛩蛩而小郭璞
曰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是也蹴音子六反軼野馬轊騊駼
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軸頭衛而
殺之也軼音逸轊音衛騊音逃駼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
麒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麒音騏騏音其儵胂倩浰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
式六反胂音式刃反倩音千見反浰音練雷動猋至師古曰猋疾風也言若雷之動如猋之至
其威且疾也猋音必遙反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
獸之目眦言射審也眦即眥字洞胸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髃
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髃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獲若雨獸揜屮蔽地
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雨音于具反屮古草字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

佪翔容與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𠜙受詘 蘇林曰𠜙音倦𠜙之𠜙詘音屈強之屈郭璞曰詘詘折也𠜙疲極也詘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𠜙音冀劇同詘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詘盡也言𠜙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宋祁曰注文有工堯反上當有音字 殫覩衆物之變態 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則也師古曰殫音單 於是鄭女曼姬 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劉敞曰予謂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 被阿錫揄紵縞 張揖曰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纖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揄音踰又音投也○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 雜纖羅垂霧縠 師古曰纖細也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縭文也 襞積褰縐鬱橈谿谷 張揖曰襞積猶簡齺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縭中文理屈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襞積即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縫積者即謂此積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谿谷也襞音壁縐音側救反 紛紛裶裶揚袘戌削 張揖曰紛音芬袘衣袖也戌鮮也削衣刻除貌也師古曰揚舉也袘曳也或舉或曳則戌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𧙃音霏袘音弋示反戌讀如本字 蜚襳垂髾 張揖曰襳襹袿也髾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襳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也蜚古飛字也襳音纖髾音所交反 扶輿猗靡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猗靡○劉奉世曰扶輿猗靡此言衣裳猗美之貌耳不煩曲解 翕呷萃蔡 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呷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隋反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襳也 錯翡翠之威蕤 師古曰錯雜也威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 張揖曰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以玉飾綏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綬垂緌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蓼繞音饒 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劉奉世曰獠雜宵獵之名以讀此賦則不通直獵耳 嫈嫇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嫈嫇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嫈音盈嫇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兮反 揜翡翠射

鵕鸃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鵕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鵕音峻鸃音儀 微矰出纖繳施 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 弋白鵠連駕鵝 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鴐鵝野鵝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鵠音胡沃反鴐音加 雙鶬下玄鶴加 師古曰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鴰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鶬聲之急耳又謂鶬將將音來奪反鶬鹿鶬將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連駕鵝又下雙鶬而加玄鶴也鶬音倉 怠而後遊於清池 郭璞曰怠倦也○宋祁云浙本南本後字下並有發字 浮文鷁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鷁音五歷反 揚旌枻 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枻檝也師古曰枻音曳枻音大可反○宋祁曰檝枻並從木別本從扌誤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於上也師古曰翠帷雜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 罔毒冒釣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古以為貨也 摐金鼓 師古曰摐撞也金鼓謂鉦也摐音窻 吹鳴籟 張揖曰籟簫也 榜人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 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喝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 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師古曰湓音普頓反 礧石相擊硠硠礚礚 師古曰礧石轉石也礧音盧對反礚音口蓋反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 ○宋祁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 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師古曰靈鼓六面鼓之所以警衆也 車案行騎就隊 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 纚乎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纚音屣般音盤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鸐香稻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貴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鸐音竹滑反 不若大王終日

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師古曰：脟字與臠同。焠音千內反。焠亦揾染之義耳。言臠割其肉揾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揖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卽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陼。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陼鉅海，東有大海之陼。陼字與渚同也。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腄音直瑞反，又音誰。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斜，謂東北接也。○宋祁曰：注文斜或作衺。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劉奉世曰：右當爲左。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偟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張揖曰：蔕介，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反。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俶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師古曰：崪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敎，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卨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斳，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曰：述，循也。謂循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師古曰：疆讀曰彊。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隃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㝵君自損也。師古曰：㝵，古貶字。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爲在北也。終始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开音牽，又音口見反。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應劭曰：潦，流也。潏，涌出聲也。張揖曰：灃水出鄠南山灃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也。潦，行潦也。又有潏水，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川；從霸產以下爲數，凡七川。潏音決。潏水涌出聲也。除潦潏下爲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張言潦爲行潦，又失之。潦音牢，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上言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潦、潏，是爲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鄠縣有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

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潏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
識也但八川之義實在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
同也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出乎
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可
居者曰洲淤漫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經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
泱莽之壄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泱音烏朗反
汩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汩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汩音于筆反混音下
本反赴隘陿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隘音於懈反陿音狹觸穹石激
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埼音巨依反沸乎暴
怒郭璞曰沸水聲也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戾也洶音許勇反湃音普拜
反滭弗宓汩蘇林曰滭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滭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音于筆反偪
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揳也偪字與逼同揳音先結反橫
流逆折轉騰潎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師古曰潎音匹列反洌音列撇又
音普結反滂濞沆溉郭璞曰滂音旁濞音匹祕反溉音胡慨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
反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橈音女教反宛潬膠盭
郭璞曰宛潬盤相繆也師古曰宛音宛潬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趨浥涖涖下瀨郭璞
曰騰躍也浥涖盈也涖涖聲也師古曰浥音於俠反涖音利瀨疾流也批巖衝擁奔揚
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結反滯音
丑制反沛音普蓋反臨坻注壑瀺灂霣墜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
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霣即隕字墜音直類反沈沈隱
隱砰磅訇磕師古曰砰音普冰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磕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
也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涌貌也淈音骨湁音勑立反師古曰
潏音決潗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鬻鼎沸也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晉灼曰濦音華
給反郭璞曰濦音許立反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汩急然也汩音于筆反濦音郭二音皆通漂
音匹遙反悠遠長懷寂漻無聲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漻音聊師古曰言長流安靜
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溔音弋少反

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安翔徐佪郭璞曰言運轉也翯
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翯音胡角反滈音鎬東注大湖郭璞曰大湖在
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於是蛟
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螭山神也
字則單作離形若龍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螭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
反○劉奉世曰尋師古之說既不以三家爲然則是螭字本不從虫也故云別是一物夫後人誤並往改
皆從虫非也鮔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鮔鰽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
限則得爲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鮔音工鄧反鰽音莫鄧反鰅鰫鰬魠如淳曰鰅音顒鰬音
乾魠音託郭璞曰鰅魚有文采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鰔也一名黃頰師古曰鰅如音是也鰫鰬魠郭說
是也鱓音善鰔音感也○宋祁曰注末感字當作鹹也字當刪禺禺魼鰨如淳曰魼音去魚反
晉灼曰鰨音奴榻反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也狀似牛髀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
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師古曰禺音隅又音顒鯢音五奚反鮎音乃兼反揵鰭掉尾
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掉搖也揵音鉅言反掉音徒釣反潛處乎
深巖郭璞曰巖岸底也魚鼈讙聲萬物眾夥師古曰讙譁也夥多也讙音許
元反夥音下果反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
於江邊也師古曰的皪光貌也皪音歷江靡江邊靡迆之處也迆音弋爾反蜀石黃瑌水
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瑌石黃色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瑌音如究反磊音洛賄
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也師古曰
磷音鄰澔音浩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鴚鵝屬玉張揖曰鴻大鳥也郭
璞曰鷫鷞也鴇似鴈而無後指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鷫音肅鴇音保師古曰鴚鵝
即今俗呼爲獨豹者也豹者鴚聲之訛耳鴚音加屬音之欲反鷞音霜交精旋目郭璞曰交
精似鳧而高腳有毛冠辟火災旋目未聞也師古曰今荊郢閒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
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
渠鶩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鵁頭鳥
盧白雉也郭璞曰盧鶿也箴音鍼師古曰盧郭也是白雉也不浮水上疵音貲鵁音火交反鶄音烏
了反鶿音慈也○宋祁曰注文鶿字並當作鷀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

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音漂汜音敷劍反澹音大覽反淡音徒濫反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豫渚集也師古曰薄郭說是也言奄集渚上而遊戲唼喋菁藻咀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文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爵反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嵷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音籠嵷音才總反崔音催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嵷音總深林巨木嶄巖參差師古曰嶄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參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師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縣界巀嶭山即今所謂嵯峨山也在三原縣西南山峨峨高貌嵕音子公反又音巀嶭音截嶭音五割反嶭音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張揖曰摧崣高貌崎斗繞也蘇林曰崣音顏水反蒙音卒顧反郭璞曰陁岸際也陁音豸錡陵屈折貌甗音魚晚反錡音崛音掘崎音綺摧音作罪反崣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崣音作罪反又音鄰水反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產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谽呀豁閜阜陵別隝郭璞曰谽呀豁閜谷之形容也隝水中山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隝音擣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隝也豁音呼活反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音於鬼反磈音魚鬼反嵔音惡罪反廆音磈虛音墟堀音窟礨音壘師古曰磈又音於磊反磈音胡隨反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壘堆壘不平貌轔音洛靡反師古曰壘音律施音弋爾反施靡猶連延也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穨貌也陂音皮貏音被之被師古曰陂又音彼奇反貏又音彼沇溶淫鬻張揖曰水流谿谷之間也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音皮義反揜以綠蕙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蕙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攢音材官反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芞音乞槁本射干師古曰槁本草類白芷根似芎藭射干即烏扇耳射音弋舍反

茈薑蘘荷如淳曰茈薑蘘上齊也師古曰茈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蘘荷苴蓴也根旁生芽可以為菹又治蠱毒蘘音人羊反○宋祁曰莊文莫越本作苴蓴音葴持若蓀曰葴音鍼張揖曰葴持之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曰葴寒漿也持當為苻字之誤耳苻鬼目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樓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榛此無橙也葴音之林反蓀音孫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今用染者黃屑之木也二者蘗非草叢蔓云延曼太原成者賦蘗言之耳蔣芧青薠張揖曰蔣菰也芧三稜也郭璞曰芧音杼師古曰薠音煩芧音文奧反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閎亦大也濩音護延音弋曼反麗靡廣衍師古曰麗靡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靡音力爾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披音丕儀反郁郁菲菲眾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菲音妃肸蠁布寫晻薆咇茀師古曰肸蠁盛作也寫吐也晻薆咇茀皆芳香盛也肸音許乙反蠁音響晻音奄又音烏感反薆音愛咇音步必反茀音物字或作閇也於是乎周覽泛觀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劍反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師古曰縝音之忍反軋音於黠反芴音勿○宋祁曰越本注文縝音丑人反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張揖曰日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没水中麈似鹿而大郭璞曰㺎牛領有肉堆貘似熊庳腳銳鬐骨無髓食銅鐵貘音貊犛音貍師古曰犛牛即今之犛牛也㺎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貓牛者也犛字又音茅麈音主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前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褰衣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音丘例反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題一角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麒麟角端郭說是也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以名云蛩蛩驒騱駃騠驢驘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

驒音顛騱音奚駃音決騠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
跨猶騎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
屈曲相連者也華榱璧璫輦道纚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璧璫以玉為椽
頭當即所謂璧題玉題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纚屬纚連相連屬
也纚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
今之步廊也謂其途長遠難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夷嵕築堂累臺增
成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嵕纍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
也嵕音子公反巖窔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頫杳眇而
無見仰𢪊撩而捫天師古曰頫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𢪊古攀字也撩椽也捫摸也
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撩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
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闥宮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
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宮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
賀反又音徒可反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師古曰象
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蚴蟉婉僤皆行動之貌蚴音一斜反蟉音力斜反僤音善靈
圄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圄衆仙號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偓佺之倫暴於南
榮郭璞曰偓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偓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偓音握佺音銓醴泉涌
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
從中庭而過也盤石振崖孟康曰振砯致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振砯並音之忍
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嶔巖倚傾郭璞曰嶔巖欹貌師古曰嶔音口銜反倚音於綺反
嵯峨嶕嶢刻削崢嶸蘇林曰削音陗嶢之崝崢音爭反嶸音戶抨反郭璞曰言自
然若彫刻也嶕音昨堯反嶢音五堯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嶕嶢郭說是也崨音捷嶫音業玫
瑰碧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瑉
玉旁唐玢豳文鱗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豳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
也唐字本作碭言珉玉及石並玢豳也玢音彼旻反豳又音彼閑反赤瑕駁犖雜臿其
閒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鼂采琬琰和
氏出焉師古曰鼂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

夫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
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橙楱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楱小橘也出
武陵師古曰橙即柚也音丈耕反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
子若杏橪橪支香草也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
草也橪郭說得之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橪音煙朴音匹角反梬棗楊
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櫻桃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
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荊桃櫻音於耕反隱夫薁棣師古曰隱夫未詳薁即今之郁李也
棣今之山櫻桃薁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
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遝音沓離音力智反羅乎後宮列
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師古曰貤猶延也一曰次第而重也貤音弋豉反揚
翠葉扤紫莖師古曰扤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
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鉅野大野煌音皇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如棠
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也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
也郭璞曰櫧似采柔師古曰櫟非果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櫟音歷櫧音諸采音菜
柔音食諸反○宋祁曰柔字當作食諸反華楓枰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脂可
為香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欇欇枰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櫨音
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椶也郭璞曰落椶也中作器素胥邪似并閭
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榔也頻字或作賓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檳音賓欃檀木蘭
孟康曰欃檀檀別名郭璞曰欃音讒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
故以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
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葰甬也師古曰暢通也通謂上下相稱也葰音峻楙古茂
字也甬音踊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
欐佹支柱也佹音於綺反卷音丘專反又音巨專反欐音力爾反佹音詭○宋祁曰注文柱景本作住
崔錯癹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癹委曲戾也崔音千賄反癹音步葛反骫古委字坑衡
閜砢師古曰坑衡徑直貌也閜砢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閜音烏可反砢音來可反坑字或作抗

樹之支幹相抗衡也其義兩通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
華也幡纚飛揚貌也纚音山爾反紛溶萷蔘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萷蔘支竦擢
也猗柅猶阿那也萷音蕭蔘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萷亦音山交反瀏莅
卉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瀏音劉莅音利芔古卉字也音諱歙音翕蓋象金石之
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寸大孔無底籥三孔並以竹為之柴
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
曰柴音差還音宦還繞也音宦雜襲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絫輯重積也絫古累字輯與集同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
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張揖曰蜼如母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獮猴
而大飛蠝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蠝鼺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
之遺蠝音誄師古曰玄猨素雌言猨之雄者玄黑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玃父善顧也玃音矍鼺音吾面
蛭蜩蠼蝚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蟣也蜩蟬也蠼蝚獮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蜩水
蟲又及蜩蟬乖於事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蝚音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褥者也戎
音柔聲之轉耳非獮猴也○宋祁曰蝚當作猱螹胡穀蛫張揖曰螹胡似獮猴頭上有髮要以
後黑穀白狐子也郭璞曰穀似鼬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獮猴蛫未聞也螹音讒穀音呼穀反蛫音
詭師古曰穀郭說是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
經互相經過也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猿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
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蟜音矯杪音眇隃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
也殊榛特立榛栟也言超度無梁之水而跳上栟栟之上也隃字與踰同榛音側人反栟音伍曷反捷
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希疏無枝之間也師古曰掉音徒釣反牢
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
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戲音許其反庖廚不徙後
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
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
止禽獸而取之說者或以為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為闌校
以養馬耳故呼為闌也事具周禮非以獵馬故稱校人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

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大玉虯謂駕大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
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師古曰拖音土賀反又音徒可反靡雲
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旒為旗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
出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
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
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具在文紀也扈從橫行出乎四
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四
面也言其欲匝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鹵
簿也師古曰縱放也簿音步戶反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蘇林曰阹獵者圍陳遮禽
獸也張揖曰櫓大楯以為櫓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阹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
望獵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阹音祛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師
古曰靁古雷字也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
也追合遝音竹遝反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
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
搏擊也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羱羊也似羊而
青師古曰壄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蹴踏而獲之蒙鶡蘇孟康曰鶡
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鬬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曷絝白虎張揖曰著
白虎文絝也師古曰絝古胯字被班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班文亦謂豹之皮也被音皮義反
跨壄馬師古曰騎之也陵三嵕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嵕三聚之山也下磧
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磧音千狄反坻音遲徑峻赴險越
壑厲水師古曰厲以衣度也推蜚廉弄解廌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
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
從手今流俗讀作推挈之推失其義矣解音蟹廌音丈介反格蝦蛤鋋猛氏孟康曰蝦
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蝦音遐
蛤音閤鋋音蟬羂要褭射封豕張揖曰要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

猶也要褭音嫋鳥師古曰羂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讒遇也脰音豆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曰睨亦視也部曲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蹙也儵夐遠去師古曰儵然夐然疾遠貌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轊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跳故捷取之也○宋祁曰南本郭璞曰下云轊軸也言轊白鹿追捷狡兎也轊音衛余謂子虛賦已趆轊騁下注並音矣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爲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宇云宙舟輿所極覆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弓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盡簡鏑爲以白羽爲簡故言白羽也師古曰鏑音適蕃音扶元反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蜚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一發死爲殪郭璞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仆如射藝也藝讀曰臬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陵遠也陵驚風歷駭猋師古曰猋疾風從下而上也猋音必遙反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寥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藺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遒孔鸞促鵕鸃郭璞曰遒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遒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捎鳳皇師古曰捎音山交反捷鵷鶵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晻乎反鄉師古曰晻然疾歸貌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蹷巒壘在雲陽也音鉅月反鳷音支○宋祁曰鳷越本作雉鵲音下堂棃息宜春張揖曰棠棃宮名在雲陽

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東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曲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舩也鷁首之舟也濯音直孝反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閵轢郭璞曰徒步也閵轢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安歷反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蹈也蹂音人九反○劉敞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若預及之辭與其窮極倦𠠵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𠠵疲憊也伏讋怖不勝貌師古曰𠠵音劇音丁曷反音之涉反讋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河反塡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彌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師古曰顥音胡考反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師古曰虡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鐘也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像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唐堯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謂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舉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郭璞曰波湧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卽滇字也其音則同耳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

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鼻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鏗鎗闛鞈洞心駭耳師古
曰鏗鎗金聲也闛鞈鼓聲也駭驚也鏗音口耕反鎗音初衡反闛音他郎反鞈音榻荊吳
鄭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之聲韶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
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
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衍曲也古曰衍音弋戰反師鄢郢繽紛激楚
結風李奇曰鄢郢今宜城也郢楚都也激楚亦曲名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舞纏紛也
音西人反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也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
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鞮音丁奚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
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理也曼澤也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宓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
曰宓讀與伏字同絕殊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
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畫鬢首也便嬛輕麗也莊飾也靚音淨也
閑雅也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都綽約也好音綽柔橈嬽嬽嫵媚孅弱師古曰橈動曲也
嬽嬽柔曲貌也嫵媚音武孅音纖也弱嬽音於圓反嫵音武孅音纖字也耳嬽音曳獨繭
之褕袘郭璞曰揖曰褕獨繭一緒絲也袘衣袂也眇閻易以恤削張揖曰褕袘禪衣也閻易衣長貌也
古曰貌也褕音踰袘音移恤削作刃之言也反師便姍嫳屑與世殊
服師古曰便姍行步安詳也嫳屑衣服婆娑之貌也便音步先反姍音千安反嫳音匹結反芬芳漚鬱酷
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音一侯反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
曰鮮明貌也師古曰的皪音的歷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
貌也師古曰睇小視也縣藐遠視貌也睇音大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
曰色授魂與神往也心愉悅也師古曰色來授己魂往與接也
樂酣中音直仲反洽也酣音胡甘反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半酒也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失意貌也芒音莫郎反似
若有亡師古曰如有所失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
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閒故日能棄日也不順天道以殺伐郭璞
曰因秋時休息以此郭璞曰宋祁曰浙本無中字○恐後
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
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氓音萌
謂之郊郊之野故曰農郊也隤牆填塹師古曰隤壞也塹古曰塹徒
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罘之屬也實陂池而勿
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言不禁其中所取也仞滿也言空其宮館而勿以人滿之
也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師古曰德號有德之號令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改制度易服色
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算也
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在軾也鈴曰和在衡也遊
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
古曰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之詩卒章天子以為射節
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盾也戚斧也載雲䍐揜羣雅張揖曰䍐
畢也罕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三十乘人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
曰伐檀詩國風也刺賢者在位貪鄙也之詩樂樂胥鄭氏曰詩云君子樂胥言有材智之人在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胥謂
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智之人先王所得以為使有在位者謂為樂胥之人胥音先呂反
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師古曰以禮經為苑圃以書經之樂也言嬉遊皆於此代上
述易道郭璞曰脩其象之術也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
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
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於田獵得獸而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
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芔然猶歘然也遷徙也
也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溢也
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三皇謂伏羲神農黃帝也羨音弋戰反錯音千故反若此故
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
抏士卒之精師古曰罷讀曰疲抏挫也抏音伍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
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

獲則仁者不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此觀之，齊楚之
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
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師古曰辟讀曰闢。夫以諸侯之細，而
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被音皮義反。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誚反。
○宋祁曰景本無又音秋誚反五字。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
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
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
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書刪其辭矣若是顏說則刪字為長辭恐非傳意。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考證

司馬相如傳上　索隱引令王吉相書云云○凌稚
隆曰：劉知幾謂此傳相如自作，子長錄之，班氏曾
無增損。如果相如自作，何以自述竊事而不諱耶。
觀賦後有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數語，此子長
斷語。自作之說，未可據也。

衡蘭芷若注　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
妄增之也。○臣召南按：史記有射干二字，文選亦
有之。然則俗本妄增，有自來矣。據下文騰遠射干，
是獸名。又橐本射干，是草名。此文是香草名，如史
記文選，則此賦凡三用射干字。

諸柘巴且○史記作諸蔗猼且，文選作諸柘巴苴。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按史記有赤猨玃猱四字，在
鸞雛孔鸞之上。又蟃蜒貙犴之下，史記有兕象野
犀窮奇獌狿八字。此孟堅所刪也。

右夏服之勁箭注　伏儼曰：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
臣召南按：煩弱應作繁弱，左傳封父之繁弱是也。

襞積褰縐○按此句下，文選有紆徐委曲一句。又眇
眇忽忽，若神之髣髴，史記作縹乎忽忽，若神仙之
彷彿。又怠而後遊于清池，史記作怠而後發遊于
清池。又奔揚會，文選作奔物會。

南有琅邪注　張揖曰：臺名也，在渤海間。○臣召南按：
琅邪在東海濱，不在渤海。張揖注訛。地理志云：琅
邪郡琅邪，越王嘗治此，起臺館。自齊國言之，在南。
若如揖說，反在齊北境矣。

紫淵徑其北注　文穎曰：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
北。○按地理志，穀羅武澤在西北。據穎此注，則彼
武字訛也。

東注大湖注　郭璞曰：在吳縣云云。○臣召南按：此大
湖自指關中巨澤言之，非吳地震澤也。顏引郭說
非是。凡巨澤瀦水，俱可稱大湖，不必震澤。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覲，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喁音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籅，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宋祁曰：籅音郁，漉水籅。]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逮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墅同，古野字也。屮，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宋祁云：越本使作役。]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爲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宋祁曰：所司疑作有司。]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爲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官見而口諭之矣，故爲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怠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筰者，今爲

(定莋縣師古曰莋音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
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
近蜀道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尨)異時嘗通
爲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
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以
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
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
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宋祁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
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以爲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嘗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嘗故改此文以就之耳)
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宋祁云淳化本無下邊關二字)
西至沬若水(張揖曰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沬音妹)南至牂柯爲徼(張揖曰徼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釣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關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以通邛
莋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
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爲
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
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
茂存乎六世(○宋祁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帝六世)威武紛云
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音烏皇反濊音於喙反○宋祁曰汪當作洸)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丕靡反)
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
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蜀都耆
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造音千到反)
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
(○宋祁曰於疑作牧)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
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業事也)此亦使
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
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
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理不可也)今割齊民以附
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
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
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宋祁曰若彼爾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詁爲如)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師古曰覯見也)
(音搆)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遽不暇爲汝詳言之)
請爲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以爲異也)故曰非
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
(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師古曰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覽反而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
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曰骿胝躪也腠理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
言爲勤勞骿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骿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胈音步葛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
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協反且夫賢君之踐
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躪局促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
流俗之議也齪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
非直因循誦習所傳閒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規師古曰谹深也音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
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與己并天爲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
溥大也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
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懷生之物有
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師古
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弒君臣易位尊
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師古曰爲人所獲而
纍係之故號泣也纍力追反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師古曰洋多也物靡不得其所今
獨曷為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盭夫為之垂涕張揖曰狠戾之夫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況乎上聖

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
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君號也言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
沫若水為關也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鏤以開道也梁謂爲橋梁以渡
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遠安長行之也使疏逖不閉師古曰逖遠也言疏遠者不礙
周也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曶爽未明也曶音忽以偃甲
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
乎師古曰禔安也音上支反宋祁曰禔一本作[illegible]支反○夫拯民於
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衰替也天子之
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師古曰惡讀與烏同已止也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
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業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
在於憂勤業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
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
睹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而
處也音[illegible]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
夫茫然師古曰茫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有所
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
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
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

財故其事宜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事當作仕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盩厔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劉攽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而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宋祁曰或無近字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宋祁曰新本馳字上有后字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音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宋祁曰越本作不亦難矣劉敞曰亦字不當刊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櫓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櫓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蘇林曰坌音馬坌叱之坌張揖曰坌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峨高貌也陂音普何反陁音徒何反坌音普頓反又音步頓反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晉灼曰谾音籠古豅字也師古曰谾谾深通貌豁音呼活反谽大開貌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師古曰汩淢疾貌也靸然輕舉意也皐水邊地也汩音于筆反淢音域靸音先合反觀眾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蓊薆蔭蔽貌榛榛盛貌蓊音烏孔反薆音愛榛音側巾反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音千到反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宋祁曰姚本作壞墓蕪穢而不修魂魄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就成也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衢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師古曰朅去意也音丘例反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繸也總繸也繸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繸也師古曰總音揔繸者即

今之所謂纛頭也垂旬始以為幓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旒也幓旬始於徐下以為十二旒也師古曰幓所銜反曳彗星而為髾兮張揖曰髾燕尾也以彗星綴著旄以為燕尾也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師古曰掉音徒釣反蹇音居偃反○宋祁曰注文指靡也越本無指字又猗抳以招搖晉灼曰猗音依倚反抳音年紙反張揖曰猗抳下垂貌招搖跳蹌也師古曰招音韶搖音遙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欃搶注旄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韜也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欃音初咸反搶音初銜反屈音其勿反綢音直流反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妶湣音麪晉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爛幽也藹妶亂也師古曰如猋風之涌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猋音必遙反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蚴蟉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蠖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蜒音延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驁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蠼蹷也蹇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裾音倨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蠼音鉅縛反卷音鉅圓反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張揖曰沛艾騃驖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蓋反赳音古有反螑音火幼反仡音魚乞反佁音丑吏反儗音魚吏反佁儗又音態礙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孱音士顏反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跮踱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鸞貌也骫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跮音丑日反踱音丑略反輵音遏螛音曷骫古委字也麗音力爾反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張揖曰蜩蟉掉頭也怵㚟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音徒釣反蟉音盧鉤反怵音黜㚟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艐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奡高舉之貌蓼音力糾反奡音五到反踏音沓艐音屆蔑蒙踊躍騰而狂趭張揖曰蔑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趭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趭音醮莅颯芔歙焱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芔歙走相追也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芔音諱歙音翕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

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柄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宋祁曰注文五時當從新本作五時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矞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矞音以出反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整也氛惡氣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也綷音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娭音許其反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集也膠輵猶交加也湛音徒感反遝音大合反輵音葛騷擾衝蓯其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張揖曰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麗靡也林離摻攢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蓯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濞音普備反泱音烏郎反軋音於黠反摻音所林反攢音所宜反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㾓以陸離張揖曰㾓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蘢茸聚貌流爛布散也㾓自放縱也蘢音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扇反㾓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夫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崐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師古曰砰

礫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磼一音力反嵑音口骨反嶵音洛賄反巀音一迴反徧覽八紘

而觀四海兮，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

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

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

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

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

流沙也杭音下郎反奄息葱極氾濫水嬉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極葱嶺山也

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

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佳反時若曖曖將混

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

古曰屏音步丁反西望崐崘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崐崘去中國五萬里天

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

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

與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

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登閬風而遙集兮，亢

烏騰而壹止。張揖曰閬風山在崐崘閶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師古

曰閬音浪亢音抗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

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崐崘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

足烏三足青烏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崐崘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佪

猶徘佪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暠音工老反字或作皬音學必長生若此而

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

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回車朅來兮，絕道不

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崐崘東南二千三百里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

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

朗反瀣音蓋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張揖曰芝草名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瓊

樹生崐崘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蘂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妓反噍音才

笑反又音才弱反嘰音機又音祈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僸仰也鴻溶縱踊也師古曰僸音角甚反祲音子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貫列缺

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

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濞。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

故言涉也滂濞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濞音匹備反騁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

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道游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

後騁車也循長道而下騁乘遺霧而遠逝也遺讀曰遺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

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

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下崢嶸

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上嵺廓而無天。師古曰嵺

廓廣遠也嵺音遼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

不安也敞怳耳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眠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獨存。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宋祁曰友字浙本作有字相如既奏大人賦，天

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閒意。相

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使所忠往，

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宋祁曰浙本正文無使字而相如已死，家無遺

書。問其妻，○宋祁曰浙本無其字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

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箸之故云遺札所忠

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

師古曰肇始也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顥音胡老反

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歷，數也。選，擇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若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接也。武，迹也。師古曰：逖，遠也。言近者接其迹，遠者聞其風聲也。逖音惕。）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亂貌也。威蕤，盛貌也。堙，沒也。師古曰：言其盛者雖多，其堙沒而不稱者亦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大概其相繼封泰山者七十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師古曰：罔，無也。疇，誰也。言行善者無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宋祁曰：三皇也。作三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越，於是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大行於是也。師古曰：郅音質。）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有所謂恩德之所由也。遺教，謂經籍也。○宋祁曰：千載亡聲，無惡聲而後世無聞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平也。易音弋豉反。）湛恩厖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厖，大也。洪，大也。厖音龐。）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統，謂子孫也。師古曰：繼，謂統業也。和理順也。文王孔子重易六爻，以象理其六爻，以明其理。）是以業隆於繦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二后，謂文武也。繦保，謂周公負成王也。師古曰：言而王之業至於成王而大，故後嗣易繼之耳。非謂所垂之業易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言以其所以始，究其所以卒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言不得異尤殊絕之迹，其可考校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師古曰：逢讀曰蓬。言如泉之湧出也。沕潏，泉之流也。曼羨，言大盛之意也。沕音勿。潏音聿。曼音萬。羨音弋扇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埏，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師古曰：言和氣橫發，四表威武，如猋之疾也。）邇陿游原，迥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迥，遠也。闊，廣也。原，本也。泳，浮也。恩澤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師古曰：首惡為惡者皆鬱沒，闇昧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舌反。）昆蟲闓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愷。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面內而鄉也。）然后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之可致也，於囿中。徼，要也。怪獸，謂一角之獸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犧雙觡共抵之獸（張揖曰：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宋祁曰：觡音居百反。）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時放龜於岐山之旁，於池沼中，至漢得之，能吐故也。）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翠黃，乘黃也。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不死也，千歲。）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師古曰：言黃帝乘龍而招致之也。翠黃，龍之色也。）奇物譎詭，俶儻窮變（師古曰：譎音決。俶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應劭曰：杭，舟也。師古曰：休，美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封太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而登封禪，不亦慚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周而封禪為進，漢可封而不封禪為攘。爽，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文穎曰：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

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蠻夷爲大也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侔等也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宋祁曰液疑作浹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嗛古謙字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羣臣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爲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太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緒也而后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弋贍反錯音千故反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敍述大義爲一經也師古曰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宋祁曰浙本祓音方吠反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

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包舉作頌之意不必別之廣謂廣聞其事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抽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霶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師古曰氾普也布護言遍布也氾音敷劍反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喜音許記反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騶虞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麀鹿濯濯也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聽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帝也以此祭天天既享之答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炳炳煇煌。師古曰玄讀曰炫煇煌光貌煇音下本反○宋祁曰炳炳越本作煥炳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衆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劉奉世曰如長卿所云則蓋元符以前皆書有此

稽不如史不偏記何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與則也言舜察璿璣玉衡恐己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宅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己者謂卑少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文下亦同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宋祁曰已當作亦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考證

司馬相如傳下今闕其乃發軍興制注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許慶元曰發軍興制卽前所謂用軍興法顏注非

除邊關邊關益斥○宋祁曰淳化本無下邊關二字○臣召南按史記作除邊關關益斥文選亦然似淳化本脫一關字而今本又衍一邊字也

西至沬若水注張揖曰沬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臣召南按蜀郡有廣都廣柔二縣無廣平縣平字訛也但地理志于廣都廣柔二縣下不云沬水出徼外未知張揖所據又按沬水卽大渡河志曰渽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而大渡水出青衣縣東南至南安入渽渽水卽沬水經注之渽水也若水今名打沖河

通靈山道注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臣召南按史記作通靈關道以地理志證之越巂有靈關道則本文山字訛也張揖注置靈道縣亦脫一關字

乃湮洪原○文選作湮洪塞原

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注臣瓚曰云云○按張瓚之上當有一圈以別于顏注

又宋祁曰此文難得句○按史記作躬胝無胈文選作躬腠胝無胈句亦不齊

魂亡歸而不食○此文下史記有釁遂絕而不齊兮五句蓋班氏刪之也

繼昭夏○史記作繼韶夏又維見可觀也文選作維風可觀也

匪唯偏我○史記作非惟濡之文選作非惟徧之又其儀可喜文選作可嘉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師古曰：屮，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著，謂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宋祁曰：逡疑作俊。姚本注文改辵作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鄉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棄也。音丘舉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宋祁曰：監本、斷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

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視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宋祁曰浙本云召入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

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也）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宋祁曰累當作絫注文積累字上當有絫古累字四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會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譚音徒謂嘲會嘲譏也）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宋祁云一作滄）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宋祁曰南本常作嘗)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而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爲仁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

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厚富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徒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草履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並音居略反○宋祁曰注文今草履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彊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業出身勞於繇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屬于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厲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番音扶元反不爲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宋祁曰惑一作或注同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爲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以智自衛讀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爲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爲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貸音土代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繽紛矣屬音之欲反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字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師古曰節制也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

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
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
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閒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
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
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
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丞嘉祀爲萬世則師古
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
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
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日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欽
且和則長爲天所享也闓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
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
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
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
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
褚大夫自以爲御史大夫○宋祁曰褚大大下夫字當作大至洛陽聞
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
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
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居位
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
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
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
謂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師古曰遠寬其迹也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也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
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
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
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
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本令作律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
皐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
滑音骨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
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
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
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
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文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公孫弘傳公孫弘○臣召南按史記云字季漢書于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何也

菑川薛人也○顧炎武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列傳齊菑川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臣召南按顧說甚確但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去海絕遠矣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二文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尚可疑而其爲菑川人似無可疑也但薛縣屬魯不屬菑川則志可据耳

談笑多聞○史記作恢奇多聞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臣召南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鄉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

數年至宰相封侯○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爲三因置于三年耳

卜式傳使者曰苟子何欲○臣召南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爲傳與食貨志複矣且贊語以式實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兒寬傳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注師古曰虞書曰楫五瑞其字從木○臣召南按師古解輯楫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据何本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為兒者言其幼少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傳非建也若傳建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童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後俗呼為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驗耳非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以為此官也調音徒釣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荊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欲傅古義師古曰傅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宋祁曰浙本讞疑字下有事字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罪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聞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劉攽曰吏皆當作史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奏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言往往釋其人罪非末奏之前口讞言也○宋祁曰往文希字下當添幸字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謂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

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
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
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縣官空
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
罩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湯每朝奏事
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劉攽曰日旰書屬下句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
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於是痛繩以辠
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
其隆貴如此○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也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孝景時吳楚七
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
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
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
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

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
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
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
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師古
曰震動也讋失氣也讋音之涉反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
執持之志行也操音千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
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
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
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
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頻數
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者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
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
曰飛變猶言急變也○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
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
曰殆近也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
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
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
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
非本獄所也○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湯亦治它囚導官見
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與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昔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諸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謾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逐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三公○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襃賞大臣下詔曰夫襃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襃有德

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之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師古曰寖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師古曰著明也閒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己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師古曰蚤古早字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爲子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硏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呂反居冢西鬭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傳也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卬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也麾輒弩介士韇甲士也韇插也轓皮韇盛弩也韇音備事反韇音服○宋祁曰注文韇也別本浙本並無也字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

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迺徙封平原幷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妹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妹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爲嫂是則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莋師古曰莋與柞同鬭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放爲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

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埶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葬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强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前漢書卷五十九

前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張湯傳湯掘熏得鼠○掘熏史記作掘窟

周陽侯爲諸卿時注師古曰姓趙○臣召南按師古注誤恩澤侯表固有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即以有罪免矣此周陽侯即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言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不亦誤乎

遷御史大夫○通鑑考異曰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史記表是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顧炎武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賀非無子也

前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傳第三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邊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庫者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擢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宋祁曰浙本無法字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焉也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于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氐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令字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爲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宋祁曰江南本後下有使字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爲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文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爲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爲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毀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持致之於罪法也。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

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謬爲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于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于諸郡不爲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謬也。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酒（○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曰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元光中（○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承光）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擇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閒也窈音一丁反窕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反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戒之也）故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

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邇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
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
生無厭天下將蒙化師古曰蒙被也陵夷而成俗也○宋祁曰離字
下疑有脫文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
然也幾審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
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
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繫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
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
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
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
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
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
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
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
不可以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吝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
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
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
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
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
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迹也臣欽愚戇經術
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
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
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師古曰剌戾也音來曷反關東
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
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
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
○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
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
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
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以應之應之
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
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
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
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
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
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
宮邛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昏晨之定省如
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
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
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
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
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閒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
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
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

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
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以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取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
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
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
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
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
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
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始終行孝而患不及道者未之有也
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
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
為主注文書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宋祁曰注文為主越本作所為非是進也當作進
之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
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
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
曰長謂崇貴之也表顯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
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
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違戾也音佛不
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
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
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
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宋祁曰說字浙本作謀唯陛下純德普
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繼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
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卽成帝時塞河堤者也○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
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成者此脫一世
字數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
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
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
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親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日夕偃伏戲弄于舅之旁側也心不
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
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
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田蚡也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
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
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
毋使范睢之徒得閒其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頃之復日蝕京
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
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章與議欲退鳳
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
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

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于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于齊侯耳晉灼曰韓詩僕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此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宋祁曰南本浙本意並作息）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友屬（○宋祁曰友疑當作支）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伸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卽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卽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
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癃也）皆但以附
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
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
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
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
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
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橫陵厲也）欲以
熏鑠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鑠讀曰爍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
（師古曰靡猶弭）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
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
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
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
骨骾之臣（師古曰骾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因無異自
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
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
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
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
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
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
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
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
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

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
置左右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
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
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爲恭
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
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
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
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緩不問也）憂恐
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
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
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二人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
曰瓚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爲
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
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
在周爲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
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細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
也業因勢而抵陒（服虔曰抵音紙陒音羲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
抵擊也陒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陒音詭一說陒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
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前漢書卷六十

前漢書卷大十考證

杜周傳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顧炎武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歲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

而兩子夾河爲郡守○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最幼昭帝初始爲吏則夾河爲郡守者延壽延考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按公卿表平字子心仁字中孫俱齊人

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葢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合陽侯梁放○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于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及繼功臣絕世○臣召南按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鼙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人援助也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宋祁曰越本脫作今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宋祁云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為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宋祁云古本胡字上有故字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宋祁云古本旁字下有有字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譯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卽敬佛道者○宋祁云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宋祁云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

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駹，出莋，出徙，出邛、僰，師古曰：皆夷種名。駹音尨。莋音材各反。徙音斯。僰音蒲北反。○宋祁云：新本邛字上有出字。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氐、莋二種也。○宋祁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嶲、昆明。師古曰：嶲、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嶲音先橤反。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劉攽曰：水草處宜有知字。○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衞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閒，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翖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翖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翖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翖與翕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

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事聽從於漢。○劉攽曰：遺字當作遣。宋祁曰：作遣是。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有一遣字。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以卜。○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

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李奇曰軒音軒服虔曰犛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犛聲相近靬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宋祁曰越本無皆字○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備衆遣之以廣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難家人私隸竝許應募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宋祁曰怨浙本作怒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甕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犛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甖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犛音蔾○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卵犛靬越本作蔾軒者非又注文甖予按西域烏弋傳師古音甕於龍反汲水瓶也今甖與甕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甖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發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氐師古曰氐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數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

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執者但空進威執之言言大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
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
之嘗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
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近道處
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
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
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漢使至
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
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
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以李廣利爲將
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
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
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
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
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士財有數千
皆飢罷師古曰財與才同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
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

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
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
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
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
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
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爲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
扞禦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爲斥候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
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
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設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
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
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
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發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
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在武紀及載糒
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宋祁曰車當作運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
猶便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兵○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爲是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宋祁曰原古本作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飤)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宋祁曰成城古本斷本作都城)都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猝)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言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泝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泝河也泝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

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廻。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爲效字，因解爲不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張騫傳居匈奴西○史記大宛傳作居匈奴中益寬立其夫人為王○臣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為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通鑑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

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史記作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

迺復事西南夷○胡三省曰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年復通

西並南山至鹽澤○臣召南按鹽澤即蒲昌海于闐及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絡普淖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注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臣召南按西域傳曰月氏遠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也

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寘扜罙諸國

而漢使窮河源○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

而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李廣利傳故浩侯王恢○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臣召南按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為將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

烏孫輸臺易苦漢使○輸臺史記作侖頭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臣召南按外戚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師古注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燿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司馬氏世典周史。（○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蒯聵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為郡守。）錯孫靳，（師古曰：音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靳孫昌，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羽傳曰「趙將司馬卬」，是也。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衞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其位上，皆在諸侯之數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衞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卽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師古曰：誖，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誖音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宋祁曰：越本無曰字。）「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瀰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

（者猶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關破鍵使羨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鍵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絀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聽弃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古早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柞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菜）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飯音扶晚反簋音軌歠尺悅反）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辣師古曰食飯也○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兗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爲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此皆言道家之教爲長也太史公既掌天官
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
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
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
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
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縣行鄉射之禮嶧音懌戹困蕃薛彭城師古
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師古曰筰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
陽而謂周南者自陜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且
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
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
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
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
讀曰邵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
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
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紬謂綴集之音胄鐀與匱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
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
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
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
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
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己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
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爲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師古曰時諸侯僭儗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以達王事而已矣
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
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爲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
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
注中有化字誤足之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謂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爲人君父者○宋祁曰浙本無者字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犯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劉敞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辠夫！師古曰喟然歎息聲也音邱位反○宋祁曰浙本辠字下有也字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推漢纔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

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
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
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
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
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
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
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
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
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
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
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
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
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
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
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
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
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
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
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
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
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蒼列傳
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
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周緤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鼂錯列傳
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
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
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
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
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
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
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
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書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邠閒音居莧反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宋祁曰纂當作篹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嘑虖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偏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日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孟康曰蓺音襍謂裳下懷襍李奇曰蓺六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蓺古藝字○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古俟字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墾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脩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僞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荅師古曰宜早荅會從東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急也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反○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此不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以度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雍畤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故禍
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亦痛也音千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姤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宦豎○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
曰忼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
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下之
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
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
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
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
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闒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卬首信眉論列
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
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刪也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實高遠不可羈
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
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末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趨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
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師古曰狥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為生其
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調師古曰音徒了反卬億萬之師
師古曰卬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卬也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
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
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沬音頮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
沬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冒犯也首嚮也沬音呼內反字從午末之末弮音丘權反又音
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
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頹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劉奉世曰茸讀如闒茸之茸重爲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蘂反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鬄音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僞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卽見囚執械謂桎梏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

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 僕雖怯耎欲苟活，師古曰耎柔弱也音人阮反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 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 孫子臏腳，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臏音頻忍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 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 及如左丘明無目，○宋祁曰越本無目字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師古曰稽計也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師古曰湛讀曰沉 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 今雖欲自彫瑑師古曰瑑刻也音篆 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子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悟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遭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奔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說○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爲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

錯孫蘄○蘄史記作靳又昌生毋懌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與合史記作因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泰州龍門縣北云云○臣召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地師古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泰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泰州二年徙治龍門此龍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曰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助語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爲侍中官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按呂覽爲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卽韓非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臏卯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爲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衞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師古曰閎音宏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剌剌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師古曰髆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皐傳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師古曰祝禖之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母氏姓爲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衞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衞氏有隙師古曰充爲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衞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衞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娙娥以下長御稱謁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衞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交好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
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
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
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
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師古曰蹵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以
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
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闘親令疎
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陛下不省察
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
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
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刃也音膚以陳其愚志
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
惓師古曰惓讀曰拳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
其地也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
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
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
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主人公遂格闘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
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
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
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
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
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
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
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
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
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
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
有三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
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
議謚六字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
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
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孟康曰閿古闅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閿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密反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閎爲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古道而立子爲王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閎母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服虔曰葷粥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甿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甿庶人葷音勳粥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劉奉世曰匈奴徙漢北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綏說是也妥音他果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輔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師古曰莋讀與作同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閒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

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
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
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
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長於是爲旦命令
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
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大，
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
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卽爲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
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
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
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橋
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
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
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爲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
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
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
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
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
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
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
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師古曰敺
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
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爲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

中之飾王僭爲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
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須待也郎
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
知澤等謀，師古曰缾侯菑川王子也缾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
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
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缾侯。久之，旦姊鄂
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爲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
耳不取鄂邑主爲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卽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
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
服四夷，輕弱骨肉，○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
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
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
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
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
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莧反今陛下
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達竟於下臣聞武帝使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典屬
國，師古曰亶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
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
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閱大將軍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

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圂養豕圈也圂音胡困反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墯。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寘髮歷亂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千反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縱橫皃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閒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閒有渠故卽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

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菑古災字當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盡生曰葆葆音保○宋祁曰浙本註文頭上有服虔曰三字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肢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

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卽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劉敞曰。多一世字。）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祗祗。敬也。兢兢。順也。言當慈惠於下。忠順於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漸也。益也。）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古饋字。）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卽字。）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言郵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也。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

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父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宋祁曰姚本父作及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絶後六年成帝後立孝王子守○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絶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愼嗣王莽時絶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爲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餔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讀賣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澣也洒灌也湔音子賤反洒音先禮反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捽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爲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宋祁曰新本後作復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卬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詩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也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祆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愼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

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
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猶反。）皆放逐之。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
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
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
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臣敞
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
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
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
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迾，遮也。蘇林曰：令其宮中清淨，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
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
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
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蘇林曰：始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
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
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
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
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
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師古曰：羅紨，名也。紨音數。）其前
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

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
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
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
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
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
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
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
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
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
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
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
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猶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
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
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
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
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
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
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
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爲乖誤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領之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戾太子傳上爲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

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胡三省曰廄者天子之內廄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廄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有司奏請禮爲人後云云○臣召南按韋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顧炎武曰此文云爾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燕剌王旦傳三十有二帥○臣召南按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大獵文安縣○顧炎武曰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襃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得之

廣陵厲王胥傳孝武帝下我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昌邑王賀傳徵王乘七乘傳○胡三省曰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書見白犬高三尺無頭○通鑑考異曰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臣召南按此嚴延年卽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詘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張揖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要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閒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

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赴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劉攽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拕舟而入水（師古曰拕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擊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蝁蛇也音數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謂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赴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風土不同）其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饟亦餉字也）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螫也音壑○宋祁曰浙本生作蟲）疾癘多作（○宋祁曰景本癘作災）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寧讀鐵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勌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也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宋祁曰越本無迺字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讁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荊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彊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徼要也行音胡郎反○宋祁曰越本無死字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眾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閒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覆言養育也或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漢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

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遺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狠戾不仁（師古曰佷性貪戾凡言佷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音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非一種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

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使丞奉歲計，今助自請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爲輕小。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宋祁曰：浙本無富字。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飤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郡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史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救反。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

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宋祁曰越本無深字○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卽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輻之歸於轂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埶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師古曰抏訛盡也音五官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幷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射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

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父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閒，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貣無所得，師古曰：貣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衞將軍。師古曰：衞青。衞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貴，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也。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槀，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輓音晚。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攴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譏而不雅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牙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誅鑊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稱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弋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宋祁曰越本告作以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

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宋祁曰越本尺作咫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倡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謂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宋祁曰浙本無數字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嘗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嚴助傳獨擢助為中大夫○臣召南按助對策在建元元年

膠倉○臣召南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曰趙人武帝時又嚴葱奇志作莊怱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曰枚臯同時蓋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為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

以聞太尉田蚡○通鑑考異曰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

必先田餘干界中注韋昭曰越邑○臣召南按韋注非也餘干卽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

閩越王弟甲注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顧炎武曰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注非

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注師古曰卽今泉州之山也○臣召南按泉山今曰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卽大海中島嶼歟

買臣入室中○顧炎武曰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臣召南按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卽前買臣所畫浮海直指泉山之策也

吾邱壽王傳遷十餘城之守○地理志東郡領二十二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矣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迺西入關云云○通鑑考異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狥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

轉輸北河○胡三省曰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

徐樂傳燕郡無終人也○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其間為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師古曰鄒衍之書也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師古曰以救敝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 有易則易之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之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 師古曰贍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求末不可徒得 師古曰徒空也 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擅也 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 師古曰浸漸也 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 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 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 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 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 師古曰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眾多也從音子容反 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 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敗以殘害也 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 師古曰讇古諂字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

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
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狥南
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貊也師古曰薉與穢同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
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兵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摩劍撟箭控弦師古曰撟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
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而變起〇宋祁曰多或作久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
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
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
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
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
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
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
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
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
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
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
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
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
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
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
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
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〇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氏字禽獸
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
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霑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
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文下亦同能者進以
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
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眾美而不足懷聖
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
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
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
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
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
燒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〇劉敞曰是時未有泰時后土頗注失之獻享之精
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
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
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
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
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

古曰昭明也令善也○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繆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符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獻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秦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秦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租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大鶂退飛象諸侯辟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爲木殷爲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卽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

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師古曰徵召也卽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文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

事令闕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氾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纖為繒帛之麗絲纖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師古曰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焠音千內反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旁也音五各反○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氾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氾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姓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

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
騁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風師古
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
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
曰遼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
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
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
付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
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
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
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
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
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師古曰逸閑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
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
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
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
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汙也言斂奧渫汙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離疏釋
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蹻也臣瓚曰以繩為蹻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瓚

說是也蹻音居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竢
秋唫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
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蟥其音同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
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偰同字本作偰後從省耳明
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
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
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宋祁曰景本作號鍾
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
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
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
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宋祁曰越本遇作過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翱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場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
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
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呴吹者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

(噓音虛反)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襃對及之上令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襃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奕今之圍棊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襃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襃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襃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襃往祀焉襃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號王充論衡作越甞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齊桓救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

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
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
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
上大駕出則鸞旗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
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
之倡微矣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指
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爲元狩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
謂計數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採錄冒頓以來數爲
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卻也○宋祁曰攘一作籍兵
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
樂浪爲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
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
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
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
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
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廟
音籍師古曰廊郭藉也不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
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
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校助饑饉保全元元也
○宋祁曰校助當作救助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
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蠢動貌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
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
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
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虵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
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
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
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
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
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
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
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
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
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
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
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

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張晏曰薛勝也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瘉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用○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本字）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爲辯言不以誠實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以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荊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嚴安傳○顏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終軍傳大將軍衛青擊鈇單于霍去病票騎抗旌昆邪右衽○臣召南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

王褒傳敢不略陳愚○文選愚字下有心字。又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文選作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又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下。有之臣二字。

賈捐之傳珠厓由是罷○臣召南按珠厓始爲郡。在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懾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攝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卽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久之朔紿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以爲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女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蓍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蠑音榮螈音原蝘音烏典反蜓音殄○劉敞曰守宮卽人家屋壁中蝘蜓俗呼爲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窻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衛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歐不童也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

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蘇林曰寠音貧寠之寠數音數錢之數寠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圓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髇箭之髇謈音瓜瓝之瓝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謈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饑而譏之云口無毛聲謷謷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寠數前覆守宮自以盂此以盆何怪乎不然盂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譏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寠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寠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盂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盂字為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盂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鄧展曰咄音騶裘之騶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謷音敖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鷇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鷇音口豆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朔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鷇兩穴相重遂缺爾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為噣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樝棃之樝應劭曰狋音銀師古曰

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尚幽闇故以柏之樹為其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敞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齎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攽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愨謹也音口角反○宋祁曰遊當作遜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雒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攽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覆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穀

神之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
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闕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上為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書書以觀天
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
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
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
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
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
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
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
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夕當作少曰傳曰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
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
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
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
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

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
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
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
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
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
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
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
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
大罪適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
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
曰其闕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
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劉敞曰城改成足下何不白主
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
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
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
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
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
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
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

（其租賦也）墜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劉敞曰執當作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之往也）董君綠幘傅韝（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傅讀曰附韝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師古曰蹵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立陛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

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也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蜮也宋祁曰浙本句末無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卑反之朞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舃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大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今氍毹之屬是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圜者瑇音代瑁音妹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師古曰藂古叢字也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遊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嘲戲也詼笑謂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嘲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偽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亨割大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劉敞曰作夔字乃是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禼作司徒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禼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以其直無所阿私也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應劭曰水衡主上林苑季子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謚曰惠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孔父為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今以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宋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人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頷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脽尻師古曰脽臀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偊旅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偊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胷臆也釋廢置也○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也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宋祁曰泉疑作淵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宋祁曰慕當作募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其所由入也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宋祁曰常字當刪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勉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師古曰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

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鶺音脊鴒音零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
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讙擾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主苟反謂以玉爲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
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明有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
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
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
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
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
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
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
蠡音來奚反瓢音平遙反以莛撞鐘文穎曰謂藁莛也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
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
鼱鼩之襲狗服虔曰音鼩劬如淳曰鼱鼩小鼠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
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
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
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
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
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
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
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
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
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
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
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弗或
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
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
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與言上道也先生試
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
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
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反以此罪也果紛然傷
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
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琱與彫同畫也瑑謂刻爲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師古曰阤毀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說讀曰悅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顔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呴音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宋祁曰畫姚本作盡○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音于僞反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

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師古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爲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爲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而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違也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帥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如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語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也皆類此著音直略反○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遍并如此臣倣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爲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前漢書卷六十五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東方朔傳朔應聲輒對變詐鏠出○鏠當作鋒

馳逐平樂觀○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窌侯表亦作窌師古曰窌窌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劉敞曰使人巫多人字）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使豪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文穎曰自輸穀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劉敞曰獄合屬上句）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

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因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也今鄠縣東長水鄉卽舊營校之地◦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劉敞曰以當作已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師古曰敺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秺侯孟康曰秺音妒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師古曰湖縣名語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也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爲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師古曰貰寬緩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宋祁曰當劃字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劉攽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爲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詞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倢伃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宋祁曰正文未任王本作未堪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鬻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権筦之利師古曰権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権解在昭紀○宋祁曰権從木俗從才者非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

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鑕也欲斬人皆伏於鑕上也鑕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既非叔舅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宋祁曰掩一作卞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廂廊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

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爲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斧往反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傳書給繇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宋祁曰傳書給繇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繇字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

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
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
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閒時與相知及即位拔
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象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
曰肄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秺侯御
師古曰我副帝肄而秺侯通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秺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
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
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惲語富平侯張
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
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
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
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
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詎人何以得活真
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
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䉛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
之訟人亦於己有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
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語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
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
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求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
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
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
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
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
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
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
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
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
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
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
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
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
見此事者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
官名主戶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
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
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
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無此語長樂誣之也惲尊曰不可惲
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難
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
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怨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
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師古曰訞與妖
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
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
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
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
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
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內懷不服
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

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也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宋祁曰息乎擬作自守之義擬作之書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斂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劉敞曰惲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反放逐三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炰音步交反爊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師古曰褎古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宋祁曰卿字當刪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惲又引之為音于偽反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者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騶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

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斂錢數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劉敞曰俛讀如本字自可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爲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也○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以高第入爲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讇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作役之官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鈦音第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音徒鉤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勑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慹，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工侯反。）沒入辜榷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榷，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紀。螫，式亦反。）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曰：竟讀曰境。）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朱下當添先字。）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撟。諸，之也。撟讀與矯同，其字從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音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者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

也。筲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憊數聲也。噫音於其反。

前漢書卷六十六

劉屈氂傳封左丞相爲澎侯注晉灼曰東海縣○臣召南按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

侍郎莽通○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爲莽。見孟康注。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顧炎武曰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

陳萬年傳方進奏歸咸故郡○胡三省曰後書陳寵傳寵之曾祖陳咸不仕莽世。雖亦居沛各是一人。

鄭弘傳坐與京房論議免○臣召南按公卿表弘以永光二年爲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弘言之。弘坐免爲庶人。與此傳合。表云自殺誤也。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七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劉攽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師古曰：先令，謂遺令也。臝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臝音郎果反。○劉攽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藥，(○宋祁曰：近字當刪。)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為匵。師古曰：匵即櫝字也。櫝，小棺也。藟，葛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減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師古曰：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劉敞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藉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師古曰：約，束也。)「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

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壁壘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宋祁曰已改作以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劉攽曰多令字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避也報論也斷獄爲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庾反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

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
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
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
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周公曰惟文王尚克
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爲言也○宋祁曰上書越本
作上疏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
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
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
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
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
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爲御
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
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宋
祁曰獄下當添治字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之世至成帝時丞相
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
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
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
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
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闌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
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
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
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
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
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
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
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
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
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
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
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冢壙裁容槨
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
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
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
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
一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
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
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
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
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

言疏家畔觀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易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埶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讀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師古曰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砥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以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宋祁曰而當作其字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

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爲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毋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寵亦當早圖其權也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殿也坐音才臥反○宋祁曰自扆當作負扆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燕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爲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幷杞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

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之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衞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爲輔弼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子掾反○宋祁曰進取下應添於道二字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隊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爲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爲立後自取喪亡可爲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太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胡建傳守軍正丞注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臣召南按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臣召南按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即秦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

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臣召南按儒林傳京房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爲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即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

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云云注師古曰尚書大傳云云○臣召南按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啓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說與孔安國古文金縢之說不同

云敞傳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

贊殷監不遠夏后所聞注師古曰謂梅福請封孔子後云云○顧炎武曰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導引者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扶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也。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須頿。師古曰皙，潔白也。頿，頰毛也。皙音先歷反。頿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也。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

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
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
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
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
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
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
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
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
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
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
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
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
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
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
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
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

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
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
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
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
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
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
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
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
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
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宋祁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衞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言爲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緝直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千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更亦同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往至署取節也）自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爲書曰黃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豫反）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贊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爲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仁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謂用之乎〇劉敞曰輦道輦之牟首也予謂牟者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胄即禰衡爲鼓吏所著者）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

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師古曰卽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軨音零）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槨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槨木名非也○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宋祁曰小栢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為樅木）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栢身檜木乃栢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轀車）

□□廣曰虎賁騎以輕車駕大廄白鹿車□□師古曰□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作副也音下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謂褒寵善人者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通屬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於輦也○宋祁曰於姚改輿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騎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

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詔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宋祁曰稍下疑有竊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衞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衞尉鄧廣漢為

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為字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沖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宋祁曰輒下添使字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讓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鴞音羽驕反○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止天子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毋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宋祁曰病擬作母）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褏中也褏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趣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兀反○宋祁曰臥輪當改臥輪）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

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
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
門闥也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
敬侯四子常歆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
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歆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
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
隨陵爲園郎歆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
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歆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
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
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詔岑拜爲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鴻臚主胡客也○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郎字歆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
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歆以待幸也臨歆病困
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歆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
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歆
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
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
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
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內都
尉○宋祁曰當刪內字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
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
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
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
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
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
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
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
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爲人後之誼白
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
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
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
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
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文穎
曰南名也大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鄭展曰當上南爲大夫人特莽號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欽
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
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爲其父及祖父
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
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爲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爲後
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
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
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
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
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
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
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
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
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從成爲君持大宗重○宋
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
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
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
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

心○宋祁曰顛惑當作疑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
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毋南爲太夫
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
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
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
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
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閒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
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
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
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
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
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
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哀
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
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
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
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
金氏云

前漢書卷六十八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霍光傳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云云○臣召南按捕莽何羅日磾功也漢書入日磾於功臣表入光桀於外戚恩澤侯表是有深意存焉

光爲博陸侯注文穎曰食邑北海河東城○臣召南按河字下脫閒字而城字則鄚字之譌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閒東鄚師古注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閒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

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臣召南按武五子傳作旦闓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正得其實燕剌王傳未及刊正耳

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胡三省曰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稱嗣子皇帝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

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臣召南按范明友爲未央衛尉鄧廣漢爲長樂衛尉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注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臣召南按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胡三省曰光薨後帝始聞妻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

廷尉李种○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爲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于杜延年傳

嘗讎有功注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顧炎武曰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曰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詐忠不效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

金日磾傳於是遂爲光副○臣召南按與霍光同傳故蒙其文不言拜爲車騎將軍也

前漢書卷六十八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爲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宋祁曰冒作莫報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爲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

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并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沉怒不信其心而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鄭氏曰隃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隃讀作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爲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險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

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饗飲之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劉奉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一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須曲解下文分兵並出文當爲且耶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宋祁曰渡姚改作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

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數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卽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

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敕同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師古曰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直用反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復還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爲于僞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憂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鄭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也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

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瘃墯謂因寒瘃而墯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師古曰閒謂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時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已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爾]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

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閑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宋祁曰校當作效]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宋祁曰獲作坐）然有識者以爲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以

其意對（師古曰卒猝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況務反師古曰鄭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閒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宋祁曰橐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曰庭改作廷）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

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
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
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
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
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
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
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
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
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
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召虎也詩人
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
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充國
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
羌將軍征烏孫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
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
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宋祁曰
歙改作翖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
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攽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
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爲車騎將也
朝廷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
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
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
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
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
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
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迺復
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之奇在寢不寐○宋
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
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
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
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
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
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謩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
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
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
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
其未至而豫禦也○劉攽曰衍災字宋祁曰注國者下當添其字慶忌宜在爪牙官
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爲右將軍諸
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
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
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
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
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

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
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
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
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
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
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
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
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
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
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
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王翦頻陽
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
質）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
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
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
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
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前漢書卷六十九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趙充國傳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臣召南按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即此役也。

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云云○臣召南按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按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亦充國爲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爲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師古曰湟水之北是漢地○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臣召南按師古注是。劉奉世說非也。胡三省曰。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因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

屯備羌至浩亹注師古曰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胡三省曰。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亹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胡三省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廓州地。

夜引兵上至落都注服虔曰山名也○胡三省曰。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臣召南按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豪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地。爲西海郡。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王應麟曰。段熲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予以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爲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熾。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充國辨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胡三省曰。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爲五府。

辛慶忌傳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敞曰。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云云○臣召南按敞有兩說。前說軍字衍。後說車字及軍字衍。以文義推之。後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按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顧炎武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也。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也屬音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疑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遍往曉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說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賚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我者則直道以報之故詔引之也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栘中廄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宋祁曰蘇林曰栘音移如淳曰栘爾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廄也釋文唐棣栘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爲夫栘音以支反姚本改作栘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

餘騎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鸁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謂放○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師古曰撣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并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擘字掣字疑作擘字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匄貣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貣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

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宋祁曰循疑作脩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起例反令與零同○宋祁曰偈字下當添音字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壹也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鄉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長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繞帶也○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字疑作漢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

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支也都賴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
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
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
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
以爲聲威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
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
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
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塡殺略大昆彌
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
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
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
爲寇師古曰勿抄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閒謂密呼也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
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
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
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
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
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爲單于遠

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
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
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數百人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
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
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
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
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
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
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
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
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
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
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
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
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臥反夜數犇
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
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

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 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爲槀當爲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 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 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古音工衡反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反胔音才賜反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猶許也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如若也 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其字從手 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 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而來也鄉讀曰嚮 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焞音他回反 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卦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其類故以爲善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

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謂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而廑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

之也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

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 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師古

曰愊億憤怒之貌也愊音皮逼反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 屠三重城，劉○

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

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 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

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

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

在咸陽西也 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

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 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

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埋馬也敝蓋弗弃為埋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

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 使百

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

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

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

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

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

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

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

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

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

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

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

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

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

各反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

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

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

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埶，納說多從。常受人

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

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

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

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illegible] 今

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

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言占為疆界也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

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

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

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 羣臣多

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爇脂火夜作師古曰爇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師古曰伋音級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趙姓也以所犯劇易爲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屬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劉攽曰梟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梟禽闕故一云梟俊猶言梟將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大各反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皆拜為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深思慮長當不特己曉告也○劉攽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宜反○劉攽曰由沛徙鴈門非踦也謂免官為踦耳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隴之墊鄭氏曰婁音嬴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

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吉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幷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師古曰儻蕩無行檢也蕩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前漢書卷七十

傳介子傳詔曰樓蘭王安歸○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

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注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臣召南按西域傳云後數爲匈奴反間注云間音居莧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間書作爲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

常惠傳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西域傳作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犂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鄭吉傳屯田渠棃○臣召南按渠棃棃字應作犂傳寫誤耳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臣召南按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云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二年爲地節二年也西域傳云神爵三年亦誤

陳湯傳由是遂西破呼偈○臣召南按呼偈匈奴傳作烏揭

又乘勝驕○胡三省曰郅支書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投都賴水中注郅支水名○臣召南按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

故使都護將軍來○臣召南按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軍候假丞杜勳○胡三省曰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

右將軍王商○臣召南按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爲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寧叡侯之旗○臣召南按西域傳俱作鉬侯師古注鉬卽翕字則此文叡字誤也

改元垂歷傳之無窮注師古曰上書者附著耳○胡三省曰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旣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元實以此非附著也臣召南按胡氏糾師古之失是也

段會宗傳天水上邽人也○臣召南按地理志上邽縣屬隴西不屬天水卽趙充國亦上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通鑑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

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臣召南按廉褒孫建事見烏孫傳郭舜事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辭兗反○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又音徂兗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宋祁曰郡本無必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澌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當劃去似字）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屣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宋祁曰南本澌本作乃今字）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宋祁曰意南本作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師古曰旐旗之屬畫龜蛇曰旐）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竝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澌本有其字）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

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卽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
上甚讙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
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
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
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
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
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
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
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
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
王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
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
日字下有更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
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
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
師古曰閑卽閒字也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
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宋祁曰衆字下有人字吾既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
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于公爲縣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
曰羅罹也罹遭也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
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
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
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
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具備也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於是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
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
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
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
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
立○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即位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
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冤師古曰言如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
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

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
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
可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
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師古曰言與定
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
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
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
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
郡不理連上書者○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
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
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
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
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盡饑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
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

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爲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敺導乘輿也敺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孰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劉攽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詢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傅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始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者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之敘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嚴謂尊嚴也。言）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賣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刪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絫，古累字。）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

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衞，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師古曰：俟，古俟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師古曰：絫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憐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頰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煢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讀與遯同。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于失位，而爲之傾邪也。贊言書宣二人立操有異于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臣召南按此天漢
二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爲直指使
者。至太始三年爲御史大夫。

于定國傳爲廷尉十八歲○臣召南按定國以地節
元年爲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
爲廷尉十七年。遷蓋從爲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
傳不同也。

萬方之事大錄於君○顧炎武曰。今所傳王肅注舜
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
西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

薛廣德傳沛郡相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薛公
獻策滅黥布。封千戶侯。生球。球生茂。宣。茂宣生饒
則。饒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

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臣召南按此文西京
所行僞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然則傳於亡窮四
字。當所自撰。以結引書之意也。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
衣以文學升廟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景。非
父子宰相耶。

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
毛詩禮記。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
之誤也。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卽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爲是也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當作角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卽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眞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眞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列也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周卽莊周揚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歿而無名爲病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勢之勢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勢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乎成其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

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
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
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怛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
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宋祁曰注文怛字下疑有怛字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
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敞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
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怛怛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
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方與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祁曰一本無也字○昔召
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
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
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棃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末反茇音步末反大
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
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吒師古曰吒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
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蘂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
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
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兗反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
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
以橛為馬之長銜非也橛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
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
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
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
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僑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
聞○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臻與臻同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
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
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
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
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
造行不能無愭○宋祁曰愭疑作惰類篇渠伊反長也敬也中尉甚忠數
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
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
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
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且何
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
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

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値○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微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孚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帝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皐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驁與傲同至於積

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瑑者刻爲文。瑑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以利啗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衞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曰。傅讀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

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飤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琱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綺古綺字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

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鍛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宋祁曰浙本無所字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罷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惓惓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屮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音顚躓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

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愼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宋祁曰已當作以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爲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捽音才兀反杷音

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師古曰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道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傜）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給以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

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音慢又音武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換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讇古諂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

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宋祁曰補字下疑有出字）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譴去）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惰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惰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

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並飤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孔武仲曰龔勝邴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爲光祿大夫漢爲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廷之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

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家而拜之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拕紳師古曰拕引也臥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拕紳故放之也拕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宮喚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敞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師古曰束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供○劉奉世曰共讀如字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天下惑也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宋祁曰大下疑有家字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晉灼曰迣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舉以為有盜賊皆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

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桔鞠也桔音居點反○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於偽反輸音式喻反○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俞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

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鄰為一第賜賢猶嫌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
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
入二年未省師古曰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
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顧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毣毣
之思師古曰毣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宋祁曰浙本無竭字退入三
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
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
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
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
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
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
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
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
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
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
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爲之長音也雄
爲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
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辠法案誅諸豪
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宋
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名捕謂顯其名而捕之
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
情○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
名之士瑯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
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

曰幷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
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勑同紀逡
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
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
履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也
被虛僞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
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
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
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師古曰贈貴衣服曰裞裞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
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
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爲郡掾
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由字披莊幷贊莊及
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作許二字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
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師古
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
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
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
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
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
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
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
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殊塗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香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蹟也○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

前漢書卷七十二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有園公句綺里季夏句黃公句甪里先生句○田汝
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
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臣召南按杜甫
詩曰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
誤又按甪里角字宋史儒林傳崔偓佺爲直講太
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
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對曰臣聞刀用
爲角音權兩點爲甪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
字據偓佺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祁曰
甪不成字當作甪俗本又誤甪作角蓋緣不知崔
偓佺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
王吉傳瑯邪皐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爲瑯邪王氏
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
瑯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皐虞後徙臨沂都
鄉南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
武帝以山陽爲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
云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
者不夭折也顏注非是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眞德秀曰吉意以
下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臣召南按賢父子猶云賢
父之子
兩龔傳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臣召南按
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
書原文疑此八月當爲正月之訛又按羊壹頭壹
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
勿隨俗動吾冢云云注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
被掘云云○顧炎武曰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
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
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鮑宣傳勃海高城人也○高城地理志作高成
薛方嘗爲郡掾祭酒云云○臣召南按鮑宣傳特附
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
清節著名者據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
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傳宣秉王丹王良郭
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
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
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載
逢皆立志較然不汚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幸
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
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皆見襃表至大官○臣召南按兩龔子孫後書無傳
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
君在列女傳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彤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彤當作謂彤亞字當作亞其音同韠當作同耳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群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家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言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編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劉敞曰予謂王赧時詎有豕韋哉豕韋亦非王赧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赧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眾官之長也群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遷古遷字其下並同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宋祁曰誒浙本作唉阸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慢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逌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懷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咢咢直言也睮音踰咢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遠忠賢之輔道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也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漢咸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睹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

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眞云同○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歲
月其徂年其逮耇師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耇不可
殆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
後世也○宋祁曰昔一作赫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
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言遠耇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宋祁曰注文
字作號言改斥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耇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
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己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宋祁曰牽一作幸渾化本作幸刊
誤據史館本改作幸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遷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宋祁曰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
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
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冀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
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遷輔相之相近居魯也○宋祁曰遷當作
悉後遷絶同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
也禰音乃禮反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
也戴負者謂隨其徒居也爰戾于鄒鬋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鬋字與剪同我
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環遶也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
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其夢如何
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師古曰爭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違戾
我言也○宋祁曰注文之事字下疑有而字言字下疑有故怨之三字寤其外邦歎其
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寤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工效反○宋祁曰外邦字疑
爲異邦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
既遷絶師古曰咨嗟也絶謂與舊居絶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
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
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士也我雖鄙

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絶之辭侃和樂貌音
口旦反○宋祁曰景德本絶作斷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
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
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
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
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
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
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爲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
爲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
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
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
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
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
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
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
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
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宋祁曰籯漸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爲是注文吾陳字下疑
有留字籯字疑作篋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
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
送之師古曰騶從者之車馬也○宋祁曰與疑作輿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
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爲諫大
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初玄成
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
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欲爲繼嗣故令以病去

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讓不肯也及賢病篤弘
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
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
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玄成
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宋祁曰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又言
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
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宋祁曰笑作咲注文大小便下有也字徵至長
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
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
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
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
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
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
相執事師古曰過僭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
為小人也○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
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
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
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
成不得已受爵○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宣帝高其節以玄成
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
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
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
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
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

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有此
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
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
曰歷世有爵位○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
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卽
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
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
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
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老致仕
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
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
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
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
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
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婧彼車服
黜此附庸師古曰婧古惰字也創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
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
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己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
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
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
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幾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
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
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

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倢伃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囏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囏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閑習之貌。音徒計反。○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會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會之言則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忌是申。供事靡憜。師古曰申言自約東也。憜古憜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囏。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己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異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然懼非所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廉反。今我

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愼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嫞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嫞亦古惰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愼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無忝顯祖。○宋祁曰祖一作位。以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宋祁曰爲疑作於。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注文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卽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餟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邏逆亂使不得萌生○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今賴天地之靈○宋祁曰江浙本並無地字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繇中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宋祁曰浙本無助字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攺也詩云有來雍雍○宋祁曰來字疑作徠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雝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壹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處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宋祁曰注末當有字耳浙本有字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

諡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
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宜爲帝者太
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
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
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出美人重絕
人類賓賜長老○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
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
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
也攘御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
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
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
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
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
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
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
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攽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
孝宣爲昭帝後臣子壹體也尊其文自可見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
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
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
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
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
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宋祁曰注末疑有是也兩字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
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汙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
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
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
字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
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
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
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
復之○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
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
也烈業也○宋祁曰恐疑作懼字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
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
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
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
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
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
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
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宋祁曰義越本作禮皆不敢不自親
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

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者而眉秀也。疆，境也。居良反。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師古曰：閒，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師古曰：閒，音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順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擧引之也。子孫本支，陳錫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並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宋祁曰所爲疑作所謂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宋祁曰狁浙本作允至宣王而伐之○宋祁曰宣字上疑本有周字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顯明方叔又能信其德既伐獫狁其侵暴則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刪一嘽字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爲夷狄也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幷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宋祁曰景祐本越本臂作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宋祁曰四疑作西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

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鬋字與翦同。茇音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爲壇，壇墠，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墠。祧音他堯反。墠音善。○宋祁曰：注文是字刪。）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建？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爲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祁云：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注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

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三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韋賢傳至於有周歷世會同○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其說卽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育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卽已荒略如此宜無怪乎楊子雲之自敘多誤也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注應劭云云○劉攽云云○臣召南按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劉攽之論確矣但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爲國此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儻所謂臨文不諱者耶

勤誒厥生注師古曰誒歎聲○楊愼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誒說文誒譽也離騷云欸秋冬之緒風說文欸譽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朱耜以耕○文選作朱耜斯耕又克奉厥緒選作克奉厥父又臨爾下土選作照臨下土又殆其怙茲選作殆其茲怙又彌彌其失選作彌彌其逝又致隊靡嫚選作致墜匪慢

韋賢子元成輸下從者與載送之○顧炎武曰下字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臣召南按天子七廟祭法禮器家語穀梁傳荀子王制無異文也謂自古天子五廟周因文武始加七廟惟韋元成此文而鄭康成注禮乃據其說商書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之矣元成言禮甚疎故傳末詳載劉歆七廟之辨以糾其違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臣召南按景帝初年詔卽尊孝文爲太宗是卽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深矣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宋祁曰浙本遷字下有爲字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宋祁曰罪字疑從辠書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

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閒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宋祁曰浙本無也字）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宋祁曰已字疑作以字）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師古曰餧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之也波音陂○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儲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捄（師古曰捄古救字）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師古曰價怒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陰陽之

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〇宋祁曰立下南本紀字下
無日字斷本有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
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
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
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〇宋祁曰浙
本無下字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
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
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
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
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屮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
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
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繇與由同下類此〇
宋祁曰莊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昔字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
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
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咎殃年壽永
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
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事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
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
禹也兒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曰新從軍而
休罷者也音薄蟹反〇宋祁曰罷音疲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
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
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
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
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
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
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
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
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
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徵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
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靜之處
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
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〇宋祁曰：納字疑作內）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〇宋祁云：浙本無者字）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〇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之欲反。〇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〇宋祁曰：浙本位列作列位。）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〇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〇宋祁曰：親字下疑有給字。）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〇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〇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宋祁曰陋疑作陋）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棄○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宋祁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謝改作由注末也字疑作耳）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宋祁曰奔疑作犇）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鬭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兗反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吉止駐（○宋祁曰駐字疑作騎）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

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衞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衆本添皇字）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羸弱常在郡獄故指言臥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郡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誰守言姓又非也○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稟具也○宋祁曰注文稟字疑作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遊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前漢書卷七十四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魏相傳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臣召南按相對策見

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變榮節

義一段亦非全文也

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注師古曰山者去病之

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臣召南按依顏注當如霍

光傳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

鄭說此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

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

似非誤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

可○蘇林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

同憂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充國遠甚

中謁者趙堯舉春云云○臣召南按此趙堯疑另是

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也上文

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傳

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

周昌之出爲趙相而趙堯代爲御史大夫叔孫通

之由奉常徙爲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據功臣表

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爲御史則未嘗爲中謁者

矣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云云○臣召南按此時定策吉

爲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

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

之下

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按表作千三百三

十戶又按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元

許舜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豈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炅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反○宋祁云決錄漸本作姎欲 少時好俠，鬭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宋祁云俠字上疑有游字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臥於地音居羊反○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 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也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 襢以帝位，師古曰襢古禪字也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式證反一作升證反 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宋祁云王字下疑有時字 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師古曰姓蕑名卿蕑音姦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遊戲也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

還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
策安宗廟益千戶○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
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
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昆明甌
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薉貉朝鮮張晏曰薉貉在遼東之東也師古
曰薉字與穢字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
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
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褒周之後○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鄒本無之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
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
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
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
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
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蝗
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
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
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
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

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師古曰論語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
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
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
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
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宋
祁曰畢字疑作通字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
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
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
謂上爲君師古曰見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
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爲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
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
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
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爲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
意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
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
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
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
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
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

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爲一家之學○宋祁曰注顓字下當有音專字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宋祁云王字上更有梁字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爲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徵舉故欲遷爲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諸字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以風雨寒溫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爽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辠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師古曰靁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瘉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遠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己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攽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己卯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

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

易逆天意（師古曰易理也音弋豉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伺具知之（○宋祁曰與疑作予下文同）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乃懷邪知益為害（○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狠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狠）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晃以為學者雖殷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敞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日蔬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

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時散爲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北與東爲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己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爲常事時爲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

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宋祁曰興疑作與字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藏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師古曰豲音桓○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豲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理志豲道乃天水郡十大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國邑道皆可謂之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師古曰憯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捄貧民師古曰捄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

曰戲鬼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貍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

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雖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

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宋祁曰洽一作給○）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爲（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初

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爲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爲菜色也）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

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回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緯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劉敞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爲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爲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弋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垣爲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一事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諓諓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騎杞子逢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諓音踐仡音巨乙反又音牛乞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謠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宋祁曰南本竊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謂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直用反旁蒲郎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爲極陽也色宜明燿而無光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爲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爲臣宮中央土也土爲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從流不從故道也○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盛冬靁電潛龍爲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當囚之象也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祁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賞公賞士四字諸闕

茸佞讇抱虛求進師古曰闒音吐盍反茸人勇反讇古諂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宋祁曰閒字當改作間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趯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爲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師古曰比頻也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閒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宋祁曰謂繞惑之閉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桀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閒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厭桑之厭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

大柱小可爲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帝塡星爲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劉攽曰營當作熒）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大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後宮之義也○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爲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既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宋祁曰注末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宋祁曰注末當有細字）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師古曰濊與穢同）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師古曰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作春月）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宋祁曰罰疑作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彖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爗爗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頹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櫪而秣之也趨讀曰趨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

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劉攽曰衍一覆字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以至滅亡。○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敞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衍。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劉敞曰：當云制詔。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陵夷，漸滅亡也。惟漢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宋祁曰：為字當作謂。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宋祁曰：注文幽深下當有也字。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眭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也

至符節令○按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

漢家堯後○臣召南按以漢爲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爲篡竊之本

京房傳補小黃令○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胡三省曰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

今爲姑邪亂邪○臣召南按通鑑考異曰故貢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本無亂邪二字

翼奉傳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臣召南按儒林傳其師東海后蒼也

詩有五際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臣召南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據此則五際不言戌而亥爲二際矣但緯書怪妄百出其是非初不足辨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臣召南按孺字誤也據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即張無故而奪其字耳嘗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爲孺字耳

五經六緯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師古用孟康說而劉攽駁之謂正說星宿何故忽說五經其論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攽亦未嘗指實也

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云云○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傳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歷紀開元○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又夫受天之元命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贊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田終術見翟方進傳又見王莽傳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佗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楊伯時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蹤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鋭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史越作吏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突字新本添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楊伯時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蹤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

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宋祁云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史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史越作吏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突字新本添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

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祐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師古曰喜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末也字可刪百賈畏之後去居家○宋祁云浙本作家居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師古曰閎姓也音宏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字一作守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師古曰郯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伍保也比音頻寐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囿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斫莝師古曰莝斬芻也音千臥反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莝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莝故因以莝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劍鈇皆失之也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師古曰言盜賊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喻也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音止蘂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兼敬之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
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
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
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
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
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
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
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
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
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
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
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
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
待罪（○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
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
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
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
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乃起聽事
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
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
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
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
東郡（○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
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
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
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
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
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
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
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棨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繒飾鑣銜也建立也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
以赤黑繒為之幢音大江反棨音啟）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
直音常職反○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畫字）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
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
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歌
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服虔曰噭
音叫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佗釣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
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韣羅後（師古曰韣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如淳曰籣
盛弩箭籣也師古曰鞮鞪即兜鍪也籣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鞪音莫侯反）又使
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盜驂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
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
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匽鐔音淫又音尋）及取官
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傜同○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役字）及
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
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
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
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

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爲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爲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宋祁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爵邑邵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朓音他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

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師古曰亹亹言勉彊也舍息也亹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師古曰閑讀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頻年不熟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謂尤異也○劉敞曰下言止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師古曰歙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師古曰耆讀曰嗜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軿衣車也輜音甾又音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文穎曰謂衣裏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亡糾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宋祁曰臣字可刪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師古曰寖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賞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

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卽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蘇林曰憮音撫師古曰本以好媚為嫵何說於大乎蘇音是宋祁曰憮音嫵嫵媚之嫵嫵音舞○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宋祁曰或無終字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閲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挐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宋祁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

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宋祁曰當作京兆尹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得反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宋祁曰一本作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一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卽今廟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宋祁曰

會作徙守太原滿歲爲真太原郡清○宋祁曰當作郡清靜頃之宣帝
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
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
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
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
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
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
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
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
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
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纚卽今方目紗也纚音山
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
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
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
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
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
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
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
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
無史字予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
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

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
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宋祁曰妬當改作詬尊聞之遣吏收捕
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
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
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
而辦師古曰尊難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劉敞曰自長安上雍不過
虢過美陽虢守是史氏誤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
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
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
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師古
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
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
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
里○宋祁曰浙本無則字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闑門閫也音魚列反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宋祁曰當作以賢爲上毋
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
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
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
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
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
丞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譏勵之輔繫獄
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
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
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爲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

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宋祁曰。刑課改媚作郿。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郲山名也。師古曰。郲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宋祁曰。庭當作廷。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宋祁曰。斷本顧字上更有王字。○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妻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謂也。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宋祁曰。浙本作相比詳。又注文豫比。比周也。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

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
上十四刻行臨到○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
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
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猥
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
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
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
人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音朋是也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
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蹤而射取之也
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
下師古曰在天子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
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乃可於是
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
閒盜賊清○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
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宋祁曰浙本注文給
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守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
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
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卽發也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
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
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忠闇發忠也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師古曰姍古訕字也
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
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劉攽曰日當作曰著字衍劉敞說同往者南
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
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爲卿也卿前京兆尹王昌貶爲
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寖彊吏氣傷沮師古曰寖益也沮壞也音才汝
反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
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
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閒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
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
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
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
翦張禁子按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翦張禁注中遂作翦張禁乃安杜陵楊章等皆通邪
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幷兼役使侵漁
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
歷也音工衡反○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
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懌說讀曰悅○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懌尊撥
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名將
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
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宋
祁曰一本改承作以靖言庸違○宋祁曰浙本作庸章注云章違也象龔滔天師古
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

一也。（漫音漢于反。曰溺濩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宋祁浙本作出。）於御史。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剄之。（○宋祁曰：剄本作剄。）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宋祁曰：本無為字。）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附謂益其辜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謂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古莧反。）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宋祁曰：浙本作討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宋祁曰：江浙本又作誠國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放之於幽州也。○宋祁曰：共工當作名服，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宋祁曰：姓古文曰書朞作期，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宋祁曰：違當後儒注改作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闕。）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宋祁曰：本無尊字。）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宋祁曰：浙本英作莫。）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

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爲健○宋祁曰卬音昂爲是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十二不煩曲解書存之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如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宋祁曰我下疑有家字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宋祁曰置上當有初字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師古曰衎衎和敬之貌也音口旦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師古曰媠古惰字也謂走馬相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注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臣召南按惠紀作斥上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掾云云○通鑑考異曰蓋傳掾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竟坐要斬○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元年本紀作二年誤也

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臣召南按地理志河東郡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騏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顧炎武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矣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爲執金吾元延元年爲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

韓延壽傳修治學官○按學官應作學宮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

行縣至高陵○臣召南按地理志高陵雖爲左馮翊首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職○胡三省曰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臣召南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胡三省曰西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攽曰虢字是史氏誤○臣召南按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按攽及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卽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弘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

白馬三老朱英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盍反明經爲郡文學
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遷爲衛司馬蘇林
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
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寬饒視事案舊
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部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
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敞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
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
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
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
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爲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
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
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
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
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傳
代當更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
以報寬饒厚德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宣帝嘉之以寬饒
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
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衆劾故有不用者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繇使而來者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
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也特讀曰獨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
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
○宋祁曰笑或作笑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
與狗鬭師古曰沐猴獮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卬讀曰仰○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
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經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
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
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
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
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公廉
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
爲怨師古曰人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
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宋祁曰
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庸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
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
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
雅云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
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

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宋祁曰：循一作修。〕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拂讀曰弼。匡，正也。〕數進不用難驗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師古曰：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雖執直道而遇時言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宋祁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寖，漸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為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卻，退也。○宋祁曰：卻字並注文卻字疑作郤。〕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

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師古曰：善善，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免處中和，○宋祁曰：免，越本作勉。劉奉世曰：免當作勉。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己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為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宋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弟字。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也。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宋祁曰：修疑作循。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

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讇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僭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讇古諂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浙本無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宋祁曰眾人共之眾字上疑有與字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犫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犫蓋鐸犫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承等止舉殺鳴犢一人及不論竇犫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褎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人皆懼也精銳銷耎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耎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熟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晏也高武侯傅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夭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此皆犯陰之害也○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之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專同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己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師古曰殊異也恧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

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師古曰鄢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偫（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偫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寶為可不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權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故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占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廢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如淳曰廢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所部豈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稺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稺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稺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稺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稺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稺季而譴宅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讙譁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懇惻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師古曰睚音涯眥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眥又音仕懈反己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將命之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宋祁曰浙本無尹字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事懟而嫌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觖音決挑音它聊反○宋祁曰擿字正文作摘觖當作譎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剌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

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劉攽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誖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

賁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顓與專同）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宋祁曰僻當作嬖）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爲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爲西伯而斷其訟二國各讓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輿汝南之縣也）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宋祁曰傳越本作侍）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爲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襌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讙譁以爲實死（師古曰讙譁眾議也讙音許元反）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

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俗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受賕之臧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閒；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恃也。恃其兄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李款，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令，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槨，亶容下棺。〔[illegible]曰：[illegible]三[illegible]曰不[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曰但下棺[illegible]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槨，[illegible]容下棺而已，[illegible]令高大也。亶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司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以數子之名跡，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元共奏為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蓋寬饒傳寬饒以令諸官府門上謁辭注文穎如淳云云○許鼐元曰文說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卽上謁辭也注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叔使侯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報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鄭崇傳因持詔書案起注師古曰案者卽寫詔之文○胡三省曰按更始時常侍奏事輒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臣召南按胡解是案卽几案故曰持詔書案起

孫寶傳遣制詔丞相大司空○通鑑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傳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己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何並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注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按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字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榮字○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側搜索以逢梧執故不得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宋祁曰本無及字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閒讀曰閑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疇問狀師古曰疇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宋祁曰一本作躬親漸本無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劉奉世曰顏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文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課斷其文爾劉敞說同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它職事試之諸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

可師古曰言主上之意也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師古曰寖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以補郡吏師古曰周徧天下也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一致太平也○宋祁曰平一作夫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賊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謂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宋祁曰壹或作一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眾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于具反○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當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
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
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
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
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
春將大困乎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
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
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
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
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
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
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
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
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爲軍旅猝暴而施設○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聞天漢
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
民請奪假貣師古曰貣音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
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
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
法也○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攽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
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
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
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

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
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
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
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
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
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
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
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
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
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
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
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
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弟讀曰悌弟音悌
○劉奉世曰漢與匈奴書約爲兄弟此弟直自謂爲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
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
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
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
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

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師古曰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劉敞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宜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為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曰右上也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僁靡有後言師古曰僁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宋祁曰如疑作加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
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
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
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
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
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
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
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
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
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譏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仄古側字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
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
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
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
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
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
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
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
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
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順之年師古
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
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
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

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懈廢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蹤然後已乎
橅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應劭曰下
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皐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
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皐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
疇師古曰田曰疇矣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
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竢古俟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蓧草器也音徒釣
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
常政師古曰度行越常檢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
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師古
曰鋒刃端也鍔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
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
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
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
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
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
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
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
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
詔師古曰蟜音巨嬌反字或作僑以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與穢同欲入堪
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
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
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
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
曰令出視事○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令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恭顯因使
高○宋祁曰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因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
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
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
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
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
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
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
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
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
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
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
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
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
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
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使者至召望之望

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
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
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
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
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
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
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
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
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
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
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
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
故謂副校尉也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
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登見反育爲之
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
爲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茂
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忿其爲漆令言故
欲以職事責之○宋祁曰注文忿字越本作怒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
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
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
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
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
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爲字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畤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閒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顏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南按名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麥飛陛曰是不甘辱之意師古注恐未必然臣召南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以官爵介意

以鄠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宋祁曰注文經行擬當刪行字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劉攽曰此馬名曰象龍也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師古曰比必寐反○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反○宋祁曰注文彡字下當有音字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

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庭〇宋祁曰庭當作廷方以為憂而遣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〇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謂暴字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如淳曰軵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輓車而軵音而隴反〇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壟字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〇宋祁曰注文擇字疑是練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〇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普何反〇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〇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〇宋祁曰徐鍇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之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非為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嘑種劉德曰嘑音辱羌別種也彀者謂能張弩者也彀音工豆反絫音力追反嘑音乃彀反〇劉奉世曰呼速絫則呼遬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也嘑者匈奴傳所謂西嘑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也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〇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

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爲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宋祁曰後疑作侯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爲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駮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謂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爲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也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逡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師古曰都祋祤人而爲掾也祋音丁括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都詰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

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爲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逡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衞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諭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云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行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衡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恂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數病徙爲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優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爲農都尉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爲漢嗣也○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儀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蹈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師古曰卒終也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縊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之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小弁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前漢書卷七十九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馮奉世傳至伊修城注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云云○臣召南按伊修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刊本訛循作修耳顏注亦然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臣召南按昭帝應是宣帝之訛昭帝時奉世名尚未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文義似衍人字

與屬國為右軍屯白石○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道隴西郡治也

馮奉世子野王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卽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馮奉世子參參擢為上河農都尉注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顏注敘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明文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衞倢伃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倢伃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註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宋祁曰注末書有也字為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宋祁曰陽字疑作陵字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王

得書喜說如淳曰上真王也○宋祁曰此姓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字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作詐字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曰始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便宜適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憯音才感反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冉耕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孫紇也謚曰武仲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鮮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憍之之字書劉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讇惑王師古曰讇古諂字○宋祁曰周當作禹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宋祁曰朕惻焉云朕甚惻焉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不祥之事從博來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敕之○宋祁曰注文申字下當有重字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言人能靜而恭以守其位惟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祿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指意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于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俷德也經術之義人臣不得外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

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
博等所犯惡大(○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
瑞反)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
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絜白之物取其自絜故
用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言臣子之道改過
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
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補也稱副也)如
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
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
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
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
曰悉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
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
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
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
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
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
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
(孟康曰縯音引師古曰音弋忍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
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囂素行
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
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
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
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人而
有如斯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
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也茂美也勗勉也)書不云乎用德
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詔與
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
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宋祁曰陸一本作陵)是
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
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曰煬侯子顯嗣
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
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
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
(師古曰言其書紀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
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
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也)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師古
曰以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
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人無子乃守園陵宮)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
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蹻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勑數而曉告之也)
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
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
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其身(○宋祁曰書無不字云離
於身蕭子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所添也)而社稷可保
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
(○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憯痛也)
(音才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少年血氣盛○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壞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繦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驁忽臣下師古曰驁讀與傲同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宋祁曰注文親字上疑有自字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舊不可責以備行而卻棄之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師古曰貰猶緩○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

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冀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弔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溝反又音奴皋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謂滯陷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其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宋祁曰作山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幷祠之（師古曰倍草黃草也音步賄反○劉敞曰立石爲上句）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反其所爲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爲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宋祁曰江南本邸字上有薨字浙本無）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時卽爲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卽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哀帝卽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己爲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王爲信都王（○劉敞曰王爲信都王上王字當作立字）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興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子未諱衎也今此傳云子衎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卽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與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前漢書卷八十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楚孝王囂傳子懷王文○按文表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注師古曰蟜字或作僑○臣召南按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作僑則僑字是也

毋忝爾祖述修厥德○今詩作聿修。即漢書他傳亦作聿修。惟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息夫躬傳作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

贊詩云貪人敗類注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顧炎武曰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蕩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宋祁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瓚書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宋祁曰視季張云匡鼎來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棄甲復來亦音離注文若言匡且來也考無若字匡語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以語為說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令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宋祁曰注文浙本無說字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宋祁曰別本作矣當作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宋祁曰注文譽字下並當有也字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貴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羊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宋祁曰注文故貴字下疑有之字於既字上疑有音字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歙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宋祁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宋祁曰注文抵字下有亦字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布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黨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踰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能以禮讓治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宋祁曰克當作剋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陷害之心堅也忮音之豉反○宋祁曰忮字說見酷吏寧成傳韋昭曰忮音洎如淳曰詩云不忮不求嚴彝也蕭該案字書忮恨也之豉反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狃狎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狃為之恐傷故也襢音袒裼音錫字並從衣旁將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宋祁曰注文中三虎字並作數字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宋祁曰穆字浙本作繆字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

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畜讀曰蓄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卽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皆怨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卽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讓恕○宋祁曰注文父子而居之浙本作父子而君之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下在字越本作存字浙本同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宋祁曰我一作爾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宋祁曰字林云祲精氣成祥也音子鴆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師古曰晻與暗同○蕭該案字林曰晻不明也應劭曰晻音闇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宋祁曰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

擯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崖下○宋祁曰此書有郡字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題致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蓺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聞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聞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傅讀曰附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宋祁曰注文詩字下疑有也字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也而樂其樂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也字書闕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業成謂己成之業人情所業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宋祁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浙本有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助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師古曰彊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門橛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逾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賓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

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傅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宋祁曰聖字可刪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煢煢憂貌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宋祁曰匹配當作妃匹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宴私之意不形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宋祁曰無當作毋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宋祁曰已當作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illegible]伎之人[illegible]有技能斥遠之則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宋祁曰蕭該作材傚傚亦駑也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蓺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宋祁曰浙本禮作體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也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劉奉世曰甄當作張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

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著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宋祁曰注文逆篡本作篡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備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文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宋祁曰南本無承字只云阿丞相衡邃浙本作阿承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憙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曰字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寢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

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雅故謂舊故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譏過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宋祁曰無當作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以田為業○宋祁曰晏本業作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劉敞曰絲竹管弦等二物爾於文為駢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臥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宋祁曰郎字上疑有侍字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宋祁曰未字上當有而字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宋祁曰則當作即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宋祁曰按劉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大兩字今越本無十大兩字劉敞曰五十六地震五耳衍十大字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希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宋祁曰越本作福喜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當作此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服虔曰露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宋祁曰有字上疑有當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宋祁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宋祁曰當本越本敘字下有不字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師古曰寖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諜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宋祁曰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本浙本同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又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宋祁曰莊文帝師教令成就當作常為帝師教帝今成就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曰字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宋祁曰贈一作賻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宋祁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宋祁曰一作三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議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天子意也虹沛郡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宋祁曰旨當作意越本作旨意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宋祁曰監本浙本作三科第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宋祁曰浙本有字下當有以字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旨意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宋祁曰斷本云獲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稾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也○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有事字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宋祁曰注文宦字別本作官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宋祁曰於帝子行越本云於帝爲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宋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宋祁曰監本正文懲字下有後字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宋祁曰知字上當有自字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

宮[師古曰復讀曰複]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宋祁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也]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丹以罪免[○宋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直用反○宋祁曰又字上當有後字]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爲害]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虖[師古曰於讀曰烏虖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卽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閎三相[師古曰閎猶歷也]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也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孟康曰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朓音吐了反○宋祁曰浙本有兩亂行字朓按書曰朓晦而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沴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宋祁曰右景佑本作左注亦作左子按王商傳擁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

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宋祁曰
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篇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其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
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
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
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
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獨介之人援音爰退
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
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
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
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也諶辭至
誠之辭也棐音匪諶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
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
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求福
也禳除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較音角書奏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
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
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宋
祁曰謝字上當有國字前比歷位與大職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幸免罪誅全
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
光智謀淺短犬馬齒䥫師古曰䥫老也讀與耋同今書本有作䥫字者俗寫誤也
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踔遠也音
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

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宋祁曰事字上當有光字敞姓成
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
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
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
光者免傅嘉○宋祁曰免字上當有復字曰前為侍中毀譖仁賢
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乂嘉傾覆巧
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
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
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
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
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
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
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稾草風讀曰諷
下亦同睚眥莫不誅傷師古曰睚音崖眥音漬睚又音五解反眥又音仕懈反其在杜
欽傳○宋祁曰學林云史記郭解傳曰以睚眥殺人此用睚者省文也莽權日盛光憂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
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
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
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
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宋祁曰統字上當有總字光愈恐固
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
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
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
曰艾讀曰乂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

將與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似竹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轀輬車及副各一乘也轀輬解具在霍光傳○宋祁曰轀輬下當有車字注文同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喪過乃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上○宋祁曰益上當有再字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一○宋祁曰字當刪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長公論幾安字甚堅浙本作還長子福名數於魯按霸既詔許以

入百戶祀孔子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夫子浙本作遷還子真還小異而大同官長安與後人安孫且復歲始無處昔潁川彭年亦以安字為衍書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以長以為長幼之長也福霸之長子於此傳首言霸於書徒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

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宋祁曰注文抨彈字書曰抨彈也抨音迸董反

前漢書卷八十一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匡衡傳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注謂樂得淑女云云○此槩論二南風化之美耳注以關雎一詩爲解非也

此成湯所以建至拾保子孫云云○臣召南按殷武所以頌高宗武丁而衡云成湯事蓋齊詩之說如此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注屬臨淮鄉○當云屬臨淮郡

張禹傳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注服虔曰各自爲得宜○顧炎武曰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胡三省曰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疏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

孔光傳求生子真箕○臣召南按子真箕史記作箕字子京又穿生順史記作子慎此皆字畫異耳此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云武生延年及安國世次不同必有一誤

領宿衛供養行內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行內署門戶當爲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爲之說耳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二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慽（○宋祁曰慽疑作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宋祁曰注文鉅字上當有音字）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人九反躪音藺○宋祁曰注文人字上當有音字）老弱號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僞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爲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郤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隨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宋祁曰己字疑作以按字疑作案）鳳以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肜素善吏宜以爲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宋祁曰注文按疑作案）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宋祁曰寑疑作寢）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中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劉敞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句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一句下朝者劉奉世曰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詔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云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宋祁曰性字上疑有稟字）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師古曰懟音直類反○宋祁曰懟該音治遂反）商子俊欲

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師古曰迕違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爲句乃不如注非矣劉攽說同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讓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誖周詩大臣節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人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宋祁曰易作見沬王弼云沬微昧之明也王肅本云昧與沬義同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宋祁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爲此言以譖商爾愁與惕同二字文雖異其音則一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劉攽曰春申君獻妻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擬匡自謂非傳者之失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宋祁曰訐晉灼音九刻反引字林面相斥罪也浙本音居文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威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鼎所亨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敗國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漸然也恐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宋祁曰而字下疑有通字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

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於綺反○宋祁曰注文倚字下當有音字）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位（○宋祁曰監本作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元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宋祁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反一曰擿鏑也音丁歷反鏑音丁回反韋昭曰擿持歷反如淳音嫡）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數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陳惠李微皆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數吹也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許為臣子○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通）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寖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唏音許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〇宋祁曰徙字下當有丹字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疏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〇劉攽曰親當作新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通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〇宋祁曰注末當有於長平三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

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師古曰愨謹也音乞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絶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稱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宋祁曰事當作士其勢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爲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傅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前漢書卷八十二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商傳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劉攽云云○臣召南按攽及奉世說是師古誤斷下朝者爲句上文張匡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所謂近臣卽指中朝將軍侍中等官也又下文知聖主崇孝遠別句不親後庭之事句師古亦誤以遠別不親斷句劉攽糾之是也

史丹傳其後中山哀王薨○按建昭四年事也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注師古曰自託爲臣子○劉奉世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臣召南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

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臣召南按表丹兄名衛卽樂陵嚴侯也

傅喜傳謚曰貞侯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臣召南按表高武侯傅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侯勁嗣然則喜子名勁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略之非不得其子名也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漢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宋祁曰贛如淳音鉗）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宋祁曰吏擬是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禄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下更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注文行字下當有音字）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宣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宋祁曰注文宛字下當有音字）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宋祁曰注文仲字上當有音字）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爲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與讀曰豫千豫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郎到反來郎代反○宋祁曰注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鬲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竟其事○宋祁曰謝疑作尉字）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師古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己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謂不廢其後更爲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

讀曰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宋祁曰賊字衍本作賦字實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辭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宋祁曰以明疑作已故使掾平鑴令如淳曰平鑴謂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嘗爲光武鑴說其辭鑴此謂餘以鑴言鑴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鑴謂琢鑿也鑴音子全反○蕭該音義曰據晉灼之意引巽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巽與之言蓋依鄭展鑴音子緣反與此引晉灼不同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文也言自審己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列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蕭該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憮字以當誣字耳憮有空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爲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

受因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應劭曰以壹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爲歡关耳关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皐陶謨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斁壞也墮音火規反斁音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

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嘗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閱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舉譽之也奸犯也奸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潔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宋祁曰多朕既不明止空虛十六字百

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嫚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曰由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蕭該音義曰賕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賕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賕音巨又反該案今人亦為求音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

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宋祁曰丞當作承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意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痏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蕭該音義曰案晉灼曰疻音侈侈裂也韋昭曰疻謂毀傷也疻音脊豉反說文曰疻毆傷也手支反又思詣反痏說文曰痏病也該案三倉云痏瘡也音如鮪魚之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爲脩而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賕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宋祁曰罪字上當有死字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幷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宋祁曰擠玉篇云子詣子禮二切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開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音古穴

反撓音乃高反○宋祁曰扶字林曰扶撓也音一穴反蕭該案左傳云鄭人能扶之以出門者又曰以一杖扶傷其使者追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
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
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
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
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
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
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師古
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
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
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
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
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
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
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
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
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
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
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
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
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者二字
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
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
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
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師古曰右
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
畏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
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
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
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
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
多褒衣大袑師古曰袑音紹謂大袴也○蕭該音義曰按韋昭曰袴上曰袑音乘嬌反鄧展
音超不中節度自令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
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
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
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
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
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
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
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
豪強慴服師古曰慴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
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皆亡捕之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
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

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曰豫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鶩，○鶩音務字書曰鶩亂馳也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閥其數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盡其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舍置也貸謂寬貸於下也音土戴反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名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所犯之情狀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師古曰洒音先禮反抆拭也抆音文粉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漏泄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其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平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目反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樸質也約少也而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宋祁曰之監本部本作之校本作文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

一一一八

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宋祁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作鳥鳶用之斷本亦作鳥予謂鳥字當作烏字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宋祁曰喜字上當有傅字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

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宋祁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頹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宋祁曰陶下當有傅字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讇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

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
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
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
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
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
故大司空氾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氾音凡事
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
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
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
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
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
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
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博執左
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
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
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
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
十四人師古曰蟜音矯○蕭該案呂忱曰蟜毒蟲也居兆反今借以為矯字此蓋古字無定耳
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
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
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
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

年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
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
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
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
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
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細也器誠有
極也○宋祁曰越本有字下有所字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已亡可
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
權師古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宋祁曰注末書借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籍字若作借何煩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傳寫之誤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
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
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孔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八十三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薛宣傳都試掾史○臣召南按百官表中尉屬官有都試令丞。

遷樂浪都尉丞○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都尉其南部都尉治昭明縣東部都尉治不而縣。

爲宛句令○宛句屬濟陰郡志作寃句。

上遷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云云○按成帝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自號山君四年趙護擊之遷護爲執金吾公卿表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爲執金吾。

廷尉直○臣召南按公卿表卿廷尉屬真也真字與直字相近而誤缺筆耳。

朱博傳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按表作楊鄉又下文願還千戶表作還千五十戶。

卿召元詣尚書問狀○胡三省曰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元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元易以窮詰也。

右將軍嶠望等○臣召南按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也據公卿表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至三年嶠望始爲右將軍此文似應云左將軍丁望等或因其名偶同而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蓺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淳化本努作怒。)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宋祁曰：於母字上疑有後字。)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劉攽曰：多一論字。)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輒奏事京師也。盡)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祭泰畤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劉攽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己之事不奏○劉攽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己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猳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以猳辱之。猳，牡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劉攽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詩逆順之理。(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宋祁曰：乃于，監本作迺，姚本刪。)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

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
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
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
道路下車立須過迺就車師古曰須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
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宋祁曰楊本複有敬長二字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爲大也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
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
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弋豉反而
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師古曰讇古諂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讇
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
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實荏弱故方進引以爲言墮國體師古曰墮也音火規反亂朝
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
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
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
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以詆
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
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
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
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
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
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
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子曰不逆詐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
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

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
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
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illegible]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
辜罪○宋祁曰學林云辜榷者乃阻障而獨顯其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一百萬
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
訓迂矣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
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
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毀詒會
成而見毀也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懈也居官
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
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
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
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
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
甚篤師古曰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
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
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爲相公
絜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
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
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
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
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
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
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

切大臣而薦瑯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宋祁曰官簿一作簿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宋祁曰邵本無從字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兗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謂今讀揣音初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可與舉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

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冒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宋祁曰浙本云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倫○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宋祁曰父擬作甫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鸇似鷂而小今謂之鸇鸇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讒難
犯犯之衆敵並怨讐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蓋也臣幸得備宰
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
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宋祁曰姚本既作知復徙故郡
以憂發疾而死○宋祁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方進
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
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
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
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
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
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
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方進適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
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
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
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
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
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朓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民人訛謠斥
事感名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滅名赫赫尾漢漢是也○宋祁曰注文井監作并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貫北斗杓熒實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
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
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功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重不但斥逐而已○劉敞曰勠攽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
為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
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
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
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宋祁曰按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之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為之非出籥也失國守備盜賊
黨輩師古曰黨衆多○宋祁曰監本浙本作盜黨羣輩姚本作盜賊羣輩吏民殘賊毆
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
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
嫉妬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間謂近者以來百
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
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
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
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堧城郭寺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顧當為之月用二千使人宜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

(稅算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堧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誡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蒙，冒也。)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師古曰：孝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宋祁曰：注文已字當作也。)諡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少子曰義。

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宋祁曰：丞相史對飲，新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宋祁曰：自，當本作目。)○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宅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分其獄而逮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斂。)載環宛市迺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以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皐丹為御史

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
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
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
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
王況爲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
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爲奮威將軍師古曰兄
讀曰況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
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
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壄將軍屯武關
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二音並得書本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
徒戴反音義兩通義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大保
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灞上師古曰丞陽侯音烝常鄉
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
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
備○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
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
之斗筲師古曰斗筲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
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
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
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
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
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宋祁曰
注文閔字下疑有也字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
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沖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予未
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謂也
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道讀曰導熙我念孺子若
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
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
讀曰附近音其靳反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
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太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紹承也詔予即命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
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
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
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
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呰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
也皆讀與疵同○蕭該曰呰韋昭音疵皆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祐粵其聞曰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曰
也師古曰粵發語辭也○宋祁曰景本日作曰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
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
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
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故我出大將
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
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逋亡也播散也爾國君或者無不反
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
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爾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
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故予爲沖
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
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

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師古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熙爲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歎而言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阸。晉灼曰古阸字服虔曰阸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劉奉世曰阸者國統三絕也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爲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太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爲帝室不得止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郅支單于懷輔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懾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光相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壄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壄古野字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毖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椽以成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僕不弃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長惡故也烏虖肆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伐其室也難古艱字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畝之事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兆陳惟若此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宋祁曰邵本兆作卜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與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也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太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宋祁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宋祁曰姚本散作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謂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輔未詳或者當為傅聲之誤也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師古曰被加也被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縌服虔曰縌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韍所以繫印也縌者系也謂受之也即就也韍音弗縌音逆○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朱輪車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破之義與劉信弃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師古曰斄讀曰邰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

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爲厭難將軍師古曰棽音所林反○宋祁曰服虔棽音棽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晉灼音參參音森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録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僾師古曰僾音土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宋祁曰恐有當作恐其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以避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絶於翟氏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鱷鯢大魚喻害者也以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慝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奐反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卽今司竹園是其地也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栫柴木壅也在見周禮說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爲栫字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萑蒲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溉灌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爲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也飯音扶晚反食音飤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猶今稱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羇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孟賁育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前漢書卷八十四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翟方進傳受春秋○按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始又兼左氏春秋胡常與方進同師者也

司隸校尉陳慶○按公卿表慶字君卿後方進為丞相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為廷尉一年徙為長樂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按公卿表延壽字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為廷尉八年卒

矢貫中注云云○臣召南按孟康注是也如張晏說則與下文張弓復矣

翟方進子義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注如淳云云○臣召南按都試日即講武日也故下文云勒車騎材官漢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最詳如淳以課殿最解之非是

泉陵侯上書注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臣召南按泉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據地理志泉陵侯國屬零陵郡則此文是表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爲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郅音質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韋昭曰紬繹陳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也徵證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般讀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也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此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厲不善也○蕭該音義曰劉氏曰閻音淫該按毛詩作豔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師古曰損減也閒讀曰閑勞憂也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关師古曰关古笑字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也虞與娛同應劭曰享呼庚反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毋過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己也共讀與恭同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宋祁曰南本無致字別本作之所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登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敕同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爲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實也伯讀曰霸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在五行志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

闒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白華詩小雅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周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此者謂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劉奉世曰以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也遠音于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商書官也齊栗言其整書萬事常栗謹敬也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事者長也曰常任使之人此為長也一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孚信也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乂乂治也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枉曲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也簡慢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師古曰程效也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周密為黨也寖潤漸之深也比音頻寐反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乂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黜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而俊乂治能之士並在位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所難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荊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親親愛養之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時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免此疾患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會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修德以禦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也不當天心上帝不豫師古曰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宋祁曰競疑作觳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師古曰末殺掃滅也讕誣欺罔也殺音先曷反讕音來壹反○蕭該曰讕或音漫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師古曰從甲至己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政以權也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晏安也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宋祁曰蘇林曰瀸沉也淳音作檻閉也晉灼曰從義○蘇音是該案蘇瀸沉者字林曰瀸沉瀸也瀸音力暫反如淳曰檻閉者字林曰檻檻也一曰圈也丁斬反又力甘反官官字或無官字顏注文閣字越本作閣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下依亦同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爲大不可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宋祁曰逶或作委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與讀曰歟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駮不周普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爲鳳洗前過也○劉奉世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爲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若爲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爲上乘第擢爲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反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間音居莧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

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為誠天意也○宋祁曰姚本改作則字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千人○宋祁曰姚本改千作十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筲音所交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察明也悊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齊客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毀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邵其下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絫古累

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宋祁曰之疑作至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孜同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享當也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間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而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之也故勸云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漸言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

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愼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菀使者音蕘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衞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音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爲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

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宋祁曰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乃戌陽氣至戌而盡音許滅反姚本能作寧注文盛作熾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饋與餽同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爲美實乃爲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也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師古曰穿地爲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劉奉世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榜箠憯於炮烙師古曰憯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以火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爲樂憯音千感反○蕭該音義曰榜音彭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既盡也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

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田及奴婢財物。厭高美之
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僄輕
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僄，疾也，音頻妙反，又匹妙反。數離深宮之
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烏集雜會，飲
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恆，如烏之為集。亂服共坐，流湎媟嫚，
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遁，流遁也。典
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
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
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
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長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
作之端。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
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師古
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
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也。○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靡敝天
下，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晉
灼曰：旴音吁。旴，大也。○宋祁曰：姚本注末有廣大營表四字。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
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
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
曰：冗，亦散也。餧，餓也。冗音人勇反。餧音乃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
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師古曰：鏡謂鑒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
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與丞言同。漢興九世，百九
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
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

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
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
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
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
反道，師古曰：反，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
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師古曰：媠亦惰字耳。媠出，
惰遊也。○宋祁曰：姚本媠作媠，音又耦也。蕭該音義媠作媠，音惰。克己復禮，毋貳微
行出飲之過，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以防迫切之
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
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妾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
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
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
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創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恤振捄
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
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以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宋祁曰：工端反
當作工斷反。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自觀省也。舊
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宋祁曰：
載當作戴。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
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
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
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
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
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加禮而荅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動之擿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言責職當諫諍。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諍官但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眾也。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草木無所遺。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師古曰庶眾也屮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師古曰逖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師古曰茀與孛同音步內反。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讀曰仲。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師古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反雜焉總萃貌。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

(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閑讀曰閒)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爲期(張晏曰以熒惑芒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牙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易也音弋豉反)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師古曰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動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以供在上之所求)無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宋祁曰十五姚本作五十)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遲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塈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旣反)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捄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之往也)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師古曰綏安也)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籍三難(師古曰省視也)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志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

爲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劍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衞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嫌也）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陝是郟鄏失之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闇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昔文侯籍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訢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饗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爲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宋祁曰饗景本作饌舊本作饗類曰饌字或作饗晉灼同聲類饗即饌字蕭該音義曰今人不識饗遂易識作饌字耳）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衞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卽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衞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以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大治）卞和獻寶則足顧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宋祁曰晏本無國字）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

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姒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也音所例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並在前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奢闇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曰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閒音居莧反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傅遷也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言以私恩而得封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謂惡正在於此言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宅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職事錯有過失為主上所疏如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孽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脩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脩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啟金縢之書悔而迎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皆攷於古昔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埶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承陳三七之戒

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隮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讓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說金火之變說音云讜讜之德未純異音冀讀己忘書怨也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前漢書卷八十五

前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谷永傳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按慶忌陽城侯劉德之孫安民之子自宗正徙爲太常

閻妻驕扇注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臣召南按毛詩說豔妻卽指褒姒此則另指一人蓋齊魯韓三家詩字句本有不同不可執毛詩以難三家也班婕妤亦曰哀褒閻之爲郵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注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臣召南按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蓋今本之誤孔安國傳作先正是也其下文又曰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卽指此先正矣證以此傳尤與所可疑者西都孤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安國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耶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胡三省曰申伯宣王之舅谷永以之況王鳳也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注如淳云云○劉奉世云云○胡三省曰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爲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還則在陽朔初也

杜鄴傳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胡三省曰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也

扶陽侯韋育○按育韋元成孫寬子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注○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于子也何預太姒○胡三省曰劉說是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前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
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宋
祁曰注文也字當刪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者謂百官
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
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宋祁曰循字疑是脩浙
本作脩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
傳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
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
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遷爲
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
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
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名也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
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
吏○劉敞曰吏改作史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
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
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師古
曰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
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
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

屬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
曰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
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師古曰聚爲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
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
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
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
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宮
學舍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
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宋祁
曰注文次第字上疑有此字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
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劉敞曰廬江長史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
石廬江無緣有長史蓋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郡舉之也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
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
及故人楊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
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
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慚退以謂武武曰
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
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
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師古曰對賜一巵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爲
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
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
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

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闢。有司以為詭衆虛僞。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謂更開置之也。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欲其所任之人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而武更為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屬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氾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為氾鄉侯國，師古曰：犨音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也，進而獎之。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尊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宋祁曰：監本有二復字，按注宜有二復字，越本無一復字。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無莽字，監本有。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宋祁曰：浙本去之字。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餘錄去不字，予據顏注，則之為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異姓正謂外戚爾，恐不當去不字。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師古曰：風讀曰諷。武就國後，莽寖盛，為宰衡，師古曰：寖，漸也。陰誅不附己者。元

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讀曰諷）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傳音張戀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師古曰厭音一葉反）令武子況嗣為侯，謚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京兆○劉敞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案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為詳）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劉敞曰加食邑多加字）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欲正其乖失者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者言賢材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亦變也）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弋豉反）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後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傾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師古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吏善治百姓者也○宋祁曰愛其良民吏其字當刪）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

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宋祁曰：弒當作殺，字雖作殺，讀以作弒。）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掇讀曰剟。剟，削也。削去其名也。剟音竹劣反。）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宋祁曰：言字上當有對字。）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迕，逆也。）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宋祁曰：靈字上當有神字。）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宋祁曰：賈暇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文帝謂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怪其遲桓溫曰萬機邪得速耶此對真得書義近改為鄭離之具當由廣王嘉封事謨機木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自誤後人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宋祁曰：極字當作凶字。）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

(陵夷也言漸[illegible]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眾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哀帝之父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讀曰嚮)引王

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師古曰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入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劉攽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菀古苑字墮音火規反)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師古曰寖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劉奉世曰薨當作崩)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晏傅商鄭業也)嘉封

還詔書（師古曰還謂歸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爲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宋祁曰惜越本作重）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流聞四方皆同怨之（○宋祁曰流字上或有此字）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宋祁曰求當作受）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宋祁曰驕字下當有主字）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脩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以免罪過也）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宋祁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劾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
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
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
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疾病視
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
義誄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爲誄也誄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
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
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
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
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
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
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師古曰踵由躡也君侯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
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
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
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
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
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
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
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
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勢不
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
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
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
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幸
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
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
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宋祁曰而字當刪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
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
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
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
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瑯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
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
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
深博○宋祁曰越本作論議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
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
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
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
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
爲大司空○宋祁曰以外戚恩澤侯表攷之丹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在綏和二年七月以傅喜
傳攷之徙爲大司徒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月餘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
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
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也然也○宋祁曰注文己默
然然字當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
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
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

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頻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師古曰：溷音胡頓反。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也。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

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劉攽曰：按是時無郎中令。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反。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官。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宋祁曰：共字下當有皇字。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宋祁曰：秦當作太。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

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贍反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師古曰傳讀曰附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翼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古屢字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爲辭名失之遠矣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宋祁曰言或作議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虛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己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

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誰統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虛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一本作然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見之人也請音才性反四方所瞻卬也師古曰卬讀曰仰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宋祁曰一本作太皇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麤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宋祁曰天下衰麤本作天子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

侯王莽白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音火規反）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宋祁曰通鑑考異云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父為佞邪免不得至今此傳誤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傅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以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傅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蕢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言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沒也蕢音匱）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忤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前漢書卷八十六

前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王嘉傳察廉為南陵丞注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臣召南按此注誤劉敞謂漢無南陵縣亦非也南陵屬京兆尹因薄太后陵得名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

武帝擢韓安國于徒中○胡三省曰按韓安國傳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

亡敖佚欲有國○按尚書作毋教佚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避高帝諱作國

節文帝也刊本脫節字耳

注宋祁曰晉文帝謂丞相云云○臣召南按此指

師丹傳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臣召南按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則封后父時后已正位中宮矣以外戚恩澤侯表核之陽安侯丁明及晏俱以四月壬寅封在丙戌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蓋帝紀係史文類敘不如表為確實也

郎中令泠褒○劉攽曰按是時無郎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也

贊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云云○黃震曰班氏說未然也武嘉以剛正之責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一蕢之足云師丹引經義開陳婉切彼董賢何人而以較勝負也賞罰何足計哉君子惟論是非耳

前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 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為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揚今河東揚縣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晉灼曰漢名臣奏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揚侯乎偪古逼字宋祁曰注文食字上疑有揚字○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荊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遡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崏山之陽曰郫師古曰崏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郫縣名也崏音旻郫音疲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宋祁曰壥當作廛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詁謂指義也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讀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蕩亦作陽韋佚為替傷為蕩晉音鐵儻口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宋祁校本云浙本無吃字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讀曰沈清靜亡為少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耳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師古曰儌要也音工堯反儌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蒯通傳韋昭曰儋音若擔擔也說文曰丁甘反○宋祁曰乏字上疑有至字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師古曰顧反也先是時○宋祁校本云南本無時字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師古曰擬謂比象也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投水而死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師古曰摭拾取也音之亦反自崏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畔騷也鄭氏愁音曹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宋祁曰獨字疑可刪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宋祁曰注文姚本作鼻有始也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諜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遠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虖古乎字其下並同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敬也潭音尋往音于放反纍音力追反○宋祁曰蕭該往作進潭音譚章音同潭音淫該案晉灼纍作累此言累世承楚之族案字林纍文索也注文皆是也也字姚本刪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

離盡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統害貞絜之人盡此離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時讀曰闓○宋祁曰狂
文天路下疑有也字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應劭曰
濁也師古曰繽紛交雜也淟音吐典反涊音乃典反續音匹人反○宋祁曰淟濁晉灼云俗謂水敷不寒
而溫為淟涊字林曰淟涊垢濁也淟蕭該音他本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
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通號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
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己以此時弔屈原也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
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
以法地也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適屈
原也此乃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如淳曰清正法則也十一月為
歲首天之正地猶方貞貞正也十一月坤體成故方貞音真為是圖纍承彼洪族兮
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也洪大也覽省視也昌美也○宋祁曰彼考
作破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
鄧展曰欃槍妖星也晉灼曰綦履跡也此反屈原離佩帶方平之行而路惡人跡以致故退也師古曰綦
履下飾也欃音初減反槍音初行反綦其晉灼曰綦路也○宋祁曰履考作洽音素初貯厥
麗服兮何文肆而質𪊑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𪊑鉄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遊
乘龍之言也實𪊑者恨世不用己而自沈也師古曰麗服謂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難
音誡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娵閭娵也娃吳娃也髢
髮也鬻賣也九戎被髮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任楚亦猶賣
美女之髢鬻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賴音子蹤反娃音烏佳反髢音徒計反韋昭曰歸當作須梁王
魏嬰之美人曰閭嬃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應劭曰蓬陼蓬
萊之階在海中晉灼曰捷及也師古曰駕鵝鳥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駕音加○蕭該音義曰案駕鵝字亦
作鴚音加宋祁曰字林云鴚鵝鳥似鴈鴚音柯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騖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
足也驊音華蹇音力展反騾古字○蕭該音義曰驊音華騮音留俗作騮宋祁曰以字擬作於枳棘之
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師古曰榛榛梗穢貌也蝯善攀援貁似猴卬鼻而長
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土豫反貁音弋授反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
忽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唼佞讒言也唼音妾○宋祁曰韋昭曰唼音祖臘反鄭音接蘇音詩唼唼囁囁之唼蕭該音義接詩作捷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菱
也師古曰衿音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諸被音披又音皮義反○宋祁曰茄注文字諸一作字
詁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襞疊衣也離
房別房也襞音壁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猶
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為佳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綽○宋祁曰豎本并上
二句兮字下皆有因字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晉灼
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師古曰嫭美貌也颺古揚字也蛾眉形若蠶蛾眉也此亦譏屈原自舉蛾眉
令衆嫭嫭音胡故反睂古眉字○宋祁曰韋昭曰嫭音呼言其目如茱黃之拆也刊誤嫭出故反當作胡
故反蕭該音義下故反淳化本火故反着一本作着顏注蠶着字下當有謂眉字衆嫉字下當有之字
懿神龍之淵潛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
焉知龍之所處晉灼曰龍俟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
古曰懿美也俟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被讀曰披○宋祁曰韋昭曰被
讀如光被之被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淵潛字下當有兮字愍吾纍之
衆芬兮颺爗爗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
喪榮晉灼曰爗熠屈原光香奄先秋遇濁生亦不長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爗爗光盛苓香草名
音零慶讀與羌同顇古悴字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
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虖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啓
賢聖人陳己情要也師古曰淮往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淮音于放反走音奏潭音尋衷音竹仲反○宋
祁曰蕭本作蒼梧今作蒼吾恐非華叶音敷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
不纍與張晏曰舜聖卒遭父害以全身貴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為黨與於陵陽侯
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
大波陵乘也言屈原雖陽侯之罪而欲折中求舜未必獨見然許之也○宋祁曰注文陽侯之罪罪當作
非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
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精瓊靡以為糧兮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悔其晚忽迫暮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韋昭曰汨音羅○蕭該音義曰如淳音河水浼浼之浼案詩浼音莫罪反楚詞曰精瓊靡以為糧讀楚詞者依字不借音也宋祁曰令字以下疑有何字)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凰為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鳳俊鳥也晉灼曰縱其轡使之奔馳鸞鳳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靡未具使君不適道也)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蘂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畝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湘而漚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反漚音一構反又音一侯反韋昭曰薜芷若蕙四者皆是草也○宋祁曰棍疑作混)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稰以椒香米饋也離騷云懷椒稰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筳篿折竹所用卜也稰音所又音恩呂反筳音廷篿音專○蕭該音義曰稰從米按王逸曰精米也)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占何為費椒稰而勤瓊茅也湛讀曰沈江皋江水邊之潛地也○宋祁曰浙本從作定)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晉灼曰纍屈原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纍古累字既攀援傅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困而遂去○宋祁曰浙本不作亢)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師古曰離騷云鷤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雄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鷤鴂也鷤鴂字也鷤鴂為一名買鵝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鵜亦音題鴂又音決鵝音詭韋昭曰鷤鴂趣發鳥也)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虙妃古神女有娀女即簡狄也虙讀曰伏)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宋祁曰鴆江南本作鴆監本作鴆今從監本作鴆)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崑崙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騷云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陰藹閬風在崑崙山上故云望崑崙也旖旎雲霓也樛流猶周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旎音女綺反樛音居虯反女音尼據反○蕭該音義曰樛應作手旁翏今作心旁翏者亦是古字通用宋祁曰景祐本作旖旎越本旎作柅)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晻藹也蛇音移○宋祁曰古本駕字上有焉字淳化本無刊誤據史館本添)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離騷云攬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哀樂不相副也招讀曰韶)夫聖哲之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雖言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宋祁曰晉灼曰於下當着心作悒浙本作悒浙本作聖哲之不遭兮)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師古曰婓婓往來貌也音芳非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婓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劉奉世曰言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聘外國周遊天下而歸舊都反誉誉於楚而自投於湘也注非)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以為溷濁不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餔必胡反歠昌悅反)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為時俗所好然保己全身無殘辱之禍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躅而遵彭咸遺蹟蹠蹈也音之亦反○蕭該音義曰該按雄往往譏離騷文而反之蹠應作手旁庶說文曰蹠拾也)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宋祁曰劉良曰客則楊莊也雄文則綿竹賦也李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
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和也休美也言見諧以休美之祥
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兼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
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
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饗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反拓音託於是迺
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會辰也星陳而天行
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
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以壁
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
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
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抶笞也梢音山交反魖音虛屬音之欲反抶音丑乙反獝音揆聿反○宋祁曰
韋昭曰魖音昌慮反一作熙慮反蕭該音義曰獝狂無頭鬼也見字林李奇曰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
也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
也殷轔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轔音來忍反○宋祁曰殷音隱劉敞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
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
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飾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
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柲柄也音柲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駭
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也膠葛猶言膠加也訊亦書
訊也撙音子本反○宋祁曰韋昭曰方攘周禮方相氏蕭該音義依韋昭音相別本顏注子本反下更有
訊音信攘音人羊反八字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
而鳥䀏師古曰柴虒參差不齊貌也頡䀏上下也柴音初佳反虒音豸參音初林反頡音胡結反
䀏音胡剛反○蕭該音義曰柴一本作傑諸詮賦傑音初綺反虒姚本初擬反翕赫曶霍霧
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師古曰翕赫曶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
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曶讀與忽同於是乘輿
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者車以鳳凰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
○宋祁曰兮字下疑有而字駟蒼螭兮六素虯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

螭似龍一名地螻虯卯龍之無角者○宋祁曰韋昭日螭似虎而鱗鄭氏曰螭龍虎之類也龍形李奇曰螭螭
龍也字林曰螭若龍而黃北方之地螻淳化本作一名螻刊誤據今說文螭蚪字蓋本作地螻金增刊誤
據今說文作一名地螻當有地字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師古曰蠖略蕤綏蚪螭貌
也灕虖幓纚車飾貌也讀音於鑣反纚音纚幓音森其字從巾纚音所宜反○宋祁云於鑣反一作於郭
反綏先佳反帥尒陰閉霅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霅散也師古曰霅音所甲反又
音先合反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
師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旟龜蛇曰旐郅偈竿杠之狀也旖旎旒縿之形也郅音吉
又音質偈音居傑反旖音倚旎音女倚反韋昭曰偈音桀○宋祁云旎越本作柅女支反景本旎作柅
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電之照也咸皆
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
也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馺遺風師古曰馺然疾意也
駍音普萌反馺音先合反韋昭馺蘇及反○宋祁云姚本以作而陵高衍之嵱嵷兮
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厓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
衆多貌師古曰衍卽所謂墳衍也○宋祁云姚本怨作衍晉灼作淺盈本注文厓字下有嶄字登椽
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羾
音貢蘇林曰羾至也師古曰入凌兢者言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是時未臻夫甘
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臻與臻同臻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
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宋祁曰晉灼曰繹音夕諸詮賦音亦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云繹繹盛
貌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寒涼之意也洪
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廩讀如本字又音來感反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
而不可虖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
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嶢音堯造音千到反慶讀曰羌度音大各反平原唐其壇曼兮
列新雉於林薄鄭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
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叢生曰薄新雉卽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
一名新夷壇音徒旦反曼音莫旦反○宋祁曰雉當作夷學林云周禮薙氏掌殺草鄭氏注云薙或作夷
引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音[illegible]然則雉賦本用薙為夷而又省薙之草止用雉字耳

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椶櫚也茇葀草名也鄂垠也茇音步末反葀音括被音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師古曰駊騀高大狀也嶔巖深險貌也嶔音口銜反○宋祁曰別本卩作已𨓏𨓏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虖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𨓏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反屬音之欲反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嗺林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摧音嶊水反師古曰摧音子水反觀謂形也觀音工喚反嶠音丑成反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嶠舉也冥眴視不諦也嶠與蟜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音漸師古曰瀏濫猶沇濫弘惝高大也漫漫長也瀏音劉章昭劉劉又反濫音覽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駭其深博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師古曰軨軒謂前軒之軨也軨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欄同周流周視也軮軋遠相映也軨音零軮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瑞應劭曰璘音鄰晉灼曰瑞音羸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瑙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瑞文貌○蕭該音義曰該案字書璘瑞采色也當從玉旁𤦌宋祁曰學林云此傳作壁師古訓爲殿壁文選作璧五臣訓爲璧玉其義同不同賦曰抑揥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瑞金人佗佗其承鍾虡兮嶔巖巖其龍鱗見此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据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堂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案甘泉賦漢書文選字不同者甚多宅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二字不可假意遥思而生釋者又皆不同不可不辨也又劉禹錫嘉話云雲陽縣果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金人佗佗其承鍾虡兮嶔巖巖其龍鱗師古曰佗

佗勇健狀嶔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眞龍之形也佗音徒乙反又音其乞反嶔音火敢反○宋祁曰蕭該音義曰嶔從山諸詮賦音苦嶠反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炎音弋贍反炘音欣○宋祁云越本炘作忻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閬風昆侖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洪臺掘其獨出兮擬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掘特貌也擬至也晉灼曰嶟嶟竦擬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嶟嶟然也擬音其勿反擬音竹指反嶟音子旬反又音遵○宋祁曰擬字書竹几反韋昭知已反嶟字林曰山貌擬擬嶟本作擬嶟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音弋豉反柍音央桭音辰一曰施直謂安施之耳讀如本字○宋祁曰姚本闕音字䬠韋昭仕兼反蕭該音義柍於雨反又於郎反樣之人反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籬也倏音式六反藩音甫元反○宋祁曰而字當作於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違違反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蔑蠓蚊也師古曰撇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撇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左欃槍右玄冥兮前熛闕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欃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雖擬相如故云佘熛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熛闕之內也師古曰熛音匹遙反○宋祁曰浙本右字後字上皆有而字注文旌致作旗姚本熛必遙反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如淳曰言闢之高遒陰西海也師古曰陸映西海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汩汩然也汩音于筆反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樛流屈折也溶然閑暇貌也方皇彷徨也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溶音容○宋祁曰樛諸詮賦音林溶字林弋冢反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爲梁璧帶也其響瓏玲也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合藍田璧瓏玲嚮見貌也師古曰崔嵬高貌瓏玲音說是也崔音才回反嵬音五回反瓏音聾玲音零○宋祁曰瓏玲字林曰瓏禱旱玉爲瓏又音龍呂氏春秋曰大旱用瓏玲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

傾師古曰抗與抗同抗舉也榱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冥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宋祁曰李善曰毛詩云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閌閬高門之貌寥廓空深也崢嶸宏遠也紫宮天帝之宮也崢嶸深遠也閌音抗閬音浪寥音遼崢音仕耕反嶸音宏駢交錯而曼衍兮嵺嶤隗虖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嬰安施之貌嵺嶤隗猶崔嵬也衍音弋戰反嵺音力彫反嶤音嶤隗音五賄反○蕭該音義曰案字書嶤五果反嶤音弄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蘢以棍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言其高入於雲也紛蘢棍相通貌棍成言其有若自然也胡本反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室廣大自然有紅翠之氣○蕭該音義曰宛於元反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虖臨淵服虔曰夏桀作璇室殷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一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深淵也○宋祁曰妙作眇遠字下當有亡國字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鬱栘楊師古曰回猋回風也肆放也碭過也駭動也猋古飆字鬱聚也栘唐棣也楊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散而栘楊鬱聚也碭音徒浪反栘音移○宋祁曰浙本栘字下有而字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及屋翼也薄迫也櫨音盧○蕭該音義曰薄字一作欂字林曰柱上欂也字林云欂櫨栽切通用薄字平栽反薌呹肸以棍根兮聲駍隱而歷鐘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駍闐而盛歷入殿上之鐘也棍猶擊也薌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肸音許乙反棍音下本反駍音普耕反○蕭該音義曰呹別本丑乙反文選余日反肸別本作肸響乞反案今呹宜本肸或作肸者傳寫之誤宋祁曰有注文合下當有同字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排門揚鋪擊動鋪鉉回旋入宮發書衆芳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弸音石隨并弸風吹之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風動貌暗暗幽隱靚深字耳弸音普萌反拂音普密反汨音于密反暗音鳥暗反○蕭該音義曰靚文萌反彋音宏拂音芳勿反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不過也羽穆然相和也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般倕弃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其書法也般讀與班同

倕音垂剞音居宜反劂音居衛反○宋祁曰剞劂字作揭挂文選作字下當有舞字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晉灼曰方術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妙雖使仙人常行其上猶不能見其形猶仿佛若夢也師古曰方留止也征僑仙人名也偓佺亦仙人名偓音握佺音詮仿佛與彷彿字同也征鄭氏志作正字其音同○宋祁曰字林曰仿佛相似也佛見不審也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騖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晉灼曰蜵蜎蠖濩刻鏤之形也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蜵蜎蠖濩屋中深廣之形也讀曰閒蜵音一究反蜎音下究反蠖音烏郭反濩音胡郭反○蕭該音義曰旋題案左思蜀都賦曰金鋪相映玉題交輝是也案字書綴翔好珣也上一御反下一敘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言絜精以待其神降福也師古曰釐讀曰禧禧福也○宋祁曰三神天地神也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能應劭曰冠其羣倫魁其朋類也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以匹輔於古賢聖皋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梁者○宋祁曰搜逑淳化本作搜求刊誤當求書從垂蕭本同校本作逑又注末當有者字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召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宋祁曰函當作含劉放曰能字屬上句劉敞曰能屬魁字相與齊虖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言同集於此也祭天之庭故曰陽靈宮也○宋祁曰諸詮云齊祖也諸祭反李善云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師古曰靡密也偃而靡之也精一白也噏青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絜也瑕日旁赤氣也若木英言其英華之露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地也地神曰祇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盛貌也旓旗也之旒也一曰燕尾旓音所交反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釱車轄也九垠九垓也師古曰言釱車轄沆顥遠升降天地之神通一也肆放也阬大阜也瀆與閬同釱音大又音第還讀曰旋○宋祁曰發鐵日徒鑠北斗也晉灼曰阬古坑字也字書曰沆閬也口登反文穎神通一也書作與一字書閬風傱

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師古曰傱傱前遊之意也衛猶乘也蕤車之垂飾纓蕤也傱音竦今書御字或作銜者俗妄改也○宋祁曰注文纓蕤字上當有若字傳鄭氏音數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濟濛耳師古曰濎濙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斷離也濎音吐定反濙音熒又音胡鎣反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虙妃皆神女也虙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盧目童子也○宋祁曰眺本作玉女欣眺浙本無作亡方擥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資量也師古曰擥總也音覽其字從手○宋祁曰擥擥音作村擥擥力敢反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柴燔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宋祁曰招繇一本作皐陶晉灼音義作皐搖故音義曰如淳作皐搖云皐挈皋積柴於挈皋頭致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其近天也故曰舉搖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燒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蕭該音義曰焜音昆火貌也配藜如淳曰藜為火正能使火氣施四裔也東燭倉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爌古晃字煬熱也言祭燎之光遠及四表也煬音弋向反○宋祁曰浙本爌作熿玄瓚觩鏐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觩鏐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觩音虯鏐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反○宋祁曰泔淡美味也注文以圭字下別本有文字一作大字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秬鬯之芬烈也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熛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碩大也熛音必遙反○宋祁曰蕭該音義本炎字作燀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暗音烏感反○蕭該音義曰儐甫刃反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憩天閫決兮地垠開

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閫天門之閫也決開也言譯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至天也厲字或作勵言擊厲也○蕭該音義曰磕口蓋反又口艾反李書曰字指大聲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曰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綜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師古曰峛崺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埢垣圓貌也峛音力余反崺音弋余反單音蟬埢音拳○蕭該音義曰字林峛崺沙邱也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嵾差不齊也駢並也嵾音初林反駢音步千反嵯音材何反峨音我嶺巆嶙峋洞亡厓兮師古曰嶺巆深邃貌嶺音零巆音營嶙音鄰峋音荀○宋祁曰李善云埤蒼曰嶺巆嶙峋深無厓之貌刊誤云據史館本改嶙峋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師古曰縡事也杳高遠也旭卉速疾也縡讀與載同○宋祁曰縡財代反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祗敬而來郊祭禋饗則神祗依附○宋祁曰禋一本作禋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禋潔祀也音一人反俳佪招搖靈屖遅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招音上遙反屖音栖遅音文夷反○宋祁曰呂向云招搖神名李善云招搖猶彷徨也屖淳化本作遲刊誤據說文改作屖張揖字詁云迟今遲徐也暉光眩燿隆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阹音祛○蕭該音義曰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圈謂之阹音祛瑰偉字林曰玫瑰火齊珠案詩云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埤蒼云瑰瑋珠琦也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棌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棌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

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師古曰黨音它莽反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曰從法駕也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眾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〇劉敞曰麗茲也言所以參乘茲駕者非其人也宋祁曰注文神字可刪劉敞茲字當作並字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遶過也〇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之上有觀晉灼曰在河東蒲坂縣也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想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〇宋祁曰注文之上當作其上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興至治以致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故曰瘞后土瘞音乙例反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以勸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勸崇垂鴻勸崇名而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明其事盛美不可盡載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為馬行速之疾常在景前也〇宋祁曰注文乘車字上當有所字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師古曰彏急張也音钁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旓同旓者旌旗之旒以雲為旓也被音皮義反奮電鞭驂雷輜師古曰輜

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故雄用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書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〇宋祁曰注文漢書舊儀當刪書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羲和日御名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師古曰飆回風也趡走也飆音必遙反趡音子笑反又音才笑反〇宋祁曰趡一本作雖蕭該音義曰今漢書鬼趡或作雖字韋昭慈昭反云趡超也字林音才召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橋壯捷貌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召反〇蕭該音義曰橋音嶺嶠之嶠嘻嘻旭旭天地稠嶅服虔曰稠嶅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嶅音五到反䡴丘跳巒涌渭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踰隴之盛至於涌躍涇渭跳䡴丘山者也秦神下讋跖魋負沴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旄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師古曰跖蹈也言此神怖讋下入水中自蹈其魋而負沴渚蓋威懼之甚也跖音之亦反坻音直尸反〇宋祁曰注文讋字上當有旄字河靈矍踢不華路夔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夔夔山也掌據之足路之也踢音試卯反服虔曰踢音石臭反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矍音钁踢二音並通不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車騎之眾羽旌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故也〇宋祁曰江鄰幾云趙鄰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夔山楊雄賦不華路夔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夔馳介間之云据郊祀志夔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夔山也史記封禪書却作夔山條廣云蒲坂縣有夔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夔一本作蘷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蘷字未詳其音諸侯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踢掌華路夔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蹲蹲行有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也絪縕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絪縕天地含氣也玄黃天地之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絪音因緼於云反〇宋祁曰注文含氣當作合氣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與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

之以通河水故鬱勞也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菑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于東海之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沈菑而呀臺瀆兮談案呀或以為呵呵也閒四瀆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灑韋昭音義作西旁麗云音疏佳反又拄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四瀆字禹字上當有言字分治別本作分河洪當改作淮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宋祁曰喜古本作嬉韋昭音熙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瞰脈皆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也一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脈即覓字○宋祁曰脈別本作脈爾雅曰相視也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陔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往意也低回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汨音于筆反睨音五系反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負職同坎坷不平貌坎音口紺反坷音口賀反易音弋豉反○宋祁曰南巢湯放桀之處非桀敗處也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崢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崢謂嶢而崝嶸也嶢音堯崝音士耕反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師古曰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灕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灕音灕降音湘江反○宋祁曰滲韋昭史禁反灕蘇林曰灕音薄酒之灕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師古曰汎沛雲雨之貌滃音烏孔反汎音敷劍反沛音普蓋反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皆從命也○宋祁曰淳化舊本作東西刊誤謂當作西東叶韻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曰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貌遵逝虖歸來師古曰遵路而旋京師也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函包容也彼謂堯舜殷周也函讀與含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張晏曰乾六爻悉稱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

服也○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蕭該音義曰麗按韋昭作儷儷偶也道兮奢六經以攄頌師古曰敷勉也式表也大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為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敦眾神使式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言漢德之盛皆過之也隃讀與嘻同於讀曰烏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蕭該音義曰軔如鞮反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二帝堯舜三王夏殷周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纔同御待也充當也○蕭該音義曰林麓字林守山澤吏御五舉反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屮古草字○宋祁曰益韋昭作校古益字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裕饒也○宋祁曰大字上當有泰字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圖西也○宋祁曰御蕭該音義曰案說文曰蘗禁苑也牛呂反注文樊圖西姚本圖作川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又音賓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宋祁曰賢一作玄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師古曰殿名也馺音先合反娑音先河反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師古曰贍給也民齊在食貧志齊然至羽獵田車戎
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師古曰禦圍守也○宋祁曰禦當作籞尚泰奢
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音許羽反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師古曰三驅射獵之等也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
其一面使有可去之道而不忍盡物也先王之仁心也禮所謂天子不合圍者也又恐後世
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
云先祖為之而己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宋祁曰
注文勿居字上當有不如字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師古曰校獵闌圍守禽獸而大
獵也風讀曰諷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彌
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雖
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並時
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
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得七十二儀也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
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雖是雖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
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
乎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靜也訾與貲同○蕭該音義曰侔字林士又反齊桓
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陿三王之阸辟
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辟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反○蕭該音義曰阸音隘諸
詮音烏隘反一音於賣反辟音辟韋昭曰辟平狄反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皇之登閎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閎高遠也寥音聊○蕭該音義曰登閎韋昭曰高大也諸詮
登張萌反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
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
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牙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
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文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
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冬時也師古曰垠崖也音銀以終始

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也○宋祁曰姚本注文無之字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服虔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
曰昆明池名也閶闔門名也鄰讀與閬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偫戍卒夾道師古
曰共讀曰供偫音丈紀反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
酆鎬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禦謂其中故止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酆鎬以西皆為禁籞
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圍
之大遠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雖遠也說者反以沓為杳解云重杳非惟乖理蓋已失闕
○宋祁曰杳然舊作者刊誤改者作杳景本無然字爾迺虎路三嵕以為司馬
圍經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
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繫也以繩周繞之也三三嵕聚之山也嵕音子公反○蕭該音義曰案三嵕
錯傳中周虎落韋昭曰於城中為落落如落虎矣謂之虎落外則正南極海邪界
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
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營合圍會然后先置
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宋
祁曰景本作置諸詮音置靈沼李奇云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
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其餘
也鏌邪大戟也羅列遮劍鏌音莫邪音弋奢反○宋祁曰注文羅列字當刪劍下當有也字
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
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畢田罔也罘罟車罔也○蕭該音義曰李奇云言畢
之大垂天畢也朱竿太常之竿也日月為太常旗圖日月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詞曰攬彗星以為旗青
雲為紛紅蜺為繯屬之崑崙之虛師古曰紛旄也繯系也屬紛綴也
昆侖西極之山也繯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蕭該音義曰紛張晏曰紛燕尾也韋昭曰紛旗
旒也音紛繯該案說文字林三蒼並于善反云繯絡也陳武音環通俗文曰所以懸繩楚曰繯繯胡犬反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
廣大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為闉明
月為候孟康曰闉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

日熒惑法使司不祥天弧盧危上二星也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衍言其並廣大也佖文比也一曰滿也扁音編駢音步千反佖音頻一反又音步結反○蕭該音義曰鮮扁服虔曰扁音篇戰國車陳貌也該案服云以春秋傳曰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司馬法曰車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五人為伍此蓋魚麗法也徽車輕武鴻絧緁獵師古曰徽車有徽幟之車也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絧音徒孔反緁音捷○蕭該音義曰鴻諸詮胡捷反獵音獵宋祁曰景本注文無之車至次也十四字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乎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冥曲深也迾讀曰列○蕭該音義曰諸詮作寬迴寬呼盛反羽騎營營昈分殊事蘇林曰昈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昈音戶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轠轤連屬貌如淳曰轠音雷轤音盧師古曰繽紛來疾也轠轤環轉也繽音匹人反○蕭該音義曰繽轠韋昭音壘落於是天子迺以陽鼂始出乎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是也並音步浪反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捎雲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宋祁曰校改祈作旂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爚火之燿及馳騎之鞭如電吐光及象其疾○蕭該音義曰施如淳音馳萃傱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傱音先勇反又音叢溶音容○蕭該音義曰傱案字林及埤蒼云傱傱走貌也允諸詮音余永反溶音勇戲陳武去危反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曰吸嚊開張也潚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嚊音許冀反潚音肅翰音韓○蕭該音義曰嚊張晏音彭濞之濞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蹌蹌騰驤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飾相切靡面光起有若神也蹌音千羊反○宋祁曰秋秋淳化本作啾啾刊謨据禮樂志龍秋游汝啾為秋案蕭該說啾啾作愁聿昭音裁集反今書或作口旁啾該引埤蒼啾啾眾聲也又引楚詞鳴玉鸞之啾啾復啾啾兮又夜鳴為据云又諸詮秋作口旁秋蹌蕭該本作此樣望平樂徑竹林張晏曰平

樂館名也晉灼曰在上林中蹂蕙圃踐蘭唐師古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蘭唐陂唐之上多生蘭也○宋祁曰蹂韋本作蹊又作蹂舉桑烈火轡者施技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宋祁曰技書作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並驅也校騎而為部校者也○蕭該音義曰校張晏音效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服虔曰虓音哮晉灼曰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猶勇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猋泣風疾貌也驞駍駖磕皆聲響眾盛也哮音火交反轕音葛驞音匹人反駍音普萌反駖音力莖反磕音口盍反○蕭該音義曰轕舊作輵又作謁驞諸詮作石旁賓磕諸詮苦蓋反洶洶旭旭天動地岋蘇林曰岋音岋岋動搖之貌師古曰洶音匈岋音五合反○蕭該音義曰岋韋昭曰岋擬及反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羨音弋戰反○蕭該音義曰半諸詮音散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古曰鄉讀曰嚮東西南北騁耆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騁取之也耆讀曰嗜欲合韻音弋樹反○蕭該音義曰耆諸詮音市至反欲字書瑜注反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張晏曰跋躐也鄭氏曰蹶音馬蹄蹶之蹶師古曰拕曳也跋反戾也蹶蹴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拕音徒跛音步末反○蕭該音義曰豨字林曰東方名豕曰豨語豈反蹶諸詮居衛反鄭氏居月反斮巨狿搏玄蝯師古曰斮斬也狿獸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斮音側略反○蕭該音義曰狿音延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距即拒字也卷音拳○宋祁曰今越本距作歫注歫即距也別本亦同踔夭蟜娭澗門師古曰踔走也夭蟜亦木枝曲也娭戲也踔音丑孝反又音徒釣反蟜音矯娭音許其反○蕭該音義曰踔章音卓晉灼曰踔音魚罩之罩今依晉灼音宋祁曰娭澗門當作娭澗閬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師古曰莫莫塵埃貌紛紛亂起貌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棃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古曰掌以掌擊也○劉敞曰獲鳥獲夷羿皆有力者宋祁曰注文擊字下當有之字獵蒙蘢轔輕飛師古曰蒙蘢草木所蒙蔽處也轔轢也輕飛猶言輕禽也轔音吝履般首帶修蛇如淳曰般音班般首虎之類也師古曰履謂踐履之也修長也○蕭該音義曰般音撥本般首般作般下蟲書作盤鉤赤豹摼象犀師古曰摼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師古曰跇踰也巒阬並解於上唐陂之有隄唐者也阬音岡跇音弋制反○蕭該音義曰鄧展曰跇音厲厲度也該案字林曰跇述也戈世反車騎雲會登降闇藹師古曰闇

音烏感反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師古曰旒旌旗之旒也綴所以縣旌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蕭該音義曰仆字林疋豆反又疋住反儲與虖大溥聊浪虖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厓也師古曰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無雲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蕭該音義曰眥字林曰眥目崖也音漬該案淮南曰瞋目裂眥靜計反莊周曰多言而不眥司馬彪曰眥視也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輵車聲也輵音一轄反純音之允反望舒彌轡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彌音莫爾反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徙陳浸淫蹴部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稍聚過而重蹴音千欲反○宋祁曰往文重下當有也字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部也案依也隊音徒內反行音胡郎反○蕭該音義曰重直龍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掃音先早反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蹈飛豹絹嘄陽師古曰嘄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絹音工犬反嘄音工聊反費音扶味反○蕭該音義曰絹蘇林曰絹音絹鹿之絹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閒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鄙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駍音普萌反沈沈容容遙噱虖紭中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為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也紭周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紭古紘字○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沇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沇沇紭服虔音宏三軍芒然窮冘閼與孟康曰冘行也閼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閼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曰閼與容貌也師古曰閼與容暇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冘音淫閼音於庶反與音豫○蕭該音義曰冘如淳音守尤諸詮余臚反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師古曰亶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紲與跇同跇度也隃與踰同挐牽引也攫搏持之也淩戰栗也遽惶也票音頻妙反跇音弋制反觸合韻音昌樹反挐音女居反攫

音钁遽音詎○蕭該音義曰亶丁但反挐諸詮奴加反徒角搶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頷也脰頸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額注地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搶音千羊反蹷音子育反脰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言創過長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宋祁曰注文長字一本作大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增冥深閑之館○蕭該音義曰張晏曰增冥極高之貌也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宋祁曰景本無以臨珍池并服虔注十四字今按晉灼曰增冥深閑之館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當在珍池字下東瞰目盡西暢亡厓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望也亡厓言廣遠也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爍光貌爍音式藥反玉石嶜崟眩燿青熒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嶜崟高銳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嶜音仕金反崟音牛林反○蕭該音義曰嶜案字詁古文岑字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荊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也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雎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雎雎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嚶音於耕反群娭虖其中噍噍昆鳴師古曰娭戲也昆同也娭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鷖鳧屬也鷺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振鷺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音烏奚反砰音普萌反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巖水岸嶔巖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音鉅依反嶔音口銜反○蕭該音義曰探字林曰遠取也薄索諸詮上音博下音桑各反蹈獱獺據黿鼉蘇林曰獱音賓師古曰獺形如狗在水中食魚獱小獺也獺音它曷反抾靈蠵鄭氏曰抾音怯應劭曰蠵大龜也雄曰毒冒雌曰蠵蠵師古曰抾挹取也又音袪蠵音弋隨反又音攜○蕭該音義曰蠵字林曰龜也以冒鳴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宋祁曰李善云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

處無所不通也。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也望也有虞謂舜陵方在江南言遙望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虙讀曰伏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匡正也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師古曰蠁與響同曶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百反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宋祁曰庭下當有南字○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也喟然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也音丘位反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奉也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飤牛馬蕘草薪蓋所以臻茲也。

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考證

揚雄傳上不知伯僑周何別也○顧炎武曰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宋祁曰雄文則綫竹頌也○按綫竹頌當作緜竹頌

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臣召南按疆度昭明文選作彌度注曰彌終也又列新雉於林薄選作新夷又施靡虖延屬選作迤靡又軼軋選作坱圠瞵瑁選作璘瑁棍成選作混成棍柀選作棍枇王爾選作王爾流瑕選作流霞濇廬選作濇矑大抵選所用多近字也

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劉攽曰能屬上句○臣召南按文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則劉攽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甚屬牽強

靈犀遲兮○按選作靈棲遲兮

枝鵲露寒○按枝鵲應作鳷鵲司馬相如傳可證也

嶓高舉而大興○臣召南按嶓字文選作嶓又嘗合圜會選作爲會又建九旒選作九旄又校騎萬師選作狡騎又族閶閃選作嫭閶闔又沈沈容容選作沈沈溶溶又嗺嗺昆吸選作昆鳴又承民乎農桑選作蒸人乎農桑又勸之以弗迨選作弗怠

天弧發射注張晏曰天弧虛危上二星也○按注誤弧星在參星南

前漢書卷八十七上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也斜音弋奢反○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冬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闊之實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上賦又疑七略誤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師古曰狖似獮猴仰鼻而長尾玃亦獮猴類也長臂善搏獲身長金色狖音弋救反玃音钁○宋祁曰李善云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彘實萃二云狀如蝟大如豚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宋祁曰射諸詮音食射反以罔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祛○宋祁曰阹陳武音古業反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襃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師古曰嶻嶭即所謂嵯峨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嶻嶭音截嶭又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軍踤阹，錫戎獲胡。師古曰踤足蹴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踤音才恤反搤熊羆，拕豪豬，師古曰搤捉持之也豪豬一名帚貆也自為牝牡者也搤音厄拕音陀貆音桓○宋祁曰拕諸詮音他木擁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偫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illegible]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力佳反○宋祁曰賓讀英云漢武作儲胥賦儲胥猶言臺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宮館名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師古曰廑古勤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圖謀也言百姓其勤勞矣而不見謀慮恤之事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臘羞以充實豆籩宗廟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師古曰露謂斷暴不深固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一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窫音於黠反窳音愈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眾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宋祁曰票諸詮音匹妙反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搟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搟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搟舉手擬之也○宋祁曰韋昭曰幷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玄注禮記曰搟之言芟也字林曰搟山檻反呂向云搴頭旗曰搟指取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宋祁曰疏與梳疑古通用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牟蟣音居豈反○宋祁曰李善云韓子曰攻戰無已甲胄生蟣蝨汗文選協韻音寒以為萬姓請命，

虐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宋祁曰諸詮曰詘古屈字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師古曰密靜也○宋祁曰李善云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荀字履字下當有也字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師古曰瑑刻鏤也瑑音篆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卻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師古曰鬻音弋六反橫音胡孟反羌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眦瞋目貌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字或作矔矔者怒其目眥也音工喚反○宋祁曰蕭該案晉灼音義睚作矔蘇林音貫害之貫晉灼曰楊雄方言瞋目曰矔該案方言曰矔瞋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矔音光旦反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遐遠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師古曰驃驃騎霍去病衛衛青也○宋祁曰驃越本及諸本並作票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沄沸渭書擊兒汾音紛沄音雲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師古曰猋疾風也騰舉也蠭與鋒同軼過也如機之駭如蠭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師古曰霆雷之急者霆音廷砰轒轀，破穹廬，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旃帳也轒音扶云反轀音於云反○宋祁曰砰字當作碎字腦沙幕，髓余吾。師古曰腦塗沙幕地髓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髓古髓字遂獵乎王廷。孟康曰匈奴王廷也○宋祁曰姚本無乎字敺橐它，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也以為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熐音覓蠡音禮又音來戈反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剺同謂剝析也剺音力私反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謂草之地也阬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厮破折也音斯累音力追反○劉奉世曰輿輿隸厮厮卒也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兗括也孟康曰瘢耆馬耆創瘢處也蘇林曰以耆字為著字著音憒之著鏃著其頭也師古曰鋋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則箭括及鋋所中皆有創瘢於者而被金鏃過傷者復衆也如蘇氏以著字為著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鋋所傷皆有瘢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鋋音蟬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巨巾反○臣佖曰按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為兗州字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鈗鋋許慎說文鈗字注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與鋋字相文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書是鈗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夫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兗字如淳注釋乃云兗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兗字故合作鈗宋祁曰南本亦云憒之著予以意求之耆云者音著櫝之著此最為允憒作櫝添一著字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宋祁曰蕭該音義案韋昭曰稽顙樹頷當依古本作犁顙樹頷犁顙顙攝也樹頷頷攝土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服諸詮音扶北反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一曰平殄也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蹻舉也音蹻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靡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師古曰樵夫采樵之人故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所例反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而常思念也○宋祁曰李善云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有年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竦勸也○宋祁曰注文有豐年有字當刪振師五莋，習馬長楊，師古曰振亦整也莋與柞同○宋祁曰莋文選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票禽輕

疾之會也累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宋祁曰罽李會曰罽羅也曰罽擇也罝遠國語注曰罽習也罽越本
別本並作罥適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
在其西師古曰瞰遠視也音口濫反西厭月䯉東震日域服虔曰䯉音窟穴之窟月
䯉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一涉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
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師古曰禦止也○宋祁曰取當作為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仿
佛骫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遍旋師古曰車不安軌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
也仿佛讀曰髣髴骫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宋祁曰軌越本作軌注同亦所以奉
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
曰虞與娛同合日音牛具反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音
憂○宋祁曰耰當作擾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
行簡易師古曰易合韻音弋赤反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
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碣之虡孟康曰碣碣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碣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鼗字鞀小鼓也碣音一轄
反碣音轄○宋祁曰孟武云作猛獸其形碣碣而盛怒也刻拮隔鳴球掉八列之
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曰拮隔擊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拮音
居點反球音求又音糾掉音徒釣反○宋祁曰隔韋昭云古文為擊薦該音擊鳴球韋昭曰玉磬也掉廣
雅曰振迅也八列李書云八佾也酌允鑠肴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
當酒飾禮樂以為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
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為言也胥音先呂反驩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
福祜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祜福也音戶○宋
祁曰祜考作祐音右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
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雖引之云勞音郎到反
○宋祁曰麓舊麃刊誤改作麓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也符瑞也奢以禪梁甫
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
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宋祁曰秔古作秔周流梨栗之林

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
盲不見咫尺○宋祁曰盲字下當有者字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
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宋祁曰婁力朱反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
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
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
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
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
○宋祁曰草字下當有創字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
謿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宋祁曰或字
上當有人字而雄解之號曰解謿其辭曰客謿揚子曰吾
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為眾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
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
紫謂綬之色也紆縈也拖曳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蕭該音義曰拖徒何反又音他今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
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
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目如燿星○宋祁曰越本燿作曜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
當師古曰併音子容反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支葉扶疏
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疏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師古曰纔淺也言僅得之也纔音才意者玄得毋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耦也拓音託不揚子笑而
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宋祁曰寶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
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為流血赤其族大謬言往者周

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大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宋祁曰剖章本作𠜱疋力反字林闢判也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宋祁曰注文任當作任止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蕭該音義曰後垣該案作後坏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談不屈書仕於壽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宋祁曰晉本頡旁從手音挈今不用李善云頡亢奇怪之辭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前番禺應劭曰番禺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騊駼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宋祁曰番蘇林音藩注文馬字上當有此字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徽以糾墨製以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鈇莝刃也音廣鍖音竹林反○蕭該音義曰徽舊作徽應劭曰徽音以繩徽考之徽該案音揮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廬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綺反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之以其不為王者之佐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埶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

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匡鳥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宋祁曰一本勃解旁有水字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勃澥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曰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墟二老歸而周熾應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羖謂百里奚也買以羖羊之皮五故稱五羖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顄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禁音鉅錦反吟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音胡關反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傅孟康曰甯戚也○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嬴嬴無所戒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潭音尋漁合韻音牛助反○宋祁曰注文江潭而漁四字當刪舊服虔字作師古今改又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囊子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卜居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為淵即當音徒南反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之旁深者耳恐非是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談閒而封侯服虔曰辭公也○宋祁曰李善云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宋祁曰注文縱彼傲爵祿者見字當刪或擁篲而先驅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以掃者也音似歲反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讀曰申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釁鋒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窒窒塞也鋒音呼駕反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辟罪法○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摩今師古曰鄉讀曰嚮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疏音所據反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師古曰安焉也○宋祁曰此下疑脫六字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觀雷謂其盈實纔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師古曰瞰視也音口濫反攫挐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挐妄有搏執牽引也挐音女居反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韻音才性反○宋祁曰景本作爰靜爰清案注言合韻才性反則正文自合作爰清爰靜也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師古曰蝘蜓蜥蜴也蝘音烏典反蜓音殄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良醫也跗音甫無反○宋祁曰跗字下當有臾字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靡亦無也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師古曰髂骨也徽繩也髂音格○蕭該音義曰髂口亞反字林腰骨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服音蒲北反○宋祁曰呂向曰翕肩長瞿貌睢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袋也激卬萬乘之主如淳曰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卬讀曰仰○宋祁曰陳正敏云音昂激卬猶激勵也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閒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涕涶流沫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歛○宋祁曰頷一作頷商敬顧曰頷顩音反又曲感反顩猶搖頭也蕭該音鑿頷作頷韋昭曰曲上曰顩音數甚反該案字林曰顩鬷也丘欽反與韋昭音同字林顩狹面銳頭之銳也倉頡篇亦云顩丘斂反又吾檢反頞字林曰鼻莖也一易反涶即唾也才臥反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張晏曰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睢有閒於王因薦以自代師古曰搤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宋祁曰附音作拊劉良曰拊背猶隨後躡跡也時也師古曰遇其時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釣反解在劉敬傳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適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摸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師古曰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應劭以為天水隴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宋祁曰蘇林阺音遞遞之弋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岸傍欲墮者為阺崩聲聞數百里又纂曉曰按說文巴蜀名岸脊之傍著欲落墻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引揚雄賦響若氏隤注云承紙切然則阺當作氏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欲於此臺藺相如前折昭王也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齋璧入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閒以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酒在黽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

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丁夷反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擅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擅割其名○宋祁曰舊本攷無祁連下注并司馬十六字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師古曰風讀曰諷下以諷刺上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為廣大之言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宋祁曰正文句末別本有也字今考作之字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昭反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孟皆滑稽○宋祁曰注末當有者字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輟止也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天象也渾音胡昆反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劉敞曰參摹者玄首一二三也四分者玄首四重也宋祁曰參摹蘇林音模字林曰摹廣求也七具反注文三析下當更有析字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處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揲音食列反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晉灼曰絣雜也師古曰絣并也音并○宋祁曰開越本作關絣說文方并反字林布莖反縰布也播之以人事師古曰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劉敞曰當作無名今越本學官本作知名要合五經，苟非

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漶音緩師古曰曼漶不分別兒猶言漫漫也曼音莫幹反漶音奐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攡音離服虔曰掜音睨師古曰攡音摛○蕭該音義曰玄衡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輳之衡也今漢書或誤作衡者非也攡今漢書及韋昭晉灼音義並作攡字今字書無手傍離字今人讀漢書相承以攡字音力支反案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衡玄錯玄測玄舒不作攡字然字林云攡舒也攡音刃支反太玄經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宋忠曰攡者張也虞晉灼同掜服虔音兒晉灼曰掜擬也字林五弟反莊子曰掜曰握之而手不掜司馬彪曰但拖而握之手不捉也太玄經曰別一以掜於左手之小指又今人不見太玄經及別錄以玄衡玄攡下有玄瑩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今漢書祇有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問一篇故云十一該取未詳是故述之纂曉曰大玄自漢宋衷作解詁吳陸續作釋文范望作贊以至唐及國朝為之注解及音義之類者非一家皆止有十一篇不知該所謂別錄者果何書也衡亦不聞作衡當更問知者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劉敞曰言此十一篇財以離散玄文未有章句也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頻二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宋祁曰茲年及注中茲字並當從水旁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殆近也揚子曰：俞音甫往反師古曰俞然也音踰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貞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

難哉，埶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 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
登虖天，師古曰虯螭解並在前 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
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師古曰撠揭也
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撠音戟揭音居足反○蕭該音義曰撠如淳曰撠著也膠葛大
也韋昭曰撠音撠略反字林撠揭也揭撠持也撠音戟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
能燭六合，燿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 泰
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嶕嶢高皃也
浡滃盛也滃雲氣皃歊烝氣上出也嶕嶢音樵堯浡音勃滃音一孔反歊音許驕反○宋祁曰蕭該音義
曰韋昭曰歊氣之發見者也注文許照歊作許昭 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
曰宓音伏 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 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
○宋祁曰然後字下當有能字 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
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烈業也緝熙光明也 蓋胥
靡為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制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 寂
寞為尸。李奇曰道化以寂寞為主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謂無至味
也音徒澹反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 是以
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眇讀曰妙 形之美者不可
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
庸人之聽。師古曰衍旁廣也 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
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趨逐耆隨所趨撫
耆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耆讀曰嗜 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
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揄引也和應揄音踰和音胡臥反也 是故鍾
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司馬遷傳 獿
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堊者也施廣領大袖
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堊即
今之僞泥也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為獿人獿音乃高反又音迺回反今書本獿字有作鄍者流俗改之堊

音許旣反 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鑄鍾工者以
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為後世之有知
音○宋祁曰注文平公字下當有鑄鍾字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師古曰幾讀曰冀 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
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
馳，師古曰舛相背 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
世事，師古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譏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
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
字又注文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攪也三字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
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
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普我反 故人
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師古曰譔與撰同○
蕭該音義曰字林譔專教也音論惟禮記音撰字書並音詮 象論語，號曰法言。法
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師古曰雄有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蕭
該音義曰案字林及埤蒼倥音口天反侗音勑動反 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
理，師古曰訓告也 譔學行第一。○宋祁曰司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
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宋祁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 然後誕章
乖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劉敞曰
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也○宋祁曰法言微作徵吳祕注云圖謀也徵實也辨其異端而謀
其徵實 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
善也 本諸身，譔修身第三。○宋祁曰法言億作意溫公云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意洽
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人物故當必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宋祁曰宋咸天作大 過則失

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譔問道第四。神心曶怳，經緯萬方，師古曰：曶讀與忽同。○蕭該案音義曰：怳音晃，韋昭熙放反。該案今音況爲是。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譔問明第六。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充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譔寡見第七。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宋祁曰：法言作範。譔五百第八。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期民情。譔先知第九。○宋祁曰：先，景本作光。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壹槩諸聖，師古曰：以聖人大道槩平。槩音工代反。○宋祁曰：別本注文以字上有一字，景本槩又平字下當有之字。譔重黎第十。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迄。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譔淵騫第十一。○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騫自有序。慈疑弘範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子厚又云或班固所作。宋咸云：品歷世之臣以淵騫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傑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擬非揚雄而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焉。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押。○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檢押當作檢柙。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宋祁曰：至字可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宋祁曰：雄字上當有唯字。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師古曰：恬，安也。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宋祁曰：求字當作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音甫往反。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師古曰：曶與忽同。輕忽也。○宋祁曰：注文輕下當有之字。唯劉歆及范逡敬焉，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而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分字也，音扶云反。○宋祁曰：注文分字當從木。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

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此讀曰寘 間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 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 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棻獻符命之事 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寞自投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宋祁曰注文作符命，書云作符作命。 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師古曰侯姓也，芭音葩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小甖也，音部 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師古曰更，工衡反 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 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考證

揚雄傳下吁謂之蓋邪○按文選作吁客何謂茲邪。又垂意於志寧。選作至寧。又退萌。選作退氓。

究飫饜○按張伋謂師古依孟康所說，為簡括，無所據。此究字合作就。然文選作既飫饜。

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臣召南按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於理甚順。若此文作太宗，則下句為重出矣。

顧而作太元五千文○臣召南按顧字下脫默字，文選可證。又獨說十餘萬言，選作數十餘萬言。又纖者入無倫，選作細者入無間。

或立談間而封侯○文選無間字。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注師古曰固，閉也○顧炎武曰固聲是同聲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為固，此小顏之癖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按選作處乎今世。又不遭臾跗扁鵲。選作不遭臾跗與扁鵲也。又蕭規曹隨。選作夫蕭規曹隨。又唯其人之贍知哉。唯字選作雖。大抵語助之辭，選較本傳多所增減。

東方朔割名于細君○顧炎武曰名字是炙字之誤，文選可證。

前漢書卷八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儒林傳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〇宋祁曰注文頹替字下疑有也字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〇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師古曰匡邑名卽陳留有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美舜樂之善也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衞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巍巍者高貌煥明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道視夏殷二代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〇劉攽曰世改代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韶舜樂也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〇宋祁曰注文弟子七十字下疑有達字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甘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〇宋祁曰貢舊越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贛又云子貢當為子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氂音釐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鄭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其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鮒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敺與驅同適讀曰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

獵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韋昭曰培公之名也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宋祁曰景德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道據南本作以道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宋祁曰延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孔臧也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效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宋祁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劉攽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師古曰爲名籍而奏○宋祁曰注文爲字下疑有之字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師古曰分音扶問反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劉攽曰下以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留滯故請特選用以勸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禮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宋祁曰注文禮史姚本作曹史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精其實用也○劉攽曰尊此

文意本緣小吏弗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辭也然頗解未甚悉令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
禮義為官遷留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他官而遷儀留滯今選文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文百石通一藝皆補為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者為其曉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言故文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
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以與已
同言自比二百石至比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諸二千石屬也有據有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
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員者嫌言此二者皆備員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
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
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
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
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蠲
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
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
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
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
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
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子庸
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
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
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
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

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
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
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
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
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
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
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師古曰告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
法術以去○宋祁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刪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
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
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
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
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
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
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丱即從師學著其早也
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讎授張
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
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
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衆本

恐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樗之為壽張令按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聞為屯驚怪者多毛屯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在風俗通而不信琅邪邴丹曼容○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僞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荄茲言其根荄方滋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之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仞音刃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宋祁曰垂字當作垂字刃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嚮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師古曰郎著皂衣故章玄服以闇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劉奉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為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召信臣亦非臨也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漢有衡咸講學祭酒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

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業之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爲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宋祁曰俊字當作儁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宋祁曰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蕳卿師古曰蕳音姦蕳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

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宋祁曰：越本御本
無等字。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
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宋祁曰：本卿作興。及長安許商長伯。
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宋祁曰：
光字下更有光字。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
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
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
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閔
以下爲四科也。炔音桂。○宋祁曰：炔字蕭該曰今炅姓也，韋昭音翁決反。王莽時，林、吉爲
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
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
盛。章爲王莽所誅。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韋昭音撫，文音甫尤反。事小
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
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
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
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
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
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
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
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公叔文子卒，衞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衞大夫
公孫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衞國有難，夫子
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
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劉敞曰：空當爲農。右扶風翁
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
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
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
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
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閎，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
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臣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
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
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師古曰：卒讀曰猝。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師古曰：令，善也。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
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
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譔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
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
常少子，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
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
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
諸學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所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病，苦也。）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存。）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謂勉力爲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

嚴師古曰摳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摳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避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蓋者發語之辭○劉敞曰予按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丘區聲相變殆謂此耳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劉敞曰尋文衍一客字驪駒者客辭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師古曰逷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逷音徒浪反○宋祁曰逷古作踼服虔音湯湯去豆皮之湯蕭該音勅宕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宋祁曰尉字下當有授字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憙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

傳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宋祁曰注文姚本删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讓二字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宋祁曰景本作楊子榮新本作楊榮注同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宋祁曰遂之者當刪之字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

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宋祁曰或無東字）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曰仲）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宋祁曰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宋祁曰一作穫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音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完路為御史中丞卻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堂谿姓也）惠授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宋祁曰蕭該案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劉昌宗冥曁反案都始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侯國如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為丞相）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劉攽曰官改作宮）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吶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比音頻寐反輯與集同）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

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瑯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給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寖，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前漢書卷八十八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儒林傳故辟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方道也云云○臣召南按史記作辟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此書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而師古因曲為之說耳。

殷曰庠周曰序○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與孟子同。

郡國縣官○臣召南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是也。此文有脫誤耳。縣有蠻夷曰道。列侯公主所食曰邑。猶屬於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稱朝廷曰縣官。故凡言令長不曰縣官也。

而諸儒能稱者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罷。此文蓋換一不字。省一罷字。義遂不同。史記言黜儒罷舉。此文言登進賢才也。

自魯商瞿子木云云○臣召南按史記孫云商瞿傳易六世至田何。未嘗詳六世名字也。自橋庇子庸至孫虞子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子莊。班氏書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

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按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費直傳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按王璜。溝洫志作王橫。

高相傳東郡太守翟誼○按本傳作翟義。義誼古字通用。蔡義亦或作蔡誼。

伏生傳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臣召南按朝錯二字通用。據後漢書何敞傳。敞之祖何比干學尚書於錯也。

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臣召南按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

申公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臣召南按千餘人。史記作百餘人。下文言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千餘人是也。又按申公為魯詩之師。又為穀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也。

轅固傳屢難薪必貫於足○按貫字。史記作關。

胡毋生傳弟子遂之者○臣召南按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而廣川段仲。史記作殷忠。

前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遵也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却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古側字陋言非正統而身經仄微賤也繇與由同以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宋祁曰已字當作以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姚本刪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書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環也二者蜀人作之皆精故齎以為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當也○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諸本改作細密者也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也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每出行縣益從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飭，整也，讀與敕同。）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衆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劉攽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史。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亦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於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進言之說不可，不當下言長史守丞同。）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謂愛好也，音許吏反。）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以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宋祁曰：姚本正文刪以字。）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宋祁曰：景本無罪字。）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署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書正，以廉稱，（師古

曰：言無所侵盜，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庭中，謂廷尉之也。○宋祁曰：此庭當作廷，下文同。）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謂會議也。此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師古曰：踰與逾同。）積三歲乃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宋祁曰：太守當在霸字下。劉攽曰：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

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
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
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厥縛反○宋祁曰攫說文
曰捽也音九縛反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
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
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
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處音昌女反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
亭猪子可以祭○宋祁曰猪當作豬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
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
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
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
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宋祁曰不先以聞姚本作不先聞蕭該音義適儻足也儻音相代反章
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儻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謂與韋昭音同劾乏軍興連貶
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
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
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
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宋祁曰景本三作二代
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
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
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
武賁鶡色黑出上黨以其鬭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鶡雀也
○宋祁曰注文鶡音介字本作鴧今本誤作芬並鳻字予見徐鍇本改芬為介鳻為鴧案許慎說文鴧音
古拜反鳥似鶡而色青出羌中與師古所引合徐改為允鳻是鳥聚貌非鳥名霸以為神雀
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宋祁曰吏當作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
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
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
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宋祁曰景本無弟字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
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宋祁曰邵本無後字當作在後
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宋祁曰吏當作史
下文上計長吏同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
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

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宋祁曰：吏當作史。）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剖之則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敕同，以下類此。○宋祁曰：吏當作史。）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宋祁曰：郡字擬作羣字。），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乃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匈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宋祁曰：注文書作放，姚本改作效。）。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穰。）。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猶謂汲黯為汲直，豈字乎？且文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一說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宋祁曰：事當作士。），若必伊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敞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宋祁曰：亡彊，景本作亡彊。）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譖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師古曰：鉤，鎌也。）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

（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劉奉世曰盜賊與刼略相隨吏以爲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刼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矣師古曰疑前末書言皆罷故解爲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勃海又多刼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卽如此種）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畜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蔆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蔆芰也芡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曰蓄芡音儉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耆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恆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邵）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師古曰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然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然古燃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前漢書卷八十九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循吏傳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注師古曰帥遵也○
臣召南按帥是率先之意顔注非也

文翁傳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臣召南按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然則相如即文翁所拔以爲蜀人師者其語與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者正合但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

文翁之化也注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臣召南按文翁學堂即石室講堂也水經注曰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守更增二石室顔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初間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眹於玉堂東更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

黃霸傳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臣召南按此總計孝宣朝名相而言霸前不及丙魏後不及定國也定國爲相實在霸後

君何越職而舉之○胡三省曰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爲所薦非其人可也以爲越職則不可也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臣召南按自武帝以後外朝之官統于丞相中朝之官統于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壁大司馬故以越職責之

朱邑傳少時爲舒桐鄉嗇夫○按鄉吏之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

龔遂傳拜爲水衡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遂以地節四年爲水衡都尉即朱邑以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之歲也

召信臣傳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臣召南按提閼作堤又按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盧陂大門堨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遺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嘆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郫史起也顔注太略

前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酷吏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宋祁曰注文不恥景本作不止刑誅作不恥）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飾更以費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衰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撤不除則其末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沉溺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字與雕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衆也艾讀曰乂乂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蹈也音來的反○宋祁曰轢當音來各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除也）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卽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瞷音馬瞷之瞷師古曰音閑○蕭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瞷音閑宋祁曰姚本瞷注中瞷字）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腳戰栗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居倨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文下亦同）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之）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

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宋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斬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鈦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迺貰貣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貰貣假取之也貣音吐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忮師古曰忮意堅也音章豉反○宋祁曰韋昭曰忮音洎字書之豉反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宋祁曰茵亦作鞇霍光傳作絪晉灼音義作鞇字亦音因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劉敞曰議當作義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斄人也師古曰斄讀曰邰扶風縣也音胎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吏也○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佐字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頗為無害也然文深劉攽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師古曰造音千到反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宋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數歲誖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誖音布內反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

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蕭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呼補上黨郡中令治敢任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寗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宋祁曰小或作少寗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李奇曰肄閱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寗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寗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寗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桉寗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吏民重足一迹○劉攽曰南陽屬下句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服虔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鞫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劉攽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爲報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爲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晉灼曰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師古曰閻奉以嚴惡之故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而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爲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卒幸甘泉卒讀曰猝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劉敞曰此可與報益異矣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禍者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宋祁曰或無治字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師古曰缿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爲巧而治下戶之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爲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氐大歸也靡碎也氐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爲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排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爲卒者也脫音它活反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爲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溫舒死家絫千金師古曰絫古累字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師古曰茌音仕疑反○宋祁曰韋昭音緇字林曰茌草亦盧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爲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爲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宋祁曰越本守作辟關東治放尹齊韋昭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

爲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特也以書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宋祁曰陿或作阨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師古曰搴與攓同攓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爲將請官蜀刀部問買答言此率數百也師古曰買讀曰價○宋祁曰注文書字疑作書將字下當有行字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克使而至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宋祁曰淳化本爲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誣也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治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爲常法也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釋解也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爲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

反韋昭曰負累及府府亦使其不言也故盜賊寖多師古曰寖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轑陽侯師古曰轑音僚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不吾今貴汝之爵也○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宋祁曰為字下當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誓地蕭該音義質音贄音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故作淮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廷叱群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音子就反○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耳○劉敞曰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本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

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聞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方目反）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頻也○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還字）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師古曰牾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宋祁曰越本按作劾）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宋祁曰越本無果字）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

喩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秕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襃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爲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爲權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瑯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宋祁曰越本廉有字。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己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爲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因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畢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號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財賂報仇讎也。○宋祁曰賕當作財。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爲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累之也。令辟，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緻。令音零。辟音甓。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毋教命者。○宋[illegible]文承字下當有[illegible]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曰：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宋祁曰：桓，徐鍇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復。揭著其姓名。師古曰：揭，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竭。杙音弋。字並從木。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纔同。皆貰其罪，師古曰：貰，緩也。詭令立功以自贖。師古曰：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耆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弃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邑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字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寖以耗廢，師古曰：寖，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宋祁曰：亦字下當有皆字。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前漢書卷九十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酷吏傳惡能勝其任而婾快乎莊師古曰婾苟且也○臣宗萬按婾快史記作愉快此文婾字即愉字意顏以苟且解之並義不順

言道德者溺于職矣○史記作溺其職矣

郅都傳河東大陽人也○臣召南按史記但曰楊人也按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衍大字

寧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臣召南按少吏南本作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二百石以上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即此少吏也

義縱傳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按史記作修成君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修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

楊僕傳使督盜賊關東○按關東屬上句宋本誤置宋祁注于督盜賊下

咸宣傳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按百政史記作白政段中史記作殷中

田廣明傳與廐嗇夫江德○臣召南按江德功臣表作江喜又按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公孫勇也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事實稍異

前漢書卷九十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一

漢　蘭臺令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貨殖傳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衍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教民樹種畜養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雚葦也卽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雚音桓音五官反荻音敵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罝兔網也音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師古曰隼亦鷙鳥卽今所呼爲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徑道也矰音曾徯音奚隧音遂鶻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師古曰茬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櫱髡斬之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櫱音五葛反夭音烏老反○劉奉世曰櫱讀如牙櫱之櫱旁出枝也義與夭相對宋祁曰茬浙本音大雅反蝝魚麛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蝝音弋全反麛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稸卽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也左右讀曰佐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師古曰道讀曰導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僞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栭也山刻爲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爲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臧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椽字疑作椽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裋音豎唅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姓文故賓戲當作故荅賓戲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之之陶爲朱公。孟康曰陶今定陶也卽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劉攽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相逐無求責於人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衞，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爲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猗頓用盬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曰盬鹽盬音古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蠃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蠃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間時之秦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蠃

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真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絜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訾音子
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傜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
孟康曰五十匹也師古曰蹏古蹄字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
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蹏角越本作牛蹏
角千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
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
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村曰章解在百官公卿
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漸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删樹字兩
也字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
滎南河濟之閒千樹萩師古曰滎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滎澤也陳
夏千畝桼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桼樹而取其汁夏音賈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
言字若千畝巵茜孟康曰茜草巵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
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瓮以
釀酒醯醬千瓨師古曰瓨長頭罌也受十升瓨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
字當作斗字字當作江字雙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儋音丁濫

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稾千車
船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船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
个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宋祁曰注文師字上當有也字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
車也軺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轅輪兩兩而耦木
器桼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巵
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噭千師古曰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
為馬二百也噭音江釣反又音口釣反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彘即豕童手
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
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
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
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厚重之貌而讀者妄為搨音非也
桼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蘗麴鹽豉千合
師古曰麴蘗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
荊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通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
競為解說失之遠矣鮐鮆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鮆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蕩鮆音
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鮿鮑千鈞師古曰鮿膊魚
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鮿音輒膊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鮑為鮠魚之鮠
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於福室乾之亦非也福室乾之即鮿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者是
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福室乾者本不臭也福音蒲北反棗栗千石
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
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
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
之家也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音子朗反儈音工外反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
故十得五也○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
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亦比

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陿薄吾聞㟭山之下沃壄下有踆鴟至死不饑孟康曰踆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師古曰孟說非也踆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憙即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運籌筭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魋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魋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裒耳訾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賖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瘉於孅嗇師古曰瘉讀爲愈愈勝也孅細也嗇愛恡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恡者也孅與纖同下云周人既孅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卬有取師古曰頫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奸惡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姓閒名也刁音貂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所在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

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劉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貲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塞地恣其畜牧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貸之也貸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貲同高訾謂多貲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師古曰顓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灑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故惡者主為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燖音似廉反坋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貨殖傳昔粵王句踐云云○臣召南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廁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刪除者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淮北滎南河濟之閒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又萩千章史記作千章材又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糶千鍾又木器髤者千枚史記作木器髤者又馬蹄噭千史記作馬蹄躈千

黍千大斗○顏師古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粟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又蘖麴鹽豉千合史記作千荅徐廣曰荅音胎瓦器受斗六升又鮿鮑千鈞史記作鯫千石鮑千鈞

羔羊裘千石○顏師古曰狐皮言石者互文也臣召南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非互文

爲平陵石氏持錢○顏師古曰持錢謂今人言庫財也

齊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邴氏

安陵杜氏○臣召南按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富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質氏史記作郅氏又曲叔史記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發

前漢書卷九十一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游俠傳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踰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虞卿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王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椎殺晉鄙遂率兵救趙以卻秦兵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掔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搤音戹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黶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弒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删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諱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軥提也軥牛小牛也師古曰軥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既陰脫季布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本無軍字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之縣也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師古曰瞯音閑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陝讀曰[illegible]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藏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藏命藏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小之攻則用力重而害二者異耳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喜好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持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又音五懈反眦又音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怒也釂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也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辠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更之卒也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佗括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辠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之而不見許也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待洛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廷師古曰所居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鹽反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詣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訾財也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辠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斷其辠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埶免官徙歸故郡○宋祁曰越本無徙字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劉奉世曰此謂擅假貸於人多賫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

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煇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煇光後丞烈以護爲之煇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埶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放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之○宋祁曰汪本當有之字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蕭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師古曰博六博弈圍棊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璽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敞曰顏云史家追書安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璽進音贐自不犯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如淳曰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讁此下皆同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管云門之管籥妄穿鑿耳管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閤出

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藏也，爭招來而禮之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飫，饜食也，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師古曰：此韍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師古曰：纆徽，井索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為甃者也。轠，擊也。言瓶忽縣，不得下而為井甃所擊，則破碎也。叀音上絹反。瓽音丁浪反。轠音雷。晉諸家之說或以叀為叀，或音衛，又以瓽為甕，皆失之。瓽音側皺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滕也。宋祁曰：注文滕當作縢，浙本作袋。○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日，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

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
爲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
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師古曰：谷口，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攽曰：史丹
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入爲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
加丹字。劉敞說同。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
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
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
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
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
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
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
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
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
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
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
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
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
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
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
也。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
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乃
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
費用皆卬富人長者，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
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

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也。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
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
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師古
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
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
胡紺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師古曰：昳音徒結反。○宋祁曰：注文
昳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
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
俫畢葬。師古曰：勞俫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俫音郎代反。其
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辠過數上聞。王莽數
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
客。○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
母太后，元后也。已爲中郎，后免官。○宋祁曰：后字當作後。涉欲上冢，不
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上茂陵，師古曰：敺
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
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
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眞爲之。宋祁曰：尹公字下當有者字。○新視事，涉未謁也，
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
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
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
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
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
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

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謂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宋祁曰越本作士死)莽迺召見責以罪惡赦貰(師古曰貰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宋祁曰十越本作千)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

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臧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泛語問之不切責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游俠傳信陵無忌竊符云云注師古曰矯魏僖侯命○臣召南按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僖侯也

劇孟傳緱周庸○按史記作周庸又陝寒孺史記作韓孺

郭解傳河內軹人也○按史記有字翁伯三字在此文上

解爲人靜悍○臣召南按史記作解爲人短小精悍漢書移短小二字于後文又改精字作靜又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

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隔之○臣召南按楊掾事與史稍異據史則主使解之黨殺楊掾故解心恨之不止爲隔絕送財也

萬章傳長安人也注師古曰萬音拒○臣宗萬按萬字從草從禹急就章萬段數師古注曰萬亦姓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椐椐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作萬章非是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注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顧炎武曰服虔注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臣召南按此文賈子光當即王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

陳遵傳數負進○顧炎武曰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弈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按漢書作博進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

原涉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劉敞曰此原涉爲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臣召南按劉敞說是傳言涉由扶風掾入爲大司徒史也大司徒史即丞相史丹字衍文又按劉敞注史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大字係左字之誤

前漢書卷九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三

漢　蘭臺令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師古曰以鵔鸃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鵔鸃即鷩鳥也鵔音峻鸃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宋祁曰注文鵔鸃下疑有鳥字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師古曰秺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虧壞也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劉攽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兗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師古曰齰齧也齧出其膿血齰音仕客反○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釣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劉攽曰遂字屬下句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採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責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庸之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託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月字食也也字當刪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素自便習。○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已字，注末當有也字。）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儗鄧通。（師古曰：儗，比也。）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師古曰：已警蹕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闢。）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逆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贈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額。）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衞青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尙書。宣帝時任中書官，（○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宋祁曰：浙本無事字。）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尙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建白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云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辠，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宅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埶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

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脩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劉敞曰郎宜作故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師古曰間音工莧反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師古曰稱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師古曰姍古訕字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鴻○宋祁曰鴻越本作孺校本作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進○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謂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師古曰絫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孊爲龍雒思侯夫人晉灼曰孊音靡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孊每入

長定宮輒與嬺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易褻狎也易音弋豉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嬺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爲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其處便於前上言不敢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爲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辠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靳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爲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閒賞賜絫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褏古袖字○宋祁曰褏字上當有衣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寤也音工效反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衞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寖，漸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為逆亂也。）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酖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勑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肉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衞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

常侍賢䜿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劉攽曰多久字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蕭咸自謂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賢不知所為詣闕免

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師古曰即就也曰閒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辠惡暴著賢自殺伏辠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師古曰贏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劉攽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字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橈。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前漢書卷九十三

前漢書卷九十三考證

鄧通傳鄧猶登也○按史記無此四字。

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 注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古殆未深考歟。直言徼以要遮爲義，豈不簡而明乎。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葷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弋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鸁駃騠騊駼驒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鸁驢種而馬生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驒奚駏驉類也佗音徒河反駃音決騠音提騊音桃駼音塗驒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師古曰鋋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大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而東南入于渭〇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獫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以獫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〇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蘇林曰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

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於衛侵盜尤
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
立欲脩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雒
邑當是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
洛之間晉灼曰圁音銀二倉作圁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圁水即今銀
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圁晉說是也後傳寫者誤為固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師古曰皆
在天水界即緜諸道及獂道是也獂音桓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
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
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幷代以
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
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
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
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
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
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傳○宋祁
曰邵本樓煩陰山為句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
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
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
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
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
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讁有罪讁合徙戍者
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
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師古
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
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讁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
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
姚令威云僕閱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
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髐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
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
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
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閒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牚距之牚師古曰音丈庚反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劉攽曰以東屬下句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劉攽曰衍國字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遶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撾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軋音於點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善為誘兵以包

敵（師古曰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犂音犂）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駹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駹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閒隙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角直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師古曰寖漸也）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如淳曰僨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僨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沮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師古曰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唫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宋祁曰晏本無嘗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歐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驁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寑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師古曰雩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雩淺遺朕書云願寑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比疎一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疎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為漢生患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卬於漢師古曰卬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湩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劉攽曰說當作施說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師古曰倨傲也驁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宮室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聲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當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遬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廬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渫音渫水之渫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劉敞曰衍也字○）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喙許穢反蠕人兗反○宋祁曰注文啓字越本作岐字）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爲二事）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食言者終爲不信案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阸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衞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遣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閒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劉敞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師古曰耆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絶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劉攽曰衍之字）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王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

一一二八

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
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
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期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
曰徙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
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與漢兵師古曰度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
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
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
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
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
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
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
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
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
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
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才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
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
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

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
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
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
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
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
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
云至匈河此衍奴字劉攽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
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
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
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
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
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
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
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
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
同亦作獩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
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紿誑也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劉攽曰而改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卽來兵近我我卽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卽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爲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鬭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師古曰撣音纏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闓讀與開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

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獄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煇渠煇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煇音輝多字當爲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衞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師古曰闓讀與開同）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糵爲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鬭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衞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宋祁曰越本無今字）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穄）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衞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詐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也）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衞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弋季反）衞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急迫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衞律已死衞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衞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犂汙王（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者）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犂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𤏐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謂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

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敺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

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驘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

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嗕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朐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音竹兩反。）日逐王先賢撣，（宋祁曰：撣當作僤。）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自死於汝所居處。）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匈奴傳上左右谷蠡○史記谷蠡下有王字。

善爲誘兵以包敵○包敵史記作冒敵。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按渾窳史記作渾庾丁零

史記作丁靈本傳後文又作丁令。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三十史記作四十。

數寇盜代雁門雲中○史記無雁門二字。

孤僨之君注如淳曰僨仆也○顧炎武曰僨如左傳

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

可得也如淳說非。

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云云○臣召南按韓

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于平城高祖七年

事也若陳豨之反于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

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牽記後事爲前事據

陳豨二字係史記傳寫之訛。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臣

召南按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

過回中宮即此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

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

蕭關又以下文證之則在雍明矣。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注云云○臣

召南按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即前文所云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據後文則造陽之北

尤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

陽。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注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

北也○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

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

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臣召南按山海經曰北

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水

也。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注師古曰秦時

有人云云○顧炎武曰顏注非也彼時匈奴謂中

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

國人爲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

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閒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瞀音莫講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撣音纏。奧音郁。鞬音居言反。○劉敞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列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闒。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師古曰：嗕音力數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遬累者，其官號也。遬，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劉攽曰：多呼韓邪三字。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鬭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城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

（師古曰：）一曰安也。（師古曰：貼，丁頰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師古曰：于音力于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朝賀三年之正月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列兵於道以為衞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師古曰：贊謁，謂贊者告之。）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師古曰：盭，古戾字。）玉具劍，（孟康曰：摽首鐔衞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棨戟十，（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音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令其不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副漢之意也。）乃殺郅支使，（音尺孕反。）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聞於甌脫云殺之。○甌脫，解在前。）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皆殺之，故漢責呼韓邪使也。）（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一二四八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要，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言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纔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師古曰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傜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爲單于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立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

莫車立爲復株纍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纍音力追反復株纍
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
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
右賢王復株纍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
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爲
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
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
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
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
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
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
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
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
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閒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閒
音居莧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
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
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也音許遠反辭對奏天子從之遣中
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
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
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
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纍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

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
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朐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爲
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
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
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
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撣音纏○宋祁曰撣舊本作禪以囊知牙斯爲
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
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閼氏
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
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閼氏遣子右股
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
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
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音工旱反○宋祁
曰注鵰當作鵰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
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
曰直猶正爾爲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
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
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
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
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宋祁曰閼當作閉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宋祁曰賞字當作償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
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
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
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

(口反。駼音塗。文下亦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爲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更音工衡反。)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撣音纏。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師古曰：援音爰。疐音竹二反。)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師古曰：泠音零。)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師古曰：敺與驅同。)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師古曰：逯音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鬭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鄭氏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師古曰：操，持也。)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爲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擊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師古曰肆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壘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師古曰籍蹈也蕩姐羌屬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旬徧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師古曰菑古災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歸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翕。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爲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颯音立。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宋祁曰已當作以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犂汙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宋祁曰決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揚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敺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敺與驅同舉其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遣人與匈奴南犂汙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師古曰蟁古蚊字也蝱音盲螫音式亦反敺與

（聲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數）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下亦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阸，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鍑釜之大口者也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謂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衆。（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閼氏音焉支）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

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宋祁曰廚字上當有右字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儀市車縣文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櫝王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逮邑也莽改公主曰任書本曰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逮音隸任音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閒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距師古曰牚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齊桓討戎狄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

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鞌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讀曰稅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師古曰展轉謂移動其心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遵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晏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驁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阸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蔾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遁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乂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率衆降侯義陽侯溫厲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胡三省曰過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

宥急保漢受降城○臣召南按此即公孫敖所築者也城在五原郡邊界

西北擊烏揭○烏揭即前文所謂呼揭

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纍若鞮單于○臣召南按自雕陶莫皋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後書注曰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謚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纍單于以下皆稱若鞮自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莫演荀悅漢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胡三省曰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也

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省曰按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意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注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省曰邊人謂塞烽燧爲狼火狼望謂狼烟候望之地

去胡來王唐兜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顧炎武曰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

鑄之耳

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臣召南按故印即甘露三年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

因上書求故印○顧炎武曰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魋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皆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莋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莋音材各反)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冄駹最大。(師古曰今茂州開州首領多姓冄者本皆冄種也駹音尨)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阸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釣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莋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蒲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飤)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律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論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師古曰罷讀曰疲餧饑也離遭也餧音能賄反)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

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閒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〇宋祁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四歲餘。（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爲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爲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〇劉攽曰多一滇字〇宋祁曰郭本無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入。（〇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犇命解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閒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

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釣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毛猶苗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衞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師古曰眞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

負山險阻師古曰負背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師古曰令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幷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駱越謹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誖暴乎治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鬭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貢職，以時輸入貢獻。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小言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

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以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師古曰：樛音居虯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卽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埶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卽趨出。太后怒，鏦嘉以矛。師古曰鏦謂撞刺之也音窻○宋祁曰正文鏦字上別本有欲字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卽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潁川郟縣人也郟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

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衞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

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爲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竭粵將畢取以軍降爲膫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膫屬南陽音來彫反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也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彊盛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師古曰鏦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中郎○劉攽曰當作中郎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

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須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惡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書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轅姓終古名也轅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籞或作禦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與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宋祁曰卬當作卯。）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師古曰繚音遼嫈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師古曰鄜音孚。）於是天子曰東粵陿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師古曰浿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

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師古曰饋亦饋字也）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卒不能制（○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卒廢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有軍字更）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政吏（○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攻字）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之子名最）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澅清侯（師古曰澅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子餘反）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九十五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西南夷傳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臣
召南按白馬氐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絶上有平
田百頃詳後書南蠻傳
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臣召南按
牂柯江即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遯水者
也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
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
是也今曰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
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
南粵傳南海尉任囂○按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
得移檄發兵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
也左傳御置側室杜解曰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胡三省曰高祖功臣表
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為將軍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臣召南按後
文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武帝即佗文
帝即胡蓋佗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佗至建
元三年蓋亦壽百歲矣
閩粵傳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杜佑曰梅嶺
在虔州虔化縣界
入白沙武林○胡三省曰宋白云今豫章北二百里
接番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
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封居股為東成侯○功臣表作東城侯
東粵地遂虛○臣召南按東粵地既虛而地理志會
稽郡有冶縣即故東粵王都也說見沈約宋志
朝鮮傳朝鮮王滿○臣召南按滿姓衛氏朝鮮自周
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
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
補此傳之缺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胡三省曰
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
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天子許遂○臣召南按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
通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矣
相韓陶○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路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注蘇林曰列口縣名也○
胡三省曰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臣召南按樂浪
郡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
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
蟬縣矣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阸，塞也。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

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宋○祁曰越本八作大。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陛。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師古曰扜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宋祁曰姓文工字別本作匠。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婼羌同。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後復為匈奴反間，師古曰間音居莧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遣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扜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

出焉。（蘇林曰：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秅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劉敞曰：秅當作耗。）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蹟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劉奉世曰：接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

亦語有輕重耳。自踈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師古曰：櫰，槐之類也，葉大而黑。音懷。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騰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愜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飤。以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師古曰：餧，飢也，音能賄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墜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

賓北與撲挑○宋祁曰景本挑作桃西與犂靬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犂讀與驪同靬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顛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葛反耏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宋祁曰註文張翅下當有擧字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閒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翖侯師古曰翖即翕字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

（[illegible]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牽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爲高，自以事漢爲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爲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謂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師古曰：䪥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師古曰：耆讀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千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諂

使我國遇屠（師古曰古諸字）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飤）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領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

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seal stamp]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西域傳本三十六國○臣召南按荀悅漢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焉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兜屬罽賓亦不在數中大率孫說屬都護者計之也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注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是歲神爵三年也○臣召南按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三字疑通鑑考異已辨之矣

都護治烏壘城○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臣召南按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即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白說非也

扜彌國傳今名寧彌○按此孟堅自據作史時言也後書曰拘彌國王居寧彌城

西夜國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臣召南按西夜與子合是二國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子合國居呼犍谷此則糾漢書之違也

無雷國傳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注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臣召南按天篤即天竺也下文罽賓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蓋即釋曆氏國其種分散適於諸國故又云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烏弋山離國傳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臣召南按後漢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蓋前漢使者但至烏弋莫有至條支者凡言條支所有皆傳聞也故後書糾此文之違

安息國傳治番兜城○番兜城後書作和櫝城又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後書作藍氏城

康居國傳東羈事匈奴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注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宋祁曰浙本無左右二字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宋祁曰浙本大將作大夫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平野之貌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殖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言其舊時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羈屬言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閒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劉攽曰衍位字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自比於單于騫大慚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能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帥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財曰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讀曰飤音嗣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閒歲者謂每閒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

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翖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臝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衞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下不正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

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毋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面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宋祁曰面當作西欲通渠轉穀積居盧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爲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翖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宋祁曰[illegible]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illegible]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烏孫字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宋祁曰大將樂代爲昆彌當作代將樂後段

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翖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幷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宋祁曰越本無責字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翖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幷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

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幷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郤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郤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杅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勑太守都尉明㷭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

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飤。）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卒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師還。）（師古曰：乏食不足，不能竟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連及也。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匄音蓋。）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攽考異無式字，故除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illegible]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齎漢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宋祁曰：注文牝作牡。）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杅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

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衞。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訾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

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師古曰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

獨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閒以河山師古曰閒居莧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責將反諸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鄉王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為拄置師古曰拄者支拄也音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拄於心者失之矣○劉敞曰當讀為拄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拄置猶言儲偫○宋祁曰接通與道下有通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子侯反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身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

尸泥支謀曰（師古曰泥音丁奚反）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稱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一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爲遠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然（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絫單于咸立（師古曰絫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絶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剿胡子（鄭展曰剿音杪師古曰剿絶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劋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絶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迺表河曲列西郡（○宋祁曰新本西作四）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鉅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
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如小屏風而畫
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
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
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
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
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
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徒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
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
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
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
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
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就而
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
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
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
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
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
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
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
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
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
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與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烏孫國傳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云云○通鑑考異曰傳請婚在元康二年而蕭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爲大鴻臚蓋誤以神爵爲元康也

渠犂傳宜給足不可乏○顧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務使以時益種五穀注師古曰益多也○臣召南按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

焉耆國傳治員渠城○臣召南按後書作南河城又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後書曰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卽其說也焉耆北接烏孫西去條支絕遠所謂海者指大澤巨浸如蒲類蒲昌並稱爲海之比非北海亦非西海也

狐胡國傳治車師柳谷○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疑卽此柳谷也

車師後城長國傳卽馳突出高昌壁○臣召南按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按拓跋魏時闞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卽以此壁得名

贊且通西域近有龍堆○按地理志白龍堆沙在敦煌郡正西關外正西關當卽龍勒縣之玉門陽關矣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稱也娙娥皆美貌也傛傛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娙音五經反傛音容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更公衡反其下亦同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絜也無涓言無所不絜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者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

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
伍師古曰與死羿者爲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
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
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相周昌不
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
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
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
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
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
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
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
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
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己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
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
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
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
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
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
哭迺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
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
師古曰共讀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師古
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
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
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

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
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
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
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
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
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
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
之師古曰名爲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
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僞反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
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
恆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
牢甚師古曰牢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
呂氏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
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
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
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
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
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
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

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爲外家所養也。）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爲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籍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爲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爲梁王。）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樹。）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爲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

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師古曰俠音許夾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謂聞而記之也符謂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

京師。（師古曰：横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後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禮儀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生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師古曰：謳，齊歌也。音一侯反。）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師古曰：侍，儲偫也。偫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讀曰悅。）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主衣裳。）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卽今車之施幰者。）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卽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埋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師古曰媠與惰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曰第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壁也歔音虛欷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師古曰嫮美也連娟纖弱也嫮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樔絕而不長，師古曰樔截也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闇闇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夫人也憯音千感反淚音戾神煢煢以遙思兮，精

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壙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翱翔也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荴音敷的容與孟康曰菱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心逐者帝自言心中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纔接狎之懽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疇躇合韻音丈預反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以日為喻故言西征寖淫敞怳，寂兮無音。師古曰怳古恍字思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絕也怛悼也怛音丁曷反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妒闒茸，將安程兮。師古曰言嫉妒闒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闒茸猥賤之稱也闒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洟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晉說是也悵惆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也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嚮不虛應，亦云己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涕泣徒自己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嫶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人蒙被歔欷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嫶冥猶嫶妍也師古曰嫶音在消反懰慄不言，倚所恃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懰音劉慄音栗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恩施豈

有親面反書以言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離難重去彼昭昭就冥冥兮以此心爲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閒武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冢在門西也拳夫人進爲倢伃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衞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羨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爲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妾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

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能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
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
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
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
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
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
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
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
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
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
桀安桀安寖恚師古曰寖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
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
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爲尊一
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
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
預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
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
使私奴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
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
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絝有
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絝古袴字也窮絝即今之緄襠袴也令音力征反緄音下
昆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
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
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

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
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
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
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
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
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
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
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
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
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
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
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黃牛嫗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
非是既得王媼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
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
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
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

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爲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卽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卽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廼始共求媼媼遑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未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廼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翁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廼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閒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廼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宅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爲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嗇夫飲酒也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爲近親屬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

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入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闢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反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人有先嘗者何可行毒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君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于偽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師古曰顓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

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鬭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倢伃。是時館陶王母華倢伃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衞倢伃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卽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贄。）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娀又有㜪○按又有㜪三字及下文太姒二字，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

漢興因秦之稱號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詳序宮中位號，班氏所自撰錄也。後書云，秦爵列九品，卽據此傳。

高祖薄姬傳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皐靈臺○史記作坐河南宮成皐臺。

孝景王皇后傳元朔三年崩○史記作元朔四年，誤也。此與紀合。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爲侯不書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服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脩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妄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爲皇后吏也忮堅也忮音之豉反）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次下亦同）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

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
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
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
其中師古曰言此繒擬待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怨
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
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
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
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
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毋
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
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有所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
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
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曰言今時
國家制度衆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
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
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
人也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
盡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唯陛下深察
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
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
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
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
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
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
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褱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
成之謀師古曰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
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
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
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徵後宮
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
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
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
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
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
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驚
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
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
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
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咷音桃解在谷永傳言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
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
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
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
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
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
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
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各反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

日己戊在中宮爲君亥爲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師古曰婁古屢字甚也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師古曰肜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傳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祖己所言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遺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使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師古曰以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師古曰讙譁衆讙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謯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謯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孊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孊者后姊之名也孊音靡因爲之小妻長紿之曰師古曰紿誑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孊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詩謾師古曰詩悖亂也謾欺謾也詩音布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爲倢伃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拓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張晏曰楚莊王好田樊姬爲不食

禽獸之內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則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詩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師古曰踰與逾同寖漸也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纍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纍息言懼而喘息也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纍古累字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褒閻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閻妻煽方處云為郵郵過也故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

元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繈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館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暗莫而昧幽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反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音所寄反埽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重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闥也音工熒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萋音妻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音來東反泠音零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綵兮紈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綷綵衣聲也綷音千遂反綵音蔡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靚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迹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黲黷若雲也黲音徒感反黷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師古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書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

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
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
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
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
倢伃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
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髤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
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捎即髤聲之轉重耳髤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髤同今關西俗云黑髤盤朱髤盤
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
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壁帶往往為黃
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
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
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
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
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
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
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
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
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韈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
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
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
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

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
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
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
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
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
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
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
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
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
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
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
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
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
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
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服虔曰憆直視貌也師古
曰憆音丑庚反字本作瞠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
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
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

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鬩蹏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事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繳之繆鄭氏曰自縊也師古曰繆繳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言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曰入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師古曰褱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乳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紿誑也中宮皇后所居也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說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大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恚也擣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下亦同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孋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尉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憚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譚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

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會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與之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卽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爲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

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捄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爲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師古曰誖違也祖先帝也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闊猶闊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狠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恭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竝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

門銅鍰也（師古曰鍰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倢伃甚有寵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

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風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當太[illegible]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臣瓚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臥反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

宮。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倢伃。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伃男立爲信都王，尊倢伃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爲孝王。後徵定陶王爲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爲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眚謂妖病也。蘇林曰：名爲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爲王未滿歲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說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爲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謂鍼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迺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驗。）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三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艾也。）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

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誖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誖，違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后位而徙也。）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之襵為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以繫璽，音弗。）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便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瘱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瘱，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翁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襐，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襐，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窮富

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嘑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考證

孝成許皇后傳其餘刺使大長秋來白之○臣召南按其餘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為一句監本作刺史非也從汲古閣本改正

孝成班倢伃傳爲倢伃居增成舍注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臣召南按黄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曰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等殿鴛鸞西都賦西京賦俱作鴛鸞

綠衣兮白華注師古曰綠衣詩邶風○按邶應作邶

孝成趙皇后傳及壯屬陽阿主家○按五行志作河陽主家荀紀亦作河陽

中黄門田客持詔記○胡三省曰詔記與詔書有别詔記後世謂之手記出於上手故曰詔記若詔書則下爲之以璽爲信耳

孝元傅昭儀傳以僤子業爲陽信侯○恩澤侯表作陽新侯

定陶丁姬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顧炎武曰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師古曰嬀水名也曲水曰汭言因水爲姓也汭音而銳反○蕭該音義曰嬀汭字書曰嬀舜姓也該案舜居嬀汭因以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宋祁曰舊本二作三）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奐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妒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宋祁曰越本無者字）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卽袿衣之類也）長御卽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

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謂侍中掖庭令雜送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倢伃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衞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衞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愼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愼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刪之今越本亦無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卽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細

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末當有也字一朝有宅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宅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爲宜子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宋祁曰腸當作腹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嘗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月益甚○宋祁曰越本月作日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

治養薨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譏（師古曰論者不云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師古曰婁古屢字）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愈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宋祁曰怒音奴五反上聲）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第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為是）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宋祁曰漸本西字下有象字）○其奢

侈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為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

(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師古曰寖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總集之府舍待詔命)音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槀請罪(師古曰自坐槀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宋祁曰婦舊本作歸)○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

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誠款○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

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賈之易物者也師古曰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劉奉世曰言郊不以二十里也鄠槐里焉得云近)(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夏游篽宿鄠杜之間(師古曰篽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篽一本作御)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言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

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宋祁曰別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

是也【師古曰恚慚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劉奉世曰云新室文母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群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群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孟康曰篹音撰晉灼曰篹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故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孝元皇后傳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甲館成帝紀作甲觀

二人頓首省戶下○顧炎武曰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爲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奢靡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動也恧愧也激音工歷反恧音女六反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徧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謂朱博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宋祁曰聘諸當作聘請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師古曰坐並音材臥反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倉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云驛也益封莽別本越本無莽字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讙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留朝政不當就國也○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好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宋祁曰耳字當刪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璏從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瑑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值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褱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眾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爲書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

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音扶云反或作樸字)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之(師古曰外示嚴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諷下皆類此)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召字)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劉攽曰行事即已行之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

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會也國家欲褒其會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宋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封功如蕭相國(○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蕭相國劉攽曰封字衍)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

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
傳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
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給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
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
(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家給
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
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
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
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
紀莽既說衆意(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猒政乃
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
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
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
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宋祁
曰元服下有者字)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
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
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
事也與讀曰豫)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
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
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
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
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
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
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
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
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
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
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
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
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
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
門限也音域○宋祁曰監本無門字)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
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
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
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
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
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
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
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
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卽菜食也解在霍光傳)
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
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
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
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
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
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
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
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讀與掖同音古字通用)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

(曰取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妻所生女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得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劉敞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卽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作耳。佟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襃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竦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勢足，亡所牾意，(師古曰：牾，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牾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矣。

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師古曰：解並在前。)公之謂矣。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彊圉，彊梁也。圉，扞也。○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公之謂矣。

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

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顇病也言爲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顇與悴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譖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疏遠者也○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作則）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爲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疾速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斄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斄讀曰邰）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

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太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亹亹勉也翼翼敬也亹音武匪反）增脩雅素以命下國㣕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㣕退也矯正也㣕音千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布衣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業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纔得糴及僅足而已）物物卬市日闋亡儲（師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闋盡也日闋言當日盡不畜積也卬音牛向反闋音空穴反）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

儀子不茹圉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鬭穀於菟也公儀子魯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茹食也音人庶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屢字 綜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跡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 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彊之意惕懼也厲病也 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 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曰山足曰麓言舜有聖德雖遇雷風不迷惑也 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 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給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也 揆公德行，為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 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吝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

上東圍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謬矣繇讀與由同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遞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遝音滯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韋昭曰陷墜也假音下下猶墜也 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 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摽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匹遙反○宋祁曰予案字林摽刃創末銅也音匹幺反 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者謂向所云絳霍青戎也 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者也檢局也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 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見前 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 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 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見前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 祝宗卜史，師古曰太

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爲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讎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賞當其言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字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宋祁曰輸浙本作瀹下文輸同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舉其極無闕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刑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師古曰遴難也遴與吝同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爲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女高反幾音巨依反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衞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衞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卽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衞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衞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衞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

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爲皇后大赦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師古曰眡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師古曰韍亦謂印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質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爲閒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代相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劉攽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刪併從上是歲莽奏起明堂辟

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籒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籒所作大篆書也。籒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馬，駢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轃，（師古曰：轃，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艸下休。）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宋祁曰：復見前重陳，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

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三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蓺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己而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從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珌音必。○劉敞曰：瑒字宜從昜。宋祁同。)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宋祁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劬。禮記作絇，亦是。)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乘。乘音食證反，下亦同。)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師古曰：冑，兜鍪。)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黑黍也。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羊九反。○宋祁曰：字書曰：秬，黑黍，一稃二米也。)圭瓚二，(師古曰：以圭爲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

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傳
籍(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
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韋昭曰傳二封署也)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
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
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
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
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令通子午以協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
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
○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之所見非史意也)風俗使者八人
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
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官
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
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
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
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
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
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
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
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
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
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
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
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
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
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
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
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二州州名
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
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
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
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
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
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言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
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
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
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
公爲武王請命作金縢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
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
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
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
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
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
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
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宅但欲居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治工事也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冀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惟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說曰師古曰說謂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下文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此下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麤未除師古曰縗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雒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

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卽丹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師古曰幾音巨依反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喁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爲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孳音與孜同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師古曰悖乖也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蘂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豬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韋昭曰棧柴也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倒也○宋祁曰刃其軀舊作抒其體鄧展曰抒音近旣晉灼音抒字林曰抒切也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卽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昌向反父子兄弟負籠倚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宋祁曰倚當作荷鍤或作臿音丈涉反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鬬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

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衞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讀曰悅下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數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韋昭曰圉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圉音語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

郡逆賊咸𥠖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安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眞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蔽也○劉敞曰予謂屏者卽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猶却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宰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阼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喩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敘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言人脩行道德有若爲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勸之今此譏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尙有未足欲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匱以解之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

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環絰者，言其絰加麻如環之形爾。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行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劉奉世曰：莽不殺嘉，亦以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責莽再朞也，讀莽自稱義解遏密，實非三年，莽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事書在三年冬，誤記於此年耳。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

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車騎將軍屬。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讀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蓋傳有差誤。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曰示。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宋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行字。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厠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

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師古曰嬗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劉攽曰莽改年爲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王莽傳上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注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爲侯○臣召南按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淳于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

安後侯徵召之○胡三省曰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

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胡三省曰据杜佑通典聘后黄金二萬斤呂后爲惠帝聘魯元公主女故事也

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恩澤侯表王惲閻遷李翕郝黨陳崇謝殷逯並陳鳳是八人也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按陳崇等八人以宣教化封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以治明堂封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四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蘆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鄗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嬰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羅子之父栗鄉侯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安世曰漢人蓋以城字解庸也古人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通鑑考異曰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実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音弗。）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傳國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迺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璧。）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師古曰：五縣也。漯音它合反。鬲音與隔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宋祁曰驃字書去聲騎字。）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師古曰：承陽音烝。）（○宋祁曰：少阿，晉灼音義作少陪。阿謂倚，取阿衡一字也。音依倚之倚。李奇音奇。紅休，南本作林字。承，南本作丞。）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師古曰：拂讀曰弼。）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宋祁曰：邵本無故字，浙本添。）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雨，水也，故中成厥任，故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物生於東方，故成太簇也。）青煒登平，考景以晷。（孟康曰：煒音暉。青煒之光暉。）（也。晉灼曰：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奧。奧，暑也。晉灼曰：南方陽盛之位，太傅南事之夏，故成之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韋昭曰：司南方曰夏。）赤煒頌平，考聲以律。（視君視則則臣讀敬。晉灼曰：夏，萬物假大，乃宜平也。）（也。大呂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律。有形有色，色尚赤，故考聲以律。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

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白煒象平考量以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圖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太圖也五褒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太古服字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讀曰龔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〇宋祁曰或無官字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〇劉攽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贅音之銳反〇劉奉世曰贅讀如虎賁綴衣之綴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

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師古曰此黻謂衣裳之黻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〇劉攽曰徒攷從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脩厥身用經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逆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韍師古曰韍亦印之組文下並同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〇宋祁曰施一本作化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為黃帝後〇宋祁曰字書恂信也音詢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為伯益之

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宋祁曰伊休疑是紅休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杞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服虔曰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劉奉世曰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封先聖後未嘗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字當衍神祇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昭燿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宋祁曰南本云皇姓始祖考以當作已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禖歲時以祀師古曰禖祀也立此大禖祠當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劉奉世曰此謂莽家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傳以為種祠不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枌榆社也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他王氏則不禁焉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陽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囂等師古曰囂音許驕反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時也○劉敞曰都當作郡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師古曰嬗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宗祖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安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各反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冀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

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
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
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
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
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
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
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
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
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
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
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
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
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字從火
與此不同姘妻讀○宋祁曰越本無是歲二字韋昭云徐鄉東萊縣也快兄殷故漢膠
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
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
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
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
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
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
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
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
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
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

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
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
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
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
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誖音布內反
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引
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
為孥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
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癃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
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在食貨志父子夫
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
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師古曰厭
饜也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宋祁曰越本事作辜予
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時則有
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
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
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
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
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
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
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
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
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

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文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獻生犀○宋祁曰注文孟康曰下當有黃支二字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師古曰寖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龜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又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師古曰繢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繢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繢音胡內反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亹亹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祐也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即鵕鸃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鷩音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

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
數三火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
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至也亦靡所不至
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
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隃字與踰同貶句町
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
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
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
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靁師古曰古
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
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
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
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
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
詩大雅烝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在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
與由同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
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宋祁曰柝一作析女
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宋祁曰中或作關中德既
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
當荆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塞院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
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
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
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挋尉

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挋謂據險阸而捶擊也捶音之藥反命堂威侯王
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師古曰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黽音莫
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斜
閒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宋祁曰掌當作掌蕭該曰案晉灼音義作批難字林云
擊也父迷反蕭該曰批擊也釋名曰批兩捐相搏助共擊也命懷羌子王福曰汧
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謂隴阸也汧隴相連汧音
苦堅反阸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
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
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收捕殺之治
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在掌寇故云治者真
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
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
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韋昭曰謂禁地面猶開
一路以專之如筦者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
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
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犧和置酒
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察視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
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
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但
欽也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
護師古曰刁音貂○宋祁曰刁並姓改作刀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
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
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也劉氏
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

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宋祁曰男或作妻字一本無違字）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賓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當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辜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㹪（師古曰㹪音刪又音先安反韋昭曰㹪遐健犬也）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㹪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㹪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韋昭曰棽音疏禁反字林曰棽支條棽麗也）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劉奉世曰五大夫不可曉疑衍）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師古曰僦送也一曰賃也音子就反）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

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蕭該曰所班書作所辨案韋昭曰辨布也音班或作班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宋祁曰或無貴字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師古曰拂讀曰弼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反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亦疑其譌非史本文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宋祁曰天或作太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放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蹷顄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頤也蹷其月反顄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犛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曲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幷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師古曰逯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都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

臣安以法枉更人爲僮僕封其顯以別之也得顯戮乃去封孳蠚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蠚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各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其季反○宋祁曰悸當作㦖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襃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賓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視讀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師古曰索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宋祁曰分字下當有九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衞有五服。師古曰並解於上詩國十五，抪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凡十五國也一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是爲十五國抪音普胡反○宋祁曰國字當作日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宋祁曰淳化本無無并二字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兩兩而降也殺音所例反至於一成。如淳曰十里爲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

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 師古曰解讀曰懈稽考也 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 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 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反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 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反 夫餘之屬必有和者 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 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 師古曰紬音與抽同 今年刑在東方 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 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 師古曰虓音火交反 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師古曰解並在前 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 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土也又 觀晉掌歲龜策告從 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 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師古曰調音徒釣反 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緜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 師古曰須待也 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 師古曰繕補也 或頗徹之莽曰玄龍

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廼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宋祁曰淳化本無內字新本內字○下去內者行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耜曲木也音力對反○宋祁曰耒字下當有耜字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薅拔去草也耨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讙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反

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尙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文學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蕭該曰戊子案春秋說曰土戊也五行書曰戊己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音義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音止蘂反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給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劉敞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也疑是斫字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爲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屮木師古曰屮古草字海瀕尤甚師古曰瀕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直雨雹殺牛

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劉奉世曰河南當爲滎陽莽所分以爲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劉奉世曰當爲六郊衍州字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閒音閑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劉奉世曰州當爲郊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曰粟五百里曰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爲惟屏師古曰賓服師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爲名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爲名號也解在諸侯王年表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劉奉世曰此祈隧卽莽六隊之一也莽蓋分河南之滎陽置郡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善也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卽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

(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劉攽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劉奉世曰之字衍)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宋祁曰甚下當有是時二字)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埶傳相舉奏(○宋祁曰傳疑作傅)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師古曰攬與擥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憒音

工內反眊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結為盜賊在者少也)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劉攽曰霧字疑非)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韋昭曰四秉曰莒十莒曰緵十緵為秭四百秉也)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

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璧任音壬○宋祁曰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女也蕭該按爾雅曰皇王后辟君也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藏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衞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光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暨字也暨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供○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仕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予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爲兩也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劉奉世曰莽所大司又己有六卿此當但云司卿即所謂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者也後人不曉又妄加兩大字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大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

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壅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明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巂旁夷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毆衆遠居師古曰毆讀與驅同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訾入當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宋祁曰宜或作一日者非是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剝也音口

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宋祁曰：蕭該音義：鄭氏曰：筳音平訂之訂。筳，單也。予案：字書曰：訂，評議也，音亭。字林曰：筳，繀絲管也，大丁反。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將，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剿胡子。師古曰：剿，音子小反。韋昭曰：又作剗，音芟。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考證

王莽傳中始建國元年○顧炎武曰：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中傳將孺子下殿○後書注引前書音義：中傳，宦者也。

又置司恭、司徒○臣召南按：此司徒當作司從，與聽明恭一例。舊本別本俱誤耳。

姚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按：謂舜出于嚳，堯出于頊，莽于是直誣古帝矣。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云云○臣召南按：五威將十二人，其將一人各有帥五人，故下文云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也。

幷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曰：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從彳其音同耳)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宋祁曰考之合之下各當添於字通字下當添之字)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書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釣反下文亦同)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師古曰遴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宋祁曰起上當有興字)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會聚也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瓜田姓儀名)(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師古曰酤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鍮石之為)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師古曰貸音土戴反)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

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
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
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臧薄冰文穎曰祉福祚也冠存己欲襲代也應劭曰夏
處南山臧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
敬得天寶龜以立宗嗣繼其緒三曰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
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
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
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
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
牙將爲弑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
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
改厥號賜諡爲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
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
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䠠惲責問妨
師古曰䠠音晉又音徒盡反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
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宋祁曰鳥當作雀後玄武右杖
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新室之
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
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爲鬼神怪異之事以直道侯王涉爲衛
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
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以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曲陽
之名非善稱也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
力子都樊崇等○劉攽曰力當作刀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
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
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

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
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
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云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
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
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
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變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
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宋祁曰笑當作咲初獻新
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聞其
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
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師古曰寖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
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
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
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
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
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
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爲差
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
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
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
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
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
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
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
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爲須卜
單于後安公師古曰單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迎

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槀街蠻夷邸所在也解在陳湯傳槀音工早反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爲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師古曰風讀曰諷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皃古貌字也皃佷言其佷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爲善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師古曰韍者印之組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訾百姓貲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宋祁曰詈當作罵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宋祁曰南本云臥則枕數尺鐵非是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曰視讀曰示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盡盜而霸莽聞惡之留

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昧爽旦明也日闇昧云昧升勺後星也音芒太反予案易曰日中見沫非音昧也當音芒太反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王匡又別一王匡也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讁讁責也音徒厄反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羲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大司馬至此五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七或兩或三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意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宋祁曰卒字當作率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

日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倉無見穀（師古曰見謂見在也）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劉攽曰以給當屬上句）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烈風暴烈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以為言也）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何謂板輿乎）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褒主大主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

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匱也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豎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池晉灼曰黃圖波郎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晉說非也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彼皮反）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也）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劉攽曰建章與宮同名疑當是字誤）取其材瓦以

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楷也。櫨音盧。）飾以金銀琱文，（師古曰：琱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宋祁曰：帶當作本。）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眾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宋祁曰：淳化本、景本「入」字下有「官」字。）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槀瓦器，（師古曰：藉槀，去薦蓆也。瓦器，以瓦爲食器。）又以歷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眾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反。）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室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

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徧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曅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羲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

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憙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以王況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棽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莽以為中郎使出說儀師古曰說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讀曰冀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妻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鐫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譴責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也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師古曰瑵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載以祕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下屈伸也師古曰

言潛爲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祕機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輀車載喪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宋祁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亶讀曰但言不爲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隨日而盡也闋音空穴反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謂察視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穴謂穿牆爲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麋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麋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奏莽讓況師古曰讓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辠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反曼與蔓同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斷死之刑也共讀曰供○宋祁曰交懼斷死罪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寖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

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曰伯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暖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羲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都門外天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謂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阸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師古曰黎庶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曆名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攉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辜罪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彖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咨虖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咨者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舡從渭入河○宋祁曰越本士作七舡

（書作）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飤）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飰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賊猶曰幡城索音先各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發取也音徒釣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忘也譟讙呼也音先到反）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師古曰霸昌觀之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式志反）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

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
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
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染其須髮，進所
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
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
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
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
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
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
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焉韣音獨封皇后父諶為和平侯，拜
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
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
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辛丑巽之
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
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王母君母禮
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
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師古
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
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
下，然猶曰：「故漢氏舂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
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乃手害更始將軍廉
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
南僰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僰
僰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
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
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
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
賊。師古曰措讀與笮同音莊客反下亦放此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
茂、車騎將軍王巡、○宋祁曰車騎監本作車馬劉奉世曰車馬將軍非官名字之誤也
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將軍未知孰誤然其它多如此者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
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
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
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
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
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
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師古曰剿截也音子小反
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
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
昆陽、郾、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郾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大司
空王邑馳傳之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眾郡
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
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
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
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
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
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
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
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
「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牒前
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
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也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豉反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大風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衞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埽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宋祁曰族字或作姓柰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絡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别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衞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兵也肄音亦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䞇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弓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莽欲以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剉音于臥反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幷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爲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謼邑與計議師古曰謼古呼字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

徵悉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諭告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無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亶飲酒啗鰒魚（師古曰亶音但下亦類此鰒海魚也音雹）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宋祁曰枕字當作次○）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師古曰鄡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飧粥（師古曰飧古餐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𦇧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臧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聞同作姑邪道所由也韋昭曰閿音旻）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灌音灌）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斄屬右扶風斄讀與邰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

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䆕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衆譁行讙而相和也和音乎卧反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讙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讙音火故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謕謼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師古曰讀古暗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爲紺服也袀音均又式旬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於前師古曰栻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栻者也音式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爲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

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師古曰閒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䆕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閒師古曰陬隅也音子侯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臠切千段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爲

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弃死郡縣皆擧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師古曰就發擧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劉攽曰王莽三十八爲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眞六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四)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慝惡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鼃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鼃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鼃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其義又改此贊鼃聲爲蠅聲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爲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考證

王莽傳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
胡三省曰今蘇州長洲縣即長州地
遂攻海曲縣殺其宰○李賢曰海曲故城在密州莒
縣東臣召南按通鑑亦書新市王匡王鳳南陽馬
武潁川王常成丹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起兵
於呂母之後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劉攽曰力當作刁○臣召
南按通鑑作刁子都然本文及後書並作力雖諸
日力雖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
翼平連率田況○胡三省曰据地理志北海壽光縣
莽曰翼平又夙夜連率韓博夙夜東萊郡不夜縣
莽改名也
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胡三省曰漢之盛乘
牸牝者擯不得聚會鄉閭阡陌皆然朝市之閒從
可知矣唐尊爲上公而乘牝馬亦以矯世也
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四輔三公也
燒作室門○程大昌曰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
黃圖謂爲尚方工作之所者也
持虞帝匕首○胡三省曰虞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
爲之以厭人也
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通鑑考異曰劉聖
後書劉元傳作望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考證

漢　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敘傳第七十上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宋祁曰今越本無之字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師古曰瞢雲瞢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瞢中獸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瞢與夢同並音莫鳳反又音莫鳳反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讀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烏檡字或作菟並音塗○宋祁曰淳化本作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師古曰遂以班為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墬於樓煩，師古曰墬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師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壹字為懿非也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師古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宋祁曰張晏解與師古同字林昵近也乃吉反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絝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吏○宋祁曰懷守越本作杭石季越本作石李報怨殺淳化本及越本作報怨寇追殺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音基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自欲就其所居而拜也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師古曰迎請召也延滿堂，日為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郡中益弛。師古曰弛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緩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當為諸父之如師故曰父師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師古曰栗古栗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師古曰同會其所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為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祿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眡事。師古曰眡古視字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

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者也談咲大噱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噱噱笑聲也音其略反或曰噱謂脣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才臥反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目視而敬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伯引此為言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為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流亡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謼音火故反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宋祁曰林表晉灼曰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德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前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復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許商師丹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師古曰斿每奏校書之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謂不出之於天下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從而斿獲賜祕書見寵異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盾讀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舊儀云秩四百石主徼巡宮中○蕭該音義曰中盾韋昭曰太子宮中盾長也該案盾音尤穉獨不敢答師古曰言其慎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師古曰事斿如兄遇穉如弟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師古曰送終者布帛曰賻車馬曰賵賻音附賵音芳鳳反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致太平○劉敞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但聖人作文致之如太平耳莽既遷而飾虛以自章大是亦文致也登謂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而穉無所上師古曰不上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諷言稱應而諷除災害也而

劾閎空造不祥，𦎟絶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倢伃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𦎟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師古曰：罹，遭也。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論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肆，極也。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駮譏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專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徒，又皆不論班氏也。間，非也。音居莧反。

𦎟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桓生欲借其書，師古曰：桓譚。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師古曰：絓讀與挂同。聖人謂周、孔也。不齅驕君之餌，應劭曰：齅音六畜之畜。師古曰：齅，古嗅字也。餌謂爵祿，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宋祁曰：齅，字書火又反。注文設一作投。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肆，放也。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宋祁曰：絆，字書音半。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為躅。躅音丈欲反。○宋祁曰：鄭云躅音拘揭之揭。馳顏、閔之極摯，劉德曰：摯，至也。人行之所極至。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師古曰：言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但欲以名自眩曜耳。眩音州縣之縣。○宋祁曰：曜字下浙本有也字。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匍音扶。匐音平北反。恐似此類，故不進。師古曰：言不與其書。嗣之行己持論如此。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服虔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眾招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輯字下當有右字。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辭。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分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本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音工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援。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救之。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
虖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宋祁曰韋昭音義作火旁息音熺既反
字林音息是以今漢書止作息字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
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師古曰事見論語臮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曰契讀與偰同字本作契○宋
祁曰尚書音巨[illegible]反光濟四海奕世載德師古曰載承也言相因不絕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
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
[illegible]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
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
之德豐功厚利積纍之業師古曰纍古累字○宋祁曰師古曰下當有纍古
字字也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
曰不為人所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
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
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劉奉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短褐
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破敝之餘曰褻也儋石解在
蒯通傳音丁濫反畜讀曰蓄○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衷衣也丈鹽反所願不過一金
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
會竊其權柄師古曰罹亦遭也音離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
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鑕也伏於鑕上而斬之也鑕音
竹林反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麼之麼也
師古曰鄭音是也幺麼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反麼音莫可反骨偏麼自音麼與此義不相合晉說失
之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師古曰奸音干○宋祁曰奸字詁古文干字是故
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即薄櫨也所謂欂櫨棁梁上短柱也楶音節
字亦或作節棁音之說反○蕭該音義曰韋昭楶音節一名欂即柱上方木也鄭氏楶音餐
曰棁朱儒也音之劣反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師古曰斗筲小器也斗筲解
在公孫劉田傳筲音山交反○蕭該音義曰筲飯筥也受五升
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鼎實也音
速○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餗鼎實也韋昭音義作鬻字異音
訓一則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
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
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
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
匹婦之明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
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
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王命論敘高祖之
德及班氏漢書敘目所稱引皆見本書不煩更解以竊籍其書有辭句闕互異覽者則具詳焉
浮況之說蓋無取也○宋祁曰莊文況字浙本作况字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

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 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丁喚反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晉灼曰不立戚夫人子 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 師古曰任謂懷任也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劉德曰厭當也師古曰音一涉反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 師古曰昧貪也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 師古曰鈇音方于反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 師古曰若順也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覬音冀覦音踰○蕭該音義曰字書曰覬幸也覦欲也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 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 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 師古曰墜古地字○蕭該音義曰隗囂諸詮上五罪反下許妖反 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 師古曰每事皆與謀 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 師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 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 師古曰固年二十也 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 劉德曰致極也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其辭曰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 應劭曰系連也胄緒也言己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頊北方水位故稱玄中葉鬪令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 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 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從也蛻音稅颺與揚同○宋祁曰注文颺字下當有讀字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成帝時班況女為倢伃父子並在京師為朝臣也晉灼曰皇漢皇也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巨行謠 應劭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遘遇王莽之敗憂思歌謠也師古曰滔漫也言不長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固自言其父也遘遇也愍憂也徒歌曰謠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師古曰言其父遭時濁亂以道自安繇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論語稱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故引以為辭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師古曰固自言美前人之餘業窮則獨善達能兼濟也濟合韻音子齊反 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 師古曰眇眇微細也圮毀也固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人之跡無階路以自成○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圮毀也音敷委反字書父己反 豈余身之足殉兮韙世業之可懷 師古曰殉營也韙字與韙同韙是也懷思也偉音于匪反○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殉殺生送死也說文韙籀文韙韙是也劉氏及廣雅並云偉恨也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蘇林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師古曰靖古靜字也拾音其業反玷缺也更音工衡反 魂惸惸其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 張晏曰幽人神人也師古曰覿見也音迪○宋祁曰其字當作覿 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 師古曰攬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據葛藟可以免于顛墜猶處時俗者當據道義然後得用自立故設此喻託以夢也一說藟葛屬也葛之與藟皆有蔓為攬音攬其字從手藟音力水反○宋祁曰據葛藟當作攀蔓為當作蔓焉 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 孟康曰昒昕早

日也覺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師古曰吻音忽昕音欣○蕭該音義曰鄧展物音昧該案字書吻尚冥也
音勿諸銓方昧反○劉奉世曰但以察合韻音蔡則協韻矣黃神邈而靡質兮儀
遺讖以臆對應劭曰黃帝書占夢久遠無從得問準其讖書以意求其象也賈誼曰讖言其
度應劭曰臆賀臆也師古曰對合韻音丁忽反○蕭該音義曰蒼頡篇曰讖書河洛書也該案諸詮音捷
嶢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
遌遇也音五故反又音五各反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應劭
曰周南國風其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師古曰樛木下垂之木也綏安也樛音居
虯反纍音力追反○蕭該音義曰樛亦作利韋昭曰利下曲也居驅反蓋惴惴之臨深
兮乃二雅之所祇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
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恐墜陷也故云二雅之所祇惴音之瑞反既訊爾
以告象兮又申之以炯戒師古曰訊告也炯明也訊音碎炯音公迥反○宋祁
曰告當作吉蕭該音義曰說文曰訊讓也息悴反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
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仕以及羣也師古曰辰時也倏忽疾
也言時疾過不再來也倏音式六反○宋祁曰晉或作㬪亦作晉承靈訓其虛徐兮
竚盤桓而且俟孟康曰虛徐懷疑也張晏曰佇久也俟待也惟天墜之無
窮兮𥁕生民之脢在晉灼曰𥁕古鮮字也應劭曰脢無幾也師古曰墜古地字也𥁕
少也言天地長久而人壽短促也𥁕音先踐反○蕭該音義曰脢韋昭音謀鬼反又音梅字林曰脢微視
美目貌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智者少
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亶如蹇卦六四爻辭曰往蹇來連皆謂險難之時也亶音竹
延反連音力善反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師古曰黎衆也
言上聖之人猶遇紛難觀機能寤然後自拔文王羑里孔子於匡是也至於衆庶豈能豫禦之哉昔
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衛叔武迎兄成公
成公令前驅射殺之師古曰御音五駕反衛叔解在五行志管彎弧欲斃讎兮讎
作后而成己師古曰謂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公反國以爲相也變化故而相
詭兮孰云豫其終始師古曰詭違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
惠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丁公也繇讀與由同㮚取弔于逌吉兮王

膺慶於所慼應劭曰㮚孝景姬也有子而以好見廢王宣帝王倢伃也以無子爲憂而以謹
敎得毋元帝也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亦所也畔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
其倚伏師古曰畔亂貌也回穴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其馬無故亡入
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爲禍家富
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對曰此何詎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
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故頫譏其倚伏倚音於綺
反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應劭曰單單豹也靜居其所以
理五內處深山爲虎所食張張毅也外修恭敬斯徒馬圃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師古曰襮表也
單音善襮音布谷反○蕭該音義曰晉灼曰襮音欥素衣朱襮該案詩音博字林曰襮黼衿也方沃反
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師古曰欥古聿字也龢古和字也聿由也
由中和之道可以庶幾免於禍難而顏回早死冉耕惡疾爲善之人又不得其報也○宋祁曰注文聿由
也由中和二由字皆當作日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
慆慆而不䏴兮卒隕身虖世𡿯鄧展曰慆慆亂貌也𡿯避也師古曰溺桀
溺也路子路也論語稱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子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慆
慆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言天下皆亂汝將用誰變易
之乎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而子路安之卒不能避乃遇蒯聵之亂身死敵也慆音土高
反䏴音扶味反字本作腓其音同○蕭該音義曰䏴牛羊腓字之腓䏴假借腓避也韋昭曰䏴避也音肥
晉灼音義作䏴云䏴避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䏴避也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
醢其何補師古曰禮記云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賦言子路游聖人之門而孔子不能救之以免於難雖爲之覆醢無所補益固行行其必凶
兮免盜亂爲賴道師古曰論語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又稱子路曰君子上勇乎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賦言子路稟行行之性其凶必也所以免爲於亂盜者賴聞道於孔子也行行剛強之貌也行音胡浪反
○蕭該音義曰行行諸詮音胡浪反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
師古曰柢本也彙盛也靈善也言草木本根氣強則枝葉盛而蕃美人之先祖有大功德則胤緒亦蕃昌
也柢音丁計反茂合韻音莫口反○蕭該音義曰彙服虔曰彙類也音近卉服虔音卉應劭音謂該案字

書闕音恐罔兩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曰慶發語辭讀與羌
同已止也莊子云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邪言景之行止皆由於形草木枝業各稟根柢人之餘慶賞於續會亦猶此也黎淳
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應劭曰黎楚之先也淳美也高辛帝嚳之號也芈
楚姓汜音也師古曰言黎在高辛之時為火正有美光耀啟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也汜江水之別也
音祀召南之詩曰江有汜芈音弭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止
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為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止禮也
齊伯夷之後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禮也○蕭該音義曰止文選作趾劉奉世曰百儀與祖聲也語
說耳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
同也師古曰仁得謂求仁而得仁也卬讀曰仰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
乎三五應劭曰東鄰紂也殲盡也王武王也欲從五位三所鄭國語歲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師古
曰鄰古鄰字也仁三仁也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又析木者有建星及牽
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
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憑神周
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孟康曰伯
晉文公也歲在卯出曆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為龍西為虎也師古曰戎女驪戎之女謂驪姬也烈
猛也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讀曰霸言文公霸諸侯也徂往也言以龍往出以虎歸入也○劉敞曰重耳之
出也歲在大火故云龍及其入也在大梁故曰虎非卯酉也發還師以成性兮重
醉行而自耦師古曰發武王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
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
遂反國與時會也應劭曰耦與天時偶會也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
滅周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漦沫也師古曰謂褒姒也解在五行志三正歷夏殷周也漦音
丑之反正音之盈反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應劭曰易巽為
雞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雌雞化為雄元后統致之祥也至平帝崩五世而王莽篡位○宋祁

曰狂末書有五辟宣元成哀平也入字道悠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
周劉德曰夐遠也周至也冥默玄深不可通至也○蕭該音義曰夐晉灼曰夐音目夐夐而古精河
縣反該案目夐夐而喪精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諸詮音呼政反韋昭曰夐遠也呼鮑反胥仍物
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蕭該音義曰諏字林曰諏聚謀也
子于反諸詮祖侯反宙韋昭曰天宙所愛曰宙曹大家往幽通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聖人所以能極數
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挈龜應劭
曰嬀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厲公使周史卜得居有齊國之卦也李奇曰算數
也祀年也周公卜居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師古曰挈刻也詩大雅緜篇之辭曰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
而卜之挈音口計反○劉敞曰算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宣曹興敗
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應劭曰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旟旐之祥而中
興曹伯陽國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而曹亡也孟康曰魯文成之世童謠言禂父喪勞宋父以驕
後昭公名禂遂死於野井定公名宋即位而驕衛靈公掘地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諡妣聆
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而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鞫窮也條亞夫所封也師古曰鞫告也○蕭
該音義曰該案曹大家作劾石曹注案罪曰劾本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
而分流師古曰大道混壹歸於自然人之所趣雖有流別本則同耳神先心以定
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
以致禍福○宋祁曰別本皆無命字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
師古曰斡轉也言人之生各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於困厄各隨其所逢以致贏縮也三樂同於
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
害盈也師古曰欒書欒武子也黶欒桓子也盈欒懷子也春秋左氏傳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以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
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黶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為
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欒氏也洞參差其紛
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師古曰衆兆兆庶也周賈盪而貢憤兮齊

死生與既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貢惑也憒亂也放盪惑亂死生禍福之正也○蕭該音義
曰貢音灼音義作心旁貢字林曰憒憒也李奇曰憒潰也孟康曰憒惑也該案貢合作心旁貢抗爽
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孟康曰莊周不欲為犧牛賈誼惡忌鵩鳥也師
古曰抗舉也爽差也謂二人雖舉言齊死生壹禍福而心實不然是差謬也所貴聖人之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誼斷之斷音丁喚反物有欲
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師古曰言富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居死
亡人之所惡處得其節則君子不避也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輶德而無
累師古曰孔甚也輶輕也言守其甚約執心不貳舉德至輕無所累惑斯為可矣詩大雅烝民之篇曰
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輶音弋九反又音猶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
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
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所行各異
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志執乖舛俱有令名
○蕭該音義曰舛字林充絹反錯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
師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是禮國
人稱仁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荊即楚也藺足下傷起如藺也楚昭王時吳伐入郢昭王出奔
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重繭胝立於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反國賞
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為君耳非為身也逃不受賞○宋祁曰莊文胝舊本作胝紀焚躬
以衞上兮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而為項羽所燒皓四
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侯屮木之區別兮苟能
實而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應劭曰侯維也
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侯發語辭也爾雅曰伊惟侯也程正也言人之操行所尚
不同立德立言期於不朽亦猶蘭蕙松栢各有本性馨烈杖幹並擅貞芳此乃古昔賢人以為正道也論
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賦引之○宋祁曰侯周詩曰侯文王孫子毛傳曰侯維也
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應劭曰棐輔也諶誠也相助也師古
曰尚書大誥曰天棐諶辭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諶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賦言天
道惟誠是輔唯順是助故引以為辭也棐讀與匪同諶音上林反謨先聖之大繇兮

亦从惪而助信劉德曰从近也師古曰謨謀也繇道也从古鄰字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
秩大猷聖人謨之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言若能謀聖人之大
道有德者必為同志所依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謨音摹又音莫虞韶美而儀鳳兮
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舜樂名也虞書舜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云孔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
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視明禮修之信而致麟漢封其後為褒成及紹嘉公
孫殷後為二代之客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
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眄也楚王
使由基射猨猨操弓而眄之猨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李李廣也夜遇石以為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
○宋祁曰微當作徼游蕭本作流音義曰該案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流由與流亦互用非精誠
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師古曰信合韻音新操末技猶必然
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況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於猨石況
立身體道親耽大道而不倦者呼○蕭該音義曰湛文選作耽登孔顥而上下兮緯
羣龍之所經應劭曰顥太顥也孔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終始天道備矣
孟康曰孔甚也顥大也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師古曰應說孔顥是也孟說經緯是也顥音胡老反朝
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觀見也諠忘也易曰天地
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觀天道而夕死可也師古曰形己尚可遺忘況外物者哉諠音許元反又音
許遺反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聃
也言有繼續彭祖之志升遐老聃之跡者則可與言至道而通情也亂曰天造屮昧立
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師古曰易屯卦彖辭曰天造草
昧故賦引之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應劭曰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人能
弘道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蕭該音義曰復一作腹張晏曰以道為腹心也弘道達於天地之性命也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處止也渾音胡昆反保身遺
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應劭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師古曰舍置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晉灼曰忝
設也言死者莫痛於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忝辱也言不違性命自與憂傷為物所夭既辱且痛莫過於

是昊爾太素曷渝色兮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何有變渝者
師古曰渝音踰尚粵其幾淪神域兮應劭曰尚上也粵於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淪入也師古曰尚庶幾也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
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
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
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
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師古
曰不安之意也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
志在道不暇安居○蕭該音義曰煖音呂静曰煖溫也乃卵反黔字林曰黧黑也音荅又音巨炎反由
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鄧展曰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
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英華謂名譽也湛讀曰沈言
外則有美名譽也內則履道崇德也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易曰大人虎變也
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晉灼曰視也嚮也言目厭見其文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孟說是也嚮音莫限
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師古曰攄
申也洿停水也塗泥也以龍為喻也洿音一故反又音烏○蕭該音義曰攄字林曰攄舒也洿尹於反又攄
也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師古曰景讀曰影響讀曰響見景則駭聞響則震
嚮音之人反○宋祁曰享當作嚮莊同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師古曰紆
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蕭該音義曰藉音才亦反韋昭音義作蒩一字慈固反說文曰蒩茅藉也從草租
若如昭音則漢書本作蒩字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
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如淳曰恒音亘
竟之耳師古曰宇宙之外言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恒音工贈反然而器不賈於
當己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讎也師古曰當己謂及己身尚在猶言當年也賈音
古又音工暇反讎音九越本作九上反○宋祁曰一本作詩曰賈用不售賈音古讎九究反一本作止九反讎

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濤大波也摛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
於殿最師古曰殿音丁見反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
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虖主人逌爾而笑曰
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咲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
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
雅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窔奧室中之二隅也熒熒小光之燭也卬讀曰仰窔音烏
丁反其字從穴天聲也○蕭該音義曰郭璞曰窔音突該謂依儀禮宜言徙骨反○宋祁曰注文窔音無窔字
熒熒三字斷本添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
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應劭曰七雄秦及大國也師古曰雄虓音呼
交反闞音呼敢反○蕭該音義曰虓案字林音孝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
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師古曰颺讀與揚同○蕭該音義曰颺案韋昭音義作颺風音
颺云颺之聚颷者也音庖今漢書並作颷風颺而電激也說文曰颷或作颷音甫堯反其餘猋
飛景附煜霅其閒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猋疾風也煜霅光貌也煜音
于及反霅音下甲反又音育○蕭該音義曰煜音韋昭煜音呼夾反霅音于俠反服虔曰煜音一晢
音育為言霅音于甲反煜音弋叔反又音于立反也曰衆言也一當此之
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師古曰搦按也音女角反斷音丁喚反○蕭該
音義曰搦韋昭曰搦女攬反說文曰搦按也史記曰搦攬院買是故魯連飛一
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
燕將保於聊城齊攻之不下魯連為書射與之為陳利害燕將得之泣而自殺讓切魏齊垣衍使不尊秦為
帝秦時圍邯鄲為卻五十里趙遂以安趙王以千金為魯連書不受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
與齊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解相印間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李奇曰厭翳也距也師古曰厭音厭又音其
月反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𡂿而不可
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啾小聲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投曲趣合曲
曲也感耳動應衆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若子所不聽也淫𡂿非正之聲也
由反○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若鼃之聲也宋祁曰一本無也字𡂿因埶合變偶時之
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師古曰埤古

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衡音橫　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師古曰騁音匹郢反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illegible]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illegible]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illegible]　朝為榮華，夕而焦瘁，[illegible]　福不盈眥，禍溢於世，[illegible]　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虖！[illegible]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illegible]　說難既遒，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隧。[illegible]　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illegible]　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illegible]　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illegible]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illegible]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illegible]　稟卬太和，枝附葉著，[illegible]　譬猶屮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illegible]　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illegible]　參天墬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illegible]　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illegible]　欲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懷氿濫而測深虖重淵，亦未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虖？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illegible]　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illegible]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illegible]　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illegible]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illegible]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illegible]　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illegible]　婆娑虖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德，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illegible]　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illegible]　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illegible]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illegible]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墬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illegible]

讀曰恭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之也言脩志委命則明神聽
之佑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荊石師古
曰龢古和字也韞亦藏也音於粉反隋侯之珠藏於蜯蛤虖師古曰蜯即蚌字也
音平項反蛤音工合反○蕭該音義曰蜯蛤字書蜯蜃屬也步項反蛤蜃雀化所作也象曰牡蠣歷
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燿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媟嬻侮狎
之也潢音黃汙音烏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
蒼也師古曰躆以足據持也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顥音皓○蕭該音
義曰躆案字書無足旁康字躆應是蹠字字書蹠蹋也已恕反顥字林曰顥白貌也音昊楚辭昊白顥顥
該案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今作顥者此古書假借用耳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隋之珍也旹闇而久
章者君子之真也師古曰時顯有時而闇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
絃離婁眇目於豪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古明目者也眇細視也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
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為二人也皆有巧藝也古樂府云班輸能為此器公輸魯班精
專也一曰較也榷音角○蕭該音義曰榷巧韋昭曰榷較案音較晉灼音義作推字云劉氏云推放也
咸音榷也晉灼曰推見也盡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
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相馬也馭御馭也烏獲壯士也龢鵲發精於鍼
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研古之善計者也桑弘羊也師古曰和秦醫和也鵲扁
鵲也研計研也一說計倪亦曰計然垠崖也○蕭該音義曰鍼字林曰鍼所以縫也之心反僕亦
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前漢書卷一百上

前漢書卷一百上考證

敘傳○臣召南按南史蕭琛傳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中多有異今者而紙墨甚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爲江夏太守以書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以漢書眞本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臣按此說可疑後書固傳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然則永平十六年乃初受詔豈容即表上於朝乎又其父彪以建武中爲徐令司徒掾望都長自不合列傳於前書所謂眞本必非實也意者好事之徒所爲耶永平中何由有紙即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即已盛行八表天文志闕曹大家且受詔以完其業然則今本漢書確足據矣稱敘傳爲中篇有何義乎

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注師古曰子文之子鬭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鬭班殺令尹子元而鬭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

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通鑑考異曰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云云○按後書於此條閒答字句稍有增損如危自上起二句後書倒載於王氏擅朝因竊位號之下又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下後書節詩云皇矣上帝四句又王命論全文後書但載其目而不述其文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注師古曰謂士會歸晉云云○顧炎武曰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如師古注則又其苗裔也

既諄爾以吿象兮○按文選字句閒有異同此諄字選作訊又上聖寤而後拔兮寤字選作迕又發運師以成性兮性字選作命又帀三正而滅周周字選作廷又雖移盈然不忒選作雖移易而不忒又皓頤志而勿營勿營選作勿傾

潛神默記恒以年歲○按文選去此二句又煜翼其閒者選作翼煜又說難旣酋酋字選作遒又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字選作圯又班輸權巧於斧斤選作權巧注權揭也

前漢書卷一百上考證

前漢書卷一百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敘傳第七十下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為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篹與撰同輯與集同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是也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劉奉世曰顏說亦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故而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語兼於下其敘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周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然免於患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之要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繫心也書曰惟秦宅心晉灼曰西土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說皆宅心高祖也秉鉞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民懷德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徙念王諸呂以王於敗亡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之戮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音謨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故引以為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登成也述文紀第四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鯀之惡壞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晉灼曰甲令身景紀令甲也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曄盛貌也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熙興也載事也謀於衆賢誰可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厥作伊何百蠻是攘師古曰攘卻也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恢廣也博大也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劉德曰迪進也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而神○宋祁曰秩當作祭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如淳曰譸音輈應劭曰譸張誑也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鄧展曰寅敬也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選用賢者師古曰傳讀曰敷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言者則納而用之○劉奉世曰時舉謂時而舉之也柔遠能邇燀燿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能善也故引之云燀熾也音充善反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謂

白龍堆荒服沙幕也師古曰龍匈奴祭天龍城非謂白龍堆也形北方也丕顯祖烈，尚於有成。師古曰丕大也烈業也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老謂貢禹薛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繇與由同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張晏曰不徙民者縣也閹尹之呰，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敗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宮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主奄閹門者尹正也呰與疵同○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呰作推字云子爾反劉氏云推效也或言極也晉灼曰推見也蠱也使為政以病其治也漢書本或誤作亂字或作昔字今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師古曰趙謂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炎熾矣師古曰允信也○宋祁曰邵本如字作燿亦字作光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忿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攬持其威神也攬執取也字從手如淳曰攬音覽彫落洪支，底剭鼎臣。服虔曰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也周禮有屋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晉灼曰剭刑也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握服言屋下失其義也○劉奉世曰洪支謂東平王雲非王氏也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應劭曰以董賢為三公乃欲共成天功也易大過卦棟橈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樑不堪其任至於折橈而凶也師古曰婉孌美貌也亮助也尚書舜典曰時亮天功故引之也橈曲也音女教反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成也言家業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號宰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志也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韻音莫口反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乃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土者也○宋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封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宰相外戚，昭韙見戒。張晏曰韙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韋昭曰昭明也韙是也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于秦，有革有因，劉德曰迪至也觕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觕音麤觕之觕師古曰觕音才戶反謂大略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師古曰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歷算逌出。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曆也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具引其文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下人則化也湎湎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湎音莫踐反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鄧展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善用刑之理也周書呂刑曰告爾祥刑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千豫反漢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搉引也揚搉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搉音居學反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西時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眄反縣古懸字日月周煇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咎徵也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犧也逌古攸字○宋祁曰庖當作宓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埶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埶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墬古地字易象曰地埶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謂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師古曰燮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疏理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剗音剗創之剗師古曰音初限反服虔曰剗音箕韋昭曰剗音鏟剗創也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溝洫志惟河為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商亾秦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自茲距漢北亾八支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文陻棗野武作瓠歌服虔曰陻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悼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韋昭曰成帝時河復決王延入世塞之河水平因改年曰河平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師古曰虙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師古曰篹與撰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羣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斯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勝廣熛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熛扇熾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烈盛也熛音必遙反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亾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遯逃也師古曰遯古遁字也拊翼以鷙為喻言如鷙鳥則鼓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暫貴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楊生華大過之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臼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主也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綰自同閈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盧綰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閈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閈閎舊通語耳非專楚也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廑從旅為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廑無幾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廑古以為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法制也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為辭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朅兮邶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辭也戊實淫䵃平陸迺紹師古曰楚王戊為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遂與吳共反而誅文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之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改文帝作景帝其在于京弈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時議臣皆恐師古曰信讀曰申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貴欒布為生立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武帝乃割臨菑環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嫡赳赳景王匡漢社稷師古曰赳赳武貌音糾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合韻音新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一遵蕭何約束不變改也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椎始皇於博狼沙中圖折武關解阸鴻門師古曰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為疑兵又啗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推齊銷印毆致越信師古曰毆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音新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師古曰攘音人羊反鬻苑亡項走狄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擒韓偽遊雲夢也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師古曰罔無也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廄騶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師古曰乘登也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師古曰志記也謂多記古事也司主也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此也平字

書為成傳寫誤耳廣阿之廬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敖也吏遇呂后不謹敖擊傷主吏也師古曰盧亦勤字也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饗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師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屠嘉召責鄧通請誅見錯皆不為己身實有蹇蹇之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師古曰杜亦塞也謂說令塞白馬津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李奇曰作新語也師古曰論語稱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數之越也從音千容反風讀曰諷劉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劉敬由戍卒而來納說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儀是創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造之也創合韻音初良反或悊或謀觀國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悊或謀言有智者有謀者易觀卦六四爻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為言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本傳作朱劉總書其賜姓也此言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師古曰窘仍也薦讀曰荐荐再也長遷死雍其子安又自殺也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繫迺成患害師古曰言伍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充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敘言江充息夫躬之惡引以為辭也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遻遇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溫溫恭人宜爾子孫夭夭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和舒之貌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故引以為辭也夭音於驕反慶社于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為齊相齊為立社也衛直周張淑慎其身師古曰衛詩燕燕之篇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夭也孝亦謂梁孝王也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禍告妖師古曰霿瞀也音莫候反解在五行志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王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德不堪寵四支不傳晉灼曰支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為王者皆絕於身不傳嗣唯梁恭王買有後耳其事具在本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音嬌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師古曰圉合韻音禦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從音子容反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盎字絲此加子者是嘉稱以偶句耳擥轡正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擥執取也字從手亦或作攬其錯之瑣材智小謀大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此敘言鼂錯所以及禍禍如發機先寇後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矯正也正言其事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謀反憚黯正直武帝不冠不見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為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作榮作辱如辭也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有廉隅也此敘言賈山直詞刺上亦為方正也一曰隅謂得道德之一隅也賴依忠正君子采諸

師古曰諸之也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
盈凶德相挻䜌敗用成師古曰挻謂柔挻也音式延反○蕭該音義曰韋昭曰相
挻極也淮南子曰陶人之剋挻埴許慎曰挻抑也太玄經曰與陰陽挻其化宋忠曰挻和方言曰挻取也
聲類曰挻一曰柔也老子曰挻埴以為器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易壯于趾征
凶安國臨當為丞相墮車蹇後為將多所傷失而憂死此為不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
九爻辭也壯傷也趾足也直謂墮車蹇耳不言不宜征行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
師古曰彼韓安國也此王恢也壯趾天命也謙兵人咎也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
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庸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文帝之德慶流子
孫也慶合韻音羌魯恭館室江都訬輕師古曰訬謂輕狡也訬音初教反○蕭該音
義曰蘇林曰訬音少年輕薄與鈔息惠之鈔如淳音樵趙敬險詖中山淫醟師古
曰詖辯也一曰佞也醟酗酒也音詠合韻音榮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
亮常山驕盈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備後辭及之發病死是為不信於漢朝
四國絕祀河閒賢明李奇曰臨江哀王閼臨江閔王榮膠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
無子國除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師古曰北鄰謂匈奴
也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
決忝世滅姓師古曰忝辱也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師古曰信讀曰申
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師古曰桓桓武貌也元首也薄伐獫允恢我
朔邊師古曰恢廣也戎車七征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師古曰輣音彭
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師古曰如猋之勇紛
紜然盛也長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
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張晏曰置郡至祁連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身修國治致仕縣
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讜言訪對為世純
儒師古曰讜善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讜音黨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寓寄也風讀
曰諷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采
盛也音鬱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金馬門也既登爵
位祿賜頤賢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布衾疏
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籍
明君迺爵迺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師古曰亹亹勉也偕列
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志食師古曰詩大雅下武
之篇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既成寵祿亦
罹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師古曰詩邶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敘言子孺亦有之子孫遵業全祚保國
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
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
言異其本類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殺
之以血塗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致死為福每生作戾師古曰每
貪也張騫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之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
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遍於亂政橫相牽
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蕭該音
義曰韋昭曰薰刑必薰之餘刑曰胥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群言古

今是經勤成一家大略孔明師古曰孔甚也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嗣合韻音祚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師古曰序合韻音似豫反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浟浟師古曰大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耽耽其欲浟浟耽耽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耽音丁含反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蕭該音義曰耽音林音潭晉灼音義及今漢書本作悠悠應劭曰易曰虎視耽耽字林曰耽視近而志遠也音大含反應劭曰耽近也悠適也言武帝內興文學外耀神武耽耽悠悠而盛也余謂耽當音當含反文武方作是庸四克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謂四方也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安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師古曰詼音恢譏苑扞偃正諫舉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師古曰公孫賀妻衛皇后姊故云內寵也千秋時發張晏曰千秋訟衛太子冤發言值時也師古曰宜春侯王訢也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如淳曰若此人等無益於治可為庶幾而已也師古曰謂楊敞蔡義弘惟政事萬年容己咸睡厥誨孰為不予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贏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敞近其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言朱雲以上書狂狷耳云敞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畫美子張容儀形盛也故引之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鄧展曰武帝臨終之命霍光能導達顯揚也遺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安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顯徵之也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孥秺音妒虔合韻音新弈世載德貤于子孫師古曰貤延也音弋豉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音蒲何反以不濟可上諭其信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此敘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因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子虎臣之後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悊師古曰三悊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敎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闕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為辭辭霍不婚逡遁致仕師古曰遁讀與巡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當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於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宋祁曰營當作榮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涅汙泥也可以染皂緇黑色也言天性潔白者雖處汙涅之中其色不變也緇合韻音側仕反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遭暴亂之世好以和順遯去不離其害也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仍頻也漢

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謂迭毀之議也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暮)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也謂憲章之大者故廣載之)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惟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職輔佐天子者也此敘言魏相欲崇君道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為言也)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蓍卦之德兼神知也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欲探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為蓍卜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傳)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敘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遭禍難也)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為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官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便辯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術也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尊實赳赳邦家之彥(師古曰赳赳材勁貌也音糾)章死非辠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繄是也音烏奚反)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傅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隆諫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不持官守也)寶曲定陵並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撓定陵侯淳于長也晉灼曰何並斬侍中于林卿奴是立志也)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曰本傳毋將隆在孫寶下今此敘云毋將孫何是敘誤也)

長倩㥄㥄覯霍不舉(蘇林曰㥄㥄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而見霍光故不得大官也㥄音弋於反)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昊天疾威不慮不圖也慮思也圖謀也言幽王見天之威不思謀也此敘言望之思謀不詳卒為石顯及許史所顛躓也躓音竹二反○宋祁曰見字當作顛)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蘧蒢幾陷大理(師古曰蘧蒢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也言淮陽憲王舅張博為諸辭幾陷王於大辠也蘧音渠蒢音除幾音鉅依反)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瘖病也軌法則也)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歸戎氏之里也)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哀帝平帝)昭而不穆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大命帝位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褏褏古之文學(師古曰褏褏盛服貌也音弋救反學合韻音下教反)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顯重下所瞻望而乃為不善乎深責之也此敘言匡衡失德不稱相位故引以為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遣奏石顯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安昌貨殖朱雲作娸(晉灼曰娸醜也師古曰朱雲其言欲斬張禹是為醜惡之娸娸音欺合韻音丘吏反)博山敦慎受莽之疢(師古曰疢病也孔光後更曲意從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鄁柏舟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遘遇也閔病也謂見病害甚眾也此敘言王商深為王鳳所排陷也)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言傅喜不阿附傅太后故得免禍)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

鮮終其祿。師古曰鮮少也音先典反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時聞有數聲也師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自鳴偷居非其位聲過其實也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蘂反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䢵，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師古曰輟止也纂與撰同言止不復作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論謂論語也潛于篇籍，以章厥身。師古曰章明也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獷獷麤惡之貌也獷音獷又音九永反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敘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以為辭也泯泯羣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衆也言羣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與，曾是強圉，掊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掊克強圉強梁禦善也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為虐於下也掊音平侯反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為虐者以威而誅絕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為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匱乏之人也故引之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肆極也偪上并下，荒殖其貨。師古曰荒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合韻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矧況也齊民齊等之人也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師古曰匡正也台音怡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職而惡之文也此敘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卻也宗幽既昏，淫于褒女，師古曰宗周幽王居宗周也戎敗我驪，遂亡鄷鄗。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為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

漸以德化也周穆觀兵荒服不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叛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事征之是以荒服不謀於楚也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鄭氏曰驒驒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敘言漢遣征西域人馬疲弊也嘽音它丹反姼姼公主迺女烏孫孟康曰姼音題姼姼僞僞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姼音上支反姼姼好貌也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妻配烏孫也使命迺通條支之瀕師古曰瀕厓也音頻又音賓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譎矣禍福刑于外戚師古曰譎違也言禍福相違始不一也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絫魏宗文產德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豹聞負言不與漢並爭而死也師古曰絫古累字竇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衞風曰考盤在澗考成也盤樂也此敘言竇姬初欲適趙而向代違其本意卒以成樂也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師古曰扇熾也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禡禮將征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禡音莫駕反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曰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傅氏所陷衞姬中山孝王后也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師古曰作起也度居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時雖處尊位人心也蓋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娠音身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貪自逸樂而委政於王氏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商及王章也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曰煌煌盛貌曲陽歊歊亦朱其堂師古曰歊歊氣盛也音許驕反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癸紂名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稽考也衆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莽至十二歲歲星一周復莽稱帝十三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其惡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張晏曰十二紀也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闡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闡大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極元始以來及星辰度數謂律曆志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緯六經綴道綱張晏曰藝文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贊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含雅訓之故及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泛而言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述敘傳第七十

前漢書卷一百下

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注師古云云○劉奉世云云○臣召南按奉世糾師古之違似非也李賢注後書引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較師古注尤明不必以成訓考也

賓禮故老優繇亮直注亮直謂朱雲也○臣召南按顏注誤朱雲折檻事在成帝時此言元帝聽貢禹之言外割禁圃內損御服云爾連下二句讀其義自明賓禮故老謂于定國韋元成薛廣德之屬也

述異經諸侯王表第一○按南史云劉之遴所校真本本紀及表志列傳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與今本異

自茲距漢北亡八支○臣召南按此則八支湮塞在秦漢之間矣緯書謂齊桓公塞八支以自廣終無所據

成有平年注韋昭曰王延八世塞之○按舊本誤衍八字當云王延世塞之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臣召南按劉之遴所校真本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維英彭仕爲侯王雲起龍驤與今本大異以理推之邦字是高祖諱又信越布後並誅滅史官安得盛稱其美必好事者爲之也又按之遴言真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悉次外戚下外戚次帝紀下如所云是十二紀之後即次外戚傳諸王傳矣其然豈其然乎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注師古云云○臣召南按師古謂從容二句亦指使越非也此二句指賈著新語每奏一篇高祖稱善李奇說得之

前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為抵梧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冑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駮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袪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秖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駮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扃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偝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

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尙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卽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宋祁曰景祐閒余增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愼滎陽人後漢尙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曰景祐余增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閒人魏太和中爲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宋祁曰景祐余增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尙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尙書郎

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駮義○宋祁曰景祐余增校本云劉寶字道眞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宋祁曰景祐余增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云莫知姓氏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爲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爲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爲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爲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虨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之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音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

書今之注也若瓚為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瓚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祕書校書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今瓚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伯淵

前漢書敘例考證

儲君體上哲之姿云云○臣召南按顏師古因太子承乾之命注釋漢書故此序首言儲君其書成於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故曰歲在重光也

荀會局塗○監本別本俱訛作局塗非也今從古本改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云云○臣浩按此另為一條監本接連前文非是今提行寫

魏建安中○顧炎武日知錄曰敘例列姓氏鄧展文潁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臣召南按日知錄說是又文潁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按兩漢無府丞官名甘陵改自安帝或如續志太常屬官每陵園令各一人丞及校長各一人則文潁為甘陵丞不得云為甘陵府丞也

清河人一云河間人○河間訛河閒今改正臣召南按師古所列諸家名氏自荀悅至崔浩共二十三人而監本載宋景祐時余靖上言謂先儒注解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蓋三十五係二十三傳寫之訛也不然宋祁謂諸家名氏已附注顏師古敘例之下益不可解矣

前漢書敘例考證

侍讀臣召南謹言。史之員首推遷固。固才似若
不及遷者。然其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實遷
書異曲同工。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故其書初
成。學者即已莫不諷誦。服虔應劭而下。解釋音
訓。不異注經。更魏晉至唐初。名家磊落相望。而
顏師古注折其衷。論者以比杜征南注左傳。稱
為班氏忠臣。不謬也。自唐以前。書皆手寫。而校
對極精。譌脫相承。無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
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雕板染印。日傳萬紙。
於人甚便。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
莫識由來。輾轉失真。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
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
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
畢顯。校者似易為力。乃自淳化歷景德景祐熙
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衎晁
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
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為書。諫繹是正文字。又
在宋祁之後。亦足以徵善本難得。在北宋時已
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讎之精。
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若國子監所存明人書
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刪其五。於慶
元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即本書
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尤板本中至陋者已。夫
古人撰述既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
違。郡國官名。或後先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
書丞相噲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
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
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
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
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
儀禮之經。倒十七篇。為七十。律歷志載積黍之
數。增九十分為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
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真之明驗
也。衍文脫字。離句拼音。三劉於師古注。錄較寸

量。未嘗少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是爾。乾隆
四年。奉
勑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慎。臣照等既與諸臣遍
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
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
本脫譌。並據慶元舊本。補缺訂譌。正其舛謬。以
付開雕。稍還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
勑編為考證。謹採儒先論說。闡於是書。足以暢顏注
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附於每卷云。
臣召南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學士臣董邦達原任侍
講學士臣萬承蒼原任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
齊召南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
官原任編修臣吳光雯臣杭世駿御史臣沈廷
芳拔貢生臣張本等奉
勅恭校刊